

新生 **The 2nd try**

by: JimmyWolk 译: beiming

有时，命运会慷慨给予第二次机缘。

有时，微小的差池会带来非凡改变。

有时，世界末日会变成重生的福音。

只不过，新生的代价令人望而生怯。

（注：此段为该文介绍，凌冬译）

译者序

The 2nd try 是由 JimmyWolk 发表在 fanfiction 上的新世纪福音战士嗣香向同人作品 (<https://www.fanfiction.net/s/1413558/1/The-2nd-try>)，此前已由 Uophonenix 和 Serpentwindy 两位前辈相继翻译过（相关译文可在 EVA 研究站论坛搜到，分别是小说的第一、二、三、五、七、十一章）。遗憾的是，beiming 没能在网上找到译文的全本（也许是两位前辈没有完成全文的翻译），故而萌生了自己重译全部十三章的想法。

在两位前辈翻译的时候曾将篇名译为‘重归’，而 beiming 重译的时候则自作主张将其译为‘新生’。这自然是借鉴了新世纪福音战士旧剧场版的标题‘死与新生’。

作为译者，beiming 首先要向读者道歉：本文的翻译，实在是不信、不达、不雅。

本译文并未严格忠于原文。当然，在主线及支线剧情上，beiming 相信自己仍然做到了原文一致（这当然是一个译者最基本的任务），然而，对于某些与推动剧情无关的情节，以及一些不符合中文表述文法的地方，beiming 也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了些修改，有些内容的翻译甚至与原文完全相反，有些则直接予以删除。毕竟这些内容于情节推动并无太大作用，按照 beiming 的能力，若是强行按照原文翻译，只会徒增生硬而已。随着翻译的进行，beiming 也越来越放飞自我，每次翻译完一章之后，也总觉得颇有自作多情、画蛇添足之感。倘若各位去对照原文，就一定能发现许多地方与原文并不相同。说实话，beiming 也不知自己这种做法究竟是否合适，但好在 beiming 并非职业翻译，所谓‘信达雅’三条也未必就得奉若圭臬。作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终究不可能完全避免掺杂自己的喜好。总之，本文绝非一篇忠于原文的译作，还请各位原著党小心。

受限于 beiming 贫瘠的词汇量和极其有限的表达能力，很多地方的翻译都显得有些生硬，总有词不达意之嫌，缺乏原文所具有的表现力。另外，尽管经过二次检查，一些错别字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倘给各位造成阅读上的困难，beiming 深表歉意。

下面再来说说这篇小说。这篇同人小说构思精巧，双线并进，当两条故事线合流的时候的确是有着莫大的冲击力。在人物塑造方面，作者 JimmyWolk 先生曾怀疑是否写得太 ooc 了 (out of character, 指与原本的人物形象差异过大)，但在 beiming 看来，在 beiming 读过的所有同人小说中，这篇是最不 ooc 的一篇。可以说，这就是 beiming 心中的角色们该有的形象。

夹带一点私货，再来推荐一些 beiming 喜爱的同人作品：1.Retake，同人作品中的圣经，不多说了；2.Evangelion SR，由かつ丸所作，译者为 OriginalX 先生（当然，也是 OriginalX 先生的遗作）。绝对的丽党圣经！3.Evangelion Dream，作者为 maryan88。同人游戏，可以在橙光 app 上找到。丽党圣经*2。4.时光、奔流，由 Daru 所作，译者为 sirens 前辈。这篇文章感情非常细腻...结果后面突然就把丽党刀傻了...5.The 2nd try，不过这里指的是 JimmyWolk 先生的原文，而非 beiming 这篇拙略的译文。

最后，关于版权问题，beiming 只是此文的译者，并不享有对本文的任何权利。本文的所有权属于 JimmyWolk 先生，而文中人物的所有权则属于 GAINAX。

本文当然允许转载，但请务必确保内容完整，尤其是保留上述序言及声明，这些内容非常重要。

第一章 第 12 使徒

(ps:第一章有两种版本, beiming 版和凌冬版)

初号机驾驶员碇真嗣, 刚刚创造了最高的同步率记录。

原先的纪录保持者惣流·明日香·蓝格雷对此非常不悦, 而绫波零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 当明日香在更衣室里碎碎念“无敌的真嗣大人”的时候, 她并没有太上心。她利落地换上了平日里穿的校服, 小声地说了一句“再见”就离开了。

当第一适格者离开后, 明日香这才放松下来, 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过去这几个小时里她一直很紧张, 她不知道自己还要伪装多久。看起来在今后保持这种伪装只会变得越来越难, 她很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坚持得下去。最近的这段时间.....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

她沉浸在自己的愁思中, 完全没注意到有一个人悄悄溜进了女更衣室。那个人从背后突然抱住了她, 明日香的身体僵了一下, 但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个闯入者是谁。

“嘿,” 碇真嗣在她脸颊上轻轻一吻, “你没事吧? 你看起来有点.....”

“真嗣,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呃.....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要是被别人发现怎么办?”

“绫波应该没有看到我, 这里应该也不会有人进来, 毕竟有谁敢闯进明日香大人的房间.....”

真嗣突然停住了, 他大张着嘴, 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尤其是在她换衣服的时候.....”

“笨蛋真嗣, 我们现在可是在 NERV 呀, 这里到处都有监控探头。”

“这里可是女生的更衣室耶, 他们总不至于在这里也装探头吧?”

“他们要是真的这么做了, 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惊讶的,” 明日香从真嗣的怀抱中挣脱出来, “搞不好那些老流氓最喜欢看女生换衣服了。”

“我觉得你有点过度谨慎啦.....” 真嗣笑了笑, “不过我承认, NERV 那些家伙确实很难缠。”

“所以, 看来我得像以前那样对付你才行。”

真嗣感到一阵寒战, “你.....你该不会是要.....”

“你个变态!!!” 明日香的尖叫声在更衣室里炸响。

真嗣被明日香突然的尖叫声吓到后退, 随后便在长椅上绊了一跤。

“你居然敢闯女更衣室!” 明日香依旧不依不饶, 朝倒在地上的真嗣身上补了几脚, 虽然并不是很用力。

“想图谋不轨是吧? 你个变态!” 明日香举高了拳头, 而真嗣则吓得闭上了眼。接下来自己想必会挨一记耳光吧。

真嗣就这样愣了几秒，但那记预想中的耳光却迟迟没有落下。

他小心翼翼地睁开一只眼，只看到了明日香脸上的坏笑。“那种事情.....至少等到回家再说。”明日香俯身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转身离开了。

真嗣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叹息。

“五年了.....她还是这样吓唬我.....”

同步率测试结束后，大多数 NERV 员工都已经离开了。有些人高高兴兴地回家，有些人则愁眉苦脸地奔赴下一项工作。只有两个人留下来，分析同步率测试的结果。不，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在分析结果，葛城美里只是在一边看着。

“有什么新发现吗？”百无聊赖的美里给赤木律子递上了一杯咖啡。在这种时候要是有什么啤酒该多好，只不过今天明日香看起来很不高兴，所以美里一时半会也不太想回家.....她衷心祝愿真嗣能应付得了那个暴脾气的同居者。

“除了真嗣的同步率超过明日香，还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律子的声音依然平淡。“没有找到真嗣和明日香同步率剧增的原因。”

“我还是搞不懂，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美里的声音依旧透出一种与她的年龄和职位不相符的孩子气。“以前在与第 6 使徒作战的时候不是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

“那次和这次完全不一样。那时候真嗣和明日香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两位驾驶员和二号机之间都建立了很强的关联。然而，今天真嗣和明日香身处不同的插入栓，测试条件也相对轻松。”

“所以呢？”美里依旧是一脸迷惑。

律子叹了口气。她总是不知道该怎么拿这位头脑简单的一尉怎么办。“所以，这种同步率剧增是不应该发生的。更可疑的是同步率剧增之后的骤降。看起来就像是同步率被刻意压低了。”

“刻意压低？被谁？被驾驶员吗？”

这明显说不通。尤其是明日香，她才不会放过这种炫耀的机会。

“也可能是被 EVA。”

“律子，你还是有什么东西在瞒着我。”美里不想再聊了，她看了看手表。

“天！都这么晚了！我得回家了。”她把手中的咖啡往律子的桌上一放，急匆匆地朝研究室出口走去。

“哦？”赤木律子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容。“我还以为加持会来接你。”

“你提他干什么！”

“你这么急着回家，该不会是要为约会做打扮吧？”赤木律子仍然在捉弄美里，美里的窘态实在是很有趣。

“不是！我要.....那些孩子.....对！那两个孩子.....我还没跟他们说.....”美里磕磕巴巴地辩解。

“那你可以打电话。”

“我家电话坏了！”

“他们有手机。”

“我.....呃.....”美里放弃了辩解。“律子，你最讨厌了！”

丢下这句话，美里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快步走出自动门，差点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准确地说，是那位红色头发的暴躁少女。

“明日香？你在这里做什么？”美里有点着急。她就快要迟到了。

“我在这里还能做什么？”明日香不耐烦地抱怨，“当然是在等你送我回家！”

“你为什么不和真嗣一起走？”

那还用问吗？明日香给了美里一个死亡凝视。

‘对哦，她才刚输给真嗣.....还是不要再提到那个让她心烦的名字了。’明日香还是那么孩子气，这让美里哭笑不得。考虑到时间紧迫，她决定快点离开。

“好了好了，跟我来。”美里拉着明日香朝着车库的方向走去。“我们离开这里。”

“我们回来了！”美里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公寓。

“欢迎回来。”真嗣从客厅向两人打招呼。

回家这段路程颇费了不少时间。美里注意到明日香又在低声嘟囔着什么，她决定什么也不说，否则明日香又要吵了。

“笨蛋真嗣.....”

还生气着呢！美里无可奈何地翻了个白眼。

明日香脱掉了鞋，自顾自地走到内屋换衣服去了。

加持那个笨蛋！他可别指望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期盼他会来。

他最好别来！

然而美里没能在自己的心事中沉浸多久，明日香的喊声把她拉回了现实。

“笨蛋真嗣，我的饭呢？”

“呃.....明日香？”

“听不懂吗？晚——餐——呀！你该不会觉得自己是无敌的真嗣大人所以不用做这些小事了吧？只是同步率超过我而已，你就这么得意！”

“对不起.....”

“啊，啊，又开始了啊。”美里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微笑。不过，这才是明日香和真嗣该有的样子。他们前几天的样子不太正常，美里有点担心他们今后会旧病复发。说实在的，她还是更喜欢他们现在的样子。

自己再不介入的话真嗣可能又要挨揍了。所以，美里快步走到内屋换了一件连衣裙，然后就要去阻止那个暴躁的红发少女。

“听我说.....”在推开门的一瞬间，美里愣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她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们刚才是不是在笑？

“你还没做好吗？”明日香又开始抱怨。她站在真嗣旁边，仿佛是在准备教训真嗣。

“对不起，明日香，”真嗣低声咕哝道，“做饭是需要时间的呀，你明白的吧？”

“你是在暗示本小姐傻吗？”

‘啊，看来是我看错了.....’美里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明日香这才注意到了美里，于是这位监护人就成了新的撒气对象。“和加持出去也就算了，你居然要打扮成这样子出去？”

“哈？”美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着装。她并没有穿什么太过暴露的衣服，这不过是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而已，虽然.....确实有点勒得太紧了。“你该不会是在嫉妒我吧？”她转向了真嗣，“小真，你觉得我这身打扮怎么样？”

在真嗣抬头的瞬间，美里突然想捉弄一下真嗣。她故意靠在门边，手轻轻掠过自己身体的曲线。她甚至故意前倾身体以凸显乳沟。这样的景象让真嗣的脸涨得通红，他立刻移开了自己的目光，专心做饭。捉弄真嗣实在是太有趣了。

“美里小姐.....看起来很漂亮.....”

“你.....你那是什么姿势！”明日香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你个变态！”

在真嗣盛饭的时候，门铃响了。

“是加持先生！”明日香立刻跳起来冲向门口。

‘.....她一分钟之前不是还在喊饿吗？’

美里和真嗣也走了过去。

“加持先生，好久不见！”明日香显得格外热情。

“哦，你好呀明日香，”胡子拉碴的青年男人也向明日香问好，而明日香已经热情洋溢地抱住了加持的一条手臂。“你好真嗣。还有葛城，”他摆出了标志性的自信微笑，“准备好了没？”

“嗯.....”

“加持先生，你真的想和这个女人出去吗？”明日香打断了美里，“明明人家才是最配得上你的人。”

“下次啦，明日香，好吗？”

“说话算话！”

“我们该走了，”美里插了进来，加持这才摆脱了窘境。

“好啊，你们又要把我丢下，跟这个笨蛋一起……”明日香依旧在抱怨，但美里已经把加持推到门外去了。

“你们两个在家好好待着，不许做成年人的事情哦。”带着狡黠的笑容，美里向两人挥手告别。

“那你可想多了。就算这家伙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男人我也决不会和他做那种事情！”明日香赌气一般地回应道。但真嗣看起来并不太在意。

“随你怎么说啦，拜！”

门关上的一瞬间，真嗣与明日香就抱在了一起，亲吻着彼此，久久没有分开。他们往客厅走去，但也许是被什么绊了一下，两个人就那样摔在了地上。硬梆梆的地板躺着并不舒服，但两人并不在意。真嗣和明日香就这样相拥着躺在地板上，刚才的长吻让两人有点缺氧。

“我……很想你……”真嗣终于开口说道。他说话的时候仍然有些喘。

“我……也是。”明日香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背。“自从那个吻之后，我们就一直没时间独处……”

(提示：这是一个很容易忽略的细节。此处特指的“那个吻”，会在第十章说明哦。——beiming)

真嗣笑了起来，而明日香则是略现嫌弃地翻了个白眼。两人都想起了那个吻。

“今天我去找你的时候，你看起来可没有这么热情呀。”真嗣尽力摆出一幅严肃的样子。明日香没有回答，她只是笑。

但她的笑容很快消失了，她想起来了，在更衣室的那段时间她都在想些什么。

真嗣也注意到了明日香的异样。“好了，现在你能告诉我你那时候在想什么吗？”真嗣的语气很是关切，“我们说好的吧，需要摆出一副苦瓜脸的人应该是我才对。”

“笨蛋真嗣。”明日香轻声说，“你明明知道我在想什么。”

真嗣的确知道。他只是想确认一下。他点点头，双手捧着明日香的脸颊，好让两个人直视彼此的眼睛。“你应该知道我也很想她……”

“不止是这个，”明日香打断了他，“我还在想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明天我们又要走上战场，去面对那样可怕的家伙……”

“嘘，”真嗣试着安慰她，“别担心，没事的。”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明日香的语气十分焦躁，“上一次你明明是九死一生！”真嗣能看到明日香脸颊上已经有泪水滑落。“现在你又要再来一次，我怎么能不担心！”

“明日香，”他轻轻拨开落在明日香脸上的长发，“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那些人除了用 N2 地雷轰炸使徒之外想不出别的办法，

更别说这种方法本身成功率也不高。”

“我知道，我知道……”明日香的脸贴在真嗣的胸口，感受着真嗣的心跳。但这还是不足以让她安心。“如果这一次你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你……”

真嗣的一个吻让明日香没法再说下去了。

“别担心，好好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吧。”

这是他们最后的对话。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两个人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忘记 EVA 和使徒，忘记 NERV 和学校，忘记过去与未来……饭菜就那样晾在桌上，早已失去了温度。

“……暂时没有变化。继续观察，尽量把它引到郊外。如果能做到的话。”美里的指令自通讯窗口传出。

球形的使徒悬浮在城市中，就像是在等待着自己一样。真嗣尽力想让自己放松下来，但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他并不喜欢驾驶 EVA，这不仅是因为要面对恐怖的使徒。使徒固然给他带来了痛苦，但 NERV 和他的父亲亦然。他不可以输，他必须永远竭尽全力，但即使这样也只能勉强让父亲认可他的存在。为了不被大家厌恶，为了能被别人需要，他必须为驾驶 EVA 献出自己的一切。

然而，归根到底，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这些全都不是最痛苦的事情。只有那件事情……

‘不能再想了！’真嗣强行打断了自己的思绪，‘集中精力，碇真嗣。’

“美里，我觉得应该让无敌的真嗣大人去灭了那个家伙。”

真嗣淡淡地笑了笑，明日香话里仍然是那样充满着讥讽。她仍然很好地保持着自己的特点，至少直到目前是这样。

“毕竟只有同步率最高的人才能担当这种重任嘛。”明日香的语气里似乎有点迟疑，就好像她刚才一直在等真嗣说什么，但是真嗣却一直没说话，于是她只好继续圆场。

‘坏了，我居然忘了接明日香的话！’真嗣为自己刚才的走神懊恼不已。

“呃……我不觉得应该派真嗣……”

“没关系的美里小姐！”真嗣立马接上，“就由我来。”

“哈？”通讯窗口那边的美里有点疑惑。

“明日香，你好好看着吧，我会消灭那家伙的。”

“真嗣，你……”美里仍然不太放心，但她的话并没有说完。

“我是同步率最高的驾驶员，是所有人里的第一名，所以，这个家伙就交给我吧。”

明日香这一次没有再反驳。“二号机申请担任后援！”

“零号机申请担任后援。”

真嗣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也不知道美里会对自己这帮叛逆的孩子们作何感想。

“你们就位了吗？”真嗣驾驶初号机藏身一栋建筑之后，覆盖着斑马条纹的使徒就在前面。

“还没有。”绫波零的语气仍然是标志性的平淡。

“你也知道，EVA 哪能跑得那么快！”

‘对哦，她的线缆卡住了……’

（这个宛如开了上帝视角的真嗣到底是怎么回事？结合小说题目，想必各位已经猜出了答案。就算还没有，最迟到了第三章，各位一定能猜得出答案。——beiming）

他越是前进就越是紧张。但他必须冲上去，否则别人就会陷入危险，只有他才能对付得了这个家伙。真是奇怪，真嗣发现自己居然比上一次更紧张，自己的双拳正在不由自主地握紧又放松。

‘积习难改啊。’他做了一个深呼吸。‘就是现在！’

初号机猛地从掩体后面现身，朝着使徒连开数枪。

但使徒凭空消失了。

所有人都听到了真嗣惊恐的叫喊声，初号机正逐渐陷入地上的阴影。明日香竭尽全力才勉强保持冷静。

‘冷静，他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明日香这样告诉自己，但还是忍不住咬紧了牙关，‘真嗣，你答应过我的。’

“明日香！零！营救初号机，快！”

“小心！明日香！”通讯窗口传出律子的警告声。但明日香一直在仔细地观察着，在地面变色的一瞬间，二号机就迅速跃起抓住了最近的一栋建筑。借助高震动粒子刀，二号机手脚并用地爬上了楼顶。站在那里，她看向初号机消失的地方，几分钟之前，真嗣还在那里向使徒开火。

‘你最好回得来！否则我就亲自进去把你拽出来！’

面前的城市渐渐被阴影笼罩。

“明日香！零！撤退……”

“现在这里只剩我们两个了。”真嗣看着面前无边无际的白色空间，露出了笑容。

他握紧了操纵杆，朝着前方猛地挥出右拳。这样做应该可以击破使徒。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初号机的右拳只是穿过了一片虚无。

预料之外的发展。真嗣感到一丝恐慌。

初号机张开了 AT 力场，这样做应该能从内部影响使徒。

依旧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恶！”真嗣快速把 EVA 设置成了生命维持模式。即使如此他也知道自己只剩十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了。

“妈妈，你上次就是这样做的，对吧？妈妈！”真嗣的语气已经近乎乞求，仿佛这样就能让 EVA 做出答复一样。“你明明成功了的！你总是要等到我快死掉的时候才肯帮我吗？”

然而，正如真嗣所料，他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明日香焦急地跺着脚。面对这个连城市都能“吃掉”的怪物，NERV 只能暂时把作战指挥部设置在第三新东京市之外。一旦找出击破使徒的方法，以及——目前的作战指挥官葛城美里所关心的——救出真嗣的方法，他们就会立刻出击。可是如果像上次一样，作战指挥官换了人.....明日香不敢再想了。

她就站在美里身后不远处，倚靠着观景台的扶手。美里一边观察着战场，一边与青叶和日向两人确认当前的情况，而明日香则极力克制着从美里那抢过望远镜的冲动。她知道自己和真嗣都做了该做的事，但她却不喜欢这种感觉，这就好像是她亲手把真嗣推进了深渊。过了这么久真嗣仍没能脱身，显然他遇上了麻烦。

‘没时间了呀，笨蛋真嗣！我早和你说过的，这太危险了！’

“明日香？”

“嗯？”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明日香身体僵了一下。

“你很担心吗？”她的监护人的语气异常严肃。

“担心？怎么可能？那种笨蛋.....”明日香咬着牙，她必须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被困在那里纯粹是因为他自己的冒失！”

“我还没提到真嗣，”美里给了她一个疲惫的笑容，但紧接着她立刻严肃起来。“被困住的确是因为他自己的错。这个家伙未经允许就贸然出击，等他回来我必须好好教训他.....”

真嗣看了看手表上的倒计时。他已经睁不开眼了，LCL 溶液正在变得浑浊，其中掺杂着血的味道。

“这就是结局吗，本来以为能轻易战胜使徒呢.....”真嗣就连自言自语的声音也发不出

了，“对不起啊明日香，恐怕我要食言了.....”

最后的这个念头才是最令他悲伤的。

明日香.....

最近这段时间，他们失去了很多，最后只剩下了彼此可以依靠。可是现在，明日香最后的依靠也要消失了。

他看了看表，倒计时刚好变成零。自己的末日降临了。

但真嗣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就在这时。

“妈妈.....”，真嗣低语，“谢啦。”

尽管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他还是感受到了母亲的心意。

“.....在千分之一秒内同时引爆 992 颗 N2 地雷，配合两架 EVA 的 AT-力场.....”

“葛城一尉！”日向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使徒的情况有变！”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一跃而起，挤到了监视器前。监视器的画面震撼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两条手臂将球形的使徒直接从内部撕开，血雨染红了周围的建筑。紫色的巨人愤怒地咆哮着，狂暴地撕碎了使徒。此时的初号机——这台被视作人类拯救者的 EVA——看起来就像是一头染血的猛兽。在血红色的背景中，初号机仰头望天，发出了震天的咆哮。即使与这头猛兽相隔数英里，NERV 的所有人仍然感到一阵寒战。

但是，有一个人静静站在人群中，如释重负地微笑着。

“真嗣，真嗣！”这是美里的声音。真嗣慢慢睁开眼睛，外界的强光令他很不舒服。

“我没事，美里小姐.....”感到很是疲倦，真嗣半闭上了眼睛。

“你不是说要好好教训他吗？”除了美里的抽泣声，他还听到了一个充满讥讽的女性声音。

真嗣扭头看向声音的来源，明日香正面带笑容地看着他。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作为回礼，然后就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天花板。真嗣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医院。

‘感觉过了好久啊.....’他无可奈何的笑了笑。

当他转头观察周围时，才看到零就坐在他的床边。注意到真嗣醒来，零合上了手中的书。

“你今天可以休息了。”她站了起来，拿起了书包。“我们会替你安排好一切。”

“谢谢，绫波。不过我不觉得自己需要休息。”

“还是休息吧，这对你有好处。”零留下这句话就离开了。

当零走出门口的时候，真嗣看到明日香的身影从门外走过，仿佛是碰巧经过真嗣的病房那样。他几乎笑出声来。

直到第一适格者从视线中消失，明日香才走进了真嗣的病房。看着真嗣憋笑的样子，明日香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有什么好笑的吗？第三少年？”

“你不必刻意那样的。”真嗣仍然在强忍笑意。

“保持形象，懂不懂？”明日香的话听起来并不怎么有说服力。

“你还是没忍住偷听我们的谈话，对不对？”

明日香没有回答，她只是走到真嗣床边，居高临下地盯着真嗣。她的眼神，她的沉默，让真嗣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一秒，真嗣的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疼！”

“你让我很担心！这是惩罚！”

然后，明日香俯下身，给了真嗣一个吻。

“你遵守了承诺，这是奖励。”

“在更衣室的时候你明明很担心会被监控探头拍到，现在怎么又突然吻我？这间病房里可是真的有监控探头哦。”

明日香没有回答，她只是指了指上面。

真嗣看向天花板，嗯.....监控探头只剩一条线缆连着天花板，就那样吊在空中。

“NERV的人迟早会注意到的。”真嗣笑着对明日香说。

“反正他们现在还没有。”

“好吧，明日香.....”他的笑容消失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好啦好啦。”明日香的手指轻轻拂过真嗣的头发，“那时候，你害怕吗？”

“老实说，很害怕。不过，我总是相信妈妈不会让我死的。”

真嗣半坐起身，和明日香拥抱在一起。

“我真正担心的是下一个使徒。”

作者的话 1：首先，我知道早就有人写过类似的小说，但我认为我会加入一些反转曲折

的情节，这也许会让我的小说显得独特。（如果你没读过这样的小说，那就最好！）

我是个坏人吗？我给你们留下很多谜团，而我直到第十一章才会揭开它们。

虽然同时写着很多部小说，但我对这一部尤其上心，所以我很不希望它会步我以前的某些小说的后尘.....

我的写作风格是“A happier world”

所以，在第三章会发生什么呢？三号机还会被使徒侵蚀吗？冬二能否死里逃生呢？或者更退一步，冬二会不会被选作第四适格者呢？读了第三章你就知道了。

作者的话 2：在写作后面章节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时修改这一章以保持内容上的一致性。毕竟这篇小說是我写得最认真的一篇。有时候我觉得我笔下的人物形象会与 TV 版不一致，但我已经尽力改善了。第二章也有一点这样的问题，好在随着剧情的发展这样的问题会越变越少。

我克制着自己不要做过多改动。毕竟还有很多第一次读这部小说的人，我并不想透露太多后面的信息。

Chapter 1: The 12th

作者：“不是我的。这些个-抽泣-Gainax 的吝啬鬼说-抽泣-我不能拥有它的版权。”作者哭着跑掉了。

Jimmy Wolk 看着他，难为情地说：“该死的，为什么他总是选我当化身呢？”

碇真嗣，第三适格者，EVA 初号机指定驾驶员，方才刷新了同步率的记录。

正如绫波丽所料，前任纪录保持者，称为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的姑娘，显然对此不甚满意。所以她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关注第二适格者的轱辘话，对方正在她的柜门口来回摇摆，挥舞着双臂，作出夸张的姿势，赞美“无敌的真嗣大人”，不用仔细聆听便知，尽是一些无理取闹的嘲讽。

丽把在 EVA 或者是测试插入栓里必须得穿的特质战斗驾驶服换成日常的校服。完事之后，她轻声念叨了一句“再见”，默不作声地离开了女驾驶员更衣室。

当第一适格者离开之后，明日香在过去整整几个小时以来紧绷的情绪终于可以爆发式地……

……歇菜了。

她还是习惯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装模作样，维持这番表象好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她不确定自己还能保持多久——在她的头脑还被混乱的思绪纠缠着，被所有这发生的一切……或者将要发生的一切。

沉浸在她的担忧之中，她没有注意到有人进了房间，偷偷地溜到她身后，突然用他的双臂圈住了她，把她搂在自己的膀臂之下。

感受到突如其来的触碰，她蓦地绷直了身子，即使（或者也许只是因为）她不用猜也知道来者是谁。

“嘿，”不速之客小声低语，在她脸上轻轻一啄，“你还好吗？你看着有点儿……”

“真嗣，你在这儿干嘛呢？”她警惕地窃语道，连转都不敢转一下身。

“什-什么干嘛？”惊讶的第三适格者有点发懵，“我只是想来见……”

“如果有人看见我们怎么办？”

“丽早就走了，我不觉得她有看到我。”他说得理直气壮，“而且，换衣服的时候，谁敢闯进伟大的碇……”他赶紧打住话头，因为他的口误，他们俩的身体都紧张地僵住了，“……惣流的地盘呢？”

“笨蛋，我们说话的地方可是 NERV 啊。”她噓声责骂道，“你知道他们角角落落都有监控。”

听到这种夸张的理论，他向她抬起一根眉毛。“莫非在女性换衣间也有？”

“要是有，我可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在他的拥抱下，明日香呼嗤一声，“我打赌那些老变态们每次都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呢。”

“我觉得你有点偏激了。”他笑了一声，身子更加贴紧了她。“我打赌他们还是有点儿执念的。所以……”

“所以说，要继续我们的伪装才行。你这样可是把我逼得没辙了，我猜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像以往一样……”她十分平静地描述着。

真嗣的眼睛惶恐地瞪大了，他咽了一口唾沫。“你……你该不会是想……”

现在明日香转过脸来了，秀出她调皮狡猾的笑容。

“你个笨蛋死变态！！”她突然爆发出一声愤怒的尖叫。他惊愕地往后连连退步，一不留神还被凳子绊倒在地上。然而，明日香并没有停止她凶悍的追击。

“你够有胆啊？？”

她踢了他一脚，虽然没有用全力。

“竟然溜进我的更衣室！！”

她将他拽起来，咚地按在了墙上。

“想强奸无辜的小女孩，是吧？”

她抬手就是一拳。真嗣缩起身子，闭上眼睛，准备忍受这无可避免的一击……

……却迟迟没有到来。

过了几秒钟，他才敢把眼睛眯出一条缝，好家伙，她在咧嘴笑着呢。

“别这么心急，至少也等我们回家再说嘛。”只听她噓声说。她给了他一个轻快的吻，然后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她离开后，真嗣从墙壁颓然滑落到地上，叹息不已。

“明明都过去五年了，她居然还是能把我吓成这样子……”

-X-X-X-X-X-X-X

-X-X-X-X-X-X-X

同步率测验结束后，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离场，有些快乐地回家去了，留下不那么快乐的几个还留在 NERV HQ 的其他部门执夜班。只有两个人还在分析着测试的结果。好吧，其实只有一个。赤木律子博士在进行她的工作，葛城美里三佐只是在一旁看着。

“所以，有什么新发现？”美里靠在墙边，无聊地啜着一小杯咖啡，漫不经心地问道。舌头尝到的水温不冷不热，她不禁做了个鬼相。她多么需要一瓶啤酒来取代这玩意儿，但见证了明日香这几天来的表现，她有点不那么情愿回家……她只

“除了真嗣超越了明日香的分数以外？没什么特别的，”律子浏览着打印报告，平静地回答，“最近的报告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突然的增长。”

“我真不懂你干嘛大惊小怪的。”美里抱怨得相当孩子气，和她的年龄和身份毫不相称，“我是说，他们一起对战第六使徒的时候，不也一样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完全不一样。”律子解释道，“那场战斗让他们精神高度集中，就我们所知，他们在那几秒内，和二号机，和对方的都高度同步了，所以同步率才能暂时性地激增。这次不然，他们是被分配到各自的 EVA 上面，而且是处在常规的测试环境下。”

美里还是没看出原因。“所以呢？”

律子对这样缺脑筋的三佐感到叹息。“所以说，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就算他们在极短时间内试图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之后突然地跌回去是没道理的。就好像同步被刻意压制了一样。”

美里惊讶地眨了眨眼。“压制？被驾驶员们自己？”

听上去似乎没有道理。尤其是明日香从来不会情愿压制自己引以为豪的同步率才对。她的思虑又开始躁动起来……

“或者是被 EVA。”律子安静地说，打断了她朋友的想法。

‘有秘密仍然掖着藏着是吧，律子？’这位三佐朝老友瞥了一眼，还是打算放过了话题，转而瞟了一眼手表。

她浑身一惊。

“哇啊！都那么迟了吗？见鬼！我得赶紧回家！”她说得差点就把咖啡洒到博士的桌上，匆匆地跑向门口。

“喔？”另一个女人微笑评论道，“我还以为是加持来接你了呢。”

美里半路刹车。“你怎么……？”

“还是说你想要为‘约会’好好打扮一番？我还以为它不重要呢。”律子继续取笑道，她老友的脸更加发白了。

“呃……不是，才不是咧！只是……只是孩子们，没错。他们……还不知道我在加班。我……我忘记对他们说了……”她慌乱地找出了个合理的借口，祈祷着金发女人不知道他们已经听到了加持的电话。

“哦？”律子显然根本不打算放过她，“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说呢？”

美里暗自咒骂。“嗯……我们的电话机坏掉了呢？”她尝试狡辩。

“他们有自己的手机，你不知道吗？”

“我……呃……”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显然找不出借口了，“你知道……我讨厌你，律子！”她嘟囔着跑出了门。

-X-X-X-X-X-X-X

-X-X-X-X-X-X-X

匆匆走向自动门，她根本没注意自己往哪边走，差点径直撞上了某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炸毛的红发姑娘。

“明日香，你在这里做什么？”她问，为着被眼前盛怒的女孩拦截在半途感到有点懊恼。她把算好的时间都抛到脑后去了。

“我在这里做什么？”明日香重复道，更加火冒三丈，“我在等着你把我送回家！”

“为什么你不和真嗣一起走呢？”

回答错误！第二适格者用上了一道‘死神之眼’怒视着她的监护人，怒气冲冲地握紧了拳头。

‘啊，对哦，真嗣打败了她——她不喜欢被打败。这段时间最好不要用‘真’开头的词语。’美里想道，不知道应该是生气呢，还是应该取笑红发气急败坏的样子。但是考虑到现在时间太晚了，所以最好哪样都不做，省得耗费光阴。

“行了，行了，那就走吧。”她指挥道，挥手让明日香跟上她，走向停车房的方向，她希望这次没记错地方。“我们出去吧。”

-X-X-X-X-X-X-X

-X-X-X-X-X-X-X

“我们回来咯！”一进门，美里就喊道。

“欢迎回来！”真嗣的声音从客厅传来。

回家的路上特别安静。美里没敢开口挑起话题，所以她保持沉默，而明日香只是时不时发出点奇怪的嘟囔。

“愚蠢的第三适格者……”

美里翻了个白眼。就像现在……

当她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时，第二适格者踹掉了她的袜子，急惶惶地冲进去。一切正常运转！加持真不应该自以为她想要他赶紧回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

根本不可能！

三佐还在拼命否认头脑里的想法时，没过多久一声大叫就打断了她的思绪，即使隔了一堵墙也是那么的清晰响亮。

“嘿，笨蛋！我的晚餐怎么还不递上来？”

“呃？你是什么意思，明日香？”

“‘我什么意思’？你是脑子进水了吗？我——想要——吃的！无敌的真嗣大人是觉得打败了我的同步率就可以为所欲为，不愿意干更低一等的活了？”

“对……对不起……”

“啧，他又来了！”

听到咒骂的声音和咚咚的顿地声，美里没忍住翻了个白眼，也没忍住漏出一丝微笑。气翻车的明日香再怎么不省心，听到她像往常那样大喊大叫还是很不错的。除去同步率的问题，一切都回到了老样子。她担心的是这个女孩从此一蹶不振，即使她从未承认，但是她实际上还是喜欢现在这样。

不过，在某人（确切地说，真嗣）遭受毒打之前，最好还是介入一下，所以她飞快选了一条裙子，穿上它，然后准备阻止这团红色的愤怒旋风。

“听我说……”她打开厨房的门，但声音立刻变小了。她很快地皱了皱眉，他们刚才好像在，朝对方微笑？

“还没弄完呢你？”明日香站在真嗣旁边抱怨道，看上去无论他要做什么，她都准备开始揍人了。

“不好意思，”他说，“做饭总需要花点时间嘛，你也懂的。”

“你当我是傻子吗？”

“唔，肯定是我的幻觉……”美里叹息道，按揉着太阳穴。

明日香一见到监护人，就切换了出气的对象，给了她一个恶心的眼神。“你和加持先生约会也就算了，还要穿成这个鬼样？”

“嗯？”美里看了看她自己。她可没穿什么暴露的服装，只是一条平平无奇的暗蓝色裙子。虽然有点紧。“蛤，你嫉妒加持没约你出去吧。”她说说着转向了另一位室友。“真嗣君，你怎么看？”

当他抬起头，她决定调戏他一会儿。她的手诱惑地沿着自己身上性感的曲线勾勒出轮廓，甚至还微微往前倾身，露出乳沟，让他饱了眼福。他的脸立刻羞成明亮的红色，赶紧地移开目光，回到自己的工作。调戏他可太有趣了。

“我……我觉得你看上去很漂亮，美里小姐。”他结巴地说。

“你这家伙啊……”明日香嘀咕道——如果可能的话——她比刚才还要气上头一点，“变态！”

到现在，真嗣终于做完了饭，开始把菜一个个倒进盘子里，而门铃声响了。

“加持先生！”明日香一跃而起，兴奋地奔向门口。

“她刚才不是饿得要死要活吗？”真嗣和美里脑门上各添了一滴黄豆，跟着他们的室友走过去。

“晚上好呀，加持先生！”他们听见了红发女孩热情洋溢的声音。

“啊，晚好明日香，”留胡子的代理人朝兴致勃勃的少女打了声招呼，后者早就挽住了他的胳膊。“嗨，真嗣君。晚上好，葛城。”他露出俘获芳心的标志性笑容，“你准备好了吗？”

“哎呀加持先生，你真的想和她去吗？”明日香打断了三佐。“我可以做个比她更好的伴

侣……”

“呃，下次吧，好吗，明日香？”加持提议道，试图稳住他的笑容。

“保证吗？”

“我们最好走了，”美里打断道，把加持从尴尬的处境下救了出来。

“好啊，好啊，你们开开心心约会去了，却把我留给了……他！”红发抱怨道。美里呢则是把加持推到了门外。

“你们在家里也要守规矩啊。可别做我会做的事！”她取笑道，挥手和他们道别。

“噗！就算他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和这种变态笨瓜会作什么的！”明日香满脸鬼相，真嗣似乎无视了这个评论。

“管它呢！拜拜！”

门一旦关上，第二和第三适格者就飞扑到对方的怀抱里，来了一个深情的绵延不绝的吻。他们根本不打算分开，一边吻一边慢慢地退向客厅，由于没在乎脚下踉跄的步伐，他们跌倒在了硬地板上，就差一点搭上柔软的靠枕。但谁都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当他们总算分开了缠绵交合的双唇，谁都记不得那个火热的吻到底持续了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他们只是一动不动，紧紧搂着对方，喘着粗气。

“我……好想……你，”当足够的空气进入肺中，真嗣总算可以开口讲话。

“我也……是。”明日香回答道，仍然抚摸着他的后颈，“自从……呃，白天那次接吻以外，我们都没什么时间在一起。”

一想到那个特定的回忆，她翻了个白眼，他轻笑一声。

“唔，我今天来找你的时候，你可不怎么热情啊。”他试图用受到冒犯的声音说。

明日香的回答只是一声咯咯的笑。

但她的笑容很快消退了，她记得在更衣室里他吓唬她之前，她还在想的心事。

真嗣没有放过她的表情。“所以，你愿意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他关心地问，“我需要提醒你，我才应该做消极的一方而不是你吗？”

“笨蛋，”她轻轻叫他，躲开他的视线，“你明明知道我在想些什么……”

真嗣叹了口气，慢慢点了点头。他靠近来，将她的脸颊温柔地拉回到他正面，这样他们的眼神能正视对方。“嘿，你知道我想念……”

“不止是那样。”她用力抱了抱他，很快打断他没说话的话，“我只是……我只是想着明天的事。那将是第一个。而这一个只是一切的开始。”

“嘘，”他试图安慰她，“都会好的，就跟上次一样。”

“一样才怪！”她啐道，身子往后靠了一点，“你差点没活着回来。”他可以看见眼泪积聚在她的眼眶里。“现在你又要经历那种险境。”

“明日香，”他拨开她脸颊边几簇凌乱的发丝，“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件事了。我们别无他

法。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让 NERV 往它头上扔下 1000 颗 N2 炸弹，别提这微乎其微的成功率。”

“我知道，我知道……”她把头靠在他的胸口，享受着他心跳的稳定节奏，然而即使这样做似乎也不能拂去她心头的烦恼。“但是万一呢？万一你……”

他用吻堵住了她的话音。“那我们就更应该好好享受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

这是他们接下来几个钟头内最后的话语，两位驾驶员沉浸到了他们的亲吻和紧密的陪伴之中，忘却了 EVA 和使徒们，忘记了 NERV 和学校的破事，忘记了朋友与仇敌，忘记了监护人和宠物，忘记了过去和未来，忘记了早已变冷的晚餐……

-X-X-X-X-X-X-X

-X-X-X-X-X-X-X

“……情报目前仅有这些。谨慎靠近，观察它的反应，倘若可能的话，把它引出市区上空。”美里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了。

想到球状的使徒在市区内等待，真嗣尽可能地在座位上放松。但是想着容易做起来难。驾驶 EVA，遭受使徒猛烈的进攻，已经给他带来了太多痛苦。但是历经失败的烦恼，明明做到了最好，却还是被嫌弃，除了驾驶这头该死的野兽以外的事都不被重视，甚至完全不被他父亲认可，这些荒谬可笑的过往都抵不上将要临到的……

‘现在别去想这些！’他责备道，‘我得集中注意力！’

“好吧，好吧，美里。我觉得真嗣应该打头阵！”听见明日香极具嘲讽的声音，他微微一笑。即使他们俩都不记得具体的对话，但就他的体会，他们还是设法找到了复盘的感觉。至少现在是。

“你知道，这是成绩优秀，勇猛果敢，同步率第一的男子汉的工作！”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她继续挑衅。

‘糟了！忘记我的台词了！’他责怪自己。

“呃……我不觉得真嗣君应该……”

“没关系的美里小姐！”他脱口而出，打断了他的监护人，“我会做的！”

作战室内不约而同地传来了“嗯？”的声音。

“我会告诉你什么叫榜样，明日香！”他宣告道。

“你……你说什么？”意料之内，二号机驾驶员听上去不怎么高兴，这可是对她‘预料’的结果完全背道而驰。

“嗯，真嗣君……”三佐试图介入。

“美里小姐，你自己对我说：‘你是第一名！’”他朝摄像头竖起了大拇指。

“但是……”

“没有但是！”他过于果断地打断了指挥官，“就跟明日香说的那样‘同步率第一的男子汉的工作！’”

“受不了！”明日香嘟囔道，“二号机，改回掩护！”

当他看见美里对孩子们的叛逆感到无可奈何时，他忍不住微笑起来。

-X-X-X-X-X-X-X

-X-X-X-X-X-X-X

“都到了吗？”真嗣问。初号机躲在一处建筑后边，紧盯着斑马条纹的使徒在转角处附近漂浮。

“还没。”丽平静的声音传入通讯器。

“哪能动得那么快！”明日香骂道，“该死的！”

“啊，对哦，她的电缆卡住了……”他提醒自己。

任务进行得越久，他也越来越忐忑。他得马上去做，不然她们都会陷入危险。有点奇怪，明明有过一次相同经历，他发誓他比上次还要紧张。

他突然注意到自己的手在握紧又松开。

“老习惯还是很难戒掉啊。”他内心扇了自己一巴掌，刻意地停止这机械的动作。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现在！”

他驾驶 EVA 冲上去，对准圆球体使徒使劲开火。

……而后者幽灵一般地消失了……

-X-X-X-X-X-X-X

-X-X-X-X-X-X-X

听着真嗣尖叫着救命，看着他的 EVA 被沉入了影子中，明日香的内心进行着剧烈的斗争。

“冷静！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对自己说，他最后一声尖叫戛然而止，被恐怖的寂静所取代。“至少，我希望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明日香！丽！去救初号机！赶快！”美里的指挥终于从通讯器传来。二号机往前冲去，驾驶员留意着地面。

“明日香，注意脚下！”律子警告道，但她早有所准备，一见到地面变成黑色，就跳了起来。她抓住最近的建筑物，用匕首和斧头往上爬到顶端。在她爬到暂时安全的屋顶时，她转向初号机几分钟前所站立的位置。

“你最好给我回来！”她看着城市越来越多的部分没入阴影，“不然我就进去把你拽出来！”

“明日香。丽。撤退吧……”

-X-X-X-X-X-X-X

-X-X-X-X-X-X-X

“现在只有我们俩了。”真嗣对白色的空间笑道。

他握紧了控制柄，做好杀出一条路的准备。他让 EVA 往前挥出右拳，试图击打使徒的表面，想要抓住使徒的内层撕开它。

但只是挥进了一片虚空。

“什么？”他的眼睛瞪大了，内心升起一阵惶恐。

他张开 AT 立场，希望对十二使徒有所作用。

毫无反应。

“该死的！”他咒骂一声，迅速切换到生命维持模式。但他刚才已经过多用了能量，知道自己没法像上次那样撑到十个钟头。

“该死的，妈妈，你是怎么做到的？教教我啊！”他请求道，就好像这样做可以引起维持不动的初号机什么反应似的，“你上次都那么做了！难道非得要我死到临头了你才会帮我吗？”

正如所料的那样，他没有得到应答……

-X-X-X-X-X-X-X

-X-X-X-X-X-X-X

明日香抵抗着脚尖敲打地面的欲望。使徒的“影子”占据了很大一片城市，NERV 迅速地把战斗人员和必要的装备调动到了东京-3 外的一处临时作战所，他们一旦分析完毕情况，想出对付敌人的计划，就可以迅速出击，以及——至少在目前的指挥官看来，首要任务是营救真嗣。但如果命令更改了……红发女孩咽下一声叹息。

她现在沉默地站在美里身边，背靠在平台的栏杆上。她鸟瞰着城市，和日向，青叶讨论着现在的状况，明日香努力忍住不把望远镜抢过来，以更好地观看真嗣沉落之处。她知道自己应该嘲讽他，但现在她一点都感受不到那种欲望。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不用想都知道他的计划落空了。

‘他没有太多时间了。该死的，笨蛋！我早就告诉过你那样做太危险了！’

“……应该会向我们施加压力。”美里说完，把望远镜放下，这时候她注意到第二适格者盯着自己的脚看。“明日香？”

“嗯？”被突然叫到名字，红发女孩身体一紧，但没有改变姿势。

“你在担心他？”她的监护人听上去是那样惊奇。

明日香努力地回到她以前的状态当中。她不能再露馅了。“担心？哈！为什么我要担心？他被困在那种地方都是自找的！”

“我都没有提到真嗣的名字……”她疲惫地笑了，又皱起眉，“是的，是他的错，因为他未经允许就擅自行动。等他回来一定要好好骂他一顿。”

-X-X-X-X-X-X-X

-X-X-X-X-X-X-X

真嗣看着倒计时进入最后一分钟。他的眼皮厚重，几乎无法睁开。他的视线因为 LCL 无法维持纯净而模糊。血腥味渗入了他的鼻腔。

“所以就到此为止吗？我还真以为自己这次能第一时间干掉它。”他坦白道，“现在我反而要被它干掉了。对不起，明日香，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最后的念头让他更羞愧了。

明日香……

他们失去了太多，只剩下对方是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而如今，他竟然把这也从她身边夺走……

他看着倒计时归零。

然而，他笑了。

他又能感觉到她了。

“母亲……”他轻声说，“你终于要帮我了吗？”

虽然不能看见她，但他可以听见她的确认。

“谢谢……”

-X-X-X-X-X-X-X

-X-X-X-X-X-X-X

“三佐！”日向激动的声音打断了律子的部署，“使徒有情况！”

所有人一跃而起，冲到监视器前看这壮观的景象。这一幕让在场的人们都目瞪口呆。只见一双变得鲜红的双手从球状体中伸出，撕开了整个黑白相间的条纹，血光四溅。伴随着这场深红的暴雨，紫色巨人的脑袋从十二使徒的身体张扬地冒出来；它跳到地面，砸出了深坑，比起所谓的救世主，更像一头嗜血恶魔。暴走的初号机用那低沉、恐怖的嚎叫让在座的全体职员，甚至远在几公里外的 NERV 员工都不寒而栗。

-X-X-X-X-X-X-X

-X-X-X-X-X-X-X

“真嗣君！真嗣君！”他听见美里在叫他。插入栓被打开时，他眯起眼，适应着明亮的光线。他感觉到他的监护人迅速地抱住了他。

“没关系……美里小姐……我很好……”他疲乏地说，眼睛半阖半张，

“不是说好要骂他的吗？”他听见一个讽刺的女声从哭泣着的三佐后面传来。

他看到入口处，明日香在对他微笑。他也试着露出虚弱的笑容，然后就晕了过去。

-X-X-X-X-X-X-X

-X-X-X-X-X-X-X

他慢慢地睁开眼。他迅速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医院，又看见了熟悉的天花板。

‘很久没见了……’他皱起了脸。

他转头，看见丽在床边读书。虽然她很快就注意到他醒了过来，却仍然沉默了几秒。

“你今天可以休息。”她最后说道，把她的提包从地上拿起来，站起身，“其他事我们会替你处理的。”

“谢谢你，绫波。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了。”

“意思是？”

“嗯，我很好。”他颌首。

“嗯，那就好。”

真嗣听见了她熟悉的字眼，不禁打了个寒战，蓝头发女孩不可能不注意到，却还是没有作声。当她一离去，他的心情瞬间就轻松了很多。当他看到明日香飞快地从开启的门后边躲开，他很难压住自己的笑声。

当丽走出了他们的视线，红发就进了真嗣的病房，见他乐不可支的傻样，她抱怨道：

“有什么可笑的，Third？”

“你没必要连这都还原。”他轻笑着回答。

“我只是努力维持我个性的表现。”明日香试图解释，但听起来没那么令人信服。

至少对真嗣来说，皆是破绽。“你就是忍不住想偷听，对吧？”

她走近了像要瞪穿他。有一阵子，她就那样站在他的床边，手叉着腰。不寻常的沉默和她脸上令人费解的表情使他的心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充满了退惧。

没有任何警告，她扇了他一巴掌。

“噢！”

“这是因为你让我担心的惩罚！”她怒气冲冲地说。

同样惊喜的是，她爬到床上，朝他屈身，深情地把他吻住了。

“这是因为你活着回来的奖励。”许久以后，他们分开，她小声呢喃。

“嗯……你说你怕更衣室里有录像，现在又在一个肯定会有摄像头的房间里吻我。”他取笑道，但她只是往上一指。顺着她的手指望去，他看见了监控的残骸，七零八落地挂天花板上。

“他们会发现的。”他笑着对她说。

“那也不是现在，”她耸耸肩，坏笑道，“所以，我猜还是没能照你的计划进行，对吧？”

“嗯……也不算全没有……”他歪嘴一笑，但笑容很快就消失了，“我很抱歉让你担心了。”

“嘘……现在没事了。”她安抚道，她的手穿过他的发丝，“你在里面不怕吗？”

“有一点啦。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妈妈不会让我死的。”他承认道，然后更加紧紧抱着她，“我是更担心接下来的那个使徒……”

-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

作者的话：

是的，我知道，这种类型的小说早就多的去了，但我还是准备了一些 twist 和 turns（让故事有悬念的曲折的情节），会让这篇文章至少变得更有独特性（如果你还不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同人，哈，我也不会告诉你啦）。

我是不是坏蛋？丢给你一堆的问题，到 11 章（或 13 章）之前都不打算揭露！

我要说的是，尽管已经开了很多坑，但我会集中精力在这篇，所以我希望这部同人不会和许多其他同人一样有悲惨的被坑命运。

关于我的写作风格，可以去看看“A Happier World”（美丽新世界）。

那么，第三章会发生什么呢？使徒会侵蚀 EVA 三号机吗？东治还能好好地被打出来吗？他能活下来吗？或者说，他还会被选为第四适格者吗？还有，为什么说第三章？嗯，你会知道什么的……

作者的备注（2）

我可以发誓，我写这些的时候是我第一遍修改！猜我说的不是。不管怎么说，紧跟着后面的章节，我不得一遍遍地修改这篇，尽量去掉写作过程中的各种错误。（各种拼写、语法之类的检查，我从不是个完美主义者，但现在比过去好多了）现在回头看看真是令人惊叹，四年可以做出什么成果。这是我最费劲精力尝试的一部同人，当然这章风格依然很像 AHW/Ikaris（译者注：美丽新世界/碇和他的夫人，AHW 在群文件已经有我翻译的版本）类

型的幽默和人物塑造。尤其是明日香表现得更突出些，类似经前期综合症，正如她被太过频繁地描述成那个样子，或者至少说，符合她的“个性”。第二章依然会有很大一部分这样的表现，但幸运的是这种风格会随着每一章的进展逐渐退去。我忍住不剧透——还有很多人刚接触这篇文。我们不能说的太多，对吧？

第二章 求生

世界陷入了一片死寂，只有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在回响。

月亮，寒星，还有那条划过夜空的红色流线。除此之外，真嗣的视野中空无一物。

这是真嗣做梦都会害怕的景象，但现在他却连闭上眼睛都做不到。

所以他侧过头，把自己的视线从天空中移开。他看到了那片海，红得像血一样的海。她的身影在海面之上悬浮着。

‘绫波……’

下一秒绫波就消失了。

真嗣强撑着坐了起来，他这才注意到有人躺在他身边。

‘明日香……’

那些回忆再度涌入他的脑海。

“离我远一点！”

她从不让自己接近她。

“你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我！”

她根本就不给自己了解她的机会。

“帮帮我吧，救救我吧！不要留下我一人！不要抛弃我！不要杀我！”

“我不要。”

她绝不会帮助自己！

真嗣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机械般地站了起来，骑到明日香的身上，他想终结掉这个梦魇。

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伸出手掐住了明日香的脖子。背叛，愤怒，绝望……种种痛苦在他心中积蓄，而这就是真嗣无声的爆发。

但是他停住了。有一只手在轻抚他的脸颊。那柔软的触感把真嗣从恍惚中拉回了现实。在潜意识中他一直想让自己相信这是一场梦，但明日香把那个梦驱散了。

长梦初醒。现在，他明白自己确实是回到了真实的世界，实实在在的痛苦与喜悦并存的世界。

明日香的指尖自真嗣脸颊上滑落，真嗣终于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

她需要自己停下来，否则她会死。她需要自己从她身上起来……她需要自己……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他很震惊。

她需要自己。一直都很需要。

尽管明日香一直在否认。

而且，需要自己的绝不止明日香一人。

美里需要自己，因为加持死了；零需要自己——尤其是在两人都知道她的身份之后，

因为自己是她唯一的朋友；而明日香.....就算她从来都不承认，但她确实渴望自己能陪在她身边，尤其是在与第 15 使徒一战之后。

明明她们都是需要帮助的人，可自己却一直在向他人索取。他总是祈求能有谁来帮他解决问题，他从没有意识到别人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真嗣抽噎着，他的泪水落在明日香的脸上。

当别人需要帮助却无人理会的时候，他又怎么能继续从他们身上索求？

尤其是，当他自己没有理会的时候。

“真恶心.....”

他不知道明日香指的是什么，不知道明日香是在厌恶这世界还是在厌恶他。不过都无所谓了。

真嗣注意到明日香身上的绷带。她的右臂，她的左眼。她苍白的皮肤几乎与沙滩融为一体，而红色的长发和战斗服又是那样鲜艳。真嗣回想起二号机被朗基努斯之枪钉在地上的情景，回想起二号机被撕扯分食的场景。当他终于赶到战场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他只能看着二号机被那些白色的野兽撕碎。

‘但她活下来了。’真嗣唯独确信这一点。

“你可以起来吗？”明日香听起来很是疲惫，她甚至没有看他一眼。

真嗣这才意识到自己仍然骑在明日香的身上，他慌忙起身。呆呆地站在那里，真嗣第一次环视四周的景象。黎明已经到来，初升的太阳照在血红色的海上，给人的感觉更像是黄昏。不远处的沙滩上有几个十字架样的墓碑，美里的项链就挂在其中一块墓碑上。是谁挂上来的？他不知道。

第三新东京市，为迎击使徒而建的要塞都市。这座城市曾经承载了无数人的光荣与梦想，但现在却只剩下废墟。

天边，在莉莉丝巨大的半个头颅的映衬下，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渺小。莉莉丝的半张脸上仍然挂着诡异且残酷的微笑。

“所以，这就是世界的结局？”

明日香沙哑的声音让真嗣颤栗了一下。不知道什么时候明日香也坐了起来，和他一样看着那片海。真嗣不知道明日香身上是否疼痛，她所受的伤绝不仅仅是抓伤，这不是几卷绷带就能对付的。这些伤，都是因为他来不及救下明日香而留下的。没错，是因为他，才留下的。

眼前这个破败的世界只会带给真嗣难以承受的罪恶感，但这相比起面对明日香时他感受到的悔恨实在不值一提。

“明日香，我.....”真嗣握紧拳头咬紧牙关，他总得说点什么。

“不，现在不是时候，真嗣。”明日香慢慢地站起身来，“我们.....我们今后再谈，可以吗？现在有些事情更加优先，我觉得这一天已经够漫长了.....”

真嗣很是震惊。他知道明日香最讨厌自己懦弱的样子，他甚至以为明日香会用尽剩下的

力气打自己一顿——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她自己会受更重的伤。但明日香就这样干净利落地打断了他，不带任何敌意，不带任何轻蔑。她是在平等地与真嗣交谈。

真嗣点点头，但明日香也许根本没有看到。她已经转身走向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真嗣最后望了一眼远方的地平线。

“你们不想回来吗？”他问那片红海。

没有收到任何回答。真嗣转身朝着明日香追了过去。

大半个城市已经不见了，对 Geofront 的轰炸几乎炸飞了一切，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

真嗣紧跟在明日香的后面。他知道明日香在朝家走，他只希望他们的家还在那里。两人走得很慢，满身伤痕的明日香避开了一切需要攀爬的路线。

真嗣明白自己应该去帮明日香，但他却不知道能做些什么。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体悟了这么多悲伤，可自己依旧是个懦夫。

明日香身体晃了一下，几乎就要摔倒。

“明日香？”

明日香注意到了真嗣，她停了下来。

“你还好吗？我.....我是说，你受了很重的伤.....你知道的吧？”

明日香抬起了被绷带覆盖着的右臂，轻轻地握拳。“我不确定，但是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疼。”她转过身来，眼中满是疲惫。“我现在要回家去。也许休息一下会让我感觉好些。”

真嗣点点头。其实他不希望明日香继续赶路，但他实在没有勇气反对明日香的意见。尤其是现在的明日香。

郊区的情况看起来要好很多。很多建筑虽然遭到了破坏，倒也没有倒塌。也有少数建筑几乎仅仅是受到了轻微的刮擦。

幸运的是，美里的公寓楼就是其中一栋。至少在外观上，这栋楼仍然是完整的。

然而，公寓里面的景象仍是惨不忍睹。几乎所有的玻璃制品都摔碎在地上，各种杂物堆满了地面，让人无处下脚。

明日香轻叹了一口气，跨过这片杂乱走向了她的卧室。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要睡觉了。”

“晚安，明日香。”

明日香微微一笑，“现在根本不是晚上，笨蛋。”她关上门，把真嗣一个人留在客厅里。

真嗣收拾干净了自己的床，他也需要休息。可无论如何他就是睡不着，一天前发生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只要闭上眼睛真嗣就会看到那个炼狱。战自的入侵，美里的死亡，大人的吻，被撕碎的二号机，巨大的莉莉丝，第三次冲击.....

这一切都不对劲。世界是从何时走上这条路的？当他杀死渚薰的时候？当他知晓零的身份的时候？当零为他而死的时候？当明日香受到第 15 使徒的精神污染后沉沦的时候？当美里决定继承加持的遗志继续追求真相的时候？当他对自己的父亲彻底死心的时候？

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在他还幸福的时候？

没错，真嗣也曾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那时他交到了朋友，被他人所接纳。那时候冬二很嫉妒他能和漂亮的大姐姐同居，剑介也总是追着他问关于 EVA 和 NERV 的各种事情。每当他与零或者明日香发生一点小插曲，他的损友们总会想方设法地捉弄他。尽管训练和战斗是痛苦的，但真嗣相信自己做的这一切都会有意义。邋遢的监护人，暴脾气的同居者，胡子拉碴的人生导师，奇奇怪怪的 NERV 里的大家.....自己有能力为他们做点什么，这实在是一种幸福。

这明明是不久之前的事情，但感觉就像是遥远的回忆。

真嗣缩在床的一角。他想要大家都回来，自己正是为了再见到他们才作出了这样的选择。然而目前看来，还没第三个人能走出那片红海。

“只要生存下去，你总会找到你的幸福。”他仍然记得妈妈的话。

可是，人怎么可能在孤寂中找到幸福？

真嗣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睡不着了，也知道没法摆脱这些思绪。SDAT 的碎片散落在地板上，也许是一块掉落的天花板刚好砸中了它。何况，就算没有被砸坏，它也早在昨天就没电了。

‘是昨天吗？当我们身处那个世界的时候，这里或许已经过了几年。’

所以，真嗣最后决定起床，即使他无事可做：没法看电视，因为它也被砸坏了——再说也没有信号；没法收拾家，那样会引起太多噪音——他不想打扰明日香休息；也不能练琴——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

可不管怎样，他总得找点东西转移自己的思绪。

“我.....死了吗？”

“我不要孤单一人！”

“他为什么在这？”

“原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这样的东西？”

“光是看着你，我就觉得恶心！”

“你有尝试过理解我吗？”

“如果我不能完全拥有你，那我宁愿什么也不要.....”

“明日香，救救我吧。只有你能救我了！”

“真是可悲啊.....”

“所以大家都去死吧.....”

‘是因为我吗？’

明日香猛然惊醒，全身衣衫都被汗水浸透了。她睡不着了，梦中的思绪让她头痛欲裂。

明日香用完好的那右手拍打着额头，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她诅咒这些梦魇，它们甚至把睡觉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我受够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悉的味道。她轻轻地起床，朝着厨房走去。不出所料，真嗣就在那里。看起来他把家里所有的易腐败的食物都煮了，做出来的饭菜绝不是两个人可以吃完的。

“没想到你这么有胃口啊。”

“啊！”真嗣身体僵了一下，显然是没料到明日香会突然出现。“对不起啊。我吵到你了.....”

“不，跟你没关系。”明日香皱起了眉头，原本淡淡的微笑消失了。

“明日香，你感觉怎么样？”

“考虑到当前的处境，可以说是好得不能再好了.....”明日香发出一声叹息，用力的摇了摇头以摆脱纷乱的思绪。“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

“呃.....做饭？”

“我当然知道。我是说，为什么？”明日香挤出一个微笑。

“电力已经断了，冰箱里的食物很快就会坏掉。我想趁着新鲜把它们都用掉.....”

“这样看来你还是有脑子的嘛。”

明日香尽力保持着她原本的说话腔调。也许这样两人都会多少舒服一点。

“谢谢.....”真嗣也对明日香的“夸奖”回以微笑，但他的表情很快就变得严肃。“明日香，关于.....”

明日香立刻打断了他。“我说过了，我们今后再谈。”

“可是我们明明现在就有时间.....”

明日香笑了笑，她能猜到真嗣想谈什么。尽管现在就有时间，可是时间并不是唯一的要素。

对不起啦真嗣，现在我还不能跟你谈。我做不到。

明日香看着真嗣渴望的眼神，但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

这种感觉很奇怪。明日香能感到自己是想谈的，她脑海里有个声音一直要她去面对真嗣。然而，有些其他的事情一直让她犹豫不决。尽管她很清楚，就算经过再长的时间，这些事情

也不会自动解决，可她总是想等等再看。

事实上，明日香也是个胆小的人。很多时候她也总会选择逃避。

不管她怎么做，最后，自己总是无可避免地陷入孤独.....

“真嗣，我们以后再谈。”明日香的声音低得像是耳语，“今后还会有新的变故的。”

真嗣看起来既困惑又失望，但他没有再说什么。他只是专心做饭。

这顿饭吃得并不香。他们都明白，过不了多久连新鲜的蔬菜都会变成一种奢侈。剩下的饭菜被小心翼翼地打包好，这样也许能保存得久一点。

“明日香，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沉默了一会，真嗣先开口了。

“保证基本的生存。”明日香耸了耸肩。“食物，水，药品，最好还有电力.....”

明日香停了下来，她看到了真嗣悲伤的表情，“你怎么了？”

“我.....我做不到.....”真嗣的身体在颤抖，那些痛苦的回忆再一次压倒了他。“我怎么能.....大家都不在了，我怎么能有心思做这些.....”

“真嗣！！”明日香怒吼，她俯下身，让真嗣直视着自己的眼睛。“你要在无聊的回忆里浪费你的一生吗？你要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哀悼那些无可挽回的事情吗？你想死吗？”

“不想.....”真嗣低语。

“那就给我动起来做点什么！”明日香重重地坐回了座位上。

“所以，真嗣，你有什么想法吗？”在两人冷静下来后，明日香首先问道。

“嗯.....自来水还有供应.....水也还算得上干净。但是食物已经不太够了.....”

真嗣知道明日香是对的，他们必须活下去，可他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今后他必须靠自己了，自己为人生做决定，自己去做很多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看来我们得自己种地了。”

“地下掩体里，应该还有压缩干粮.....”

“哈？你什么时候进过掩体？”明日香看起来很是吃惊。

“在第 14 使徒来袭的时候。”真嗣躲开了明日香的目光。那时候他抛弃了所有人，他不想再回忆起那段经历。

明日香似乎也看出来了真嗣的心事。“算了，没关系。你还有什么想法？”

也许是从明日香的话里得到了安慰，真嗣重新抬起了头。

“第三新东京市医院就在附近，我们也许可以去拿些药品。”

“不错嘛，连我都没想到。”

“冬二的妹妹曾经在那里住院，直到后来.....冬二.....”

又陷入了无聊的回忆。他懦弱的样子让明日香气不打一处来。“你没完了是吧？”

“对不起.....我.....”真嗣顿了顿，叹了口气。“你觉得他们能回来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激怒明日香，她也希望能摆脱孤独。事实上，明日香发自内心地盼望他们能回来。

“我不知道。”明日香最后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也许吧。但我们总不能把未来压在把这种事情上。不过，如果他们想的话应该还是可以.....”

明日香突然不说了，她意识到了接下来对话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今后再谈？”

“对不起。”

明日香猛地抬起头来瞪视着真嗣，但很快，她的表情就变得柔和下来。与预期中的责骂相反，真嗣听到明日香那里传来轻轻的笑声。尽管不太明白，真嗣还是被明日香的笑声打动。他也跟着笑了起来。

尽管前路依旧黑暗，但这是他们这几周以来第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他们本打算先去最近的掩体里看看，但遗憾的是，当他们赶到时发现入口已经被碎石封死。考虑到这里离医院已经不远，两人最终决定去医院碰碰运气。时值正午，即使整个地球上除了真嗣和明日香已经空无一人，太阳依旧慷慨地洒下她的热量。

医院的外观还算完好，可能是因为它建在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基本躲过了 Geofront 的爆炸和每一次的使徒入侵。

在他们走进医院的时候，明日香立刻伸手拦下了真嗣。

“怎么了.....”真嗣问道，但是明日香用一个问题代替了回答。

“你看到了吗？”

真嗣有点疑惑地环视四周，他不懂明日香想让他看什么。这座医院已经被完全废弃，只有几排空荡荡的长椅，几棵绿植，一个歪倒的服务台，还有走廊里忽明忽灭的灯光.....

然后他明白了。“灯还亮着.....这里还有电力。”

“也许这里会有应急发电机之类的。”明日香抓住真嗣的衣袖，说了一声‘跟我来’，随后便沿着楼梯向地下跑去。

‘看起来她状态还好。’明日香的跑步速度让真嗣安心了不少。他们已经到达了地下层，明日香正逐个观察着房间上的门牌。

“到底在哪里呢？”她自言自语。

“什么在哪里？”真嗣想知道明日香在找什么。如果能帮明日香一起找，他会感觉自己多少派上了点用场。

明日香没有回答，她在一扇铁门前停了下来，脸上写满了惊喜。铁门上面标着‘高压危险’。

“给我打开！”明日香给真嗣下了指令，朝着铁门的方向推了真嗣一把。

“明日香，这可怎么开？”

“用脚踢！或者肩撞！难道连这些事都要我替你出主意吗？”

真嗣本想反驳，但还是没有开口。反正赢的人肯定会是明日香，更何况.....她还受着伤。

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很明显了。只是，在尝试脚踢或者肩撞之前，真嗣不抱希望地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但门就这样打开了。“哈，这安保措施可真是太到位了.....”

一台仍然在运转的发电机出现在两人面前。明日香上前检查了一下发电机的运转状况，然后拉动了几个拉杆。发电机的轰鸣声停止了，灯光也随之熄灭。

“明日香！”真嗣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原因是明日香突然打开了手电筒，自下而上地照在自己的脸上，在阴冷的白光里摆出很可怕的鬼脸。“这可一点都不好笑啊.....”

“我可是觉得很好笑呢。”明日香的语气里充满了无辜。

“随你怎么说吧.....”真嗣看了看明日香，又看了看发电机，露出了一脸愁苦。“这东西也太大了。”

“我早料到了，所以也没打算把它搬回去。毕竟这种应急发电机也不能长期工作。”

“那你为什么要关掉它？”

“为了节省能源，笨蛋真嗣！万一我们今后要用到医院的设备怎么办？我想，燃料应该已经所剩无几了。”

“你一路上跑那么快就是因为这个呀。”

“是呀，抱歉。”

沉默。

“真嗣？”明日香小心翼翼地问，听起来有点担心。她不知道真嗣为什么又不说话了。

“是我听错了吗.....了不起的惣流·明日香·蓝格雷大人向我道歉了？”

好啊，原来是这样。明日香跑出了房间，也顺便拿走了手电筒，把真嗣留在一片黑暗中。

“你要是不快点追上来的话，就别想再听到我的声音了！”

“啊！等等我！”

地上的几层有充足的日光照射，即使没有灯光也依旧明亮。长长的走廊有一侧是没有密封的，这样病人们就可以在这里透透气，而不必费心费力地下楼去外边。每个房间门口都挂有门牌，明日香和真嗣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药品储藏间。只是，这里的门却是上锁的。

真嗣朝着门上撞了六七次，门还是没有打开。

“嘿，别管它了。我们走吧。”明日香对这种徒劳的尝试感到有点厌烦。“我们现在也不需要药品。既然已经知道需要药品的时候可以来这拿，就足够了。”

“万一遇上突发情况怎么办？”真嗣再一次朝门撞去，连续几次尝试无果也让他略感气

馁。

“如果我们来不及赶到这里怎么办？”他后退了几步，再一次朝着门撞过去。

这一次门终于开了，真嗣的身体借着惯性继续前冲，几乎就要撞上前方的货架，明日香的心不由得一紧。

但真嗣还是及时刹住了。他气喘吁吁地转过身来。“而且，既然都来到了这里，那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你的伤势。”

明日香皱了下眉头。“我也不太清楚.....但也不是很疼.....”

她不再说了，她想起了这些伤是怎么来的：朗基努斯之枪的穿刺，量产机的撕咬.....

“明日香，拜托了。检查一下吧，不然会恶化的。”

真是罕见，真嗣居然还能对她表达关切。明日香觉得有点不习惯。

沉默了几秒钟，明日香点了点头。真嗣找了几卷新的绷带，而明日香已经去了隔壁的病房，挑了一张病床坐好。

“要不要我来.....”

“不要！”明日香立刻回绝，“我要自己来。”

她深吸了一口气，用完好的左手慢慢解开右臂上的绷带。她的手一直在颤抖。也许是出于紧张，她拆得很慢，以防撕裂旧伤。但与此同时，她的眼睛也几乎完全闭上了。

她毕竟也是个很爱惜自己外貌的女孩子，一想到要永远带着这些疤痕活下去，她就觉得万分痛苦。所以她闭上了眼，不去看那绷带之下的自己的身体。

这可真是愚蠢！不管怎么样，迟早有一天她都要面对自己，就算一直逃避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所以她强迫自己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去看那手臂上的伤痕。

但是，那里并没有什么伤痕。

明日香拆掉了整条手臂上的绷带。仍然没有找到一条伤痕。

“一点伤都没有.....”明日香自言自语。

“什么？”

“我的手臂！明明被切成了两半，可是现在却.....”明日香扯掉了左眼上的绷带，强光的刺激和长期的压迫让她左眼的视野一片模糊，但这至少让她明白，她的左眼也是完好的。

“你身上看起来.....”真嗣直视着明日香的眼睛，“没有伤。”

也许对方的直视令自己感到害羞，两个人很快错开了目光。

“好了，我们走吧。”

尽管天还亮着，但下一个掩体实在太远了。真嗣和明日香决定回家。

“我们路上去商店里看一下。”在两人穿越路上的碎砾时，明日香说。

“可是我们没有钱。”

“你是笨蛋吗？”明日香叹了口气，“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人了，什么秩序，法律，统统都用不上了。我们也无力改变这一切。”

真嗣朝四周看了一圈，就好像这是他第一次注意到这条空空荡荡的街道。“可我还是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就快点习惯。”明日香用很严肃的语气告诉他，“这肯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么做。”

走了一段，他们看到前面就有一家便利店，于是走了进去。货架早已翻倒在地，各种商品混杂着摔碎的鸡蛋，压爆的果汁，还有一些已经辨认不出的蔬菜，堆满了便利店的地板。

“好恶心……”

“还不是你要来的……你有什么想拿的吗？”

“我也不知道。”明日香扫视了一周，“看来也没剩什么能拿的了。”

“我们拿一点即食食品和罐装饮品吧，保质期会长一点。”

“好极了，别忘了拿点啤……”

明日香不再说了。以前买啤酒总是真嗣的工作，但现在……美里已经不在。

她能看见真嗣已经慢慢低下了头。“嘿，我……我是说……”

“没关系。”真嗣抬起头，给了明日香一个微笑。

明日香也回以微笑。他们没再说什么，只是尽可能多地拿上需要的东西，然后回家。

“我们还是得打扫一下这里。”一片狼藉的客厅让真嗣坐立难安。当他们回到美里的公寓时，太阳已经开始落下，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正逐渐蒙上一层阴影。

“你觉得还有必要吗？”明日香打开了一罐苏打汽水。

真嗣转过身来看明日香，“你想说什么？”

“我们得自己种菜，还记得吗？光靠阳台那点空间可种不出我们需要的蔬菜。”

“所以……你想搬家吗？”

“我们必须搬家。”明日香耸了耸肩，“除非你想每天跑长途。”

“可是搬到哪里去？离这最近的农场都在几英里之外。”真嗣实在不愿就此离开这个第一次被他视为家的地方。“何况，不能住的离城市太远。我们随时都可能需要拿补给品。”

“嗯……”明日香沉思了几秒，“找个家庭农场怎么样？”

(这里指的是一种供客人体验农家生活的家庭产业。——beiming)

“哈？你觉得我们要住在那里吗？”

“有什么不可以吗？家庭农场的主人本来就会住在那里，这没什么稀奇的吧。”明日香顿了顿，继续说道，“那里应该有温室，就算种点什么也不需要担心气候问题。”

“温室吗.....那样大面积的玻璃屋顶能挺过这次爆炸吗？今天一整天，我还没见到一块完整的玻璃。”

“天啊，你别这么悲观行不行？”明日香一直在耐着性子解释，现在她有点生气了。

真嗣叹了口气。既然明日香已经决定了，那就没有什么争辩的必要了。“我去找张地图来.....”

“这才对嘛！加油干吧。”

“你也可以帮我一起找的，你明白的吧？”

“想都别想。”明日香很随意地投出手中的空易拉罐。“屋子里乱成这样又不是我的责任。”

“终于到了！”明日香的语气既疲惫又兴奋。“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呢。”

他们只找到两个家庭农场，其中一个离 Geofront 很近，恐怕已经变成了废墟。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距离美里的公寓足有十英里远的地方。今天艳阳高照，这让他们的旅程更加艰辛。

“这里看起来还算完好。”真嗣看了看农场周围的环境。

“看来你还挺喜欢的嘛，”明日香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嘲讽，“走吧，去检查一下菜园。”

菜园的情况看起来非常好，而且面积也足够大。看得出来，原来的主人种过很多菜，西红柿，黄瓜，卷心菜，洋葱.....这样看来，他们不需要担心土壤的问题。而且，一段时间内他们也不需要新的补给：也许是最近没什么客人来，又或者是刚刚进了一批货，总之这里生活用品和各种蔬菜种子的储备还算是充足。

菜园的不远处有两间小屋，是蔬菜种子的仓库。较大的一间仓库里面堆得满满当当，而另外一间却是空的，而且玻璃也被打碎了。真嗣想，也许是原主人故意清空了这个仓库以防失窃。

菜园里有些正在生长的菜苗。真嗣发现，这里竟然种了水稻，虽然，稀稀疏疏的秧苗让人十分怀疑它们能否产出足够的大米。

虽然离爆炸中心很远，但温室还是有一块玻璃被打碎了，另外还有三块玻璃有裂痕。

“你能修的，对吧？”明日香委婉地给真嗣下了指令。

而真嗣则无视了这句话，故意岔开了话题，“明日香，我们可以走了吗？”

“走？我们才刚来这里，我们走了整整十英里诶！”明日香有点气恼，“再说我们还没检查房子里面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地下掩体里看看，毕竟我们需要更多食物。”

“这我倒是不反对。不过真嗣，你看，有了这个我们可以更快地赶过去哦。”明日香露出一个狡黠的笑容，指向了车库。

“你.....该不会.....可我们还没学过开车啊！”

“你觉得驾驶这东西会比驾驶 EVA 更难吗？”

真嗣叹了一口气。最近他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即使明知不对，但最后也只能接受。从超市拿食品，从医院拿药品，再到现在的无证驾驶.....他明白明日香的提议是对的，可他就是觉得不太舒服。

“真嗣！”

“怎么了？”真嗣身体一僵。

“看起来我们不用担心没电了！”明日香听起来信心满满。她在检查屋顶的时候发现那里铺满了太阳能电池板。

真嗣点点头，“好，又少了一个问题。”

后来他们才发现，这里的原主人很擅长运用自然资源。菜园里建有一个大水池，可以容纳和过滤雨水。虽然不能直接拿来喝，但这至少可以用作生活用水。尤其是在整座城市停摆的情况下，这样的水资源储备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明日香坚持要检查一下房间，真嗣也无力反驳。原本，真嗣不得不再次上演一次破门而入，但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一扇虚掩着的窗户。通过这扇窗户，真嗣爬进了厨房，随后为明日香打开了前门。

这间房子算不上大，他们很快就能看完。一路走下来，浴室，储藏间，厨房，卧室一应俱全，两间卧室一大一小，其中一间看起来很久没人用过，或许这是给客人住的。沿着楼梯走上去，那里还有三间空屋。

相比起美里的公寓，这里并没有受到太多损坏。但真嗣还是更喜欢待在那个破败的地方，在这里他总是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异样。

他实在不想就这样占有别人的房子。明明就在不久之前，还有一家人住在这里，过着平凡的日常生活，享受着平凡的幸福。真嗣仍能感受到他们存在的痕迹，他们的气味仍然在空中飘扬。

明日香仍在忙着检查，真嗣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她。客厅的景象仍然是平平无奇，这里只有一张空桌子，一个只插有一枝花的花瓶，墙上的两幅画和一座挂钟，还有电视机上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引起了真嗣的兴趣，它看起来已经很旧了。

这张照片是一张全家福，图中的每个人都开心地笑着，他们看起来像是在野餐。

“你还要看多久？可以走了吗？”明日香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了真嗣的背后，她的话打断了真嗣的思绪。

“不看了，”真嗣把照片放回原位，慢慢地转过身来，“我们走吧。”

车库里停着一辆绿色的皮卡，车身上还印着这家家庭农场的标志。

“你确定我们要开这东西去吗？”

“真嗣，你要是愿意搬着一大堆东西走回来的话就请便吧。反正我要开车去。”

“可我们还没找到……”真嗣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因为明日香在他面前举起一串钥匙。“……明日香，你从哪里找到的？”

“就在书桌上放着啊。”明日香耸耸肩，“快点上车，难道还要我拖你上来不成？”

真嗣不再争辩了，他老实地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明日香发动了引擎。

“看好了，这有什么难的！”她踩下了油门。

然后，车就熄火了。

“什么都不许说，真嗣。”

其实对真嗣来说，明日香的这句忠告实属多余。这种时候他从来是不敢说话的。

她又打着了火，小心地抬起离合踩下油门。这一次，皮卡车终于慢慢地向前开动了。

他们打算先去一趟最近的地下掩体，然后回一趟公寓。这段旅程并不长，但他们却走得很艰辛，原因是明日香不止一次地忘了换挡或者把油门踩得太狠导致车子熄火。

“Verfluchter Mist! (可恶!)”，明日香咒骂，“他们为什么不能买辆自动挡的车？”

“我觉得我们可能还需要些其他的东西。”一路上一直一言不发的真嗣终于开口了。

“是什么？”

“知识。”

“你又在讽刺我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被明日香误解让真嗣有点语无伦次，“只是……我们必须学习怎么让这些机械正常运转，怎么种地，怎么处理伤口……我们需要找些书来。”

“哈，你倒是挺……”

“明日香，小心前面！”

他们以毫厘之差避开了路中央的一辆废弃汽车……

考虑到迟早都要搬离这里，真嗣和明日香决定尽早搬家。真嗣没花多久就打包好了行李，

他本来就没有多少想带走的東西。他只是简单地装了些衣物，还有他房间门上的那块牌子——上面写着“真嗣的可爱小屋”。

这块牌子对真嗣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时候，他第一次找到了家。

真嗣又想起了那个装上这块牌子的人。

葛城美里是第一个让他感受到被爱的人，他第一次觉得原来家是这样的温暖。在离开的所有人中，真嗣最怀念的人就是美里。

真嗣又去打包了些食物。正如他预计的那样，明日香要花很久才能打包好她的行李，而且她的东西肯定会很多。因此，当明日香从房间里走出来而手里只拎着四包行李的时候，真嗣倒是感到很惊奇。

“嘿真嗣，你能把剩下的拿上吗？”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他走进了明日香的房间，那里还有大大小小五包行李。

当他把所有行李都装上皮卡的时候，正值黄昏。真是奇怪，明明他们随时都可以回来，但真嗣却感觉他将会永远地离开这个地方，永远地把自己的一部分抛在身后。

真嗣一直向前走。真嗣没有再回头。

新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几乎花了一整天来整理他们的新家。

真嗣躺在床上，他一直在盯着卧室的天花板。他又失眠了。

陌生的天花板。

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看到陌生的天花板了。

明日香选择了那个较大的卧室，把这个小一点的留给了他。真嗣对此毫不在意，这个而小一点的卧室看起来像是客房，也许这里原主人的气味反而会淡一些。更何况对他来说，这间卧室已经够大了。当初明日香搬进美里公寓时，他被赶去的那个小房间可比这里小得多了。

真嗣努力想从回忆中解脱出来，否则他会彻夜难眠。

今天他们安置行李的时候也曾把房子里的各种家具物件仔细检查了一遍，区分出哪些有用哪些没用。这件事做起来并不容易，毕竟他们也不确定哪些东西是永远也用不上的。更重要的是，真嗣并不想把原主人的物品当成废物扔掉。就像他房间上的那块牌子一样，很多对他们来说没用的东西也许对原主人来说有重要的意义。说到底，真嗣还是忘不掉，这间房子里的物品并不属于他们。

明天两人打算去一趟甲府市，那是附近唯一的有大学的城市。他们希望能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找到他们需要的书。

他们一早就出发了。这一晚上明日香也没睡好。去甲府市的车程约为三个小时，路上时不时会有废弃的汽车。这是真嗣第一次驾驶，他花了很多时间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障碍——准确地说，是走了一个大圈绕开它们。

当甲府市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时，时间已经将近中午。

“奇怪，”真嗣看着远处的甲府市，林立的建筑几乎完好无损。“这里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也许这里还会有电力和自来水。也许直接搬到这里来也不错，可以省去很多……”

“不要。”真嗣打断了明日香，“我不想再离开家了……”

明日香没再说什么。

她明白真嗣想表达什么，其实她也有同样的感受，只不过没有说出来。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饭点，他们找了一家便利店吃了些即食食品。他们的目的地是山梨大学（YAMANASHI UNIVERSITY），但这趟旅程比他们想得更曲折。甲府市比第三新东京市大很多，加上没有手机导航，结果就是他们绕了很多弯路才赶到了那里。

所幸他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图书馆。图书馆的书架堆得满满当当，两个人拿上了所有可能用得上的书。医学的，工程学的，建筑学的……这些书足够他们看好几年。遗憾的是，还是有很多他们想要的书在这里找不到，所以两个人不得不再去一趟市图书馆。

但这趟额外的行程也有好处，他们因此拿到了更多的补给品。明日香甚至在服装店里挑了几件衣服。

直到傍晚，他们才离开甲府。

他们才刚刚驶出甲府市，真嗣就猛地踩了一脚刹车。

“……你差点害得我把今天吃的那一点点饭都吐出来。”

“对不起啦。”真嗣露出一个无辜的笑容，“我想我还是需要练习一下怎么刹车。”

明日香白了他一眼。“那么，你为什么要停在这里？”

“那里有一片麦田。”真嗣指了指窗外。

“所以呢？”

“我需要面粉来做烘焙，或者面食什么的。”真嗣解释道，“而且仓库里也没有找到小麦种子……”

“知道了知道了。”明日香的语气中充满了不耐烦，“那你快点去。”

“你不来帮我吗？”

明日香对这句话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真嗣叹了口气，走下了车。

十五分钟之后真嗣回来了，抱着满满一大捧麦子。他急匆匆地把麦子塞进后备箱，又急匆匆地跳上驾驶座，然后急匆匆地朝着一个方向开去。但那个方向并不是家。

“又发生什么了？”真嗣的状态让明日香感到有点紧张。

“我在附近找到一个农场。”真嗣看起来很是兴奋。

但明日香的反应却依旧冷淡。“所以呢？你突然想搬到农场去了？”

“不是搬家。农场里有很多家畜。”

“家畜？”真嗣的理由让明日香有点诧异。“所以我才不想住农场附近啊，臭烘烘的.....”

“可是，做饭要用到鸡蛋或者牛奶啊。”

“牛奶？难道你还想搬头奶牛回去？”

真嗣耸了耸肩。“也许羊奶也行.....”

“羊奶！你是想毒死我吗？”

真嗣叹了一口气。在倔强的明日香的面前，反驳是没有用的。他在一个像是农舍的建筑前停下了车。

“好吧好吧，那就不要奶了。但是如果你想吃蛋糕什么的，可别怪我做不出来.....”

“你说什.....”

“嘿明日香，”真嗣立刻打断了她，“你听到了吗？”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尽力去捕捉车窗外的声音。

她听到了哀鸣声。

真嗣立刻下车，跑向了最近的农舍。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住了。

这里的动物已经饿得发狂。也许是因为想挣脱锁链，也许是因为同类相食，它们身上无不伤痕累累。

“我.....我们得救救它们。”

这些动物仍然在等着主人回来喂食，它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真嗣，你没法同时救下所有的人，一直都是如此。”

明日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跟了上来，她似乎读懂了真嗣的想法。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真嗣没再说什么，默默地解开了枷锁。他无法拯救这些动物，但至少可以还它们自由。也许对于圈养的家畜来说，外面的环境并不安全，但在那里，它们至少有生存下去的可能。

鸡场那里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鸡场宽广的地面上有着足够多的小虫子以供捕食，因此这里的鸡反而可以说是生气勃勃。

真嗣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但还是一只也没抓到。明日香强忍笑意，靠在围栏上看真嗣跟鸡斗智斗勇。

终于，有一只鸡落入真嗣手中。

“看，我抓到一只！”

“真嗣？”真嗣回头，只看到憋笑的明日香。

“怎么了？”

“那是只公鸡。”看着他错愕的表情，明日香笑出了声。

“另外，你准备怎么运回去？别说你要把鸡放在车里。”

“呃.....我也不知道.....”

她摆出无肯奈何的手势，“看到了吧，我就知道这些事情最后还是得我来想办法。在这里等我。”

真嗣点点头，不知道明日香打算做什么。

十分钟后她回来了，拿着两个笼子，还拖着一个沉甸甸的麻袋。

“明日香，笼子我明白，但这个麻袋里是什么？”

“现成的面粉啊。就在仓库里，一眼就能看到。这总比你自已种麦子效率高多了吧。”

“那我拿回来的麦子，岂不是.....”

明日香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你是笨蛋吗？那些麦子当然有用，你就不会设个陷阱吗？”

她把鸡笼里撒了一小堆麦子，做了两个简易陷阱。而真嗣则按照明日香的指示，沿着鸡场撒了一圈麦子，把这些饥饿的鸡引向陷阱。

没过多久他们就抓到了第一只鸡。这可怜的家伙在笼子里大声抗议着，但真嗣和明日香并不在意。

“看到了吗？”明日香摆出标志性的自信笑容，“这才叫猎手。快点去把笼子拿回来，现在我们可以回家了吧？”

“嗯.....”真嗣点了点头。

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关鸡场的门。

等他们离开农场的时候已经天黑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没有导航，看不清路标，他们很有可能会迷路。

“你确定这是正确路线吗？”真嗣小心翼翼地问。他已经‘盲开’了几个小时。

“我怎么知道？”明日香果然不耐烦了。“你才是开车的人！”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让我往右转？”

“我.....我开玩笑，行了吧？谁知道你这么蠢啊。”

“玩.....笑？”真嗣猛然刹住了车。

“你怎么了？”看到真嗣闭上眼睛叹了口气，明日香有点紧张。

“明日香，我已经开了很久，我真的累了.....”真嗣顿了顿，“我们今天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你要在睡在这？在车里？”明日香看到他点了点头。

“不行！”明日香立马抗议，“我绝对不要和你睡在这里，谁知道你.....”

她没有再说下去，她想起了真嗣曾对她做过的那件事。

真嗣显然也意识到了明日香想说什么，但他没有像以前那样语无伦次，只是低下头默默叹了口气。

“我可以睡外面。”

“天.....别像个小孩一样好吗？”明日香咕哝着，“服了你了.....好吧好吧，我们就睡这里，但你离我远一点，老实地睡在你那边！”

说完，明日香把自己的座椅放平，转过身背对着真嗣，。

“晚安，明日香。”真嗣熄了火，关掉了车灯。

“随你怎么说.....”

明日香仍然感到有些紧张。真嗣与她仅仅几厘米之隔，而且两人之间还有些话尚未挑明。真嗣一直想跟明日香谈，但每次都被她拒绝了。

也许，什么都不说，然后就这样生活下去，也挺好的。

明日香不再想了，再想下去恐怕又会失眠。僵硬的车座和窗外刺眼的月光已经让她很难入睡了。

不过，这里很温暖。

而且之前那些噩梦也没有再找上她。

尽管家里的床比皮卡车的座椅舒服得多，但这却是两人近期睡过最好的一觉。

显然他们比预想中更接近第三新东京市。在他们第二天重新启程后，只开了五分钟就已经能望见第三新东京市了。二十分钟后，他们已经到达了自己的新家。

真嗣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直到吃完饭，两人才感觉有力气卸货。毕竟，他们前一天几乎没吃什么东西。

书籍就随意地丢到客厅里；作物种子则分门别类地收纳起来；至于家禽什么的，直接养在那个空的仓库里就好。

剩下的时间，他们用来看书，把这些书籍归类，分成经常用得上的和暂时用不上的。

两人最后做的事情是任务分配。明日香同意承担一些技术上的工作（毕竟她已经大学毕业

业)，她的任务就是保证这些电器或者工具运转正常。出人意料的是，她甚至同意承担一部分的体力活。

而真嗣则要承担种地、做饭、打扫房间这些家务。现在他们有了面粉，有了蔬菜，以后还会有鸡蛋和面包。真嗣还未雨绸缪地种了一些小麦，他希望这些小麦有一天能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

至于种菜、养鸡这些杂务，鉴于两人都没有经验，最后他们决定共同承担。

终于，一切看起来都走上了正轨。

真嗣而明日香有了新的住处，有了食物、水和电力，今后还会有必要的知识。他们终于拥有了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一切。

只剩一件事。

真嗣轻轻地走进客厅，明日香果然在那里。她正注视着窗外的晚霞。

“明日香，我们现在有时间了。”真嗣的手紧张地握在一起，他低下了头。“我想，我们有些话该说了。”

明日香的身体僵了一下。

“我.....我可不这么想！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何况日后还会有新的变故.....”

“我们总是会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不是吗？”

“所以呢？”明日香立刻接了下去，“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有什么不好.....”

“明日香，拜托了。”

她长叹一声，转过身来直视着真嗣的双眼，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好吧，那就.....”

作者的话 1：哈，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感觉很迷。这就是 Crazy Jimmy 的风格。不过我想随着剧情的发展，你们会懂的。

也许你们得等几周才能看到下一章，之后的几周我的学业很忙。

这一章的情节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得以抒发我自己对 EoE 的理解。

在以前的很多 EVA 同人小说里，真嗣和明日香最后回到了 NERV。我觉得这好滑稽诶，NERV 可是在 Geofront 里面啊，最后被炸成碎片了都.....我倒宁愿相信 EoE 里面的红海搞不好就是 LCL 溶液填满了 Geofront 才形成的（就算这种猜想都比有些小说靠谱，虽然听起来有点奇怪）。

至于医院，我也想不起来医院叫啥名字了，就暂称为第三新东京市医院吧。

你们也看出来了，我是倾向于认为明日香没有受伤的。

也许家庭农场这种东西在第三新东京市这种大都市不会太多，但我只是想写一些创新的内容，比方说“真香种田”这种情节。

最后，别把这章和一些成人场景联系起来（比方说真香睡车里那段）。等后面的章节吧。

所以，希望我能你们留下点悬念，为了将来的第四章……

作者的话 2：现在你们读到的第二章是重写的版本，在过去的八个月里这一章几乎变长了一倍有余。

我故意把情感基调写得更黑暗了些，毕竟全人类都灭亡了嘛。虽然效果仍然不尽人意，不过至少比以前那种相对轻快的基调真实多了。

我还添加了一些新的场景和情节。我打算尽可能地扩充故事。我一时半会还没打算把它收束回来，相反，我在写完第四章后又补充了些新的内容。第四章还会更长的。

这一章的结尾看起来也许有点赶，但我是故意挑这个时间点结束的。

总的来说我不太喜欢这一章，但修改后它总是比以前好了些。

作者的话 3：没什么可说的，我更正了一些符号错误啥的。也许这是没什么必要的，但改了总比不改好。

有人说医院里的发电机还在用柴油很不科学，污染空气啥的，但我觉得既然都到了要用备用电力的时候，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不应该担心什么空气污染了。

有些描写仍然略显枯燥，但我不打算改了，毕竟为了修改这些内容，我必须用长对话的形式交代更多信息。两害行权取其轻，我还是决定不改了。

第三章 第 13 使徒

“我还是不明白这项活动的意义。”零的语气依然是一成不变的平淡。

“哈，看来我们终于有点共鸣了呢，第一适格者。”明日香没有看她，她正忙着打理因为被汗水浸透而缠结在一起的长发。“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做这种事！更别说是跟你们两个一起！我实在不相信居然有人能从这种事上找到快乐。”

“对不起，”真嗣小声说，“我也没想到我居然能赢下‘石头剪刀布’啊。”

“我打赌你做了弊！你只是想进行你这个愚蠢的计划对不对？”

零打算不去理会这两人的拌嘴，她想集中精力做好眼前的事，但却很难办到。她觉得不太舒服，就好像自己生病了一样。可是，明明在出发之前自己身体还是健康的。也许是因为她第一次登山，身体不太适应？零无法理解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她摇了摇头。

明日香仍然在和真嗣斗嘴，说什么都是真嗣害得她落到这个地步。零不懂明日香为什么生气，在当初大家决定通过‘石头剪刀布’决定出游计划的时候，明日香看起来就像是故意让真嗣赢一样。

“承认吧真嗣，你只是想拉着我们陪你一起玩对吧？”

“可是.....明明是美里小姐让我们一定要组织些团队活动的，”真嗣也在抱怨，“这又不是我的主意。”

零仍然保持沉默。她的行动向来都是在执行别人给她的命令，这次也不例外。当时她还 在学校，是真嗣和明日香主动邀请她来参加‘一些活动’。只是她也没有想到这项‘活动’会如此艰辛。

“绫波？”真嗣终于注意到了零的异样，“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我不太适应登山。”

他们已经在山里走了两个小时，很快就能完成这趟旅程了。尽管胜利就在眼前，但陡峭的山路和正午的烈日实在让他们疲惫不已。令人惊讶的是，看起来三人之中零的耐力是最差的，在真嗣和明日香只是喘息稍重的时候，零已经在大口地喘着气，就连走路都开始摇摇晃晃了。

“一号，你要是不喜欢登山，那可太倒霉了！”明日香转过身来看看着零，她的话里仍然透着标志性的高傲。“那么，你没有什么爱好？”

零眨了眨眼，她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毕竟，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的爱好。

“我喜欢游泳。”她很认真地说。

“哈，那今后可以去游泳了。”

“笨蛋真嗣！你不会游泳，你忘了？”

“啊，对不.....绫波！”

这是零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她这是怎么了？”看见他慌忙俯下身去，明日香也有些紧张。

“我也不知道……”真嗣立刻检查了零的脉搏。她的脉搏很不稳定，脸色也红得异常。在用手测量了她的前额的温度后，真嗣终于确认了零的情况。“看来她中暑了。”

“我们快点把她背过去，来，我从左边你从右边……”

“不行！我们不能这样搬动她的身体！”真嗣很少这样强硬地反驳明日香。但是她仍然俯下身去，把失去意识的零的左臂架到了自己肩上。

“真嗣，我现在不想和你吵架。已经不远了，我们走了这么远就是为了去那个地方，难道你现在要放弃了？”

“明日香！”

“对不起真嗣，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自私。但就算我们待在这里也什么都做不了，没法给她降温，也找不到药品……”

明日香说的有道理，真嗣不得不承认。这里的树林并不茂盛，起不到多少遮阳的作用，附近也没有水源。在第三新东京市这座钢铁要塞上，大自然撤回了她的力量。

最后，真嗣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当零醒来时，自己的前额上正传来清凉的感觉。

“你的朋友醒了，碇先生。”她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一个黑色头发的少年出现在她模糊的视野里，“嗨，绫波，你感觉怎么样？”

“很累……”

真嗣轻轻笑了。“我已经给美里小姐打电话了，她很快就会来接我们。在那之前你就好好休息吧。”

零点了点头。她看了看四周，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卧室里，真嗣的身后站着一位头发灰白的女士。在看清更多的细节之前，睡意已经再度袭来。

真嗣的注意力回到了房子的女主人这边。“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山寺太太。如果不是在这里遇到你们，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直到现在，真嗣仍然对山寺太太表现出的热情感到惊讶。自从山寺先生帮他们把绫波背上楼的之后，她就不间断地端来各种茶点饮品，对真嗣的婉言谢绝置若罔闻。

“别放在心上，这不算什么。自从我的孩子们都搬出去住以后，这里就冷清了很多。能有客人拜访，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的家庭农场，与其说是产业，倒不如说是爱好，上一次有客人来已经是两周前的事了，而且那位客人只是想买点西瓜种子……”山寺太太停住了，她

看到了真嗣脸上疑惑的表情。“抱歉，我有点唠叨得太多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真嗣摇摇头，“我是想问.....那位买西瓜种子的客人是不是梳着马尾辫还留着胡子？”

“呵呵.....的确如此呢。”山寺太太终于想起了两周之前的那位客人的相貌，脸上依旧挂着温和的笑容，“宏一有点嫉妒那个男人呢，其实他年轻的时候也差不多帅气啦。看来你认识那个男人。”

(JimmyWolk 先生给房屋的男主人起名叫山寺宏一，真是有趣呢.....——beiming)

“是啊.....见过几次。”真嗣笑了起来，“这可真是巧呢。”

“从那时候算起，现在西瓜苗应该已经长得很茂盛了。你见过西瓜田吗？”

“还没有。不过，我应该很快就会见到了。”

山寺太太的脸上写满了疑惑，但真嗣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

“说起来，你的另一位朋友很悠闲呢。她洗澡总是会花这么久吗？”

“是啊，有时候比这还要久呢.....”真嗣突然停住了，他意识到自己这句话暗示了什么。他避开了山寺太太的目光，脸上微微发红。

“不好意思，没想到会害你这样难堪。”山寺太太的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容，“所以，她是你女朋友吧？”

“呃.....不是.....我们只是.....嗯.....同居，不是您想的那样的！”真嗣语无伦次的辩解着，他突然觉得山寺太太有点像‘老年版’的美里。

“你真的很容易害羞呢，碇先生。我想你们的.....你们怎么称呼她来着.....哦，监护人，应该很快就会到了。这个女孩我来照顾，你去陪那个红发姑娘吧。”

真嗣红着脸点了点头，他又检查了一下绫波的脉搏，确认无事后才起身去找明日香。

他没用多久就找到了她。毕竟，他很了解这间房子的构造。

当然，他也很了解明日香。

他明白，明日香坚持要到这里来，并不只是为了拜访一下这里的主人。

明日香果然就在那里，在那个房间的门前。她就呆呆地站在那里，似乎是在畏惧着房间里的什么东西。真嗣明白明日香为什么这样做，那个房间对他们的意义.....

那曾经是他的房间，直到.....

“哈啰？有人在吗？”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是美里。

明日香也像突然回过神来一样，朝着他这边走来。她的眼角有泪痕，这让真嗣很是心疼。他很想就这样给明日香一个拥抱，但出于一些原因，现在不能这么做。

他伸出右手搭在明日香的肩上，试着用眼神来安慰明日香。明日香挤出一个微笑，点了点头。

“知道了！”真嗣朝着入口处喊道，“我们来了！”

但两人都没有动。

“这位女士，您确定不看看新鲜的蔬菜吗？”

“呃.....不.....对不起，我.....”美里涔涔汗下，但还是极力维持着笑容。这位过度热情的农场主人让她有点手足无措。

“真的不要吗？这都是上好的蔬菜，卷心菜和胡萝卜都是今年刚刚收获的。还有这些.....”

“宏一！！”

“.....黄瓜，”山寺先生垂头丧气地停了下来，“怎么了？”

山寺太太向美里轻轻鞠了个躬，“请您别见怪.....我该怎样称呼您？”

“叫我葛城就好了。”

“葛城小姐，我家的老头子总是.....他一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士就.....”

“只是卖点东西而已.....”山寺先生小声说。

看着这对斗嘴的夫妻，美里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这种景象让她想起了某个人，但又说不清楚为什么。“不好意思，我无意引起二位的争端.....”美里紧张地笑了一下，“我是来接孩子们的。”

这时真嗣和明日香也出现了。

“嘿你们俩，”美里朝他们打了个招呼，“准备好出发了吗？”

“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把绫波背下来。”

“宏一，你也去给他帮忙！”

“知道知道.....”

“所以，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美里一边开车一边问。他们刚把零送到医院。美里今天很忙，除了要替孩子们解决麻烦，一小时后还要去参加 NERV 的会议，所以，现在她想找点乐子。

“告诉什么？”

“你们怎么想到要来这里的？”美里脸上挂着坏笑，“你们不会是来这小树林里玩 3P 的吧？”

“美——里——！！你都在想什么！我怎么可能和这两个家伙.....”

“美里小姐，明明是你命令我们一起出来的.....”

“光是想想就恶心！”明日香依旧不依不饶。

“我？我有说过吗？”美里眨了眨眼，她真的想不起来自己还下过这样的命令。难道她

那时候又喝多了？

“等回去之后我要洗个澡。”

“是呀，自从上次同步率测试后还没洗过呢。”真嗣小声说。

“也许洗个澡也能转换一下心情，尤其是听美里讲了这些恶心的东西之后！”

“哦，不错嘛，看到你们执行命令都这么积极。”美里眯起了眼。

“……你怀疑我跟这家伙有关系就够恶心了，居然还怀疑我跟那个女的！……”

“第一适格者还要多久才能康复？”司令碇源渡正在听下属做每周的汇报。

“金川医生建议继续让她住院观察两天。”律子如实回答。

“让她今晚之前就出院。”碇源渡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冷酷。

律子不自觉地挑了一下眉毛。这倒不是因为她担心绫波零的健康问题，而是她怀疑一个生病的驾驶员是否能履行她的指责。“司令？”

“有什么问题吗？赤木博士。”

“……没有。那我现在就去通知医院。”

“很好。之后你每天都给第一适格者做一次‘体检’，我要原型机尽快完工，越快越好。”

“预计工程会很顺利。目前我们的进展非常快，虽然还有一些瑕疵……”

“没关系。”源渡打断了她。

“可是……”律子并没有说完。司令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

“关于上次测试中出现的同步率剧增，”碇源渡换了话题，“你查清原因了吗？”

“没有。MAGI 内部也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也许真的只是巧合。”

律子能感觉到碇源渡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其实就连她自己也不满意。科学精神一直驱使着她去找出更合逻辑的解释。

“先放下这个问题吧。”源渡最后说道，“如果这种现象是不能复现的，那对我们也没有用。”

“明白了。”

“还有别的事吗？”

“关于 S2 机关搭载实验……”

“绫波和相田又请假了啊。”这位 2-A 班的老师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的声音能让大多数同学在开始听课之前就感觉到疲倦不已。冬二显然是这大部分人中的一个。他就那样随

意地坐着，把脚翘到桌子上，丝毫没有表现出对老师应有的尊敬。

“冬二，冬二，”真嗣悄悄向他搭话，“剑介去哪了？”

“去新横须贺看军舰去了。今天好像有什么‘妙高’号的入列仪式。”

“铃原！”

“到！”冬二像触电一样跳了起来。

真嗣拿出了手提电脑，给某人发出了一条信息。

/我很确定就是今天/

回复很快就来了。

/所以今天那个地方就会消失对吗/

/对，然后下一只就会到来/

“报告情况！”

“MAGI 正在确认.....”

“消失了？”

“消失了！”

“.....我死定了！”

“.....陷入了混乱。”

“起因呢？”

“.....只有卫星拍摄的片段.....”

“.....数千人啊.....”

“.....不是爆炸.....”

“.....S2 机关.....”

“我们会接收三号机.....”

“.....怎样做测试？”

“指定第四适格者.....”

“你说什么，你忘了做午餐？”明日香标志性的呵斥声打破了午餐时间教室里的宁静，全班同学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她和可怜的“猎物”身上。

“我.....要赶作业的呀.....”真嗣低着头不敢直视明日香，“实在是没时间做午餐了呀，你也看到了.....”

“就因为这个，你就要害本小姐饿肚子？”

冬二看不下去了，他决定‘帮’自己的朋友一把。

“哟，小两口又吵架啦。”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真嗣和明日香羞红了脸低下头去，然后异口同声地反驳道：“才不是！”

只不过.....

‘怎么感觉这两人像是在憋笑一样.....唉，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坦诚一点，明明大家都看出来的说.....’

冬二的思绪被打断了，明日香气鼓鼓地转身离开，长长的头发直接抽在了真嗣的脸上。“啊！”

‘呐，恐怕这两人只有等喝醉的时候才有胆量互诉衷肠吧。’

“我们要在松代进行三号机的测试，派遣第四适格者作为驾驶员。”律子这样告诉美里。她正在检查三号机和驾驶员的数据。

“哈？他们已经找到第四适格者了吗？”

“是的，就在昨天.....”

美里皱起了眉头，‘果然，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可是我还没收到马鲁杜克机关的报告书。”

“正式报告书明天就会送到。”

“律子，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没有。”赤木律子很干脆地否定了她。

显然美里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但恐怕再问下去也得不到更多的信息。至少目前是这样。

“好吧。那，被选中的少年是谁？”美里凑上去看律子的电脑屏幕。在看清第四适格者照片的一瞬间，她目瞪口呆。“这是.....”

“铃原！”洞木光站在冬二面前，拦住了正准备偷偷溜走的冬二。“你是这周的值周生！去完成你的任务！”

“拜托饶了我吧.....”冬二哀求道。他就是不愿意接下这个令人不快的任务才提早开溜的。

“拿着这个！”光把一卷讲义举到他的面前，“老师说了让你去送。”

冬二垂头丧气地接过了讲义。“明明有人更适合这种工作的.....”

“绫波同学今天没来上课，你的任务就是给她送讲义。”

“绫波和我.....我们又不熟。再说了，我怎么能进女生家.....”

洞木光脸颊微红，低下了头。“我可以陪.....”

“真嗣！”冬二无情地打断了光，她那腼腆的笑容一下子就消失了。“你陪我去吧！”

“不行！”远远的传来了另一个少女的声音。

明日香的声音让冬二一惊。“明日香！我以为你已经走了..”

“哦，那可真是让你失望了呢。”明日香提着真嗣的领子，“这个笨蛋害得我中午没饭吃，作为补偿，他必须好好做顿晚餐！”

“呃.....对不起啦冬二.....”真嗣看起来也很为难。随后他就被明日香一把拽出了教室。

“一个男人，怎么可以如此窝囊.....”冬二小声嘀咕。

“铃原！”冬二再次被班长的声音吓到全身一紧，“现在你可以去送讲义了吧？”

“我还不知道她住哪！”

再一次，洞木光双颊泛起微红，她羞怯地低下头去，避开了冬二的目光。“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这样啊.....”

这就是冬二的回答，随后两人陷入了沉默。

‘我居然真的说出来了！’洞木光脑子里一片混乱。‘这家伙还在等什么？快点答应呀！可是如果他不答应怎么办.....他为什么还不说话？他是不是正在想怎么拒绝我？万一这家伙真的就像明日香说的那样，是个只想和我上床的小流氓.....这样不也挺好的嘛.....等等，我都在想什么呀！’

“那你自己送不就行了？”

这个回答令洞木光瞠目结舌。“不行！”光的语气之强硬，连她自己都不太习惯。“我是说.....你才是值周生，这是你的任务！”

“唉.....”

“我们回来了！”真嗣一边说着一边关上了公寓的门。明日香已经脱掉了鞋，走进公寓里面看了一圈。

“美里不在……”明日香的话并没有说完，真嗣的拥抱已经打断了她。

“……你可真是没救了，你懂吗？”她笑了起来。

“你根本不知道你穿校服的样子有多可爱。”

“好啊，我早就该料到的，你会对那些穿校服的小姑娘们起性幻想！”明日香摆出很受伤的样子，转过身来看着真嗣。

“不是小姑娘‘们’。”真嗣温柔地抚摸着明日香的脸颊，“而是只对一个人。”

明日香的双臂环绕着真嗣的脖子，深情地吻了上去。

“笨蛋真嗣，”明日香眼含笑意，声音小得像是在耳语。“美里随时都会回来……”明日香转头看着脚下，“而且有个家伙在看着我们。”

真嗣顺着明日香的目光看去，PENPEN 就站在那里，歪着头看着他们。

“别管他，”真嗣笑了起来，“这家伙，用粮食收买就好了。”

“但是，美里……还有其他人……万一真的被他们识破……”明日香感到一阵忧伤，她握紧了真嗣的手。

真嗣叹了口气。他们已经很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就说我们恋爱了。”

“真嗣，他们不可能相信我们两个会无缘无故恋爱的。他们一直以为我们讨厌彼此……”她声音低了下去，“或者至少，我很讨厌你。”

对于明日香来说，拜以前那个骄傲的自己所赐，她不得不摆出一副对真嗣的厌恶态度，然后一直伪装下去。

真嗣轻抚着明日香的头发。“他们也一直以为我根本没有接近你的勇气。不过，我确实很怕你就是了。”

明日香回以一个淡淡的微笑。

“关于班长和冬二，”真嗣换了个话题，“你觉得我们的计策能奏效吗？”

“最好能吧。本来当初在登山的时候就想实施了，这两个家伙居然掉链子没来……”

“别这样想嘛。至少我们因此有了更多和绫波交流的机会，我们也确实让她变得更外向了些嘛。”

“是啊，结果害得她住院了。”明日香耸了耸肩。

“再说，我们最后还是到了那里……”说到这里，明日香突然看起来很紧张。

真嗣立刻就注意到了她的异样，他有点懊悔，自己不应该提这件事的！“你没事吧？”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在作出回答之前明日香还是缓了几秒钟。

“我没事……”她尽力挤出一个淡淡的微笑，“我只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真嗣点了点头。他也有同样的感觉。

“绫波？你在吗？”冬二就站在绫波零的房间门口，等着零的回复。

“看来是不在。”冬二转身就要走，如果不是一只手抓着他的袖子，把他拉回来的话。

“你还没完成任务呢！”

“班长呀，”冬二愁眉苦脸地抱怨，“她肯定不会看邮箱的，你看她的邮箱塞得满满当当的.....我又不能一直在这等着她。”

他像是赌气一般朝门上一靠，但门就这样打开了。

“居然是开的耶。”洞木光眨了眨眼。

“但是我们又不能进去！”

“也许她在家，只是没听见。”光轻轻推开了门，“绫波同学，我们要进来了！”

他们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房间里阴暗、凌乱的景象实在是让他们感到震惊。

“我的天呀.....”光张大了嘴。

“这居然是女生的房间吗.....”冬二把讲义随意地放在了零的床上。她的床很乱，床单上面甚至还有血迹。“好了我们快点走.....你在干什么？”

“打扫卫生。我不能就这样离开。”

“那别怪我不帮你，这才不是男人该干的工作！”

“铃原！你难道要让一个瘦弱的女孩子独自做完这一切吗.....”

居然！来这一套！冬二承认，自己败了。

“唉.....”

洞木光虽然也略感尴尬，但她不得不承认这方法很有效。她衷心感谢明日香的经验分享。

“你真的变了很多呢。”

“哈？”冬二停下了手里的工作，他不懂光是在指什么。

“我是说，如果几个月前有人跟我说你其实是个温柔细心的人，我肯定会笑话他。”洞木光的脸颊微微发红，“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还会不会那样做。在你妹妹住院以后，在你和真嗣成为朋友以后.....”她抬起头来。

冬二脸上显出一种少见的严肃，让光觉得不太妙。‘我不应该提他妹妹的.....我真是个笨蛋！’

“也许我确实.....”

“嗯？”光眨了眨眼，对冬二的话很好奇。

“.....变了很多。我是说.....” 他给了光一个淡淡的微笑，“但你也变了很多。”

“怎.....么会？”

“你从来没有像现在.....” 冬二的话被打断了。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光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而绫波零却并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她面无表情地走了进来。要么是她没有注意到这两位‘闯入者’，要么是她根本就不关心。

“抱歉，绫波同学！”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但零只是给了他们一个疑惑的眼神。

当然，一个眼神并不能让冬二和光明白她在疑惑什么。

“.....我们是来给你送讲义的.....”

“.....但是门却开着.....”

“.....所以我们就进来了.....”

“.....然后就看到了你的房间.....”

“.....于是我们打算帮你打扫一下.....”

“.....但我们什么其他东西都没碰.....” 两个人的脸都在微微泛红。

零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她不知道该对这两人作何表示。在过去，她也经常被别人帮助，但那大多是出于职责或者命令。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自愿帮助她。

“我.....很感激。” 绫波零非常正式地向他们鞠了一躬。

“这些驾驶员，个个都是怪人。” 在离开绫波家后，冬二做出了这样的评论。

光点点头。“是呀，明日香是那么的.....呃.....‘外向’，” 她看到冬二不屑地翻了个白眼，“碇同学却完全相反。至于绫波同学，她有点.....”

“怪异！”

“铃原！你怎么能这样背后说别人！”

“我错了，我错了！” 冬二高举双手以示投降，“可能也没那么糟.....”

两人陷入了沉默。在荒凉的大街上，在傍晚的夕阳里，两个人就那样并排走着，这种沉默实在是.....让人感觉不太自然。两个人都极力地不去看对方。

“我.....我得走了，明天见吧。” 冬二先开了口。他说完就快步离开了。

“嗯.....好.....”

“你们两个去哪了？” 赤木律子看起来有点急躁。

“我们来晚了么.....都是这个笨蛋的错！”

“怎么这样.....明明是你.....”

律子无奈地摇了摇头。她时常感到奇怪，EVA 的驾驶员、击败使徒保护人类的大英雄，怎么总是这样孩子气？但也许这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毕竟他们真的是孩子。

“你们没有来晚。恰恰相反，你们来早了。在同步率测试之前我们还要开个会议，但是某个一尉却迟迟没有来。”律子叹了口气，“真嗣，可以麻烦你帮我个忙，去找找她吗？”

真嗣点点头，离开了。

“现在那个笨蛋有活干了，那我呢？”

“既然你已经来了，就先做个体检吧。”律子提议。

“开什么玩笑？”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

真嗣朝着员工休息室走去，他很确定美里就在那里。每当美里离奇失踪的时候，人们总是能在这里找到她，要么在喝饮料，要么在聊天。与她聊天的那些人和她可不一样——他们可是处在休息时间。

‘她每次总是这样。要不就是在上厕所。’想到这里真嗣笑了起来。不过这次，他确信美里一定会在休息室与加持聊天。

加持先生.....

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了兜里，那里有一个信封。不，现在还太早.....

随着他走近休息室，他听到里面传来说话的声音。

“美里小姐？”真嗣推开门走了进去。

美丽和加持果然就站在贩卖机旁边，但是两人之间，却已经隔开几乎两米。看到这种景象，他不由得佩服美里的反应速度和跳跃力。

加持依旧悠闲地品着咖啡，而美里则是一脸的尴尬。真嗣不懂他们有什么可隐瞒的，不过他也不想知道。

“哦，嗨，真嗣。我该料到你会来的，你们今晚有同步率测试对吧？”

“美里小姐，律子小姐让我来通知你开会。”

“哦，谢了。”她留下一句简短的“拜啦”（多半是对加持说的）就离开了，把两个男人留在了休息室里。

“真嗣，想喝点茶吗？”

“我更喜欢咖啡。”

“嗯？”

“加持先生，”真嗣先开了口。“你不只为 NERV 工作，对吧？”
有那么几秒钟，他对面的那个男人屏住了呼吸。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看来你一点也不怕我嘛。”

“对不起，加持先生。”

“连你都知道了……”加持轻叹一声，“那看来我的‘副业’已经藏不住了呢。”

“我知道得并不多，大多数都是猜测而已。但我希望我猜的是对的……”

“这样啊……那么，跟我来一下，我给你看点东西。”加持又摆出了标志性的笑容，“如果你不怕我会因为你太知道太多而把你干掉的话。”

“西瓜？”真嗣似乎对眼前的瓜田很是惊讶。
加持骄傲地笑了起来。“漂亮吧？这是我的爱好。”

“不用担心，我不会泄露你的秘密。”真嗣顿了顿，继续说道，“包括你的副业，和你的爱好。”

“谢啦，真嗣。说起来，我的爱好可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哦。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体会到很多东西，比如幸福……”

“是啊，”真嗣接着说了下去，“但是，当你养育它们的时候越是用心，当你失去它们的时候就会越痛苦……”

“你经历过这种痛苦吗？”

“当然！”真嗣明显是想起了什么，皱起了眉头。

“所以，你种的东西都经历了什么？”

真嗣盯着加持，眼中充满了疑惑。“种？种什么？”

“或者，你养的东西？”加持耸了耸肩。

“哦，它……消失了。”

“被偷了？”

“差不多吧……”真嗣点了点头。

他想换个话题，把一颗西瓜捧到耳边敲了敲。“另外，我觉得你水浇得有点多了……”

“什么？”

“好吧。就算你觉得我说的是错的也无所谓！你去问明日香吧，她比我更懂得这种痛苦……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吧！”真嗣语无伦次地说着加持听不懂的话。

加持疑惑地望着真嗣，就这样举着水管呆呆地站在那里。真嗣说得对，他水浇得确实有点多。

手机铃声响起，加持的思绪终于回到了现实。

一次次同步率测试就这样过去了，就像白天黑夜一样周而复始。渐渐地，请假的学生们也回到了学校，看起来所有人的生活又回归了正常。在学生们平凡而枯燥的日常生活中，午餐时间是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光。

每到这时，大家就会分成大大小小的不同的集团，占据学校不同区域——或是教室里，或是天台上，或是树荫下，吃着不同的食物——或是自己做的，或是父母做的，或是便利店买的，同时交流着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

“EVA 三号机？”真嗣看起来很紧张，至少在剑介眼里是这样。

“你肯定知道的吧？”剑介沮丧地问。突然，他抓住真嗣的衣领，“求你了，给我讲讲吧！”

“呃……冬二干什么去了？他二十分钟前被叫走了……”真嗣换了一个话题。

但是剑介却不吃这一套。“别想糊弄我，碇！你早就知道三号机会被送到日本了吧！”

“呃……不是的！”

“你知道三号机会在松代做测试！”

“我真的不知道！”

“那么，他们还没有找到驾驶员吧？”

“我不清楚！”

“那你……能不能帮我跟美里讲讲，让我去当驾驶员？求你了，我真的很想……”

真嗣的面容突然变得异常严肃，剑介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剑介，相信我，你绝对不会想成为驾驶员的……尤其是三号机的驾驶员。”

“哈？为什么？”剑介看到真嗣咬住了嘴唇。

“因为……因为三号机是粉色的！对，就是这样！”

“你已经连颜色都知道了？天啊！”

“剑介，放下这件事吧，好吗？”真嗣伸手搭上了剑介的肩膀，把他朝后推了几步。

“知道了，好吧好吧……”剑介发出一声沮丧的叹息。“另外，冬二确实好久没回来了，他可能正和班长在一起吧。”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真嗣，你没发现最近他俩看对方的眼神都变了吗？”

真嗣的脸上划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靠着天台上的扶手，望着下面嬉笑的同学们。

“所以呢？”

洞木光急急忙忙地回到了 2-A 班。她是特意等到所有同学都离开之后又赶回来的。时间已经有点晚了，夕阳西下，只剩冬二一个人还在教室里。

他是值周生，所以自己作为班长回来检查一下也是合理的.....

好吧，也许也不是那么合理。

她又想起冬二从校长室回来后的样子。那时候的他看起来脸色灰白，说话的声音也很空洞，这让洞木光担心不已。她也去问了校长，但是对方什么也没有告诉她。校长只是说，这件事超出了他的权限，但这种答复反而让她更加担心。

当她走进教室的时候，冬二正在吃饭。他的饭向来都是从便利店买的面包盒饭什么的，洞木光觉得，这实在不能称之为‘饭’。

“铃原！”

“呃？”

“你是值周生！快点起来干活！别忘了写每日报告和摆书桌。”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经意间又换回了班长的腔调。‘我真是个笨蛋！明明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进展.....’

“我还没吃午饭。那些活我等下会干的。”

‘就是现在了，快点表现一下呀！’洞木光给自己加油打气。她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了，“铃原，中午.....发生了什么？自那之后你就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当她提到中午的时候，冬二的身体明显畏缩了一下。“我.....”，他挤出一个笑容，“我成功给我妹妹争取到了更好的医疗条件。”

“那样很好呀，恭喜你！铃原，你都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

冬二盯着远方的夕阳。“我只是把自己卖掉了。”

美里打包好了行李，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她只用了一个小包装衣服，零食和啤酒倒是带了满满一大包（应该足够坚持到她在松代找到便利店）。也许是因为要会见北美代表的缘故，她甚至很正式地戴上了帽子，穿上了全套制服。只是，有件东西似乎找不到了.....

“真嗣，你有看到我的夹克了吗？”

“在这里！”真嗣从房间的角落现身，一只手提着书包，另一只手则拿着她的夹克。美里给了真嗣一个疑惑的眼神。

“我的夹克怎么会在你那？”

“我帮你洗了，因为你马上要出差嘛！”真嗣看上去明显有点不自然。“明日香呢？”

美里没有继续问下去，她倒也不是很想知道答案。“明日香早就走了。她最近一直躲着我呢。”

“因为加持先生吗？”

美里有点惊讶。真嗣一直是个乖孩子，很少会问这样的问题。何况，他一直都不是个善于理解别人的人。

“呃，可能吧。”

美里心中仍然有件事无法挂怀。她还没有告诉真嗣三号机的驾驶员是谁。她知道真嗣一直很害怕驾驶 EVA，尤其是在与第 12 使徒一战之后，他的同步率下降了很多，现在只能偶尔勉强击败明日香。美里明白 EVA 给他带来的痛苦是多么刻骨铭心，她不知道，如果真嗣看到其他驾驶员遭遇了灾难，他是否会彻底崩溃。现在，他的又一位朋友即将被送入 EVA 的牢笼，而他甚至还不知道.....

“呃，顺便一提..”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你先说吧，真嗣。”

“我.....我只是想说，在松代小心一点，美里小姐。我们还不知道那台 EVA 能否正常运转，何况最近刚刚发生了四号机的爆炸.....”

“哦，居然会有人这么关心我！” 美里切换回了挑逗的模式，甚至假意擦了擦眼泪。

“不需要担心啦，律子也会在那里的。就算真的发生什么意外，嗯.....我们可是有着顶级的科学家哦。”

“希望如此.....” 真嗣低声说道，他看起来并不太信服。

“真嗣，还有一些事我应该告诉你。” 她其实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关于三号机的驾驶员.....”

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打断了她。

“我去看看。” 真嗣留下话讲了一半的美里，朝着门口走去。

当他开门的时候差点就被疾冲而入的剑介撞倒。剑介站稳了身体，朝着美里郑重地鞠了一躬。

“葛城一尉！我向您申请成为 EVA 三号机的驾驶员！”

而美里则是做出了任何正常人都会做出的反应。

“哈？”

“走了剑介！我们去学校吧！拜拜美里小姐！” 真嗣推着剑介从屋里走了出去。“我不是和你说了放下这事儿么！”

“到点了，吃饭吃饭！” 剑介把食物摆在了桌上。他朝周围看了一圈，却没有发现冬二。

“真嗣，那家伙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有段时间没见他了。”真嗣如实回答，他仍旧坐在那里没有起身。

“他连饭也没吃就走了？不像他呀！”

“是呀，他最近确实挺奇怪的。”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怪……”剑介白了他的朋友一眼。

“哈？”

“我啥都没说哦。”

“铃原同学。”

文静的声音打断了冬二的思绪。他特意来到天台，就是为了远离人群。他现在只想一个人待着，好好想一想自己今后的人生。但显然他的愿望被打破了。

“是绫波呀。你如果在找真嗣的话，他现在可不在这里。”

绫波并没有离开。那么，如果不是在找初号机驾驶员，那她就是来找自己的……

“你已经知道了，对吧？看起来惣流也知道了。”

“是的。”

“看来只剩真嗣不知道……”

“我认为你说的不对。”零一反常态地直接打断了他。冬二有点吃惊。

“为什么这么说？”

“他最近的行为也很反常。惣流同学也是。他们的社交技巧都提高了很多。碇同学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胆怯腼腆，惣流同学的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咄咄逼人。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试图掩饰这种变化。而且，他们也比以前更有知识了。”绫波的语气就像是在做汇报。

冬二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实际上，在他眼里，不只是真嗣和惣流，三位驾驶员其实都变得更好打交道了。比方说，现在他居然在和那个谜一样的绫波零正常地对话。

但他不太懂零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你是怎么看出他们的知识量的？”

“我在观察。”

“你连知识量都能看出来？”

“是的。”

“谁能想到……你居然会观察惣流。我还以为你只是盯着真嗣呢。”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一直很担心他。”冬二觉得，这明明就是很明显的事。

“也许是吧。”

“小光，过来吃饭吧！”

这声音打断了洞木光的思绪，当时她正直直地望着窗外，看着在屋顶上谈话的那两人。显然，那个少年吸引了她的大部分注意力。

“明日香，今天你自己吃可以吗？我.....我得离开一趟.....”

明日香眯起了眼，她的这位朋友找借口的能力实在是太逊了。“当然可以.....”

“抱歉，但是我.....”洞木光停住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她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双颊正在微微泛红。

“行了行了，快去吧！难道我还不会自己吃饭了么！”明日香摆出一副很受伤的样子。

尽管明白这位朋友的演技，但洞木光还是感到十分抱歉。“也许你可以加入碇同学和相田同学.....”

“哈？和他们吃？你没发烧吧？也许你真该出去透透气了！”

“好啦，”洞木光咯咯笑了起来，“还有，明日香，今天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我有些事想告诉你。”

“当然了，正好这样我也能不用和那家伙待在一起。”

“铃原？”零走后不久，一个声音再次打断了冬二的思绪。

“嗨，是你呀。”冬二向光打了个招呼。

“你还好吗？”说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光下意识地咬住了嘴唇，显然，他看起来并不太好。

“你.....还在为明天的事情担心，是吗？”

“有这么明显吗？”冬二叹了口气，“刚刚就连绫波都来给我打气.....”

不得不承认，绫波找冬二说话这件事确实让她有一点点嫉妒，幸好，两个人谈的都是技术上的问题。直到这时洞木光才突然想起她一直拿在手里的便当。

“你还没吃饭吧？我的意思是.....我做午餐的时候做多了一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请吃掉吧！”

“有什么嫌弃的呢，吃饭这种事情我向来是来者不拒。”冬二就地坐了下来，接过了光手里的便当。

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有位少女正隔着 2-A 班的窗户看向这里，脸上带着祝福的微笑。

“对不起，明日香。”洞木光仍然为中午的事情耿耿于怀。但此刻，她却因为另一件事而满怀愧疚。“你总是和碓同学一起走的。”

“没关系的，小光。我和他纯粹只是工作关系。”

“哦？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开始互相理解了……”

“哈？”明日香立刻否认，“这多半是你瞎猜的吧？”

洞木光看出来明日香明显有点紧张，但她不打算继续问下去了。她现在有更要紧的事。

两人就这样走了一段，直到找到了一处不会被别人打扰的地方。这里是一个瞭望点，两人就坐在长椅上望着远方。也许是因为心中的愁思，光突然发觉，在夕阳的余晖里，第三新东京市竟显出了一丝悲壮。

洞木光知道，如果就这样坐下去明日香迟早会失去耐心，但她也知道明日香并不是很乐意听有关‘笨蛋三人组’的事。她不知道怎样开口。

但是明日香首先打破了沉默。“小光，我……有些事我应该告诉你。关于第四……”

“如果你想告诉我铃原就是第四适格者的话，我已经知道了。”看着明日香错愕的表情，光笑了起来。

“你怎么会知道的？”

“铃原告诉我的……”

“居然是他？”

“难道这件事是机密吗？你，碓同学还有绫波同学都是适格者，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呀。他为什么不能说呢？”

明日香摇了摇头。“倒也不是不能说……只是有点出乎意料。”

“我们……”洞木光又低下了头，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烫。“我们的关系最近比以前近了很多……”

“天！你叫我走这么远，就是为了告诉我你俩谈恋爱了？”

“我……我不知道！但我就是……就是觉得和他在一起很开心……”

“是啊。”明日香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

“嗯？”

“我是说：你说得对！”明日香补了一句。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刚刚的走神，她又换回了平时那种略带尖酸的语气。

只是，这一次光可不打算再放过明日香的异样了。

“你肯定想到某个人了吧？”

“哈？你不会是谈恋爱谈傻了吧？我从来都是一个人，才不需要别人陪伴！”

但明日香的话并不是很有说服力，至少对光来说是这样。

“让我来猜猜，是谁呢？我猜肯定是碓同学！他对你可真是温柔啊……”

“那个笨蛋？他连最基本的与人交往都学不会！”

“但你明明.....”

“够了够了！”

“好吧，不说啦。”洞木光笑了起来。

明日香看起来仍然烦躁。“天，你过去可不是这样的呀。谈了恋爱的女人真是可怕.....”

“我只是很开心.....”

“嘿，现在我知道你们俩谈恋爱了。那么，你还有什么想和我说的？”

光的笑容消失了。她想起来了自己带明日香来这里的真正原因。

“我.....有点担心明天的测试，还有今后的战斗.....他能平安回来的吧？”

“当然，不然你以为大费周章组建 NERV 是要干什么？为了让驾驶员去送死？”

“明日香，我是认真的。”洞木光的手在微微发抖。

明日香撇起了嘴。“知道了知道了.....我们会保护好他的，满意了吧？”

光终于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她点了点头，无言地表达着对这位朋友的感激。

“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写会作业？”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出去，让我和加持先生单独待一会？”

“好啦好啦，你们两个别吵啦。”这是加持今晚第五次劝架。葛城出差在外，于是他就成为了孩子们的暂时监护人。“我要去洗个澡，这段时间里你们俩不许打架哦。”

“你交给他了吗？”明日香的视线并没有从无趣的杂志上移开。她趴在客厅的垫子上，对电视那里传来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充耳不闻。真嗣正坐在餐桌那里，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课本和手提电脑上。

“给美里小姐的信已经送出去了，但加持先生那边我还没来得及给。我今晚会和他谈谈的。”

“千万别忘了这事。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有件事我想不明白，”真嗣叹了口气，抬起头来看着她。“比起我，你明明有更多接触他的机会。”

“哦，可是如果我给他送信，他多半是不会读的。他可能会当成情书。”

“明明是因为你對他太過親密，才會讓他這樣想.....”

明日香抬起头来，脸上挂着一丝狡黠的笑。“我刚才是不是听见某人吃醋了？”

“你明明昨天还和他待了好久.....”真嗣看起来多少有点受伤。

“可怜的小真嗣……”明日香继续打趣，“那你想让我怎么补偿你呢？”
浴室的门打开了，加持穿着一身绿色的浴袍走了出来。

“加持先生，你睡着了吗？”真嗣的声音打破了卧室里的宁静。他和加持睡在一间屋子里。

“还没有。”

“加持先生……关于我爸爸，你了解多少？”

“哈？这可真是个让人有点惊讶的问题呢。我想……”

“我指的是他的工作。”真嗣打断了他，“还有他背后的那些势力。”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加持数次被这位十四岁的少年震惊。“你知道 SEELE？”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我只是听说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存在。”

加持点了点头，尽管卧室里已经熄灯，真嗣也许看不到他的动作。

确实有些流言谈及‘NERV 背后有个委员会在操纵’这样的内容，这样说来真嗣的问题也不奇怪。只是，那个委员会的真名一直被极力掩藏，可真嗣是怎么知道‘SEELE’这个名字的？

“其实，两者没有太大区别。那个委员会由 SEELE 的最高级成员担任，它的存在只是为了维持‘UN 直接控制着 NERV’这样的假象。”

“加持先生，你很了解他们吗？”

“我确实掌握了很多情报。”但加持不想说了，他担心自己已经说的太多了。

“多到足够帮助我们改变现状吗？”

“嗯？”加持翻了个身，他听到真嗣翻动衣服的声音。他似乎正在从口袋里找什么东西。随后，真嗣递给他一个信封。

“请拿好这个，并且保密。”真嗣的语气很是严肃。“加持先生，你也许是唯一能做到这件事的人了。”

“这是什么？”借着月光，加持看清了信封上的字：‘在第 14 使徒入侵后打开！’与此同时，真嗣已经躺回了他的床上，如释重负地闭上了眼睛。

“也许是拯救未来的最后希望……”他喃喃道。

“你觉得测试开始了吗？”洞木光紧张地问。现在是午餐时间，但她紧紧抱着自己的饭盒没有打开。

“小光！这是你第六次问了！”明日香有点不耐烦了，她趴在桌上，把头枕在自己的手臂上。

但光不可能不担心。

“对不起.....”

“不要学那个笨蛋说话好不好？”

“对不.....呃，好的。”如果是平常的她，这时候一定会笑起来，但现在她做不到。不过，她还是尽力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我只是有点.....你有过这种感觉吗？特别担心一个人的安危的感觉？”

有那么几秒钟，洞木光觉得明日香不自主地看向了真嗣的书桌，尽管那里空无一人。

“你能不能别再犯相思病了？你看，作为 NERV 的王牌，我迟早都得承担起看护新人的任务。所以你就放心吧，我不会让他出事的，行了吧？”

“你说得对，明日香。”虽然口头上承认，但洞木光的声音里仍然透着些许疑虑。

“我还不饿，”她叹了口气，把手中的便当递给了明日香，“你想尝尝吗？”

“在等电话吗？”

“什么？”突如其来的问题让真嗣一惊。

“这半个小时里你总是时不时看手机，”剑介解释道，随后他露出了狡猾的笑容，“真嗣，你在等哪个女孩子的电话？”

“才不是。”真嗣干脆地否认。“如果可以，我希望它永远也别响。”

“明白了。是被粉丝缠上了吧？”

真嗣看着他，脸上浮现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剑介不太懂他的意思。难道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

“确实是被缠上了。”真嗣看向远方。他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忧虑的面容。
“但不是被粉丝。”

剑介突然意识到，真嗣刚才看的方向.....是松代的方向？

就在这时，手机响了。

“在松代发生了事故？”真嗣一边听着简报，一边坐进了初号机插入栓。“那.....驾驶员呢？美里小姐呢？”

“与松代的通讯还暂时处于中断状态。”零平淡的声音自通讯窗口传来。

“那我们该怎么做？没有美里的指挥，我们不可能独自与使徒作战。”

“现在由碇司令直接指挥。”

“爸爸？但是.....”

“别再唧唧歪歪了！”明日香出现在通讯窗口里。“不管有没有美里，我们都能狠狠揍那使徒一顿！”

真嗣皱起了眉头。他知道明日香其实也很紧张，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家伙。她甚至说了‘我们’而不是‘我’。

‘要么是美里没有收到那封信，要么就是那封信对她毫无帮助.....’

在真嗣的眼前，未来即将重现。

第 13 使徒侵蚀了三号机。插入栓无法射出。碇司令下令摧毁三号机.....

现在，三台 EVA 正被部署在野边山防线，等待着交战命令。

‘我不要.....’真嗣咬紧了牙关。‘.....再让错误重演！’

“目标接近！”通讯窗口传来日向的声音。

然后那个‘目标’就进入了真嗣的视线，就像他记忆中的那样。以夕阳为背景的旷野上，黑色的巨人朝着这里缓缓走来。

福音战士 EVANGELION，它本应是天堂的信使，现在却堕落成了恶魔。

“可是.....那是 EVA 啊.....”

“那是目标。”

不管多少次，源渡冷酷的声音仍然会让真嗣感到畏惧。他清楚地记得上一次源渡都做了些什么。

“三号机是被使徒侵占了吗？”是明日香的声音。

真嗣闭上了眼睛。他只剩一件事想确认。

“驾驶员.....还在里面吗？”

没有回答。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很明显了。初号机站了起来，扔掉了手中的来复枪，朝着最前线疾奔而去，那是二号机所在的地方。

“你要做什么？”不管是否感到惊讶，源渡的声音永远是那么冷酷且平静。

‘我要改写历史.....’

这一次，她做好了准备。

这一次，她不会再分心。

这一次，她要靠自己来拯救自己。

‘这次不会再被你抓到了！’

真嗣驾驶着初号机以最快的速度接近战场，而通讯窗口里，源渡依然在劝他停下。

“惣流驾驶员接受过更专业的训练，她比你更适合应对突发情况。”

“但这不意味着我帮不上忙！”真嗣几乎是在嘶吼。

“第三适格者！”这一次碇司令的声音明显带着愤怒。“你的任务是，在探清使徒能力之前保持待命！”

“我要救出三号机的驾驶员！”

“三号机和驾驶员已经失联，任何救援行动都将被认定为徒劳。使徒必须被消灭！”

“不要！”真嗣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只要驾驶员还在里面，我就不会攻击。”

“他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强势了？”冬月对真嗣的反应感到好奇。像指挥室里的所有人一样，他盯着屏幕上疾驰的初号机。

“事态正在恶化。”源渡说道，“他的抗命行为可能会危及初号机。如果使徒侵蚀了初号机，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他转向了操作席。“切断初号机和驾驶员的神经连接。改用傀儡插入栓。”

“司令！”伊吹焦急的声音传来，“傀儡插入栓还有很多问题，而且赤木博士也不在.....”

“总比抗命的驾驶员强。”

“但是，司令！初号机即将开始交战.....”

“没关系，执行命令！”

“碇.....”冬月副司令的话没能说完。他的警告没有任何作用。

疾驰中的初号机突然停了下来。插入栓里陷入了一片黑暗。但真嗣并没有恐慌，相反，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下一秒，插入栓内的灯光再次亮起。

“初号机排斥了傀儡插入栓！神经连接恢复了！”

“谢啦，妈妈。”

紫色的巨人高高跃起，降落在使徒的面前。

“什么？”源渡第一次失去了他那份冷酷。“这不可能！”

“看起来妈妈还是选择了她的儿子啊.....”冬月依然保持着冷静。

“唯，你.....”

“笨蛋真嗣！你又来抢风头了么？”

当真嗣赶到时，二号机和三号机已经缠斗在了一起。明日香用上了两条手臂和一条腿，才勉强把它按在了地上。

“对不起！你能不能就这样把它压.....”真嗣的话并没有说完。三号机的一只手臂突然飞射而出，掐住了初号机的颈部。真嗣拼尽全力想要摆脱，但却无济于事。

“可恶啊！”明日香咒骂道。“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绫波！我们这里.....”

“.....这里需要你的支援！”

零再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

一切的发展都与司令的计划不符。三号机被使徒侵蚀，初号机抗命出击.....

但是.....

那个人还在里面。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现在就要被杀掉了。

但是.....

不计一切代价消灭使徒，这是她的职责。

但是.....

帮助碇和惣流，救出第四适格者。

但是.....

碇司令的命令是.....

“你不信任你父亲的工作吗？”

“当然了，我怎么会信任他那种爸爸！”

万一碇同学说的是对的呢？万一碇司令的指令并非永远正确呢？万一.....

万一这一次他真的错了呢？

绫波零下定了决心。

“零号机申请出击。”

碇源渡的眉头紧锁，眼前的情况已经愈发超出他的掌控。“在原地待命……”

“碇！”冬月的语气明显是在责备他了，“如果不派出零号机支援，我们失去的可能就不只是一架 EVA 了！”

源渡没有回答。冬月也不知道他是否听进了自己的话。

“司令？”零问道。

“出击……”

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比自己预想中的还要强烈。

扔下了来复枪，零号机赶往战场。

初号机将使徒的手臂扭转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使徒发出了一声尖啸，它的手臂彻底断掉了。如果不是命悬一线，真嗣绝不想做出这样的行动——这可能会伤到三号机的驾驶员。

现在，初号机重获自由，是时候反攻了。

二号机的骑士踢精准命中，这记凶狠的飞踢直接让使徒扑倒在地。在站起来之前，初号机和二号机已经从一左一右压制住了它。

“绫波！”

零以最快速度赶到了交战地点。她操纵着零号机，抓住了三号机后颈部已经弹出到一半的插入栓。但是蓝色的黏液立马缠了上来，看得出来，使徒并不想就这样放冬二离开。

“我快要压不住了！”

“别嚷嚷……笨蛋真嗣！”尽管遭到了责骂，但真嗣听得出来明日香那里也遇到了些麻烦。

零号机仍然在与使徒角力。终于，插入栓开始慢慢向外移动。在栓体被完全拔出的一瞬间，零号机的高振动粒子刀就将插入栓上残余的黏液一刀两断。

（此处存疑。TV 版的零号机并不像初号机和二号机那样在肩部装有助于装备武器的突出物体，也就是说，零号机并未装备高震动粒子刀。——beiming）

第四适格者获救了。

“绫波，干得漂亮！现在快点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真嗣语气中的惊喜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疑惑。他身下的使徒突然就丧失了所有力量。

“第 13 使徒陷入沉默！蓝色图样消失！”青叶的声音从通讯窗口传来。

“那个使徒会不会是.....”

“与驾驶员共生？”

初号机和二号机小心地接近着那个看起来死掉的使徒。

“我们.....打败了它，对吧？”

“就这样就结束了？”明日香咕哝着，“我还想要一场更漂亮的胜利呢。更别说，还有你们两个在这搅局.....”

“明日香，小心！”

“什.....”她的话没能说完。二号机的腹部受到一记重击，飞了出去。

三号机——第 13 使徒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高高跃起，它的眼睛闪烁着白色的光芒，咧开嘴露出了血红色的尖牙。

“重新检测到蓝色图样！二号机陷入沉默，驾驶员昏迷！”

真嗣看着远处倒在地上的红色机体，咬紧了牙关。‘等她醒来的时候，恐怕又要大发雷霆了啊。’

黑色巨人被初号机折断的手臂正在慢慢复原。更糟的是，它全身都显现出静脉般的纹路，拘束装甲纷纷裂开，显现出使徒的真身。第 13 使徒愤怒地咆哮着，死死地盯着初号机。

“绫波，一定要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真嗣拔出了肩部的高震动粒子刀，做好了肉搏的准备。

他只希望绫波能按他说的做，因为现在他已经无暇顾及零号机那边。完全觉醒的使徒瞬间就从他的视野中消失了。下一秒，初号机已经撞上了附近的一座小山，手中的刀也不知所踪。在真嗣反应过来之前，两只手已经扼住了初号机的颈部。

真嗣清楚地记得上一次初号机是怎样打败这家伙的，但他的经验现在全都派不上用场。使徒站的距离比那一次更远，它用可伸长的手臂扼住了初号机，而初号机的手臂却始终无法触及使徒。尽管极力告诉自己不要慌张，但缺氧的感觉还是让真嗣的思维渐渐混乱。

“把神经连接强度降低到 60%！”冬月向操作席下达了指令，但却被源渡阻止了。

“等等！”

“碇，如果这样下去驾驶员会死的！”

“降低神经连接强度也意味着战斗力的下降。这是他自己要求的战斗，我很想看看他会作何表现。”

“即使这会害死他，你仍然要这样做？”

源渡残酷的命令和他那冷漠的笑容。冬月不知道究竟哪个才更可怕。

真嗣感到一阵眩晕，脑部缺氧已经开始让他意识模糊。但就在这时，他的手摸到了什么。那是掉落在不远处的高振动粒子刀。

下一秒，利刃刺入了使徒的手臂。但尽管疼痛让使徒发出了哀鸣，但它却并不打算放开眼前的猎物。再一次，真嗣用最后的力气刺出刀锋，他已经近乎昏迷，而这是他在失去意识之前能做的最后一次挣扎。

终于，伴随着一声愤怒、不甘的长啸，使徒的一条手臂被切断，真嗣终于从使徒的锁喉中挣脱出来。

他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在重获喘息之机的霎那，初号机如风暴一般冲向了使徒，将它扑倒在地。在使徒做出反应之前，高震动粒子刀已经刺向它的颈部。激增的肾上腺素让真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EVA 颈部厚重的装甲在一瞬间就被贯穿。

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使徒的整个头部都被切碎。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哀鸣，使徒身体的动作停了下来，像泥一样瘫倒在地面上。

结束了吗？真嗣长出了一口气。

太早了！

“居然还活着吗……”真嗣用惊恐的眼神看着那具残破的身体再度站起。一条手臂被切断，头部消失，全身的装甲都已碎裂……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具僵尸。

但是，那具僵尸胸部的某样东西吸引了真嗣的视线。那个闪着红光的球状物，是核心。真嗣明白接下来该怎样做了。

无头的巨人步履蹒跚地走着，但初号机的一记飞踢立刻让它仰面倒下。隔着胸部破碎的装甲，高震动粒子刀朝着使徒的核心刺了下去。整个过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锋利的刀刃轻易贯穿了核心。真嗣一刀接一刀地刺出，直到核心被完全粉碎。

使徒发出了最后的嘶鸣，然后一切陷入了寂静。

第 13 使徒被歼灭了。

美里睁开了眼睛，嘈杂的警笛声和救护车喇叭声让她头疼不已。

“我居然还活着……”也许是止痛药的效力已过，美里明显感受到自己身上受到了多处擦伤和瘀伤，左臂也打着绷带。她猜自己的左臂至少也是受了扭伤，甚至是骨折。随后，她看到一个熟悉的人蹲在自己所躺的担架前。“加持？”

“你很幸运，葛城。”加持笑着说。

“律子呢？”

“别担心，她受的伤比你轻。”

美里报以一个安心的微笑。“那么三号机呢？”

“被当成使徒摧毁掉了。”

“我.....我还没告诉真嗣。”

“不需要.....”

但是美里并没有听进这句话。“给我对讲机。”她挣扎着从担架上坐起，“我要和初号机驾驶员通话。”

“葛城，听我说.....”

“等下再说，加持。”

真嗣感到很紧张，就像是在等某次重大的考试出成绩一样。零虽然将三号机的插入栓带到了安全的地方，但驾驶员的情况仍然是未知的。

“真嗣.....”美里的声音突然传来，打断了他的思绪。他对着通讯窗口笑了笑。

“美里小姐，你还好吗？”

“真嗣，我很抱歉。我一直.....”

“我知道那里面是冬二。”真嗣直接替美里说完了后面的话。

“真嗣？你怎么.....”

“抱歉了美里小姐，但我现在有些东西要听.....”他再度打断了美里，随后调低了她的通话音量。他要认真地听通讯频道上玛雅的声音。

/ “驾驶员生存确认。”

“意识丧失，左臂和左腿轻微骨折。”

“判定为轻伤.....” /

“真嗣，真嗣？”美里听起来很急切，“能听到我吗？你还好吗？”

“美里小姐，我没事.....”

真嗣终于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在这场逆转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终于拿下了一胜。

“司令，请允许我反对您的决策！”

美里怒不可遏，她几乎是用尽全力压着火气，才能像现在这样和司令对话。在听说司令要处分真嗣的第一时间她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带着真嗣直奔司令办公室而来。

“司令，对初号机驾驶员的革职将会带来风险，我们可能无法应对下一次使徒入侵！”

“如果真的有使徒入侵，我会让他驾驶的。”源渡冷冷地回应道。

美里握紧了拳头。这不公平。不管有没有接到出击指令，他都确实击溃了使徒，救出了第四适格者，把损失降到了最低。可他现在却要因为这个被革职？

“司令，我.....”

“葛城一尉，执行命令。”源渡强硬地打断了她。“这是对第三少年擅自行动的惩罚。虽然以前他也有过抗命行为，但这次不一样。这一次由我直接指挥，而他却违背了 NERV 总司令的指令，这让人怀疑第三少年对 NERV 的忠诚与可靠。”

“可是.....”

“没关系的，美里小姐。”这一次打断她的是真嗣。自从来到这里，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只是盯着他的父亲。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恐惧或者畏缩。

“美里小姐，不用再说了。司令的指令已经很清楚了。”说完这句话，他转身离开了。美里只能点点头。她最后看了源渡一眼，随后追出了门外。

“这会让他们起疑的，碇。”在那两人离开后，冬月说。“如此不合逻辑的命令并非你的风格。”

“我也会调整自己的风格。我不能让他们破坏我们的剧本。”

“碇，如今你追求的那个‘剧本’，与当初你和唯告诉我的那个一样吗？”

源渡并没有回答。

他只是露出了一丝谁都没有察觉的微笑。

作者的话：这一章真的看起来好滑稽，我本来是想严肃写作的（叹）.....

好吧，让我们从头聊起吧。

我把零塑造成了一个柔弱的女孩子，结果就被丽党们怼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这样更真实。有些作者把她塑造得强而有力，我觉得这不真实）。我得跟你们说，这次登山之旅原本的计划和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在文中也提到了，原本的计划是包括了冬二和洞木光的。我原本打算设计成‘洞木光晕倒，冬二照顾她’之类的桥段，这样也能使这两人的感情线看起来更加自然。我不想抛弃这段情节，于是就安排了零来整活。

大家也注意到了吧，我用了“山寺宏一”这个名字。

为什么真嗣会对加持透露那么多秘密呢？我会在第七章说明。不过就算我还没说，我想这肯定不难猜吧？

下面谈谈战斗场面。这是我第一次写战斗场面，我实在是不擅长描写这种细节。我知道我在这里有太多‘自由发挥’，比如说创造出一个僵尸使徒啥的。我是觉得单纯的‘救出冬二，摧毁核心’这样的情节有点无趣。

这就是我想说的所有东西了。在第五章里孩子们将要面对第 14 使徒了。Zeruel 还会不会变成初号机的晚餐呢？真嗣还会不会溶解在 LCL 溶液里呢？拭目以待吧。

第四章 相爱

死寂。

他一直极力避免这种寂静。但它还是降临了。

真嗣和明日香坐在客厅里，面对着彼此却一言不发。

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日香只会变得更加不耐烦。真嗣很清楚这一点，但他却无能为力。他低着头，看着自己轻微颤抖的双手，不断思索着该怎样开口。真是可笑，明明是他一直想要和明日香面对面对谈，是他一直想借此卸下心里的重担。然而等真的到了这一步，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如果你没什么想说的，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明日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没错，就连这种情况，真嗣也料到了。但他就是什么也做不了。

必须要做出改变，自己必须向前迈进一步。真嗣叹息一声，暗暗握紧了拳头。

“明日香……”他开口了，尽管声音低得像耳语。“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真嗣却费了好大劲才说出口。

明日香既没有回头看他也沒有立刻作答，她在思考。

“说的就像你没见过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你？”

“是啊，就是我……”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明日香几乎是咬牙切齿了。委屈和愤怒瞬间充满了她的心。她转过身来，真嗣看到了她眼中的怒火。

（此处所指“那个世界”，应当指的是真嗣幻想中向明日香求救不成而将她掐死的那个世界。beiming 推测，这里真嗣是想确认，当时的明日香是否是幻象，以及明日香本人是否真的拒绝了他。——beiming）

“怎么了？第三少年？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你太残忍了？你该不会觉得明日香就有义务帮你收拾烂摊子吧？你不会忘了当时她都经历了什么吧？更别提，你曾对她做过什么？”

“你还想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凭什么要救你？”

“当我深陷于使徒的精神污染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自暴自弃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一次次以为找到了幸福却又一次次看着它从我眼前溜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啜泣已经让她说不出话，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能继续说下去。

“当我被撕碎分食的时候，你在哪里？第三少年？”

“明日香，对……”

“你少跟我说‘对不起’！”

“可是，你从不让我帮你！我试过了，但你从来都……我……我……”真嗣的话悄然而绝，因为明日香对他抛来冷冷的一瞥。就在他说出刚刚那句话的时候，真嗣看到，她的眼中的光

一下子就熄灭了。

“真是奇怪啊，”明日香喃喃着，“你还是在那里自说自话。经历了这么多，你还是一点也不懂我。”

明日香的话让真嗣全身颤栗不已。他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就此破碎。

明日香一直声称他绝不可能理解自己，但她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自己真的尽力了么？

难道非要等明日香把一切他想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他才能理解明日香？如果自己真的曾经尽力去理解她，就算不能知道所有细节，自己也至少应该看得出来是什么在折磨着她。

事实上，真嗣觉得明日香和自己很像。在闭锁的心灵深处，两人有着同样的痛苦根源。

“明日香，我从来都很想帮助你。”真嗣最后这样回答。“你的心和我的心同样脆弱。但你没有像我这样选择封闭自我，而是选择赶走那些接近你的人，不让他们触及你的内心。但事实是，你从来没有讨厌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你又错了。我从来都很讨厌他们！”明日香怒吼着。“我讨厌第一适格者，因为她能无条件地得到关爱！我讨厌美里，因为她把加持从我身边夺走！我讨厌你，因为你总是战胜我，你总是让我丢脸！我讨厌 EVA，因为它不肯接受我！我讨厌爸爸妈妈……我讨厌所有抛弃我的人！但是……我最讨厌的还是自己……我恨自己总是如此懦弱，我恨自己总要靠那点微薄的幻想才能活下去，我恨我自己……我为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真嗣，她的双手在颤抖着。

“你明白那种被迫厌恶你原本喜爱的东西，又被迫去爱上你原本厌恶的东西的感觉吗？这让我感到恶心……”

真嗣瞪大了双眼，他想起了明日香在沙滩上说过的这句话。‘“真恶心……”’

“可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不想再厌恶自己了！可我就是……我就是做不到！”

“明日香，你不必……”

“你给我闭嘴！”明日香怒吼着，堵上了自己的耳朵。“求你了……别再说了……你一直都知道的吧！你也很讨厌你自己！你明白这种感觉吧？你越是厌恶自己，就越是不能爱上别人，可是你越是疏远他人，就越不会有人来救你！”

她的喘息变得愈发沉重，但她眼中的那份狂乱却丝毫未减。“也许……也许你可以救我……也许你可以替我做那件事……真嗣，如果你能讨厌我，我就不必继续自我厌恶了，至少我也能有理由去恨你！来吧真嗣，在那个世界你很讨厌我不是吗？求你了，在这个世界继续仇恨我吧！”

真嗣吓坏了，他的眼泪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这和他预想的不一样，他从没想过谈话会这样发展。他只想厘清两人之间的种种羁绊，这样他们至少可以和谐地生活下去。他绝不想在两人之间留下任何禁忌的话题，那种感觉就像是遗留着一枚定时炸弹。

现在他必须做些什么，否则一切都将崩解。也许他们会就此分别，在寂寞和悔恨中度过

自己的余生。

真嗣不确定明日香是否真的在期盼着那样的孤独，尽管她一直宣称自己要一个人活下去。也许，她一直选择闭口不谈就是为了避免事情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明日香她害怕孤独。

如果自己还想做些什么，还想告诉她自己会永远伴她身旁，那就是现在了。

“你说得对，我也很讨厌我自己。我的无能害我最好的朋友失去了腿！我杀掉了唯一——一个亲口说爱我的人！我看着美里在我面前死去却无动于衷！我对你做过的事……不可原谅……更别提全人类都因我而灭亡！我只想死，这是我逃离这个痛苦世界的唯一方法……”他抬起头来，直视着明日香。

“但我明白，不论你多么讨厌自己，你总能在不经意间找到些许的幸福。真真正正的幸福。可作为代价，你必须接受他人的存在可能带来的痛苦……明日香，如果你允许我……”

“离我远一点！”明日香向后退去。“我要一个人活下去！”

“你不必这样做的。求你了，让我待在你身边吧！”真嗣向前走上几步，而明日香则是不住地后退。

“恨我吧，真嗣！你不可能帮到我的！”

“明日香，你说错了。即使我是你最不愿意求助的人，但是……求你了，让我帮助你吧。”

“真嗣，恨我吧……”

明日香一直退到一张桌子前，现在她无路可退了。

“明日香，我们是这地球上仅剩的人类。我们的身边只有彼此了。”

“离我远一点！”明日香歇斯底里地尖叫。但真嗣仍然向前走着，虽然很慢很迟疑，但却从未停下脚步。他朝着明日香伸出了手。

明日香狂乱地想要推开他，自己却撞上了桌子的一角。她摔倒在地，桌上的花瓶也随之打翻。

明日香就那样躺在水洼里，任由自己的衣衫被打湿。她已经感觉不到这些了。

“恨我，真嗣……”她喃喃着，缓缓扶着桌子站起身来。“恨我吧……”她低着头，躲避着真嗣的目光。

然后，她再一次爆发了。

“恨我！”在狂怒之中，她抓起椅子，狠狠地砸在真嗣的脚边。

“离开我！”

“杀了我！”

然后她陷入了沉默。她仍然没有抬起头，只是站在那里，发出沉重的喘息。

“我不要。”

（各位觉得这段场景是不是很眼熟呢？JimmyWolk 先生设计的这段情节与 EOE 中碇真嗣的幻想世界几乎完全对称。在第一次读到这里的时候，beiming 对 JimmyWolk 先生的想象力实在是深感佩服。——beiming）

明日香的喘息声停止了。真嗣也一同屏住了呼吸。

这样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已是真嗣现在能给予她的一切。

但已经足够了。真嗣的话语击碎了明日香头脑中的最后一丝理性，接下来，她做出了完全受本能和情感驱使的举动。

在真嗣反应过来之前，明日香的双臂已经环绕过他的脖子，在他的身后交叉。她紧紧地抱住了真嗣。

这让真嗣手足无措。他总是学不会怎么安慰别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零也是，对美里也是.....更别提眼前的人是明日香。

只是，眼前的明日香不是那个因为自己多看她一眼都会生气抱怨的、高傲又火爆的明日香，也不是那个在使徒精神攻击中发狂的明日香，更不是那个躺在病床上陷入死寂的明日香。

她就像是一个呼唤爱的孩子，趴在真嗣的肩头啜泣着。这个孩子过去曾被封闭在阴暗的自我意识中——最多只有在明日香睡熟的时候才会出现，而现在终于得到了自由。这就是明日香真正的样子。

真嗣闭上眼，回以一个轻柔的拥抱。

“你能.....”明日香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发誓.....”

“发誓？”

“不要离开.....”

就算明日香看不到，真嗣还是笑着点了点头。“我发誓。”

得到了真嗣的保证，明日香却并没有松开手。

“笨蛋.....看看你都做了什么.....”明日香换了一口气，想要平复自己的抽泣。“我懦弱的样子又被你又看到了。”

懦弱？她就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懦弱，才会一直以那副形象示人的吗？

她明明比自己坚强得多。但真嗣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不管怎么说出口，它听起来都像是虚伪的恭维。

“我想.....光是勇于展现自己的懦弱.....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这话让明日香破涕为笑。

“过了这么久，你还是这么喜欢讲废话。”

“对不起，我不擅长安慰别人。”

明日香只是静静地倚在真嗣肩头，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一言不发。

“真嗣？”

“嗯？”

“其实你也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糟嘛。”

“嗯？可是.....”

“嘘。什么都别说了。”

真嗣照做了。他静静地拥抱着明日香，让她安心地靠在自己的肩头。

一个宁愿让所有人去死以防止自己受到伤害的少年，一个宁愿去死也不愿向他人示弱的少女。然而，这并不是两人真正的样子。

就这样过了许久，也许连明日香留在真嗣衣服上的眼泪也早已风干，他们依然紧紧地抱着彼此。

只是，明日香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奇怪。

“明日香？”真嗣轻轻地问。

没有回答。唯一的回应就是她身体那轻柔的、有节律的起伏。

明日香靠在他的身体上睡着了。

真嗣疲惫地笑了笑。现在的她看起来是如此纯洁无暇，如此娇弱。

可是他终究不能一直站在这里，抱着她度过整晚。他也无法把明日香抱到卧室，而不惊扰到她。他环视四周，目光定格在不远处的沙发上。这就是眼下最好的方法了。

他深吸一口气，抱起了明日香。当明日香的全身（准确地说，是上半身）都压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烫。

想要兼顾稳定与温柔，对瘦弱的真嗣而言实在是一个挑战。他颤悠悠地走着，终于还是把明日香抱到了沙发边。

“晚安，明日香。”

痛苦！

失败！

我不要！

绝望！

我不要！

杀了你们！

杀了你们！

杀了你们！

死寂.....

黑暗.....

清冷.....

明日香坐在椅子上，这里除了她空无一人。

“有人吗？”她向虚空问道。

没有回答.....

“我死了吗？”

“死？”一个声音从虚空之中传来。

“和我一起死吧.....”

周围突然出现了场景。那是年幼的明日香，还有她的父亲和继母。他们正在交谈着什么.....

还有妈妈。她抱着一个人偶.....下一秒，明日香却看到了她悬吊在半空中的身体，她居然在笑着.....

“她看起来很高兴，但我那时很讨厌她。”

“我不想死。我不想消失。我不喜欢那些笨蛋男生们。我不喜欢爸爸妈妈。没有人会保护我，没有人想和我待在一起。”

/ “她的愿望是什么？” /

“所以，我要一个人生存下去。可是.....”明日香抱住了头，那些回忆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这样好痛苦.....我不想要孤独.....我不想要孤独！”

/ “她想要什么？” /

“我不想孤独.....”明日香重复着。

/ “她不需要孤独地活下去。” /

“可是所有人都离开了我.....”

/ “只要她主动向别人伸出手。” /

“向谁.....？”

一张照片出现在她眼前。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梳着马尾辫，脸上挂着自信的笑容。

“加持先生？他从来不会接我的电话。真嗣说他死了。再说他只想和美里在一起。”现在，照片上的人换成了一个开怀大笑的女人。

“美里？她从来没真正关心过我，她照顾我只是因为那是她的工作。她绝不会成为我的朋友。”

照片上的女人换成了一个穿着校服、梳着双马尾的黑发女孩，她正在热情洋溢地和某人打着招呼。

“小光？她是个好人，但也仅此而已。有时我感到她的行为仅仅是出于礼节，因为她很可怜我。她不会理解我所做的事情，我曾经的经历。也许唯一能理解我心情的，是那个该死的第一适格者和.....”

洞木光的影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深棕色头发的男孩。他的眼神总是那么悲凉。

“那个蠢货！他绝不会对我有一丝一毫的关心！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从来都不在！他只想让所有人都爱他！他总和那些笨蛋朋友在一起！总是和美里在一起！总是和第一适格者在一起！他总是最耀眼的那个！在他心里，任何人都比我来得重要.....”

男孩的照片也消失了。周围的景象变成了病房。明日香瞪大了双眼，她看到了那个站在床边的悲伤的男孩，还有躺在床上的那个人。她自己。

她想不起来这件事，这不是她的记忆。那么，这是什么？这一定是当她在二号机里苏醒之前发生的事。

‘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明日香难以置信地喃喃道。‘他是来看望我的吗？’

周围的景象开始流动，病房里的仪器发出滴滴的蜂鸣声。

“美里小姐和绫波都好可怕……”真嗣说着，“救救我。救救我吧，明日香！”

自己并没有回答，于是他开始晃动自己的身体，呼喊着自己的名字，祈求自己醒来。他最终跪倒在床边，仍然是不住地祈求自己救救他。

明日香不知道该对这幅场景作何感想。她不敢相信真嗣竟然会如此真诚地祈求自己回到他身边。

但她脑海中还有另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告诉她，她果然是真嗣最后一个想到的人。在别人都拒绝他的时候，在只剩自己成为他唯一的求助对象的时候，他才终于来到自己身边。

接下来的景象让明日香确信第二种想法才是正确的：真嗣狂暴地晃动着她的身体，直到病服崩裂，显现出她裸露的胸部和大部分身体。这时他的眼神改变了。他直直地盯着她毫无生气的身体，眼中充满了狂乱和淫欲，喘息声也变得愈发粗重。他把手伸进了裤子里。

“他要做什么？”明日香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先是感到惊恐，随后是恶心。最后，她感到无比的悲伤与憎恨。“原来，对你来说，我就只是这样的东西？”

他是个骗子！他根本不需要自己！他想要的只是快感！他装出来的那份顺从和腼腆全部都是假象！

眼前的景象消失了。她再度回到了黑暗中。

一直以来，他都在骗自己。

总是这样，不是吗？每次当自己开始信赖他人，自己就会遭到背叛。

她的怒火在燃烧。她居然会期待这个男孩会与别人不一样！

“光是看着你，我就感到恶心！”

“因为我很像你吗……？”

这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能看到自己的内心？明日香陷入了惊恐。

他怎么敢认为他能懂自己？没人能懂她！就连她自己也做不到！

他绝不会是那个理解自己的人！那样他就绝不会被她吓走，他知道她本意并非如此！那样他一定会她需要的时候出现！

周围的场景再度开始闪烁。这一次，真嗣向她走来。

“你什么都不明白！”她朝着真嗣怒吼，“离我远一点！”

“我明白……”

骗子！

“你不明白！你个蠢货！”

她朝着真嗣踢出一脚，这让他稍显退缩。

“你觉得你能懂我？你觉得你能帮我？你可真是狂妄！”

“我怎么能懂你！”他开口了。“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理解你？这根本不可能！”

“碇君，你有试过吗？”另一个声音自虚空之中响起。是第一适格者的声音！

现在，他们这是在.....火车里？

“我试过了.....”

男孩的回答再一次让她怒火中烧。

“蠢货！”她咒骂着，站在真嗣的身前，强迫他看着自己的眼睛。“我知道你都做过什么！继续啊！再做一次啊！我就在这里看着你做！”

他当然不敢，因为她现在神志清醒地站在他面前。懦夫。到最后，他还是只会逃避问题，只会求助于别人。

“如果我不完全拥有你，那我宁可什么都不要！”说出这句话，连她自己都大感震惊。她也曾经想过和他在一起吗？

“那么，你为什么不对我好一点？”

明日香感到怒火再次燃烧起来。他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他总是喊着“对我好一点”，那她自己呢？

场景再度切换。他们来到了美里公寓的厨房。

“我想帮你！我想和你在一起！”真嗣对她说。

又来了。他为什么就不能闭上嘴？光是闭上嘴有那么难吗？

“那就什么都别做，离我远一点。你只会伤害我。”

“明日香，救救我吧！只有你能救我了！”

“骗子。”对，就是这样。她早就想这样说了。

她站起身来，真嗣惊恐地后退，但她却一直朝着真嗣走去。

“随便什么人都能帮你吧？你只是被美里和第一适格者吓坏了，被你的爸爸妈妈吓坏了，才会到我这里来！”

“明日香.....”

“你只是把我当作逃避的借口！因为这是最简单的逃避伤害的方法！”

“明日香，救救我.....”

“你从没爱过任何人！”她狠狠地推了他一把，让他摔倒在地。他的手臂扫过餐桌，打翻了咖啡机。

他就那样躺在咖啡的水洼中，全身颤抖。

“真可悲.....”

“救救我，谁来.....谁来救救我.....”他低语着，缓缓地站起身。

“救救我.....救我！”他推开了桌子。

他已经开始绝望了吗？

“不要离开我！”他抓起椅子，砸了过来。

他已经开始失去理智了吗？

“不要抛弃我！”

那还真是可悲啊。

“不要杀我！”

她根本没去在意那砸落在自己脚边的椅子。她只是站在那里，冷冷地望着他。

“我不要。”

他现在可以去找其他人，去祈求其他人的帮助，去欺骗、去伤害其他人。但出乎明日香意料的是，他没有离开.....

他朝着明日香直扑而来，双手死死地扼住了她的喉咙，力量之大令明日香双脚离地。她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她做了什么？是什么让他如此痛苦，以至于要杀了她？在被她拒绝后，他为什么没去找其他人？

万一他不是在撒谎呢？万一，他是真的想和自己在一起？

这绝对不可能。他绝不会.....

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明日香的意识开始坠入黑暗，她只能在绝望中听着真嗣粗重的喘息声越来越远.....

“那么所有人都去死吧。”

所有人？所有的人都要死？

因为我吗？

海浪。

寒星。

天空中的红色流线。

不能呼吸。

杀掉她。

就像你之前做过的那样。

泪水.....自己的脸上有泪水。是谁.....

.....在哭？

即使仅有一只眼的视野，明日香也看清了，骑在自己身上哭泣着的那个人。

为什么要哭？

因为人类补完计划、第三次冲击、毁灭的世界？

还是.....为了她？

“真恶心.....”

经历了那样的事，真嗣感到身心俱疲，但奇怪的是，他却怎样也睡不着。在经过了整整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他才终于浅浅地睡去。

但他并没有睡多久。很快，一种异样的感觉惊扰了他——他感觉脸上很痒，就像是拂过一阵轻柔的风。

是忘了关窗户吗？他迷迷糊糊地想着，睁开了眼睛。

有几缕红色的长发落在他的脸上。刚才就是它们轻轻扫过他的脸颊。

他侧过头，看见了睡在他身旁的明日香。

‘不会是梦游吧？’他紧张地抬起头望望天花板，又俯下头看看明日香。真嗣决定慢慢地移开，自己必须离她远一点。如果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她身边躺着，不用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真嗣的动作被制止了，一只手拉住了他的左腕。真嗣瞪大了眼睛。

原来她一直都醒着么？那么，她是故意来到这里的吗？不可能，绝不可能。的确，就在几个小时之前，他们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发誓永远陪在彼此身边.....但他们指的并不是这种‘陪伴’。

但是，现在明日香确实就躺在他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一只手，不让他离开。她的体温，她的气味，她的呼吸声.....真嗣不由得想起了他们与第7使徒战斗前的那一晚。

“想都别想，变态。”

真嗣张大了嘴，愣在那里。

“我.....我不是.....”真嗣语无伦次地辩解着。“你.....身上的气味很好闻.....”

“笨蛋真嗣.....”

她仍然紧紧地拉着真嗣的手。

当真嗣醒来时，明日香早已离开。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从浴室的水声来判断，她应该是在洗澡。真嗣从床上爬起，随便套上一件宽松的衬衫，然后就去做早餐。这是他每天的例行任务。

整整一天，两个人都没有提起前一天的事。恰恰相反，两人表现得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虽然明日香向他展示出了脆弱的一面，但真嗣知道，明日香一定会极力避免自己再度变成那样。

真正令他惊讶的是，是在当天晚上睡觉之前，明日香提出要他去她那里睡。真嗣当然问了为什么，但明日香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我的床更大”。

他也没有再问下去。

他们并没有像睡得前一晚那样亲近。即使如此，真嗣还是没睡好。

他们每天都会睡在一起，明日香从来没有解释原因，真嗣也从来没有去问。

但是，真嗣还是想到了一种解释。至少他希望是这样。在白天，两人都有各自的事情去忙，这让他们几乎忘记了自己已是这地球上仅剩的人类。然而，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那种无边的孤寂会瞬间将人吞噬，独自躺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会让人发狂。

当两人睡在彼此身旁，真切地体会到那种轻柔却踏实的存在感的时候，孤独和恐惧便不会再袭来。至少，两人都能安心地休息。

除此之外，真嗣还有另一种感觉。

那里很温暖.....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难.....”

“对哦，你是谁呀，无敌的真嗣大人！真嗣大人怎么会有办不到的事呢！那必须是手到擒来.....”

真嗣主动屏蔽掉了明日香的牢骚。她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做点事！更何况，自己这么做可是为了她。

事情是这样的。明日香说长期以来清淡的饮食让她感到恶心，她实在是受够了蔬菜、肉干和速食面。她想吃点“真正的食物”——当然，是希望真嗣能帮她弄来。另一方面，真嗣本人并不想打猎，他觉得那样太过血腥残忍。所以，考虑再三，真嗣提出去钓鱼。当然，这引起明日香的抗议，因为她坚持认为鱼绝对不算“真正的食物”。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次赢下争论的人竟然是真嗣，原因是，如果明日香不想吃鱼，那么就只能吃虫子了。

所以，他现在正背着大包小包的渔具，朝着第三新东京市郊外的一片湖滨进发。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喋喋不休的明日香。他们没有去芦之湖，那里离爆炸中心太近，现在也许已经变成了一片红海。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们选择了一片离市区比较远的湖泊来碰碰运气。真嗣对这片湖倒是并不陌生，在与第4使徒作战时，他曾经来过这里。

“.....别以为我会做清理鱼内脏这种事，懂吗？”

真嗣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来面对着她。“明日香，你为什么要跟来？”

“你是在烦我吗？”明日香压低了声音，朝他走来。她的眼中露出凶光。

“呃.....不，我是说.....”

原本目露凶光的明日香，现在却突然弯下腰去，笑得前仰后合。

“哦天，你刚才的表情可真是太可爱了！”明日香捂着肚子，又走上几步。“好吧，让

我来打消你的幻想吧！我会来这里，并不是因为担心你或者思念你，我是来游泳的。”她在真嗣肩上一拍，扔下真嗣自顾自地向前走去。“自从离开学校和 NERV，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游泳了。最近的天气实在是热得离谱，所以我想找个地方游泳，明白了吗？”

真嗣又想起了明日香的比基尼，不由得感到一阵脸红。他还想到了那个词：热胀冷缩.....

他们很快到达了湖岸。这里受损不算严重，只有几棵树被爆炸的冲击拦腰截断，还有两棵树被连根拔起。最重要的是，这里湖水依旧清澈，波光粼粼，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真嗣没花多久就找到了合适的钓鱼地点。当他摆开装备，准备组装起钓杆小试身手的时候，身后的树林里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多半是明日香在换衣服吧。

这个念头令他再度脸红起来，手上的工作也变得慌里慌张。直到一个人跳水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他才发现自己居然把钓杆完全装反了。

“嘿笨蛋真嗣，你为什么不下来试试？多少游几米总是做得到的吧？这水温真的合适极了！”

“我不会游泳.....”真嗣咕哝着。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会游泳！”

“你不会什么？”明日香不再往前游了，她转过身来，停在原地踩着水。这件事似乎令她很惊讶。

“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游泳，那他们至少该长有鳃！”

“别找借口了！就连婴儿都会游泳。”

“明日香，如果你总是在这里吵吵闹闹的话，鱼就被你吓走了。”

“哦，了不起的真嗣大人居然会用我来给他的无能当借口！那我走！”

“好！”

“好！”

明日香远远地看着真嗣。那个笨蛋什么时候这么有骨气了，居然敢赶自己走！按照她一贯的‘作风’，她肯定要偷偷溜到真嗣背后，把他推下水。但这次她打算这样做，想要让那个笨蛋主动下水，就得给他一点动机.....

她游了几圈，等待着时机。当她游回真嗣附近的水域的时候，才注意到他的钓鱼计划其实进行得还算顺利，尽管钓上来的鱼小得滑稽。

就是现在！

“啊——！”明日香尖叫着，拍打着水面。

“明日香，你怎么了？”

“我.....我也不知道!我.....”她还故意让自己呛了几口水,剧烈地咳嗽起来。“我的腿.....抽筋了.....”

“明日香,这.....这可一点都不好笑!”真嗣陷入了恐慌,他只是想最后确认一下明日香不是在开玩笑。

“我没在.....”明日香咳嗽着,吐出几口水。“.....开玩笑!”

现在她只剩小半部分的身体还浮在水面上。她最后看到的景象是真嗣正朝着自己跑来,湖水已经没到他的腰。随后她闭上了眼睛,任由自己的身体在水中沉浮。她突然觉得,要是真嗣不来救自己,那自己可能真的会死。

但是恐慌很快就被打消了。一只手紧紧地拉住了她的手腕,把她拉出了水面。

真嗣划水的动作很是笨拙,但是,明日香安全了。等到把明日香背上岸后,真嗣跪倒在地,咳出了几大口水。也许他呛水比明日香还严重。

“明日香.....明日香!咳.....咳.....你没事吧.....?”他才刚刚喘过几口气,就几乎是爬着来到了看似昏迷不醒的明日香身边,轻轻摇晃着她的身体。

明日香的脸上闪过一丝狡猾的笑容,睁开了双眼。

“我就说吧,真嗣大人肯定是学得会游泳的。他只是需要一些动力。”明日香戏谑地说着。

真嗣一下就呆住了。

“你是说.....刚才全都是假的.....?咳咳.....”

“当然!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在这么浅的水里溺水?我怎么可能需要你来救我?”明日香突然意识到,她话中的那份尖酸也许比她预想的更加强烈。当她准备站起身时,扶着她肩膀的手却突然狠狠地抽离了。她突然失去了支撑,又跌坐在地。

“你!你这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明日香尖叫了一声。但是,当她看到真嗣脸上的表情时,她闭上了嘴。

真嗣的双眼噙满泪水,脸上写满了委屈和悲伤,但更多的是愤怒。她被吓到了。

“明日香.....”他的声音很低沉,“你可以戏弄我,可以打我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但你不许再这么做了!”

明日香感到一阵颤栗。这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她从没想过这会给真嗣带来如此的痛苦。她只是想找个借口把真嗣骗下水.....甚至,说得更好听一点,是为了真嗣好。

当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真嗣来说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她瞪大了双眼。泪水无助地流下,但她无法给自己找任何借口。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点了点头,以示认错。

回家的路上,两人一句话都没说。

那天晚上,真嗣也没有睡在她的房间。

好冷.....

“我回家了。”

一阵颤栗传过她的身体，她从未听过真嗣的声音如此空洞。距湖边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天，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旧冷淡。明日香已经开始觉得烦躁了。

他一直躲着她，避免了所有不必要的交流，而且就算说话也是很冷漠。

在这方面，明日香甚至觉得，他真不愧是碇源渡的儿子。

夜晚才是最难熬的。她卧室的那张床，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和一个幽灵生活在一起：你知道他确实实地存在着，但你就是触及不到他。

好吧，已经够久了。明日香决定做点什么。她要解决掉这个问题。

所以，她深吸了一口气，鼓足勇气来到了厨房。真嗣正在那里清洗他刚钓来的鱼。

“嗨，”明日香打了个招呼。

但真嗣根本没有理她，甚至连转身都没有——就好像无视了她的存在一样！明日香克制着踹他一脚的冲动，努力保持着微笑。

“这次钓的鱼很大嘛！”

再一次，真嗣无视了她的热情。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是啊”。

明日香绷不住了，她气冲冲地叹了一口气。就算在他以前最痛苦的时候，他也没表现得像个木头人一样，如此的……冷血。

过去几周，他们的关系拉近了很多。尤其是在那次长谈之后，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再也不需要遮遮掩掩，对某些话题避而不谈。他们畅谈着遇到彼此以前的生活，共同规划着未来的蓝图。他们聊起他们的同学、朋友和父母——没错，明日香甚至和他聊起了自己的妈妈。当然，她没有提自己的妈妈是怎么死的，是谁发现了她的尸体。尽管两人仍然对彼此保有秘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理解，彼此支持。

事实上，这种理解并非是通过某些正式的长谈实现的，而是通过日常的闲谈实现的。

明日香不得不承认，她有点怀念那种感觉了。

这个笨蛋怎么就这么开不起玩笑！

他以为自己是谁？他可比自己差劲多了！他抛弃了自己那么多次，还对着自己做那种恶心的事！甚至想杀了她！明日香可以列举出真嗣的很多罪状。她一直以来都没有翻这些旧账，都是为了迁就那个家伙！

可是这一次，明日香就是生不起气来。不管她怎样想强迫自己生他的气，她总是无法放下心里的那份歉疚。

“听着，真嗣，”她慢慢地开了口，双臂交叉在胸前。“这一次我不是要为捉弄你的行为说对不起。”

她看到真嗣的身体紧了一下，但他还是没有回应。

“我本意是想帮你个忙，并且，我承认，我觉得捉弄你很好玩。我也承认，这件事确实是我欠考虑了。”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真嗣，很抱歉我伤害了你，对不起。”

明日香紧紧地抱着双臂，她在等真嗣的反应。她已经紧张到意识不到自己在紧张了。

“嘿真嗣，”她再一次开了口，“原谅我吧，好么？让我们生活重回正轨吧。”

终于，他转过身来，脸上写满了疲惫。明日香想，也许他这几天也一直没有睡好。

“如果你需要别人陪着才能睡着，”真嗣淡淡地笑了笑，“直接开口就好。我可不会拒绝。”

她终于发自内心、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想得美。”

但是，在她转身离开厨房之前，她突然想到一件事。这件事她早就想跟真嗣说，但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来得及开口。

“你今后能不能别打呼噜了？”

生活依旧艰辛。但是，考虑到如今世界上只剩两个人类，他们的生活实在说得上是顺利。

真嗣经常会去湖边钓鱼，他的技术越来越好了，钓来的鱼也越来越大，这让他们的伙食水平提升了不少。至于明日香，她居然对耕作农田和饲养家禽越来越有兴趣了。很多时候她甚至会拒绝真嗣的帮忙，原因是担心‘真嗣拙略的技术会损害收成’。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收成将足够填饱自己的肚子。

‘那个笨蛋现在在哪？’

真嗣几个小时之前出去钓鱼了。但明日香担心的并不是这个。

她担心的是窗外的暴风雨。最近天气一直不好，但还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糟。屋外雷声大作，骤雨倾盆，并且还在继续恶化，丝毫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那个笨蛋！

明日香整个人几乎贴在了窗户上——尽管，就连她自己也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笨蛋真嗣出门的时候是带了雨具的，再说那家伙也没笨到连场雨都应付不了。更何况，他已经发誓不会再离开她的。

这可真是个傻傻的借口，明日香笑了起来。她只是想尽力让自己安下心来。

可是，万一……

万一……

“啊啊，烦死了！”

她抓起雨衣雨鞋冲了出去。

当她赶到湖边时，真嗣并不在那里。明日香极力无视着脑海里那不详的预感，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她，真嗣也许已经沉到湖里去了。直到她焦急地绕着湖岸搜寻了一周，没有找到遗留的渔具，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也许他是去附近的市区躲雨了。一定是这样！

明日香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破破烂烂的街道上，路上的泥坑和碎砾让她心烦意乱。暴雨仍在持续，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她几乎看不清眼前的路。

她发出一声郁闷的长叹。在这片广阔的荒野和废墟中，孤身一人的她要怎样才能找到那个笨蛋？

“真嗣，你在吗？”

该死，自己居然在街上扯着嗓子大喊，这太尴尬了！幸好，没人能听得到的。除了真嗣，他必须给我听到。

“真嗣！”

“可恶，真嗣，你在哪？快点回家！天快黑了！”

“快点回来！我还等着你做晚饭呢！”

“可恶啊……”她垂下了头。

没有传来任何回应。

她搜寻了整整四个小时，直到夜色降临。

她全身都湿透了。在这样的暴雨中，雨衣的作用微乎其微。湿淋淋的长发贴在她的脸上，水珠不断地顺着她的脸颊流下。她别无选择，只能回家——不对，是败逃。她最讨厌的就是失败。

远远地，她已经可以望见他们的家。在漆黑的雨夜里，那房子的窗户正在透出温暖的灯光。

等等，有什么东西不对。

‘我离开的时候可没有开灯啊……’

明日香急切地跑到了家门口，发现门竟然是开的。在推门而入的瞬间，她差点就要和真嗣撞个满怀。

“真嗣？”

“我的天，明日香，你去了哪？你全身都湿透了！”

“你……你去了哪？”

“我？我在温室里啊。本来想等雨稍小一些就出去的，但是……明日香，你快换身干衣服，这样会感冒的！”

但是，明日香却没有动作。她低着头站在那里，脸颊上的水珠一滴一滴落在地上。宽大

的雨衣帽遮住了她的脸，真嗣被这样的她吓到了。

“我在外面，找了你整整四个小时。而你居然一直在这待着？”

明日香突然的爆发让真嗣不由自主地向后退缩，下意识地举手护头。但更令他震惊的是，他等来的并非是拳头或者耳光，而是一个紧紧的拥抱。

“你这个笨蛋！你让我担心死了！”明日香的脸埋进真嗣的胸膛。“你要是再敢做出这样的蠢事……”

“明日香，你……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闭嘴！笨蛋！”明日香突然推开了他。“就算你没出去找我，那也应该至少把晚饭做好！”

一阵愧疚席卷过真嗣的心。明日香最后的这句话里体现的分明不是责备，而是失望。所以……

“明日香，等着吃大餐吧！”

“全是你的错，你知道么？”当他走进明日香的卧室时，明日香用沙哑的声音说。他明日香端来了一碗汤。

“对不……”他立刻停住了，因为明日香向他抛来一个警告的眼神。尽管她的眼圈肿着，鼻子也红红的，看起来一点都不可怕。

真嗣叹了口气。“你说得对，是我的错，害你淋雨感冒……”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小桌板在明日香的腿上铺开。

“你光是道歉可是没用的喔。何况你也不用太自责，责备你的事就让我来吧。”

明日香咯咯地笑着，但很快就咳嗽起来。她身体的抖动带着碗里的汤洒了出来。

“快点喝吧，明日香。趁碗里还有汤。”

“你是在嫌本小姐弄洒了你的汤？”

明日香不屑地白了他一眼，这才舀了一大勺汤送进嘴里。随后她瞪圆了眼睛。

“啊啊！怎么这么烫！你就不能放凉了再送来么！”

“可是……热汤才有助于恢复。”

出于真嗣的善意，明日香不打算再抱怨了。她端起碗和勺子，把汤一勺一勺地吹凉后再送进嘴里。真嗣在一旁看着，露出了笑容。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那么，现在我可以下床了吧？”

真嗣数不清这是她第多少次这样问了，而他则每次都以‘卧床有助于康复’这样的借口拒绝了她。但是，明日香绝不是那种能静静躺在床上休养的人，更何况是在没人陪她的情况下——这是她主动提出的，要让真嗣少来看望她。原因是她不想把感冒传染给真嗣。

真嗣向前走近一步，用手背紧贴着她的前额。

“烧已经退了，但我还是建议你多躺一会。”

“那可真是太棒了。”明日香翻了个白眼，“想不到你倒是个很靠谱的医生嘛。那么，今后医疗就交给你了。”

“什么！你只是偷懒不想去学那些医疗知识对吧？那万一我生病了呢？”

“不许反对！”

“好吧好吧.....”真嗣再一次败下阵来。“那么，作为一个医生，我要求你好好躺着。”

“知道了知道了！”

明日香翻了个身。真嗣为她盖好了棉被，准备离开。只是，有件事一直令真嗣很在意。

“明日香？”

“嗯？”

“谢谢你跑出去找我。谢谢你.....为我担心。”

“我只是.....”明日香脸颊发烫，她闭上眼睛故意避开了真嗣的目光。“我只是不想孤独地活下去罢了。毕竟你要是真出事了我也会很困扰.....”

“知道啦。”真嗣打断了她。

嘴唇上的柔软触感让她一惊。其实那实在算不上一个吻，最多只算是轻轻的嘴唇相接。

“不管怎样，谢谢你。”

“笨蛋.....你这样会感冒的。”

真嗣脸上闪过一丝狡黠的笑。“那也值了。”

“笨蛋.....”她安心地闭上眼。

“晚安，明日香。”

直到走出卧室外，真嗣才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他靠在门上，拍了拍一直在发抖的大腿，手中的空碗差点摔落在地。他刚才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紧张，才勉强让自己看上去沉着镇静。回想起自己刚才的窘态，他笑了起来。

“好吧，至少这次她没有生气。”

“哦，去你妈的！”

暴怒的明日香即将摔门而去，如果不是一只手拉住了她的话。

“明日香，你怎么了？”真嗣看起来既迷惑又害怕。

“‘怎么了？’”她愤怒地甩开了真嗣的手，“你刚刚说你爱她！我.....亏我还以为你.....”

真嗣叹了口气。果然是这样。他早就应该预料到这种问题，或者说，他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这些事情告诉明日香。

“我爱她.....但并不是你想的那种爱。绫波零.....她是我妈妈的克隆体。”

这件事再度让明日香瞪圆了双眼，但不是出于愤怒，而是出于震惊。“你.....你真恶心！”

“不.....就算她时用我妈妈的身体克隆出来的，她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人。她只是.....呃.....很像我妈妈，在很多方面。我想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会喜欢上跟她待在一起的感觉，那是一种.....安全感。并且，我也真心希望她能敞开心扉，找到自己的幸福.....”

“可是这还是很恶心！你居然会对你妈起性幻想.....”

“都说了不是的！”真嗣仍在辩解着，“我.....我就应该料到你不会理解的！在渚薰那时候你就是这样！他.....”真嗣不说了，他有点后悔挑起这个话题。

(哪壶不开提哪壶，真嗣，聊天鬼才！——beiming)

“渚.....薰？”明日香的怒气变成了困惑，“那个男的？你居然连他.....？”

“不是！我是说.....他是最后的使徒。”

“哦，所以呢？他的能力就是让别人爱上他？”

“不是.....”

“那你怎么会和他搞在一起？”

“都说了不是搞.....搞在一起！”真嗣的脸涨得通红。他低下头，小声地说出了那个他一直不想说的秘密。“他说.....他爱我。”

“哈？所以呢？就这样？一个人跟你说‘我爱你’，然后你就跟他走了？你就这么好骗？”

“我也不知道.....”

“你这家伙啊.....”明日香咕哝着，她正在思考合适的措辞。“我还是不能接受！就算事情是像你说的这样，但那还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吗？你从来都学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永远等着别人来关心你，所以你才这么容易依赖别人！你根本不管对方是谁，不管对方的话里有几句真话！但是.....万一，万一这里有个和你一样的人，她真真正正地爱着你却不敢主动迈进一步，你是不是要永远对她视而不见？哈，果然，对你这家伙来说女人的心思还是太难猜了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真嗣喃喃着。

明日香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卧室。

爱.....

说到底，什么才是爱？

人们总是说，当你真正感受到那种情感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明白什么是爱。然而，那些这样说的人在真正面对爱的时候同样会陷入迷茫，他们同样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指点。

可是，如果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呢？无法和他人比较，无法得到他人的指点，你

怎能确定你是真的与他人相爱呢？万一，这一切都不过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呢？

真嗣默默地听着明日香在一旁辗转反侧。有时她会深吸一口气，就好像准备说点什么，但随后又继续保持着沉默。

“你……”明日香突然开口了，“你知道我爱你，对吧？”

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人，那么，‘爱’的定义就应当由你自己来书写。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对某人的存在感到无比的欣喜，与她共度的时光让你感到发自内心的幸福，如果当她不在了的时候你会为她担心，你想竭尽全力守护她的笑容——那么毫无疑问，这种感觉就是‘爱’。

真嗣笑了，“当然知道。而且，我也爱你。”

人们常说当两个人坠入爱河的时候，他们会挤出所有时间陪伴彼此，两个人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无比幸福。

但是，真嗣和明日香却有点不太一样。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们表现得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他们甚至在躲着彼此！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只是在各自的地方，干着各自的活。比方说，明日香在菜地那边耕作，而真嗣就留在屋里打扫卫生，或者是真嗣去钓鱼，而明日香则开车去城市里找些补给品。

就算是在少得可怜的二人共处一室的时光里，两个人也很少说话，而且就算说，也都是说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也有时候，他们也会在不经意间对视，但两人总是立刻红着脸别过头去，躲开彼此的目光，就好像这是什么不能碰的禁忌一样。

其实两个人都觉得这很荒唐，他们甚至清楚对方也在这么想。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这种可笑的举动呢？他们在害怕什么？

是害怕亲近吗？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两人的关系拉近了许多，不只是精神上的，有时甚至是身体上的（虽然两人的身体接触从来都没有超出过朋友的限度）。难道他们不想变得更亲近些吗？

是害怕再次受到伤害吗？

可两人都已经向彼此发誓不会再互相伤害。就算有时仍然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摩擦甚至争吵，但他们难道连这点小小的挑战都不敢面对吗？

是害怕未知的未来吗？

可是，两个人一起探索这种未来，难道不是很幸福吗？

“可恶！这太荒谬了！”明日香咕哝着，把空餐盘往桌上一摔。

“哈？你怎么了？”真嗣收走了明日香的餐盘，对她突然的抱怨感到迷惑不解。但他原本朝着餐盘伸去的手停住了，明日香握住了他的手。

“明白了么？”明日香和他的手指交叠在一起，“我就是这个意思。”

看着真嗣迷离的眼神，明日香知道他还是没懂。

“过来……”她拉着真嗣到了客厅，两个人在沙发上坐下。看着明日香严肃的眼神，真嗣有点摸不着头脑。

“真嗣，那天晚上……我是认真的。”她直视着他的眼睛，“我爱你。”

“我知道，”真嗣报以微笑，“我也爱你，真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表现得像一对恋人呢？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呃……”真嗣说不出来，他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明日香的话也没有说完。但并不是因为真嗣打断了她。

她拥抱了真嗣，献上了真诚的一吻。

两个人都没有动作。他们只是坐在那里，闭着眼睛。手指交叠，嘴唇相接，他们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就好像这是他们的初吻。

不，这当然不是初吻！在上次明日香感冒的时候，真嗣就已经轻轻地吻过她；在更早以前，在他们无事可做的那个下午……

但是，这次不一样。

曾经，明日香很后悔自己居然亲吻了那个笨蛋。她一直相信，那绝不是发自内心的爱意流露，只是打发无聊时光、捉弄真嗣的一点手段。当她冲进浴室漱口的时候，她对自己的轻率感到无比后悔，她居然会傻到把自己的初吻交给那个笨蛋！

但这次，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后悔。事实上，她很享受刚才那一吻。在重担早已卸下的现在，她也渴望着自由与爱情。

“这才是恋人该做的事，懂吗？”明日香气喘吁吁地说着。刚才的长吻让两人有点缺氧。

真嗣点了点头。轻抚着明日香的脸颊，他的手在轻轻地颤抖着。

随后，两人再次亲吻在一起。

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生活仍旧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两人仍然日复一日地为琐事操劳着，忙着学习，忙着做饭洗碗，忙着耕作……在这几个月里，这就是他们固定的生活模式。

但倘若留心观察，就会发现两人的生活确实实在改变着。他们‘不经意的’身体接触变得更多，‘偶然’的对视也变得更加频繁。尽管仍然没能像恋人那样真真正正地敞开心扉，至少他们在相处的时候轻松了很多。

如果不是因为两人已经是世界上仅剩的人类，他们一定会像普通的少年少女那样，真真

正正地坠入爱河。

真嗣涔涔汗下，他有些畏惧地看着眼前这个板着脸的红发少女，思绪乱作一团。他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会答应这么做？

“呃.....是贫血？”

“已经很接近了！”

“再生障碍性贫血？”

“好，这个就算你过了。”明日香把手中的小本子翻到了下一页。

明日香设计了这个测试，以检验他们在学习上的付出是否得到了回报。如果每次遇到问题都要翻书去找，那他们的学习将毫无意义。尤其是真嗣所学的医学知识，那是最需要牢记的，因为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遇到怎样的意外。当然，两人都没指望真嗣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合格的医生，毕竟，那是很多人花了一辈子去做的事情。

所以，明日香出的题目都是关于那些最常见的伤病。

“下一题，如何处理中暑？”

“呃.....”

“真嗣，这道题目已经很简单了！就连我都知道！”

她当然知道，真嗣想。明日香当然也学了一些医疗常识，毕竟发生意外的人也有可能是真嗣。但尽管如此，自己回答不出如此简单的问题这件事仍然让他很尴尬。

“我.....呃.....”他紧张地向前走了几步，“我爱你？”

“这答案倒是不错。”明日香笑了起来，但却伸出手，阻止他继续接近。“但还是不对！”

“呃.....那就是.....是.....”

他究竟为什么会答应做这种测试.....？

自从他们搬来这里，每晚看电视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当然，现在电视信号已经消失了，他们没法看到直播的内容。只是，这栋房子的原主人似乎是个老电影迷，家中收藏了大量的影视胶卷和 DVD。

最开始看电影只是他们打发时间的手段，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亲亲抱抱的好机会。尤其是当他们看浪漫爱情电影的时候。

现在，男主正送女主回家。在公寓门口，她挽留男主进来喝一杯咖啡。然后他就走了进去，然后两人开始亲吻，然后.....开始脱衣服.....

真嗣立刻别开了自己的目光，脸上微微发红。他傻傻的样子让明日香咯咯地笑了起来。

“笨蛋真嗣，这部电影可是 PG-13 级的，不会有那种场面的。看到了吗？已经演完了。”

两人都轻叹了一口气。真嗣明白自己这样的反应实在是有点傻，尤其是.....当他已经和一些异性有过某些‘亲密的接触’，比如绫波零——虽然那是个意外——以及美里或者明日香。但是，每当遇到这种场面时他仍然会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

虽然他和明日香已经‘正式’在一起了，但他还是不敢做出太过出格的举动.....尽管，就连他自己也明白，他不能就这么一直躲避下去。迟早，他们的关系都会更进一步.....

“你知道么，真嗣？我们不能像他们这样做，这还真是让人伤感呢。”

现在就要开始了.....？？？

“呃.....如果你.....想.....”

“你在咕哝什么呢？”

“我是说！有.....有点太突然了.....我们到现在只是接了吻而已.....如果你这么想.....”

“变态色狼！”明日香也涨红了脸，“我可不是在说这个！”

“噢.....”真嗣看上去居然有点失望。“这么说.....你从来没想过.....那种事情？”

“呃.....我.....”明日香磕磕巴巴说不出话来，她的脸已经和头发变成了一样的颜色。她当然想过。甚至在很多时候，她花了好大力气才没有让荷尔蒙掌控自己的头脑，驱使自己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她知道，现在还不是做这些事的时候。

“咳咳.....”她清了清嗓子，变回了那个正经且高傲的明日香。“我是说，我们没法约会，没法去外面吃晚餐，没法去电影院看电影，这让人很伤感。懂了吧？我只是在说那些平常的事情。”

他点了点头。

平常的事情.....吗？

明日香已经继续看起了电影。真嗣想到一个计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

明日香又失眠了。傍晚发生的那件事情让她现在片刻难安。

在他们的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争执也算是家常便饭，也许这已经成了一种关心彼此的象征。但是，今天他们吵的这一架格外严重。明日香不记得他们以往有哪次吵架能比得上这一次。

是谁起的头呢？明日香记不清了。多半是那个笨蛋的错。

至于结果，就是现在她又孤零零地躺在床上，被冷清和孤寂感包围。那个家伙，怎么就不能低下头来认个错.....？

明日香皱起了眉头。为什么她自己就不能低下头来认个错？那种愚蠢的、没来由的自傲，自己应该早就彻底甩掉它了才对.....结果自己现在又被它掌控了，并且再一次付出了代价。

数不清是第几次，她又担心起来——尽管真嗣已经向她发过誓：他会不会就此离开她？

对孤独的恐惧已经足以驱使她从床上一跃而起。她绝不要再经历一遍那样的生活！在湖

边那件事发生之后，明日香已经受够了这种失而复得而复失的恐惧。

她要去给真嗣道歉，就算是错误在他也好。更何况，这次争吵或许也不全是他的错，明日香很清楚自己的性格。

她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了卧室的门。

但就在同时，真嗣的卧室那边也传来了同样的声响。尽管两人的卧室隔着一整条走廊，他们还是在黑暗中看到了彼此的眼睛。

“我只是……”两个人同时开了口。即使已经不再是 EVA 的驾驶员，他们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同步率。

“你先说！”

“你先！”

“好吧，我..”

两人都停了下来，思考着合适的措辞。长达几秒钟的时间里，他们就只是呆呆地盯着彼此，不知所措。

最后，他们决定放弃用语言说明。一个吻足以表达他们想说的一切。

明日香还是没能彻底摆脱她那份高傲，这让她懊恼不已。但也许就像真嗣说的那样……

她不必这样的……

在穿过城市的废墟时，真嗣又想到了自己的计划，露出了微笑。他的大多数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

‘懂了吧？我只是在说那些平常的事情。’那时候明日香是这么说的。

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等到了那一天，明日香还会觉得‘平常’吗？

最近，他一直背着明日香跑到这里来，准备着他的计划。毕竟，他很希望这会成为一个惊喜。

突然，路上有什么闪亮的东西吸引了他的视线。尽管觉得那不过是一片碎玻璃什么的，真嗣还是俯下身体，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当他把那东西捡起来，擦去上面的灰尘的时候，他的笑容更灿烂了。

明日香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露出了笑容。窗外早已艳阳高照，而真嗣仍然在她身边睡得那么香。他乱蓬蓬的头发，轻轻的鼾声，一切都是那么可爱。等等……

他的手居然搭在自己胸上？？明日香的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

自从两人同床共眠开始，这类‘意外’就总是在所难免。当然，这倒也不是什么大事，基本上每次都会伴随着两个人面红耳赤、语无伦次而收场。最严重的结果，也不过就是真嗣

会因此挨上明日香的一耳光。

明日香本来想轻轻地把他的手拿开，但她迟疑了。

‘感觉也没那么恶心嘛……’

明日香又看向了熟睡中的真嗣。

‘再说，这也是情侣间的正常行为嘛。’

真嗣咂巴了几下嘴巴。

‘我们是不是太拘谨了？就连拥抱亲吻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脸红……也许我们也应该……’

真嗣翻了个身。

‘不用那么……’

在真嗣睁开眼的一瞬间，明日香立刻把他手拿开了。

“啊，明日香，早上好啊！”

“嗯，早上好。”她俯下身在他额头上留下一个吻。

“真嗣，你该刮胡子了。”她抚摸着真嗣的脸颊。

“嗯？”他也学着明日香，摸了摸自己的脸。“那我下次去市区的时候带点剃刀片回来好了。”

“你最近总是去那里。你都在做什么？”

真嗣给了她一个神秘的微笑。“等我准备好了就告诉你。”

“约会……？”

“对！那么，你会来的吧？”

“当然不行！你怎么能期望一个女孩子在一听到邀请的时候马上就答应？”

“这样啊……”真嗣的脸上写满了肉眼可见的失望，原本那腼腆、期待的眼神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少要给她留出化妆的时间，笨蛋！”明日香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一脸坏笑地走回了她的卧室。

即使经历了这么多，捉弄真嗣仍然是明日香的快乐源泉。而当看到他脸上绽放更加灿烂的笑容的时候，明日香觉得很幸福。

虽然不知道他有什么打算，他肯定已经为之付出了长久的努力。更重要的是，真嗣做这些是为了她。

“真嗣，我马上就出来。”

明日香的‘马上’居然长达整整一个小时。而且，老实说，除了换上了一条黄色的连衣裙，真嗣并没有看出明日香在打扮前后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毕竟，明日香一直都很漂亮。

一路上，明日香开心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尽管她在极力掩饰，但她的眼神和语气还是出卖了她。

她到达了真嗣为她准备的‘第一站’。这栋楼看起来像是一个电影院，已经被第三次冲击炸飞了一半。但在剩余的半栋楼中，真嗣还是找到了一间完好的电影放映厅——尽管爬上这里的过程略显艰辛（这也确实让明日香有点不满，真嗣到底是带她来约会还是来爬山？）。

放映厅里的投影仪已经接好了电源——几块车载蓄电池，显然这也是真嗣一块一块搬上来的。这台投影仪比家里那台老式胶卷放映机先进很多，这不但让真嗣能播放那些在家没办法看的 DVD 碟片，最重要的是省去了换胶卷的麻烦。他们终于可以不受打扰地欣赏影片了。

但其实，两人并没怎么看懂电影，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各种‘小动作’上。真嗣想起了他们在浪漫爱情电影里看到过的那些恋人们，今天他和明日香终于体会到了那样的幸福。在过去的那些寂寞的时光中，他也不只一次地幻想着有一天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对真嗣来说，今天是愿望成真的一天。

“我们就选这家吧，这家的饭菜很不错！”

帅气地念完‘台词’，真嗣红着脸笑了起来。“抱歉啊明日香，没能为你现在做一顿饭。”两人吃的饭是真嗣从家里带来的，只是在这里简单地加热了一下。

“得了吧，真嗣，”明日香的嘴里塞得满满当当，手里的叉子上还叉着一大块人造肉排。“这是你做得最香的一顿饭了！”

“谢谢……”尽管声音小得像是在耳语，但他的语气中还是透出掩饰不住的自豪。

在朦胧的烛光里，明日香看起来实在是可爱极了。尽管真嗣本人并没有吃多少，但明日香大块朵颐的样子让他觉得自己的努力都值得。

这家餐厅是他们看完电影后的‘下一站’。在一片废墟中，这家餐厅的外观竟然还算得上完好。虽然内部也受到了一些破坏，但是找出一个供两个人享用烛光晚餐的地方，倒也不是什么困难。

“你盯着我干嘛？”

明日香的问题打断了他的思绪。“我……只是在想，你现在看起来很漂亮。”

“我平时不漂亮吗？”

“当然不是！”真嗣脱口而出，感到很是难堪。“过了这么久，我还是学不会怎么夸你……”

“错，你只是太紧张！”明日香咯咯地笑起来，“这也正常嘛，毕竟是和本小姐在一起。

再说，你也确实该夸夸我，如果不是为了你，我可不会费这么多心思打扮。”

“是诶，我想起来了。有一次班长撮合你和一个男生出去约会，结果那次你穿了一件高领的绿色连衣裙就去了。”

“所以，你是说我平时穿得太暴露吗？”

“不……不是的！我只是想说，那一次你看上去……很不寻常……”真嗣磕磕巴巴地解释着，“你平时总是喜欢穿宽松一些的衣服的，就像这件黄色连衣裙……你看起来格外喜欢这件呢。”

“这件……是我的生日礼物。”明日香的声音小了下去，她扭头看向了别处。“……加持先生送我的。”

真嗣愣住了，他没想过对话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呃……没关系的。我明白你，加持先生对我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人。更何况你早就认识加持先生了，也许你很迷恋他也说不定……”

“不是！”明日香立刻打断了他。“我对他……不仅仅是迷恋……”

“什么！？”她的话让真嗣瞠目结舌，“那你是把我当作他的替……”

“不是的！我和他……和我们之间不一样！”

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明日香看起来就像是在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

终于，她长叹了一口气，仿佛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在我妈妈死掉以后，是 NERV 的人在抚养我。我的爸爸对我不闻不问，至于我的继母……她亲口说她害怕我。那段时间，我的监护人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有些事情却一直没有变过。比方说，当我拿了好成绩，就会有人表扬我。就连美里她也是这个样子……”

“美里小姐？”

“你不记得了？她也曾当过我的监护人。真嗣，她对我和对你的关切程度完全不一样，正是因为这个我以前才总是觉得她偏爱你……”

“不论如何，真嗣，我想说的是这个：他们用成年人的标准要求着我，却从未把我当成一个与他们平等的成年人去看待。他们只是把我当成了小屁孩。

“然后我遇到了加持先生。他和那些人不一样。他从来没有看不起我，也从来没有逃避过我。只有在他身边，我才第一次卸下了伪装……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

“呃……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虽然加持先生看起来是个轻浮的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过真感情。有传言说，只有‘真正的女人’才能抓住他的心。所以我想，如果我能让他选择我，那我就能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大人了。也许听起来有点傻，但是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适合成为我的恋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他的感情接近于爱慕……”

明日香说完了。尽管她脸上带着笑容，笑容里却夹杂着悲伤和无奈。然而，真嗣那没有半点怨艾而是充满了关切与担忧的眼神，让她明白真嗣是理解她的。

曾经，明日香一直责骂真嗣绝不可能理解她。但也许自始至终，她的理解者都只有真嗣一人。

“明日香，”真嗣首先打破了沉默。“想跳舞吗？”

这是明日香第一次跳舞。

尽管移动 CD 机播放的音乐是那样柔情绵长，但明日香却感到一种小小的紧张。不过，这种紧张却并非是出于什么心事，仅仅是因为她不太熟练——其实真嗣也是一样。

但是，她打心底里享受着这支舞，任谁都能看出她很开心。

“那个曾经说她永远也不需要这种东西的女孩子哪去了？”真嗣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我可没说我需要，现在也是一样。不过……嘛，作为余兴活动的话我是不会拒绝的。”真嗣笑了起来，但明日香却似乎是想起了什么东西。

“真嗣，说实话，我从没想过我也能像这样体会到幸福……”

她的身体抖了一下。

“我很害怕。真嗣，你有没有想过，最后为什么是我们走到了一起？是因为我们是仅剩的人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吗？如果其他的人都还在，我们还会不会在一起？如果可以，我们会不会选择其他人？真嗣，如果……”

“不会的。”真嗣的语气很坚决。“我不会选择其他人。”

明日香靠在真嗣的肩上。她闭上了眼睛，不让泪水滑落。“那就好……”

两人这才发现，音乐早已停了。

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

“谢谢你，真嗣……这是你为我做过的最浪漫的事。”

“这不算什……”他的话没能说完，明日香已经吻了上来。

她说的是实话，这是她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也许是从过去几个月开始，也许更早一点——从他们还是 EVA 驾驶员的时候开始，真嗣渐渐成为了那个真正理解她的人。他总是知道她喜欢什么，就算很多时候甚至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明日香知道，他们正在真真正正地变为一对亲密的爱人。

不……在两人之间，还有什么东西在阻碍着他们。直到现在，两人在与对方发生身体接触的时候仍会感到迟疑或者害羞，这就是明证。

羞耻心，这是横亘于两人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而现在也许是消除它的最合适的时机。

“嘿，真嗣，”明日香低语着，“想不想喝点咖啡？”

“哈？明日香你在说什么啊？”真嗣疑惑地眨眨眼，“现在已经是深夜了，如果喝咖啡……等等……？”

他这才突然想起，最近曾在哪里听到过‘喝咖啡’三个字。

“明日香！你你你.....你该不会是.....？我是说，这太突然了.....我们都还没有.....”

“笨蛋，人家当然知道。”明日香的脸颊微微发红。“但这明明就是最好的时机嘛.....如果我们连彼此的身体都不敢碰，我们又怎能算是真正的爱人，真正的.....夫妻.....”

她是在告诉真嗣，真嗣并没有理解错她的意思以及，她并不后悔。

“真嗣，我想用一切方式表达我的爱，并且我希望你能对我做同样的事。”

“你.....确定？”

明日香没有说话，只是娇羞地点了点头。随后她再次踮起脚，给了真嗣一个吻。这不是一个激情的吻，但已经足以传达彼此的心意。

她拉着真嗣，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当明日香醒来的时候，真嗣已经不见踪影。空气中的气味告诉她真嗣已经去做早餐了。

她穿上了一件宽大的衬衫，悄悄地溜进了厨房。真嗣正忙着料理锅中的早餐，全然没预料到会有人突然从后面抱住自己。

“早安！亲爱的。”

“啊，早安！我还以为你会睡到很晚，本来想给你个惊喜，把早餐端到床上吃呢。”

“没关系，这里也一样。”明日香紧贴着真嗣的后背，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马上就做好了，等我把咖啡渣滤掉。”

“又是咖啡？”明日香戳了戳他的脸，“你还没喝够么？”

真嗣红着脸笑了起来，看起来很可爱。

“看来某个小色鬼很喜欢这种事情嘛。”

“我.....呃.....”

“没关系哟，”明日香踮起脚尖，在他脸上轻轻一吻。“我也很喜欢哦。”

真嗣转过身来。但就在他准备回吻时，却被明日香脸上严峻的表情吓到了。

“但你可别想每周都能有这种好事！”明日香严肃地警告他。

但是，她脸上的那份严厉几乎立刻就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狡黠的笑。她示意真嗣低头，凑到真嗣的耳边低语着，“.....除了每天的那一次之外。”

“什么？现在吗？”真嗣睁圆了眼睛。

“安啦！只是个玩笑。说起来，那种感觉还真是奇怪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快乐’？‘刺激’？‘幸福’？.....”

“我还以为你会说‘恶心’。”

明日香笑了起来，“只是为了做而做，当然恶心。如果不是出于爱，而是仅仅追求快感，那就是很恶心。但和你就不一样了。不过嘛.....也许我也说不清楚那种感觉.....不过那都不重要啦。”

他们再度吻在了一起，这一次两人都感受到了彼此体内的激情。

没过多久，那个‘玩笑’就成真了。

这里的景象相比起他们上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海水的颜色仍然是恐怖的血红色；莉莉丝巨大的半颗头颅仍在天边，脸上仍挂着诡异的笑容；两台量产型 EVA 的身躯仍然像十字架一样矗立。在沙滩上的不远处，杂乱地散布着十字架一样的墓碑，真嗣还记得，其中一个上面挂着美里的项链。

明日香看着真嗣跪在沙滩上，虔诚地对着那片红海双手合十。真嗣说他想要独处一段时间，所以，明日香就找了这个离他远一点的地方坐下。

也许是因为今天是个阴天，又或许是因为这片荒凉又惊悚的景色，她有点想回家。即使她很清楚真嗣为什么要来这里，她还是没法喜欢上这趟旅程。

正当明日香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时，有人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

“嗨，”真嗣慢慢地坐到了她的旁边。“不想去和大家说两句吗？”

“不了……”她摇了摇头。“我做不到。”

“没关系的，不必勉强。”真嗣安慰着她，尽管他的声音里多少透着一点失望。

“真嗣……”

“嗯？”

明日香咬着嘴唇，犹豫着该不该说出接下来的话。“全部……都是因为我，对么？”

“你说什么？什么因为你？”真嗣没有听懂她的意思。

“大家都消失了！人类灭亡了！都是因为我，对吗，真嗣！”

她总是在想，为什么只有她和真嗣能走出那片红色的大海。光是想到那被囚禁在大海里的数十亿灵魂，她就觉得自己要被负罪感压得喘不过气。

“明日香，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你还记得吗？‘如果我不能完全拥有你，那我宁可什么都不要！’但……真嗣，其实我一直都想要你在我身边……”最后的这几个字，声音已经低得听不清。“我想，也许是我那想要独占你的愿望……导致大家都消失了……那种感觉就像，我为了独占你，除掉了世界上所有人！这样你就能永远只属于我一人！可是……可是……我从来都不是这个意思！真嗣……我想他们了。”

“不是这样的！”真嗣紧紧地抱住了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回来，但是……妈妈，绫波，她们都告诉我，只要能用心创造自己的形象，任何人都可以恢复人形，所有生命都有着复原的力量。明日香，这不是你的错，如果他们选择了沉浸在那种虚假的幸福中，那么他们是否回来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真的吗？”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问问他们呢？”

“呃.....你们好！”

海的那边没有任何回答，明日香皱起了眉头。‘这简直是我做过的最傻的事。’

但是，她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了下去。

“我也不知道该和你们说些什么.....我也知道，我和你们很多人的关系不太好。

“但我还是很想念你们！

“我想念美里。我想念她活力四射的样子，想念曾经和她一起调侃其他男人的日子。有时候就连她叫我们起床的方式，我都怀念不已.....

“我想念小光。她是我曾经唯一的朋友，只有在和她在一起时我才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小光，过去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我都想跟你分享。

“我甚至很想念真嗣的笨蛋朋友们，至少他们打篮球的样子很帅！

“甚至还有绫波.....绫波零，如果你听得见的话！

“加持先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的话。你是第一个平等地把我当做朋友的人。一直以来，承.....承蒙您的照料，不胜感激！

“妈妈.....对不起，我曾经怀疑过你对我的爱。我知道你一直都在陪着我——就连现在也是一样！妈妈，我知道你做这一切只是为了保护我，你想让我平安幸福地活下去。我只是想让你.....还有其他关心我的人.....我想让你们知道，尽管这里的生活很艰苦，但我真的感到很幸福！我找到了可以陪伴我的人，我们甚至爱上了彼此，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幸福过。”

泪水无声地从她的脸颊上滑落。“我想，这就是我想说的所有了。”

她抬起头，望着眼前这片大海，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一路走来，她背负至今的枷锁，终于在此刻消失不见。

浪漫的情节并没有出现：乌云并没有在这时候散开，阴郁的天空也并没有放晴。但，明日香确实确实地看到了那束照进她心底的阳光。

明日香是笑着走回来的。她在真嗣的边上坐下，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真嗣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背，与她一起眺望着那片红色的大海。

“明日香，我一直在想.....”真嗣开了口。

“嗯？”

“你还没有告诉我，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你会不会选择我？会不会.....有一天，嫁给我？”

明日香跳了起来。

“你！你在讲什么啊！”真嗣的话出乎她的意料，尽管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看上去很认真。他在想什么啊？“我也不知道.....如果不经历这一切，天知道我们还会不会遇到彼此.....

但真嗣，我所确定的一件事是，如果，如果我们能有机会认识彼此，那我.....我也说不清楚！
总之，我不擅长做家务.....肯定不会是贤妻良母的那种女人.....但我.....”

她把脸埋进真嗣的胸膛，感到自己脸颊在微微发烫。说实话，她从来没有设想过自己结婚的那一天。婚礼，这个古老的仪式，在人类灭亡的当下看起来更是毫无意义。但在潜意识里，她还是不自觉地幻想着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

自己成为他的妻子，他会成为自己的丈夫.....

“.....我想我会的，真嗣。”

手指上传来冰凉又光滑的触感，明日香低头去看，却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我前两天在城市里找到的，那里也许是珠宝店的废墟.....可能吧.....”真嗣解释着，“原本在约会的那天我就想送给你的，但我那时候太紧张了。这戒指也不太合你的手，更何况还有点损坏.....如果以后.....”

明日香无言地看着他。这戒指比她的无名指粗了一圈，上面镶嵌的一颗红宝石也碎了，但她对此并不在意。

“你这家伙啊，简直没救了，懂么？”她笑着对真嗣说。但其实，她眼中全是泪水。“你对浪漫的品味真是无药可救啊.....”

“我还准备了更多哦。”

明日香抬起头来，眼中充满了好奇。但真嗣却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给了她一个神秘的微笑。

过去这一周是明日香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周，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和别人如此亲密。在她和真嗣之间，将不再有恐惧与偏见，不再有怨恨与隔阂——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

最后的这个念头让她笑得更灿烂了。自从约会之后的那个晚上以来，他们的互动行为就变得越来越大胆。明日香承认，其实她很喜欢这种‘互动’，但并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们表达爱意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让她感到自由和解脱，不必再挂念过去的悲伤往事，不必再为未来担忧。她不记得自己上一次感受到如此轻松是在什么时候。

明日香的今天的日程很简单：她现在正捧着一把谷粒去喂鸡，然后下一个目的地是温室。

只不过，当她走进温室时，她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不习惯，就好像少了点什么。仔细检查了一周，她终于想起来，温室的一角曾经放着一块木板，现在它却不见了。

那是真嗣放在那里的。他曾在温室里隔出一小块地方，故作神秘地用木板把那里挡起来，还严肃地告诫明日香不要偷看。他肯定又是在准备着什么惊喜。

现在，曾经用来遮挡的木板已经不见了，那里又变回了杂物堆积的角落。只不过，出于好奇，明日香还是仔细地检查了一下。

果然，在被箱子挡起来的地方，她发现了一样不寻常的东西。

‘玫瑰？他什么时候种的？’

“真嗣，求你了，你就告诉我吧！我们现在要去哪？”

“马上你就看到了。”即使什么都看不见，明日香还是能听出来真嗣掩饰不住的笑意。

“可是人家眼睛都被蒙上了，怎么看嘛！”她露出一丝坏笑，轻轻地凑到了真嗣耳边。

“你个色鬼，该不会是想和人家玩什么刺激的 play 吧？”

“才不是！呃……等我们到了就知道了。”

她本来还想大声抱怨的，毕竟一路上蒙着眼睛实在是太难受了！但就在这时，车停了。也许这时候偷偷看一眼也没什么大不了……

“不许偷看。”真嗣立刻就注意到了她的动作。

“知道了知道了。”明日香咕哝着。

她听到真嗣下车的声音，随后自己这一侧的车门也打开了，真嗣拉着她的手，引导她下了车。在踩上地面的一瞬间，那种柔软的触感让明日香有点意外。

沙滩？他们又回到了那片海边吗？

“我们这是……”

“嘘……准备好了吗？”

没等她回答，真嗣已经解开了遮住她眼睛的布带。在看到眼前景象的刹那，明日香睁大了眼睛。

他们确实是在那片沙滩上，只不过，从他们现在的位置，看不到莉莉丝的半颗头颅，也看不到如十字架般矗立的量产型 EVA 残骸。事实上，就连这附近的碎石，真嗣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在这里，只有一座装饰着玫瑰的拱门立于沙滩之上，天边的夕阳为它披上了浪漫的红色光晕。

“我想，我们总是需要一点仪式的。”看着明日香惊喜与疑惑交织的眼神，真嗣解释道。只不过，在看到他的样子的一瞬间，明日香看起来更疑惑了。

白色体恤搭配着黑色的长裤，这分明就是他的校服。但明日香感到疑惑并不是因为真嗣的穿搭太过随便——恰恰相反，她觉得真嗣打扮得太过正式。这套服装已经是真嗣能目前找到的最正式的服装了。

“仪式？”

“我知道……这看起来就像是小孩子的游戏……只是，我希望我们能有一场真正的婚礼。”

她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脑子里早已乱作一团。真是奇怪的感觉，她明明确定地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但这件事却又如此虚幻飘渺，让她如在云端。

“也许现在还太早.....但我想，我们总有一天会在一起的。所以我想，我们还等什么？”

明日香抬起右手，看着自己手上的戒指。她用颤抖的手捂着嘴，眼中早已充满了泪水。真嗣的手轻轻地抚过她的脸颊。他把目光投向了那片红色的大海。

“我特地选择了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安眠于此，整个世界都在见证我们的婚礼.....”真嗣转过身来，向她优雅地伸出手。“所以，我们开始吧。”

“笨蛋，”明日香喃喃着，“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那样我至少有时间打扮.....你看我现在的样子.....”

“没关系的。”真嗣笑着，摇了摇头。“不管你打扮成什么样，你都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明日香拉住了真嗣的手，两人一起走过了那点缀着玫瑰的拱门。

“明日香，”真嗣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他的告白。

“当我第一次遇见你时，我其实不知道该如何和这个漂亮又火爆的女孩打交道。你和我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这让我感到手足无措。我习惯了不被人喜欢，但却从来没人像你一样直白地对我大喊大叫。在做同步率测试的那段日子里，我渐渐习惯了有这么一位火爆的同居者，虽然你总是以捉弄我为乐。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是常常受到你的捉弄.....”他顿了顿，让自己急促的心跳稍稍缓和。

“如果说我没有被你的外貌吸引，那是假话。但自始至终，我更多的是被你的勇气折服。无论什么时候，你总是能用你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挑战，从不认输.....”

“但是，很多时候，我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在倔强又高傲的外表下的、真正的你。但我想，那让我更加喜欢上了你。表面上，你是一个火爆又坚强的少女，总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在那样的外表下，你也是一个受伤的孩子，渴望着被他人保护.....”

“在我深陷迷茫和绝望的那段时光，你让我找到了安全感。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生活中，你总能为我指明方向。

“在我最好的和最坏的时光中，都能有你陪伴。谢谢你，明日香。

“我爱你，明日香。我——碇真嗣，想要娶你——惣流·明日香·蓝格雷——为妻，想和你相伴此生，永不分离。”

“你这家伙啊.....真是太小气了。”也许明日香想要责备他，但她的表情早已出卖了自己。“你提前准备了那么一大段演讲，却只留给我几秒钟的时间。”

“你不必.....”

“真嗣，”明日香打断了他。“我也有些话要说。”

“从一开始，我只是把你当成一个脑子里充满着无聊性幻想的腼腆小男孩。和你同居的唯一好处是，你实在是太胆小了，捉弄起来实在很有趣.....”明日香咯咯地笑了起来。“但是，慢慢的我发现这个温顺又腼腆的男孩子其实也很可爱——虽然他时不时的逃避和懦弱确实让我抓狂。

“后来，你变成了我的对手。你总是表现得比我好，这让我感到，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变得岌岌可危.....我又想，我怎么可能喜欢上这种家伙呢？那个家伙明明比我还要懦弱，我怎么能期望他会保护我？但其实，我想那时候的我是依赖你的，虽然我总是说着伤害你的话，排斥着你。但不管怎样，你还是留在了这里。不管我赶走你几次，你都会回来。

“曾经我并不信任你。我生命中的人们，总是来了又走，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后面。我从没想过你会和那些人有什么区别，但.....其实我一直盼望着你会和他们不一样。我们曾经分道扬镳，甚至互相残杀.....但你还是回到了我身边。

“正因如此，我——惣流·明日香·蓝格雷，想要你——碇真嗣——成为我的丈夫。”

“那么，我们在此.....” 真嗣的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

“.....结为夫妻。” 明日香接着说了下去。

“今生今世.....”

“.....永不分离。”

他们不记得自己在哪里站了多久。直到日落，两人仍然紧紧地拥吻在一起。

红色的海浪依旧拍打着海岸，天空中仍是清冷的月亮和漫天的繁星。这就是仅存的世界。

现在，全世界都在见证着这对新婚的夫妻，见证着他们的爱情。

第五章 第 14 使徒

睁开眼的时候，冬二看到的是陌生的白色天花板。门外传来断断续续的人声，似乎有人在交谈。

“.....只有五分钟的时间。”有个声音说。随后，是一位少女答应声音。

门开了，一个穿着校服的黑发少女走了进来。她急匆匆地走到了他的床边。

也许是因为刚从昏迷中苏醒，他的眼睛只能看到一片模糊。冬二使劲眨了眨眼睛，这才勉强认出了站在床边的人。

“班长？”他沙哑的声音甚至把自己吓了一跳，更不用说站在床边的洞木光。

“铃原.....”虽然被他的声音吓到，但看到他醒来还是让光感到一阵轻松。“对不起，我没想到你已经醒了。你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吧.....”冬二露出了标志性的傻笑。“至少我还活着。”

“你.....昏迷了一整天。”

“才一天？我觉得我还能再睡两天。”冬二自言自语着。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狡猾地笑了起来，“那么，你是来.....？”

“我，只不过是作为班长，来看望一下住院的同学。”洞木光‘如实’回答。

“我懂，我懂.....”

两人陷入了沉默。他们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终于，还是冬二先开口了。“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三号机怎么样了？”

“被初号机摧毁了。”

“真嗣.....”冬二看上去有些迷茫地盯着天花板，但很快，他就又笑了起来。“那个家伙看上去那么胆小，想不到还挺能打的嘛。要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 EVA 的驾驶员，我都不知道还敢不敢揍他了.....”

洞木光点了点头。“可是，如果没有那件事，你们也不会成为朋友了。”

“是啊，有些好的事情在刚发生的时候看起来可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坏事哦。”

冬二低下头，扫视着自己的身体。他看到自己的左臂上包着绷带，而左腿则打着石膏悬吊在空中。“想不到会变成这样子。我对当时的经历还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呀。”

“据我所知，是碇同学、惣流同学还有绫波同学把你救出来的。虽然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他们的行动还是慢了一拍.....”

虽然嘴上这么说着，但其实洞木光并没有埋怨三位驾驶员的意思。恰恰相反，他们能从 EVA 那样的狂暴巨兽手中救下冬二的性命，单是这一点就已经让她大为感激。

“铃原，你的左臂和左腿骨折了。医生说你要在这里再休养几周。”

“几周？”冬二的语气明显是在抱怨。被束缚在这小小的病床上长达几周.....想到这里冬二就感到一阵恐惧。他是那种不出去玩就会发疯的人。

洞木光注意到了他的异样的表情。“好啦，又不是截肢。医生迟早会放你走的。”她咯咯笑着，“再等六周，你就可以重获自由了。”

冬二沮丧地用右手抱着脑袋。尽管大家都是为了自己好，但是躺在这里整整六周也太难熬了。整整六周，不能见到.....想到这里，他抬头看向了洞木光。

“班长，既然我动不了，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个忙？”

“当然.....”

“能不能给我妹妹带句话，告诉她，我很好？”

“当然.....”洞木光点了点头。这一刻，两人对视着，想说的话都已藉由眼神传达。谁都没有眨眼，惟恐这样美好的片刻会就此消逝。

“我想.....我得走了。”洞木光打破了沉默。“医生能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探望你，我已经很幸运了。你就好好休养吧。”

她转过身，朝着病房门口走去。

“班长.....呃，光？”

“嗯？”

“谢谢你来看我。”

“不是的，剑介.....”真嗣对着电话听筒，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了冬二而不是你.....什么？不让你去探望？.....原来你想说的是这件事啊.....恐怕这件事我帮不上忙啊.....对呀，班长她当然可以去啊，毕竟那也是她的职责的一部分.....好吧好吧，你说得对，肯定不会是‘职责’那么简单啦.....呃.....明日香吗.....我也不清楚她知不知道.....”

他用余光向客厅里一瞥。明日香正百无聊赖地躺在客厅的地毯上翻着杂志，在听到真嗣说她名字的时候，她用好奇的眼神看向这里。电视也开着，但显然明日香对电视节目毫不关心。

剑介仍然在喋喋不休，真嗣翻了个白眼。虽然他也很喜欢这位朋友，但他实在是太能说了！

“问她？呃.....我不敢呀.....她最近心情不太好。要不然你亲口去问好了，我现在就把电话.....喂？剑介？”

他微微一笑，把电话听筒放回了座机上。“这家伙还是老样子。”

一边说着，他走进了客厅。

“我不能接受，我居然又输了！”明日香的声音听起来气鼓鼓的。

又.....

“明日香，现在家里没人。美里小姐在你洗澡的时候就出去了。”

“所以那又怎么样？”

真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她。“所以啊，你就别再生闷气了，你想说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我要是不呢？”她翻了个身，背对着真嗣。

“唉，明日香……”她的倔强让真嗣哭笑不得。尽管很多人都夸明日香成熟又懂事——而且现在的她也确实是个成年人，但她身上终究还是保留着一些孩子气。

他在明日香的背后找个地方躺下，轻轻地抱住了她。尽管明日香仍然像是赌气一样，没有转过身来，但真嗣知道她这种状态从来都维持不了多久。

“简直就像……”她忿忿不平地咕哝着。“我那么容易就被揍飞了！可恶的东西，连战斗的机会都不给我！我一直想补救之前的那些失败……”

“那种突然袭击，任谁都反应不过来的。”真嗣安慰着她，轻抚着她的肩。“它只是碰巧选中了你，也许是因为之前被你揍怕了。”

终于，明日香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她翻过身来，双臂环绕过真嗣的脖子。“我最讨厌失败之后还要听你安慰，明白么？”

“明白……”

她摇了摇头，“这种时候应该说‘对不起’。”

“哦？你居然会这么想，”真嗣也笑了起来，“那么，对不起。”

“这听起来顺耳多了……”

“我回来了！”

原本在地毯上躺着的两人一跃而起，是美里回来了么？希望没有被她看到……

但是，门口却迟迟没有人走进来。

明日香小心翼翼地朝着门口走去，在检查了一圈后，她和真嗣才明白刚才声音的来源。

“居然是电视……”

“是啊，”真嗣再次将她拥入怀中。“只是电视……”

尽管这绝不是她第一次见到战场的景象，但黑色巨人残破的尸体和四散的血肉还是让她背脊一阵发凉。

战场清扫工作已经开始了，但还要再过很久才能清除干净使徒的尸体。巨大的卡车来来往往，输运着战场的残骸。而 NERV 的保安部队则把这一代都围了起来，以防外部群众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但是，美里就这么直直地越过警戒线走了进去。她全身散发出令人畏惧的气场，即使是那些没有认出她的士兵也不敢上来阻拦。

“恢复得挺好嘛。”

对于律子的挖苦，她充耳不闻。她现在的状态当然算不上好，手臂上厚厚的石膏和绷带就是明证。而她的老朋友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律子的额头上仍然包着一圈绷带。

“能工作就行了。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可坐不住啊。”她叹了一口气，神情间满是愤慨。“刚刚去见那个混账司令，又耽误了我不少时间。”

“真嗣的事情我也听说了。尽管看上去确实不合逻辑，但我想，司令有他的考虑.....”

“你总是站在那个混蛋一边啊，你就这么忍心看着真嗣受伤.....？”美里怒冲冲地转过身来，但是手臂上的疼痛打断了她的话。

“冷静一点，美里。”律子的声音听上去仍然镇定，“真嗣他并不是被永久驱逐出NERV。他会回来的。”

“是啊，抱歉.....我只是.....”美里沮丧地说，“我只是替真嗣感到不值。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如果不是他及时出击，恐怕现在的情况会坏得多，至少，第四适格者的性命恐怕就真的.....真嗣那孩子可是赌上了自己的性命为我们而战的呀，现在他却要因此受罚？”

律子没有回答，但她也叹了一口气。

“我现在只希望，下一只使徒不要赶在这个节骨眼上袭来.....”美里握紧了拳头。

真嗣缩在床的一角，心脏狂跳着，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他刚从一个噩梦中醒来。

在此之前，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做过噩梦了，但最近，他却经常被噩梦侵袭。在梦境里，有个声音在嘲笑着他的失败，告诉他他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悲惨的未来绝不会被改变。

他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地舒展身体，闭上了眼睛。但是，经历那样的梦让他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悲伤，再度入睡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他来回地翻着身，烦躁之中他的余光扫过了床头的电子钟。4:36.....

他感到喉咙里无比干渴。既然自己已经睡不着了，那不如做点什么，至少缓解一下自己的干渴.....

夜晚清凉的空气吹过被汗水浸湿的衣衫，真嗣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不想打扰另外两位同居人——以及一只企鹅——的睡眠，所以没有开灯，而是摸着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饮料。

但，即使他已经把整罐饮料一饮而尽，那种烦躁的感觉仍然没有散去。他所做的不过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尝试.....

他垂头丧气地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但在经过明日香的房间时，他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抽泣声，这让他停下了脚步。

真嗣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他现在最不想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声音，这只会让他想起最无助最痛苦的那段时光。但是他不能责怪那个发出抽泣声的人。其实，就连他自己的枕头，最近也常常被泪水打湿。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既没有勇气走近她的房间安慰她，也不忍心对哭泣的她束手旁观。最后，他告诉自己美里已经睡得很熟，不会注意到这里。然后，他悄悄走进了明日香的房间。

在看到房内景象的一瞬间，真嗣不禁一笑。尽管在人前是个高贵的少女，明日香私下里的生活习惯却是邋里邋遢，就算过了这么多年，在这一点上她还是没有一点进步。

但是他的笑容很快消失了。他又听到了明日香的抽泣声。

他小心翼翼地穿过地上的杂物，坐到了她的床边。也许明日香还没有完全醒来，因为她甚至没有注意到真嗣。

真嗣本想对她说些安慰的话，不管她听不听得得到。但是思虑再三，他能想到的所有话都只不过是善意的谎言。所以，最后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小心地为她擦去眼泪，希望自己能为她分担一些痛苦。

“她真是这么说的？”

洞木光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她的原话是，‘如果那个笨蛋哥哥再敢赌上命去冒这种险，不等他出事，我会亲手送他上路！’”

“没良心的小不点，也不想她哥是为了谁……”冬二咕哝着。但是光却轻轻摇了摇头。

“别太认真嘛。你也知道她不是这个意思。当我告诉她你为了给她争取更好的医疗条件而成为了 EVA 驾驶员的时候，她吓坏了。我想，不管你妹妹怎么说，她在心里还是对你很感激的。”

这话让冬二稍微乐观了些。“那么，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她恢复得很好。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在你出院以前她就可以下床走路了。”

“我可不这么想！”冬二又换回了标志性的大嗓门。“我肯定会比她先出院的。”

“哈？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冬二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她可没有我这样的决心和动力……”

他突然闭上了嘴，突如其来的开门声打断了他。一个红发的少女闯了进来，手里还拖着一个人。

“啊啊，抱歉，打扰你们调情了。”明日香的语气里充满了嫌弃。

冬二和光的脸都涨得通红。

幸好，在两人陷入窘境的时候，真嗣及时打破了尴尬。“嗨，冬二。嗨，班长……”

“嘿真嗣！”真嗣的声音让冬二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起来。“你这家伙，最近怎么样？”

“呃……还算好……但我来这里是为了问你……”

“我吗？我好的很啊！你看，我只需要这样躺在床上，吃喝都有人照顾，还有人推着我

出去透气.....”

“还能和女朋友调情。”明日香一脸嫌弃地打断了他。

也许是被说中了心事，光再次害羞地低下了头。但相反的是，冬二却翻了个白眼。

“真嗣来还好说。但你怎么也跟来了，碇夫人？”

“呵呵，听好了，我之所以会来，完全是因为美里不放心她的小真嗣独来独往。”明日香的语气充满了鄙夷，她拍了真嗣一把。

“明日香！美里小姐她才不是这么说.....”

“意思差不多啦！”明日香直接打断了他，随后她的目光再度看向了病床那里的两人。

“我们专门走了这么远来看你，你就没点表示吗？”

冬二极不情愿地看了她一眼。

“谢啦，真嗣.....”冬二最后说。

在明日香发作以前，洞木光已经抢先出手了，她在冬二打着绷带的那条腿上敲了一下。

“疼啊！”冬二叫了起来，“干嘛打我？”

但光没有回答，只是气冲冲地瞪着他。

真嗣叹了口气，“冬二，明日香是对的。为了救你，她和绫波也都赌上了性命。”

“咳咳。”明日香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拉回了自己身上。

“呃.....当然，明日香出力比较多.....”真嗣急忙补加上了一句。

“咳咳！”

“不对.....其实原本明日香一个人就够了，是我和绫波自作主张.....”

“对不起了，真嗣。”冬二强忍着笑说道。“我不想感谢惣流同学，因为你一个大男人居然被一个女生拿捏得死死的，实在是太耻辱了。我绝不会向女人低头.....”

他立刻闭上了嘴，因为洞木光送来一个充满杀意的眼神。

“呃.....我.....”冬二咕哝着。

最后，他还是小声地说出了一句“谢谢你救了我，惣流.....”

“现在是谁被拿捏住了？”真嗣用谁都听不到的声音自言自语。他发自内心地为冬二感到高兴。

同时，他也感到很庆幸，至少在下一次灾难降临之前，自己还能来看望他一次。

届时，第三新东京市将会.....

警铃就在这时响起。

真嗣快速地和明日香交换了一下眼神。

使徒随时都可能袭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

穿过司令部长长的走廊，美里快步赶往作战指挥室。她费了不少力气，用还能活动的手从口袋中摸出了通讯器。“这里是葛城，现在情况如何？”

“葛城一尉！”日向的声音从通讯器里传来，“使徒已经到达驹岳防线，从战况来看现有的火力根本不足以拖住它！”

连拖住它都做不到吗？作战准备时间本来就很紧缺，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准备发射 EVA！真嗣和明日香已经去换作战服了。绫波零在哪里……”

“葛城一尉，”一个冷酷的声音打断了她。

“司令？”

“只派第一、第二适格者驾驶 EVA 出击，初号机的话，搭载傀儡插入栓出击。”

“您说什么？”

尽管整座城市都陷入了慌乱，但此刻的 NERV 作战指挥室里却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的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工作，呆呆地看向司令席。

“第三适格者已经被免除职务。”

“恕我冒犯，司令，现在我们没时间讲究那些戒律了！”

但源渡仍然不为所动，他冷冷地回答道，“执行命令，葛城一尉！”

随着美里一句无力的“明白……”，指挥室里剑拔弩张的气氛也暂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和恐怖。

律子突然感到有人在轻拽自己的衣角。

“但是前辈，傀儡插入栓在上一次作战中失效了，”玛雅紧张地压低了声音，“我们怎么能把人类的未来寄托在那种不可靠的东西上啊……”

“我明白你不太喜欢傀儡插入栓计划。”前辈的笑容让玛雅多少放松了一些。但是，律子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对于司令来说，傀儡插入栓计划更像是他个人的意愿。一旦傀儡插入栓被证明可行，他就再也不需要依赖真嗣了。司令和儿子不和早已是公开的事实，上一年的事情更是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许，一旦司令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真嗣，他立刻就会把那孩子永久驱逐出 NERV。”

“听起来就像是司令在畏惧着他的儿子……”也许玛雅是在打趣，但她没有注意到律子已经严肃地皱起了眉头。

‘司令确实在畏惧着他的儿子，’律子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男人看上去依然很镇定。‘但也许，整个指挥室里最慌张的人就是他。’

爆炸的巨响声传来，所有人这才重新意识到死亡的威胁正在迫近。

“第 1 至第 18 层甲板被击穿！”

“好强！18 层特殊装甲居然在一瞬间就……？”

“放弃把 EVA 发射到地面！”一片嘈杂中，美里大声地下达着指令。“把零号机和二号机部署在 Geofront！”

几分钟以后，二号机和零号机已经就位。除了标准的来复枪，两台 EVA 还装备了火箭炮等远程武器。但这些武器将不会有任何效果，明日香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她还记得，自己上一次面对这个使徒时几乎立刻就把所有火力倾泻一空，但它却毫发无伤。

不过，就算不足以伤到它，枪弹的火力也并非毫无用处。

爆炸的巨响再度传来，最后的甲板也被击穿。从烟尘弥漫的天顶，第 14 使徒正缓缓降落。在看到目标的第一时间，绫波零就扣动了扳机。

但是，二号机却毫无动作。

“明日香！”美里急切的声音从通讯频道传来，“你在等什么？快点开火！”

明日香仍然没有回答。她正在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她的对手。

果然，零号机的火力对第 14 使徒毫无作用，甚至没能拖慢它的移动速度。那家伙看上去是如此的笨拙且无害。在绿白相间的身体两侧，使徒的手臂就像是两条纸带一样随风飘荡；它没有隐藏自己的核心，而是把核心置于胸部最显眼的地方；那张骷髅一样的脸好像在狞笑，蔑视着它的对手们。

就在使徒落到地面的一瞬间，明日香行动了。

“掩护我！”

在其他人反应过来之前，二号机已经抛弃了所有负载，朝着使徒疾冲而去。明日香果断地把自己的背后交给了绫波零，她相信零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驾驶员。

零的确是。在二号机出击的一瞬间，零号机同样开始侧向移动，迫使使徒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

“这次我一定要击败你！”

但是，对使徒来说，零号机的火力就像是小虫子的叮咬一般，丝毫没有认真的必要。它盯住了急速接近的二号机。

“我不会再让真嗣和你战斗了！”

使徒的手臂发生了变化，就像一张折纸在缓缓展开。

“我不会再失去他了！”

什么东西以超过人类反应极限的速度疾飞而至，是使徒的手臂。即使在攻击的时候，那东西看上去仍然像是轻柔的纸带。但是，那纸带却能将所经之处的任何事物都一刀两断。

只不过，它并没有击中目标。

“我不能再输了！”

明日香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现在绝不是留手的时候。指挥室里的人看到她飙升的同步

率会作何反应，她毫不关心。

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二号机以毫厘之差躲开了使徒刀锋般的手臂，朝着它高高跃起。下一秒，二号机标志性的骑士踢命中了使徒，整个 Geofront 都在震动。

她的奇袭或许让使徒陷入了短暂的慌乱，但那并没有持续太久。二号机的左拳挥出，但自己却向后飞了出去。烟尘之中出现了橙红色的光，使徒解放了它的 AT 力场。

翻滚了几周，明日香才勉强稳住身形。但使徒并没有给她喘息的时间。

“明日香！小心身后！”

其实美里的警告毫无意义——太迟了。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死亡的‘纸带’已经再度射出，以仅仅几英寸之差贴着二号机飞过。如果不是明日香在还未站稳时就已经做出了闪躲，现在二号机已经被切成两段。

但是，虽然二号机逃过一劫，它的线缆却没能保全。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倒计时，明日香咒骂了一声。

只要使徒的 AT 力场还在，她就无法伤到使徒。明日香咬紧牙关，二号机再度朝着使徒冲了过去。双方的 AT 力场剧烈地对撞着，发出耀眼的白光。

她不能再输了。就算对手很强，但它也绝非不可战胜。真嗣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号机，准备后撤。”

明日香立刻听从了绫波零的指示。出于战友之间的默契，她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零号机的导弹发射器已经瞄准了这里。在二号机跳开的一瞬间零就按下了发射按钮，她没有浪费一分一秒。

也许是因为使徒专注于与二号机的肉搏而无暇防御从另一个方向射来的导弹，也许是因为明日香成功地削弱了它的 AT 力场，总之，导弹的飞行过程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直直地命中了使徒的核心。

“干掉了么……？”明日香喘着气，留心着烟尘里的动静。

但使徒已经替其他人做出了回答。两条‘纸带’从烟尘中激射而出，但却不是朝着二号机而来。

“一号！小心……”

太晚了。一条‘纸带’瞬间就切掉了零号机的手臂，而另一条则直直地穿过了零号机的头部，就像是轻易切开一块豆腐。

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在通讯频道里回响。

“零！”

如果是在平时，恐怕所有人都会对司令突然的慌张感到惊讶。但现在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投身于这场激战，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源渡的异样。

但还是有一个人注意到了。真嗣就站在机库的过道上，透过那里的巨大窗户，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

（大家就当作真嗣视力非常好吧.....毕竟是最强驾驶员呀（笑）——beiming）

不管尝试几次，初号机都不会接受傀儡插入栓。可他就是不肯放弃。明明时间每过一秒，胜利的希望就少了一分，源渡就是不肯让真嗣驾驶初号机出击。他到底在想什么！

难道羞辱自己的儿子就这么重要么？即使搭上第一、第二适格者的性命——不对，是 NERV 全员的性命，他也要这么做？

还是说，这就是他所希望的结局？难道他一直都想.....

真嗣不再继续往下想了。他已经决定了接下来要做什么。

“爸爸！”

明日香看了一眼倒计时，还剩 30 秒。零号机已经倒下，现在能阻止使徒的就只有她了。她再次以毫厘之差躲过了使徒的攻击.....至少她原本是这么以为的。

然而，从她身边飞过的‘纸带’突然回卷，缠住了二号机的手腕。使徒以不可思议的力量将二号机高高举起，手臂几乎被扯断的痛苦让明日香发出了尖叫。

“检测到高能量反应！”

使徒的眼中正在发出闪光。明日香用尽全力想要挣脱，可她的挣扎全部都是徒劳。使徒的力量远超她的想象。

但她还没有认输。在使徒眼中射出闪光的一瞬间，明日香把剩余的所有能量转移给了 AT 力场。

“这样耗能太快了！她撑不过使徒的攻击的！”

“不要.....第二次.....输给你！”

“切断神经连接！快！”

“绝对.....不要.....”

然后，一切陷入了黑暗。

一声巨响震撼了整个 Geofront。

红色的 EVA 躯体坠落在地，所有机能都已停止。二号机的头部消失了——它落在百米之外的地方。

在一片黑暗之中，明日香诅咒着自己，她憎恨自己的又一次失败。

现在，她搭上的将不只是自己。

“二号机沉默！使徒仍在前进！”

“初号机仍然拒绝傀儡插入栓！”

尽管仍然表现得镇定自若，但碇源渡的内心早已惊怒交加，他的手正微微颤抖。

为什么傀儡插入栓会不起作用？赤木到底在做什么？她不是说傀儡插入栓在零号机上的搭载实验很成功吗？

难道是.....

‘唯.....’

“爸爸！”

他慢慢地转过身，看向了机库里的真嗣。

“你还不明白吗，那种东西不会成功的！求你了，让我驾驶初号机.....”

“为什么？”源渡的声音仍然冷酷。

真嗣的脸上没有一丝迟疑或是恐惧。在和父亲对视的一瞬间，他甚至微微地笑了出来。

“因为我是初号机驾驶员碇真嗣！”

源渡没有再看自己的儿子，而是抬起头，凝视着不远处的紫色巨人。伴随着不甘和失落，源渡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你总能得偿所愿，不是吗？’

美里惊恐地看着使徒缓缓前进，地上的 EVA 残躯甚至没能吸引它一丁点的注意力，它

的目标非常明确。

使徒巨大的身影几乎占满了整个屏幕，随着使徒的眼中放出闪光，屏幕上的影像就此熄灭。这次震动比之前的都要强烈，也许使徒的攻击直接命中了 NERV 司令部。

“最后一层装甲被击穿！”日向的声音让所有人的希望就此破灭。

“不好！主垂直沟完全暴露了！”

NERV 输了，人类输了。NERV 的所有人，一路奋斗至今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已化作徒劳。他们曾不顾一切地想要阻止这一刻的到来，过去的几次胜利也曾为他们带来信心，让他们觉得人类也许有着存活下去的希望。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幻想的呢？

不过，那些都无所谓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所有人只需要静静等待着终焉的降临就好了。

美里握紧了项链上的十字架。爆炸声再度传来，她闭上了眼睛。

但是，除了强烈的震动之外，司令部并没有倒塌。

“紧急供电恢复！”

屏幕重新亮起，显示着司令部外面的战况。使徒刚才射出的那发闪光被挡住了，因为在使徒的面前，出现了橙红色的 AT 力场。

紫色的巨人自烟尘之中现身。下一秒，一发肩撞已经让使徒的身体向后飞去。

“初号机？是谁……”但美里马上就知道了答案，“真嗣，小心一点！这个使徒很强！”

“我知道，美里小姐！”

‘我对这家伙……可是了解的很啊……’真嗣驾驶初号机再度跃起，朝着倒在地上的使徒飞扑而去。他绝不给使徒任何喘息之机。

初号机一拳接一拳地猛揍着，但使徒丝毫没有躲闪。在闪光再度亮起的瞬间，初号机以最快的速度从使徒身上跳开，勉强躲开了攻击。这一次，初号机虽然免于断臂，但真嗣刚刚建立起的优势也荡然无存。绿白相间的使徒重新站起，真嗣的攻击看上去没能给它造成任何伤害。

就在这时，屏幕上出现了跳动的倒计时。使徒刚才的攻击切断了初号机的线缆。

真嗣低声咒骂着，断开了充电插头的连接，以换取机体更高的机动性。此时的使徒正在卷起它的手臂，下一次的攻击即将袭来。

白色的利刃被初号机的 AT 力场挡住了，两者对撞时发出了落雷般的白色火花。与此同时，初号机的飞踢也成功命中了使徒，让它巨大的身体向后飞去。真嗣抓住了使徒的两条手

臂，用尽全力向后拉扯。在两股力量的作用之下，使徒的一条手臂直接被扯断，它发出了愤怒的尖啸。

真嗣抓住机会继续追击，初号机的拳头再次命中了使徒，五指牢牢地扣紧那骷髅一样的面部上的每一个孔洞。他要把这张丑陋的脸撕下来，让这个令人憎恶的生物为它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此时，内部电源仍然足以维持一分钟以上，真嗣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与使徒面部相连的骨骼和肌肉正在拉长变形，逐渐崩坏……

终于，随着一声夹杂着痛苦和愤怒的嘶鸣，使徒的面部被初号机完全扯了下来。真嗣扔掉了手中的残躯，他确信自己已经给使徒造成了致命的重伤。

然而，当他再度起身面对使徒时，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疑惑与惊恐。使徒已经站在他的面前，看上去几乎毫发无伤。它被扯掉的面部已经重新长出，而那条断掉的手臂同样在以极快的速度复原。

“这么快就再生了吗……”

在他做出反应之前，飘带一般的手臂已经缠住了初号机的头部。随后，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传来，初号机被直接举起，然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真嗣切身体会着每一次被砸落在地的痛苦，EVA精密的神经连接技术，甚至让他感受到地面上的草木岩石正在刺进他的身体。他竭尽全力，想要抓住些什么，想要从使徒的摔投中挣脱，但他的挣扎全部都是徒劳。

随后，插入栓内陷入了黑暗。屏幕上的倒计时变成了零。

即使LCL溶液有着极好的缓冲作用，真嗣仍然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全身传来的失重感告诉他，使徒再一次把初号机高高举起，朝着什么方向砸了下去。

真嗣能感受到，自己正躺在一个倾斜的表面上。应该是金字塔形状的司令部外墙。

随后，使徒抽回了自己的手臂，开始攻击初号机胸部的位置，那里有EVA的核心。

冲击每传来一次，真嗣的绝望与恐惧就增加一分。求生的本能让他近乎疯狂地推动着EVA的操纵杆，仿佛只要这样做就能让失去能源的初号机再度启动——就算理性告诉他这样做毫无意义。

为什么？为什么就算他付出了这么多，最后迎接他的仍然只有失败？为什么他搭上了自己的全部，最后仍然无力改写那悲惨的历史？

难道这就是这个世界不可逆转的命运吗……

有什么微弱的声音在插入栓里回响着，听起来像是心跳。真是奇怪，明明剧烈的撞击声让人头痛欲裂，真嗣还是清楚地听到了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心跳声。

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溶解在LCL溶液里，真嗣居然如释重负地笑了。

真幸运，至少在最后，自己仍然有能力救下那些一直想保护的人，就算是献祭自己作为代价。

“混蛋东西，这一次我又赢了哦……”

话没有说完，他的身体已经彻底消失在了 LCL 溶液中。

历史再一次重演。

紫色的猛兽疯狂地撕裂了第 14 使徒，吞噬着它的 S2 机关；

在 NERV 指挥室里，伊吹玛雅捂着嘴干呕不已，屏幕上骇人的景象让所有人噤若寒蝉；

司令席上的两个阴谋家正在交流着下一步的计划；

在司令部外的一片瓜田里，一个男人若有所思地旁观着初号机对使徒的虐杀；

在一个谁都没有注意到的角落，一位少女落下了一滴眼泪。她再一次失去了自己的挚爱。

面对桌上堆成山的各种文书，加持叹了一口气。葛城总是抱怨身为作战部长要批阅数不清的报告，但恐怕从来没人能想像身为一个间谍需要看多少资料、档案——更别说是像他这样的多面间谍。

实际上，他甚至想不明白，明明自己的秘密已经被发现，自己为什么还能继续这份‘兼职’？更准确地说，那些大人物们为什么仍然允许他的存在？也许碇司令早在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只是暂时没打算对自己动手而已。然而现在，事态的发展愈发超出司令的掌控，想必很快他就会失掉耐心。

留给自己的时间也许只剩几周，甚至是几天.....

加持的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电脑屏幕，那上面显示的文件传输进度已经接近百分之百。他能感到自己如此的接近真相，按照目前的进度，也许再过几个月，一切都将水落石出。只不过.....也许最后的工作要交给葛城了。

想到那个永远风风火火的女人，加持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回忆起他与葛城在酒吧相遇的那一天，那时候他们还都怀揣着各自的理想与希望.....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家酒吧叫什么来着？’加持想不起来。

随后，他的目光漫游到了桌面上。在堆成山的文书之中，有什么东西露出了一个角。那是一个信封。

/ ‘在第 14 使徒入侵后打开！’ /

加持呆呆地盯着那个信封，但最终还是决定把它放到一边。

“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绫波零孤身一人站在漆黑一片的机库里。NERV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为了节省能源，大多数照明电源已被切断。但即使在黑暗中，她仍然看到了那包裹着绷带的巨大头颅。

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何况就算自己来了，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她并不是赤木博士那样的专家。

所以，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来到这里呢？

是因为自己想亲眼确认什么事情吗？零不确定。她向来对上级传达给自己的信息坚信不疑。

在困惑中，她的目光扫过了初号机绿色的眼睛。在眼神交汇的一刹那，仿佛一阵电流传过她的身体，她明白了自己心中的疑惑从何而来。她并没有找到那个疑惑对应的答案，但至少她明白了自己想要问什么。

只不过，眼前的紫色巨人是不会回答她的。

洞木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某人，那个人正无精打采地把书本纸笔塞进书包。

距离上一次使徒入侵已经过了两周，但明日香仍然没能走出那种消沉的状态。一开始，光并没有把明日香的异样放在心上，毕竟她经常会莫名其妙地陷入消极。也许是因为战斗不顺利，也许是因为和真嗣闹了别扭.....鉴于她自己也正为了某些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她也就没有留心观察明日香的状况。

只是，明日香的状态让她越来越感到担忧。何况，自从两周之前的的那次战斗之后，碇同学就一直在请假。很明显，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那绝不只是吵架拌嘴那么简单。自己一直以来竟然如此粗心，洞木光感受到小小的自责。

“明日香？”

“怎么？”明日香不耐烦地咕哝着。她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

“我们.....今天一起回家可以吗？”

明日香呆呆地站了几秒钟，没有立刻回答。

“我.....我想我还是自己回家比较好。”

但光不会轻易认输。她向前走上几步，把手搭在了明日香的肩上。她的神情和动作让明日香知道她现在是认真的。

“明日香，你最近看起来很消沉.....”

出乎光的意料，明日香居然用力地耸了耸肩，告诉她把手拿下去。“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明日香，求你了！你骗不过我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理期，生理期明白吗？”

“可是.....已经两个星期了呀。”

不知为何，洞木光似乎看到明日香朝着某个方向看了一眼。她的动作非常迅捷且轻微，以至于洞木光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

在那个方向上，只有一张空空的书桌。

“是因为碇同学吗？他好久没来过学校了，是不是.....”

“我又输给他了，明白了吧？”明日香焦躁地打断了她，“那家伙总是让我看起来像个小丑一样，他夺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荣耀！”

但光还是察觉到了某种异样。明日香表现出来的愤怒只是表象，肯定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在困扰着她。

只不过，明日香没有再给她发问的机会。“问完了吧？那么麻烦你快点走开可以吗？去看你男朋友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

她背起书包，跑了出去。

“明日香.....”

这是哪里？

“这里是 EVA 的内部.....”

EVA？

啊，我想起来了.....

我又输掉了啊.....

“你做的很棒哦。”

那我怎么又回到了这里？如果没能为这个世界带来了转机.....那我的一切牺牲不都毫无意义了吗？明明付出了那么多.....

“当然不是。”

那么，为什么这世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即使是小的变化也是足以改变命运的哦。”

改变命运？这就是我们被送回来的原因吗？

这根本就是冷血的笑话！‘把他们送回过去，让他们再一次经历地狱，再一次痛失所爱，让他们永远沉沦在黑暗的命运里，永远地背负着 EVA 的魔咒！’，这样的情节很好玩吗？

“驾驶 EVA，对你来说是魔咒吗？”

当然。所以现在我才会被永远地困在这里。

“并不是永远。”

嗯？

“你有自由的意志。是否离开这里，你可以自己做出决定。”

.....

是吗？

“前面有树！”

冬二的惊叫声把洞木光从思绪里拉回了现实。她正推着冬二在医院广场里散步，这本应是温馨的时光，但光却沉浸在自己的心事中，没有注意到冬二的轮椅正朝着人行道的一侧偏移。

如果刚才她再往前走几厘米的话，冬二悬吊着的伤腿就会直直地撞到一棵行道树上。

“哎，我还想早点出院的，可别再受伤了啊。”

“抱歉.....”光喃喃着，推着轮椅朝人行道的另一侧走去。

周围行人很少，这本应是两人难得的独处时光。但洞木光现在还是无法集中精力在眼前的这个少年身上。

粗心如冬二，他还是注意到了洞木光的异样。“嘿，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嗯.....不是的！没关系.....”

但她的表现显然不足以让人信服。“别想蒙我，再怎么说明也和你做了这么多年的同学。你才不是那种多愁善感的人。所以，告诉我吧，到底发生了什么？”

洞木光叹了一口气。她从没想过自己会被眼前这个少年猜中心事。“是.....关于明日香的事.....”

“哦，你居然想她想到这种程度吗！”冬二仰起头，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坏笑。

“笨蛋铃原！你要是再开这种玩笑，我不管你了！”

“我错了，我错了.....”尽管嘴上道歉，但他的语气里却没有一丝诚意。“那个红.....呃，惣流同学，她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洞木光低声说，“这才是问题所在。她现在越来越疏远大家，再这样下去事情只会变得更糟。我不确定.....可能是因为碇同学.....”

“真嗣！？ ”冬二惊讶地喊了出来，“他还没回到学校么？”

“没有.....”

他明显紧张起来。“那家伙是不是出事了.....？他不会死.....”

“希望不是。”洞木光立刻阻止了冬二说出后面的话，尽管就连她自己都逐渐生出了这种怀疑。毕竟，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多事情看上去就说得通了.....

“真嗣才不可能死呢！否则 NERV 的那帮人至少也该说点什么才对，至少应该给他办

个葬礼！他明明救了我们那么多次.....”说到这里，冬二的声音小了下去。“所以，那家伙多半是被送去参加什么秘密训练了。也许是上一个使徒让 NERV 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也许是冬二的乐观打动了她，光点了点头。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但明日香怎么都不肯说。恐怕，绫波同学也是一样.....”

之后，两个人就这样无言地走着。这并非是他们第一次面对彼此陷入沉默，只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因为害羞以外的原因陷入沉默。

冬二突然转过头来。“除了绫波和惣流，也许我们还可以找.....”

“相田同学？”

剑介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双眼无神地看着窗外。他面前的午餐看上去还没有动过。

“啊，是班长啊，有什么事吗？”

就在前一天，相田剑介才终于得到允许，去医院探望了冬二。洞木光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不过，在听他的朋友讲述了当时战场上的种种危险之后，剑介似乎终于意识到了驾驶 EVA 并不是那么美好的事情。但不管怎样，抛弃一个长久以来一直笃信的梦想，对剑介来说并非易事。

想到自己身边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陷入消沉，洞木光不由得感到一阵悲伤。不过，消除抑郁的最好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也许她接下来要拜托相田的事情能够让他暂时走出低谷。

“相田同学，你知道的吧，最近明日香她.....看起来有点不对劲。”她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和往常一样，以免把自己的悲观也传递给相田。

“嗯，然后呢？”他还是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

“然后，你的任务就是查明是什么在困扰着她，拜托了！”洞木光不知不觉又操起了班长的腔调，给剑介下了命令。

“哈？你说什么？”原本趴着的剑介一下就坐了起来，眼中写满了迷惑与惊慌。“为什么是我？”

“因为目前你是最适合这个任务的人，”光解释着，“自从上次使徒入侵后，碇同学就消失了，而明日香也陷入了现在这种状态。难道你就不好奇吗？”

“当然好奇。但我怎么就成了‘最适合这个任务的人’？”

“嗯.....毕竟相田同学很擅长侦察和打探情报嘛.....你肯定能查出点什么的.....”

“老实说，我喜欢的是军事，不是什么侦察.....”他想纠正洞木光的错误，但光并没有在意他说什么，而是继续讲了下去。

“而且，明日香最近也不想跟我说话，绫波同学看上去也是一幅讳莫如深的样子。铃原在住院，碇同学也不在.....所以，这个任务只能麻烦你了！”

“切，原来是最后才想到我。”

“相田！”突如其来的爆发让洞木光自己都惊了一下。尽管感到十分抱歉，但她此刻真的很着急。

“就算你是班长，也不能这样给人下命令吧。这已经超出了班长的职权。”

“但是.....”光陷入一阵慌张，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如果连他都不肯帮自己，那该去找谁.....？

“我会和她谈的。”一个平静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争执。

“绫波同学？”光没有想到接下这个任务的人居然会是绫波。“你.....我一直以为绫波同学和明日香的关系不太好.....”

零没有立刻回答。她一反常态地躲开了班长的目光，轻轻皱起了眉头。

“我只是.....对惣流同学在想什么感到很好奇。自从碇同学消失后，她就陷入了消沉。”

“消失？”剑介突然全身一紧，“不是请假吗？真嗣他.....消失了？连你们 NERV 也找不到？”

“对不起，这件事情超出了我的权限，无可奉告。”零转过头来，直视着他的双眼，“但是，如果你可以尽力去‘侦察和打探情报’，我相信你能查出一些真相。”

留下这句话，绫波零转身离开了。

“说了多少遍，我喜欢的是军事.....”

“有进展吗？”连美里自己也数不清这是她第几次问出这个问题了。

“我们仍在调查.....”这也是对方一直以来给她的答复。

美里当然知道他们正在调查，她亲眼看着呢！眼前的小房间里挤满了 NERV 的技术人员，律子和玛雅正在带领他们讨论方案；有人在写报告，有人在做计算，还有人正忙着从 MAGI 海量的数据库里查找资料。尖锐嘈杂的电话铃声和此起彼伏的人声让美里感到头痛不已。

她不喜欢这种感觉。这倒不是因为嫉妒这些人的专业才干，而是因为这让她她感到自己很没用。在过去这几个小时里，她唯一能帮得上忙的事就是给大家端咖啡。

“后悔吗？当初没有选修生物信息学课。”律子的问题打断了美里的思绪。

“你也知道啦，我这种人选不选都没什么区别的.....反正选了也得挂科。”美里略显无奈地笑了笑，“现在你感觉如何？”

“很想睡觉。咖啡的效力果然还是有限的。”律子停下了手上的工作，疲倦地按揉着眉

心，整整两周的高压工作让她也有点吃不消。“你呢？”

“嗯.....如果可以的话我当然想说‘我很好’。”美里说着，活动了一下自己的左臂。几个小时以前，她刚刚去金川医生那里拆除了左臂上的石膏。

她把手揣进了夹克的口袋。在左臂受伤之前，这是她在陷入无聊时习惯性的动作。

现在，她感到自己的手摸到了什么。那东西就在自己的左侧口袋里，摸上去像是一团皱巴巴的纸。也许，那只是购物发票或者备忘录之类的东西，对于平时大大咧咧的美里来说，她经常把这些东西忘在口袋里。

按照她一贯的作风，她会直接把这东西团起来扔掉。但这一次，也许是因为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自己的口袋里藏两周之久，她仔细地拿出那张纸端详起来。

读着读着，她皱起了眉头。

/我希望你能在三号机启动实验开始之前读到这封信。三号机已经被使徒侵占了。请你们仔细检查一下，不要轻易启动那台 EVA！离它远一点！

一个朋友/

“你在看什么？”

尽管听到了律子的提问，美里却连头都没有抬。

“不.....没什么.....我有点事先走了。”

赤木律子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她急匆匆离去的背影。

下课铃声刚一响起，明日香就抓起早已收拾好的书包，快步走出了教室。如果不是要上课，她一分一秒也不想在这里多待。周遭的人总是对她投以疑惑的目光，就连小光也总是一幅疑神疑鬼的样子，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她不知道这种日子还要持续多久。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压倒性的精神压力就会让她崩溃。

她没有想到的是，在回家的路上，有个人追上了她。说得更准确一点，明日香没有想到，来追自己的居然会是‘那个人’。

“惣流同学？”

尽管感到很惊讶，但她还是没有停下脚步。

“你来做什么？”也许是因为多日的消沉，明日香发现自己的语气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强势。

“我想和你谈谈。”

“好啊，谈什么？”

“我想知道.....”绫波零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像是在寻找合适的措辞。毕竟，她很少主动和别人对话，就算以往做过一些报告，但那也都是提前写好的。像这样面对面地与人交谈，

而且还是作为主动发问的一方，对她来说是第一次。

“我想知道，你对碇同学的感受是怎样的？”

明日香的脚步一下子就停住了。不过，在呆呆地站了几秒之后，她继续快步向前走去。

“真是稀罕，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别人的感受了？怕我抢你的宝贝真嗣么？”

“我并没有问这个。”零平静地回答。不管明日香走得多快，她依旧紧跟在明日香的身后。“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感受。因为我.....我不知道自己该作何感受。”

明日香的脚步再一次停住了。这一次，她转过身来，盯着这位甩不掉的不速之客。“你想说什么？”

“这种感觉.....这种情感.....我不理解，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它。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我想知道，在体会到这种情感的时候，你当前的做法是正确的吗？”

零沉默了，她在等一个答案。然而，明日香看上去一点都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她的脸上只是写满了疑惑。于是，零继续说了下去。

“碇同学曾经告诉我，在感到喜悦的时候应该微笑。可是现在，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不在了，我又该怎么做？”

“你.....”明日香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惧，但很快，她就又回到了原本的状态。“我怎么会知道？”

“我明白了，”蓝发的少女低声说。“打扰了。”

然后，零转身朝着与明日香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她不知道的是，明日香一直盯着她的背影看了好久。

“悲伤的时候就哭，喜悦的时候就笑.....”明日香喃喃着，“明明连我自己也做不到呢。”

美里用最快的速度赶回了家。一路上，她都在压制着那份冲动，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怀疑成为事实。没错，她猜到了这封信的作者是谁，但是这种猜测只会引发更多的谜团。NERV里的谜团已经够多了。

当她走进公寓时，才发现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我回来了！”

没人回应。这个时候明日香应该在家的呀？

脱掉了鞋，她直奔真嗣的房间而去。直觉告诉她，自己能在那里找出答案。

自从真嗣消失在初号机中之后，无论是她还是明日香都没有再走进过这个房间。房间的陈设和真嗣还在的时候一模一样。他总是会在离开之前把这里收拾整洁，简直比女性还要爱干净，对于这一点，美里不知道是该赞赏还是该担心。

但是美里没有再继续想下去。她回到这里既不是为了追忆真嗣，也不是为了自责悔过，而是为了寻找一个答案。她弯下腰拉开了真嗣书桌旁的抽屉，里面整齐地叠放着几本教材，以及留有真嗣笔记的一些讲义。这正是她要找的。

那封信上的字迹和讲义上的字迹，显然是出于同一人之手。这和美里的预感完全符合。

只是，这个意料之内的答案并没有让她感到轻松，更多的疑团浮现在她的脑海中。真嗣那孩子，居然能预知三号机即将引发的灾难，他是怎么做到的？

也许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也许真嗣早就知道了第四适格者的身份，为了不让他的朋友承受驾驶 EVA 带来的痛苦，故意谎称三号机出了问题？但问题是，他又是怎么知道第四适格者的身份的？

可悲的是，唯一知道答案的人现在被困在初号机里，而 NERV 的顶尖科学家们已经为之操劳了两周却仍然毫无进展。

‘除非……’美里沉思着，走出了真嗣的房间。

真嗣的朋友们也许知道些什么，真嗣很有可能向他们透露过一些秘密。甚至，很有可能这些消息也是真嗣从别人那里听来，然后转告自己的。如果是这样，那当务之急就是对真嗣的朋友们展开调查。

真嗣的朋友并不多，而美里已经选好了第一个目标。明日香，现在她是最有可能知晓这一切的人。

半夜两点钟，美里又失眠了。

本来她一直觉得自己还没想好怎么开口。只是，考虑到最近事态多变，自己也应该尽早找出真相。

也许现在就是个机会，如果明日香还醒着的话。

她悄悄地起床，朝着明日香的卧室走去。她原本想轻敲房门，确认一下明日香是不是醒着，但房间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抽泣声立马给了她答案。

她的手就这样停在了半空中。不过犹豫再三，美里还是悄悄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明日香？”美里听到了从床上惊坐而起的聲音，“你在哭吗？”

“才不是！我才没有！”

“你倒是变得比以前更会伪装了嘛。”尽管屋内没有开灯，但是借着淡淡的月光，美里还是看到了她脸上的泪痕。“和我说说吧，是因为什么？”

“真的没什么！”明日香又换回了平时那种不耐烦的语气，“不是什么大事！我只是担心……真嗣那家伙的同步率越来越高了，我担心我可能永远也赶不上他。”

“除了同步率之外，就没什么别的原因？我看你和真嗣的感情不一般喔。”美里也想努力回到平时那种轻佻的状态。

“美里，你能不能别瞎猜了！”

美里不想演了。她叹了一口气，拿出了那张皱巴巴的纸条，“那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在看到它的一刹那，明日香瞪大了眼睛。从美里的手里接过纸条的时候，她的手在颤抖。

明日香没有再掩饰自己的悲伤，泪水一滴滴地落在那张纸条上。

“那个笨蛋！我明明跟他说过.....不要手写.....”

这是美里第一次看到明日香哭泣。那个平日里火爆又要强的女孩，现在就在她的面前泣不成声。美里感到一阵自责，但她也明白眼下自己必须找出真相。不论于她于己，或是于真嗣，只有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才能正确地走出下一步。“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张纸条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日香轻轻地点头，随即又用力地摇着头。“不行.....我还不能告诉你！这全是那家伙的决定，在他回来之前，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美里本想直接告诉她‘真嗣回不来了’，虽然听起来有点悲观，但这毕竟是 NERV 技术部的一致看法。但是她终究没能狠下心来说出那句话。她只是轻轻摸着明日香的头发，让她靠在自己的肩头。“明日香，你怎么知道他还能回.....”

“他一定能回来！”明日香急不可耐地打断了她，“之前他就做到了！”

“哈？”

与此同时，相田剑介的房间里却仍然灯火通明。

他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忍不住打了个哈欠。电脑屏幕上刺眼的‘Connection Denied’再一次宣告了他的失败。

他究竟为什么才会帮这个忙？显然，自己并非是为了明日香，或者洞木光，当然也不是为了冬二。是为了真嗣吗？真嗣是他的好朋友没错，而且他确实对真嗣的遭遇感到担忧。只不过，最近发生的种种让他意识到驾驶 EVA 绝非一件美好的事，他几乎就要放弃自己的那个梦想。所以，他本应对关于 EVA 和 NERV 的一切感到心灰意冷才对。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才会让他不惜连续几晚熬夜到凌晨，再一次对 NERV 提起了兴趣，试图攻破超级计算机 MAGI 呢？剑介自己也想不明白。

算上刚刚的这次，这几天里他已经尝试了不下二十次。

他的朋友们说的没错，剑介的确具有高智商宅男该具备的一切特征。只不过，这一次的对手可是 MAGI。想要攻破由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打造的防火墙，对一个 14 岁的初中生来说确实太难了。

“你们啊，可真是高看我了呀.....”

第二天，明日香比往常起得晚了很多，这并不是因为她在补觉。恰恰相反，明日香几乎没怎么睡觉，她只是呆呆地躺在床上，谁都不想见。

当然，她尤其不想见到美里。尽管后来美里没有再问什么，但她知道美里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个秘密。

明日香决定起床去找点吃的，这倒并不是因为她多有胃口，而只是出于健康的考虑。昨天回家路上遇到绫波零后，她就没了心情吃晚饭了。

美里到现在还没起床，她向来是个赖床达人。如果自己的动作够快，也许就能赶在被美里发现之前回来。

当她轻手轻脚地溜进厨房的时候，PenPen 正满脸愁容地盯着空空的食盆。明日香轻叹了一口气，打开冰箱拿出一些做三明治的食材，还有一个鸟类专属的鱼肉罐头。

喂完 PenPen 之后，她终于有时间给自己做点吃的。只是，就在她把两片吐司片送进烤箱的时候，传来了美里的声音。

“给我也做一个呗。”

虽然感到小小的吃惊，但明日香并没有表现出来。她只是不耐烦地“切”了一声，又往烤箱里加了两片吐司。

“又怎么啦？”美里坐到了餐桌旁，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哼，装得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明日香用余光白了一眼美里。“喂，你要不要咖啡？”

美里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几分钟后，明日香把两个三明治和两杯速溶咖啡端上了餐桌。在就坐的时候，她有些紧张地偷瞄了美里一眼，而美里的注意力却全在手里的报纸上。

“你今天怎么不喝啤酒？”

“啊，我当然想喝了，可惜我昨天把最后一罐喝掉了……”

美里没有再说下去。她和明日香都知道，如果真嗣还在的话，家里的啤酒是绝不会断供的。

两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自顾自地吃着早餐。

“你们是不是谈恋爱了？”美里终于还是打破了餐桌上的沉默。

这一次，明日香并没有否认，也没有对这个问题表现出过多的惊讶。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你俩是认真的？”

明日香挤出一个疲倦的微笑，“应该算是吧……”

“谈了多久了？”

“嗯.....很久。”

“诶，那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啦？”想到自己居然一直被蒙在鼓里，美里多少感到一点惊讶。但她还是尽力让自己表现得像往常一样。

“说出来你肯定也不信。”

“不是吧？你俩.....难不成已经到了那个阶段了么.....？”

看着美里一脸错愕的样子，明日香忍不住笑了出来。

其实她很喜欢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和真嗣也好，和美里也好，和班上的其他人也好，这种短暂的又不经意的幸福才是最值得珍视的。但同时她也知道，在这个世界里，这种平凡的幸福从来都只是昙花一现。

“我回来了！”在进门时，剑介特地打了个招呼。往常他这个点回到家时，家里往往空无一人，但只有每周的今天是个例外。NERV的员工每周会有一天轮休，而他父亲的轮休日就是今天。

“欢迎回来！我的儿子.....”疲惫的声音从客厅里传来。

剑介走进客厅，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看到剑介，他从沙发上摸索着站起，摇摇晃晃地朝儿子走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酒精的味道，茶几上还有几个空酒瓶。

“你啊，又喝多了吧？”浓重的酒精味让剑介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的父亲并不经常喝酒，可能一个月才会喝一次。只是，他一喝起酒来就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都会喝到不省人事为止。

“儿子！等你也学会喝酒的时候就知道这种感觉有多棒了！等你也像爸爸这样，在外面奔忙了一天之后回到家，你就会知道喝点酒有多解压了！嘛，不过你千万别像爸爸这样，爸可不希望你的孩子也是个单亲.....”他突然停住了，也许是残存的理性告诉他不要再提这件事。“对不起.....剑介！爸爸只是希望你能幸福.....”

“爸，我知道.....”剑介耸了耸肩。时至今日，他早就接受了自己母亲意外离世的事实。那时候他还很小，自从记事起自己就和父亲一起生活，父亲也一直尽力照顾好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母亲的离世其实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打击。在剑介的心中，母亲从来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

他走上前去，支持着父亲摇摇欲坠的身体。“走吧，我扶你到床上去。”

“我可是还清醒得很啊！”他含糊不清地讲着。如果不是因为有剑介的肩膀可以靠，单是从客厅到卧室的这段路他就不知道要摔倒多少次。

“知道知道，快点走吧.....你明天还有工作呢。”

“瞎说！我们部门最近可闲了！上头的人说，只有等到把那孩子从EVA里弄出来.....”

剑介一下子瞪圆了双眼。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剑介绝不会忍心把自己的父亲当成情报来源。

自己利用了唯一的亲人，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是出于完全善意的目的，但剑介还是感到自己被负罪感压得喘不过气来。

‘原谅我吧，爸爸。’剑介闭上了眼。‘这次可是关乎真嗣的性命啊。’

他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剧烈跳动的的心脏稍稍平静下来。

“那个孩子，指的是.....？”

“他被困住了。”

洞木光疑惑地眨眨眼，剑介这句话讲得太过简洁，让她不知所云。“你说谁？”

“当然是真嗣。”剑介叹了口气，依然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他被困在初号机里面，而 NERV 的人正在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知晓了真相的光吸了一口凉气，“这么说.....碇同学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他们甚至连他的生死都不知道。”

“我的天啊.....”她用余光偷瞄了一眼明日香。明日香正趴在桌子上，心不在焉的敲打着手提电脑的键盘。“怪不得她最近会变成这样.....碇同学的事情她肯定很伤心吧。”

“那也不一定，”剑介也看了明日香一眼，“我倒觉得她多半是因为被使徒打败了才会这么失落。毕竟她一直那么骄傲。”

“但是，我还是觉得她变得这么易怒多半和真嗣有关。”

“说的就像她以前就不易怒了似的.....”

“不一样的，那时候的她和现在的她，”洞木光的眼神里充满了失落，“现在的她就好像缺失了一块自我.....”

“那块自我指的就是真嗣？你说的好像他俩在谈恋爱似的。”

‘男孩子还真是迟钝啊.....’洞木光无奈地笑了。“不管怎样，多谢了！”

“呃.....没什么。”

才不是‘没什么’那么简单呢！明明直到现在他还内疚得要死。

“明日香！”

明日香没有回答，但她看向了洞木光。

“今天我们一起回家好吗？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明日香愣了一下，不过这一次她没有拒绝。“好啊.....”

出乎光的意料，她居然对自己的邀请报以微笑——虽然那个微笑只持续了一秒钟就消失不见。明日香的注意力又回到了手提电脑上，仍然心不在焉地敲打着键盘。

“那么，你想谈什么？”明日香没有看她，而是看着山脚下的第三新东京市。

几周之前，也是一个下午，她们同样来到了这个建在半山腰上的瞭望点。可惜物是人非，现在的明日香并没有欣赏晚霞的心情。夜晚的降临意味着被孤独吞噬，这番日落的景象只会让她感到烦躁。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好朋友不就是应该互相分享心事的吗？”

“哈？你在说什么？”明日香终于正眼看她了。尽管说话的语气依旧尖酸，但洞木光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慌张。

“你对碇同学的感情！我以前就猜到了，只是不能确认。现在，自从碇同学消失之后，你的表现我越来越确信了。”

明日香的眼睛瞪得老大，光突然说出她的心事让她有点错愕。不过很快，那种错愕化成了一个无奈的微笑。“铃原那家伙总说你进入‘班长模式’之后就会变得很吓人，我今天算是见到了。话说回来，”明日香耸了耸肩，“嘛，我的演技就这么差吗？”

洞木光咯咯笑起来，“你的演技可是厉害得很哦。每次你们争执的时候，我甚至担心下一秒你就要对他动手了。只是.....”光的笑容消失了，“我只是有点失落。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你最好的朋友，这种事情你一定会跟我分享.....”

“嘿，小光，我一直都把你当最好的朋友。只是希望你能明白，我也有我的苦衷。”明日香看向远方，眼中满是忧愁。“我和他.....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能知晓碇真嗣和明日香的经历，洞木光一定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可惜，现在的她理解到的完全是另一个意思。

不仅仅是男女朋友那么简单？那就是说.....

“难道你俩已经深深爱上彼此了？”

“嗯？”明日香疑惑地眨眨眼，随即，她又腼腆地笑了起来。“是啊，可以这么说吧.....”

这意料之外的答案倒是让洞木光惊讶不已。“明日香.....？你是认真.....”

她的话被直接打断了。明日香严肃地朝她转过身来，把手搭在了她的肩上。“小光，我是认真的。我深爱着真嗣！”她的语气一反常态地真诚，“抱歉害你多心了，你一直都是我

最好的朋友。还有，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嗯.....”

“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最亲近的人都不行！求你了.....”

光笑着，真诚地点了点头。“放心，好朋友不就是应该.....”

还没等说完，明日香就紧紧地抱住了她。

那么，我决定离开这里。

有人在等着我。

我必须走了。

.....

“你知道你不必这样.....”

.....

也许你说得对。

留在这里，我就不会再受伤。

回到那里，也并非是我的义务。

但是，我想回去。

明日香故意挑了个高一点的地方，这样也许不会被别人打扰。

她现在身处机库，靠在一处舷梯的栏杆上，俯视着下面的工作现场。NERV 的技术人员步履匆匆地穿梭着，忙到连抬头的工夫都没有——否则他们一定会看到她。尽管他们已经这样忙了整整一个月，却仍然没能把真嗣从初号机里救出来。

“切，真是一群无能的家伙。”

“你不必这样担心。赤木博士，伊吹二尉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明日香全身一紧，她转过头去，看到了站在角落处的绫波零。

“一号？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

“我一直都站在这里。”

这家伙真是擅长隐藏！不过，也有可能是自己太过粗心.....总之，为了避免尴尬，明日香赶紧转移了话题。

“谁说我担心了？我来这里又不是为了那个笨蛋.....我只是闲着没事做而已。”

零没有回答。她的寡言总是让明日香感到极不自在。

但零也并非全无反应。也许是意识到角落处的视野不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她向前走了几步，和明日香并排靠在栏杆上，俯视着那个夺走了真嗣的紫色巨人。

“他会回来的。”蓝发的少女平静地说。

这一次，明日香发自内心地不打算反驳。

突然，下面传来了骚动。明日香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全过程。惊恐之中，她的手死死地握住了栏杆。

插入栓突然从 EVA 中弹出，舱门自动打开。随即，橙红色的 LCL 液体喷涌而出，其中并没有真嗣的身影。

明日香屏住了呼吸，眼前这短短的几秒钟，感觉就像是永恒。不只是她，绫波零、葛城美里、赤木律子、伊吹玛雅.....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愣在了原地，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说不出话来。在这一刻，只有滴答滴答的水流声在空旷的机库里回响。

下一秒，一只手从插入栓的舱门里伸出。碇真嗣用仅余的力气，爬出了插入栓。

接连的刺激让明日香感到一阵眩晕，她恍惚地看着人们围住了真嗣。在那群人之中，葛城美里用近乎拳打脚踢的粗暴方式挤出一条路来，第一个冲到了真嗣的身边，抱着他痛哭流涕。

明日香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跑下楼去，去往真嗣的身边，这一个月以来，她一直盼望着这一天。只是，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身边还站着一位蓝发的少女，而自己才刚刚对她说过，自己‘不是为了真嗣而来’。因此明日香强行压住了自己心里的冲动，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看向下面。

“嘿，一号，那家伙不是教过你这种时候该做什.....”

她停住了。在她转头看到绫波零脸上表情的一瞬间，她就知道这个问题已经没必要再问了。

绫波零微笑着，看向被众人簇拥的真嗣。她的脸上写满了发自内心的喜悦。

“你啊.....”明日香耸了耸肩，“如果能经常笑一笑的话，也许过不了多久大家也会把你当成一个真正的人了.....”

尽管明日香的话还是一如既往的尖酸，但这一次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的恶意。事实上，抛开讽刺的意味不谈，这已经是绫波零听到过的为数不多的赞美之辞。而说出这句话的人居然是那个高傲的第二适格者，这就使得这句赞美更加珍贵。不得不说，这种感觉真的很温暖。

真嗣恢复意识时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有什么咸咸的液体正滴在他的脸上。不出意料，在睁开眼的一刹那，出现在眼前的果然是明日香。

真嗣突然的苏醒是明日香没有料到的，而接下来脸颊上传来的温柔触感更是让她大感意外。

“什么嘛，趁人家没反应就亲上来……你这不是精神得很嘛。”

躺在床上的真嗣闭上眼，露出疲惫却安心的笑容。“哈，终于轮到我占你一次便宜了。”

明日香红着脸，低下了头。她的嘴张张合合，似乎是在找什么合适的措辞。

当她终于抬起头的时候，真嗣以为她有什么话要说。然而，真嗣等来的却是一记耳光。

“疼啊！”真嗣捂着半边脸，现在他的脸看上去和明日香的一样红。“这次又是因为什么？啊，是因为我又害你担心了对吧！你每次都会这么说！都说了多少次了！”

“显然我说的次数还不够多！你从来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真嗣坐起身，将她拥入怀中。“别担心，我这不是每次都回来了……”

“咳咳！……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这声音让真嗣全身一僵，他瞠目结舌地望着站在病房门口的葛城美里。

“呃呃呃……美里小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只是……”

“没关系真嗣，”明日香却并没有任何遮掩的意思，依旧靠在真嗣的怀里，轻抚着他的脸颊。“美里已经知道了。”

真嗣更加茫然了。他看看美里，又看看明日香，极力试着去理解着明日香刚才的话。“美里小姐她……知道？知道了多少？”

“安啦安啦，也没知道多少。明日香什么都不肯和我说呢。”美里朝着他的病床走来，她脸上神秘的笑容让真嗣预感到有什么事就要发生。

果然，下一秒钟，美里就把自己端庄正派的军官形象抛之云外，大张着双臂冲过来搂住了他。真嗣被她勒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原本在真嗣怀里的明日香更是被远远地挤到了一边，真不愧是军人的臂力啊……

“回来就好，真嗣君！现在我就带你们回家，只不过嘛……”她松开双臂，站了起来，“等你们回去后，我想要听一些解释，关于……你懂的。”

美里戏谑地眨了眨眼，然后转身离开了。只留下真嗣还在极力试着理解当前的状况。

“所以……她都知道了一切？”

“目前，她只知道我们在一起了。”

“呃……她是怎么知道的？”

明日香突然朝他扑了过来，抓住了他的病服领口。“还不是都怪你，笨蛋真嗣！我不是告诉过你要送匿名信吗！”

“我送的就是匿名信啊……明明一点身份信息都没留下。”

“可是你居然手写！你是有多笨！我的天……你那龙飞凤舞的字迹就够有辨识度了，连我一个不认识多少假名的人都能认出你的字！”

“明日香，对不……”

“行了行了！”

令人不安的沉默再次降临了。

“好了，真嗣，也不全是你的错。毕竟后来的事情都是我告诉她的……”明日香先开了口，“我本来应该尽力表现得和以前一样，只是这一次……我实在是做不到对她袖手旁观。如果，如果你们两个都出了事……”

“明日香，你知道我会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担心的要死！”她的声音里充满委屈，眼里闪烁着泪光。“这一个月来，我每天都在怀疑我自己，怀疑我们做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事！你说过我们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活下去的世界，可我们真的做到了吗？我们明明为此舍弃了那么多，但是谁知道最后的结局会不会变得更糟？求你了……”

她紧紧地抱着真嗣，把脸埋在他的胸膛里，就仿佛他会随时消失不见。“你也好，我身边的其他人也好……别再离开我了，永远也不要！求你们了……”

真嗣闭上眼，发出一声叹息。他的手轻拂过明日香的长发，希望这能给她带来一点安慰。

“那么，我们就告诉她吧。”真嗣最后这样对她说。“我相信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迟早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我们是谁。我以前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从未料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干涉还会带来新的变数。如果我们仍然固守计划行事，到最后仍然有可能全盘皆输。第14使徒入侵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就站在机库里，初号机就在我的眼前。我听得到地上的战况，我知道那可恶的家伙正在伤害你和绫波。那时候我想，我必须要出击，我绝不会后悔。如果继续死守着我们的计划，那么最后的击败它的机会也会白白溜走，那时候人类就真的灭亡了……”

“你是说，我们要停下我们的计划……”

真嗣用力地摇了摇头。“我们要做出调整。过去的我太急了，也许我应该放缓脚步，给大家适应的时间，这样就不会有人察觉到异样……”

“现在美里那边已经瞒不住了……这样也好，至少我们在家就不用装着了。”

真嗣没有再说什么。他闭上了眼，轻轻抚摸着明日香的头发，让彼此的身体靠得更近。明日香侧头趴在他的怀里，他缓慢但坚实的心跳声让她感到无比的安心。

但也许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感觉到安心。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要再一次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走进那暗流涌动，风雨飘摇的现实。

美里并没有给他们太多思考时间。才刚一回家，她就急切地要求真嗣做出解释。

现在，三个人围坐在餐桌边。自己居然要与美里如此正式地对谈，这让真嗣感到很习惯。

“真嗣，我希望这会是个好故事。”美里率先打破了沉默，“为此我可是不惜推掉了一个很重要的饭局哦。”

“猜都猜到了，又是跟加持……”明日香不耐烦地咕哝着。

但这一次美里没有嬉笑，而是很严厉地看着她。明日香识相地乖乖闭上了嘴。

“真嗣，可以告诉我吗？”美里拿出了一张纸条，“你们为什么会知道三号机，还有松代的事？”

真嗣和明日香对视了一眼，像是在给彼此打气。明日香坚定地点了点头。

“因为……我们来自未来。”

美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这倒是让真嗣很惊讶。

“那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你可以理解为时空旅行。”红发的少女替他作了回答。

“时空旅行……”美里低声重复了一遍，尽力让自己跟上他们的思维。“可是这怎么可能？”

“我们也不知道。”真嗣摇了摇头。“我只能说，我们是在两三个月前回来的。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在那个世界苦苦生存了很多年……”

“‘苦苦生存’？为什么是生存？”美里对真嗣的用词大为不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三次冲击！”明日香低声地宣告了那个世界的命运。“我和真嗣是仅有的幸存者。”

“而且，美里小姐，虽然对细节不是很清楚……”真嗣接着明日香的话继续说，“但可以确定的是，第三次冲击并不是由使徒引起的。”

“那是谁引起的？”

“我不能再说了……”

“真嗣！”美里突然的爆发让两个孩子全身一颤，但谁都没有退缩。真嗣抬起头，直视着美里的双眼，眼神中写满了坚定。

“美里小姐，我已经说过了，我认为现在就说出所有细节并非明智之举。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改写世界的命运，避免第三次冲击。但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事都在阻碍着我们。”他笑了笑，那笑容里透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你也看到了吧，我们光是想要隐藏自己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可是……也许我能帮你们！你们难道不这样认为……？”

“也许你说得对，”这一次明日香同样用一个严肃的眼神让美里乖乖闭上了嘴。“但你的行动也许会带来更多的变数。知道内情的人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

“你们不信任我吗.....” 美里低下了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

“不是的，美里小姐。只是.....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

“嗯.....我明白了。” 虽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此刻美里已不能进一步逼问下去。她转移了话题。“那么，你们在那里生存了多久？”

“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在开头的几个月里.....也可能是一整年，每一天我们都会忙到晕头转向，根本没有精力去记录日期。后来，也许是过了两年之后，我们才重新开始计时。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又生活了四年。”

“为什么.....” 美里的悲伤和失落溢于言表，“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实在无法确定你是否会相信我们。”

这两个人每说一句话，明日香的耐心便少了一分。不被他人理解的愤懑在她心中积压着，她终于爆发了。“真嗣已经说过了吧！那样做的风险太大！如果我们说自己是穿越者，你们会怎么想？我们会被挂上精神病的标签，会被 NERV 革职，我们会失掉唯一拯救世界的机会！我们会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精神病院里度过此生！”

“明日香.....” 真嗣试着安抚她，但却毫无效果。

美里叹了一口气，明日香的话对她并非毫无意义。“我知道，你们说的有道理，这确实是个难以置信的故事。你们在那个世界里苦苦挣扎了多年，等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的時候，却又被送回了这里.....” 她轻拍着自己的额头，思绪沉浸在这个离奇的故事中。“如果不是因为那张纸条，恐怕我真的无法相信.....”

“爱信不信！都随你妈的便！” 明日香愤怒地站了起来，在桌子上重重一敲。

“明日香！”

真嗣伸出手想拉住她，但明日香的动作更快一步。她捂着脸从厨房里跑了出去。

“她这是怎么了？”

真嗣看着明日香的背影消失在视野中，呆呆地站在原地。过了足足几十秒，他才慢慢地开了口。

“美里小姐，你根本就不懂那种感觉.....对你来说，你可以轻易否定我们所说的一切，可以认为那些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对我们来说，” 他转过身来，眼中闪起泪光，“我们可是割舍了一切啊.....”

“‘割舍了一切’？那是什么意思？” 美里陷入了迷茫，“我不明白.....有什么东西是你们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的？这里明明.....”

她突然停住了，惊愕到说不出话来。她已经猜到了一样东西，那是这个世界绝不会有的东西。

“美里小姐，我们有孩子了。”

作者的话：终于，一个大秘密被揭露出来了！

好吧，也许你们很多人早就开始怀疑会有这种情节了，也许你们在读前几章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事实上，如果有人居然没猜到的话，才令我惊讶）。只不过，直到这里，我终于明明白白地把它说出来了。

你们们应该注意到了，从这一章开始，我所写的内容和 TV 版的分歧越来越大了。当然，第一个原因是，随着故事线的发展，这种分歧也是迟早的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回到大学里写的，我的电脑速度很慢，实在没办法一边码字一边开着视频对照。所以，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我按照回忆写的。

说点好的。从这里开始，我们将要看到，前一个原因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并不喜欢顺着旧版的框架讲新版的故事，所以我的写作往往会和原著偏差越来越大，有些时候也会害得自己掉到坑里。比如说，在“第 13 使徒”那一章和这一章里，碇源渡都做了些奇怪的决定。尽管我尽力去解释这些情节，但效果仍然不尽人意。但是，在我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我还是先不重写了。

这一章的后半部分看起来更加不可收拾了。我并不想写成那种“真嗣在初号机里见到了唯”的情节（实际上，真嗣在初号机里的所有对话都是我后加的，只是为了让故事的发展看起来更加流畅。如果你想让真嗣和唯对话，或者和小时候的他自己、赤裸的美里明日香绫波零对话，欢迎自行脑补）。相反，我想省出篇幅去描写一下那些配角们。但是效果仍然不太好，直到最后我能着重塑造的也就只有洞木光和相田剑介两个人而已。

第六章 降生

时间还很早，但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夏日的阳光洒满了卧室。真嗣几分钟前就已经醒了，但他并没有起床的想法。他想多享受一下这温馨的片刻。

明日香睡在他的臂弯里。在清晨的阳光里，红色的长发折射着耀眼的光——和她本人一样耀眼。她随着节奏轻微起伏的胸部，轻轻的呼吸声，还有身上发出的甜美的气息……真嗣得承认，他光是想着这样的场景就能吃三大碗饭。

但就算他再怎么小心，总有一些轻小的扰动是无法阻止的——比方说从鸡舍那边传来的叽叽喳喳的鸡叫声。

“迟早有一天要杀了这笨鸡……”明日香咕哝着，揉了揉惺忪的睡眼。

“哈，其实今天它已经叫得比平时晚很多啦。”真嗣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早安，碇夫人。”

“那早安哟，惣流先生。”这种时候，她向来是绝对不肯示弱的。

真嗣笑了。那场‘婚礼’之后的几个月以来，两人时不时就会以夫妇相称。尽管那场婚礼也许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他们却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

“好了，我去鸡舍看看。”真嗣伸了个懒腰，爬起了床。在床上赖得越久就会越不想起床，这是他自从学生时代就深知的道理。

“嘿，明日香，早餐想吃鸡蛋吗？”真嗣头也不回地问。他正打开衣橱想要找出一套衣服。

明日香没有回答，真嗣怀疑她也许又睡着了。然而，在回头的一刹那，他看到明日香清醒地坐在床上，只是，她看上去似乎陷入了沉思。

“啊，哈，早餐就不用做我的份了！”注意到真嗣回过头来，她立刻换回平日里那活泼的笑脸。

“又是这样啊。”

明日香无所谓地摊开手，“反正人家也不太饿。”

“好吧，听你的……”真嗣悄悄地用余光看着她，努力回忆起上一次两个人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确实，忙碌的生活经常会让他们没时间吃饭，就算吃也大多是各吃各的。对于这两人来说，一次两次不吃饭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只是，在真嗣的记忆里，明日香还不曾以‘不饿’为借口拒绝掉一顿饭。

哈，原来是这样。真嗣转过身来，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容。“明日香，你一直都很漂亮，减肥什么的真的没必要啦。”

“才不是！我是真的不饿！”也许是被真嗣说中了心事，她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听话啦，明日香。我们到现在为止能有足够的粮食全是因为我们的运气，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农场能一直有充足的供应，未来我们很可能会经历没饭吃的日子。所以，既然现在我

们有足够的粮食，就不应该让自己挨饿嘛。”

“既然这么说，你就当我是为那种时候提前储备粮食好了！”明日香不耐烦地回答他，“说到储备，我们有些生活必需品快用完了，香皂、厕纸、防晒霜……还有车里的汽油，也快用完了。”

“这么快？”真嗣咕哝着，头上正套着一件衬衫。“好吧，那我现在先去做早餐。等下我去市区拿点物资回来。对了，垃圾也该扔了，已经有好几个垃圾袋装得满满当当了。”

明日香点了点头。“路上小心点。”

几年的时间过去了，大自然已经把许多地方重新收归为自己的领土。不过，第三新东京市是个例外。这里除了断壁残垣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食物，没有水源，所以也基本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会在这里活动。不过，真嗣和明日香所在的家庭农场看起来是个绝佳的目标，尽管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大型野生动物侵袭，但想来那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没有大型动物来过，小型的家伙们倒是来过很多次。尽管一次又一次加固了篱笆，但截至目前，已经有三棵莴苣和十多个胡萝卜被啮齿动物偷走。另外，那只吵吵闹闹的公鸡也是不久前来到这里的，不管真嗣赶走它多少次，这个家伙总是会再一次厚颜无耻地出现在鸡舍中，大摇大摆地吃着饲料。不过，这家伙倒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它提供的闹钟服务还是很值得信赖的。

尽管如此，真嗣还是不希望再有什么动物找上他们了。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真嗣现在才会开着车，载着几大袋垃圾，来到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之所以要把垃圾丢到这里，就是为了防止垃圾堆的气味把野生动物引来。

透过车窗，他小心地观察着外面，在确认四周没有动物后，他悄悄溜下了车。通常来说，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就足以吓走那些胆小的家伙们了。

他轻手轻脚地打开了后车门，取下了那几个满满当当的垃圾袋。只是，其中一个看起来不太对劲，明显要比其它的几个重很多。直到把那个垃圾袋举到眼前仔细观察，真嗣才找到了原因——一只大老鼠正扒在垃圾袋的底部啃咬着。

“嘿！给我走开！”真嗣用力地把那袋垃圾甩了出去。它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抛物线后摔落在地，那只老鼠立刻就吓得逃之夭夭，只是，袋子里面的东西也随之散落一地。

然而，在散落的垃圾中，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物品吸引了真嗣的目光。尽管远在五米开外，但那东西独特的外形还是让真嗣一眼认出了它。然而，这样的东西居然会出现在自己的家里，这让真嗣大为震惊。他的脑海出现了某种不好的预感。

他小心地弯下腰去拾起了它。在看清楚上面的字的一瞬间，仿佛时间停止了一样，他的意识陷入了一片空白。

他不记得自己到底在那里坐了多久。

“我回来了。”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紧接着，一脸焦急的明日香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差点又要出去找你了！”明日香朝他走来，但却突然皱着眉头捂住了鼻子。“好难闻！你不会是一直待在垃圾堆那里吧？”

但是真嗣的表情看上去一片木然，他只是低着头呆呆地站在那里，没有对明日香的话做出任何回应。

“对不起，”他最后这样说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

“思考？你怎么……”明日香正要抱怨，但当她看到真嗣手中紧握着的那个东西时，一种恐惧与愤怒交杂的情感在她的心头炸开，让她呆若木鸡。

她的希望瞬间就破灭了，所有的担忧变成了现实。一直以来，她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而付出的努力，现在全都变成了徒劳。

“真不该在家里做测试啊……”她神情恍惚地说出了这句话。

“明日香，我……一开始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件事，也许你是想给我一个惊喜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真嗣的话，也许明日香并没有听进去。

“我应该把这东西丢远一点的……”她无意识地喃喃着，全身都在颤抖。

“但我现在明白了，你根本就不想让我知道对吧？这就是你最近拒绝吃饭的原因，你……你想要饿死肚子里的……”

“所以那又怎么样！！！”明日香突然爆发了，悲伤与愤怒喷薄而出。“我绝对不要……绝对不要这东西！它会毁了我们的一切！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的一切！”

“明日香……”真嗣难以置信地看着她，“你怎么能这样……？我决不相信这是你会说出的话。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不止是在拿那孩子的生命冒险了，你很可能会搭上自己的命！”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这东西已经开始碍事了！这东西已经开始从我身边夺走你的爱了！”明日香几乎是在尖叫。她抱着头，全身缩成一团蹲坐在地。

“如果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那你或许是对的。只是，明日香……”真嗣低声说着，“这不是那孩子的错。”

上一次睡在这间卧室是多久之前的事了？真嗣想不起来。这里的床可真是小啊。

这一天之后的时间里，他们没有和彼此再说一句话。这也许是他们吵得最严重的一次了。

真嗣又失眠了。他的脑海里闪过近期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直到现在他才意识到这其中的异样。比方说，她最近在洗澡的时候花的时间比以前更长；比方说，她最近总是没来由地看上去一脸疲倦；比方说，她最近的情绪总是忽冷忽热；比方说，她最近总是穿一些比较宽大的衣服……

这些事情并不算细微，只要他仔细观察的话就一定能看得到，然而……真嗣对自己的愚钝感到懊恼。

不，也许跟愚钝没有关系。也许在潜意识里，他同样不愿相信这件事会发生。即使是现在，他仍然感到这是如此的不真实。

就在睡意终于来临的时候，卧室的门吱扭一声被打开了。他知道那是谁，但却并没有起身，也许现在装睡才是最好的选择。

“真嗣？可以来我这边睡吗？”

他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即使明日香显然知道他没睡着。

“可恶啊，你想听我求你吗？”明日香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真嗣，求你了，我醒来的时候想要有你在身边。”

他终于有所反应了。他并没有起床，而是掀起一边被子，示意明日香到这里睡。

“我醒来的时候想要有你在身边。”他疲惫地重复着明日香刚刚的话。

虽然不情愿，但她还是接受了这个邀请。

“我们上一次分床睡是什么时候？”明日香叹了口气，“上一次我们吵得这样激烈，是什么时候？”

“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在不久之前吧。你果然是在……”

“我真的不记得了。”真嗣撒了谎。尽管明日香确实伤害了他，但他还是爱她的。

“这就是个诅咒。”明日香低语着。

“什么？”

“这一定是个诅咒！也许世上真的有上帝，这就是他给我的惩罚，因为我杀死了他的使者。”

“为什么……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想？”明日香恨恨地反驳着，“每当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意外就会接踵而至，把我的幸福夺走！在我终于能向妈妈证明自己的那天，她死掉了；在我刚刚意识到她一直在保护着我的时候，量产机就把二号机连同我一起撕碎；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爱人，我本以为我能和他相伴终生，可是又有个该死的东西要夺走他对我的爱！”

“明日香……”

“是啊，全是我的错，我早就知道了。我只是一直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

“不是这样的.....我永远都会站在你这边，可是现在你都在做什么呀.....”

“怎么？你还想要我亲口说出来么？你要我亲口问你，要不要堕胎？”

她知道，现在该做的是补救而非激化矛盾，事实上她一直在极力克制自己的火气，但这并没有那么容易。

真嗣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的确，就算明日香问他，他也绝不会同意。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不告诉你的原因。你根本不会帮我！”

“明日香.....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不想再说下去了，他换了一个话题。“我以为你一直在吃着避孕药的。”

（在欧美国家，女性服用避孕药也是一种常见的避孕手段。某些短期避孕药，对女性的身体伤害很小，是一种适合健康育龄女性的常规避孕药物，在许多欧洲国家极为流行。本文的作者并非亚洲人，其写作习惯及背景或多或少会带着西方文化的影响。——beiming）

“我当然吃了！你以为我会粗心到那种程度吗？”明日香咕哝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但毕竟那种药的成功率也不是百分之百啊，更何况那些药的时间也有点长了.....”

真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是说.....药过期了？”

“不然呢？这世界已经停摆好几年了，难道你能弄来没过期的药？”

“可你怎么就知道那些验孕棒还有效.....”

尽管看不到，但真嗣还是感受到了她点头的动作。“我做了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多久了？”

“在一周前我就发现自己的生理期不太对劲。”明日香如实回答。“一开始我也没有在意。那时候虽然偶尔有轻微的晨吐，但我只以为是自己吃坏了什么东西。直到后来的几天.....这些迹象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实在是.....”

她叹了口气。“我只是不想承认，想要尽力去忽略这件事，就好像.....好像只要我不承认它，它就不会发生。但我最终还是败给了恐惧和焦虑，我对自己说，‘做个测试吧，然后你就会知道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可是测试的结果却.....”

明日香不再说了，疲惫的笑容里写满了戏谑。尽管没人能看到。

真嗣感受到她翻了个身。“嘿，你为什么这么冷静？我以为你至少会骂我两句呢。”

真嗣想了一会，但还是不知该怎么回答。

“我.....做不到。”最后他这样说。

明日香并没有要说话的意思，所以他继续讲了下去。“当我意识到那测试结果意味着什么的时候，我感觉有几千种思绪一起涌进了脑海。

“那时候我甚至想，也许这是个机会，证明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爸爸，至少，我会比我爸爸那样的人更适合当父亲。哈，真是奇怪的想法呢.....”

“但我唯一确定一件事是，我不能对这孩子弃之不顾，就算要劝阻你、和你吵架也好。”

明日香那里仍然没有任何回应，真嗣甚至怀疑她是否还醒着。他小心地翻了个身以确认明日香的状况，果然，她已经睡着了。

妊娠日志

时间：10~13 周

我突然觉得，也许有必要写一些东西记录这个过程。毕竟，身为丈夫，我有义务照顾好明日香的方方面面，而这本日志今后将会为我提供很多有价值的参考信息。考虑到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我恐怕每天都要忙昏头，实在难以记住所有的细节，这本日志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著了。此外，一想到自己即将成为父亲，我的心中就会涌起复杂的情感，所以我也很想花点时间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恐怕对明日香来说也是一样。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如果她仍然像现在这样，选择……呃……自我毁灭，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她最近仍然在闹别扭，说只要‘那玩意’消失了，她就好好吃饭。她可真是冷血！我现在根本不敢期待她会把那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我甚至怀疑，她是否把那孩子当成一样活物来看待？

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搞明白明日香为什么会怀孕。药物过期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丧失了对时间的感觉，根本记不清到底过了多久。所以，也许那药物并没有过期……那难道是她忘了吃药却又不愿承认？我得说，这很符合她的风格。又或者，避孕失败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碰巧就发生在我们身上？算了，不想了。

既然我和她已经一同走过了那么多坎坷，我总应该对未来抱持希望。

真嗣从床上惊醒，就在刚才，从客厅里传来了响动。虽然轻微，但也足以惊扰到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的他。

真嗣的第一个念头是家里进了贼，随后他突然意识到这世界上早就已经没有第三个人了。那也许是什么动物溜进来了？不管怎样，真嗣都觉得有必要检查一下。

他小心地抽回手臂，避免惊扰到熟睡的明日香。直到这时候他才发现，明日香早已经不在自己的身边了。

那么，客厅里的人难道是她？她现在起床做什么？从声音的传来的方向看，她似乎并不是要上厕所。

如果自己现在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也许又会是一场争吵。也许她故意挑这个时间起床

就是为了不被他发现。然而，想来想去，终究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

小心翼翼地，他站了起来。

在推开门的一瞬间，那种声音更明显了。他踮着脚尖，悄悄溜出了卧室，循着声音的来源走去。然后，他到达了——厨房。

厨房的门半掩着，从门缝处透出微弱的光。想要尽可能细致地观察情况，又不被她发现，恐怕这里就是最好的地方了。所以，真嗣就在这里停了下来，屏住呼吸，透过门缝观察着厨房里面的景象。

明日香就坐在餐桌前，看上去气鼓鼓的。在她背后，冰箱的门打开着，微弱的光亮就是自那里而来。桌上摆着一个苹果，一个打开的肉食罐头，两个西红柿，一根黄瓜，以及几片面包，而她的手里则拿着一个刚刚做好的三明治。

但明日香并没有开吃。她只是把那个三明治捧到眼前，呆呆地盯了它良久。随后，真嗣听到厨房里传来抽泣的声音，其中夹杂着不甘与气愤。

“都怪你.....可恶！”

下一秒，明日香几乎一口就咬下了三明治的一半。不到一分钟，手掌大的三明治已经消失无踪。

“可恶！可恶.....都怪你！”她一边咒骂着，一边大嚼特嚼。因为嘴里塞满了东西的缘故，她的声音听上去含糊不清。

就好像是饿了许久的捕食者突然尝到一块肉一样，她又眼冒绿光地盯上了那个苹果。

真嗣知道，自己已经没必要再看下去了。他悄悄地溜回了卧室，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妊娠日志

时间：11~14 周

明日香到现在仍然不爱吃东西，这让我再一次担忧起来。准确地说，我已经对这种事有点恼火了。

我最近刚从书上看到，在目前这个阶段，婴儿从母体获取的养分和能量其实并不是很多。所以，就算她再怎么节食，最后伤害的仍然只是自己。我劝了她很多次，但她根本不听。自从怀孕以后她变得越来越固执，甚至比我们刚认识的时候还要糟。

我们今天早上又吵架了。我本想告诉她，我知道她半夜里都做了些什么。但从现在的状态来看，如果把这事说出来，搞不好她会彻底绝食。

我得承认，在我刚发现她会半夜吃东西的时候，我是很欣喜的。只是，她所吃的东西也不过一丁点，这样下去根本撑不了多久。迟早，婴儿的需求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任由情况这样发展下去，她们两个都会有生命危险。

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我不能对这孩子弃之不顾，就算要劝阻你、和你吵架也好.....’
我已经决定好要做什么了。请原谅我，明日香。

“吃一口吧，明日香！你这样真的很幼稚啊。”

“那又怎么样？”明日香不悦地推开了真嗣举着勺子的手。“我说了我不要吃，是你非要喂的！那就别怪我不给你好脸色！”

“求你了嘛.....”

“拿开！”

真嗣放弃了。他垂着头，无力地坐在地上。在过去的半个小时里，他几乎是用给婴儿喂饭的方式伺候着明日香，可她就是一口都不肯吃。

他受够了。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这个家。

真嗣绝不要让自己的家再一次破裂，这种痛苦他早就受够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他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什么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吧？你会和我在一起，仅仅是因为我们是这世界上仅剩的人类。你只是不想孤单地活下去，想找个人替你分担痛苦，所以你才会想方设法把我留在你身边。你居然骗我说你是真心爱我的，而我居然还真信了.....”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打断了他。这记耳光力量之大，甚至让他感到一阵眩晕，身体不受控制地朝后倒去。但他还是稳住了身体，在模糊的余光里，他看到了明日香颤抖的身影。

“你怎么敢.....”明日香几乎是咬着牙在说话，她再度抡圆了肩膀。

真疼啊。真嗣感到自己的双颊已经发麻了。只是，刚才的那些话，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明日香一人。在强迫自己念出那段话的时候，真嗣感到自己的灵魂都在震颤。

几周之前，他绝不会料到事情居然会发展至如此地步。但是现在，他已经试过了能想到的所有手段，而明日香却依旧不为所动，那么剩下的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如果你爱我，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你只想着你自己。”

“.....”

“你怎么忍心折磨一个令我爱若性命的人？”

真嗣看到，明日香眼中的什么东西一下就熄灭了，就像一盏消失在旷野风中的烛火。

“哦.....这样啊，你已经爱这东西胜过爱我了.....”她的声音无比凄凉。

“我说的就是你！”真嗣几乎是在尖叫了，“你看不出来吗？！如果连你都死了，我怎么活下去？”

她沉默了，低下头咬住了嘴唇。真嗣继续说了下去。

“你说过的吧，我们都要好好活下去。”

这种负罪感真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啊。不过，看到明日香用颤抖的右手握住了颤抖的左腕，真嗣明白她是听进了自己的话的。

“明日香，你想扔下我一个人吗？”真嗣这样问道。“如果不想，就请吃点什么吧。至少，请你一定要让自己活下去。”

明日香缓缓地坐在了椅子上，双手颤抖着，就好像全身的力量正在被慢慢抽走一样。她在低声念着什么，真嗣尽力去听，仍然只能勉强地听到只言片语。

“这不公平……”她最后这样说道。

“是啊，这不公平。”

“你们好，”这句话并非对某个人而说。在真嗣的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红色大海，远处是莉莉丝那巨大的白色头颅。她的脸上仍然挂着那永恒的、残酷的微笑。真嗣希望，至少能有谁听到他的声音。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过来了。”他侧了一下头，用余光看着坐在不远处的明日香。现在的她看上去是那么无力。

“我有一些重大的消息要告诉你们！明日香……她怀孕了。”

“这本应是令人喜悦的时刻，我们的爱情刚刚诞生了新的结晶。但是明日香她却不这样想，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她看上去很害怕！她甚至试着饿死这个孩子。

“她曾经问我为什么在这种时候还能保持冷静，我也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不能说自己不害怕，事实上恰恰相反。但我只是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却从没有害怕过自己的孩子！我怕我不能成为一个好爸爸……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别人了，没人能给我建议，没人能给我方向，我甚至连自己做得对不对都不知道！

“我的孩子，将要在这绝望的世界里生存，她（他）甚至不能去憧憬明天！

“明日香她……她终于肯吃些东西了，尽管每次吃饭的时候还是会吵架。唉，我……

“我真的好累啊。过去的几周让我心力憔悴，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也许还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万一她永远不肯接受这个孩子呢？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撑得住。”

真嗣低着头，跪倒在沙滩上。直到现在，他仍然抱持这虚假的幻想，希望那长眠于红海里的大家能听到他的话。

“求你们了，帮我劝劝她吧。或者，给我点建议吧。哪怕是说几句安慰的话也行。”

但这片海并没有给他任何回应，只有红色的海浪，周而复始地拍打着沙滩，日日如此，夜夜亦然。

无助和绝望席卷过真嗣的身体，他倒了下去，手中还紧紧地攥着一把湿透的细沙。

“救救我吧。求你们了.....”

他低声地祈求着，等待着上帝为他指明一个方向。但直到一个人轻轻地踢了他一脚，上帝还是没有来。

“起来，起来！”明日香的脸上挂着厌恶和悲悯。“我们回家。”

羽毛杂乱地散落了一地，血肉四溅。

也许是因为切身经历过这种屠杀的缘故，在回想起鸡舍里的惨象时，明日香感到自己的心都在震颤。

昨天夜里，他们被鸡舍里传来的悲鸣声吵醒。拿上了木棒和铁锹，他们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这里，然而.....他们来的还是太晚了。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一只母鸡已经被咬死，那只话唠的公鸡则被捕食者衔在了口中，沙哑地叫了几声就断了气。那只捕食者在鸡舍门被打开的瞬间就逃了出去，幸存下来的鸡也一并四散奔逃，只留下一片狼藉、空空荡荡的鸡舍。

从体型上来看，那也许是一匹狼，但明日香却认为那不过是一条饿疯了野狗。

“我们.....可以看开一点。”真嗣喃喃着，“没了那只公鸡，今后我们可以睡个懒觉了。”

那只凶兽还在真嗣的手臂上留下了几道抓伤，但这点轻伤已经算得上是幸运。他们必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来保护自己的农场，光靠几道低矮的篱笆是不足以应对与日俱增的威胁的。倘若下一次再有大型捕食者入侵，它带来的祸患可就不只是几道抓伤那么简单了。

除此之外，真嗣还有别的想法。

“嘿，明日香，想不想改善一下伙食？”

明日香愣了一下，“你不会是要.....”

“反正已经死了。如果不吃的话，那么宝贵的肉类食材就白白浪费了。”

不得不说，这个提议确实很诱人。对于除了素食之外就只有肉食罐头和鱼类的他们来说，新鲜的鸡肉的确是极其宝贵的食材。只是，这只鸡已经在他们的农场里生活了一年多，它已经成为了这座农场的一部分。这一点让明日香感到胃口大减。

她摇了摇头，试着甩掉这种无聊的思绪。不过是一只蠢鸡而已.....

“我们的鸡蛋还够吃吗？”最后，她只是想再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应该是够的。冰箱里的鸡蛋两周都吃不完。”真嗣在鸡窝里摸着。

他不断地把摸到的鸡蛋举到阳光底下看，似乎是在观察着鸡蛋里面的状况。明日香不懂他在干什么。

终于，在检查到某一枚鸡蛋时，真嗣露出了自信的微笑。“看来，它们还是给我们留下

了小礼物的。”

“你这么久去哪了？”这是真嗣回到病房时听到的第一句话。

“呃，启动发电机比我想的要麻烦一些。”他指了指医用躺椅，“可以躺下来了。”

明日香不情愿地咕哝着什么，真嗣听不清楚，但她还是慢慢站起了身，朝着躺椅那边走了过去。与此同时，真嗣在检查着房间里的设备，努力回忆着它们的用法。这是他这几天才刚刚从书上学到的知识。

他按下了一个按键，伴随着一阵蜂鸣声，B超检查仪启动了。

“嘿明日香，麻烦把衣服撩起来一下。”他拿着一盒导电凝胶走了过来。

“搞什么……啊！”腹部突然传来导电凝胶那冰凉粘稠的触感，明日香惊叫起来。

“啊，对不起。是不是太凉了？”

“我还没脆弱到那种地步，别这么婆婆妈妈的！……但你至少也该提前说一声啊。”

“对不起啦。”他小心翼翼地把明日香的肚子上的凝胶涂匀，然后轻轻地把检测探头放了上去。

屏幕上立刻出现了影像，那孩子的身形看上去非常明显。

“怎么还有声音？”

显然真嗣也听到了那种声音，但他安心地笑了。“这是心跳声哦。”

“心跳声？这也太快了！”

“不，”真嗣摇了摇头，专注地盯着显示器上的图像。“每分钟155次，对婴儿来说很正常。”

“随你怎么说，”明日香不耐烦地转过了头，把目光从显示器上移开。“快点结束这一切吧。”

真嗣小心地移动着检测探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心跳几乎要和那孩子的心跳一样快。

而且真嗣还注意到，尽管明日香把脸转向了另一边，但她也一直在用眼角的余光看向那台显示器。也许是因为不想被发现，她的动作非常隐蔽。

显示器上，最明显的部分是孩子的头部。由于尚未完全发育，瘦小的躯体看上去与头部完全不成比例，在躯体的周围，勉强可以看到细弱的四肢。

这就是他的孩子，他和明日香的孩子。

“真嗣……？”

直到明日香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直直地盯着屏幕长达几分钟了。他的眼中不自觉地盈满了喜悦的泪水。

真嗣转过头来，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而明日香.....不知为什么，她这一次没有逃避真嗣的目光，没有不耐烦地别过头去，而是真诚地看着他的双眼。

虽然不是很确定，但真嗣总觉得明日香的眼睛也湿润了，看上去亮晶晶的。

“我们回家吧，真嗣，”明日香轻轻地说，“我好饿啊.....”

妊娠日志

时间：14~15 周（可信度很高）

我以前总在书上看到，当你亲眼看到自己孩子的样子时，请一定要记录下这个重大的瞬间。说实话，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毕竟，那些未发育完全的婴儿看上去都差不多，只要见过一个，就不难想象出其他的。

但我今天明白了一件事。尽管那孩子看上去是那么瘦小，尽管我清楚地知道她（他）会长成什么样子，但她（他）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从她（他）那小小的身体上传出的生命的律动，是那样磅礴，那样势不可挡。

我很想知道爸爸是怎么想的。当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是否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嗯.....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带妈妈去医院做过一次 B 超。

但我还是相信，如果他也曾看到过我的样子，他一定会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就算没有这么强烈也好。身为父母，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不可能毫无感觉，如今我坚信着这一点。

幸运的是，明日香似乎和我有同感，否则我无法解释她身上那突然觉醒的母性本能——虽然她仍然不肯承认。至少，她终于肯主动吃饭了，理由是‘实在受不了你的唠叨’。哈哈，她总是这么倔强，不肯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其实我对此毫不在意，只要她肯吃饭就好。

还有一件幸运的事情就是，看起来那孩子的发育并没有受到影响。至少从心跳声和生长情况来看，她（他）还很健康。

我相信，这会是一个重大的转机。

“为什么我也要跟着一起来啊？”明日香咕哝着，“现在就准备这些还太早了吧！”

“我还以为你会很喜欢给自己孩子挑生活用品呢。你看，我们现在还什么都没有，没有玩具，没有婴儿服装，没有尿不湿.....”

“我当然知道！但距离那孩子出生还有几个月呢！何况我们还不知道性别.....”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明日香突然改了口，“而且我为什么要关心这种事情啊？”

真嗣叹了口气，揉了揉眼睛。明日香的孩子气有时候真的让他很头大。他早就看出来了，

虽然明日香嘴上一直不承认，但其实她恨不得把全城的婴儿用品店都逛个遍。她什么时候才能放弃这倔强的伪装，老老实实在地承认自己的想法呢？

“你说得对，但我们肯定不会只去一次。”真嗣说，“毕竞选婴儿用品这种事情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呢？反正今天我们也都没什么事.....”

“知道啦，知道啦！”明日香不耐烦地打断了他，“那就顺便挑几件孕妇装吧。我已经连最宽大的衣服都穿不下了。”

真嗣暗笑着，明日香的身材确实越来越像孕妇了。但是，根据自己对她的了解，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才是明智的选择。

他环顾四周，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感到一阵头晕。在来这里之前，他自以为已经列全了婴儿需要的所有生活用品，结果等真正到了这里，他才发现几乎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能派得上用场。婴儿座椅，婴儿餐桌，学步车，幼儿围栏，奶瓶，餐具，尿不湿，童装.....当然，还有种类繁多、数不胜数的配方奶粉。

(beiming 原以为 Jimmywolk 先生在这里犯了个错误，奶粉不应该有那么长的保质期才对。不过，后来 beiming 发现，有些奶粉的保质期确实很长，可能达到三年。——beiming)

真嗣晃了晃脑袋，眼前的商品种类之多，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选。不过，这也是件好事，毕竟选择的范围相应变大了许多。

“那么，我们从哪里开.....明日香？”他转头看向明日香，却发现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她正站在一排货架前，双眼无神地盯着上面的商品。真嗣本想问她在干什么，不过，在看到货架上的商品的一瞬间，他就知道自己没必要再问了。

那排货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一列布娃娃。无一例外，那些娃娃的脸上都挂着笑容，但那毫无生气的眼睛绝对无法让人感到一点温暖。

“嘿，”他走到了明日香的身后，双手搭上了她的肩膀。“走吧，我们去挑几件好看的衣服。”

妊娠日志

时间：15~16 周

自从明日香开始做出改变，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只是今天.....也许明日香说得对，现在就去选婴儿用品确实太早了，而且我也绝不应该带她一起去的。我早该料到这种事的。

自从‘偶遇’那些布娃娃之后，她的状态变了好多。直到现在，她都没有说过几句话，她身上的那份热情一下子就消失无踪.....我希望这不要成为事情再度恶化的开端。

我也明白，真正困扰着她的绝非那些娃娃本身，而是它们所承载的回忆。明日香她.....曾经有一个悲惨的童年，也许她一直都对母亲这个形象很是抗拒。也许她前段时间的种种行

为，根源也是在此。自第三次冲击之后已经过了这么久，我们仍然未能战胜心里埋藏最深的那份恐惧。无论是我还是她，都是一样.....

在她的童年时期，有个布娃娃曾经取代了她在母亲心中的位置。所以我想，也许对于明日香来说，她最恐惧的事情就是自己被替代，然后被抛弃。

但我们的孩子绝不是布娃娃。即使还没见到她（他），我仍确信她（他）将会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明日香也一定在这么想吧。我相信她会有的。

明日香看着那个粗糙的自制版孵化器，感到暗暗好笑。‘没想到，这东西居然还成功了。’

几枚受过精的鸡蛋，就是那几只鸡留给他们的饯别礼。

然而，这几天以来，这几枚鸡蛋一直静静地躺在孵化器里毫无动静。明日香甚至怀疑这些统统都是死蛋。直到今天下午，一切终于有了一点变化。

因为真嗣禁止她干重体力活，明日香决定去菜园里采些东西回来。当提着一篮子蔬菜经过鸡舍时，她不经意地朝孵化器里瞥了一眼，这才注意到有一枚鸡蛋的蛋壳正在轻轻颤动。

她把菜篮子放在一边，小心地扶着墙半蹲下来，以便看清孵化器里的景象。她知道这也许很蠢，但她还是想亲眼见证这一刻，新生命诞生的一刻。

下意识地，她的手轻轻抚摸着自已日渐隆起的腹部。她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孩子也在成长。

‘笨蛋真嗣！为什么非要带人家做 B 超？为什么非要把那孩子的样子展示给人家看！’

也许真嗣也明白，当一个新生的生命开始具备形体，它就不再会被视为简单的细胞堆砌物，而是一个真正正正的人。事实上，在看到屏幕上影像的一瞬间，她就决定不再称呼那孩子为‘那东西’了。那是活生生的人类，她亲生的骨肉，是她与真嗣爱情的结晶。那绝不是某样‘东西’。

“明日香，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明日香全身一僵。她抬起头，看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自己身边的真嗣。

“呃.....你看，鸡蛋就要孵化了.....”她指着那枚轻轻抖动着鸡蛋，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以掩盖自己脸上的那一抹绯红。

“哦，真的？”真嗣脸上也露出惊喜的神色，他紧挨着明日香蹲了下来。

就在此时，第一只破壳的小鸡已经从蛋壳里探出了头。令他们没有料到的是，紧随其后还有另外两只破壳的小鸡。

不知为什么，明日香突然觉得有一丝难堪。她涨红了脸，想要找个理由离开这里，但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要命的是，真嗣看上去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窘态，他的注意力全在那几只刚刚出壳的小鸡上。

结果，两人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看着，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直到另外三只小鸡的破壳声打破了这片沉默。

明日香感到无聊极了。尽管她一再表示怀孕目前还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不便，但真嗣就是不肯退让，现在他唯一允许她做的事就是休息。

明日香无可奈何地翻了个白眼，用眼角的余光朝真嗣那里瞟了一眼。他正坐在扶手椅上，抱着一本书看得入神。

“嘿，你在看什么？”明日香眯起了眼睛，这才看清了那本书的书名。“‘儿童起名大全’？”

“是呀，毕竟我们到现在还没想过该给那孩子起什么名字呢。”真嗣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明日香疑惑地眨眨眼，她的视线在真嗣和那本书之间来回切换。“名字？”

“是呀。你看，反正我们的孩子也快.....”

“还有几个月呢。”

“好啦，好啦，”真嗣果断地转换了话题，“我还正想问你呢。明日香，关于这孩子的名字，你有什么想法？”

“哈？没想过。”明日香咕哝着，“我能有什么想法。”

又来了。真嗣无奈地叹了口气。

也许是真嗣的表现也让明日香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她也轻叹一声，随后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可以用我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如果是女孩，叫‘京子’或者‘唯’都行。或者‘美里’，‘光’.....‘零’也可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明日香顿了顿接着说，“如果是男孩，就叫‘良治’。反正绝对不可以是‘冬二’或者‘剑介’那两个笨蛋.....”

“不行。”一反常态地，真嗣干脆地打断了她。“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别的什么人的替代品。这孩子不应该背负着如此重担来到这世间。”

明日香耸了耸肩。真嗣说得的确很有道理。她已经预想到，如果按照她刚才的提议给孩子起名，那迟早有一天会出现‘看啊，小美里喝果汁的架势，简直就和那家伙喝啤酒一样！’这样的对白。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玩笑。

“啊啊！那我想不出来了。你自己想去吧！”

“呃.....那你觉得一个中性化的名字怎么样？”

“中性化？那我就更想不出来了。在我们德国，一个人的名字总是直接指明性别的。”
明日香感到有点厌烦了，“嘿，先别想这事了，好么？时间还多着呢。”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名字。”真嗣最后提议道，“你觉得‘亚纪’怎么样？”

(这里 Jimmywolk 先生的原文是 ‘AKI’。根据性别不同,可以翻译成 ‘秋’，‘明’，‘亚纪’等。考虑到孩子的性别,故将之翻译成 ‘亚纪’ (等等,是不是剧透了.....哈哈.....)。——beiming)

“‘亚纪’？‘碇亚纪’？听上去一般般嘛，”明日香的脸上划过一丝狡黠的笑容，“还是‘惣流·亚纪’要好听得多嘛。”

“你怎么了？！”

明日香没能立刻回答，肚子里传来的异样感觉让她不敢轻举妄动。她慢慢地扶着篱笆站起身来。

“真嗣，我能感觉到了。”

也许连明日香自己都未曾想过，这一刻她真正感受到的，居然是强烈的喜悦。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真嗣丢下了手里的活，小跑着来到了她的面前。“你说你感觉到什么.....？”

“就是这里！”她抓着真嗣的手按在自己的肚子上，看上去非常激动。“怎么样，感觉到了吗？”

“嗯！这孩子有动静.....”

“你看！又是一下！这孩子可真有劲呢。”

明日香抬起头，脸上洋溢着幸福。只是，在她看到真嗣的双眼的一刹那，她愣了一下。真嗣并没有低头看着她的腹部。他一直在看着她。

“怎么.....你这样看着我做什么.....”她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微微发烫。

“哈，终于抓到你了！”真嗣自信满满地宣布，脸上同样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愣了几秒，明日香才明白他的意思。“等.....嘿，真嗣，这可不意味着我回心转意了！”她极力掩饰着自己刚才表现出的惊喜。

“行啦，明日香。你的变化我可是一直都看在眼里呢。”真嗣给了她一个意味深长的狡黠眼神，“所以，你就乖乖承认吧。”

“你这家伙啊.....”她轻叹一声，“我还真是不习惯被别人看得这么透呢。”

“做好准备吧！如果亚纪真的像你的话，恐怕你可有罪受了.....”

还没说完，真嗣就朝旁边轻轻跳开，躲过了明日香的肘击。

“好啊真嗣，你这就开始欺负人家了.....”

妊娠日志

时间：22~23 周

现在看来，整个怀孕的过程的第二阶段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刚刚了解到，这一阶段是最轻松的。但是，想到明日香的绝食，我和她的争吵，还有她慢慢回心转意的过程.....这些全都发生在这个阶段，我实在难以想象下一阶段居然会更加难熬。

今天我们又做了一次 B 超检查，目前看来一切良好。只是，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供我们猜测孩子的性别。也许，亚纪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这孩子偏偏用一条腿挡住了‘关键区域’，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那里看上去都是一片模糊。明日香坚持认为亚纪会是个女孩，她说这是出于‘女人的第六感’。好吧，既然我对那孩子的性别毫无头绪，就暂时相信明日香吧。说实话，亚纪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毫不在意。不管我今后是要陪孩子化妆打扮，还是去运动场上疯玩，我想我都会尽心尽力，乐在其中。

啊，当然，如果亚纪是个像明日香一样的女孩子，那我可能得把两样都学会才行。

“真嗣，你最棒了！我现在终于想起我为什么会爱上你了.....”

真嗣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还以为你一直都知道呢。”

“嘛，你懂我意思就好了。对，就是这里，不要停下来.....！”

看着不顾形象大喊大叫的明日香，真嗣感到一阵无语。

“明日香，要不要翻个身？”真嗣手上的动作慢了下来，看上去有点担忧。“这个姿势虽然不至于压到孩子，但我想亚纪在你肚子肯定不会舒服吧.....”

“安啦，亚纪好着呢！”

“但.....”

“安啦，安啦！真嗣.....把那只脚也按一按吧。”

她能听见真嗣叹了口气，但他还是照办了。这样才对嘛，毕竟提出要给她做足底按摩的人可是他呀。虽然他可能也没有料到，她居然会如此干脆地接受这个提议.....

现在，明日香正跪在餐桌旁的椅子上，用手撑着桌子，一边享受着真嗣的服务，一边小心翼翼地避免压到亚纪。而真嗣则要可怜得多，他只能跪在硬邦邦的地板上。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明日香可以选择更轻松舒适的姿势，比方说趴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尽管如此，脚底按摩带来的舒爽感还是让她心满意足。

“嘿，明日香.....？”

明日香睁开了半闭着的双眼。“嗯？”

“我一直在考虑，关于未来.....”真嗣的声音听上去有些严肃。

“未来？”

“我是说，我们可能没法陪亚纪度过一生.....我只是觉得，我们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这个世界里。”

明日香叹息了一声，她已经猜到了对话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真嗣，重建世界是个很艰巨的任务，而且我也没说不支持你。但不管怎样，让我先把这个孩子生出来.....孩子总得一个一个生，好么？”

真嗣手上的动作几乎完全停了下来，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就算是我们能多生几个孩子，把重建世界这样的任务交给他们也太.....”

“简直就是乱伦嘛。”明日香小声嘟囔着。

她并非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总是没思考多久就宣告放弃。眼前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何况，他们甚至不知道眼前的这个孩子能否健康地长大。光是把那孩子拖进这样的悲惨世界里来，就已经让她自责不已。

“是啊，这样下去会得遗传病的.....”真嗣思考的倒并非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所有那些道德法律，那些约束着人类社会的条条框框，都已经在第三次冲击中随着人类文明一起毁灭。

“但是，明日香，如果我把余生的时间花费在医学研究上，也许我们可以重现出人工胚胎技术，还有体外授精.....”

“嘿，你真觉得自己能做到？”

“嗯.....我还有时间。”

“光是生存下去就已经很艰难了，”明日香叹了口气，“我最近刚刚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当某件事降临的时候，你永远无法预见它带来的其他连锁反应。”

真嗣没有回答，于是明日香继续说了下去。“所以啊，真嗣，让我们先试试养活三口人吧。重建人类社会什么的以后再说，好吗？”

妊娠日志

时间：29~30 周

我们今天经历了一次误报。当我们最终发现到那只是误报的时候，我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轻松。如果那孩子现在就出生的话，生存几率将会大打折扣——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并没有能力为早产儿提供医疗保障。

明日香身上开始出现孕期抑郁的症状了，她最近变得很敏感。我想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今天她才会误以为自己要分娩了。真奇怪，只有当身上出现的症状可能涉关亚纪的健康时，明日香才会变得如此急躁。如果只是自己不舒服，她总是默默地忍着，直到我发现她的异样.....

“真嗣？”明日香正站在衣柜前，给自己挑选一身合适的衣服。“你觉不觉得我有点太胖了？”

真嗣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困倦的感觉仍然在缠着他。他强迫自己坐了起来。

“当然没有，我怎么可能会那么想。”

“真的？”明日香看上去有些沮丧，“连我都觉得自己.....”

“我爱你。”真嗣坚定的声音打断了她，“我爱你，明日香，但从来不是因为你的外表。啊，虽然你确实是太漂亮了.....”

“色鬼.....”

真嗣笑了起来。“还剩不到一个月，我们的孩子就要降生了。明日香，我一点都不在意你的身材，恰恰相反，我觉得现在我更爱你了。”

“你这家伙真是越来越肉麻了。”明日香转过头来，白了他一眼。

“对不起啦。”

过了这么久，他还是学不会该怎样取悦明日香——何况这指的还是‘平常’的明日香。现在，随着预产期的临近，明日香的情绪变化越来越难以捉摸，有时候真嗣也会感到有点为难。但此刻，他还是想再试试。

“不过，不管肉麻不肉麻，你的美丽是永远不会褪色的。”

这是实话，真嗣他确实是这样想的。但明日香却全然不吃这一套。她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嘛，这句话讲的倒还可以，但是.....”

“我已经连我最喜欢的内裤都穿不下了！这可是内裤啊！”她转过身来，脸上写满了悲愤，“所以，真嗣，你要是再敢用那么肉麻的话来恶心我，就别怪我揍你！”

妊娠日志

时间：38~39 周

今天我们又去做了一次 B 超检查。尽管看上去要比正常的胎儿瘦小一些，但这孩子的发育是正常的。体型更小的胎儿在分娩的时候也不会给母亲带来那么多痛苦，所以这也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随着预产期的临近，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瞎想了，

但我衷心希望我现在的担忧真的都是瞎想。

毕竟，我们要迎接的挑战还有很多，任何一步都有可能出错。我毫无接生的经验，仅凭书本上的知识，我很怀疑我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通常，这种事情都会交给一个团队来做——医生，护士，助产士.....但现在全都不一样了。这里只有我自己。

但这还不是最让我担心的。我一直学习的都是常规的接生技术，我从没设想过万一遇到一些特殊状况我们该怎么办。比方说，脐带绕颈这种现象不算罕见，但如果真的出现，我绝对无法给明日香做剖腹产.....

学的知识越多，我就越是担心。这本日志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本来应该在这里记录我可能用到的数据，可结果.....这里写的都是什么呀？全部都是我自己的牢骚话.....

——嘿，笨蛋真嗣！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吗？我早就知道了。你最近总是埋在书堆里看到凌晨两点三点，睡觉的时候也总是抱着这个本子，这就足以让我起疑了好吧！

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别再疑神疑鬼了，行么？我好得很，亚纪也好得很，你看不出来么？这一路走来，我们克服了那么多困难，这次肯定也没问题的，相信我（划掉）相信我们。我们三个一起，好好地活下去。

一道闪电划过天空，炸响声让明日香不由得心头一颤。在心神稍定之后，她担忧地朝窗外望去。真嗣全身都湿透了，他正忙着在菜园里做最后一道检查，以确保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不会对这里造成太大的损害。

他坚持要独自完成这项工作——虽然明日香很不情愿，但她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允许她做这种体力活。

“亚纪你这小鬼头，可别挑今晚出生啊。”

她轻叹了一口气，慢慢地扶着墙站了起来，朝着卧室挪去。虽然目前她还没有感受到睡意，但想到真嗣正在外面奔忙，自己也就不应该再给他添麻烦，还是老实地听他的话好了。

真嗣说过，这孩子随时都有可能出生。最近，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紧张和期待中度过的。也许还有几天，也许只剩几个小时，很快，他们的孩子就会降生到这世间。

为了迎接这一刻的到来，真嗣和明日香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婴儿房间已经布置妥当，只等着它的新主人入住；衣柜里，各式各样的婴儿服装一应俱全，尿不湿已经塞满了整整一个抽屉；另外，幼儿奶粉、儿童玩具也已经攒齐了满满一大箱。

“亚纪.....”明日香低语着，脸上显露出幸福与担忧交织的复杂神色。“妈妈要向你道歉。毕竟，妈妈和你的相识过程并不愉快呢.....

“嘛，妈妈的措辞还真是保守呢，明明那已经远非‘不愉快’所能形容了。

“一开始，妈妈很害怕。妈妈我啊，在畏惧着自己肚子里的这个小家伙，很担心这个小家伙会把爸爸的爱从妈妈这里抢走呢。这是最令妈妈痛苦的事情了。不过，恐惧也好，担忧也好，这都是妈妈在见到你之前的事。

“听起来很傻，是不是？”明日香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你可别笑话妈妈呀。”

“妈妈.....真的很对不起你。妈妈对你做了那么过分的事，哪里还有颜面请求你的宽恕啊.....不过，亚纪，你好好地活下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在今后的生命中，妈妈一定会会全心全意、尽己所能地做出补偿。

“亚纪，妈妈我啊，绝对不算这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本来，像你这样的天使，值得一位更好的女人来当你的妈妈.....不过，妈妈会努力的。”

“明日香，你在干什么？”

“修篱笆，你看不出来么？”

真嗣张大了嘴，他当然看得出来。他不明白的是，明日香怎么做这种挥着铁锤砸钉子的粗活？“你.....你为什么不叫我来做？”

他走上两步，双手轻轻地搭上了明日香的肩膀。“听话啦，明日香，你现在该做的是.....”

“休息？门都没有！自上周以来我就除了躺着什么都不能干，我都快烦死了！再说，你要忙的事情也够多了，”她侧过头，朝着一片狼藉的菜园瞟了一眼。“怎么，还嫌昨天那场暴风雨不够猛？能有我这样贤惠又端庄的妻子帮你一起收拾，你应该心存感激才是。”

“明日香，你应该好好休息。”真嗣仍然没有放弃，“相信我，等到亚纪出生之后肯定有你忙的。”

“最后这句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再说一遍，我已经歇够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快要憋出精神病了！所以，真嗣，要么你让我在这里修篱笆，要么我就要上房顶去修太阳能电池板！”

真嗣无奈地垂下了头。自从他们认识的时候起，明日香就一直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在她心意已决的时候，继续劝阻只会招来更严重的纷争。

“明明你刚刚还在抱怨说自己后背疼.....”他小声嘟囔了一句。

“哈？你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明日香，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自己，好吗？”

“铛！”铁锤敲击的声音已经替明日香做出了回答。

真嗣叹了口气，转身往回走。

“啊！”

伴随着明日香的惊叫声，铁锤掉落在地。

这一瞬间，真嗣只感到魂不附体。他只想给自己脸上狠狠来两拳，自己怎么可以做出如

此愚蠢的决定！

“明日香，你怎么样！是不是砸到手了！”他朝着明日香疾奔而去。

但是明日香看上去并不像是伤到了手的样子。看着向自己跑来的真嗣，她甚至尽力挤出了一个微笑。“笨.....笨蛋真嗣！都怪你.....害我没时间.....”

她的话没能说完，腹部传来的扭痛感让她大口地喘着气，全身都渗出了冷汗。

“真嗣，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

在发动汽车的时候，真嗣一连失败了三次。他颤抖的双手根本无法把钥匙插进钥匙孔。

‘冷静，真嗣，冷静！’他强迫自己做了个深呼吸，‘时间还够，别担心。’

他发动汽车，踩下了油门。在保证平稳的前提下，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开向医院。

此刻，慌张的感觉仍然没有完全散去，不安和恐惧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这一点从他的驾驶方式上就能看得出来。

“小心！”明日香尖叫起来。真嗣猛打方向盘，皮卡车以毫厘之差避过了横在路中间的一辆报废汽车。

“对不.....”

“别说那些没用的！好好看路！我可还不想死.....啊！”又是一阵强烈的宫缩传来，剧烈的疼痛让明日香变得愈发急躁。“为什么非要到医院去！在家里生就不行吗！”

“我们需要那里的设备。”

“你就不能把那些东西搬回家？”

真嗣耸然一惊，明日香已经开始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了。

“明日香，有些东西是搬不了的。我需要 B 超来辅助判断婴儿的姿态.....”

“你就不能用手摸？你都学了些什么啊！”

“理论上来说，可以.....”

“那你还去医院干什么？！”

“我不确定我的判断是否准确.....另外，明日香，我们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赶到医院。从第一次宫缩到婴儿出生，可能要过几个小时.....”

“几个小时？！你要让我.....”明日香不得不停顿了一下，腹部的扭痛让她倒抽了一口凉气。“让我这样疼上几个小时？！”

“对不起.....”这是真嗣唯一能给她的答复。

他又如何不想替妻子分担这种痛苦呢？但他现在甚至连看妻子一眼都做不到。在这遍布障碍的道路上，他必须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路况，才能确保她的安全。

就在这时，真嗣突然想到了另一件事。

“明日香，你确定这次不是误报……”

“绝——对——不——是——！ ” 明日香几乎是在嘶吼了。

“可是，只凭两次宫缩来判断……”

“谁告诉你只有两次！ ”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一次，真嗣也大声吼了起来。“为什么你就不肯听我的话好好休息！”

“你给我好好看路！真嗣，我可以告诉你，我一开始也以为这不过是又一次误报！但是……这次不一样，相信我。这次肯定不是误报。”

真嗣腾出一只手轻轻敲打着自己的脑门，给自己过热的头脑降温。现在绝不是吵架的时候。

“明日香，你有没有记下两次宫缩的间隔？上一次大约是一分钟之前，那上上次……”

“我怎么可能还记得？！ ”

真嗣不想再说话了，现在看来，不管讲什么都只会让情况继续恶化。他加速朝着医院驶去。

当他终于扶着明日香躺在医用躺椅上的时候，宫缩又一次袭来了。她的身体不自然地颤抖着。

“四分钟……相隔越来越近了。” 真嗣低声说着，极力让自己不要表现出任何紧张。“明日香，赶在下一次宫缩来临之前我就会回来，我保证。”

“你要去哪里？！ ”

“我很快就会回来。” 他最后轻抚了一下明日香的脸颊，转身朝着病房的门口走去。“我要去启动发电机。”

“你又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了么？！ ”

明日香惊惧交加，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流下。真嗣回过头，看到了明日香眼中的恐惧。在几年之前，他也曾见过明日香露出这般神情。自那时以来，他一直都发誓要保护好她，他绝不要再看到她哭泣的样子。

本来，这些杂事应该由其他人来做，那些医生和护士，他们要比他有经验得多。

本来，他唯一的任务就是陪在她的身边。

疼痛已经让她失去了理智。

真嗣咬紧了牙关。

“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

对于明日香来说，短短一两分钟的时间却像是永恒一样难熬。在看到真嗣的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就像是在疼痛中熬过了一千年。

真嗣急匆匆地走向她的身边。他皱着眉头，按揉着自己的一条手臂。

“真嗣，你怎么了？”

“跑得太急了，在货架上撞了一下。别担心，只是擦伤。”

如果是平时，她一定会嘲笑他‘笨蛋真嗣’。其实现在她也很想这样做，她想告诉真嗣不用担心，自己还挺得住。回想起刚才他离开之前的那个痛苦又决绝的眼神……明日香很是自责，那时候她几乎疼昏了头。

所以，赶在下一波剧痛袭来之前，她一定得说点什么。

“可怜的小真嗣哟，抱歉害你担心了。你能为了我担心成这样，人家还真是受宠若惊呢。”

“我也想道歉，明日香。害你一个人撑了这么久，对不起！”真嗣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这一路上我已经尽自己最快的速度了。”

“但还是不够快！你要是能……”明日香突然愣住了，某种温暖的感觉正从她的下半身传来。“真……真嗣？”

真嗣清楚地看到了，有液体开始从明日香的两腿之间流出。

“明日香，上一次宫缩是什么时候？”

“嗯……可能是六分钟之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真嗣，现在还讨论这个有意义吗？我……我感觉自己就要生了！”

“已经六分钟了吗……”真嗣愣在了原地，“那次宫缩持续了多久？”

“这很重要吗？！”

就像是被明日香怒气冲冲的反问所唤醒一样，真嗣摆脱了呆滞状态，快速地行动了起来。只是，他脸上那严肃的神情让明日香感到一阵慌张。

平日里的学习成效终于在这时体现了出来。虽然略显慌乱，但真嗣还是准确地完成了所有的检查步骤。在看到显示屏上的婴儿影像的一瞬间，两人都松了一口气。亚纪所处的姿态是对的，头部朝前。

但随后，像是突然发现了什么一样，真嗣瞪大了眼睛。“等等，有点不对劲……这孩子的身体……已经向前偏移了八公分？！”

“看来亚纪已经等不及要见爸爸妈妈了……”明日香尽力挤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

但真嗣却并没有把这当成笑话来看待。明日香能看出来，他对此非常紧张。

“啊！”

宫缩的痛感再一次传来，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烈。明日香死死地攥住了真嗣的手，冷汗几乎瞬间就打湿了她的衣衫。“真……真嗣，有没有止痛药……我……我不行了！”

“明日香，要打无痛吗？我没有学过……而且这会带来附加风险的！”

“你自己试试这种疼痛再说！”明日香咬着牙，“少跟我说什么你没学过！”

“万一打过量了怎么办？在这种时候陷入半身麻痹会要你的命的！”

“那你就给我找点什么来！可恶啊……麻醉剂什么都行！”

真嗣痛苦地闭上了眼。

“恐怕我做不到。”他双手握住了明日香的手，任由她的指甲深深嵌进他的皮肉。“明日香，来，跟着我一起呼吸，用我们学过的呼吸方法。这样应该可以缓解疼痛的！来……”

“去你的呼吸方法！”明日香咒骂着，全身缩成一团。

真嗣没有再说话，他只是按照他们学过的呼吸方法，极为夸张地大口呼吸着。疼痛已经让明日香失去了理智，也许只有这种亲身示范才能唤醒她的记忆。

果然，也许连明日香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呼吸步调开始慢慢地与真嗣趋近。这种方法确实行之有效，疼痛开始慢慢缓解，终于降到了一个可以忍受的程度。

看着明日香渐渐放松了下来，真嗣混乱的头脑也终于找回了一丝平静。他终于可以理性地思考了。“嘿，明日香，在这里等着我。我去隔壁库房找无痛针。”

“不要！”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她再次攥紧了真嗣的手。“真嗣，不要去……没关系的，我……我能承受得住。真嗣，没关系的……”

她说的并非实话，无论是她刚刚才的表现，还是现在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恐慌，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也许是为了亚纪能顺利出生，又或者是为了缓解他的担忧，她还是这样说了。

“明日香，”真嗣轻轻地说道，把脸凑近了她的耳边。“能坚持到现在，你真的很棒！只是，接下来痛苦很可能还要持续几个小时，所以，别强撑着，明日香。既然我们有办法减轻痛苦，为什么不试试呢？”

她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虽然疲倦却也温暖。“没关系的，真嗣。已经不痛了，真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真嗣一直坐在明日香的床边，握着她的手，陪她一同度过每一次宫缩带来的痛苦。他的小臂上布满了明日香的指甲印，很多地方已经渗出血来。

他们聊起了两人共同经历过的一切美好与磨难，共同规划着未来的新生活。他们聊起曾经某人的某件糗事，直到两个人都笑出了眼泪。他们聊起了沙滩上的那场婚礼，衷心地祈盼着所有离他们而去的人们都能见证他们的幸福。他们甚至聊到了今天的天气，聊到了菜园里刚刚发芽的萝卜，聊到了刚刚出壳的那几只小鸡……

但其实，明日香并非完全放下了心中的恐惧和不安。这是不可能的事。也许，她刚才应该接受真嗣的提议，打一针无痛。这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会好过得多。她甚至想让真嗣试试剖腹产，但是……这种事情，那个胆小的笨蛋是绝对不敢答应的。

‘笨蛋真嗣，只要有你在身边，我也变勇敢了很多呢……’

宫缩的疼痛再一次传来，这一次和之前都不一样。明日香能感觉得到。

“真嗣……就是现在了……我要用力了！”

真嗣没有说什么，他只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随着下一次宫缩的来临，明日香用上了全部的力量。

“加油啊，明日香！”

“真嗣……疼……好疼啊……”

但是疼痛并没有击垮她。在她的脑海里，有个声音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的幸福都会如约而至，而在那之前，她一定得坚持下去。尽管剧烈的疼痛让她几乎陷入了神智恍惚的状态，她仍然没有放松自己的身体。

然而，在她内心深处，还有个声音一直在呼唤着她灵魂最深层的恐惧。那个声音对她说，她的一切美好祈愿不过都是幻想，她唯一的命运就是在无尽的痛苦中轮回。今后那个美好的世界里，一定不会有她的位置。

“真嗣，真嗣……”她轻轻地呼唤着，“答应我，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你在说什么！明日香，我不许你往那个方面想！加油啊，亚纪那孩子就快出来了！我已经看到……”

“可是，好疼啊……真嗣……”这些话几乎是下意识从她口中说出来的，“我觉得我已经……”

“不许这么说！求你了，明日香！相信我，头部已经出来了！接下来就是……”

最后一次，明日香咬紧了牙，用上了仅存的全部力量。

一声响亮的啼哭在病房里响起，在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明日香疲倦地闭上了眼。

下一秒，真嗣激动到颤抖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是个女孩！明日香，我们有女儿了！”她已经没有力气再睁开眼睛了。昏昏沉沉中，她感觉真嗣的声音正在变得越来越遥远。

“明日香？明日香？”

“明日香！！”

真嗣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毫无意义。她的意识坠入了黑暗。

直到这最后一刻，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

当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真嗣正俯身在她的床边。也许是察觉到了她的动作，真嗣像是

条件反射一般惊坐而起。他的眼睛红红的，里面布满了血丝。

“真.....嗣？”

“你终于醒了啊。要是早知道你会昏厥，我就该多带几块糖的。”

“昏厥.....？我不是死.....”

“别那么说哦。只是体力消耗过度，低血糖了。另外，你当时出了不少血，恐怕失血也是原因之一.....”

“真嗣，”在确认眼前并非幻象之后，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明日香打断了他。“我们的孩子在哪里？”

“嘘.....你的声音太大啦。”他轻轻指向病床的另一边，“亚纪正在睡觉呢。”

明日香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那里放着一张婴儿床，小小的亚纪在上面睡得正香。

“我检查过了。除了身体比较瘦弱之外，这孩子一切正常。”真嗣的手轻柔地抚过她的头发，“倒是你啊，你才是令我担心的那个。同时照顾好一大一小两位女士可是很艰难的啊。”

明日香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婴儿床。“我能不能抱抱她？”

“啊，我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把她哄睡的.....”

“真嗣，求你了嘛。”

他叹了口气，但还是点了点头以示同意。

明日香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真嗣则抱着亚纪，坐到了她的身边。看着襁褓中那安详的小小睡脸，明日香感到一阵难以言表的幸福与自豪涌上了心头。

“嗨，小亚纪。”她轻声说着，眼中盈满了泪水。“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

作者的话：几乎全文都是我在碎碎念！

哈，有人也许会觉得我最后的这个玩笑有点恶趣味。拜托，你们应该知道，明日香怎么可能死呢！

这一章涉及到很多术语，我也不能保证正确性，还望各位海涵！

我从没亲眼见过分娩的过程，我也不是女人，我更没有生活在一个毁灭的世界里。所以这一章的内容，我也不知道到底合不合理啊。

你们也许会问‘明日香就不能把验孕棒藏得更好一点吗？’，可是，我也没认真想过这问题啊.....

好吧，我给你们几个回答，你们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好了。（1）剧情设计失误（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2）在潜意识里，明日香是希望真嗣能发现并阻止她的；（3）绝望让明日香失了智；

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2）。

关于妊娠日志，我本来是希望借助于这一意象，我可以更好地总结真香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但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篇日志逐渐变成了真嗣的情绪记录，而不是怀孕情况记录。

好了，暂时就说这么多。

beiming：这一章翻得我好痛苦啊.....

第七章 第 15 使徒

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天了。

明日香和真嗣抱在一起；明日香和真嗣亲在一起；明日香和真嗣在同一个房间过夜；明日香坐在真嗣的大腿上吃完了早餐，两个人亲吻的次数比吃饭还频繁！

“这两个家伙以前吵架的时候就很有夫妻相嘛。谁能想到现在真的……”美里咕哝着，拉开了手中的啤酒罐的拉环。金属变形的声音终于让真嗣和明日香意识到这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

看着吻在一起的两人终于不情愿地分开，美里露出了嫌弃的神情。“嚯，年轻人还真是有精力啊。”

“美里小姐，希望你能理解，”这一次，真嗣罕见地站了出来。“这里是我们唯一能不受打扰地亲近彼此的地方了。”

“是啊美里，你就可怜可怜真嗣这家伙吧。在外面的时候他一直装得像个纯洁的小男生一样，累得很啊。谁能想到这家伙其实是个色鬼呢……”明日香挑逗地戳了戳真嗣的脸颊。

真嗣居然没有像往常那样红着脸辩解。相反，一丝狡黠的坏笑浮现在他的脸上，“还好意思说我啊，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一丝不挂就朝我扑……”

“真嗣你给我闭嘴！闭嘴！”

看着日常拌嘴的真嗣和明日香，美里笑着摇了摇头。从她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孩子似乎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尽管，从外表上看起来他们仍不过是十四岁的少年少女。但她明白，今后自己再也不需要把他们当成柔弱的孩子了。他们眼中时不时显现出的那种深邃的悲伤，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心智有多么成熟。

这一切到底还是太复杂了。

美里的思绪闪回了几天之前的那个傍晚。某些可怕的念头开始在她脑中生根发芽。

“你不去追她？”

真嗣摇了摇头，露出一道惨笑。“你也了解明日香的。过了这么久，虽然她也开始慢慢走出那些悲惨的过往，但她是绝对不愿意把这些事情讲出来的。一味地施压只会让她更加自我封闭。”他长叹一声，消沉地坐回了沙发里。“我们刚刚失去了亚纪啊……在之前的一个月里，明日香每天都要承受着再度失去我的恐惧和悲伤……这对她来说确实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亚纪……”美里低声重复着那个名字。她抬起头来，试着用笑容来传达抚慰和理解。

“还真是很难想象呢，你们两个为人父母的样子。”

“那孩子的降生对我们来说也是件措手不及的事情，一开始我们笨手笨脚的样子根本就不像是合格的父母，都是多亏了亚纪……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亚纪就已经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帮助我们了呢。”

“这是怎么回事？”

“亚纪那孩子很懂事，不哭也不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个文静内向的小姑娘。她总是精力满满，有时候我觉得她可真不愧是明日香的女儿。当然了，有时候她也会不舒服，也会变得有点暴躁……不过这都是极偶尔的事。”

说到这里，真嗣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但是那种笑容并没有持续多久。“大多数时候，亚纪她总是笑呵呵的。那孩子的笑脸可真漂亮啊……从见到亚纪的第一眼起，我就决定要用一生守护好她周遭的世界。”

真嗣不再说了。他仰起头，闭上了眼睛，泪水还是不受控制地流下。“对不起，美里小姐，我说得太多了。”

“不，没关系的。”美里想要安慰他，但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措辞。事实上，就连她自己刚才说出的话，她都觉得虚伪至极。这根本就不是‘没关系’，一点都不是。就算她从来都没有见到过亚纪——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她甚至压根就不相信这样一个孩子的存在——但眼前这个少年，这个自称为亚纪的父亲的少年，无疑正因为失去女儿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美里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光是看到他那黯淡的眼神，她的心中就泛起一阵无法言说的悲凉。

“明日香她……”真嗣继续说了下去，“她是个称职的妈妈。亚纪和她之间总有一种说不清也看不清的联系，哈，有时候我也会感到有点嫉妒。尽管她曾非常抗拒这个孩子，但在亚纪出生后她一直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的女儿。只是……”

迟疑了片刻，真嗣还是再一次提起了这个残酷的事实。“那时候的她有多疼爱亚纪，现在的她就有痛苦。”

‘为什么我会被他们瞒这么久？’美里的思绪回到了现在。

她并不是想责备孩子们，而是对自己的粗心和愚钝感到惊讶。‘如果不是第14使徒的袭击，我是不是永远也不会发现那张纸条，是不是会永远无知下去？’

作为真嗣和明日香的监护人，她为什么迟迟没有注意到两个孩子的异样？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过她的脑海。难道长期以来，她一直都对真嗣和明日香表现出的阴郁习以为常？难道，仅仅是考虑到这两个孩子悲惨的童年，她就能把这两个孩子的悲伤想得那么理所当然，以至于对之视而不见？

美里发现自己的双手正不自觉地紧握成拳，微微颤抖着。‘不对，我确实注意到了。也许我只是以为这两个孩子不会需要我的帮助。不……也许是我自己不敢面对，所以才会假装

没有看到.....’

最后这个念头让她感到悲哀。美里哑然失笑。‘过了这么久，我还是个只懂得逃避的胆小鬼.....’

“我的天！要迟到了！”

明日香的惊叫打断了美里的思绪，她全身一抖，手里的啤酒罐都被她捏得凹了下去。

“啊，我也该走了。NERV 的烦心事还有一大堆呢.....”她伸了个懒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不过，今天得由我送你们去学校。”

“美里.....”

“不许拒绝！”美里露出了标志性的狡猾笑容，“如果是你们两个一起去学校的话，恐怕也不利于隐藏你们的关系吧？”

“那，让我来开车吧？”明日香急不可耐地说着，“你知道我可以开车的！”

“少来。我的 Alpine 可不是皮卡。”

即使嘴上没停，但美里还是快速地完成了出门的准备。军人的效率让向来磨磨蹭蹭的明日香惊叹不已。美里潇洒地单手提上了鞋，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真嗣和明日香反倒被落在后面。

在公寓的门关上后不久，电话响了。

在第三新东京市郊外的某个偏僻的角落，一个不起眼的电话亭中，加持良治挂上了电话。他已经说完了自己想要说出的一切。命运居然允许他走到了这一步，这就足够了。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任务了。”加持收起手中的小本子，点上了一支烟。“没想到，这个时刻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是没办法感到轻松呢。”

洞木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嗣已经回来一个多星期了，但明日香和他之间看上去却毫无进展。她明明说过自己爱真嗣的呀！出于好奇和担心，光便主动找明日香问起这件事，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她还没想好该怎么拉近自己和真嗣的距离。

现在，两位少女正一同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明日香的答案的洞木光瞪大了双眼。

“明日香，你懂得烹饪吧？碇同学总是替你准备午餐，你也应该给他做一顿饭呀！”

“就算你这么说.....”

“明日香，勇敢一点嘛！喜欢一个人就要表达出来！”

明日香没有回答，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种反应让洞木光愣了一下，过了好几秒，光才明白明日香在笑什么。

“哎呀，我和你的情况不一样的！”光的脸颊泛起微红，“我和铃原.....我们又不会经常面临生离死别。但你和碇同学不一样.....”

一阵小小的自责涌上她的心头，她不应提到如此沉重的话题的。不过，即使听到了她的话，明日香脸上的笑容仍然没有消失，这还是让她安心了不少。为了弥补自己的失言，洞木光及时改变了话题。

“明日香，说真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表白呀？”

“哎呀，迟早会说的.....别问了别问了.....”

洞木光轻轻地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她眼角的余光扫过了路边的一家商店。她突然想起来一件重要的事。

“我差点忘了！希美的生日就要到了，我还没给她买好礼物。明日香，可以麻烦你等我一下吗？”

明日香露出嫌弃的神情，点了点头。

商店的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具，但明日香对此却始终提不起兴趣。如果不是洞木光拜托她一起帮忙挑选，她是绝不会进这种商店里来的。

“拜托，难道还有人会喜欢这么幼稚的东西？”

“有呀，我妹妹就是一个。我妹妹她小的时候特别.....呃，明日香？”

洞木光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就在刚才，明日香的视线不经意地扫过某个地方，在那一瞬间她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恐。

在那个方向上，洞木光看到了货架上摆着的一排布娃娃。明日香仍然死死地盯着那些娃娃。准确地说，她是在盯着其中一只红色头发的布娃娃，同时还在低声念着什么。尽管洞木光尽力去听，还是听不清楚。

纪子.....？佳子.....？

啊，恐怕是她母亲的名字吧。洞木光听明日香说过一些关于妈妈的事，那个名叫‘京子’的可怜女人。

“明日香，你还好吗？”光关切地问。

“啊，没事。买完了吗？快点走吧！”

‘那个笨蛋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美里。此刻，两名卫兵正押送着她走向禁闭室，她的手枪和 ID 卡

也都被收走。身为 NERV 的作战指挥官，这样受制于人的感觉让她很不习惯。尽管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冷静又镇定，但她的脑海里早已乱成一团。

‘他应该知道，做出了这样的事，自己将会面临怎样的惩罚！碇司令和 SEELE 绝对不会坐视不管，唯一不确定的是，到底哪一方会先抓到他？’

美里咬住了嘴唇。‘那个笨蛋！’

不过，此刻困扰美里的事并非只有这一件。那两个从未来回来的孩子.....

‘他们应该知道这件事，可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提醒他？’

美里用力晃了晃脑袋，但立刻就招来了卫兵警戒的目光。现在继续想下去也没有用，她只能寄希望于那两个孩子会有自己的打算。

‘也许他们已经知道那家伙会平安无事吧.....笨蛋！加持，你个笨蛋！’

“感谢您的配合。”在目送美里走进禁闭室后，两名卫兵对她行了个礼，随后关上门离开了。

一刹那，她陷入了一片黑暗。

真嗣默默地跟在明日香的身边，时不时地朝她看一眼，想要从她的表情中读出些什么信息。

在换好了作战服之后，两人一起朝着测试用插入栓所在的机库走去。这是一段难得的、无人打扰的旅程，但此刻却只有脚步声在空空荡荡的走廊里回响。谁都没有说话。

“今天班长说了些奇怪的话呢。”出于缓和气氛的目的，真嗣首先开了口。他观察着明日香听到这句话之后的反应。

果然，明日香的脸立马就红了起来。“她.....她说什么了？”

“班长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她还跟我说，其实在我身边就有很棒的女生.....”

看着明日香红红的脸颊，真嗣突然发现，原来捉弄别人也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尤其是，这一次被捉弄的对象居然是明日香。

“.....所以我就问她，她的话里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没想到她却支支吾吾不肯再说了。”

“小光这个笨蛋！她明明答应我什么都不说的！”明日香气恼地咕哝着。

看着明日香气鼓鼓的可爱样子，真嗣笑了出来，但他的表情很快又变得严肃。“明日香，我们说好了要对这件事保密的。但是现在，美里和班长都.....”

“抱歉，我.....你消失的那个月，我感觉自己就要被压垮了。也正是那时，小光那家伙也一直追着我问个不停，最后我还是没能克制住自己的恐惧.....”明日香叹了口气，“不过，放心，我只告诉了她我爱你，她甚至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一起了。从她的表现来看，我猜她也

只把这件事当成了普普通通的单相思。”

“毕竟班长的精力大半都放在冬二身上嘛。没有注意到你的变化也是很正常的。”

“你就不生气吗？我又说漏了嘴……”

“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真嗣耸了耸肩。他确实感到一点点失望，不是因为明日香在朋友面前否认了他们的爱情，而是因为又有一个人知道了他们的秘密。更何况，洞木光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并不是一个擅长保守秘密的人。尽管明知她并非有意透露，可她那不自然的话语和神情还是很容易招来别人的怀疑。这让真嗣更加不安。

然而，想到自己被困在初号机里的那一个月对明日香来说是何等的恐惧和寂寥，真嗣觉得这件事绝不是明日香的过错。说到底，一切都是因自己而起。

“不过，明日香，既然美里已经知道了，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我们可以向她求助了。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嘛。”

“嗯……”

“嘿，真嗣！等等我！”突然，真嗣听到一个声音在叫他。这个声音听上去很是熟悉，是……

“冬二？”

铃原冬二气喘吁吁地朝着他跑来。“真嗣，幸好遇上你们！我有点迷路了。”

“哈，对你这种笨蛋来说，迷路又没什么稀罕的。”明日香嫌弃地白了他一眼，“话说回来，你来这里做什么？”

冬二则不屑地撇起了嘴，对明日香的质问置若罔闻。

“真嗣，我之前只来过这里一次，当时赤木博士只是简单地带我参观了一下这里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更衣室该怎么走？”

“当然。你沿着这条通道直走，就能看到电梯。往上两层后出电梯门右转，直走一段，然后你就能看到了。”

冬二道了谢，转身就要离开，看上去急匆匆的。但是真嗣叫住了他。“冬二，明日香问得有道理，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

他无所谓地耸了耸肩。“NERV的人通知我，既然我已经康复了，那就应该继续承担起驾驶员的职务。尽管目前没有新的EVA投入使用，但我也得参加同步率测试。”

真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你为什么要答应？明明发生了那样的事，你应该……”

冬二信誓旦旦地拍了拍胸脯，尽管任谁都能看出他的眼中的紧张。“真嗣，纯爷们儿就该信守承诺！”

“哟，你什么时候变这么爷们儿了？”明日香讥讽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呵呵，好好瞧着吧，迟早证明给你们看！”

留下这句话，带着志得意满的表情，冬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潇洒地背对着真嗣和明

日香挥了挥手。

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背影，明日香才长舒了一口气。“真嗣，你不会觉得那些人真的打算再派他上战场吧？”

“这很可疑，”真嗣摇了摇头，“就我们所知，目前正在建造的 EVA 只有量产型 EVA，那是 SEELE 拿来对付 NERV 的最终兵器。我可不觉得他们会送一架过来给冬二驾驶。”

律子又回到了主控室。刚才是她的休息时间，她找了个没有人的地方抽了支烟。

从这个位置看来，孩子们的身影小得就像是一个点，只能以作战服的颜色来区分他们。真嗣和明日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测试用插入栓，但铃原冬二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看着迷茫地走来走去的冬二，律子笑着，打开了话筒。“绫波零的测试已经结束了，冬二，你就用她的插入栓。”

“我们该给第四适格者配备什么模式，前辈？”玛雅提问道。她的手仍然在快速地敲打着键盘。

“保持原样，不需要调整。零号机的神经连接强度原本就是最低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适格者们陆陆续续地进入插入栓就位。与此同时，日向却在时不时地东张西望，看上去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日向，有什么问题吗？”

“冬月副司令说他今天会来观看测试，但现在却迟迟没有来……”面对律子的询问，日向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副司令是知道我们的日程安排的。”律子皱起了眉头，“不过，就算他不来也没有关系。副司令只是想确认一下第四适格者的状况。”

玛雅突然表现得极为紧张。“前辈，你忘了关话筒！”

在律子开口之前，真嗣已经打断了她。“赤木博士？”

他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紧张，律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漏了什么。自己竟然犯了这样蠢的错误！她叹了口气。

“怎么了，真嗣君？”

“请问……美里小姐在这里吗？”

赤木律子皱着眉头看向了玛雅，然后又看向日向，但两人都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有见过她。

“呃，她不在。我今天也一直都没看到她。有什么问题吗？”

“不，没有。我只是有些事情想问她……”真嗣听上去有点失望。他找的这个借口并没

有什么说服力。

“这孩子，难道非得美里陪着才能安心做测试吗……想不到美里是个少男杀手呢。”赤木律子低声自语着，笑了出来。

她清了清嗓子，重新摆回了项目负责人的姿态。“好了，各位。可以开始了吗？”

“他的电话关机了！”明日香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尽力跟上真嗣的步伐。他们正朝着最近的车站跑去，再不快点就赶不上末班车了。

“笨蛋真嗣！第一次测试失败都怪你！本来一遍就能过的测试非得做两遍！”

“对不起，我一开始有点……有点慌乱，实在难以集中精神。”真嗣气喘吁吁地说着，脚下的速度丝毫没有放缓。尽管，真嗣觉得心慌意乱导致测试失败的人并非只有自己一个，但他还是决定不提这件事。

在听闻冬月副司令缺席的时候，两人从通讯窗口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当真嗣得知美里同样不知所踪的时候，他明白最坏的事情可能已经降临了。

副司令失踪了。美里也失踪了。真嗣在过去也经历过同样的一天，他清楚地记得这一天发生了什么。

当真嗣和明日香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到公寓门口时，公寓的门半开着，一个男性的声音正从里面传来。

“……小律那边也替我道个歉。”

两人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他们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没有耽搁一秒钟，两人以最快的速度冲进了厨房。

“葛城，真相与你同在，不要困扰，勇往直前。如果我还能再见到你，我会对你说出八年前没有说的那句话。”

留言就到这里结束，“嘟——嘟——”的声音在房间里回响。

葛城美里伏在桌上，把脸埋进了双臂中。她的身体因抽泣而颤抖着。

“美里小姐……”

也许是根本没有注意到真嗣和明日香的闯入，美里惊坐而起。她的脸上仍挂着两道泪痕，连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你们……你们早就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看着美里的眼神，真嗣知道她正急切地渴望着真相。“对不起，美里小姐……”

“你们知道这件事，却没有告诉……？”

“不，不是的，我试过了……”真嗣不自觉地向后退去，美里低沉的声音吓到了他。

“你没把那封信交给他？！”明日香也在质问着他。

“我当然给了！但我.....也许加持先生根本就没有看那封信，也许他只是以为那是个玩笑！”

“不可能。”美里冷冷地打断了他。尽管她看上去还是很可怕，但真嗣已经感觉到这种愤恨并非是针对他。“你那封信根本就没有告诉他什么新的东西，他早就对自己的命运了然于胸。这条留言明明白白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个笨蛋.....”

“等等，那条留言.....”真嗣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他冲到电话机旁，重新播放了一遍加持的留言。在确保自己没有听漏任何一句话后，他的脸上出现了笑容。

“美里小姐，这一次加持先生可没有拜托我们照顾他的瓜啊。”

/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

“还是什么都没有嘛。”明日香咕哝着。

“你知道的，加持先生就是这样子。他肯定能处理好.....”

真嗣没能说完，明日香的瞪视让他不敢再说了。上一次，加持明明就没能‘处理好’。

“就算他有自己的计划，我们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成功了。”明日香的语气里充满了责备。“万一他只是忘了提到他的瓜呢？另外，上次迎击使徒的战场就在他的瓜田附近，万一瓜田被踩坏了呢？那他肯定再也不用浇水了。”

真嗣本想反驳，明日香明明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确认这件事，那她为什么没去.....但这些责备的话他还是说不出口。毕竟，这一个月明日香经历了何等的痛苦与折磨！

再说，真嗣也不想公开场合挨明日香一顿骂，比方说在两人现在所处的车站。

“如果加持先生还活着，他也肯定不会接我们的电话的。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样太危险了。”真嗣叹了口气，“不过我确信，等他一安定下来就会给我们打电话的。我有预感，他的电话很快就会来。”

“希望如此吧。”

真嗣伸手搂住了她的肩，把她拉近自己的身边。但是突然，就像是看到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样，真嗣立刻和她分开了。

“你搞什么？”明日香的声音里带着小小的愠怒。

“绫波在那边。”真嗣朝着一个方向指了一下。

“她看见我们了？”

“我不确定。她好像在看书。”真嗣踮起脚尖，朝零所在的方向望去。“我们要去和她打个招呼吗？”

“不要！”

明日香的语气出乎意料的决绝，真嗣有点惊讶。“发生什么事了？”

她用力地摇了摇头。“不……没什么，我只是想起……”

两人的对话被列车进站的声音打断。

在站台的另一边，绫波零的注意力终于重新回到了书本上。

“这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嘛！”

“我也没说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感觉有点……”

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明日香的话，让真嗣得以从激烈的争论中暂时脱身。他最害怕的事就是被卷入两个女人的争执中，因为自己随时都可能被任何一方抓出来当挡箭牌。

“我去接！”

真嗣起身朝着电话走去，而美里和明日香仍在就 PENPEN 到底应不应该在餐桌上和人类一起吃饭争辩着。他笑着摇了摇头，抓起了电话听筒。“您好？”

电话的那边，传来的是一个女性的声音。“您好？我……可以……说话……明日香？”

对方讲着生硬的日语，真嗣立马就明白了她的身份。

“Einen Augenblick, bitte.”（“请您稍等片刻。”）

听到真嗣居然在讲德语，明日香目瞪口呆地看向他。她也立刻明白了这通电话是谁打来的。

他们早就在等着这通电话了，真嗣就是为此才专门和明日香学了几句德语。不过，等它真正降临的时候，明日香还是感到有点吃惊。

她迟疑地站起身，从真嗣的手中接过了电话听筒。真嗣以手握拳，摆出加油的姿势，祝明日香好运。

“Hallo……Mama……”（“你好……妈妈……”）

真嗣站在一旁，听着明日香和妈妈的对话。凭借着跟明日香学来的一点点德语，他努力地理解着两人的交谈内容。

“怎么了，我就不能管你叫妈妈么？”

这一次，明日香的声音听上去不再是那种伪装出来的自信，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

“啊，是啊，我以前确实不经常这样称呼你……好吧你说得对，从来都没有过……从我们上一次交谈到现在，过了多久了……啊啊，不是的，我没在责备你，其实我也可以主动给你打电话的，只不过……妈妈，我向你道歉，行吗？我过去总是对你很凶，我也知道你其实一

直都在尽力关爱我.....不是啦，并不是我不喜欢你，我只是有点.....嘛，毕竟你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知道，这样对你很不公平。对不起，妈妈，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妈妈？你还在吗？”

明日香眨了眨眼，等待着电话那边的答复。等对方再次开口的时候，她露出了哭笑不得的表情。

“当然是我啦！不然还能是谁？放心，和你聊天的就是真正的惣流·明日香·蓝格雷.....别哭别哭，幼稚死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朝真嗣眨了下眼。

真嗣回以微笑。他明白，自己已经不需要在这里继续支持着她了。所以他回到了餐桌上，继续吃着自己半凉的晚餐。美里早就吃完饭离开了，她的位置上只剩一只空碗摆在那里。

“Ja.....ja, werd ich. Du auch. Much' s gut.”（“是.....是，我会的。你也一样。保重。”）

挂上了电话，明日香长舒了一口气。如此强烈的情感宣泄，让她有点疲倦。

“聊得真久啊。”真嗣笑着说，“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嘛，多少好了一点点吧。只不过.....”她的微笑消失了，脸上的表情再一次变得严峻起来。“相比起接下来要经历的苦难，这点安慰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嘛。”

“又低了5个百分点？昨天下降的3.7个百分点已经堪称近期新高了！”

听到了律子对明日香的同步率数据的评价，美里无奈地耸耸肩。一方面，她确实知道最近明日香状态很不好，但另一方面，她又绝不能对律子实话实说。这让她很是为难。

最后，她终于想出了一个替明日香开脱的好理由。美里自认为这个理由的可信度极高。“这也正常啦，昨天是明日香她的生理期嘛。”

“同步率是不会受到生理状况的干扰的，问题出在更深层的意识。”律子简简单单地否定了她，“并且，我也没说她的数据不够好。上次败给使徒后，她的同步率曾经历过一次大跌，和那时候比起来，近期她的同步率倒也不算低。”

数字是最令美里头疼的东西。听着律子如数家珍地说着明日香近期的同步率数据，她抱住了脑袋。

看来，光用数字是没办法让这位头脑简单的一尉理解状况的。律子眼神里闪过一丝无奈和怜悯。

“简单地说，第二适格者近期的同步率并没有达到她曾经的平均水平，不过比最差的时候的时候还是要高一些的。”最后，律子这样解释道，“在最新的三次测试中，明日香的同步率忽高忽低，波动的范围要比真嗣大很多。如果她不能排除心中的杂念.....”

“前辈，你不会是认真的吧.....？”玛雅看上去有点紧张。

“.....那她将失去作为 EVA 驾驶员的资格。”

“拜托！律子，”美里对律子的这一说法感到非常反感，这家伙真是个迂腐刻板的女人！

“我们在谈论的可是明日香，那孩子可是把驾驶 EVA 当作自己的生命耶。同步率测试的结果就那么重要么？明日香在战斗中的表现明明精彩至极！她之所以会输给第 14 使徒，完全是因为那家伙太强.....”

“可是她也确实做出了一些不合逻辑的举动，这确实让我怀疑她的精神状态异常。比如说，在第 14 使徒入侵 Geofront 的第一时间她就扔掉了来复枪，主动放弃距离优势，选择肉搏.....”

“你也看到了，来复枪对那家伙根本就没有用，明.....”

美里强行让自己闭上了嘴。她原本想说‘明日香她肯定早就明白这一点’。

看着话只说一半的美里，律子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不过她也并没有细想。“美里，我们不会立刻就换掉她，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认为还是应当测试一下第四适格者驾驶二号机的同步率。”

“希望这能给她带来一点积极的刺激.....”美里小声地咕哝着。

她打开话筒，向正在接受测试的四位驾驶员下达了指令。“各位，测试结束后你们先不要离开。我有事要宣布。”

“你说什么？”

美里仰头长叹一声。明日香的反应完全在她的意料之中。

“安啦，明日香。”美里解释着，“律子只是想看一下第四适格者和剩余的几台 EVA 的匹配度怎么样，以防万一.....”

“以防万一有人需要被替换掉！”明日香直白地打断了她。

是呀，明日香想必早就经历过这件事了。美里心头涌上一阵负罪感。

“并非是特定的某一个人，第四适格者可能取代你们三位中的任何一人。”赤木律子面不改色地撒了谎。

虽然相隔甚远，但美里和明日香几乎同时翻了个白眼，小声地说了一句‘切！’。

“冬二君，感觉怎么样？”美里的声音自通讯频道里传来。“虽然这也不是你第一次驾驶‘真家伙’了.....”

“嗯，没问题。”冬二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

当再次驾驶 EVA 时，他的心头涌上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并不感到紧张，其实，上次

在三号机上发生的事故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可怕的记忆——他几乎是一瞬间就失去了意识。再者，眼前 EVA 的驾驶舱与模拟用插入栓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

但是，某种挥之不去的异样却一直在困扰着他。也许是因为这是属于明日香的 EVA？不管怎么说，在与二号机建立神经连接的一刹那，冬二体验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很难把这种感觉与在航母上见到的那个张扬又傲慢的少女联系在一起。

这种幽闭的感觉.....冬二想到了病房。

“好了，我们已经得到所有需要的数据了。”这次响起的是律子的声音。“你可以出来了。”

绫波零坐电梯的习惯比较异类。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

自己为什么会喜欢站在靠近门口的位置呢？

也许是因为受够了被关在铁箱子里的感觉，想要尽早从中逃离，越快越好？绫波零自己也想不明白。不过，她并没有改掉这一习惯的想法。

所以，当电梯门打开时，她才不得不向侧后方退了一步，给第二适格者让路。

通常，绫波零更希望身边的人都能保持沉默，她并不擅长也不喜欢与别人交谈。但是，当这种沉默降临在那个第二适格者身上时，这种感觉还是有点异样。

对于 NERV 来说，此时换掉一个经验丰富的驾驶员绝非明智之举。没错，就连零也意识到了，赤木博士说的是谎言。

自己现在感受到的，是种什么情感呢？怜悯？共情？

绫波零觉得现在也许应该说点什么。当自己的——呃.....朋友——陷入悲伤的时候，几句善意的劝解或者开导确实是很有益的。既然这样.....

“有个人曾经告诉我，”在她开口之前，红发的少女率先打破了沉默。“如果我不打开自己的心扉的话，EVA 是不会动的。”

零没有回应。她有点惊奇，这句话怎么和自己想说的那句这么像？

“不过我可以确定地说，就算驾驶员选择自我封闭，也决不至于沦落到无法开动 EVA 的境地。”

“为什么这么说？”零终于也开口了。

“你就是个例子。你有打开过自己的内心吗？”

明日香的问题是如此的单刀直入，但零还是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或者说，其中的暗示。“请问，你的意思是.....”

“让 EVA 动起来。不是为了其他什么原因，例如人际交往什么的，而只是为了‘开动 EVA’这个目的，专门试着打开自己的心扉。换做是你，你会这样做吗？”

不知为何，零感到一阵无法言说的轻松。“我不会。”

尽管双眼紧盯着正在注水的浴缸，但明日香的思绪早已飘远。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浴缸里的水就要溢出来了。

现在，她并没有讨厌自己。在很久以前，她就已经与自己和解了。但是，为什么自己还是无法感受到快乐？她还记得曾经的自己是如何在深渊中一步步沉沦的，而此刻，有一个恐怖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回响着。

也许，她现在又走上了那条老路.....

她的同步率已经惨不忍睹了，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最近，就连冬二望向她的眼神里，都写满了担忧和怜悯。至于真嗣.....

明日香知道他尽力了。他已经很多次想要跟自己谈谈，可是统统遭到了拒绝。但明日香知道，自己绝非故意疏远他。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她要极力克制，才能勉强让自己不要哭着冲向真嗣的怀抱。

自己为什么不能那么做呢？明日香心里知道答案。这种情感，可是她的老朋友了。

恐惧。直到今天，恐惧感仍然在困扰着她，在她与其他人之间筑起了一座高墙。

“光是盯着浴缸看的话，事情是不会有好的转机的。”

“笨蛋，我可是什么都没穿啊，”明日香捧起一捧水，朝着身后泼去。“你这家伙，突然闯进来干什么！”

“又不是没见过.....”真嗣嘟囔着。由于那突然迎头浇下的一捧水，他正揉着自己的眼睛。

“所以，你来干嘛？”明日香嫌弃地看着他，“这可是未成年少女的身体喔。”

“我不介意多看一会。”

“色鬼.....”

真嗣走上前来，伸出双臂将她拥入怀中。“明日香，我真的想要和你谈谈。”

“等睡觉的时候再说不行么？”

她踮起脚尖，希望得到他的一个吻。但显然，真嗣现在并没有调情的想法，他的表情让明日香知道他是认真的。

“明日香，你不能再逃避下去了。”真嗣这样对她说。

“第 15 使徒的袭击很快就会降临。”

尽管明日香的表情清楚地表明她不想听，真嗣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NERV 的人已经开始着急了，冬二与二号机的匹配度测试就是明证。尽管，这一次并没有上一次那么严重，但对 NERV 的人来说其实没什么两样。只要事态开始恶化，他们迟早都会做出行动。”

他叹了口气，紧紧地拥抱着她。“我早就看出来，你对此很紧张。你为什么不能……？”

“现在还不行！”

突然的爆发之后，明日香低下了头。隔着弥漫的雾气，真嗣看不清她的表情，也分不出她脸上到底是水珠还是泪痕。“求你了，别再说了……”

“但是……”真嗣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场谈话了。也许，现在自己应该给她留出一些思考的时间。

“你先洗澡吧。等你想谈的时候……”一边这样说着，真嗣朝着浴室门口退去。

“嘿，真嗣，”就在他准备开门的时候，明日香叫住了他。“我们一起洗吧。”

真嗣躺在床上，等着明日香换好睡衣。与明日香的共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令人放松，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心事，至于原因……

原因其实很简单：明日香她不想听。就算过了这么多年，在这个方面，可以说两人没有一点改变。

她在逃避，而他亦不敢主动迈出一步。即使他深知，这样下去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且他非常确信明日香也知道这一点，但他就是没有能力做出任何改变。

“真嗣，”明日香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她直接骑到了真嗣的身上，严肃而真诚地直视着真嗣的双眼。“答应我，这一次你不要做任何傻事，明白了吗？我不许你再为我而抗命了，拜托了。”

“明日香……”真嗣喃喃着。

“这样会招来怀疑的。你也不想这样的吧？”她挤出一个微笑，但真嗣看得出来她很紧张。“我猜，这一次使徒还会用上次那种记忆来对付我。别担心，真嗣，我早就不怕了。”

“明日香，你该不会……”他的话没能说完，明日香伸出食指，轻点着他的嘴唇。

“真嗣，我一定要去。这是我自己的战斗，你不许插手。”她的声音很冷静。真嗣知道，她是认真的。“你已经多次抗命了。如果你再贸然出击，很可能被剥夺驾驶员资格，那样的话就都完了。至于一号……我们不能让她来承受这种攻击。我们要尽力避免意料之外的变数，不是么？所以，真嗣，这一次就由我来吧。”

明日香的脸上又一次露出了笑容，自信和憔悴交杂于其中。这让真嗣心疼不已。

“真嗣，你战胜了你的敌人，我也要战胜我的。”

她伸出手，关掉了灯。

在黑暗中，真嗣咬住了嘴唇。他刚刚做出的这个决定让他紧张不已。

他可以让明日香去面对自己的敌人，但他绝不会让她孤军奋战。

‘原谅我，明日香。’

半夜两点。经历了近四个小时的失眠，葛城美里终于感受到睡意在一点一点地袭来。然而，卧室门被推开时的吱呀声，再次把她宝贵的睡意驱赶得无影无踪。

“是真嗣吗……”她低声呻吟着。

“对不起，美里小姐，打扰你了。我……今晚有点失眠。”

“啊，啊，没关系啦……”美里强迫自己坐了起来，用力地摇了摇头好让自己清醒过来。

“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个忙。”

虽然看不清真嗣的面容，但他的声音听上去异常郑重。

“当然可以。需要我做什么？”

真嗣转身看去，美里知道那个方向是明日香的卧室。似乎是在确认了她没有跟来之后，真嗣才继续说了下去。“美里小姐，拜托了，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我想……等下次使徒入侵的时候……”

“如果是想让我帮忙派初号机首发出战，那恐怕我帮不上什么忙。毕竟，EVA的部署是碇司令亲自指挥的。”

少年耸了耸肩，就好像早就预料到这种回答一样。“哈，其实我也没对这件事抱太大希望啦。既然如此，美里小姐，能不能麻烦你为我准备一条加密通讯线路？到那时候，我有些话要对明日香说，但我不想让这些内容被别人听到。”

花了几秒钟，美里才终于理解了这个不寻常的请求。“呃，这个……我会试试的，但我实在不能做出什么保证。毕竟这种东西也不是我的专长……但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尽力的。”

显然，这个回答还不能令真嗣完全放心。借着朦胧的月光，美里看到一丝失落从他的脸上闪过。不过最后，他还是点了点头。“拜托了，美里小姐。”

看着屏幕上纷乱的数字与代码，美里痛苦地挠着头。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能创造出这种变态的东西来折磨别人？

虽然对这种工作厌恶至极，但好在，她也并非一窍不通。一些基础的操作指令是每个 NERV 高级成员的必修课。

趁着指挥室所有人员都去吃午饭的间隙，她终于有时间进行自己的秘密计划了。午间休息本来就不长，而美里还花掉了宝贵的十分钟时间，劝玛雅二尉这个工作狂早点去吃午饭。在无数次向她保证自己绝不会把整个 NERV 炸飞之后，玛雅终于将信将疑地离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指挥室里。

现在，美里正用两根食指僵硬地敲打着键盘，超低的工作效率让她倍感不爽。‘要是律子的话，恐怕一分钟就可以写完吧。别说是她，就连加持……’想到这里，她手上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笨蛋，一定要回来啊……”

“一尉？”

突然响起的声音让美里一惊。这么快就已经有人回来了？

“一尉，您在做什么？”玛雅看上去有点惊讶，她没想到美里居然在操作 MAGI。

“这个，呃……我有点无聊，于是就玩了两把扫雷，哈哈……”美里尴尬地笑着，从操作席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先走啦，我也还没吃饭呢……”

幸运的是，她仍然勉强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尽管没能来得及做一遍完整的检查。

‘希望那条线路可以用吧……’美里这样想着，朝指挥室的出口走去。尽管对玛雅撒了几个谎，不过有一句话确实是真话：她真的还没有吃午饭。

然而，使徒并没有给她吃饭的时间。

铃声响起的一分钟之内，所有人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第一、第二、第三适格者已经在 EVA 里待命了，”日向大声报告着，“第四适格者正在赶往这里，预计十五分钟到达。”

而美里的注意力则全部集中在屏幕中那个小小的光点上。第 15 使徒，是怎样的敌人呢……联想到此前真嗣那反常的举动，她感到一阵没来由的恐惧。

“光学卫星捕捉到目标。”青叶说着，将卫星信号投射到了大屏幕上，在场的所有人终于见到了使徒的真容。

就像一只圣洁的神鸟一样，使徒的双翼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天使。但美里有预感，这种外表不过是一种伪装，这家伙绝对不好对付。

“使徒为什么不动？是在等待攻击时机吗？”美里问道，“它打算从那个高度攻击我们？”

“这样我们所有的武器都攻击不到它。”日向加了一句。

“只要使徒还在射程外，我们就束手无策。就算是 EVA 也无法攻击太空轨道上的目标。

可恶.....”美里低声咒骂着。她很想知道上一次他们是怎么击败这个使徒的。现在看来，唯一有可能攻击到使徒的武器就是阳电子炮，可是，这样真的能成功吗？

种种思绪填满了美里的脑海，让她感到一阵眩晕。显然，接下来明日香将会遭遇某些严重的磨难，真嗣半夜来找她时那颤抖的说话声让她明白此事非同小可。此刻，她能做些什么？万一，什么都不做就是最好的选择呢？万一，她确实应该让零代明日香出击呢？不行，那样对零太不公平了.....

“葛城一尉？”

日向的声音把美里唤回了现实。此刻，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认真分析情报，然后做出最合理的指挥。毕竟，派那些孩子们一次次去送死的人正是她，她必须为这种情况负起责任。

“美里，快点，我要出击！”明日香不耐烦地催促着。

“明日香.....”

“美里小姐，”通讯频道里传来真嗣冷静的声音，“我也认为明日香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美里叹了口气。既然连他们都这么说，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已经很明显了。她咬紧了牙关。

“二号机，出击。”

“美里，你要明白，要是她再一次输掉的话.....”

“律子，”美里直接打断了她，“现在明日香还没输呢，不是吗？”

不知为什么，对于这场战斗，明日香居然感到了一丝渴望。在得到出击指令的一刹那，飙升的肾上腺素就已经让她倍感振奋。

她绝非不知道这个使徒的危险之处。恰恰相反，上一次面对它时的每一个细节，明日香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一次，她不再是当初那个她了。她明白，妈妈也好，继母也好，真嗣也好.....在她的生命中，从来都有人在爱着她。而眼前的这个家伙，这个可恶的第15使徒，居然妄图利用那些爱她的人来伤害她！光是想到这一点，明日香就感到怒不可遏。

二号机端起了枪，将天空中的那个亮点置于瞄准镜的最中央。

“来啊，可恶的东西.....！”

从NERV指挥室的屏幕上看来，射向二号机的不过是一道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白光。那圣洁又柔和的颜色看上去竟然是如此的.....美丽。但葛城美里的心里还是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

“是定向武器吗？”

青叶看上去同样是一脸疑惑。“不，没有探测到热能反应.....”

突然，玛雅惊恐的声音打破了指挥室里的寂静。“心理图形出现混乱，这是.....精神污染！”

“精神攻击？”律子皱起了眉头，“这个使徒，可以理解人心吗.....？”

美里握紧了项链上的十字架，手在不自觉地颤抖着。在 NERV，绝对没有可以抵御这种攻击的技术存在。

“明日香.....”

明日香发出了尖叫。那种熟悉的压迫感再次袭来，就好像要从她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侵入她的身体。在自己的意识完全失控之前，她扔掉了手中的来复枪，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此时此刻，她确实有点后悔——尽管听上去很自私，但她确实希望能由别人来代替自己承受这种折磨。

心理屏障在一瞬间就被击溃了，自己的心灵再一次变得门户大开，自己的灵魂正在被肆意地撕扯。她怎么能忘掉这种痛苦？

“妈妈！”

是谁？

“妈妈！”

妈妈？

“求你了.....”

是谁？是谁？

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

绝对的虚无，除了那断断续续的呼唤声之外。

不.....这是哭声.....

一个孩子的哭声.....

‘这是什么？为什么不一样？’明日香感到一阵疑惑。她看到，一个小小的轮廓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那是一个孩子的背影。

随着这轮廓越来越清晰，一阵冰冷的颤栗席卷过明日香的全身。因为她发现这孩子的头发并不是红色，而是深棕色，就像.....

在她做出反应之前，那个孩子已经停止了哭泣，慢慢地转过身来。

“为什么要抛下我，妈妈？”

明日香看到了那个小小的身体。她就躺在三米之外的地方。

那具小小的尸体，全身都被撕得皮开肉绽，一条腿已经消失无踪。她的手里还抱着那个没有头的布娃娃。

“不要.....”

哭吧.....

“不要！ ”

死吧.....

“不要！ ”

“你抛弃了我.....”

“不要！！！！！！ ”

周围的景象消失了，除了那具小小的尸体。她慢慢地坐了起来。

“你知道这种事情迟早都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的，不是么？你知道的，我迟早都会死.....”

明日香早就失去了抬头直视女儿的勇气。她全身缩成一团，倒在路上颤抖着。“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你居然觉得你能保护我？你自己相信么？ ”

“这不是真的。亚纪没有死，亚纪她不会死的.....”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真的？你好好看看你眼前的景象！ ”

明日香只是痛苦地抱着头，无助地重复着那句话。“这不是真的.....”

“呵，伪善者。你是不是想对我说抱歉？说你失去我很伤心？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在听到接下来的话之前，明日香用尽全力捂上了自己的耳朵。可是这根本就没有用，接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入了她的脑海。

“你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我，不是么？你想杀了我！ ”

痛苦的尖叫声再次炸响。

“好吧，也许你确实不想离开我。你想亲眼见证这一切。你想要亲眼看着我.....”

“这不是真的.....”

“在你怀里.....”

“这不是真的.....”

“咽下我的.....”

“这不是真的！ ”

“最后一口气。 ”

“不要！！！！！！！！！！！！！！！！！！！！ ”

“开放中央教条区第 16 号屏障.....”

“我们与二号机完全失联了。”日向焦急地打断了玛雅。

“什么？”律子看上去同样慌了神。“是使徒把二号机和我们阻隔开了吗？”

“我不确定！”

美里忽略了周身的喧嚣，她紧盯着屏幕上的通讯窗口。‘真嗣，你的机会来了。’

“明日香？”突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穿透四周的黑暗而来。“明日香！”

“真.....真嗣.....？”

“坚持住，明日香！绫波已经去取朗基努斯之枪了，这一切马上就结束了！你赢了！”

“可是真嗣，这太痛苦了.....就让我这样死去吧.....亚纪.....”

“明日香，你亲口告诉过我的，你现在看到的不过是自己的恐惧！”

“亚纪她恨我.....”

“明日香，你一直都是这世界上最棒的妈妈。亚纪一直在爱着你！她唯一憎恨的事情就是看到你伤心的样子，记得么？”

“.....”

“快点想起来！想起来她曾经有多开心，想起来她曾经有多么爱你！”

“想起来.....？”

“快点想起来亚纪的笑容！”

“笑.....笑容？亚纪的笑容.....？”

她想起来了。突然间，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

“Nah！”

“那是什.....什.....绳莫？”

“不想要！”

“大猴纸！”

“看！都是我自己做的！”

“这样妈妈就能永远陪着我！”

“爱你！”

“妈妈！”

“妈妈？”

声音停止了，明日香睁开了双眼。她仍然不敢抬头，害怕自己的希望再一次成为幻觉。

“不要露出悲伤的表情呀，妈妈。”

“亚纪？”她轻轻地问道。她看到了，那个站在自己身前的女孩。蓝色的眼睛，深棕色

的头发，这毫无疑问就是她的女儿亚纪。

“对不起，亚纪，”明日香紧紧地抱住了她，泪水如决堤一般流下。“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没能带你一起走！我抛弃了你！”

“妈妈想抛弃我吗？”

明日香用力地摇着头。

“那么，这就不是妈妈的错了！”亚纪笑了起来，对于明日香给出的答案，她看上去是那么满足。

“亚纪，妈妈好想你.....”

亚纪疑惑地眨眨眼，“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不在妈妈身边。”

“哈！我这不是在吗！”亚纪又咯咯地笑了起来，“妈妈你看，你眼前的就是我啊！”

亚纪天真的声音让明日香破涕为笑。她伸出手，轻柔地抚摸着女儿的脸颊。“亚纪说得对！好姑娘，真聪明！亚纪一直都在妈妈身边.....”

亚纪依然在笑着。即使身体已经开始消失，她的笑声仍然在这片虚无的世界里长久地回响。

“我爱你，妈妈。”

泪水再一次划过明日香的脸颊，但这一次她是笑着哭泣的。“亚纪，妈妈也爱你。”

然后，亚纪就消失了。留给明日香的只有泪痕。

突然，就好像有人在自己肩头拍了一把，明日香再一次抬起了头。这次，她看到的是一个女人。那个红发的女人微笑着向她点头，眼中满是赞许。

接着，那个女人也消失了。这一次，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

在真实的世界中，零号机投出了朗基努斯之枪，将第 15 使徒的核心一分为二。

明日香抱膝坐着，全身缩成一团。在她的面前，二号机正在缓缓下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它将被封存起来。

即使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一阵忧伤仍然不可避免地萦绕在明日香的心头。只是这一次她没有再哭。不知为何，她竟也感到一阵莫名的轻松与解脱。

“再见了，二号机.....”

曾经，在失去 EVA 这唯一的容身之所后，她深陷于绝望和无助的深渊中无法自拔，终于走向了自己的毁灭。但现在全都不一样了。她觉得，也许自己也可以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即使是不再作为 EVA 的驾驶员，她依旧是那个明日香。

“要是上次你也能这么做，该多好呀。”听到了身后传来的脚步声，明日香头也不回地说。

“我最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转折点了。”她轻轻地叹了口气，“无助，绝望，疑惑，愤怒.....当快被这些情感压垮的时候，我一直期盼着你能来救我.....可是我却不允许自己主动说出口。如果当时，能有你站在我身边.....”

明日香转过头来，真诚地直视着他的双眼，“真嗣，光是看到你站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自己还坚持得住。”

“那么，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我也说不清楚，但确实很痛苦。我甚至觉得，这比上一次还要痛苦。”明日香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真嗣，我看到她了.....”

“明日香，那不过是.....”真嗣不知该怎么说下去了。其实在他心里，他多么希望出现的那个亚纪不是虚假的幻影。不管怎样也好，他都想再次见到自己的女儿。

但是明日香却并不同意他的话。“真嗣，那不是幻影。那是真真正正的亚纪，我看到她了。但我却不得不再一次离她而去.....”

真嗣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披在她的肩上。对此，明日香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但她发自内心地感激着他的关切和陪伴。

“真嗣，我真的.....我真的好痛苦。我们失去了女儿，却连公开的葬礼都不能办，我甚至要伪装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说到这里，明日香几乎是在嘶吼了。“我不想再装了，好累.....”

真嗣仍然保持着沉默。他向前走上几步，在明日香的身后双膝跪地，紧紧地抱住了她。

“我明白，往后我只能在回忆里见到她了。我想亚纪说的那句‘一直在妈妈身边’，也是这个意思吧。”

“明日香，你可以.....试着与别人分享这段回忆。我想这样也能排解一些忧伤。”

“我现在不就.....？”

“不是和我分享，因为我已经和你感受着相同的痛苦。你也明白这一点的，不是么？前段时间你不愿意和我聊起心事，多半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

“可能吧.....”

真嗣在她的脸颊上轻轻一吻。

“走吧，”他拉着明日香的手，慢慢地站起身来。“我们回家。”

一直以来，在 NERV 内部，葛城美里就是勇猛的代名词。很多时候，就连她自己也这么认为，尽管这种名声没有让她感受到一丁点自豪感。

她是第二次冲击唯一的生存者，是迎击使徒的战场上的指挥官，她甚至孤身一人就能徒手拆掉一颗行走着的核武器.....在 NERV，葛城美里的英勇事迹被当作神话一样传颂着。

然而此刻，这样一位勇猛的军人居然连走进自家公寓的大门的勇气都没有。一连做了几个深呼吸，美里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真嗣说你想和我聊聊。”她对那个蜷缩在床上的身影说。“呃，你知道我并不擅长听别人倾诉。律子从来不会和我分享她的心事，而我除了她也没有什么朋友了.....不过，如果你愿意和我分享，我很愿意听。”

明日香没有立刻回答，她翻了个身。这种寂静让美里感到有点不自在。一直以来，她都是接受安慰的那个人，安慰别人绝不是她擅长的事。但现在，她真的很想帮帮眼前这个少女。如果她能做得到的话。

“你.....知道亚纪，对吧？”明日香终于开口了。

美里点点头，鼓励着明日香继续说下去。

“嗯.....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从头说起怎么样？”

明日香给了她一个淡淡的微笑。“在那孩子出生后，我第一次抱到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决不会再让她从我身边消失了，我要倾尽所有去守护她的笑容。当然，这听起来有点傻.....实际上我确实犯了很多错误，我总是让那孩子伤心流泪.....但是，每一次，我都有机会去弥补，我一直觉得这也是神给我的恩赐之一。只是这一次.....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她真的能没有痛苦地死去，恐怕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如果她还活着，现在该有多孤单啊.....光是想到那孩子在恐惧和无助中哭泣的样子，我就觉得心如刀绞。

“现在，除了我和真嗣的记忆，亚纪没有留下任何她存在过的证据。是啊，在这个世界，她的确从未存在过。曾经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这是一个.....与她无关的世界.....”

犹豫再三，美里还是伸出了手，轻轻拍着明日香的肩。“嘿，跟我说说她的样子吧。我还不知道那孩子长什么样子呢。”

“为什么问这个？”

“嘛，也许我永远都没有见到她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了解她。”美里笑着解释，“那孩子，亚纪，绝不仅仅存在于你和真嗣的记忆中。至少现在，我也知道了她。也许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听到她的故事.....”

“真嗣是不是已经跟你讲过关于她的事.....？”

“是讲过，但讲的不多啦。如果能听听你的描述，我想我能更好地记住亚纪的样子。在那孩子的肖像画上，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填补呢。”

“说到画画，”明日香突然笑了起来，就像是想起了什么快乐的事情。“亚纪可是很喜欢画画呢，她的作品几乎可以堆满一间小仓库了。”

“哦，看起来还是个小艺术家嘛。”

“亚纪跟我很像，虽然很多时候我觉得跟我太像并不是什么好事……比方说，这丫头三岁不到就开始学着打扮了，最后却把自己折腾得四不像，哈哈……另外，亚纪她总是很固执，对于不喜欢的事情是绝对不肯做的。就拿穿鞋和袜子这件事来说，我们和她‘斗争’了整整一年，最后嘛……输的却是我们。从那以后，如果不是要去一些比较崎岖的地方，我们也就放任她光着脚跑来跑去了。”

“听起来你们倒是被这孩子捉弄得团团转嘛。”

“远不止如此呢！”明日香灿烂地笑着，“那孩子固执起来可真是要命哦，但她却不是会跟你闹脾气的那种。在提出请求的时候，她只要笑一下，我和真嗣就立马屈服了。根本没人能拒绝那孩子的笑脸。”

“只是为了看到亚纪的笑容……”

“是的，我可以心甘情愿地做任何事，只是为了看到她的笑容。”说到这里，明日香的笑容消失了，却而代之的是一阵忧伤。她再次意识到，不管自己现在做什么，都再也无法看到亚纪的笑容了。自己刚才的那句话，不过又是一个虚假的承诺。

美里也注意到了她的异样，她伸手摸了摸明日香的头。“虽然我也没当过妈，但我能想象出那种失去至爱的痛苦。如果你愿意……”

下一秒，明日香直接扑进了美里的怀抱。一瞬间，美里感到有点惊讶，但她毫不犹豫地抱紧了 this 娇小的少女。在她心里，她一直把这些孩子们当成真正的亲人。很多时候，她甚至希望自己能 在缺失母爱的孩子们面前，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

“嘿，美里，你听到了么？”明日香小声地问。

直到这时，美里才突然注意到，有音乐声从阳台上传来。在在浑厚深情的大提琴声里，黄昏的斜阳为第三新东京市披上了一层温暖的霞光。

“这是什么曲子？”美里从来没有听真嗣拉过这首曲子。

明日香安心地闭上了眼，带着笑容。

“一曲欢快的歌。”

（此处的乐曲并非指欢乐颂，原因有三。第一，欢乐颂有专门的名称“Ode to Joy”，而此处 JimmyWolk 先生用的是“A happy song”；第二点原因涉及剧透，暂且不谈，各位阅读之后的章节就会明白了；第三，各位应该都还记得，欢乐颂适用于什么场合（悲）——beiming）

“你确定那家伙会喜欢？”

“我确实不太了解碇同学的喜好，所以推荐给你的都是大众口味。放心啦，对于你这样的初学者，这种料理已经很难了。就我所知，你应该还没做过饭吧？”

“你就好好看着吧，这种小事根本难不倒我！”明日香信誓旦旦地宣称，“毕竟本小姐可是了不起的天才惣流·明日香·蓝格雷！”

“可是.....就算你这样说.....”洞木光仍然感到有点小惊讶。明日香的转变来得太过然，就好像是一夜之间换了个人似的。

当然，对于明日香重新变回那个热情火爆的少女这一点，光一点都不介意。恰恰相反，她发自内心地为她感到高兴。尽管不清楚明日香到底经历了什么，但她可以确信的是明日香再一次战胜了磨难。那个曾经的她又回来了，这就是明证。

她安心地笑了起来。“那么，需要我来帮忙吗？”

/ “亚纪她恨我.....”

“明日香，你一直都是这世界上最棒的妈妈。亚纪一直在爱着你！她唯一憎恨的事情就是看到你伤心的样子，记得么？” /

“对话的内容还真是费解呢。”冬月副司令评价道，录音仍然在继续播放着。

尽管源渡同样对这段对话内容感到无比震惊，但他仍然表现得面不改色。他沉默地听完了这段离奇的录音，在脑海中仔细咀嚼着每一个字。过了很久，他才终于开了口。

“你觉得他们会妨碍到我们的剧本吗？”

源渡的声音中居然透出一丝不安，这令冬月惊奇不已。这也难怪，几小时前，他才刚把自己的剧本朝前推进了一步，成功地‘失去’了朗基努斯之枪，现在却突然出现了新的未知因素挡在路上，这对他来说当然是极大的打击。

“其实，我很愿意相信这不过是第二适格者在使徒的攻击下陷入了精神错乱，而第三适格者在试着安慰她而已。但是，这段对话为什么要特地通过加密频道发送？这一点着实可疑呢。”

就像往常那样，源渡没有回应。只是，那轻微颤抖的双手已经出卖了他。此刻，源渡内心的感情与其说是惊骇，不如说是愤怒。自己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疑团、一个阴谋，一个自己完全没有参与其中的‘剧本’，这令他无法接受。这绝不是他习惯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你要怎么做呢？”副司令继续问道。“‘这件事情不过是个巧合’，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尤其是考虑到这段对话背后明显缺乏符合逻辑的解释。第二、第三适格

者的体检报告上没有任何异常，从物理层面来看，两人的确是十四岁的少年少女。此外，谍报部也没有查到这两人有任何收养孩子的记录。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第二适格者都未曾有过当母亲的经历.....”

“的确没有，”源渡冷冷地打断了他，“至少现在还没有。”

“可以解释一下吗？”

“现在什么都不需要做。”源渡平静地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但我们要盯紧他们。不管这段对话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如果他们干涉到了我们的计划，那我们也将做出反击。”

当他醒来的时候，自己正身处一个简陋的临时病房里，眼前是陌生的天花板。自己的左胸正隐隐作痛，他忍不住低头去看，这才发现自己的上半身都严严实实地裹满了绷带。

“小心点，肋骨断了好几根哦。”那位‘医生’正坐在不远处，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虽然防弹衣能救你的命，不过吃点苦头还是免不了的。尤其是这种轻便型防弹衣。”

加持释然地笑了，强撑着身体坐了起来。“要是早知道上面只是派了个菜鸟杀手，我肯定会穿件厚一点的。那个毛头小子朝我开了几枪就走了，根本就没有近身格斗的必要嘛。”

“都没检查一下你到底死没死透？”看到他用包着绷带的手颤悠悠地点上一支烟，‘医生’皱起了眉头。

“压根没有。”加持无奈地耸耸肩，左胸的剧痛让他的表情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这让‘医生’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没想到啊，在那些大人物眼里，我居然只配得上他们派出个菜鸟杀手。还真是令我伤心呢。”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这样放过你？万一他们是假意放你一命呢？”

“战自那帮没脑子的家伙，我对他们可是了解得很呢。忠于上级的人根本就没有几个，他们多半只是糊弄交差而已。”

“你啊，明明有办法避免这种事的.....”说着，‘医生’叹了口气。

“其实我一开始的计划比这还要糟哦。”加持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下了床，穿上了衬衫。

“我本来是打算就这样一死了之的，毕竟这就是我的命运。既然我已经找到了我苦苦追寻的真相，那就再也没有任何退缩的必要了。只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人还需要我。那种需要并非是要利用我的能力，而是真真正正地需要我这个人。你看，既然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我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对吧？所以我还是决定再活一段时间再说。”

“那你至少可以试着换条路线吧？往地下多走几层，你也不会遇到杀手了。你就这么想让自己挨几枪么？”

“那样太麻烦了，迟早会带来新的变数。这可不是我的风格，”加持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为自己打上了领带。“幽灵才不会刻意选择自己出没的路线。嘛，这就是间谍的本分。”

作者的话：好想睡觉.....看看表，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我对这一章说不上满意。有些情节太过老套，有些地方太过冗长而缺乏深入。写这一章用的时间不算短，但看起来还是有些赶工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我什么时候对自己写的东西满意过？

我本来想再加入一些情节，比方说美里和日向谈论正在建造的 EVA，或者明日香在厕所里抱怨自己生理期这样的场景。但后来我觉得这些情节的加入多半不会带来什么新的东西。

明日香与继母的那段对白我本可以全部换成德文，但我想你们多半不会同意（笑）。所以最后我还是请真嗣来担当翻译。

精神污染的那一段情节一直被大家称为‘最难写的一段’。只是我觉得，作为作者，为了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变得更加强大，故意去设计一些悲惨的情节，这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其实我一直在期待着描写这段情节，因为我很喜爱这段情节，包括 TV 的版本。但我喜欢这段情节并不是因为明日香经受的这些磨难本身，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她的心路历程。

还是要再说一遍‘对不起，拖更了这么久。我今后也会保持活跃，但恐怕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活跃了。下一章我已经写好了一些（约 7000 词），但这一章的内容实在是很多。啊，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再拖 11 个月了。

第八章 哺育

这里是第三新东京市郊外的一处家庭农场，真嗣和明日香的家。今后，这里也将是他们的女儿亚纪的家。

拂晓时分，薄雾还未完全散去，四处都静悄悄的。直到，一声响亮的啼哭划破了这片静谧。

“嗯.....真嗣.....”紧接着哭声之后，一个疲惫的声音响起。“真嗣！”

“干什么啊.....”另一个同样疲惫的声音回答着，“五分钟，就五分钟，行么.....”

也许是看到先前那轻轻的一脚没有效果，明日香加大了力度，朝着真嗣屁股上又补了一脚。“快点去！轮到你了.....”

真嗣长长地哀叹了一声，坐了起来。他已经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为什么总是轮到我啊.....”

“因为你是天底下最棒的爸爸、最棒的丈夫，像你这样举世无双的好男人可以为了家人做任何事.....好了吗？好了就快去。”

“呵，这还真是实话呢，”真嗣咕嘟着，爬下了床。“毕竟这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男人了.....”

在离开卧室前，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真嗣转过头来，抛给明日香一个狡猾的笑容。“我这就去看看亚纪的情况。不过嘛，要是她饿了的话，你也别想好好睡了。”

明日香的嘴角微微上扬，用一个假得不能再假的微笑作为回应。她甚至连眼睛都懒得睁开。

不过，她至少说对了一句话：真嗣确实可以为了家人做任何事。想到今后自己肩上的重担，真嗣无奈地耸耸肩，朝着那间门上贴着小爱心的房间走去。

在两人从医院回来的那一天，真嗣就撕掉了自己的名牌，将房间新主人的名牌贴了上去。那是一块心形的小牌子，上面写着‘亚纪的温暖小屋’。这是差不多两个月之前的事了。

（此处回收了第三章的一个伏笔：‘那曾经是他的房间，直到.....’——beiming）

他仍然记得回家的旅程是多么漫长。那时候，他百般劝说明日香，认为让亚纪乘坐儿童座椅才更加安全，可她就是说什么也不肯放下怀里的亚纪。结果，为了母女两人的安全舒适，真嗣只能小心翼翼地慢慢开完了这段路程。

没办法，只要看到明日香脸上那疲惫但幸福的笑容，他就失去了一切抵抗力。

悄悄地，真嗣推开了门，走进了‘亚纪的温暖小屋’。亚纪正躺在婴儿床里哭闹着，两只小手在空中挥舞。他俯下身体，轻轻抱起了女儿。

尽管在这两个月里成长了不少，但她仍是个脆弱的小婴儿。真嗣还记得，第一次抱亚纪的时候，他甚至担心自己不正确的姿势会伤害到她。

“嘘，”他用手指温柔地抚摸着亚纪的小脸，“我们这就去找吃的，好不好？”

不知道是因为听懂了他的话，还是因为从他温暖的怀抱里找到了安慰，亚纪的哭声立刻就低了下来，变成了轻轻的呜咽。

当他抱着女儿回到卧室，明日香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她已经找了个舒适的姿势坐着，在腿上垫好了枕头，方便给亚纪喂奶。

只是，当她从真嗣手中接过亚纪，掀起自己的睡衣露出胸部的时候，她感到了一丝异样。

“你这家伙，站在这里看什么？还有，你刚刚那个表情是怎么回事？你看得很认真嘛！”

真嗣的思绪这才被拉回了现实，为自己刚才的痴汉行为赔以微笑。不过，他之所以皱着眉头，直直地盯着明日香，倒并非是因为看得入了迷，而是因为他在想一件更重要的事。

关于母乳喂养这件事，真嗣一直感到担忧。明日香那纤细的身体能否一直为亚纪提供足够的乳汁，这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在书中看到，哺乳过程对母亲来说会很痛苦，尤其是今后，当亚纪开始长牙的时候。

他也并非没有跟明日香商量过其他喂养方式，但他提出的建议都被一一否决。明日香虽然承认哺乳的时候确实会有‘一点点不适感’，但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女儿正在茁壮成长，她就感到无比的满足。相比之下，那一点小小的疼痛实在不值一提。

“更何况，”那时候，明日香这样说道，“亚纪她肯定也更喜欢这种方式。对不对，亚纪？”

作为回应，亚纪高兴地挥着自己的小手。

‘这根本不公平嘛。这小妮子还没学会说话，就开始跟她妈妈一起对付她爸了。’

想到这里，真嗣的心中不由得泛起一丝小小的嫉妒。不过，就算亚纪和他的关系永远也达不到这等亲密，他仍然会尽己所能去爱护她，为亚纪付出自己的一切。

“嘿明日香，既然我们已经清醒了，”真嗣看了看窗外，晨光熹微，新的一天即将降临。
“那我们就早点出发吧。”

“哈，我们有段日子没来了.....”

“上一次来的时候，给大家添麻烦了！”

“那时候我们的状态都不太好.....”

“这一次，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面朝着那片红色的大海，明日香骄傲地高举双臂，让整个世界都能看清襁褓中的那个婴儿。
“各位，这是我和真嗣的女儿.....”

她侧过头，向真嗣眨了眨眼。

“她的名字是碇亚纪！”

“没有灯的夜晚，看来你还不习惯呢。”

一开始，明日香不太明白真嗣的意思。然而，当她望向山脚下那片模糊的剪影——那是曾经的第三新东京市所在的地方，她忽然回忆起了许多年前的那个晚上。那时候，也是在这样一个没有灯的夜晚，三位驾驶员并排躺坐在这片草地上，等待着 NERV 的救援。那时她曾听绫波零说起灯火的意义。不得不承认，直到现在，她仍然觉得零说得非常有道理。

傍晚时分，她和真嗣又来到了这里。这座如今长满杂草的小山，山脚下那片红色的海，还有那片残败不堪的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对两人来说，这就是全部的世界，曾经如此，往后亦是如此。这就是他们相识、相爱，今后还将相伴一生的地方。

从日渐西斜到繁星当空，两人一直静静地坐在这里，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回忆着各自的往昔。他们突然发现，在自己已经度过的小半生中，几乎全部的美好回忆都与眼前这个地方有关。

现在，亚纪在妈妈的怀抱中睡得安稳，但两人暂时还没有回家的想法。

“我倒觉得我也开始习惯了。不过嘛，那里现在确实没人住了，永远都不会再有了。所以我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她歪着头，轻轻靠在真嗣的肩上，“你的说法倒也没错。在没有灯的夜晚，星星确实要比平时美丽得多。”

（在 TV 版第 11 集中，真嗣曾说：“假如没有灯火、人造的光，星星该有多么明亮呀。真是一种讽刺。”而明日香则回答：“可是，如果没有光明，就感觉没人住在那里一样。”——beiming）

她说的是实话。即使有那条红色的流线将天空一分为二，漫天的繁星仍然是那么耀眼。面对着如此广阔的夜空，明日香却并没有任何渺小的感觉。她曾听说，人死后就会化作一颗星星。倘真如此，眼前的繁星便是曾与她朝夕相伴的那些人们。自己是这些星星中的一员，这让她感到无比亲切。

“绫波零倒也真是个思想家呢。”

这一次轮到真嗣惊讶了，“哈？”

“你记不记得她说起过人类利用灯火驱除黑暗，以求生存？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可能是想表达‘恐惧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动力’之类的意思。不过嘛，我倒觉得，这番话也可以用来指代人心。如果人的心没能被灯火照亮，那整个人都将会被黑暗吞噬。”

明日香叹了口气，但却并非是出于忧伤或无奈。她靠在真嗣的肩上，轻轻地拍打着亚纪小小的身体，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对我来说，我生命中的灯火就在这里。真嗣，亚纪，我的丈夫，我的女儿。我会倾尽全力保护你们，成为你们心中的灯火。正如你们曾为我做的那样。”

“亚纪！快停手！”突如其来的一阵疼痛让明日香惊叫起来，“你弄疼妈妈了！”

然而，她怀中的孩子丝毫没能听出妈妈声音中的痛苦。亚纪的小手仍然紧紧抓着明日香的长发，一边拉扯着送到嘴里，一边无辜地咯咯笑着。虽然还是个小婴儿，但亚纪的力气已经足以让明日香疼得几乎掉下眼泪。她很想腾出一只手对付这个顽皮的小丫头，但又担心这样会让怀中的亚纪摔到地上……所以，最后她只好乖乖认输。

“真嗣！”

“又怎么……”真嗣立刻从房间门口现身。在看到明日香的窘态的一瞬间，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啊哈，又被抓头发啦。”

“别废话，快点来帮忙！”

真嗣走上前来，轻轻拿开了亚纪的小手。“啊？”亚纪看着爸爸，眼中满是疑惑。看到自己刚刚到手的玩具就这样被夺走，她马上就要放声大哭。赶在那之前，真嗣已经从面露难色的明日香的怀里接过了她。

“这孩子怎么就对我的头发这么感兴趣呢？”明日香无奈地问。

“当然是因为她喜欢啦。”真嗣用手指轻轻摸着亚纪的脸蛋，试着让她开心起来。“毕竟，你头发上的气味确实很好闻，而且颜色又那么鲜艳。”

他把亚纪抱到了婴儿床上，不停地对她摆出各种鬼脸。亚纪现在完全开心了起来，小脚在空中乱踢着，咯咯地笑个不停。

“行了行了，咱们的女儿该睡觉了。真是的，我只是想把她抱到床上去，就弄出这样的事……”明日香仍然在忙着解开缠结成团的头发，脸上满是郁闷。

“好啦，好啦，”真嗣俯下身，在女儿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晚安，亚纪。”

看着爸爸妈妈逐渐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亚纪不悦地哼了两声，但真嗣和明日香并没有放在心上，两人悄悄地退出去，掩上了门。

真嗣打算继续刚才没做完的工作，但是明日香叫住了他。“真嗣，你能不能给我拿把剪刀来？”

“哈，我们才刚剪过头发……难道你要……？”真嗣突然猜到了她要做什么。

明日香轻叹了一口气，“是呀，我打算剪得再短一些。”

“可是……”

“这是最符合实际的做法了嘛。这都多少次了，再这样下去，万一伤到亚纪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再说，”她朝真嗣走来，真诚地看着他的双眼，“你也不是因为这头长发才爱上我的，不是么？”

真嗣同样直视着她，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疑惑慢慢变成了理解和体谅。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那行，你先过去吧。我马上就来。”

明日香坐在板凳上，看着镜中的自己，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愁。说她不在意自己的长发，这一定是假话。事实上，在明日香遇到过的所有女孩中，几乎没有哪个不会羡慕她这一头漂亮的长发。现在，自己即将失去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火红色长发——尽管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她仍不免感到一丝忧伤。

“那么，你准备留多短？”

真嗣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回了眼前。“呃.....也别剪掉太多，只要确保亚纪抓不到就可以了。”再一次，明日香叹息了一声，“我猜，大概齐肩就可以了。嗯，再往上一点也不是不可以.....”

真嗣只是点了点头，什么都没有说。

随后，他开始了工作。明日香忍不住闭上了眼，她一点也不想看这幅场景。这头长发，她花了整整十几年去养护，而自己也确实一直以此为傲。现在，这种感觉就象是和过去的自己诀别——至少，是和一部分自己。

“我想，这样就差不多了。”

只过了几分钟，真嗣就完成了他的工作。

她做了两个深呼吸，鼓起勇气，睁开了自己的眼睛——尽管，她其实一点也不想看。

不得不说，真嗣的手艺愈发精进了。她的头发正好垂到肩头，不高也不低。单从最后的效果上来看，真嗣做得很不错，明日香也觉得，现在的自己并没有预想的那么丑。

只是，看着散落在地的红色长发，她还是感到一阵惋惜。

“我看上去老了好多.....”

“才没有，”真嗣笑着，从后面拥抱着她，“你现在看上去更像一个妈妈了。”

明日香同样回以一个淡淡的微笑。

“不，不，别这样！”突然，真嗣扔下手里的活冲向了女儿，抱起她就往浴室跑去。如果说亚纪呆萌的表情尚不能说明事态，那么从她身上发出来的一阵臭气已经让明日香明白发生了什么。

她正忙着把衣服一件件地塞进洗衣机里，真嗣就抱着女儿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进来。他把亚纪放进浴缸里，手忙脚乱地开始给她脱衣服。

“又来？”明日香无奈地摊开了手，“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了。”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真嗣手上的动作稍慢，让自己缓了口气。“家里的尿布很快就不够了。”

“还有，这些脏尿布怎么处理？我们的汽油可是很珍贵的啊，我可不想动不动就要往垃

圾场跑！”

“要不然，我们换成布质的尿布？能循环利用的那种？”

明日香没有直接回答要或不要，而是指了指旁边的要洗的那些衣物。那些衣物几乎堆成了一座小山。“拜托啊，我要洗的东西已经很多了。”

随着亚纪的尿布被脱下，浓郁的味道瞬间飘满了整个浴室。看着愁眉苦脸的爸爸妈妈，亚纪乐得手舞足蹈。

“真嗣，这孩子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

“应该不会。”真嗣皱着眉头，用温水轻轻冲刷着亚纪的身体。

“可是这味道也太大了！”

“也许我们只是喂她吃得太多……啊，你干嘛？”他的话没有说完，就被明日香一把推开。

“让我来，你根本就不会。给我。”明日香拿过了他手里的新尿布。

“你每次都绑得太紧，亚纪都因此哭闹过好几次了。”

亚纪立马用行动表达了对爸爸的支持。在紧绷绷的尿布套到身上的一瞬间，她就皱起了小小的眉头。然而，明日香却坚决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

“胡说，明明我这样才是最合适的，你总是把尿布绑得太松！你就好看着吧，我女儿马上就会习惯妈妈为她穿上的尿布。”明日香一边说着，一边为亚纪穿上裤子和上衣，“你还嫌我绑得紧，要是不绑得紧一点，流出来了怎么办？那才叫真正的麻烦……”

她呆愣在原地。从亚纪的衣服下面传出扑的一声，随后一股臭气再次飘来。

“又来？”两人异口同声地痛苦呻吟着。

“天啊，什么时候才能教这孩子自己上厕所啊……”明日香长长地哀叹了一声。

“我回来了！”真嗣气喘吁吁地走进屋来，把沉甸甸的渔筐放到了地上。亚纪的哭声正在房间里回响着，但他却并没有感到惊讶，他早已对此习以为常。想必明日香正忙着哄女儿开心吧。

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猜错了。明日香抱着女儿像风一样朝他冲过来，她的脸急得通红，这已经说明了情况的严重性。

“真嗣！”明日香几乎是在歇斯底里地哭喊，“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出去找你了！亚纪她病了！我不知……”

没等她说完，真嗣已经一把抱过了亚纪。他用手背贴着女儿的额头以测量体温，脸上写满了凝重。

“她一直在哭，”稍微平静了一些，明日香抽泣着说道。“但是尿布里面干干净净，喂

东西她也不吃。不管我怎么做，她都不肯安静下来。”

“不是发烧。”真嗣严肃地宣告。但是，下一秒，一个狡猾的笑容出现在他的脸上，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明日香目瞪口呆。

“明日香，你有没有试过让她咬奶嘴？”

“嗯？这是什么意思……她一直在流口水啊，我以为这是呼吸困难……”

“好啦，快去拿个奶嘴来。”

尽管不明所以，但出于对丈夫的信任，明日香还是照做了。

令她惊讶的是，在把奶嘴含进嘴里的一瞬间，亚纪就停止了哭闹。“看吧，果然被我猜对了。”真嗣笑了起来，伸出手摸了摸明日香的头。“这孩子只是想找个东西咬着。她开始长牙了，这样会很痒的……嗯，明日香？”

明日香靠在墙上，身体无力地滑落。“开始长牙了……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她抬起头来，眼中竟然盈满泪水。“真嗣，是我太粗心了！我简直就是……”

“明日香，”真嗣直接打断了她，“别这样说。你一直都是这世上最棒的妈妈。没人能做到完美地理解孩子的意思，你不该这样苛求自己。”

“我应该早点发现的……”

“别这样说。你看起来状态很不好。”

真嗣突然想起，刚才，明日香的身体靠着墙壁滑落的行为似乎不是有意为之。她的状态看上去更像是突发的低血糖，或者过度疲劳。想到这里，他再一次严肃地皱起了眉头。

“明日香，你昨晚睡了多久？”

“哈？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外的问题让她愣了一下。

“你最近总是失眠，对吧？我注意到了。”真嗣一边解释着一边伸出手，拉着她站起身来。

“我……我总是担心……亚纪她随时都可能会需要我。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响动，我就会立刻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明日香倚在他的肩上，疲倦地闭上了眼睛。“我最近总会控制不住地胡思乱想……”

“果然，”真嗣轻叹了一口气，“你只是太累了。明日香，你要学着让自己放松，在过去这几周里，恐怕亚纪的睡眠质量都比你好很多。”

“嘎！”

这声音让两人的注意力回到了亚纪身上。她正用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望着明日香。

“看到了吧，就连亚纪都不愿意看到妈妈这样子呢。”

这一次，明日香终于笑了，这笑容让真嗣感到如释重负。他在明日香脸颊上轻轻一吻。

“快去休息吧。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

(连产后抑郁都想到了，JimmyWolk先生实在是太注重细节了……叹服……——beiming)

最后一遍看了看锅里的汤菜，真嗣满意地盖上锅盖，关上了火。

“明日香？”真嗣一边说着，一边朝亚纪的卧室走去。明日香正在那里陪亚纪玩。

也许是太过投入，明日香并没有回应他。直到真嗣走进房间，她仍然沉浸在与亚纪的玩闹中。

“不行，不行，这个不能吃！”看着亚纪把一支蜡笔放到嘴边，明日香一把就将其抢了过来。“看好了，亚纪，蜡笔是这样用的。”说着，她开始在白纸上涂涂画画。鲜艳的色彩很快吸引了亚纪的注意力，让她忘掉了玩具被抢走的不悦。

“哈！”亚纪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高兴地挥舞着小手。她的手里还握着另一支红色蜡笔。

真嗣倚在门框上，欣赏着这温馨的场景。只是，他的表情看上去却有点担忧。“呃，我说.....”

“哦，嗨，”明日香这才注意到了他，“晚饭做好了吗？”

“嗯.....不过，明日香，我.....”

“怎么了？”明日香眯起了眼睛。

真嗣看上去一幅欲言又止的样子。到最后，他还是什么也没说。“呃，没事.....”

“快点说，笨蛋真嗣。”

“你不觉得现在就让她学画画太早了吗.....？”

明日香无所谓地翻了个白眼。“我当然没要她画出第二幅蒙娜丽莎。我只是想，既然亚纪很喜欢，那就让她去画吧。就算只是画些杂乱的线条也好。”

“可是，我担心她会把家里也画得一团糟。更重要的是，万一她把蜡笔吃进肚子里怎么办？喂，明日香，快.....！”

趁着爸爸妈妈因对话而分神的空当，亚纪又把蜡笔举到了嘴边。再一次，明日香一把将蜡笔抢了过来。“亚纪，妈妈跟你说了多少遍！这东西不能吃！”

她沮丧地叹了一口气，“好吧真嗣，也许你说得确实有道理。”

“那么，亚纪，既然你这么饿，那我们就去吃饭吧。”一边说着，明日香抱起了女儿。“爸爸已经做好饭咯。”

在过去的时光中，她经历过很多次激烈残酷的战争。每一次，她都要拼尽全力，与可怕的敌人对抗，在生死的边缘徘徊。然而，尽管也曾输掉了几次关键的战争，但她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输得心服口服。明日香的女儿亚纪，拥有着全天下最强大的武器：那双深邃的蓝

色眼睛。

“别那样看着妈妈，”明日香低声说着，她的语气听上去就像是在祈求。“你也知道的，这个时间该睡觉了。”

“啊？”

看着亚纪朝自己伸出的小手，明日香笑了起来。

这个小丫头.....在这几个月里，她又成长了不少。在明日香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总是期盼着自己能快点长大，早点成为一个大人。然而现在，自己的女儿正在飞速成长，她这才明白为什么那些父母居然会抱怨自己的孩子长得太快。

亚纪以前常穿的几条婴儿连体衫，现在已经穿不上了。她身上穿的这件粉色的已经是最宽大的一件，但即使如此，它看上去也有些小了。此外，她的头发也越来越茂盛，棕褐色的头发看上去很有光泽，已经快要及肩了。

除了身体在快速发育以外，亚纪的精力也变得越发充沛了。尽管还没有学会走路，但她已经能手脚并用地在整间房子里爬行了，速度之快甚至让不到二十岁的明日香感慨自己老了。为了照看好这个精力充沛的小丫头，明日香可说是操碎了心。只要稍不注意，亚纪就会消失在自己的视野中，对此，她已经有点神经衰弱了。

在不久之前，两人终于开始喂亚纪吃固体食品了。出乎意料的是，在小小年纪，亚纪就已经体现出美食家的潜质。在第一次品尝到爸爸做的菜的时候，她居然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只是，在她连续几次打翻饭碗之后，两人一致决定应当由爸爸妈妈来给她喂饭，而不是让她学着自已吃饭。她还没有学会使用餐具，让她自己吃饭只会带来更大的乱子。想到这里，明日香的眼前又浮现出真嗣那次被亚纪甩了一脸土豆泥的样子，不禁笑了起来。

‘嘛，按这孩子的成长速度来看，过不了多久她一定能学会使用餐具的。’

尽管，就像其他的父母一样，孩子的快速成长也确实让明日香感受到一些小麻烦，但她感到的更多是骄傲和幸福。这个正在一天天长大的、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就是她一生中最自豪的壮举。

躺在婴儿床里的亚纪逐渐安静下来，张开小嘴打起了哈欠。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刚才一直在哼唱着摇篮曲。

“Gute Nacht, mein Schatz.”（“晚安，亲爱的。”）

明日香悄悄起身，在女儿的额头上轻吻了一下，朝着卧室门口退去。

“Nah！”

她立刻定在了原地。“什么？你刚才是不是说.....”

“Nah！”

明日香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冲回床边抱起了女儿，脸上写满了惊喜。

“真嗣！真——嗣——！”

突如其来的惊叫声让真嗣全身一颤，他立刻丢下了手里的工作，跑向了卧室。“发生了

什么事！”

看着真嗣气喘吁吁地出现在门口，明日香感到一阵小小的愧疚。不过，满心的喜悦让她无暇顾及这些细节。“我们的女儿刚刚说出了她的第一句话！”她激动地宣告着。

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突然，一开始，真嗣居然愣了一下。“亚纪她.....？”直到几秒钟后，他脸上的表情才从疑惑突然变成了惊喜。“她说了什么？！”

“我刚对她说‘晚安’，而她居然回答了‘Nah’！真嗣，她想对我说‘晚安’！”

（在西方的礼仪中，被一个人被别人问候‘good night’时，往往会回答‘night’以表达‘晚安’之意。‘night’开头部分的发音就是‘Nah’。——beiming）

但是，真嗣看上去仍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会不会只是你听错了？毕竟，亚纪她总是发出一些奇怪的音节，刚刚也不一定是在说‘晚安’嘛。”

明日香白了他一眼，她看向了怀中的亚纪。“宝贝，你听见了吗？你爸爸不相信你会说话！”

“呃？”

“来吧亚纪，展示给你爸爸看。来，说‘妈——妈——’”

“这样没用的，明日香。”

但是明日香根本没有理会他。“来嘛宝贝，妈——妈——”

“啊？”

“妈——妈——”

“明日香，这样真的.....”

“阿姆！”

真嗣的话只讲了一半。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卧室里瞬间陷入了寂静。

“看到了没？”明日香脸上挂着骄傲的笑。

“嗯.....这可真是让人惊讶。”真嗣凑上前来，看着她怀里的亚纪。

“来，亚纪，说‘爸——爸——’”

“Baga！”

卧室里再度陷入了沉寂。亚纪的爸爸妈妈面面相觑着，随后，两个人陷入了一阵爆笑。

“剩两周了啊.....”

“哈？你想说什么？”

真嗣这才注意到明日香已经来到了客厅。“啊，嗨！今天这么快呀。”

“希望如此吧，”她打了个哈欠，“希望她能老老实实在地睡下去吧。困死了.....”

时值傍晚，这正是亚纪饭后小憩的时候。明日香从她的卧室里退出来的时候，脸上同样

写满了疲惫。

“那你为什么不去睡一会呢？接下来的活就让我来做吧。”真嗣主动提议。

她慵懒地点了点头。“放开手脚干吧，弄出多大声响我都不会醒的。只是……”她又抬起头看向了他，“你刚才说‘剩两周了啊’是什么意思？”

“啊，那个……”也许是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真嗣淡淡地笑了一下。“还有两周，我们的女儿就一岁了。”

“一岁……？”明日香低声地重复了一遍，“你是说，亚纪的生日……？你一直在记着吗？”

“那是当然，”真嗣自豪地举起手中的小本子，上面画着一个粗糙的日历。“你看，已经 351 天了。”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原先我还总觉得只有无聊的老年人才会记日子呢。哈，真嗣，这样说来，我们也老了一岁哦。”明日香眼含笑意，向他眨了眨眼睛。“让我想想，还剩两周……蛋糕，礼物，装饰品……真嗣，家里有没有气球？另外……”

“其实我觉得没有开生日 Party 的必要啦……”真嗣打断了她，“亚纪还这么小，就算开了 Party 她也记不住的呀。”

“可是这样很有纪念意义啊！作为父母，在自己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就应该让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准备好礼物和蛋糕，然后拍一大堆照片。这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回忆，不是吗？”

“要是这么说的话，”真嗣轻声笑着，“那我去把摄影机找出来。”

“这样才对嘛！”

“你这个样子……怎么跟相田剑介似的？”看着真嗣又举起了摄像机，明日香嫌弃地说。

自从两人突然意识到要给女儿多留一点照片之后，真嗣的脖子上就无时无刻不挂着那台摄像机，简直就像是要把亚纪的一切都给记录下来。

“什么？我忘了记录下她第一次爬行的样子，忘了记录下她第一次说话的样子。我不想再错过任何珍贵的时刻了！”真嗣言辞激烈地辩解着，但却从未把眼睛从摄影机上移开，“你看，我们的女儿就要学会走路了！”

明日香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不管怎么说，这幅偷拍狂的样子还是不讨喜嘛。

不过真嗣说的有一点是对的，亚纪确实到了学走路的年纪。现在，在父母的帮助下，她已经能晃晃悠悠地走上几步了。尽管还没有学会自主行走，但想来那也只是时间问题。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只要一有空闲，真嗣就会拿着摄影机跟在亚纪身后拍个不停。看着他撅起屁股，跟在女儿身后爬来爬去的滑稽景象，明日香忍不住笑出了声。

“可以了真嗣，差不多了，”明日香憋着笑说道，“我们亚纪可没有当电影明星的想法。”

“我倒不太相信呢，”真嗣吃力地说，也许是爬行的姿势让他有点吃不消。“毕竟她可是你的女儿。”

“哈？你再说一遍？”

真嗣立马就不说话了。他全神贯注地操作着摄像机，似乎想以此转移自己和明日香的注意力。然而，锁定了目标的明日香是绝不会分神的。

“你是不是想说，我是个自我又张扬的女人？”

“呃.....不是，我真的.....”

“嫌我太浮夸，啊？”

“不.....不是的，明日香，你.....”真嗣的嘴巴张张合合，想不到接下来该讲什么才好。看着涨红了脸的真嗣，明日香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场。

“觉得我戏精就直说啊！”

“当然不是.....你听我解.....”

“不是？”她再也忍不住了，放声笑了出来。“那看来你还不够了解我嘛！”

真嗣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靠着沙发的背面坐下。而明日香，则从沙发上方探出身体，用手轻戳着他的脸颊。“这么多年了，你这一点还是没变嘛。”

“妈妈.....”

两人同时转头，朝声音的来源看去。亚纪正扶着墙，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刚刚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她的脸上写满了喜悦。

明日香呆呆地看着亚纪，一声叹息在她身旁响起。“明日香都怪你，我又错过了.....”

亚纪开心的笑着，为自己刚刚走完了这段长长的路程感到得意。她转过身，看着沙滩上留下那排整齐的小脚印，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想不到这孩子居然不害怕！”迎着海风，明日香大声地对真嗣说。

“这是我们的女儿第一次来这片沙滩上玩，”真嗣拿着摄影机，同时承担着摄影师和解说员的任务，忙得不可开交。“靠着她自己力量。”

“妈妈 wawa！”

“你说什么？”明日香大声地喊着，但亚纪并没有回答。

下一秒，她撒开小脚丫，朝着那片红色的海跑去。明日香突然惊恐地意识到了亚纪想要表达什么。

也许是因为明日香的发色的缘故，懵懂的亚纪一直把‘妈妈’当成红色物品的代名词。

此前,她已经很多次用‘妈妈’来指代红色。每次看到亚纪对着一支红色蜡笔叫妈妈的时候,明日香总是笑得前仰后合。

但现在她可一点都笑不出来。恰恰相反,惊恐几乎让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亚纪马上就要接触到那片红色的海水,她尽全力追了上去。

“亚纪!快回来!”

自从第三次冲击之后,她就对 LCL 之海有了深深的恐惧。那是能够溶解灵魂的可怕液体,如果亚纪接触到了它,她会不会.....会不会变得像那些人一样?

然而,明日香才刚跨出第一步,就有一只手拉住了她。

“让她去吧,”真嗣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冷静。

“可是.....”明日香仍想挣脱束缚,但是已经太迟了。亚纪已经捧起了一捧海水,将它撒向空中。海风把水花吹到她的脸上,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明日香如释重负地长出了一口气。自己刚才竟陷入了那样的惊恐和失态,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也许根本没有担心的必要。毕竟,她也曾泡在 LCL 溶液中进行过无数次的训练和战斗,最后也并没有出什么意外。

但不管怎样,每当她想到这片红海的本质,她还是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恶心。自从第三次冲击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碰过这海水。

懵懂无知真好啊。她从未像现在这样羡慕着自己的女儿。

“亚纪,快点跟上来!”

这个一岁半的小姑娘回应着爸爸的呼唤,快步走上前来。她的怀里抱着一本崭新的图画书,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

真嗣本想回以微笑,但过度的紧张让他实在是笑不出来。如果可以背着女儿走就好了,这样更快也更安全。只是,这趟‘购物’之行的成果之丰盛,需要他手提肩扛才能勉强搬运。他实在腾不出手来照顾自己的女儿。

他也明白,来这种废墟里‘探险’对于孩子来说确实充满了乐趣。看着亚纪被关在家里的那种寂寞的眼神,他也会感到一阵心疼。正因如此,他才会同意让亚纪一起跟来。

但是,这里对她来说还是太危险了。自己当时答应得有多干脆,现在真嗣就有多后悔。亚纪每晃晃悠悠地迈出一步,他的心就跟着颤抖一下。

距离停车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而遍地的碎石瓦砾并不是他唯一的担忧。

“爸爸?”亚纪那充满好奇的声音再一次响起,真嗣停了下来。“狗狗.....”

这句话让真嗣瞬间全身汗毛直竖。他慢慢地退回女儿身边,把肩上扛的货物放在了地上,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循着亚纪的目光看去,他发现了异样的所在。尽管相隔较远,他看不

清那到底是不是活物，但那东西挡在他们的路上，这就足以让他担忧了。如果那东西对他们发起突袭，这种代价他绝对承担不起。

“亚纪，哪都不要去，”他摸了摸女儿的头，“爸爸马上就回来。”

从废墟中捡起一条钢筋，真嗣小心地走上前去。他全神贯注地警戒着周边，尤其是亚纪所在的地方。

他慢慢绕过一座碎砾堆成的小山，手中的钢筋蓄势待发。当不小心踢到一块石头时，真嗣在心里咒骂着自己的愚蠢。但好在，这点声响并没有惊动那东西，真嗣终于潜行到了离它足够近的位置。

那是一只被开膛破肚的野猫。

地上的血迹仍未干涸，这表明捕杀这只猫的凶兽仍在这附近。

“爸爸！”

突如其来的声音让真嗣全身一僵。他转过身去，看到的是亚纪天真的笑脸。

“我不是说了让你哪都不要去吗！”真嗣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怒火，以免吓到女儿，“你什么时候跟上来的！”

不过，看到女儿没事，他也确实感到如释重负。“你啊，就像顽皮的小猴子一样！”

“猴纸！”亚纪又咯咯地笑了起来。真嗣拉着她，快步朝着货物走去。他必须带女儿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走吧，我们快点回家。”他弯下腰，用一只手抱起了女儿，然后拼尽全力，用一只手提上了所有的货物。

真嗣突然意识到一件事。身为一个父亲，不管身上已经背负了多少重担，他仍然能腾出额外的力量，去守护他的女儿。

“我们回来了！”

“肥来惹！”

“你们回来啦。”明日香从浴室里探出头来，把湿漉漉的手在衣服上抹了两下。

“妈妈！”

“Hey, hallo mein Schatzchen,”（“你好呀，宝贝，”）

明日香弯下腰，抱起这个朝自己冲来的小姑娘。连续几小时的劳作让她身心俱疲，在站起身的时候不由得一个趔趄。“你和爸爸玩的开心吗？”

亚纪大大地点着头，举起了手里的图画书。“Loo！”（Look）

“哦，这是什么呀，宝贝？”

“Co’ owin boo！”（Coloring book，图画书。）

“图画书？”明日香假意板起了脸，“你又任性了对不对，缠着爸爸要图画书！”

真嗣正在埋头整理刚搬进来的货品，但他一直仔细听着母女俩的对话，脸上时不时划过一丝幸福的微笑。

“这可不怪我，亚纪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没人可以拒绝。她真不愧是你的女儿。”听到明日香提到自己，他头也不抬地评论道。

明日香并没有搭理真嗣，她抱着女儿朝菜园走去。“走咯，亚纪，我们这就去画几页！”

“Yah!” 亚纪兴高采烈地挥着小手，不过，她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东西。

“Wai!” (Wait)

“怎么了，亚纪？”

“No c' ayo!” (No crayon, 没有蜡笔。)

“好姑娘，真聪明！”明日香赞许地摸摸她的头，把她放到了地上。“亚纪，你先去选出一张最喜欢的图。妈妈现在去拿蜡笔，明白？”

“Kay!” (Okay)

亚纪撒开腿朝着菜园跑去。菜园的那扇门对她来说还很沉重，不过，作为明日香的女儿，亚纪还是手脚并用地推开了它。看着女儿欢脱的背影，明日香露出一丝自豪的微笑。

但她并没有立刻去拿蜡笔，而是朝着闷头苦干的真嗣走去。

“嘿，这趟旅程怎么样？”

真嗣轻叹一声，仍然没有抬起头。“你也知道我为什么会答应带她一起去吧。”

“为了弥补她的寂寞，对吧。但你这样会惯坏她的。”

“我没在惯她……”

“随你怎么说吧。反正你每次都出去都会给她拿点东西回来，这次更是直接带着她去了。”明日香狡黠地笑了起来，“当初可是你一个劲地劝我，说亚纪就应该多出去玩玩，毕竟这附近也比较安全。这还不叫惯么？”

“到那时为止，确实比较安全……”说到这里，真嗣的音调突然降得很低。

“嗯？你这是什么意思？”

“呃……这个……”

“快点说！你从回来就一直闷头干活，什么都不说。我早看出来了，你有什么心事对吧？”

真嗣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扭头看向了别处。“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篱笆加固一下了。”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损坏啊。”

他叹了口气。“我今天见到一具。新鲜的。”

在听明白真嗣意思的瞬间，明日香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亚纪没有看到吧……”

“应该没有。在走过那玩意旁边的时候我挡住了她的眼睛。”

“真可恶！”明日香握紧拳头，在桌上轻捶了一下。“是狼么？那确实该加固……”

“不太像，可能是野狗吧。”

“那也得加强一下篱笆。”

他点了点头。“明天就开始.....”

一声尖叫突然炸响，亚纪的声音让真嗣和明日香瞬间汗毛倒竖。在重获理智的一瞬间，两人立马拿上手边最近的家伙，冲了出去。

“亚纪！有没有事！”

“亚纪！”

几只大猴子在篱笆外的树上荡来荡去，随时都有冲进来的可能。

然而，亚纪却一点都没有害怕。她指着树上的猴子，对朝这里跑来的爸爸妈妈咯咯笑个不停。“大猴纸！”

“明日香，你去亚纪那！”留下这句话，真嗣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那你呢！”

他没有回答。其实两人都知道他要做什么。从他们还是 EVA 驾驶员的时候起，真嗣就一直是这个作风。

直面敌人，把威胁到自己所爱之人的家伙统统击溃。不管是驾驶 EVA 对抗使徒，还是以近乎赤手空拳的状态去对抗野兽，真嗣从来都不会退缩。

“你们这些家伙，给我滚！”

他挥动着手中的铁管，用尽全力敲打着篱笆和树。刺耳的噪音很快见效了。尽管那几只猴子一开始打算朝他冲过来，但它们终究还是没有这个胆量。呲牙咧嘴地嘶吼了几声，几只猴子还是荡离了这个让它们感到危险的地方。

真嗣松了一口气，朝着亚纪那里跑去。

明日香紧紧地抱着女儿，止不住地抽泣着。“亚纪，我的亚纪.....你可真是吓死妈妈了。”

而她怀中的亚纪，这个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都能开怀大笑的女孩，此刻却一反常态地皱起了眉头。

“No cwy.....”（No cry，不要哭。）

她伸出小手，擦去了妈妈脸上的泪水。尽管不能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她的眼神中满满的都是关切与担忧。

“嗯，没关系的。亚纪，都过去了。你没事就好！”明日香挤出一个笑容，摸了摸亚纪的头。

看到刚刚跑来这里、气喘吁吁的真嗣，她的表情又严肃了起来。

“不要等到明天了。我们现在就开始。”

真嗣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这就把那棵树砍了。”

明日香的身体沉重地倒在床上，床架甚至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她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最近，生活真是越来越艰难了。除了日益炎热的天气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亚纪这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也总给她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就拿刚刚给她洗澡这件事来说，这简直就是一场意志力的比拼。当明日香终于衣衫不整、浑身湿透地从浴室里走出来时，她仍对刚刚的可怕景象心有余悸，亚纪的意志力之顽强让她叹为观止。

终于打完了这场了不起的‘战争’……此刻她只想睡觉。

然而，真嗣显然不这么想。他小心地凑了上来，身体上散发的热度已经表明了他的欲望。

“明日香，我们能不能……”

“想都别想。你不许碰我！”

“求你了嘛……”

“不行！”她朝着真嗣的屁股上踹了一脚。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让真嗣的全身一震，整张床都在抖动。

“嘿，安静一点！你搞得像是整个地球都在震一样。”

这一次，真嗣却疑惑地眨了眨眼。“恐怕不是我的原因……”

两人这才发现，不只是床，周围的一切都在轻轻地抖动着。

“哦不是吧，又来……”明日香痛苦地呻吟着，用枕头盖住了脑袋。

在日本这个国家，地震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就算是明日香，在日本生活这几年后也早已对此见怪不怪了。

但是，对于生活经验不多的孩子来说，刚才那样程度的地震却可以说是头一遭。

“妈妈！爸爸！地面在抖！”亚纪带着哭腔跑出了自己的卧室，朝爸爸妈妈跑来。

“别担心，宝贝，”明日香强打精神坐了起来，抱住了惊恐的女儿。“这是地震。”

“地……震？”

“没错，地震，”真嗣也伸出手轻抚着亚纪的小脸。“很快就会结束的，不必害怕。”

尽管看上去将信将疑，亚纪还是用力地点了点头。但她却仍然紧张地依偎在妈妈身上，并没有要离去的意思。

“我想睡这里嘛……”亚纪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眼中满是乞求。

明日香和真嗣微笑着对视了一眼。他们早就料到女儿会提出这个要求。

“当然，”明日香腾出了一半的枕头和被子，“你就睡在爸爸妈妈中间，怎么样……”

还没等她问完，这个两岁的小丫头就像风一样钻进了被窝。

“Gut’ Nacht, mein Schatz.”（“晚安，宝贝。”）最后，明日香轻声说。

“Nach’，爸爸妈妈……”亚纪含糊不清地说着，她的意识已经开始坠入梦乡。

明日香得意地朝真嗣看了一眼，捉弄着满脸苦笑的真嗣。

看来，地震虽然结束了，而欲火焚身的难熬夜晚却即将开始。

“嘘.....”

当明日香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这是她听到的第一句话。自己本想伸个懒腰却被阻止，这让她感觉有点不爽。“你搞什么嘛。”

“亚纪还睡着呢。”真嗣悄声回答。

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她这才注意到那个仍躺在两人中间的小家伙。“你醒了多久了？哈呃——”

“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有半个小时吧。”

“那你怎么还不起床？快点去.....”明日香停了下来，她突然注意到真嗣的神色有点无奈。“你怎么啦？”

“我手麻了.....”真嗣露出一丝苦笑，用还能活动的另一只手指了指被亚纪枕在身下的那条手臂。“我也不敢把手抽出来.....”

明日香一下子就明白了。在起床气这方面，亚纪这个小丫头的脾气跟她妈妈有的一拼。而真嗣显然是不想冒这种险。

也许是两人的言语打扰了亚纪的美梦，她翻了个身，整个人牢牢地贴在了真嗣的身上，口中还念着谁都听不懂的呓语。

“呵，这下你可更走不了了。”明日香戏谑地说。

“啊，为什么要贴上来呢.....这样可一点也不舒服的呀。”

“谁说的，你的心跳声特别治愈。”她凑了上来，脸上挂着狡猾的笑容，“我可是体验过哦。”

而真嗣，作为回应，只好无奈地轻叹一声。看来接下来一段时间他哪都去不了了。

“好啦，早餐就交给我吧，”明日香轻轻地起身下床，大大地伸了个懒腰。“不过嘛，在那之前我要先去洗个澡。昨晚这可真是.....”

她那乱得像鸡窝一样的头发，让真嗣忍俊不禁。

“.....und wenn sie nicht gestoben sind, dann leben sie noch heute.....”

这几个奇奇怪怪的音节勾起了真嗣的好奇心，他悄悄地溜进了亚纪的房间。

与此同时，明日香合上了手里的童话书，在早已睡熟的女儿额头上轻轻一吻。如果不是看到了突然溜进来的真嗣，这幅温馨的场景还能持续得再久些。

“嘿。”明日香小心翼翼地站起，防止椅子发出声响。

“亚纪是不是又给你惹麻烦了？”真嗣轻轻地在她侧脸上留下一个吻，“我在菜地里干活的时候都能听到你俩的喊叫声。”

“这臭丫头不好好刷牙，怎么说都不听。直到我威胁说，再这样闹下去就没有睡前故事听了，她才乖乖刷了牙。”

“你可真小气呢。”

“可能吧，”明日香笑了笑，“但这方法每次都很奏效。”

“你刚才念的是什么呀？”真嗣这才想起自己为什么会来这里，“听起来像是德语。”

“没错，就是德语喔。”明日香扬了扬手中那本小册子，“这就是一本德国童话集。”

“那你刚才讲的是……？”

“Dornroschen。”

看着真嗣疑惑的眼神，明日香只好继续解释下去。“就是‘睡美人’啦。亚纪最喜欢这个故事了。”

“那当然了，毕竟她本人就是一个小睡美人。”真嗣朝着睡梦中的亚纪走去，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小脸。“但你为什么要用德语？亚纪应该听不懂德语才对吧。”

明日香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反正她也没抱怨，不是么？德语是我妈妈留给我的遗产，我希望我也能留给亚纪。”

“这一点我也同意。可是，你不觉得现在有点太早了吗？就算聪明如亚纪，她也无法同时学两门语言呀。”

“切，你懂什么。”明日香不屑地给了他一个白眼。他这才想起，当初两人分工学习的时候，教育学似乎是明日香的范畴。“要学第二语言，就得从小时候抓起……”

不过马上，就像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一样，她又急忙补充了几句，“当然了，我也没有强迫她去学，只是读给她听而已。我怎么能忍心给女儿那么大压力……”

“不不不，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真嗣打断了她，“也许我们确实该多讲讲德语。”

这一次轮到明日香感到惊奇了。“哈？‘我们’？你什么时候也能说德语了？”

“一些简单的单词我也是会说的啦……毕竟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啊。”

明日香狡黠地笑着，双臂环绕过他的脖子。“那么，你讲几句让我听听呀？”

“我知道‘Baumkuchen’，”真嗣皱起眉头尽力回忆着，“还有‘Guten Morgen’，‘Gute Nacht’。对，还有‘Schatz’和‘Schatzchen’，意思是‘亲爱的’或者‘甜心’，对吧？嗯，我再想想……对了，还有两个。”

“是什么？”明日香的脸上写满了期待。

“‘Ich leibe dich’和‘Ich leibe sie’。”（“‘我爱你’和‘我爱她’。”）

她的脸一下就红了。“讨厌……”

尽管已经‘结婚’多年，这份突如其来的浪漫还是抓住了她的心。而与之相对的是，真

嗣却露出一副疑惑的神情。显然，刚才这份浪漫并非他有意为之。

“你.....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明日香晃了晃脑袋，长舒一口气，“除了腔调有点奇怪以外。你的发音真是太可爱了。”

“我的发音.....很难听吗？”

“不不不，好听得，”她把脸埋进真嗣的胸膛，倾听着他的心跳。“Ich leibe dich.....”

“我想我今后还得继续学下去，才能赶上你俩的步伐。”真嗣轻柔地抚着她的脸。

“你可真是好学呢。”

“现在就教教我怎么样？”

“嘛，也不是不行，”明日香回头看了一眼熟睡的女儿。“不过，不是在这里哦。”

“af de See,
Shimmen af de See,
Kopfen in das Wassa,
Schanzen in die Loh!”

明日香坐在副驾驶位上，面带微笑地听着后座上的亚纪唱歌。尽管并非第一次出来，但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小姑娘仍然不停地打量着车外的景象。

直到暂时脱离了繁重的劳动，明日香才意识到过去这几年的生活是何等的艰辛。出去度假这个建议是真嗣提出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天也好，他们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了。

“就快到了。”真嗣提醒着两位女士，“这一次可以泡温泉哦。”

真嗣的这个提议真是太棒了！光是想到那种被温泉包围着身体的感觉，明日香就已经觉得全身都酥了。

两分钟后，车子到达了真嗣挑选的酒店。一家三口将在这里度过接下来的两天。对于这趟度假之行，明日香已经迫不及待了。

在真嗣还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明日香就已经领着亚纪换好了泳装。在自己的身体完全沉进温泉水的一刹那，她不由自主地长舒了一口气，感到全身上下无不舒爽至极。满足感和幸福感已经写在了她的脸上。

然而，亚纪却是一幅畏手畏脚的样子。直到真嗣也换好泳装，泡进了温泉池，她仍是不敢下水。

明日香伸出双臂招呼着她，“亚纪，快来。泡温泉可舒服了！”

亚纪紧张地盯着这边，仍然没有要过来的意思。这也难怪，对于小孩子来说，跳进一个

冒着蒸汽的水池确实挺吓人的。

不过最后，在恐惧和妈妈之间，亚纪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妈妈。她小心翼翼地朝着温泉边走来，慢慢地伸出一只脚试探水温。她满脸都写着紧张。

在她的小脚丫接触到水面的一瞬间，亚纪立刻朝后跳出好几步。“烫！”

“Schatzchen，温泉就是这样的。快来啦，没那么烫的。”

“烫烫烫烫烫！”亚纪用力地摇着头。

“也许对亚纪来说确实有些烫，”真嗣也在劝着她，“小孩子的皮肤对温度更敏感。”

明日香回过头，看了一眼畏缩不前的女儿，叹了一口气。她当然很享受这趟温泉之游，但前提是她希望能和家人一起享受这种幸福。如果亚纪只是坐在一边看着，她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

但最后，她还是决定尊重亚纪的意愿。她起身走出了温泉池，朝着自己的女儿走去。

“没关系的，亚纪，”明日香抱起了亚纪，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你要是不想来的话，不来也可以哦。”

“妈妈是不是伤心了？”亚纪试探着问。

“当然没有，妈妈怎么会因为这点事伤心呢。”明日香尽力挤出一个微笑。但在说完这句话后，她还是不自觉地轻叹了一口气。“不过，妈妈真的很期待这趟度假游的……”

“那妈妈就是伤心咯？”

明日香咬住了嘴唇，把那句几乎就要脱口而出的‘嗯……’给咽了下去。不管发生什么，她都绝不想让自己的女儿背上负罪感。

但下一秒，她还是没能忍住发出一声惊叫。怀中的亚纪突然推开了妈妈的双手，从怀抱里挣脱了出来。她朝着温泉的方向跑去。

在她再次接触到温泉水的一瞬间，全身都明显地畏缩了一下。但她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在明日香出声劝她不必这么做之前，亚纪的身体已经完全没进了水中。

“哈！妈妈说得对，也没那么糟！”

尽管，任谁都能看出她脸上的恐惧与紧张，亚纪还是这样大声宣告着。

明日香的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懂事的女儿让她倍感幸福，但另一方面她又因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女儿而感到一丝内疚。所得这些情感最后都化作了一个感激的笑容。带着这样的笑容，她慢慢走回了池边。

“谢谢你，亚纪。”

“亚纪，该吃早饭……”在走进女儿的房间的一瞬间，真嗣就愣住了。

当然，让他惊讶的并不是房间里的杂乱景象。在这个方面，亚纪确实深得明日香的真传。

对于散落满地的毛绒玩具、积木、图画书和蜡笔，真嗣早就习以为常。而此刻他眼前的场景与其说是凌乱，倒不如说是滑稽。

亚纪穿着比自己的体型大出几码的衣服，兴奋地床上蹦跳着。“我会打扮咯！”

“啊，这个……”真嗣斟酌着词句，不知道该怎么讲才能既说出实情又不伤到女儿的心。黄色的大号衬衫几乎可以当连衣裙穿，再配上一条墨棕色的裤子……这个打扮实在是一言难尽。“亚纪你……打扮得很好啊，但是我们同样有其他的搭配也很漂亮呢。”

亚纪撅起了小嘴。“不要！”

而真嗣，没有再照顾女儿的感情，打开了衣柜自顾自地翻找着。“我记得有件蓝色T恤来着，亚纪也很喜欢穿那件吧？”

“不要！”亚纪用力地摇着脑袋，“亚纪自己打扮！”

“亚纪，乖嘛……”真嗣还想再劝劝她，但这时明日香已经从房门口探进了头。

“发生什么了？”

“妈妈！”亚纪兴高采烈地从床上蹦了下来，朝着妈妈飞奔而去。“看！都是我自己做的！”

“哇塞！”明日香以夸张的语气惊叹起来，她甚至捂上了自己的嘴巴。“好姑娘！这身打扮简直棒呆了！”

“明日香，你……”她的这种反应令真嗣目瞪口呆。不过明日香用一个近乎凶恶的眼神，剥夺了他抱怨的机会。

“好女儿，真的长大啦。决定了，今后每顿早餐亚纪可以吃两个煎鸡蛋！”明日香没有理会真嗣的苦笑，指了指餐桌示意亚纪先过去。“走咯，吃饭去。”

在母女俩的攻势面前，真嗣根本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在亚纪离开后，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怎么，心疼啦？一个鸡蛋而已。”明日香仍然不放过他。

“才不是。我是想说，你应该和我站在一边才对啊？”

看着迂腐的真嗣，明日香无奈地笑了笑。“你也知道的吧，亚纪那样做是为了展示给我们看。她一定对此感到很自豪。再说，这是她第一次学着自己打扮，今后这样的‘第一次’可是不多了。你就好好珍惜吧。”

“她能学着自己打理，我当然也很骄傲啊，”真嗣如实说着自己的想法，“但是，你也知道吧，作为父母，我们也应该尽早纠正孩子的错误。”

“得了吧，”明日香嘟囔着，“好看就那么重要么？除了我们，你觉得还会有人能看见么？”

“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这样不合适的着装也会给她带来危险的呀。万一亚纪绊倒了，摔伤了……”

“我的真嗣哟，”明日香的眼神近乎怜悯。她踮起脚，像是抚摸小孩子一样摸了摸他的头。“等她真摔倒了，她就知道她的爸爸是天底下最正确的，她会永远听爸爸的话。满意了

吧？”

在他的脸上轻吻了一下，明日香转身离去。“快点过来吃饭。今天早餐我只煎了三个鸡蛋哦，来晚了你的份就没了。”

“我回来啦！”

往常，在听到女儿声音的瞬间，真嗣就会丢下手里的活冲上去迎接。但唯独今天，他一直期待着亚纪能晚一点回来。当亚纪的那声‘我回来啦’仍然按时响起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一阵慌张。

他抓起手边的那沓纸，手忙脚乱地将它塞进了离自己最近的抽屉里，然后急匆匆地离开了厨房。

“欢迎回来。”他尽量装作自然，朝走进门来的两人打着招呼。“在体育场玩得怎么样？”

(这个体育场，在第十章还会提到哦。——beiming)

“外面好潮啊。”明日香替女儿作了回答，“你没注意到吗？外面下雨了。”

“哦？”他眨了眨眼，朝门外看去，外面确实下起了小雨。亚纪和明日香的鞋上也溅满了点点泥巴，在门前的木制走廊上留下一串长长的泥脚印。他弯下腰，想抱抱女儿，但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姑娘已经把鞋一甩，冲进房间里玩去了。

“我还真没注意到诶。你知道的，我一直有点……忙，而且，”真嗣为湿透的明日香递上了毛巾，“你们今天回来得还真早呢。”

听出来了他话里的意思，明日香有点无奈又有点不满。她白了他一眼。“你还没弄完？这种事明明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说起来可比做起来容易多了，”真嗣也不甘示弱，“你也明白吧，有时候最难做的事情就是挑选。”

“少来！还挑选。只需要取掉其中的几张，注意别留出太大空隙，别动最新的那几张，这就行了。有什么难的？”

“这是神马！”稚嫩的声音突然想起，真嗣和明日香不约而同地看向了声音的来源。

亚纪正站在真嗣刚刚藏东西的那个抽屉前，从抽屉缝里露出的纸角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在两人做出行动前，她已经拉开了那个抽屉。

明日香白了一眼同样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的真嗣。她的眼神中写的都是‘都怪你！’

“这是……”亚纪的小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全是我的画！”

明日香并没有任何要帮助自己的意思。“我要去洗衣服了，自己看着办吧！”

这样一来就只能靠自己了。叹了口气，真嗣只好硬着头皮开了口。

“过来，亚纪，”他抱起了一脸茫然的女儿，拉过一张凳子坐下。“看看周围，你发现了什么？”

亚纪认真地环视着四周，但还是不太懂爸爸的意思。“厨.....厨房？”

“对呀。但是，在厨房的墙上，你能看到什么？”

“我的画！”

“对咯，亚纪的画！”跟随着女儿的视线，他也在看着墙上贴的那些画。

这些画大多都是在描述家庭生活，或者亚纪自己的小世界。尽管从画工上来说，这些画没有一幅称得上精致，但画出这些作品的人，可是他的女儿亚纪。光是这一条，就足以让他骄傲地把这些画当成传世之作收藏起来了。

因此，现在厨房的墙壁上才会贴满了大大小小的画作。

明日香总是抱怨他太容易妥协、标准太低，抱怨他总是不加思索就把画贴上去，结果搞得整面墙满满当当。对于这种评论，真嗣从来都嗤之以鼻。明明这墙上的许多画，都是她自己满心欢喜地亲手贴上去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墙上的贴画终到底还是太多了些，两人终究不得不从中取下几张。但问题是，他们该怎么做，才能让亚纪相信爸爸妈妈真的没有不喜欢她的画？真嗣和明日香谁都不愿意扮演那个让女儿伤心的‘反派角色’。最后，两人的决定是：在亚纪不在家的时候偷偷从墙上的画中摘下几幅不显眼的，为张贴新的作品腾出空间。

不久之前，这个计划就开始实施了，直到刚才。

“亚纪实在是太高产了，这样大的一面墙都不够贴你的画作了。所以嘛.....爸爸才不得不从里面取下几幅。”

“你不喜欢那些画了吗？”

“不，当然不是！”真嗣一边否认着，一边懊恼地敲了敲脑门。尽管一直在斟酌措辞，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伤到了女儿的心。“但是亚纪，你看，如果爸爸不这么做的话，墙上就没有地方贴你的新作品了。希望你能理解爸爸.....”

亚纪抬起头来，再一次扫视着四周的贴画。“嗯.....爸爸说得对，”亚纪喃喃着，“可是爸爸会怎么处理那些旧画.....”

真嗣再一次咬住了嘴唇。按照原本的计划，这些画在摘下来之后是要扔掉的，反正亚纪也不会注意到.....但他现在怎么能这样说呢？

“那我们就.....找个大箱子把这些画装起来怎么样？我们把亚纪所有的画都珍藏起来，好不好？”

这一次，亚纪的脸上终于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容。抓住这个机会，真嗣继续说着，“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走咯，我们上楼找大箱子去。”

“不行！”明日香拿着一块浴巾，拦在了父女两人面前。“不把头发上的水擦干净就别想出去！你不想感冒吧？”

“不想！”亚纪一边喊着一边咯咯地笑。

在明日香给女儿擦干头发的同时，亚纪骄傲地宣布了今后的创作计划。

“爸爸妈妈，既然你们那么喜欢我的画，我今后会更加努力的！”

“真的想拿什么都可以吗？”

这已经是亚纪第五遍问起这个问题了。

“当然了，爸爸向你保证过的，想拿什么都可以。”尽管口中这样信誓旦旦地说着，真嗣还是低声叹了口气。看着女儿脸上的灿烂笑容，他心中愧疚更甚。如果她不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残败的世界中，那么，在三岁生日即将到来的时候，她应该收到更好的礼物才对。

更让他愧疚的是，即使是刚刚的那个‘保证’，他也并不确定自己一定能做到。万一亚纪挑了一个特别离谱的东西，那他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

终于，在拉着爸爸逛了几分钟后，亚纪终于在一家玩具店前停了下来。这让真嗣长舒了一口气。

亚纪挣脱了爸爸的手跑了进去。商店的玻璃橱窗已经散落一地，这让真嗣担心不已。“慢一点，亚纪！小心别踩到玻璃上！”

看着亚纪在挑选礼物时脸上那满足的微笑，真嗣也不由得感到一阵欣慰。只是，亚纪似乎比他预想中要目标明确得多，她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选出了自己心仪的礼物。在看到这个礼物的一瞬，真嗣的心中浮现出不好的预感。

“爸爸，我想要这个！”

“这个……吗？”

“我回来了！”

向往常一样，明日香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但正如真嗣预想的那样，在看到亚纪怀中抱着的那个东西的瞬间，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明日香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女儿手中抱着的那个‘礼物’，让她心底封印已久的那份恐惧再度复苏。

“看，妈妈！”亚纪骄傲地举起自己的宝物，展示给妈妈看。

一个布娃娃。

“看起来和妈妈真像！”

一个有着红色头发的布娃娃。

“这样妈妈就能永远陪着我！”

“不要！！！！”

这就是命运？她的女儿亚纪，即将走上和她一样的悲惨命运？

她歇斯底里地从女儿手中抢过了娃娃，用尽全身的力气将它远远地扔了出去。多年的风化让这个娃娃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在撞到墙上的一瞬间，脖子处的布料裂开了，蓬松的棉花从裂口处挤了出来。

一切都陷入了寂静，只有明日香沉重的喘息声在回响着。直到，小小的啼哭声响起。

她能看到，亚纪的眼中写满了惊恐和悲伤。

“为什么.....妈妈.....”

是呀，为什么呢？为什么亚纪的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明日香的脑中一片空白，就连她自己也不明白答案。

“亚纪.....”

迟疑着，她向前走上几步，想要抱抱自己的女儿。但亚纪没有接受她的怀抱，在明日香伸出双手的瞬间，她的身体明显畏缩了一下。真嗣仰起头来，悲哀又无奈地长叹一口气。

“亚纪，我.....”

亚纪推开了她的手，像一阵风一样跑进了自己的房间，用力地锁上了门。

她想拉住亚纪，向亚纪道歉，告诉亚纪自己并非有意伤她的心。她张开了嘴，但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做了什么？’泪水难以抑制地顺着脸颊流下。

“都怪我.....”直到真嗣的声音响起，她才想起他一直站在自己身边。“我应该劝她换个礼物的。但是亚纪她.....她太喜欢这个礼物了。那时候她看上去是那么幸福，我实在.....”

原本抱着头蹲坐在地上的明日香突然站了起来，这让他立马闭上了嘴。

在真嗣紧张的目光中，她朝着那个碎裂的娃娃走去。尽管看上去迟疑又缓慢，但她还是弯腰捡起了它。

“该道歉的人是我。”尽管低得几乎听不见，但她的声音出乎意料的坚定。“这一次，我要亲手埋葬我的梦魇。它竟敢.....这个可恶的东西竟敢伤害我的女儿.....”

站在亚纪的房间前，明日香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慌乱的心跳稍稍缓和。然后她推开了门。

亚纪小小的身体缩在床的一角。在看到妈妈的一瞬间，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

“亚纪？”

没有回答，只有掩抑不住的抽泣声。

她轻叹了一声，在亚纪的床边静静地坐下。

“亚纪，”在终于找到合适的措辞之后，她开口了。“妈妈想对你说一句对不起。刚刚

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亚纪的错。妈妈只是太害怕了.....那个娃娃，让妈妈想起一段痛苦的往事。不过，亚纪，妈妈向你保证，那些事情都过去了。它们不会再来了！”

她用余光小心地观察着女儿的反应。但亚纪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也许是因为没有听懂自己话中的含义，也许是因为她到底是自己的女儿，所以不会轻易让步.....

‘让步’？明日香自己都觉得这个用词很是荒唐。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亚纪都不应是做出让步的那一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更何况，自己的行为也确实不配得到轻易原谅。

在来这里之前，明日香就已经受到了惩罚。在缝合那个被撕裂的娃娃的时候，她的手被刺伤了三次。

“妈妈明白，亚纪现在不想理妈妈。但也许，这个小家伙能让你心情好一点。”

她拿出了那个缝好的娃娃。在看到它的一瞬间，亚纪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她迟疑地伸出手，从妈妈手中接过了娃娃。妈妈脸上的微笑让她知道这一次自己没有再做错什么。

“可是，头.....”抽泣着，亚纪终于开了口，

“妈妈缝好了哟。”她伸出手，想要摸摸女儿的头。

亚纪咬住了嘴唇。下一秒钟，小小的身躯已经扑进了明日香的怀中。

“对不起，”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女儿，“妈妈吓到你了，对不起.....请不要再哭了.....”

“好，妈妈，”亚纪抬起手，擦干了脸上的泪水，“我不会再哭了。”

一阵寒战传过明日香的身体。

这句话是何等熟悉！这句话就是她噩梦的起源！

“不，不必这样，”她双手捧起亚纪的脸颊，严肃又真诚地看着女儿的眼睛。“悲伤的时候就哭，喜悦的时候就笑，不要再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压抑自己的情感。亚纪，答应妈妈.....”

（此处回收了第五章的一个伏笔，见绫波零和明日香的对话。——beiming）

尽管看上去有点疑惑，亚纪还是郑重地点了点头。“我答应妈妈。”

“亚纪，给它起个名字吧。”

“名字？”

“对呀，没有名字的娃娃可是会伤心的哦。”

但亚纪仍然不明所以地挠着头。“可是我还没想过.....”

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明日香的脑海。有一个名字一直深藏在她的心底，那是她曾经最亲近的人，亦是她的梦魇。如果她可以勇敢地面对这个名字，不再感到任何恐惧.....

“亚纪，‘京子’这个名字怎么样？”

“纪.....子.....？”

“不是啦，是‘京——子——’”明日香想继续解释，但亚纪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她这里了。

“纪子！”她开心地高举着那个布娃娃，就好像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名为‘纪子’

的友人。

看着这样温馨的景象，明日香会心地笑着。她轻轻摸了摸女儿的头。

“好，就叫‘纪子’。”

“不要！！！！！”

“要！！！！！”真嗣模仿着亚纪的语气，用她的方式来对付她。“乖乖睡觉，今天已经比平时晚了一个小时了。还是说，你想再刷一遍牙？”

“不要！！！！！！！”亚纪用力地摇着脑袋。尽管被爸爸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小脚仍然在空中乱踢着。

“那就乖乖睡觉。”一边说着，真嗣把亚纪抱到了床边。在为她换睡衣的时候，这个精力充沛的小丫头仍然在不停地挣扎，不过最终获胜的人仍然是真嗣。

“亚纪，你是不是又不穿鞋就跑出去了？”看着亚纪的小脚丫在白床单上留下的印迹，真嗣皱起了眉头……

“呃呃……”亚纪尴尬地点了点头。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这事受批评了。

“不穿鞋，不穿袜子，”真嗣有些责备地咕哝着，“就这样跑来跑去，你的脚不会痛吗！？”

“切！”亚纪转了个身，背对着爸爸，怀里抱着她的好朋友纪子。

“看看你的脚，都磨出茧了。这哪里像是女孩子的脚！”

“哼！”

看来怎么说她都不会听了，真不愧是明日香的女儿。真嗣无奈地轻叹一声。

“那么，晚安。”他弯下腰，在女儿的额头上轻轻一吻。“做个好梦。”

“还有纪子！”亚纪把布娃娃举到了他的面前。

女儿天真无邪的样子让真嗣忍俊不禁，他只好同样在纪子的额头上轻吻了一下。“晚安，纪子。”

他站起身来调暗了灯光。不过，在他走出卧室之前，亚纪再一次叫住了他。

“爸爸？”亚纪的眼中闪着期待的光，“再给我讲个故事吧。”

‘早该料到的……’

“有什么想听的吗？”他轻轻地坐回到亚纪的床边。亚纪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

“这样啊……那爸爸就给亚纪讲一个王子、公主与妖怪的故事。”

顿了顿，真嗣开始了他的讲述。

“很久以前，有一位懦弱又孤独的王子和两位性格迥异的公主。其中一位公主继承了天使血统，永远给人一种触不可及的神秘感；而另一位公主则完全相反，她来自异国，看上去

火爆又高傲。王子和公主们一起，为了守护世界和平而与凶恶的妖怪战斗着。三人穿着被施以魔法的铠甲，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威不可当。那位谜一样的公主穿着的铠甲是蓝色的，在面部正中只有一只眼睛；而那位异国公主的铠甲则是红色的——就和她的发色一样，在面部中央有着四只眼睛。

“其实，王子并不喜欢战斗，但他知道两位公主——还有他的朋友们——需要他去战斗。这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羁绊，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孤独。然而，直到最后，王子才发现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经历了那么多场九死一生的战役，他仍然是那个不敢向别人伸出手的、懦弱的王子。他对自己说，也许自己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对抗妖怪，守护人类。事实上，每当他立下战功的时候，身边的人的确会赞赏他、依赖他。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才能感受到微薄的幸福。

“在一场场惨烈的战争中，两位公主都受了很重的伤。直到这时王子才意识到自己又将孤身一人了。这时，一个陌生的少年接近了王子，他声称自己是来拯救王子的。内心陷入绝望的王子几乎想都没想就接受了这个少年，可他终究没有料到，少年居然是妖怪们派来的敌人……

“除了与少年战斗之外，王子别无选择。但奇怪的是，在即将被王子杀死的时候，少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恰恰相反，他甚至请求王子杀掉他，只有这样他的灵魂才能得到解放。终于，失控的王子残忍地虐杀了眼前的少年。在被王子的剑刃砍下脑袋之前，少年告诉王子，能与王子相遇，他很高兴……

“后来，九只白色的巨大妖怪从天而降。那位异国的公主恰在此刻醒来，她勇敢地再度走上了战场。这位公主打出了一场漂亮的战斗，但那九只妖怪却无论如何也杀不死。王子目睹了战斗的全过程，他深深地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可是他却深陷在自怨自艾的绝望中无法自拔。他眼睁睁地看着公主力竭倒下，却终究没能采取任何行动。

“最后，是王子的铠甲替他做了决断。它主动运作起来，带着王子赶往战场。可是，他终究还是来迟了一步。等他赶到时，那位异国公主已经被九只妖怪撕碎。看着眼前四散的血肉，王子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爱她……

“与此同时，那位谜一般的公主听到了王子的痛苦的哭喊，她决定献祭自己来拯救他。她解放了自己体内的天使之力，将这份力量交给了那个王子。凭借着这力量，王子轻而易举地将世界上所有的灵魂收归己手——在公主的帮助下，他创造了一个全人类合而为一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不再有误解与隔阂，人与人之间再也不会互相伤害——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互相’的概念。没错，这是王子想要的世界——但这同样是一个失去了真实感的世界。

“王子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开始怀念那些曾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人们，他渴望听到大家的笑声、哭声、怒骂声……他渴望与他们聊天，渴望被他们依赖，甚至渴望自己能再一次

被他们责备、被他们利用。就算是再度受到伤害也好，他都想再次见到大家。

“只要自己足够坚强，那么他一定可以在原来的那个世界里活下去的。明白了这一点，王子再一次向那位蜕变成天使的公主许愿，请求她将世界复原。这一次，公主仍然无悔地回应了王子的心意，她献出自己仅剩的力量，将所有的灵魂从拘束中解放。在灵魂的枷锁碎裂的一刹那，那位公主同样灰飞烟灭.....

“当王子再度醒来时，他的眼前只有一片红色的海。在海的彼岸，那位谜一样的公主静静地躺在那里。尽管躯体早已失去了生命，但她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直到最后一刻，她仍然在凝望着他.....

“无边的孤寂和恐惧再一次笼罩了王子的心，他想要哭喊，却发现自己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那位异国公主，她就安静地睡在他的身边.....”

“爸爸。” 亚纪唐突地打断了他。

“嗯？”

“王子和异国公主吗.....总觉得和爸爸妈妈很像呢。”

留下这句话，亚纪昏昏沉沉地睡去。真嗣笑着站起身，摸了摸女儿的头。

“爸爸！”

“嘿，别急别急，” 真嗣从堆得足有半人高的衣服堆里探出了头。他正在忙着把这些待清洗的衣服分类。

亚纪像一阵风一样，跑进了浴室。“妈妈欺负我！”

“嗯，你妈妈有时候确实.....”

下一秒，明日香同样推门而入。看到妈妈要来抓自己，亚纪躲到了爸爸的背后。

“接着说啊！” 明日香显然听到了真嗣最后的那句话，她紧紧盯住了真嗣。

“呃.....亚纪，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妈妈每次生气都是有理由的.....”

“算你识相。”

然后，明日香的目光移向了那个躲在真嗣背后、只敢探出半张脸的小丫头。“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现在就给我回你的房间去！”

“但是.....”

“没有‘但是’！” 她严厉地命令道，“现在就去。”

亚纪的脸上写满了委屈，就像随时都要哭出来一样。但她终究没有再哭闹，而是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浴室。

直到确信女儿已经走远，真嗣才终于小心翼翼地开了口。“明日香，你刚才那么凶干嘛？”

“对付听不进话的小孩就要凶一点！”明日香仍在气头上。

真嗣走上几步，双手轻轻地搭上了她的肩膀。尽管明日香所说的这一点他自己也深有体会，但真嗣还是觉得，以刚才那种方式对待女儿未免太粗暴了些。

“先冷静下来吧，明日香。她这是做了什么，居然把你气成这样……”

这番话的效果比他想得还要好。明日香没有再发牢骚，而是低下头长长地叹了口气。“刚才，我在房顶上检查太阳能板，她在菜园里玩，本来一切正常。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小丫头就跑到房顶上来了。她就这样晃晃悠悠地站在那，什么防护措施都没有，差点把我吓死！我也明白，她多半只是好奇我在这里做什么，但我明明一遍又一遍地跟她说过不要到这里来，她就是不听话……”

说到这里，明日香又感到一阵气恼。“她就不想想，万一自己摔下来怎么办？这臭丫头总是惹出各种危险，上周她才刚刚烧了一条毯子！”

“小孩子嘛，总是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

“但是我们绝不能让她这么做！作为父母，我们必须好好地给她划条线，告诉她这是不可逾越的。她愿意闹脾气就闹，反正迟早她会知道我们是为了她好……”

真嗣叹了口气。他当然知道明日香说的有道理，但是……

“怎么了？”气恼的明日香再一次盯上了他，“少给我叹气！我告诉你，别想着让我一个人唱黑脸。下次她再惹出麻烦，你也给我把脸板起来！”

“啊，是，是……”

他本想再叹口气，但最后还是没敢。

对真嗣来说，他的生活中从来不缺意外。从他突然被要求驾驶巨大的机器人的那一天，他身边的意外就没停过。今天早上也是这样。

当时，真嗣刚从梦中醒来。正当他伸着懒腰走向厨房，想要拿杯水喝时，他才发现家里除了他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更奇怪的是，四处的窗帘都紧紧地拉着，屋内也没有开灯，只是稀稀疏疏地点着几支蜡烛。

突然，一声巨响传来，真嗣甚至以为哪里发生了爆炸。他惊恐地抱着头蹲下，然后……四散的彩带落满了他的全身。

“生日快乐！”明日香和亚纪突然从桌子下面窜出。

至此，真嗣的睡意终于彻底驱除干净。尽管他确实发自内心地感到幸福和感激，但此刻还有一件事困扰着他。

“我们早就失去准确的日期了，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了……”

“别那么死板嘛，”明日香朝他眨了眨眼，示意他弯下腰。她凑到了他的耳边。“亚纪

向我问起我们的生日，我就随口说，在她的生日之后的三个月就是你的生日，然后再过两个月就是我的。我本来没指望她能记住的。结果三天前，她突然跟我说，我们要开始准备你的生日了。嘛，就是这样，所以，你就安心接受吧。”

明日香朝后退了几步，大声地宣布着，“我们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哦！”

“还有礼物呀！”真嗣的惊喜溢于言表。

“那是当然！”亚纪骄傲地说着，“我这就去拿。”

“等等，我也去！对你来说太重了。”明日香追着亚纪跑了出去，只留下真嗣好奇地站在那里。

“太重了？”真嗣嘀咕着。

很快，两位女士就回来了。她们一人一边，抬着一个家伙走了进来。在看到外形的一瞬间，真嗣就笑了起来。他已经知道‘礼物’是什么了。

“里面装的是啥呀？”真嗣装出好奇的样子向亚纪问道。

“是……！”亚纪挠着脑袋，她一下子记不起来这东西的名字了。这件物品对于亚纪来说是她的从未听说过的，为了这一刻，她已经无数次向妈妈问起这东西的名称。她一直用心记着，希望能亲口告诉爸爸这礼物到底是什么。

终于，她想起来了，灿烂的笑容在她的脸上绽放。“这是大提琴！”

“真的吗？”带着惊喜，真嗣撕开了包裹着礼物的报纸。“真的是大提琴呀！”

“爸爸喜欢吗？妈妈说你一定会喜欢的。”

“爸爸太喜欢了！”真嗣突然俯下身抱起了女儿，在她脸颊上大大地亲了一口，这让她咯咯笑个不停。“谢谢亚纪，爸爸的好女儿！”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明日香眼含笑意地看着这温暖的一幕，“赶快给我们露一手啊！”

真嗣的目光在她和大提琴之间跳来跳去。“呃……这样也许有点仓促……”

“只管试试嘛！”

“好，好。那我们就来看看，我到底还能记得多少。”真嗣拉过一张椅子坐下，开始给琴调音。尽管看上去有条不紊，但他的心里其实非常紧张。过了这么多年，他几乎就快要忘记自己曾经学过这门乐器。

在刚开始的几个小节，他拉错了很多音符。但随着演奏的进行，沉睡的记忆开始苏醒。熟悉而优美的旋律在他的指尖下流淌着，那种感觉是那样的自然，就像是他从未中断过练习一样。曾经，真嗣学琴的理由非常荒唐——‘因为没有人叫我停下来’，可直到今天，他才终于感受到自己对这门技艺是何等的怀念与热爱。

明日香抱起了亚纪。她闭上了眼睛，身体随着旋律轻轻地摇摆着，就像是一棵迎着轻风飘荡的太阳花。

即使有大提琴的声音在耳边回响着，真嗣仍然清楚地听到了明日香与亚纪的‘耳语’。

“亚纪，你知道么，妈妈第一次听到爸爸拉琴的那一天，也是我们第一次接吻的那一天。”

这可真是尴尬的回忆！真嗣差点就拉走了音。

一曲终了，真嗣和明日香仍然陶醉在刚才的旋律中，两人的脸上仍挂着满足的微笑。但亚纪却恰恰相反。她嘟起了小嘴，显然并不喜欢刚才这首乐曲。

“太悲伤了，”亚纪咕哝着，“爸爸，你为什么不能演奏一首欢快一点的？”

“一曲欢快的歌？”

“对呀，就是那种……”亚纪手舞足蹈地比划了半天，还是想不到更好的措辞。“就是那种欢快的！”

“嗯，让我想想……一曲‘欢快’的歌……”

对真嗣来说，这样的条件仍然稍显笼统。他想了许久，仍然想不到会有哪首曲子能满足这个三岁的小姑娘对‘欢快’的定义。

“这样吧，”真嗣把琴放到了一边，摸了摸女儿的头，“爸爸会为亚纪专门写一首曲子。只——为——亚——纪——而作的哦。”

这样的保证让亚纪重展笑颜，真嗣也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出来。不过，他显然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小孩子对某事太过期待的时候，她往往会……

“那么，现在可以开始吗？”

“啊？”

“我现在就想听嘛……”

“亚纪，”真嗣极力保持着微笑，“给爸爸一点时间……”

“那吃午饭的时候可以写好吗？”

“呃……这个……”

他本想说‘恐怕不行’，但亚纪脸上那楚楚可怜的期待神情让他实在是于心不忍。“好，那爸爸就试试……”

“哦耶！”亚纪开心得跳了起来。

“亚纪，想不想亲手给爸爸拍一张生日照片？”明日香提议。

“好，我这就去拿相机！”

亚纪蹦蹦跳跳地离开了，真嗣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有时间向自己的妻子求援了。

“明日香，你有没有听过什么欢乐的歌？”

“我？”明日香狡黠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不不不，问我可不行哦。大丈夫就该言出必行才对嘛。”

今天也是阳光灿烂的一天。亚纪已经记不清上次和爸爸妈妈出来野餐是什么时候了，感

觉那就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

“亚纪，慢点跑！”

正如所有的三岁孩子那样，亚纪是绝不会理会妈妈的呼唤的。现在，碧波荡漾的湖畔已经近在眼前，她更加控制不住自己的兴奋了。

看着像一阵风一样窜出去的亚纪，真嗣和明日香相视一笑。渔具、保温箱、食物、帐篷……背着这许多行李走了这一路，两人早就没有力气去追女儿了。

在跑下那片大草地的时候，亚纪摔了个跟头。不过在明日香发出惊叫之前，亚纪已经拍拍屁股站了起来，抱起落在在一边的纪子继续朝着湖畔跑去。

“亚纪，别急着跳进去，很危险的！”

真嗣和明日香已经找到了一片比较平坦的地面，正忙着搭设帐篷。不过，真嗣却并没有要明日香帮忙的意思。

“你快去亚纪那，”他头也没有抬，朝着女儿的方向一指，“这里有我一个人就够了。”

明日香听了他的话。她抬手擦了一把汗，急匆匆地朝着亚纪那里赶去，她知道那姑娘已经快要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了。

“宝贝，想不想游泳？”看到亚纪用力地点着头，明日香也跟着笑了出来。“你这小家伙，洗澡的时候怎么不见你这么积极。走吧，去换泳衣咯。”

“不想戴嘛……”

“听话，戴好。”

明日香把充气泳衣套在了女儿的身上，这种紧绷绷的感觉让亚纪嘟起了小嘴。不过，想到这样自己终于可以下水玩耍了，她还是感到一阵期待。

“纪子，你就在这里等我吧。”亚纪没法带着纪子一起游泳，所以就把她放在了湖边上，让她远远地看着自己。

然后，她撒开小脚丫跑着，像一个小炸弹一样跳进了湖水中。当水面没至胸口时，亚纪多少也感到了一点紧张。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妈妈就在旁边保护着自己，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了。

（‘妈妈就在旁边保护着自己，所有的恐惧都烟消云散了’，真是感慨，如果明日香的妈妈也能这样待她……——beiming）

“亚纪，不能再往前了。已经够远了！”

亚纪本想反驳，但妈妈并没有给她这个机会。明日香像拎小猫一样从背后拎住了亚纪的泳衣，把她拉回了安全的水域。亚纪手舞足蹈地扑腾着，溅起一片又一片的水花。

“好啊你这个臭丫头……！”

一场水仗就此展开。尖叫声和欢笑声交杂着，远远地传进了正在钓鱼的真嗣的耳朵里。

尽管这样的温馨场景让他感到无比的幸福,不过不识水性的他还是对母女俩的安全感到一丝担忧。

这场水仗最终以亚纪请求‘停战’而结束。相比起常年干农活的妈妈,她的体力很快就见了底。

“爸爸!”亚纪兴奋地朝着远处那个小小人影挥着手。作为回应,真嗣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他可不想让即将咬钩的鱼儿就这样跑掉。

“爸爸为什么要待在离我们那么远的地方?”

“嘛,爸爸在钓鱼。那是只有在很安静的水域才能做到的事哦。”

“钓鱼?”

“没错。亚纪,你看,我们的身边有鱼吗?”

亚纪略带疑惑地摇着脑袋。

“所以嘛,都是因为亚纪吵吵闹闹,才把鱼儿都吓跑了。如果你能保持安静,妈妈就带你去看爸爸钓鱼,好不好?”

这句话再度点燃了亚纪的好奇心,她急切地点点头,拉着妈妈朝岸边游去。

“嘿,爸.....”

亚纪的话没有说完,一只手已经捂住了她的小嘴。明日香对她比出‘嘘’的手势,示意她别忘了要保持安静。

“哈,亚纪想看你钓鱼,我就带她来了。”明日香向真嗣解释着,亚纪捂着自己的嘴巴,大大地点着头。

“哦?既然如此,亚纪,想不想试试亲手钓一条鱼上来?”

从那双睁得圆圆的大眼睛里,真嗣已经看出了女儿的急切。他抱起亚纪,让她坐到了自己的大腿上,把钓竿交到了她的手中。

“来,亚纪,左手握住这里,右手.....”他手把手地指导着女儿。“好了,让我们钓几条大鱼上来吧!”

“看,”明日香悄悄地对亚纪说,“那里有一条哦。”

“那里那里,快看,”真嗣指着另一个地方说。这样一来,亚纪感到一阵为难,不知道该选那一条才好。不过,爸爸指的那条鱼看上去更大一些,所以她奋力把钓饵朝着那个方向甩了出去。

当然,不出所料,那条鱼一下子就吓跑了。

“没关系,亚纪,”真嗣摸摸她的头,鼓励着略显沮丧的女儿。“在钓鱼的时候,一定要沉得住气。来,再试一次。”

再一次选好了下钩的地点,亚纪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如果不是爸爸妈妈一直在鼓励着她,

也许她早就放手不干了。

等啊等啊，不知过了多久，就在亚纪几乎快要睡过去的时候，手中的钓杆突然上突然传来一阵拉力。

“我钓到啦！！！！！！！”

“亚纪，快收鱼线！”

亚纪兴奋地收起了线，在线的末端，一条大鱼划出一条完美的弧线，落在了湖岸上。

“亚纪真厉害！”明日香为她鼓起了掌。

亚纪从爸爸的腿上跳下，蹲在自己的战利品的旁边观察着。那条鱼仍然在挣扎着，它的尾巴在地面上拍个不停。

“接下来我们要对它做什么？”

这个问题也许是无心的，但是，看着亚纪脸上那纯真懵懂的笑容，真嗣无论如何也说不出‘把它杀掉吃肉’这种话。

“呃……”真嗣紧张地解释着，“亚纪也知道的吧，那些被爸爸带回家的鱼……”

被爸爸带回家的鱼？亚纪认真地回忆着。首先，爸爸会把鱼拿到厨房去，然后……

突然意识到答案的亚纪，倒吸了一大口气。

“不行！”

“亚纪……”明日香试着安抚她，但她根本没有听进去。

“不——行——！”

亚纪俯下身，捧起那条仍在挣扎的可怜的鱼，用力地把它扔回了湖中。留给爸爸妈妈一个骄傲的笑容，她跑开了。她要去向纪子分享自己的英雄故事。

“臭丫头，这可是今天唯一的收获呀……”

真嗣苦笑着，用亚纪听不见的声音继续说着，“看来，今后连喂她吃鱼都得秘密进行了。”

明日香焦急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等着真嗣从亚纪的房间里出来。那个笨蛋，刚才居然赶她走！好吧，就算他学过更专业的医学知识，他也不该就这样把她赶出来吧？

她的宝贝女儿生病了！

尽管亚纪并非没生过病，但以往那几次生病不过是小感冒而已。但是，这次不一样，亚纪从没有发过这种程度的高烧！

终于，在等了不知道多久之后，真嗣走了出来。

“怎么样？”明日香急切地问。

“恐怕……是麻疹。”真嗣面色凝重地说出了他的答案。

“麻疹？”她惊恐地睁大了眼睛。

“亚纪的皮肤上已经开始起红点了。不过别担心，”真嗣握住了她的手，“家里还有些药，至少可以让她先退烧.....你也知道的吧，小孩子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自行痊愈.....”

“不，我不知道。”明日香摇了摇头，“我没得过麻疹。”

这句话让真嗣全身一僵，倒吸了一口凉气。明日香没有得过麻疹，这就意味着.....

他知道，对于成年人来说，麻疹是可以致死的！

“那你有没有打过疫苗？！”

“我.....我也不知道！”真嗣的反应让明日香也慌了神，“我是说，可能打过.....从来没人和我说起这种事，我也没有检查过.....”

真嗣陷入了沉默。他眉头紧锁，轻轻拍打着自己的额头，好让自己过热的头脑降降温。

“明日香，”过了许久他终于开了口，“亚纪应该很快就能挺过去，但至于你.....”

真嗣咬了咬牙，还是说出了那个残忍的决定。“未来这段时间，你不能再去看望她了。”

明日香屏住了呼吸。

在亚纪康复之前，明日香再也不能和女儿见面了。这是真嗣对她的要求。

明日香还记得，当自己试着向亚纪解释爸爸的这一决定时，那场景是何等的心酸。她的话才刚讲到一半，亚纪就开始哭，她根本没有办法向女儿完整地传达自己的心意。那时候，亚纪哭喊着，挣扎着。她的小手在空中乱挥，想要抓住站在远处的妈妈的身影，别无选择的真嗣只能紧紧地抱住她，不断地讲着安抚的话，同时用眼神示意明日香不要过来。

那天晚上明日香失眠了，她的枕巾浸满了泪水。她很怀疑这一切是否值得。

也许，NERV早就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保证驾驶员的身体健康，她早就打过了疫苗也说不定。不管亚纪是从哪里感染了麻疹，自己作为与她最亲近的人却一直没有生病，这更让她相信自己已经对此拥有了免疫力。就算她没有打过疫苗，只是和女儿在一起待几分钟又不意味着她一定会被传染。

这几天中，她试过各种方法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但却无一成功。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女儿那双噙满泪水的眼睛。

现在，她站在亚纪的房间门口，侧耳倾听着房间里的声音。也许，这是让自己安神的唯一方法。

“亚纪，想不想听那首欢快的歌？”

亚纪没有回答，但是明日香听到了头发摩擦枕巾的声音。

“别摇头嘛，”真嗣的声音里带着些许失落，“亚纪你看，爸爸都已经把琴搬来了，你就随便点首曲子.....”

“我只想要妈妈！”亚纪带着哭腔打断了他。

明日香眼泪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

“亚纪……”连续几日的操劳让真嗣身心俱疲，他长长地叹了口气。“你现在需要休息，只有这样你才能快点康复，才能早日见到妈妈。爸爸拉琴给你听，你只管安心睡觉，好不好？”

没有等待女儿的回答，真嗣开始了他的演奏，演奏的曲目就是那首欢快的歌。在答应女儿自己要为她写首曲子之后，真嗣花了几个晚上冥思苦想，终于写出了这首‘欢快的歌’。这首曲子几乎立刻就成了亚纪最爱的一首，此后的每天晚上，她都会要求爸爸为她演奏一遍，在音乐声中步入梦乡。

不过今天，这首曲子听上去再也不像往常那样欢乐了。那种感觉就像是在强颜欢笑，并非发自真心地感到喜悦。

不过，明日香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音乐上。她想知道女儿现在在做什么。

亚纪她是否在安心睡觉？她是不是在哭？她今晚会不会梦到妈妈？

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明日香甚至没有注意到乐声早已悄然落幕。直到真嗣带着满脸的倦容推开了门，她才回过神来。

“明日香！”真嗣看上去也很惊讶，“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觉得呢？”她小声地发泄着心中的气恼与委屈，“我的女儿生了病！我这个妈妈甚至都不能看望她，我忍不了了！”

“你这样是帮不上忙的！求你了，千万要照顾好你自己，我已经忙不过来了……等我就去给亚纪找找别的什么……”

“‘别的什么’？”明日香立刻就打断了他，“你觉得这能和‘妈妈的陪伴’相提并论么？”

真嗣低下头没有回答，于是她接着说了下去。“真嗣，女儿需要的是我，你明白么？”

他避开了她的目光。“嗯……这一点上你说的是对的。”

“那就……”

“不行。”他的声音很低沉，其中夹杂着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真嗣抬起一只手，拦在了明日香的身前。“对不起，明日香，我还是不能让你进去。难道你想死……”

啪！一记耳光落在了他的脸上。

“我爱你，真嗣，”明日香的声音同样低沉得可畏，“但你若是还要挡在这里，就别怪我了。”

“妈妈……？”

亚纪的声音虚弱得让人心疼，刚才还在剑拔弩张的两人就这样愣在了原地。不过，真嗣的反应终究更快一步。在明日香做出行动之前，他已经关上了房门，把她隔在了外面。

“嘿，亚纪，爸爸还以为你已经睡着了。”她能听见真嗣这样对女儿说。

“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就醒来了.....”

接下来，真嗣又说了什么，但明日香没法听清。所以她走上了几步，把耳朵贴到了门上。她听到的下一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妈妈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已经足够了。她没有再去听接下来真嗣会说什么，而是用最快的速度跑上了楼，去拿某样东西。

“.....当然还是爱你的，只不过.....”

真嗣的话还没说完，门就被砰的一声撞开了。

“妈妈！”亚纪几乎从床上跳了起来。

“明日香！！！”一阵急火攻心甚至让真嗣感觉眼前一黑。

明日香没有说什么，但她那恐怖的眼神已经表明，此事再无商量的余地。

“妈妈！”亚纪开心地伸出小手，渴求着妈妈的怀抱。“这几天你在哪里呀？”

“对不起，宝贝，”明日香指了指自己戴着的白色口罩，“妈妈必须戴上这个才能来看你.....妈妈担心这样会被亚纪笑话，所以才一直没有来。”

“才不会呢！妈妈真傻！”亚纪挺起胸脯反驳着。

轻抚着女儿的头发，明日香笑了起来。她回过头，看着满脸苦笑的真嗣，回以一个抱歉的眼神。

“是啊，妈妈我真傻.....”

（第一次读到这里时，未免感慨明日香有些不识大体。不过，现在 beiming 也多少能理解一点明日香的感受了，毕竟她的童年实在是太缺母爱了.....——beiming）

“你真傻！”

气恼和哀伤同时写在了他的脸上，真嗣几乎气得流出了眼泪。“你竟然还管我叫‘笨蛋’！明明你才是.....”

“别哭了行不行啊，我可还没死呢。”明日香嘟囔着，高烧带来的头痛让她的意识若即若离。“大男人的，总是哭什么！让亚纪看到你这样子怎么办？”

不管嘴上如何逞强，真嗣是对的，她是错的，这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她确实被传染了。但她绝不后悔，一丁点也没有。当时不会，现在不会，今后也永远不会。

那天晚上，她终于得以向亚纪解释清楚了一切，这无异于在疾病缠身的亚纪心中点亮了一盏烛火。从那之后，亚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健康，几天之后她就已经能下床跑了。

此刻，感到害怕的人是她。尽管极力表现得满不在乎，但她真的很担心最坏的结果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

‘又要把女儿扔下了么……真是和我妈一样不负责任呢。’想到这里，她反倒不再恐惧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愧疚。

“妈妈……？”卧室的门口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尽管看不清她的脸，但明日香想像得到女儿那满脸担忧的样子。

“嘿，亚纪，”真嗣招呼着她，“快回床上去，你也需要好好休息的呀。”

“我已经完全好了，真的！”亚纪信誓旦旦地保证着。

但下一刻，她那自信的笑容便消失无踪。她楚楚可怜地看向床上的明日香，眼中似乎有泪光闪烁。“我只是想来看看妈妈……”

“亚纪……”

“真嗣，别拦着她。”明日香强撑着身体坐了起来，“就几分钟。”

尽管极不情愿，但他还是缓缓点了点头。在得到了爸爸的许可一瞬间，亚纪就冲进了妈妈的怀抱。

“嗨，Schatzchen.”

“妈妈，”亚纪把脸埋在妈妈的怀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你感觉怎么样……”

“其实也没那么难受啦。相比之下，”明日香捧起了亚纪的小脸，轻轻擦去她眼角的泪珠，“亚纪才更应该好好休息。快回去睡觉吧。”

亚纪她，再一次低下了头，避开了明日香的目光。她的嘴唇轻轻翕动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是因为我吗……”

“哦拜托，怎么可能！”明日香紧紧抱住了亚纪那颤抖着的小小身体，女儿刚刚的样子让她心都要碎了。

“才不是因为亚纪呢！亚纪，你要记住，这绝不是你的错。妈妈向你保证，妈妈很快就会好起来，如果亚纪再不加把劲的话，就要被超过了哦。”

最后这句话让小姑娘破涕为笑——尽管明日香不确定她是否真的相信了这套说辞。

“我爱你，妈妈。”

“妈妈也爱你。好啦好啦，亚纪，快去睡觉吧。”她最后摸了摸亚纪的头，“Ich leibe dich auch, mein Schatz.”

“亚纪，快去吧。”一直沉默不语的真嗣终于开口了，“妈妈也需要休息了。”

亚纪无言地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不过，在即将走出房间的时候，就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她再次转了回来。

“妈妈，这个给你。”她指了指从进门开始就一直紧紧抱在怀里的纪子。

“哦？你想把纪子留给妈妈么？”

亚纪用力地点了点头。“只有这样，她才能在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妈妈。”

这份天真的善良让明日香脸上绽放灿烂的笑容，她接过了女儿手中的纪子。“那就谢谢亚纪啦。”

“亚纪，快回去吧，”真嗣俯下身，在女儿额头上轻轻一吻，“再不休息的话，恢复的速度就要被妈妈超过了哦。”

亚纪终于变回了平日里那个古灵精怪的小丫头。她咯咯笑着，跑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直到她已经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好久，明日香还是呆呆地盯着那个方向。最后，她的视线回到了手中的红发娃娃上。

“好好瞧着吧，真嗣，”明日香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把纪子端端正正地摆到了床头。“老娘我离死还远着呢。”

“我不想嘛.....”

“听话，亚纪，再不洗澡身上就臭了。你想当臭小孩吗？”

“可是我还病着呢！”

“一周前你闹着出去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真嗣才不会被她这点小伎俩骗过，“连你妈妈都已经康复好久了。”

他把手伸进了浴缸，水温刚刚好。不过，就算他觉得水温合适也没有用，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小丫头总能挑出各种毛病。

果不其然，在被抱进浴缸的一瞬间她就开始挣扎，两只小脚丫在空中乱踢着。“太烫了！太烫了！”

真嗣无奈地耸了耸肩，用手肘把水龙头朝着‘冷’那一侧打去。亚纪这才老实下来，乖乖地坐进了浴缸。

“今后你不用再这样了，”亚纪嘟起嘴巴咕哝着，“我自己也能洗得了澡。”

“真的？”真嗣强忍住笑意，拿起香皂在女儿的头发上轻轻摩擦着。

“当然，我已经长大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真嗣捉弄地在亚纪头上揉了一把，而这个满脸不开心的小姑娘立刻用力地晃着脑袋以示抗议。

“爸爸只是担心，你自己洗澡会洗不干净。”最后，在帮亚纪擦干身体时，真嗣这样说道。

“为什么一定要洗那么干净啊.....！”

“没有为什么，亚纪。”他戳了戳女儿的小脑瓜，“总之，你必须洗个干净才行。明天，我们会有一场特殊的旅行哦。”

亚纪居然会表现得如此胆怯，这是父母二人没想到的。那个曾经活力十足的小姑娘现在正躲在妈妈的身后，轻扯着妈妈的衣角。她的另一只手紧紧地把纪子抱在胸前，这是她紧张的表现。

光是站在沙滩上远远的望着，那片可怕的景象就已经吓坏了她。她说什么都不肯再前进一步了。

“亚纪，你怎么了？”

“这都是什么啊……”亚纪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你来过这里哦，忘了吗？”明日香握住了亚纪那颤抖的小手，“这就是爸爸妈妈和你说过的，所有的人们长眠的地方。”

亚纪摇了摇头。真嗣能看到，她的眼圈已经红了。

“如果不想去的话，也不要强迫自己。”他半跪在女儿身旁，轻抚着她的头，“不过爸爸可以保证，这里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

亚纪咬住了嘴唇，她知道自己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嘿，宝贝，加油。你知道妈妈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亚纪犹犹豫豫地抬起了头。就像是给自己打气一样，她握紧了自己的小拳头。

当穿越那片广袤的沙滩，走向红色大海的时候，明日香能感觉到女儿的手心里出了很多汗。对于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场景确实很考验承受能力。

“这些是什么？”亚纪低声问着，指了指那些如十字架般矗立的白色巨人。

“这些家伙是坏蛋，它们曾经伤害过妈妈，伤得很深很深哦……”

明日香突然不再说了，她看到亚纪全身都哆嗦了一下。“别担心，”她急忙补上一句，“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些坏蛋已经死了。”

这句话让亚纪放心多了，她用力地甩了甩头，把已经盈满眼眶的泪水憋了回去。不过很快，某样可怖的事物再次映入了她的眼帘，她刚刚才放松下来的心又提了起来。

那是半颗巨大的女性头颅，看上去白得吓人。尽管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但她的眼睛却睁得大大的，看向自己所在的位置。那血红色的眼瞳格外恐怖。

“她是谁……？”

“她……嗯……她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在说这话的时候真嗣也有点语无伦次，他不知道

该怎么把这件事说清楚。

尽管不太明白爸爸的意思，但亚纪能听得出来，‘她’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人。这让她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爸爸，‘朋友’都是那样的吗？”

真嗣和明日香交换了一下眼神，两人都没搞懂女儿的意思。

“亚纪是指什么样子？”

“就是那样啊，”亚纪指着莉莉丝的头颅，眼睛里闪着光。“那——么——大——！”

两人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原来女儿的小脑瓜里想的事情竟然是如此的童真。

“‘朋友’也不全是那样的，”真嗣笑着告诉她，“不过嘛……‘她’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

“你们好！妈妈和爸爸让我来跟你们说几句话，但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挠了挠头，亚纪举高了手里的布娃娃。

“我是亚纪！她是纪子！纪子是最喜欢的人了，因为我很喜欢红色！啊，当然，我也很喜欢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总是说，如果能见到你们的话，我一定也会喜欢上你们所有人！你们也一定会喜欢我！可是，你们为什么要离开呢？爸爸妈妈从来都不肯告诉我原因。每当谈起你们，爸爸妈妈总是很伤心，但我不想看到他们伤心的样子！”

“所以，我不确定我是否会喜欢上你们，因为你们害得爸爸妈妈很伤心……”

“不过，爸爸说了，这不是你们的错。他还说，他们之所以会伤心是因为想念大家……”

“爸爸妈妈真的很喜欢你们！所以我想我应该也会喜欢你们吧……”

“呃，好……”亚纪回头看向爸爸妈妈，明日香正在轻轻地地点着头，她的眼中满是赞许。亚纪朝着那片红色的海挥了挥手。

“再见了，大家！”

终于回到家时，已是深夜。

明日香熄了火，看了一眼后视镜。亚纪仍然老实地坐在儿童座椅上，怀里抱着纪子。

这孩子已经有段时间没说话了，明日香觉得她已经睡着了。就算没有睡，现在的她也一定很疲惫。毕竟往常的这个时候，她早就已经睡下了。

真嗣轻轻地打开了后门以免弄出声响，把女儿抱了出来。

“爸爸，什么是朋友？”

明日香和真嗣这才发现，女儿一直都没有睡。

“朋友吗.....”

这个问题让真嗣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明日香也是一样。诚然，女儿正处于对世界充满好奇心的年纪，她经常会问出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把她的爸爸妈妈逗得开怀大笑。但是这次不一样。

“朋友.....”在思考良久之后，真嗣终于开了口，“指的就是可以陪你一起玩，一起聊天的人.....一个陪伴在你身边的人.....”

“那么，爸爸妈妈算是我的朋友吗？”

“不，不.....也不全是.....‘朋友’通常指的是那些除了家人以外的人们。”

真嗣苦笑着，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说下去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亚纪来说太残忍了。

“那我也可以拥有朋友吗？”

这问题再一次令他哑然。他屏住了呼吸。

明日香一直保持着沉默。即使是看到了真嗣向她求援的眼神，她还是发现自己一句话也说不出。她所能做的，只是回以一个同样悲哀的眼神。

“爸爸？”

“嗯.....亚纪，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啦.....你看，妈妈和我.....”

他一点也不想说出这样的话，可它就是从自己的口中蹦了出来。

他说的全都是谎言。

“.....今后我们会努力给你找个朋友的。现在还是先睡觉吧，好吗？已经很晚了。”

亚纪没有再说什么。

真嗣不知道她是否意识到了什么。他的脑海乱成一片浆糊。就像一个无意识的机器人一样，他呆呆地抱着女儿进了屋。

明日香没有跟上去。她一直在原地站了好久。

她转过身，望着远处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那里漆黑一片，一盏灯也没有。

作者的话：你看，果然不到 11 个月吧？

的确，从这里开始，剧情的分支开始越来越杂。这让我很是头疼。在这一章中，碎片化的内容变得更多了（比“相爱”和“降生”还要多）。我必须竭力保持一条主线，把发生在整整几年间的故事都贯穿起来，这可真是太难了。

显然，并非所有的情节都那么有趣，但我并不打算移除任何剧情（事实上的确有人建议我这么做）。每个情节的安排都有其目的，即使有些目的可能要再过几章才能显现出来。实际上我已经很克制了，我有很多点子想要放到文章里来，只不过其中的大多数过于细碎，实在没有单独编成情节的价值。我相信我写出来的这些就已经够多、够有趣了。

这一章的目的是塑造亚纪这个人物。作为作者，我当然很了解这个角色，但是想要做到让你们也了解她，这着实是个挑战。她必须呆萌又童真，但又不能太过傻白甜或者公主病。我希望我能塑造好这个人物，让她看上去既不像是完美无瑕的圣母，也不像是骄纵任性的捣蛋鬼，而只是一个正常的小女孩。

我也不太懂怎么养孩子，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我有很多细节没有描写到位。

beiming：这一章可真是长啊.....

如果在这一章吃到了糖，请记住这种感觉。在之后的几章中，这样温馨的感觉将暂时不会出现了.....

下一章第 16 使徒就来了（悲）

第九章 第 16 使徒

再一次，赤木律子醒来的时候，发现这里只剩自己孤身一人。

每次都是这样。

丝毫不介意自己赤身裸体的状态，她坐起身来，点上了一支烟。今天她的打火机格外不好用，直到第三次尝试才终于打起了小小的火苗。

‘愚蠢的女人。’她轻声咒骂着，吐出了一口烟雾，‘你还在期待醒来时他会陪在你身边？或者至少给你留张字条？’

她为什么还会这样做？为什么还会如此卑微地渴望着那个男人的心？像她这样的人是断然不该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她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是聪明与理性的象征，但她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会成为情感的奴隶？那不过是些荷尔蒙或者其他什么化学物质而已.....那种愚蠢的产物，居然被称为‘爱’吗.....

香烟只燃烧了一半，律子便把它按灭在烟灰缸里。

她站起身来准备洗漱和着装。和往常一样，今天也还有一大堆任务在等着她。

对于 Hisao 来说，今天可真是漫长啊。

（此人物为 Jimmy 先生的原创人物且戏份不多，故不译其名。如果非要翻译的话，就当‘久男’吧。——beiming）

学校里那帮不让人省心的捣蛋鬼们，又把窗户踢破了。当然，他们是不可能承认的。这些家伙在麻烦面前溜得一个比一个快，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臭小子们在自己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后，还得是他来收拾烂摊子。

今天的天气格外炎热，等到 Hisao 终于回到自己的小公寓时，他的全身都已被汗水浸湿。他现在只想好好休息一下，比方说泡个热水澡什么的。

当他的手指终于摸到电灯的开关时，他又遇上了一件倒霉事。尽管按下了开关，但屋里却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亮起来。

“倒霉啊.....难道灯泡也爆了么.....”他略带恼怒地嘀咕着。

“不是哦，是灯丝断了。”

Hisao 僵在了原地，一阵颤栗袭过他的脊背。

他哆哆嗦嗦地转过头，看向声音的来源。在一片昏暗中，他只能隐约看到一个男人的剪影。那个男人正悠闲地躺在他最喜欢的扶手椅上，双脚高高地翘上了书桌。在男人的嘴角，

有一点火光在忽明忽灭地闪烁着，但这点微光并不足以让 Hisao 看清男人的脸。

他感到了一种不详的预感，某种深藏心底十五余年的、他以为自己早就忘却了的恐惧，开始慢慢苏醒。

“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

“嘿，Hisao 先生，”男人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对方并不打算回答他的问题。“我听说，你当年曾是被派去搜救葛城考察队的救援队的一员，没错吧？”

“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个看大门的普通人，自出生以来还从未踏出日本一步。”

“哦？”尽管看不清男人的表情，但 Hisao 听得出来他在笑。“像你这样普通的‘看门人’，居然会知道这等机密？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在日本境内？”

Hisao 的心一沉。“那……那都是我猜的！我真的没有……”

“你这些年可真是没闲着呢，Yamaki 先生。我没叫错吧？”男人按灭了手中的香烟，声音里充满了戏谑。“为了找到你，我可是费了不少功夫。改了两次名，换了八次住址……呵呵，大阪的天气怎么样啊？”

Hisao 艰难地咽着口水。他意识到，继续撒谎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也许眼前这个男人已经知晓了一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听闻了一些传言，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说是救援队中的某个人找到了一份资料，但却没有上报，而是……”

“听我说！”尽管 Hisao 情绪激动地打断了他，但他的语气听上去却像是在乞求。“尽管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可以告诉你，我跟那东西已经没关系了！我已经……”

“别那么紧张嘛，Yamaki，我又不是来杀你的。”男人声音中的戏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凝重。“我想要的，只有那份资料。”

“呵，是啊，”Hisao 僵硬地擦去额头上的冷汗，“一旦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我也就离死不远了……”

男人长长地叹了口气。

“如果你非要我用枪指着你的头才肯说的话，那我悉听尊便。不过，想来这样也没办法让你信任我。放心，我并不为那帮人工作，恰恰相反，我和他们也是敌对关系。”

“就算你这么说……”Hisao 强行做了几个深呼吸，好让自己稍稍冷静下来。“那东西早就不在我这里了，这是实话。当我知道它会招致怎样的风险时，我就……”

“你就把它毁了？”

男人的声音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这让 Hisao 感受到了危险。

“没有！”他急忙辩解着，“十二年前，也曾有个人想要那份资料。事实上，就是他告诉了我这东西有多么危险，并且建议我今后要好好躲起来……我把一切资料都给了那个人。”

男人不再说话了，他又点上了一支烟。出于男人间的默契，Hisao 明白对方正陷入沉思。

许久的沉默之后，男人长长地吐出一口烟气。

“那么，你是否‘碰巧’记得那个人的名字？”

自从上次那场长谈之后，美里一直想多花些时间陪陪明日香。考虑到接送孩子们上下学的机会并不常有，她决定每周单独腾出一天，作为‘女生节’。

在这一天，她会拉上明日香一起去商场购物、聚餐，如果心情好的话还可以再加一杯下午茶。一开始，美里有点担心这会不会太幼稚了——毕竟明日香可是当过妈的人。不过她很快就发现，明日香其实很享受这样的‘女生节’。有时，她甚至提前一天就会提醒美里，不要忘了第二天的活动。

更出乎美里意料的是，尽管这个活动原本是为了迎合明日香才想出来的，她却发现自己居然也很享受。

她已经记不清，自己上次和朋友一起逛街是什么时候了。律子一直都是个冷淡的女人，在加入 NERV 之后更是如此——这一点从她那万年不变的衣品上就能看出来。美里甚至怀疑，这一年以来那家伙是否离开过 Geofront。

‘朋友’，对美里来说，现在的明日香与她是‘朋友’。不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也不是大姐姐和小女孩，而是两位彼此平等的女性——‘朋友’。

“嘿明日香！”她招呼着正在挑选折扣连衣裙的红发少女。

狡黠地笑着，美里拿起了一条红色内裤。“给真嗣穿这个，怎么样？”

“丑哭了好吗，我保证！”明日香咕哝着，“我可是亲眼见过……”

“哈？有那么丑？”对于明日香的故事，美里感到一阵好笑。

“放心，就算再成长几年，他也一样驾驭不了这种款……”

美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在过去这段日子里，明日香给她讲了她与真嗣的生活中的种种难忘的事。有喜悦的，有沉重的，有浪漫的，有滑稽的——当然，讲得最多的还是关于亚纪的故事。

亚纪……

其实美里很想亲眼见一见她，真嗣与明日香的女儿。她很好奇，这孩子到底是会像明日香多一点，还是像真嗣多一点？

“我没什么要看的了。”最后，明日香这样说道。“这里真是无趣啊。美里，去下一家……”

她的话戛然而止，美里感到一阵疑惑。她转过头，看到了那位站在明日香面前的、蓝发的少女。

“葛城一尉，惣流同学。”绫波零居然一反常态地向她们打起了招呼。

“你好呀，零，”美里友好地回应着，“你怎么会来这里？”

“我来买新的袜子。”

明日香这才发现，零的袜子上有一个破洞，而她，居然穿着这种袜子就出来了？

对于这个年纪的正常女生来说，这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事！

“注意形象呀一号，形象！你这样子哪里像是……”明日香几乎哑口无言，“难道你非要等到衣服穿破了才会买新的么？”

零仍然不为所动，就和往常一样。“学校发的衣服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呵，是啊，足够足够……”明日香讥讽地重复着零的话。“这根本不是够不够的问题！你买衣服，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为了展示自己的风采，让别人看到你的另一面，明白么？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开心！”

美里笑了。尽管语气听上去依旧尖酸，但明日香无疑是想帮零，这就是她表达真诚的方式。

不过，零仍然无动于衷。

“我没有追求那些的必要。”

她的语气是那么平淡，就好像‘让自己快乐’是种奢侈的追求一样。并且，美里看得出来，零已经没有继续聊下去的意愿了。她的眼光看向了别处，显然是打算离开这里。

但她没能走多远。在经过明日香身旁的时候，红发的少女抓住了她的手腕。

“当然有。”明日香的声音听上去异常严肃。即使是那个冰山一样的绫波零，也听出了其中的不寻常。她回过头，认真地看着明日香的双眼。

“嘿，嘿，你俩。”眼看着场面颇有些剑拔弩张的意味，美里觉得自己有必要介入了。

“呃，零？我们正要去吃午饭，你也一起来吧？”

绫波零眨了眨眼，这个邀请显然在她意料之外，不过她似乎也没有抗拒。于是，美里接着补上一句，“放心，会有素食的。”

零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她的思绪一阵混乱，视线无意识地移向明日香，似乎是想寻求她的看法。

出乎她意料的是，明日香竟然轻轻点了点头。

“我……”绫波零咬住了嘴唇。“抱歉，我想我还是不去了。”

她挣脱了明日香的手，快步走开了。很少见到她走得这么慌张。

“这姑娘，至少说声‘再见’再走啊……”美里略显失望地咕哝着。“那么，我们走吧。接下来你想去哪，逛街还是吃饭？”

没有回应。

“明日香？”美里疑惑地转头看去，发现她正呆呆地盯着零消失的方向，脸上写满了哀伤。

“嘿，你怎么了？”

“别催了……”明日香用力甩了甩脑袋。“马上来。”

尽管遇上了这样的小插曲，但总体来说，今天还是很快乐的。在回家的路上，两位女士的欢声笑语就没有停过。

不过，在走到公寓门前的时候，两人都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嘴。屋子里传出说话的声音，显然，真嗣正在和什么人交谈。

/ “嗯，Satori 先生。抱歉抱歉，我知道这已经是两周内第三次打扰您了，但是……” /
(原创人物且戏份较少，其名不译(笑)。——beiming)

“天……”明日香略显恼怒地叹了口气，刚才的欢欣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里却一头雾水，不清楚她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神情。“明日香，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笨蛋又在做无意义的尝试了。”

/ “我明白了……但是，如果您今后见到了，请一定要告诉我……” /

“他这是在和谁通话？”

“附近一家孤儿院的院长。真嗣这家伙还是不死心……”

“嗯？孤儿院？”

/ “不，不，拜托您了！请您别挂断电话……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打扰您的……我会付钱的……” /

“真嗣！”明日香用力地打开了门，发出了很大的声响。显然她已经很不耐烦了。“够了，没必要再说了！别把钱浪费在那种贪心的混蛋身上！”

“嗯，嗯……抱歉，我要挂断了……麻烦您了。”他极力保持镇定，伪装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笨蛋，用你的脑子想想，她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真嗣一挂掉电话，明日香就烦躁地朝他喊了起来。显然，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说起这个问题了。

“你怎么就知道她一定不会去……”

“如果她也一起回来了，我们怎么可能一直没听说她的音讯？”

“至少我得试试……”

令人不适的沉默再次降临了。不过，在气氛再次降至冰点之前，凄厉的警报声撕破了这片静寂。第 16 使徒袭来了。

真嗣的表情逐渐变得扭曲。“绫波……”

日向挂上了电话，忙得焦头烂额。“葛城一尉正在赶来，第二、第三适格者和她在一起！

零号机已经在 32 号发射口待命！”

“第四适格者到达机库。”青叶补充报告。

“没有 EVA，他也派不上用场。”碇源渡的声音依旧冷酷，“等驾驶员就位，就出动二号机。”

“司令，那初号机……”

“没有我的命令，初号机仍然保持冻结。”

“……是。”

“零号机出击！正前往迎击地点。”

第 16 使徒看上去像是一轮光环，它静静地浮在空中自旋着。那柔和的白光没有传达出任何危险的迹象，但绫波零却有种预感，这东西绝对比看上去要可怕得多。躲在掩体之后小心地观察着，零号机握紧了手中的来复枪。

真是奇怪，零从来没这样害怕过。

“零，注意观察。”通讯器里传来美里的声音。

听上去，葛城一尉已经到达 NERV 了，这也就意味着援军二号机马上就会到。但是，这丝毫不能缓解她的紧张。

“不，”她冷静地回答，“它要来了。”

果然，就在此时，使徒的自旋停止了。环形的身体从中断开，化作一条长长的光带，闪电般向零号机袭来。

AT 力场瞬间就被穿透了。零甚至连躲闪都来不及，一阵剧痛就自腹部传来。零号机用左手抓住了使徒，右手的来复枪在零距离下连开数枪，但却无法对使徒造成任何伤害，打在他身上的子弹统统被弹开。

更糟的是，使徒似乎具有侵蚀能力。在机体与它发生物理接触的地方，开始浮现出一条条如同静脉般的纹路。零号机无力地倒在地上，通过神经连接，零能感到有什么东西正透过皮肤渗入自己的身体。她扔下了来复枪，想要用双手牵制使徒的侵蚀，但这种挣扎皆是徒劳。

侵蚀仍在继续。零感受到了另一个存在。

在 EVA 里吗……不对，是在她的身体里。

那个存在，出现在了她的眼前。这种诡异的亲近感，就好像……

好像那是她失去的半身。

‘你是谁？’零并没有开口。她听到了自己的心声。‘这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吗？使徒？’

‘使徒？’对方的心声同样传入她的脑海。

那个存在，她的声音和自己一模一样……？

‘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吗？迟早，你会与我融为一体……’

‘不对。我就是我自己，我并不希望与别的什么融为一体。’

‘已经太晚了哦，’对方的声音里充满了戏谑，‘那种疼痛……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剧烈了，不是吗？’

‘疼痛？’零陷入了困惑。但与此同时，她确实能感觉到，随着使徒与自己之间建立起连接，自己心中的某种情绪被分担了。‘你指的是……寂寞？’

‘呵呵，原来叫这个名字啊。寂寞……’

顿了顿，‘她’继续说了下去。‘你明白的吧，你本不必承担这种痛苦的。但是啊，还有另一种情感，阻碍着你从孤独中解脱。’

‘因为我……在害怕……？’

零甚至能看到‘她’脸上的那诡异的笑容。

‘没错。’

就在这时，零的意识世界猛地震动起来。某种来自外部的扰动，打乱了使徒与她的连接。

‘哦，新朋友来了呢。她可真是天才驾驶员，对吧？这就是你对她的印象。’

强忍住身体遭到侵蚀的剧痛，零转过了头，她看到红色的巨人搭乘升降机来到了战场。
“惣流同学……”

‘别担心，很快就会结束的。我将会连她一起融合。’

‘不行。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骗子。我能看到你的心哦，你那渴望着与他人融合的心……’

在到达地面的第一时间，二号机一个闪身躲到了最近的掩体之后。在这个距离上，已经能用肉眼看到痛苦挣扎着的零号机，如果使徒仍以刚才那种速度直冲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明日香的手在微微颤抖着，她现在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抗第 16 使徒。来复枪已被证明无效，何况，就算开火，她也没有把握自己不会误伤到零号机。

她驾驶着二号机，小心翼翼地掩体后方探出头来，想找出一条能隐秘地接近目标的路径。但这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片郊野上只有低矮的小树，那高度甚至还不到 EVA 的膝盖。

“需要掩护么？”美里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这个提议真是来得太及时了！

“试试吧，也许会有用。”明日香对着通讯窗口点了点头。

“烟幕怎么样？会影响到你进攻么？”

她点了点头，回以一个略显苦涩的微笑。

“我知道了。在你侧方部署有一个导弹发射阵地。接下来，我们会朝着使徒的方向开火，弹着点就设置在使徒周围五十米左右的位置。祝你好运。”

“明白了。”明日香抽出了高震动粒子刀。

“准备好了？”

“是啊，”她深吸了一口气。“可以开始了。”

“倒计时 5.....4.....3.....2.....1.....发射！”

在爆炸声响起的一瞬间，二号机从掩体之后疾冲而出。漫天的烟尘遮住了她的视线，让她无法观测使徒的动向，她只能寄希望于这片烟幕同样扰乱了使徒的感知。

她竭尽全力，才勉强躲开了那条撕裂烟尘、激射而至的白色光带。

凭借着多年培养出的战斗直觉，明日香采取了倒地翻滚的躲避动作。在躲过使徒攻击后的第一时间她便翻身站起，保持着面朝使徒的防卫姿态。然而她唯一能看到的，就是白色光带的一端仍然插在零号机的腹部，而另一端却已不知所踪。

“可恶，怎么这么快！”她咒骂了一声，全力警戒着周围的环境。在眼角的余光中，她看到厚厚的土层突然爆开，第 16 使徒自其中现身。

再一次，像一束闪电一样，白色的光带射至眼前。在这种距离下，明日香已经别无选择，唯有抬手去挡。

AT 力场又一次被轻易穿透，使徒刺入了二号机的掌心。静脉般的纹路开始蔓延，明日香惊恐地尖叫起来。

不完全是身体上的疼痛，还有某种发自心底的、最深层的恐惧。

那种熟悉的恐惧感.....

自己的心又一次被侵入了。

“不要!!! 不要!!! ”

在极度的惊恐中，她用尽全力挥出刀刃，想要把使徒的‘头部’切断。这近乎绝望的尝试奏效了。

在刀锋切入身体的刹那，使徒发出痛苦的嘶鸣，舍弃了它的‘猎物’。那把刀仍然深深地嵌在它的身体上。

“该死！”

明日香能感到那个侵入自己意识的存在正在消失。但作为代价，她也失去了自己身上唯一的武器。

使徒的嘶鸣响彻天空，将另一种声音彻底掩盖。那是某种痛苦的抽泣声。

还有一个人也在承受着剧痛。绫波零。在二号机的刀锋砍下的瞬间，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几乎被切成了两半。

在她的眼前，第 16 使徒正在剧烈地翻滚着、挣扎着。

‘很疼吧？请你快把刀拔出来吧！’

咬牙忍住了剧痛，零竟然一反常态地笑了。‘不要。’

‘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你还看不出来么？已经太晚了，你已经不可能摆脱我了！’

‘如果这样就能杀死你，我很乐意这样做。’

‘你会和我一起死的。’

‘我接受这代价。’

嵌在使徒身上的刀撞到了地面，随之而来的剧痛让零全身颤抖。

‘你这个笨蛋！你以为自己是可替代的，因为你觉得很寂寞，觉得自己与他人之间没有羁绊。但是，没人可以被替代，你也一样！’

（这段话讲得很正能量啊。谢谢你，子宫天使.....你这个崽种.....——beiming）

使徒仍未放弃挣扎，扭动着试图摆脱插入身体的刀刃。‘好啊，如果你想死的话就请便吧！但我是不会放弃‘我们’的！就算没有你的帮助也无所谓，准备好承受痛苦吧！’

下一秒，使徒用力地撞向地面。难以想象的痛感传来，零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在震颤。刀锋正在继续深入，仿佛要将她开膛破肚一般。她终于压抑不住恐惧，尖叫起来。

在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撕心裂肺的尝试后，高震动粒子刀终于掉落在地。剧痛已经让零眼前出现了幻觉，她看到了自己的身体被活生生切成两半的景象。

实际上，正如她幻视的那样，使徒的尾部沿着中线被一分为二——但很快就开始愈合。

虽然短暂地击退了使徒，但现在的战况绝对说不上乐观。二号机的损伤比明日香预想中要严重，而使徒那边，它身上的切口已经开始愈合了。

不过这一次，它变得谨慎了很多。即使是面对没有武器的二号机，它也没有贸然出击。

抓住对手迟疑的一瞬，明日香主动出击。二号机朝着使徒飞身扑去，但真正的目标却并非使徒，而是掉落在地的高震动粒子刀。

在夺回武器的第一时间，锋利的刀刃再次砍向了使徒。使徒躲开了她的劈砍，刀刃直直地没入了地面。

“老实点，可恶的东西！躲来躲去的我怎么杀你啊！”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光凭一台 EVA 是做不到的。”美里冷静地分析着战况。她知道自己必须再试一次。

“司令，我们应当.....”

“即刻起取消对初号机的冻结。准许出击。”

回答来的比预想中快得多。

感受着升降机带来的过载，碇真嗣咬紧了牙关。尽管到达地面只需几秒钟，但对心急如焚的他来说还是太久了。

当初号机展开 AT 力场的一瞬间，使徒立刻摆脱了二号机的纠缠。它的注意力转向了这个全新的威胁。

不对，使徒摆脱二号机攻势的动作之干脆，根本不像是面对威胁时该有的样子……真嗣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也许，使徒根本就没有畏惧过。

很快，他的预感就被证实了。使徒的尾部开始分裂，变成了完全相同的两束白色光带。

“这是……？！”

几乎是出于本能，真嗣操纵着初号机侧向闪避。一束光带以毫厘之差擦过初号机的腰部，击碎了背后的升降机。在真嗣稳住身形之前，使徒的下一波攻击已经袭来。

突然一分为二的使徒让初号机和二号机同时陷入了苦战，而零唯一能做的就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如果说之前，当惣流驾驶员身陷险境的时候，零只是在为她的安危感到担忧，那么现在，就连他也……这种情感绝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担忧’了。

更糟的是，使徒正在逐渐占据上风。

‘与他人融合的心’……这真的是她的心吗？难道她真的想与大家融为一体吗？

的确，她一直都很想摆脱寂寞。她渴望着建立起与他人的羁绊，希望能让彼此成为对方生命的一部分。但在她的心底，有个声音一直在告诉她这是绝对做不到的。她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以及她的存在本身，都只会给那些知晓了真相的人带来更深的痛苦。正因如此，她才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即使是面对别人的示好，她也统统予以拒绝。

这就是最好的安排。至少，零一直是这样欺骗自己的。

只要她还有自由的意志，就绝不会允许自己连累到他人。就算自己存在的意义早就被决定了，至少她还可以决定自己生存的方式：她将独自一人面对深渊。

但现在，她失去了这种自由。第 16 使徒正推着她朝着终局迈进，它将与三位驾驶员融合，彻底消融掉三人的自由意志……

然后，引发第三次冲击。

绫波零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为了那数以亿计的人们——即使，她与其中的大多数都素未谋面。她是隶属于特务机关 NERV 的 EVA 驾驶员，是挡在使徒与人类之间的唯一一道防线。从成为驾驶员第一天起，她就必须要为保卫人类文明付出自己的一切，就算是……

‘没用的哦，’使徒的声音再次传入她的脑海。

‘？’

‘你打算自爆对吧？我能看到你的心哦。所以，在那种事情发生之前，我已经毁掉了机体自爆的机制。’

零全身一颤，如堕冰窖。难道.....真的万事休矣？从现在的战况上来看，初号机和二号机也被使徒同化不过是时间问题。

朗基努斯之枪已经不在，阳电子炮的搭设也根本来不及。已经没有能伤到使徒的手段了.....

除非，借助‘那个存在’的力量。

零一直对那个存在感到发自内心的恐惧。从她坐进零号机的那一天起，它就一直在嘲笑着、否定着她，她甚至不知道那股力量究竟是敌是友。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零虔诚地祈祷着，希望它能回应自己的心。

‘我.....绫波零，将自己的心献给你.....’

深吸了一口气，零说出了那个禁忌的名字。‘回应我吧，亚当的分身。’

它听到了。

它接受了。

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它将会吞噬掉零的心，吸收掉她的灵魂，把她的存在彻底抹去，然后化为自己的力量。

零已经能感受到自己的身躯正在慢慢消失，但她笑了。一阵难以言表的幸福与解脱涌上她的心头。

‘不！你不能这么做！不要！不要！！！！你会亲手杀死你一直想要保护的人，即使是这样你仍然要.....’

‘不会的，第三次冲击不会发生的。’

零轻轻地打断了使徒。在这最后的关头，她脸上的笑容仍然是那么温柔，就像是刚刚从灾难面前救下自己孩子的母亲。

‘我献给亚当分身的，并非是莉莉丝的心，而是名为绫波零的、我自己的心。这是大家赋予我的宝贵礼物，而我将要用它来杀掉你，保护我所珍视的大家。’

零静静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虚无的降临。

“第一适格者的同步率激增！超过 75%了！80.....85.....95.....已经无法解析了！”

“是使徒在与她融合吗？”美里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惊惧了。

“不，这个模式.....”玛雅同样露出惊恐的神情。“这是零号机.....！”

零号机通体散发着洁白的光。拘束装甲没有爆裂，就像是装甲之间的狭缝里渗透而出

一样，肌肉和皮肤组织在生长着，很快覆盖了整架机体。在头部的位置，淡蓝色的头发开始生长，五官开始逐渐变得清晰.....

零号机化为了洁白的女神，看上去就和绫波零一模一样。

伴随着一声如同梦呓的低吟，沉睡的女神从梦中醒来，用红色的眼瞳扫视着这个世界。

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诡异且残酷的笑容。

这样的景象让美里惊骇交加，她张大了嘴巴。“这怎么可能？就算是真嗣那次.....”

“这次不一样。”赤木律子强作镇定，给出了判断。她也在极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

几乎同时，玛雅就确认了律子的判断。“数值在波动，与任何的已知模式都对不上！MAGI 无法解析！”

白色的女神终于注意到了有什么东西正插在自己腹部的位置。就像是一个找到了新玩具的顽童，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好奇的神色。

能在零距离下承受住枪击的使徒，现在却显得那样不堪一击。女神轻轻地抓住它的身体，将它撕为两截，就像是扯断一条枯朽的草绳。

“零号机.....不对.....那个东西，正在释放出某种力场！”

“AT 力场么？”

从日向那惊恐的表情来看，美里已经预感到答案绝不会那么简单。

“不是！数值在反转.....这是.....”

“反 AT 力场。”律子宣告了结论。

真嗣呆呆地站在原地，许久没有眨眼。他震恐地看向那个在战场上漫步的，圣洁的女神。

“绫波.....”

就像是听到了呼唤一样，女神回过头来，红色的眼瞳望向他。她轻轻侧着头，眼中满是疑惑，就像是在努力回忆眼前这个紫色的家伙究竟是谁一样。

随后，她转过了身，朝着真嗣走来。

“碇，”冬月看向身旁的那个男人，“我们输了吗？”

“还没有。”

看着冬月那困惑的眼神，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答案太过简单，源渡给出了原因。

“至少，这种力量没有落到老人们手中。”

白色的女神仍然蹦蹦跳跳地前进着，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销解。在重力的作用下她的左臂被不断拉长，很快便彻底断裂，重重地掉落在地上。

“这又是怎么回事？反 AT 力场影响到她本身了吗？”

“不。”律子冷静地做出了回答。“能量消耗太快了，EVA 的内置能源已经不够继续维持她的形体了。”

“检测到危险波形！”玛雅立刻给予了确认，“核心的不稳定性正在加剧！”

“我们只要等待下去，灾难就会自行消亡么？”

青叶的话让美里全身一颤。绫波零，年仅 14 岁的少女，EVA 零号机的专属驾驶员。就在半小时之前，她还在为了保卫人类奋战，可现在却已经变成了别人口中的‘灾难’。

但律子的话更让她的心如坠冰窟。“不会那么简单的。当不稳定性越过临界点，核心将会发生爆炸，就像第二次冲击那样.....”

美里屏住了呼吸，紧紧地握住胸前的十字架。在她的脑海里，十五年前的那场灾难开始重现.....

“我们.....输了吗？”

“我们输了.....”

看着白色的女神向自己伸出手来，真嗣下意识地举起双臂，抱住了头。她那残酷的微笑，再度让他回忆起那一天，还有那片红色的海.....

“绫波！”

紧接着，一阵剧烈的震动传来。二号机飞身扑倒了呆愣在原地的紫色巨人。

“真嗣，真嗣！振作一点！”通讯频道里传来明日香的声音，但真嗣却置若罔闻。纷飞的思绪如雪片般涌进他的的脑海，让他陷入一片混乱。

直到伸出了双手，女神才发现自己的一条手臂已经断裂。一丝惊讶划过她的面庞，但很快就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

真嗣全身都在颤抖着。女神的红色眼瞳再次望向了，她的脸上竟然写满了失望和哀伤。一瞬间真嗣有种感觉，她在祈求自己救救她！

“到达临界点了！马上就要爆炸了！”

“真嗣！”

明日香用上全身的力气才勉强拉住了狂暴的初号机。

“真嗣！快停下来！”

真嗣甚至连眼睛都不敢眨，他死死地盯着那位跌倒在地上、痛苦挣扎着的白色女神。“绫波，不要……”

“可恶，真嗣！”明日香嘶喊着，过度的紧张让她头痛欲裂。“我知道你想救她，但已经太迟了！我们得去保护……”

下一秒，一切都淹没在强光中，剧烈的震爆冲击着他的耳膜。他看到的最后景象是，明日香将二号机的 AT 力场展开到了最大，将他和第三新东京市一起护在了身后。

没用的。真嗣明白，在这种程度的爆炸面前，任何努力都不过是徒劳。

他没能阻止零号机的自爆，没能保护好第三新东京市，更重要的是，他没能救下绫波……他输了。

在走进公寓时，美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今天的战斗让她身心俱疲。

得益于坚固的地下掩体，人员伤亡并不算多。但是，大半的地表建筑都被摧毁了。曾经繁华的街区，现在只剩下巨大的深坑，芦之湖的湖水倒灌进来，将大半的城市彻底淹没。

她是留在 NERV 加班到最后的那批人之一，真嗣和明日香应该早就回来了。经历了这一次战斗，一个很重要的人永远地离开了，可是在最需要安慰和陪伴的当下，她却没能陪在孩子们身旁。她感觉有点愧疚。

真嗣的状态尤其让她担心。在从插入栓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就像是失了魂一样。

所以，美里首先想要看望的人是真嗣。不过，站在他的房门前，她差点就和那位急匆匆地推门而出的红发少女撞在一起。

“真嗣君他怎么样了？”美里悄悄地问，不想让自己的声音被真嗣听到。

明日香那沮丧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还是很痛苦。我想，对他来说，这应该不会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这件事的刺激还是太大了……”

美里疲倦地笑了笑。“你们真的长大了啊。如果是以前的你，看到真嗣为了另一个女孩子伤心欲绝，多半会嫉妒吧……”

“我现在也很嫉妒啊！那家伙明明了解绫波零真正的身份，却仍会为她的‘死亡’感到哀伤，这才是最令我嫉妒的！不过，很早之前我就明白了，他对绫波零的感情和对我的是一样的。”

“真正的身份？”

明日香仰起头，闭上了眼睛。“关于这一点，你自己去问他吧。或者去问绫波零也行。”

“零？”美里感到愈发惊讶了。

明日香没有再回答。她轻轻晃了晃脑袋，脸上写满了疲惫。“真嗣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失败了，但我却并不这样想。也许事情仍有转机。”

“你觉得零能从爆炸中幸存……？”

“呵，她确实还活着，关于这一点我可是确定得很。”明日香故作神秘地一笑，并不打算继续讲下去了。“接下来，麻烦你替我照顾好那个家伙。像哄小孩子一样安慰了他那么久，真是口干舌燥……”

美里微微点了点头。看着明日香走向厨房的背影，她深吸了一口气，转动了房门的把手。

“真嗣，我进来咯。”

真嗣已经好久没回过这个房间了，这段时间他一直睡在明日香那边。房间里黑黢黢的，所有的窗帘都遮得严严实实。尽管这里仍然收拾得很整洁，但这种整洁却处处充斥着压抑的感觉。

“美里小姐，”真嗣的声音很微弱。他窝在床的一角，甚至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葛城美里是个大大咧咧的军人，就连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该怎样安慰一个受伤的人。

所以，她决定采取更直接一点的方式。她快速地走上前，一把拉起了那个蜷缩在床角的少年，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

“说实话，我觉得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安慰方式了。希望这能让你感觉好一点，真嗣。”

这样的情感表达明显让真嗣惊了一下。不过，他只是象征性挣扎了几下，就不再反抗了。

他真的像个孩子一样依偎在美里的怀抱中。过了许久，两个人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那么……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终于，美里小心翼翼地开了口。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以前就曾经目睹过她的死亡，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明日香在身边帮助我，至于美里小姐你……那时候，我对所有人都很排斥，所以你也无法陪在我的身边。这样一想，现在我的处境要比当时好很多，更何况我还知道了很多当时不知道的东西。但不管怎样……”

一声细小的抽泣打断了真嗣的话。他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不管怎样，这还是太痛苦了。我曾发誓自己一定要保护好她，不会让这种事情再次发生了，我发过誓的！可她还是死了！我……我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面对她……”

“面对她？真嗣……？”

有那么一瞬间，美里甚至搞不清楚到底是自己出现了幻听，还是两位驾驶员得了妄想症。从刚才起，明日香说的话，真嗣说的话，无不让她一头雾水。

“美里小姐，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相信，但是绫波……她真的还活着。”

“哦，真嗣，我明白你的意思.....只要我们还记得她，她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对吧？真嗣君，我明白你的.....”

“你不明白，美里小姐。绫波零真的还活着，等你下次见到她时，会发现她身上的伤没准比我和明日香还少。”真嗣淡淡地笑了一下。“但不管怎样说，我还是没能救下她。”

“我不懂你的意思.....她怎么可能在那种程度的爆炸中幸存？就算她真的活下来了，你刚刚说自己没能救下她，这又是什么意思？难不成她受了重伤.....”

“不，美里小姐，我说过了，绫波她毫发无伤。等你再见到她的时候就会见识到这一点。”美里极力想让自己的思维跟上真嗣的话。“可是.....”

“但那已不再是‘她’了，”真嗣喃喃着，“不再是我们知道的那个绫波零了.....”

“到底是什么意思？精神创伤吗？失忆症吗？”

“都不是。绫波她.....”真嗣咬着牙，说出了那个他不想提起的答案。“她是个克隆体。”尽管已经有了几种猜测，但这个答案还是远远出乎美里的意料之外。她瞪大了双眼。

“现在你明白了吧，美里小姐。一个全新的绫波零克隆体仍然活着，但我们熟知的那个.....她已经死了。她会死，是因为我没能救下她。”

美里的脑海里仍是一片混乱。在她眼前，似乎出现了一排绫波零克隆体整整齐齐地站在流水线上的情景，所有的克隆体都是一脸的漠然，她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前任死掉之后取而代之，然后前赴后继地奔向死亡。这样的场景让她感到一阵寒战。NERV里面究竟还藏了多少秘密？在得知加持仍然活着之后，她曾一度放慢了追寻真相的脚步，因为她知道那个男人终将查明一切。但现在，她觉得自己也应该好好分析一下加持留给她的‘告别礼’，看看那到底能将她引向何处。

“真嗣，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

“这种话就别讲了，听着就像是快要完蛋了一样。”突然传来了明日香的声音，美里这才发现她已经靠着门框站在那里了。

美里本想批评她这种粗鲁尖酸的言行，毕竟现在绝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不过在她之前，真嗣已经开了口。“但是，明日香.....”

“不许说‘但是’。听好了，我们还有希望，离彻底完蛋还早着呢！你亲口说过，自从她死而复生之后你就一直躲着她，因为你害怕她。但是真嗣，我想告诉你，正因为你一直在躲着她、一直拒绝去了解她，你才会对她感到更加陌生！你为什么不去了解一下，她到底保留了多少之前的人格和记忆？你从来没有这么做，你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死了！”

这番话再一次震撼了美里的心，她为自己之前的想法感到懊悔。从进门开始，她便一直把真嗣当作一个需要抚慰的可怜少年，而将明日香当成一个争风吃醋的青春少女，她一直在以安慰小孩子的方式安慰着两人。

现在，她再一次意识到，自己面前的两人绝不再是两个孩子，而是两个与她平等的成年人，一个对自己的失败感到伤心欲绝的男人，以及一位不愿看到自己的丈夫沉沦在绝望中的

妻子。

这时，电话响了。

“起来，笨蛋真嗣！”明日香一把抓住真嗣的衣领，将他从床上拽了起来。“我们该走了。”

绫波零从沉睡中醒来。LCL 溶液的味道仍然在自己嘴里残留着，她轻轻地咳嗽起来。

她全身上下都使不出力气，每一寸肌肉上都传来无力的感觉，就连睁开双眼也要费一番功夫。终于，当她彻底清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只有左眼能睁开，而右眼却被绷带包裹着——尽管没有任何疼痛传来。

不只是右眼，她的整条右臂同样包裹着厚厚的绷带。但和右眼一样，她明白自己的右臂并没有受伤。

零甚至不需要看四周一眼，就知道自己又回到了那间熟悉的病房，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房间。

她明白，自己又死了。

她并不喜欢这种感觉。那就像是，你的意识突然陷入一片黑暗，等你再次醒来时就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身体，同时失去了部分记忆。绫波零知道，这种感觉就意味着死亡。

没人会喜欢死亡。

现在的自己，已经是第三个了吧？她不知道自己是因何而死，不过.....

“我还活着.....”她沙哑地低语着，喉咙火辣辣地疼。

她当然还活着。那个男人是绝不会轻易放手的。在他的剧本谢幕之前，自己永远都将是他的奴仆。死不足惜的、可替代的奴仆。

但零还是感到疑惑。那个男人明明不顾一切地救下了自己，他的双手曾被灼热的舱门严重烫伤，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次他会让自己死掉呢？为什么这一次，他没有来救自己呢？

零突然很想起身，她必须做点什么才能摆脱这种无意义的愁思。当她强撑着从床上坐起的时候，全身每个关节都在疼。在脚尖触地的那一瞬，她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地板好冷。

慢慢地，她扶着墙站稳了身体，一步一步地朝着门口挪去。她纤细苍白的手指，紧紧握住了门的把手，用尽全力才终于勉强扭动了它。

走廊的灯光直射进来，刺眼的白光让她不禁眯起了眼睛。尽管强光的刺激让她并不好受，她却并没有关上门，缩回到那个熟悉的环境里。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情感驱使着她，让她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

“嘿，一号！”

零转过头，看到与她年龄相仿的两个人正气喘吁吁地朝这里跑来。她认识这两人，他们是她的同学兼战友。跑在前面的那个红发少女名叫惣流·明日香·蓝格雷，是 EVA 二号机的驾驶员；而被惣流拖着、跑在后面的那个少年叫碇真嗣，是 EVA 初号机的驾驶员。

名为真嗣的少年躲开了自己的目光。他看上去很不自在，也许根本就不想来这里。其实零很想问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也许，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他才会疏远现在的这个自己。

“碇同学，惣流同学。”出于礼节，零向两人打了招呼。

听到自己声音的一瞬间，真嗣的身体明显抖了一下，她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自己说错了什么吗？现在，他的嘴张张合合，似乎是在低声说着什么一样，但自己却听不清楚。

明日香就站在一旁瞪视着他，但他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最终，还是明日香无奈地开了口。

“嘿，一号。美里让我们来看望一下你，你的状况怎么样？”

如果是葛城一尉的话，她应该直接去看医学报告，而不是派人来看望自己。但不管怎样，零还是微微点了点头，以示感谢。

“很累。”她直白地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请问我可以坐下吗？”

明日香没有说话，而是用一种复杂且无奈的表情看着她，于是，零默认自己得到了许可。她扶着墙，一步一步地朝着离自己最近的一排椅子走去。

那两人没有跟上来。零看得出来，明日香有点急躁，她的视线不断在自己和另一位同行者之间回转，显然期待着他能有所表示。但他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最后，忍无可忍的明日香用力地推了真嗣一把，把他推到了零的面前。

“呃……你……你感觉怎么样，绫波？”被逼到这一步，他终于开口了。

显然，这并不是明日香想让他问的。“别说这些没用的！她怎么样你自己看不出来么？”

“可是，你也知道，她已经不是之前……”

“不是什么？说实在的，我倒觉得一点差别也看不出来。”

两人尽力压低了声音，多半是不希望被零听到。不过零还是把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尽管，她并不明白这两人想表达什么。

“你并不像我那么了解她，所以才会觉得没什么差别。”

“随你的便！好，我明白了，如果你不肯开口，那就由我来！”

“明日香！”

他想要拦住明日香，但动作还是迟了一步。明日香已经站在了零的面前，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一号，你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什么？”

零认真地回忆起来。那时候，她赤身裸体地漂浮在一个充满了 LCL 溶液的舱室中，感受着自己的记忆正在被一点一点地传送至终端。但是，这是她绝不能说的机密。

“抱歉，我……”零有些不自然地躲开了红发少女的目光，“我无权告诉你们。”

明日香点了点头。“没关系。但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并没有掩饰的必要，零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是，第二适格者听到答案时的反应让零有点不知所措。

她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闭上了双眼。随后，她用力地拍了拍那个呆站在一旁的少年的肩膀，脸上流露出一丝惊喜的神色。

“这样说来，直到昨天下午之前发生的所有事，你全都记得？那你记不记得我和真嗣？”

零静静地点了点头。

“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做过的那些事？比方说，我们与使徒的那些战斗？我们还有美里一起去吃拉面那一次？或者，我们一起去登山那一次？真嗣把你从插入栓里救出来的那一次？还有真嗣消失在插入栓里那一次？这些事你还记得吗？”

明日香每说一句，零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幅画面。这一连串的问题，让她感到一阵眩晕。“嗯……是的。”

“那你告诉我，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

“感受……？”

零会迟疑，并不是因为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恰恰相反，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那是她除了寂寞之外，为数不多的能体会到的情感。那是种很温暖的感觉，让她知道自己并非是孤身一人存在于世的。

就像是打开了闸门一样，记忆与情感的洪流霎时涌入她的脑海。

几乎是下意识地，她伸出了自己的左手。尽管她的手在颤抖，但她的脸上却浮现出一缕温暖的微笑。“在这种时候，应该这样做，对吗？”

“嗯，”明日香同样回以微笑，她握住了蓝发少女伸出的手。“学得挺快的嘛，零。”

“明日香？”

“嗯？”

“……谢谢。”

在回家的路上，真嗣终于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

“这样可不够，”明日香连头都没有回，但真嗣能听得出来她也在笑。“你得说，‘真不愧是兼具美貌与聪慧于一身的、伟大的明日香大人……’”

“拜托啊！这样害臊的话还是等回家之后再说，可以吗？”

放在平时，明日香肯定不会轻易罢休。不过今天她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给了真嗣一个

狡黠的微笑。看得出来，她的心情也很好。

两人就这样走着，分享着彼此发自内心的喜悦。只是，有一件事仍然令真嗣很介意。

“明日香，你和她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就像.....就像是在和小孩子说话一样。”

“她不就是个小孩子么？”明日香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有什么问题？”

“说得也对，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你知道有个人在那里渴望着你的帮助，等待着你的指引，她能激起你所有的保护欲.....这种感觉，让我想起.....”

“是啊，我也一样，”明日香轻轻地叹了口气，悲伤的回忆再次涌上了心头。“我明白你说的那种感觉，真嗣。”

真嗣能看到，她的眼圈一下就红了。

她微微仰起头，闭上了眼睛。“那种为人父母的感觉.....”

就像‘往常’那样，绫波零回到了自己的公寓。这房间里的一切她都很熟悉，但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

当第一个她死去的时候，继承灵魂的第二个她年纪尚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灵魂与记忆都是从前一人身上继承而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不同的存在。

这次不一样。这一次，零清楚地知道，现在的自己已是一个全新的、独立的个体，尽管拥有着前一个自己的灵魂和几乎全部的记忆。正是这一点让她感到不安。

这些记忆，这些与他人的羁绊，理应属于她吗？碇同学，惣流同学，葛城一尉，赤木博士，还有碇司令.....大家渴望见到的，难道不是之前的那个自己吗？现在的自己与之前的自己，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她怎么有权利去享受一份理应属于别人的温暖？

绫波零是替代品。毕竟，她就是带着这个使命才被制造出来的。那个男人之所以会创造出名为绫波零的少女，就是希望她能成为神明的替代，助他实现夙愿。

零受够了被当作替代品的生活。就算对象是曾经的自己，零也绝不愿意再成为她的替代。

零想要为自己而活。一个全新的、自由的、不再背负枷锁的自己。但是心底有个声音在告诉她，这注定是她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生。

零感到很迷茫。

“我们也想和平地解决这件事，并不想给你更多的凌辱和痛苦。”

这些老人们可真是傲慢啊。赤木律子甚至不屑于反驳他们的虚伪。

“不，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屈辱。”

这是实话，相比起真正令她感到无比屈辱的那件事，眼前的这点小事根本连羞耻都算不上。尽管看上去仍然镇静，但其实律子早已出离愤怒。一切都是因为那件事。

自己明明付出了这么多，却还是被那个男人背叛了。

被送到这里接受审问的人是她，而不是绫波零。

其实，她早就预见到自己有一天会被再度背叛，她只是不愿相信而已。当源渡以轻描淡写的语气向她下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其实她一点都不惊讶。

这绝非她第一次感到失望，但这足以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终于意识到一个一直不愿承认的事实：在自己和他的宝贝绫波零之间，那个男人绝不会选择自己。

赤木律子一直都是个愚蠢的女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她沉沦在那个男人的虚情假意中无法自拔，不断自我欺骗又自我伤害。曾经，她把头发染成了金色，只是因为那个男人说这样更有女人的韵味。她以为这样就能得到那个男人的心，让他忘掉碓唯、忘掉绫波零、甚至忘掉自己的母亲，让他永远只爱她一人。

她咬紧了牙关。

赤木律子也许是个蠢货。不过，那些今后仍打算把她当作蠢货，继续愚弄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蠢货。

“赤木博士，我明白了。”

在他挂上电话的同时，明日香也慵懒地从地板上爬了起来。“是时候了么？”

真嗣轻叹一声，点了点头。“我现在就去整理一下，马上出发。另外，”他看向了明日香，“你不打算一起来吗？”

“你非要让我去的话，倒也不是不行，”明日香笑了一下，微微摇了摇头，“但我觉得，这件事我还是不要插手为好。”

“说得也对。”

在出门之前，真嗣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一样，表情中流露出一丝紧张。“你觉得美里小姐能及时赶到吗？当初我们向她解释计划的时候，她好像不大情愿的样子。”

“嘛，她肯定会来的，毕竟这件事关系到赤木博士呀！她们不是最好的朋友么？”

律子略显苦涩地笑了笑。想到自己即将要做的事，一阵负罪感涌上了她的心头。

她用力地摇了摇头，现在绝不是被这些情感绊住的时候。

把自己对真嗣父母的怨恨，发泄在那个原本就很可怜的男孩身上，这也许不太公平。可

是那又怎么样呢？律子才不会被无聊的慈悲心缚住手脚。那孩子就是个工具罢了，NERV 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看待他的。既然如此，自己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件‘工具’，来实现自己的复仇呢？

只要看到接下来的这些场景，他的精神一定会受到很大冲击，驾驶 EVA 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在已经失去了一台 EVA 的当下，这样的结果一定会带严重地损害到那个男人的计划。

真嗣很可能会就此一蹶不振，然后从绫波零的身边彻底逃走.....嘛，无所谓啦，其实律子倒很想看看那个木偶人伤心欲绝的表情。毕竟，在她无条件地享受着司令的关爱的时候，律子也曾这样伤心欲绝。

“你说这就是傀儡插入栓的核心？”

律子几乎就要笑出声来。葛城一尉的问题总是来得这么及时、这么恰当。现在，由于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技术，谁都看不到周围的培养槽中到底有什么。不过，这幅景象马上就要改变了。

律子插在口袋中的手摸到了遥控装置，她的脸上划过一丝阴森的笑。

“下面，我会向你们展示真相。”

培养槽内部的灯光亮起。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漂浮在 LCL 溶液中的少女们。就像是被唤醒了一样，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此起彼伏，在空荡的地下空间回响。

“零？”

发出这声惊叹的人并不是真嗣，有那么一瞬间律子甚至怀疑自己的计划是不是失败了。她小心翼翼地微微侧头，看到了那个黑发少年惊恐地颤抖着的身影。这幅身影让赤木律子满意极了。

“EVA 的傀儡插入栓，竟然是.....”不只是真嗣，就连美里也同样陷入了极度的震恐。她的声音都在发抖。

（真是两个好演员呀（笑）——beiming）

“没错，这些克隆体，就是傀儡插入栓的核心。”律子极力控制着放声大笑的冲动，强作冷静地解释着，“而这个房间，就是生产她们的工厂。”

“你是说.....？”

“这些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她们不过是绫波零的备件罢了。人类发现了神，试图把神据为己有，结果招致天罚，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在那之后，神就消失了，但人类却试图利用自己的力量再度创造一个神。借助亚当的肉体，我们真的创造出了自己的神，那就是 EVA。

“EVA 原本是没有灵魂的，但我们却将原本属于人类的灵魂灌注其中。这同样也是这些克隆体的宿命，和 EVA 一样，现在的她们也没有灵魂，只是空空的躯壳。

“只有真正拥有灵魂的那具躯壳，被赋予了‘绫波零’这一名字。只有那孩子真正地获得了灵魂。而你们看到的这些，不过是一团团看上去像是人的细胞堆积物，一群没有生命的

傀儡。正因如此，我才要.....”

“美里小姐！”

突如其来的吼声让律子耸然一惊，她的思维陷入了短暂的停滞。这就足够了。在这零点几秒的时间里，美里已经飞身扑上，抓住了她手中的遥控装置。

“不要！！！！”出于本能，她紧紧地握住了遥控装置。

“给我松手，”美里冷冷地命令道，手上又加了几分力气。而她的另一只手已经掏出了枪。

律子并不惧怕死亡。在制定好这个计划的时候，她就已经预见了自己的结局。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她都必须把计划完成，这是她唯一的愿望。所以，尽管已经感觉到枪口顶在自己背上，律子仍然没有退缩分毫。

她近乎疯狂地抗拒着，抓住了美里的手腕。这意料之外的反抗也让美里惊了一下，她的脚下一滑，两人就这样扭打着摔倒在地。而也正是因为这一摔，她们一直在争夺的那个小玩意就此脱手飞出。

在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流动一样。赤木律子和葛城美里的争执停止了，两人都目瞪口呆地死死盯着那个小小的东西划出的抛物线，大脑陷入了一片空白。

小小的遥控装置在地面上滑行了很远，最终停在了一个人的身前。在看清那个人的容貌的一瞬，律子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绫波零慢慢地俯下身，捡起了遥控装置。

美里终于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

“干得漂亮，零。”她用一只手把赤木律子压制在地，向零伸出了另一只手，“现在，把这东西交给我，好吗？”

但零仍是站在原地，一动未动。

“把那东西给我，绫波零！”律子仍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作为绫波零的直属上司之一，零应该会听她的话。

但同样，她也只是收到了一个冷冷的目光。

“抱歉，这一次我不会听你们的。”零静静地说。

她没有再理会倒在地上的两人，也没有理会呆站在一旁的黑发少年，而是朝着培养槽走了过去。她纤细苍白的手指轻轻拂过培养槽的玻璃外壁，玻璃之后的那些少女与她是何等相像，就像是她在面扭曲的镜子中的倒影。

“这件事应当由我来做。”

“零！难道你想杀.....”

没有一丝犹豫，零按下了红色的按钮。

“你误会了，葛城一尉。这些孩子并不算是人类，她们没有灵魂。正如赤木博士所说，她们被制造出来的唯一使命就是充当灵魂的容器，就像曾经的我一样……”

她背对大家站着，没人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顿了顿，零继续说了下去。

“没有灵魂，她们无法理解自己的情感。我知道，她们可以感受到 LCL 溶液的温暖，可以触摸到四周的玻璃外壁；她们甚至能看到我们，看到自己周遭的世界……但这对她们来说毫无意义。头脑中没有任何思维活动，她们就只是这样毫无意义、不痛不痒地存在着，感受不到痛苦，也感受不到希望……”

培养槽中的肉体在不断销解着，橙色的 LCL 溶液开始变得浑浊。零悄悄闭上了眼睛，用谁都听不到的声音轻轻地叹息。

“绫波……”真嗣喃喃着，“你都做了什么啊……”

“还这些孩子……以解脱……”

没有人注意到，那一滴悄然滑落的眼泪。

律子和零几乎第一时间就受到了司令室的传讯。尽管她自己还有真嗣同样与此事脱不了干系，但显然目前碇司令最想见的只有那两个直接嫌疑人。这样也好，美里至少有时间把失魂落魄的真嗣送回家。

其实她自己的状态也比真嗣好不了多少。对她来说，就算早已知道了真相，但亲眼见到那些克隆体仍是不小的震撼。另外，她也没有料到律子竟然真的会走到这一步，更没料到零竟会亲手毁灭自己的分身。直到现在，那血肉四散的惨象仍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只希望自己不要因此做噩梦。

而真嗣，他居然目睹了这样的过程两次……

“抱歉啊，真嗣。我应该阻止零的……要是我能反应再快一点的话……”

“不，不，没关系的，美里小姐。”真嗣疲惫地微笑着，“这是她自己的决定。”

“你还好么？”

“当然算不上好……我承认我不太理解绫波的想法。但我想，正因如此我才无权干涉她的选择。看到她能贯彻自己的意志，给她们——当然也是给自己——以解脱，我也发自真心地替她高兴。其实就算她不来，我也会替她完成这件事……”

“真嗣君，只管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就好了。”

“我明白。可是我眼中正确的事情，在别人眼中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每个人的眼中，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真相。”真嗣靠在座椅上，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美里小姐，我总是在害怕，万一我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该怎么办……”

此后他就不再说话了。看着这样的他，美里感到一阵心疼。

源渡这一次是真的恼羞成怒，傀儡插入栓被毁对他来说绝不是什么小的变故。在计划已经接近成功的当下，自己却遭受了这种程度的背叛。这很可能会让他曾经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并没有期望赤木律子会回答这个问题。她那不屑的笑容已经把意思表达得够清楚了。

她之所以会做这一切，就是为了报复他。源渡不得不承认，她成功了。他当然也曾料到自己会被她怨恨，会被她背叛，但他却从未料到报复会以这种方式降临。

不过，源渡的计划也并非彻底失败，他仍有翻盘的机会。也许，他真的已经不再需要那些克隆体了。

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他心中的恨意。源渡是个耐心的人，他有充足的时间把赤木律子投入监牢，让她为自己毁掉傀儡插入栓的罪行付出代价，在黑暗与绝望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蓝发的少女突然开口了。

“赤木博士只是负责把我带过去而已，是我要求她这样做的。真正毁掉克隆体的人是我。”

零的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度的震惊，包括碓源渡。气血上涌的感觉甚至让他陷入了短暂的晕眩。

“零，为什么？”

“她们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零号机已经被毁，初号机也不再接受我，我再也没有走上战场的机会了。正因如此，我不认为自己的这副身体还会需要备件。”

就算是在说谎，她给出的这个理由也确实很有说服力。

“这件事……”源渡极力让自己保持着镇静，“轮不到你来做决定。”

但是零并没有要道歉的意思。

“赤木博士，”他转头看向了律子，“我不会再任命你为E计划的负责人了。不过，我暂时还不打算冻结你的通行权限，想来以你的能力，这样的惩罚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但是，我希望你记住，我不会再容忍你的任何小动作。”

其实他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下一次，不会再有别人替你顶罪了。

“就这样吧，你被革职了。”

就连源渡自己也不敢相信，他竟然如此轻易地放过了这个胆敢背叛自己的女人，零的话打乱了他的一切思绪。他的脸上划过一丝隐蔽的苦笑。

律子同样不敢相信，自己受到的惩罚竟是如此轻微。更令她惊讶的是，救下自己的人竟然是那个木偶一样的绫波零。

她无言地点了点头，退出了司令室。

源渡的目光锁定在那个孤零零站在一旁的蓝发少女身上。她究竟为什么要毁掉傀儡插入栓？现在自己又该如何处置她？他终于发现，自己竟然罕见地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

“第一适格者，你也可以离开了。”终于，也许是为了缓和僵局，冬月打破了沉默。

她点了点头，转身快步朝着出口走去。

“零，你让我很失望。”

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没有做出回答的必要。零甚至没有回头，她的步伐没有丝毫的停顿。

大门重重地关上，冬月意味深长地笑了。“真是个聪明的孩子。就像是算准你绝不会惩罚她一样。”

“她的运气很好。我差点就决定把她关到禁闭室了。”

“但你最后却没有这样做，这才令我惊讶。如果是其他人做出了这种事，恐怕关禁闭已经是最轻的惩罚了。我本以为，你会像父母管教不听话的孩子一样……”

“我仍然需要她，这就是我和那些父母们的不同之处。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叛逆到那种程度。如果把她关起来，反而会让她的怨恨更甚。至少，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绝不能冒这种危险。”

尽管没有回头，源渡仍能知道冬月看向自己目光中充满了鄙夷。

源渡总是在利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于这一点，冬月一直不能认同。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源渡的手腕确实行之有效。

离开司令室之后，律子的脑海里仍然一片混乱。

自己本应被关入禁闭室，甚至被处以叛国罪，可现在自己居然……自由了？

她长舒了一口气，感到无比的轻松。今后，她再也不需要被卷入新的秘密，再也不需要承受那些沉重的压力，以及……再也不需要为那恼人的爱情所困。

她靠在墙边，久久地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在司令室的门再度打开的一瞬间，她几乎被吓了一跳。

“零！”条件反射般地，她低声惊呼起来。

原本步履匆匆的蓝发的少女转过身来，疑惑地眨了眨眼，等着律子说出后面的话。

那句‘谢谢’在她脑海里萦绕了很久，但她终究没有这样说。

“零，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你仍有自己的使命，”零的声音很平静。她真诚地直视着赤木律子，“你是不可替代的，赤木博士。你不应该就这样浪费自己的生命。”

律子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竟然会从那个人偶一样的绫波零口中听到这句话。她淡淡地笑了，笑容里满是自嘲与无奈。“没想到你居然也能做出这种事。”

“你是指说谎？”

律子轻轻摇头。“我指的是帮助别人。尤其是，帮助像我这样的人。你甚至不惜与司令决裂……”

“我的意志和行为，都应当由我自己决定。”

留下了这句话，零转身离开，把律子一个人留在那里。

律子无言地目送着蓝发少女那瘦弱却坚定的背影，脸上满是苦笑。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规划人生了呢？

的确，在她与绫波零之间，那个男人选择了绫波零。可这并不意味着绫波零也会选择他。

“我的天啊……” Daisuke Tanaka 惊恐地低呼着，他感到自己的额头正在渗出汗珠。

(原创人物且戏份较少，其名不译(笑)——beiming)

“放轻松一点嘛，”梳着马尾辫的男子随性地翘起了二郎腿。“搞得别人以为你急着上厕所似的。”

“你让我放松？？” Daisuke 欲哭无泪地喊了出来，全身颤抖不已。“这下我死定了！他们迟早会发现的。这么大的事情，不可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别慌，Daisuke。你自己也明白的吧，那些家伙从来都是各自为政，就连彼此之间都搞不清楚对方的心思。车队不知道自己正在运什么，工厂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正在组装什么。倒不如说，来了几千吨的加工订单，他们可是高兴得很呢。所以，你就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放心！对你来说也许无所谓，但我可是要丢命的！”

“别这样说嘛。你想想，现在我们终于扯平了。”

“扯平？扯平？！” Daisuke 几乎就要扑上去抓住对方的领口，“才没有扯平！加持良治，现在是你欠我了！你欠我一个大人情！”

“好，好，就算是我欠你的，”男人爽朗地笑了。“毕竟，我们总得加快步伐嘛，否则一切就都晚了。你应该也不想死吧？”

“这可一点都不好笑啊……” Daisuke 不悦地咕哝起来。

“相信我，死亡倒也没那么可怕。”

看着 Daisuke 疑惑的眼神，加持的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微笑。“等你亲身经历过一次就知道了。”

作者的话：呼，又写完一章。

我加了许多丽和使徒对话的情节，希望这些情节没有偏离主线太远。

在要不要把二代丽写死这件事上，我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把她写死）。希望各位丽党节哀……我觉得，二代丽的牺牲是人性的高光，我一直为此而感动。最后，我也并没有让丽这个角色彻底下线，而是让她在一个全新的身体中、按照全新的自我意志活下去，而且她也保留了几乎全部的记忆。希望各位丽党能满足我的这种处理。

但我希望各位明白，我绝无意把剧情朝着真丽 CP 的方向发展，尽管我确实描写了很多与真丽有关的情节。

就我个人来说，我从不怀疑真丽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爱情——恰恰相反，我倒觉得，那些否认真丽爱情的人才是真的离谱。但我也相信，丽缺乏的是爱，而不是爱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不会给她配 CP。

第十章 轮回

“醒醒！真嗣，醒醒！”

真是粗暴的唤醒方式啊。如果可以的话，他更希望在起床时能得到一个香吻。

“快点醒醒！！！”

“明日香……”真嗣感到自己的眼皮沉重之极。“发生了什么？应该还很早才对……”

“快告诉我！告诉我你全部都记得！”

真嗣这才发现，明日香的声音里竟然带着哭腔。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真嗣，快点告诉我那不是个梦！！”

“别慌，明日香，”他紧握着明日香的手，发现她的掌心中汗津津的。“你在说什么？”

明日香没有回答，而是扑进了他的怀里，低声抽泣着。

真嗣这才看清了四周的景象。

门缝里透出点点微光，但他却清楚地记得，卧室的门不应该在这个方向才对。

“明日香，发生了什……”

他的手轻抚着明日香的头，希望以此来安抚恐惧的妻子。但就在这一瞬间，他同样惊恐地屏住了呼吸。

她的头发是长发。

火红色的长发，散乱地披在明日香的肩上。

不，远不止如此。真嗣瞪大了眼睛，更多的细节开始涌入他的视线。

明日香的声音变了，听上去不再像是成熟女性，而是像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她的身材看上去也比以前更瘦弱了。常年的耕作让她的手臂变得结实了许多，但现在真嗣看到的只是两条纤细的手臂。

明日香她，变回了那个十四岁的少女。

真嗣的脑海陷入一片混乱。他试着去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数十种想法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却没有一个能让他信服。

他从床上一跃而下，在双脚触地的一瞬间，那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触感让他慌张更甚。

一间狭小但整洁的卧室。在墙角处，真嗣看到了他的大提琴。书桌上有一团模糊的小小黑影，熟悉的外形让真嗣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他的 SDAT。

这里是葛城美里的公寓，属于真嗣的房间。

在他的记忆中，这里早就已经毁于第三次冲击，可现在眼前的房间却看上去井井有条、一尘不染。

不只是周遭的世界，真嗣自己的身体同样发生了变化。自己的身高，自己的体重，自己脸上消失的胡茬……一切都与他记忆中的自己不相符。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居然会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习惯。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嗣？”惊恐的红发少女蜷缩在床头，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但却明显在发抖。

“亚纪……我们的女儿，在哪里？”

这一定是个噩梦。

这是真嗣能想到的唯一的解释。过去几年的点点滴滴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真实。那段经历绝不会是凭空幻想出来的。

但问题是，眼前的一切同样无比真实，没有丝毫值得怀疑的地方。

“怎么可能啊……”

毫无疑问，他们回到了美里的公寓，这个早就应该在第三次冲击中毁于一旦的地方。透过窗帘的缝隙，真嗣看到了第三新东京市的万家灯火。

他转过了头，看向呆坐在厨房里的明日香。她蜷缩在餐桌的一角，目光呆滞地望向前方，脸上的两道泪痕早已干涸。

她一直在低声重复着一句话。

“亚纪在哪里……？”

是啊，亚纪在哪里？使徒也好，神明也好，如果他们真的是被某种未知的力量送回了过去，那亚纪为什么没有一起回来？如果一觉醒来看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她该有多害怕啊……

万一她饿了怎么办？万一她陷入危险怎么办？那孩子还小，没人照顾的话，她可能会……真嗣痛苦地抱住了头，不愿再想下去了。

“也许是使徒？也许又是什么精神污染之类的……”

“不可能，”明日香打断了他，无神的眼瞳甚至没有朝他这里看一眼。“这和那种感觉不一样。”

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会不会是 NERV 的某种神秘科技干扰了他们的精神？会不会是驾驶 EVA 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了创伤？

“如果我们真的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真嗣紧张地小声说着，“我们的身体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怎么知道？！”突然，明日香爆发了，“你一直在问个不停，难道觉得我比你知道得更多？”

“嚯，真是有精神呢，这么早就开始吵架了？”

美里揉着惺忪的睡眠从两人身边走过，一边调侃着一边打开了冰箱。

葛城美里，活生生的葛城美里，刚刚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

“美……美里小姐……”真嗣瞪大了双眼。

“嗯？”美里自顾自地翻找着啤酒，根本没有回头瞧他一眼。她的头发乱得像鸡窝，身上的睡衣皱皱巴巴，看上去邋遢至极。

但这正是真嗣心中的美里该有的样子。他毫不犹豫地冲过去，紧紧抱住了她，就像是害

怕她会再度消失一样。这样突如其来的拥抱甚至让一向大大咧咧的美里也吓了一跳。

“嘿，真嗣，今天你这是怎么了？”愣了几秒钟后，美里终于开口了。

就像是突然恢复了理智，他那紧紧环绕着美里的手臂突然失去了力量。意识到自己刚刚的行为有些出格，真嗣慢慢地向后退去，脸上满是尴尬。

“对不起，美里小姐……”他嗫嚅着，“我只是有点……”

“你……没事吧？”

他轻轻点了点头。

“那就好，”美里笑着伸出手来，在他的头上摸了一把。“以往真嗣君跟异性有身体接触的时候，脸总是腾地一下就红了。今天可真是稀奇呢，你变得爷们儿多了嘛。”

听到这句话，他的身体不自然地颤抖了一下。美里显然不知道他所经历的往事，可是他到底该怎样开口，把一切都讲给她听？

不，就当下的情况而言，也许暂时的隐瞒与逃避才是最好的选择。他快速地与明日香交换了一下眼神，她的眼中也有此意。

“你们今天看上去不太对劲喔。”美里把玩着啤酒罐，皱起了眉头。“这时候你们不是应该准备上学了吗？我看你们连早餐都还没吃吧？”

上学？这可真是个熟悉又陌生的词，不过……

现在绝不是去学校的时候。他们需要时间来彻底理清思绪，这是眼下的第一要务。

“美里小姐，明日香她……有点不舒服。我们可不可以请假在家待一天？”

“‘我们’？”美里眯着眼睛，言辞之间摆出了少许监护人的语气。

“呃……我是觉得，我也应该留下来照顾明日香，万一她需要拿什么东西之类的……毕竟美里小姐你要去 NERV……”

“这么说，”那份监护人的威严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略显狡黠的笑容，“你们两个想一起翘课？然后在家里待一整天？你们可要把握好尺度，要是怀孕了就没法驾驶 EVA 了哦……”

美里突然不再说了，笑容凝固在她的脸上。她预想中的反应并没有出现，真嗣和明日香脸上的那份凝重让她感到一丝不安。

当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勾起了两人的悲伤心事。不过，一个比这还要可怕的念头出现在她的脑海中，这个念头足以让她呆若木鸡。

“明日香，你不会……真的怀过孕吧……？”

明日香握紧拳头，但手还是控制不住地颤抖着。由于她低头的缘故，美里并不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但她嘴角的肌肉似乎在抽动。

“没有。”最后，明日香这样回答。

“那就好哈……”美里紧张地笑了笑，不管这个回答是真是假，她都不敢再继续问下去了。两个孩子今天的表现很不正常。

“也许你们这几天压力有点大，嘛，毕竟你们还是孩子嘛.....好吧，反正你们的成绩都还不错，想请一天假的话也不是不行.....”

在美里离开之后，两人再一次陷入了沉默。明日香依旧双目无神地坐在餐桌边，而真嗣则抱膝蜷缩在沙发的一角。除了偶尔的眼神交流，谁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但是沉默无法解决问题。两个人早就明白这一点。

再一次，真嗣发觉自己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劝自己逃避。很多时候，这种懦弱消极的策略往往行之有效——只要不怕伤害到其他人的话。

但真嗣绝不愿意再伤害其他人，尤其是明日香。自己要保护好她，永远陪伴在她身边，永不分离，这是在‘结婚典礼’上他亲口许下的誓言。

在一片寂静之中，绝望的情绪正在发酵。在它的力量变得过于强大之前，真嗣必须站出来阻止。

“明日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

没有回答，她甚至连眼睛都没有动。

“明日.....”

“我怎么知道？”

尽管没有表现出来，但真嗣还是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即使是在经历了第三次冲击那样的浩劫之后，明日香也很少陷入这种极度消沉、几乎失魂落魄的状态。他还记得，就在第三次冲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明日香还曾笑着调侃他‘这么有胃口啊’。即使是伪装，她也总是能装出一幅乐观、坚强的表象。

但现在.....

现在的她，看上去就像回到了与第 15 使徒一战之后的样子。空洞的眼神，沙哑的声音，无不让人感受到生命力正从她体内流失。她认输了。

她怎么可以就这样认输？在找到亚纪之前？

“也许我们可以问问赤木博士。也许她可以帮我们找出回到.....回到那里的方法。”

明日香无所谓地‘切’了一声。“你还不明白么，时空穿梭是不可能的事。再说赤木博士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一定是可能的！”真嗣立马反驳，“我们的存在就是明证，不是么？”

“那你觉得 NERV 的人能帮你？”她冷笑了两声，“他们只会把我们当成疯子罢了。你怎么能指望那些科学家去相信一些明显不可能的事情？你有办法当着他们的面表演一次么？”

“那也总不能就这样干坐着吧？我是说，迟早有一天我们得说出真相.....”

“这种故事讲出来，你会信么？”

“可我们至少得做点.....”

“所——以——呢？”明日香突然抬起头来，死死地盯住了他。从她的眼神中，真嗣看到了绝望的怒火。

“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事？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狗屎一样的世界，我受够了！不管我怎么努力，最后还是一无所有，这个世界一次又一次地夺走我身边的一切！”

自己的猜测成真了。真嗣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你是要放弃了吗？万一她真的和我们一起回来了呢？我们不应该回家一趟吗，不应该出去找找她吗？万一她.....”

“她没回来，”明日香咬住了嘴唇，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再一次，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我.....感觉不到她。她不在这里。”

“明日香.....”

他站起身走向了厨房，从背后轻轻将悲伤的妻子拥入怀中。

明日香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随着不时的抽泣，她的全身都在颤抖。

“我好不甘心啊，真嗣.....我明白自己不该放弃，不该就这样接受现实，但我真的做不到！不管我怎么想，我都看不到任何出路.....”

真嗣什么都没有说，他所能给予的只有一个拥抱。他希望这能带给她一点温暖，哪怕一点点也好。

“美里小姐怎么样？至少我们可以告诉她。”等到明日香稍稍冷静下来，真嗣便开口了。

她摇了摇头。“现在还不行。如果她知道我们将会在今后的战斗中经历那许多磨难，以她的性格，她绝不会坐视不管的。这种干预带来的后果究竟是好是坏，谁都不能预知。我们不该冒这样的险。”

大半天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尽管已经耽误了早饭和午饭，但两人谁都没有感到一点食欲。

明日香很讨厌这种感觉。纷乱的思绪就像是黑洞一样吞噬着她的心，一次又一次地将她引向那个令人绝望的结论：亚纪已经不在在了。

她的脑海里一直回响着一个声音，告诉她这不过是个噩梦而已。但明日香本人的意识却清清楚楚地知道，这并不是梦，就算她现在立刻躺下睡觉，也绝不可能在下次睁开眼的时候回到那个世界。

从她在夜里惊醒却发现真嗣不在身旁的时候，从她意识到自己身处何地的时候，她就已经回不去了。

亚纪已经不在。又一次，她曾经发誓要守护的人，从自己身边被夺走了。那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心被剝掉了一块，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绝望与空虚。

她又一次想起了 EVA 的诅咒。也许那个诅咒真的存在，自己注定要背负这悲惨的人生。

门铃突然响起。两人都是一惊。

“会是谁啊.....？”真嗣小声地嘀咕着，朝着门口走去。

“管他是谁呢。”

门打开时发出了吱呀的一声，紧接着，明日香听到了真嗣略带惊讶的声音。“是您.....！”

“你们好啊。葛城特地交待我，让我有空的时候来照看一下你们。”

这个声音是.....？

“加.....加持先生？你也回来了吗.....”

“嗯？什么叫我也回来了？”

加持的脸上露出一丝疑惑，而站在他身旁的真嗣则不断地用眼神暗示她说话要小心。

“不，没什么.....加持先生，”百感交集的明日香，最后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好久不见。”

她又想起了自己那些傻傻的往事。不得不说，即使是现在，加持先生看上去也很帅。

加持没待多久就离开了，理由是他还有很多工作要赶。

不过，在真嗣送他到门口的时候，他却突然停下了脚步。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们的状态确实和以前不太一样。”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出现在加持的脸上，“明日香她今天甚至没有再对我纠缠不休。”

“是呀，她今天没什么精神.....”

“不只是她哦。你也和往常大不一样了，真嗣。”

“嗯？”

难道已经被他发现了？毕竟他可是专业的特工.....尽管明日香说过不该向其他人求助，可如果别人是自己发现了这个秘密，那是不是可以.....

“如果严重的话，就去医院看看吧。你们可是宝贵的 EVA 驾驶员喔。”

“啊哈，好的.....”真嗣轻轻舒了口气，“只是有点累，很快就会好的。”

“你们好像聊了不少东西。”在真嗣回到公寓后，明日香这样说道。看来，加持的拜访也多少给她的状态带来了些积极的影响。

“嗯。加持先生已经注意到我们和以往的自己不大一样了。”

“以往的自己？”明日香低声喃喃着。

也许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来转移一下注意力。毕竟，迟早他们都得走出这种状态，去面对那残酷但却无法改变的现实。所以，真嗣走进了厨房，拿出了几样食材。

“她会很讨厌我的。”

“嗯？”

真嗣为明日香端上了一碗热腾腾的味噌汤，但她还是打不起什么精神。

“我是说以往的我自己啊。她肯定不能接受我现在的样子吧。和你结为夫妻，有了自己的孩子，找到了人生的幸福……曾经的最不相信的就是这种事。那时候我唯一的目标就是成为第一名。学习成绩也好，驾驶 EVA 也好，不管在什么方面，我都必须成为最棒的。想要实现这一点，家人只会成为我的阻碍……我才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照顾别人这种没意义的小事上。”

“不必自责，人总是会变的嘛。”

“我觉得我背叛了她，否定了她曾经赖以生存的一切。我把她远远地抛在后面，享受起了自己的新生活。”明日香疲倦地笑了一下，“再也回不去了。我再也不能变成她了。”

“这很正常，明日香，这就是成长。信仰的破碎并不总是坏事，毕竟你也因此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又开始了。你就不能顺着我的心意说两句？”明日香略显不耐烦地打断了他，言语之间显露出标志性的尖酸。真嗣笑了起来，这意味着她的状态恢复了不少。

“她绝不会讨厌你的。”真嗣从被打断的地方继续说了下去。“如果曾经的你会鄙夷现在的你，你又怎么可能会允许自己变成这样？我不相信曾经的我会讨厌现在的我。也许看到我现在的样子，他确实会有点吃惊，但我相信他一定会祝福我的。过去的我不会厌恶现在的我，正如现在的我也从来没有厌恶过他。他只是比较胆小，容易自我猜疑，时常陷入自我鄙视的怪圈……但我明白他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我理解他痛苦的根源，正因如此，我决不会讨厌他。

“所以，明日香，你应该试着与自己和解。曾经的你绝不像你描述的那么糟糕，我可以保证。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我们’必须变回‘他们’，明白吗，明日香？”

明日香没有回答。她避开了真嗣的目光，小口小口地喝着汤。

对真嗣来说，以他现在的心境，想扮演好以前的自己并不算难，毕竟他原本就是个忧郁的人。不过，如果是明日香的话……真嗣衷心地为她祈祷着。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满了整个房间。明日香早早就被这明亮的阳光唤醒了，但却一

直没有起床。

她甚至没有睁开眼睛，还伸手堵住了耳朵。她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这样静静地躺一会，但背后那个家伙轻轻的鼾声总是让她不能如愿。

她仍然没有放弃那微薄的幻想，试图让自己相信眼前的一切不过是个噩梦——尽管，她早就已经知道那不可能。从她紧闭的眼角，一滴泪水悄悄地滑落。

真吵啊。

走出公寓时，这就是真嗣唯一的想法。在他的眼前，第三新东京市没有任何经受过灾难的迹象。数不清的汽车在宽敞笔直的马路上通行着，十字路口的斑马线前则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上班族。处处都充斥着引擎声，车喇叭声，还有鼎沸的人声.....

这种感觉可真是奇怪，明明如此熟悉却又如此遥远。久违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可他却仍觉得自己像是一座孤岛。

他偷偷地用余光瞟向身边的红发少女。就在两天以前，她还曾是他的妻子、是他女儿的妈妈。不止一次地，他想要问问明日香是否准备好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但最后他还是没有开口。这种问题毫无意义，无论他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不可知的命运都将滚滚而至。

当明日香突然抓住了他的手的时候，他正沉浸在纷乱的思绪中无法自拔。他有点惊讶地看向明日香，但明日香却什么都没说，她的眼睛仍然直直地望着前方的路。两人的手指交叠着，这让真嗣感到很安心。

虽然现在还不能让熟悉的人注意到他们的关系，但只是这样走一段路的话应该不会有什问题。

在距离学校还有一个街区的时候，真嗣松开了明日香的手。作为回应，明日香则快走了几步以拉开两人间的距离。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同学们的视线，从此刻开始，明日香必须变得讨厌他。

在走进教室的一瞬间，一张张记忆中的面孔开始出现在他的眼前。压抑许久的怀念与伤感如潮水般涌来，甚至让他感到一阵晕眩。

他花了好大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冲上去和那两个熟悉的身影抱在一起。不过，在他整理好自己的书桌，迫不及待地加入冬二和剑介的闲聊之前，另一个人已经来到了他面前。

“碇同学，昨天你为什么没来？”班长洞木光义正言辞地批判着他的翘课行为。

“呃，我不是说过了嘛，明日香生病了所以.....”

肩头突然传来了重重的一拍，真嗣差点一个趔趄。

“说的就是这个！”冬二标志性的嗓门响起，“真嗣，别以为我没看出来，你只是想和惣流过一天二人世界对不对？说实话吧，她怎么样？”

“哈？什么怎么样？”

看着挤眉弄眼的冬二，真嗣预感到一阵不妙。

“当然是身材啊！”冬二凑上来，小声地在他耳边说，“胸总该摸过了吧.....”

“铃原！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怒气汹汹的洞木光直接上手，扭住了冬二的一只耳朵。

“疼啊班长，一句话而已至于吗！”

“赶紧去给花浇水，今天轮到你了！”

“怎么又是我？啊疼！”

尽管老大的不情愿，但自己脆弱的耳朵正在遭受蹂躏，这迫使冬二不得不向班长低了头。洞木光就这样把这个大个子男生牵走了，就像是牵着一只驯服的小羊。

“这家伙，永远不长记性。”相田剑介把双手背在脑袋后面，眯起了眼睛。“话说回来，真嗣，你们昨天到底去哪了？”

“我不是说过了.....”

“肯定是 NERV 的任务，对不对？”剑介也悄悄地凑了上来，“是不是又有什么炫酷的秘密武器要来了？比方说，新的 EVA？”

真嗣在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每当剑介进入这种状态，他都会觉得头痛不已。不管自己作何解释，剑介永远都不会听，有时候他甚至都不给自己说话的机会。真嗣快速地扫视着周围，赶紧找个理由脱身。他这才注意到明日香正在远远地望向自己，似乎有什么话要说。

“呃.....剑介，我突然想起有些事情要和明日香商量，先走一步啦.....”他紧张地赔个笑容，没等对方回答就快步走开了。

“看起来你也出师不利啊。”

“嗯.....我倒是早就料到这种事了，但还是.....”真嗣轻轻摇了摇头，“他们就那样站在我面前，和我记忆中的样子一模一样，我实在是做不到.....”

“嘿！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说什么呢！”尽管隔着老远，但冬二的大嗓门还是传到了这里。

“在说你就是个热血上头的笨蛋！”明日香气冲冲地喊了回去。

“哈，你进入状态还真快呢.....”真嗣的话没有说完，他注意到明日香突然盯住了一个方向。出于疑惑，真嗣也顺着她的目光望去。

在目光的尽头，她就在那里，那个谜一样的少女。有那么一瞬间，真嗣竟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她的存在：他母亲的克隆体？第二使徒莉莉丝？人类的救世主？还是毁灭者？很多的可能性在真嗣脑中闪过，但其中唯独没有‘绫波零’。

零静静地从他们身旁走过，仍是像往常一样面无表情。不只是他们，零没有理会任何人，她径直地走向了自己的座位。

她的身上总是笼罩着神秘的光环，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诡异。不过，在真嗣的内心深处，

他仍然愿意相信这些都不过表象，他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绫波零身为‘正常人’的那一面。

真嗣突然觉得，计划的难度增加了很多。

明日香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呆呆的盯着面前已经打开的易拉罐。今天气温很高，而真嗣又得留下值日，她只好独自一人走完了长长的放学路，心中的烦闷让愈发她口干舌燥。

不过现在，清凉的柠檬汁就摆在她的面前，但她却一点也不想动。

已经过去几天了，她却还是没能适应新的生活。明明心中无比沮丧却要装出一幅‘我很好’的样子，这种伪装让她心力憔悴。

曾经，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悲伤，她把傲慢和强硬当作屏障来迫使其他人与自己保持距离，确保不会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心。但她知道这种傲慢和强硬最终只会把自己推进深渊——那段往事现在还历历在目。

但这也还不是她最大的困扰。真正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是那个小女孩的影子。不管她身处何地，不管她在做什么，她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起自己的女儿。想到自己再也看不到亚纪的笑容，再也听不到她的声音，明日香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悲凉。

她看了一眼时钟。下午四点半。再过两个小时，自己就该提醒亚纪去刷牙准备睡觉了，那个不听话的小丫头从来都是拒不配合，光是哄她入睡就得再花额外的一个小时。

“还在伤心呀。”

美里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眼圈又红了。

“再不喝的话就温了哦。”美里打开冰箱，取出了一罐啤酒。在自己进门的时候，明日香居然没有注意到。不过，考虑到她的状态，这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

“你的状况看上去有点严重哦。真的不用去看医生吗？”

“不用！”她笑了笑，笑容里满是憔悴。“只是有点.....”

“不会是中暑了吧？你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毕竟马上你们就要驾驶 EVA 了。”

“EVA？”

“看上去也没有很惊喜嘛，”美里小声地咕哝着，“下班路上我还在想，这个消息肯定能让你感觉好一点.....好吧，总之，今天要做一次同步率测试。虽然经历了那种事情，到现在模拟插入栓也还没有修好，但训练是不能停的。今天的测试，将在你们自己的 EVA 中进行。”

‘那种事情？’明日香仔细地回忆起来，一个恐怖的念头突然闪过她的脑海。在来到这个世界后，这是她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处境。

模拟插入栓损坏了，这就意味着第 11 使徒才刚刚袭来，那么，下一个敌人将会是那个家伙。那个把真嗣吞噬的家伙.....

“怎么皱眉头呀？不会是在担心真嗣君超过你吧？最近他的进步可是很快哦。”美里狡黠地笑了。

(TV 版中，此时真嗣的同步率还没有超过明日香。——beiming)

“嗯，倒也不是.....我是说，当然不是！这种无聊的测试，本小姐怎么可能输给他？”
真幼稚.....

“真没想到啊，我们又穿上这身衣服了。”真嗣不自然地笑了笑，低头扫视着自己身上那件灰蓝相间的战斗服。

明日香靠在电梯的墙壁上，什么都没有说。这倒并不是因为她自动忽略了他，恰恰相反，明日香完全理解真嗣的想法，因为她自己也有着相同的感受。

“明日香？”

“抱歉了真嗣，我现在没心情聊天。”

“对不起.....我还以为几句鼓励的话能让你好起来.....”

“切，谁说我需要鼓励？”明日香小声嘟囔着。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我是想说，其实我有点紧张，所以我猜你也.....”

“紧张？有什么好紧张的。”明日香伸手指了指上方，那是电梯正在带他们前往的、EVA机库的方向。“我妈妈就在那里！上一次，我才刚刚意识到这一点没多久，我就被.....但是现在，我突然多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和我的妈妈待在一起，我怎么会紧张？我倒觉得，这一次就算我有意克制，都没法切断和她的联系。”

“但是.....为什么要切断联系？”真嗣看上去有点疑惑。

明日香无奈地叹了口气，笨蛋真嗣！

“你难道不觉得同步率激增会让他们起疑么？”

“可是，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自己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就可以说出真相了！这样.....”

“关于这件事情，”明日香强硬地打断了他，“我想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可说出去，真嗣，至少现在还不行。他们绝不会相信时空穿.....”

电梯的门打开了，一个蓝白相间的身影出现在门前。相应的，明日香也闭上了嘴。

不过，就算听到了自己不该听的东西，绫波零也绝不会表现出任何异样。只要没有命令，她便绝不会对其他人的言行表现出任何兴趣。至少看上去是这样。

“终于回到了久违的驾驶舱，各位是不是有点小激动呢？”通讯窗口里的美里狡黠地眨

了眨眼睛。

呵呵，说的一点都没错，这还真是‘久违’呢。只不过，明日香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一丁点激动。

“辛苦大家来这里做测试，感到不习惯也没关系。在 EVA 里的测试只是暂时的，模拟插入栓预计下周就可以修好了。”赤木博士的声音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好了别啰嗦了，快点开始吧。”明日香用谁都听不见的声音小声抱怨着。

就像是回应她的要求一般，律子按下了启动键。

在神经连接开始建立的一瞬间，明日香就后悔了。强烈的精神冲击如浪潮般涌来，让她倒吸了一口凉气（LCL 溶液）。

她感受到了二号机的灵魂，那个栖居于机体内部的‘她’。一个女人的轮廓开始在明日香面前成形，就像天使一样周身散发着温暖的光晕。

“不要！”明日香惊恐地握住了操纵杆，就像是想把眼前的什么东西推开一样，“我做不到！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看着通讯画面中歇斯底里的明日香，几乎所有人的眼中都闪过一丝疑惑。只有一个人除外。

坐在初号机里，真嗣悲哀地叹了口气。

“果然.....”

真嗣并没有把话说完。他确信明日香已经懂他的意思了。

空空荡荡的站台上除了他们再无别人。这本应是温存的好时机，但两人却一直保持着沉默。

明日香轻轻点了点头，别开了自己的目光。

“其实，我也感受到她了。”他小声地说。

一列电车从对面驶过，只有车轮与铁轨摩擦的刺耳噪音在回响。

“至.....至少我们现在可以确信，我们真的穿越了时间.....”

“万一，这个世界真的是被什么东西创造出来的，你怎么就能确定那东西无法模仿我们母亲的灵魂？”

“这不可能。现在我可以很确定地说，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

“切.....”

但她知道真嗣是对的。眼前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她对此深信不疑。

时间，唯独这个敌人，她毫无应对之法。就连 EVA 也无法与时间为敌。

等等，说到敌人.....一个念头猛然闪过明日香的脑海。

“真嗣，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在 EVA 里面接受测试吧？这就意味着下一个使

徒.....”

“是那个球形的家伙。”真嗣替她说出了答案，一缕凝重的神色划过他的面容。“我已经看过日历了，恐怕在两周之内，第 12 使徒就要袭来了。”

“你记得这么清楚？”

“当然。我记得它入侵的日子，就在 11 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

“11 周年纪念日.....？”明日香小声重复了一遍，努力地在记忆中搜寻着答案。“你指的是.....”

“我妈妈的忌日。”

一周的时间又过去了。虽然真嗣和明日香还是没有完全习惯这种生活，但事情终究是在慢慢好转了。现在，两人已经可以像以前那样去学校，像以前那样参与 NERV 的训练，而不是在压抑和悲伤中度日如年。

‘看来，做个内向的人也是有好处的嘛。’对于这个想法，真嗣微微一笑。现在的他已经可以完全伪装得和以前一样了。

真嗣抬手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他正忙着把教室的地面清扫干净。今天是班级的清扫日。在他身边，所有同学都在忙活着各自的清扫任务。忽然，他的注意力被某个身影吸引了。

绫波零正跪在地板上，将手中的抹布拧干，一滴汗水正从她脸颊上滑落。真嗣笑了笑，绫波的这个动作又一次让他想起了某个人，在以前他也有过同样的感受。只是，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离真相究竟有多近。

“嘿！认真干活！”

有什么东西带着破空声砸向了他的脑袋。以接触点为圆心，痛感弥散开来。

真嗣眼前一黑。每当这时，他总会怀疑冬二那家伙是不是真的想杀了自己。

“该认真干活的是你！”班长的声音突然响起，全班都立刻安静了下来。冬二更是举着扫帚呆若木鸡。

“别管他们，小光。这帮笨蛋男生永远都是这样的。”

“嗯.....”看到自己的威慑起了成效，光的注意力也回到了手头上的工作。

其实严格来说，并不是回到了手头上的工作，而是回到了一件让她略感头疼的事情上。她一直在纠结自己到底该不该开口，不过最后，她还是决定试一试。

“呃，明日香？”

“哈？怎么了？”

其实，明日香早就知道她要说什么了。

“能不能.....帮我个忙？”

看到明日香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自己，光凑到了她的耳边。

“什么？约会？！”

“拜托啦，明日香。那位是 Kodama 姐的朋友，他请我一定要把你介绍给他.....”

“不要，我才没空呢。”

“这么干脆.....我明明还没说约会的时间啊.....？”突然，洞木光罕见地露出了心领神会的表情，“明日香，你该不会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吧？”

这意料之外的问题让明日香一惊，难道自己的伪装还不到位吗？小光这家伙，究竟已经知道了多少啊？

“才不是呢，”她紧张地笑了笑，“都.....都是因为加持先生.....”

“拜托，一次约会而已嘛，加持先生肯定不会因为这种小事生气的！”

她居然真的信了？？明日香反倒不敢相信了。小光究竟是有多呆！不过，倒也很可能是她已经知道了自己是在说着玩，所以才故意顺着说下去。

“看来，你是不会轻易放我走了，小光！”

“我已经答应了人家会尽力，所以.....拜托了！”洞木光双手合十，郑重地鞠了一躬。

“服了你了。日本人的礼节真是奇怪.....”明日香略显不快地嘟囔着。

“这么说来，你肯答应了？”光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告诉他，明天下午五点钟在校门口等着。不过，来不来还得看我心情。”

明日香能给出这种答复，洞木光已经满意至极。“太感谢你了！我保证，他真的是个很好的人，他绝对不会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的！”

明日香不悦地哼了一声。明明这场约会才是她真正不喜欢的事情。

当寂静降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种幽闭的感觉就更渗人了，至少真嗣是这么想的。

不过，站在电梯口的蓝发少女仍然没有任何开口的打算。站在她的背后，真嗣无法看到她的表情，但显然这种幽闭没有给她带来任何不适。

经历了往昔的风风雨雨，真嗣的性格已经改变了很多。只要他想，他随时都可以变成一个健谈的人。

唯独，在绫波零的面前除外。即使过了这么久，这一情况仍然没有改观。

过去，他曾有意无意地躲着绫波零，但他明白自己那时候的心境。可是现在，他早已战

胜了曾经的心魔，在这间封闭的电梯里只有他和绫波两人，但他就是开不了口。

真是讽刺。明明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期待着这样的机会，再一次和她说话的机会。自己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她来解答。现在，机会就在眼前，可是却有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情绪在困扰着他，让他再一次选择了退缩。

自己为什么会害怕？自己究竟在怕什么？

害怕她会突然变成莉莉丝，把自己变成一滩液体？不，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还是说，害怕她会向父亲告密，让自己的努力全部付之东流？也不对，真嗣相信自己能够讲明白事情的原委，不会让她生疑。

自己可真是个伪善者啊。明明一直想着要拯救她，最后却还是什么都做不到。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救。

“你很害怕我吗？”

真嗣一惊，几乎下意识地向后跳了一步。也许零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一句话竟会带来如此大的反应，她顿了顿，才继续说了下去。“你看起来.....很紧张。”

“啊，是吗.....”真嗣仍然惊得合不拢嘴，这样的发展确实是他没有料到的。她是怎么知道的？对啊她可是莉莉丝啊，难道她的能力就是读取别人的心？还是说.....其实她早就知道了一切？

那她知不知道自己和明日香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知不知道亚纪在哪里？

这些问题几乎就要冲口而出。但零还是赶在那之前开口了。

“我注意到你一直在看我。然而在过去的一周中，你却从来没有和我打过招呼。而且，每当我出在你身边时，你总是显得很慌乱。”她平静地给出了原因。

看来事情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真嗣感到一丝沮丧。不过，他倒也没想到，她竟然一直在如此仔细地观察着自己。

零微微转头，以便直视着他。“最近的碇同学，与为我送 ID 卡那时候的你不太一样了。”

尽管早已不再是个青涩的孩子，但想起那次尴尬的经历，真嗣还是羞红了脸。

“对不起.....我最近遇到一些心事。”

“这样啊。”

声音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平淡，让真嗣听不出她到底作何感想。不过，他猜绫波应该会对他的心事感到一点点好奇，只是她绝不会表达出来而已。她不会去强迫别人说起那些不愿意说的东西。

真嗣淡淡地笑了笑。即使体内寄宿着神的力量，可绫波零本身仍只是个单纯善良的少女。他差点就忘了这一点。

“我会让一切都变得好起来的，”他信誓旦旦地向她保证，“如果这也是你的心愿的话。”

有那么一瞬，真嗣怀疑自己看到她脸颊上掠过了一抹微红。但零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

点了点头。

电梯到达了目标楼层。在门打开的刹那，零便立刻快步走了出去，真嗣紧随其后。不过，两人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绫波，”真嗣忽然停了下来，“谢谢你。”

“为什么这么说？”零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在狭长的地下通道里回响。

但这一次，他决定不做解释。

在真嗣眼中，那片红色的 LCL 之海从来都不是墓地，而是他所爱的人们寄居的地方。每当他感到失落，他总会独自去看一看那片海，追忆那些身处另一个世界的人们。

在那片红色的海边，他从未觉得压抑。不像现在，他的眼前只有整整齐齐却冷若冰霜的黑色石碑。

真嗣也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来。说实话，他一点都不记得 11 年前的今天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更何况，如果只是想吊唁母亲，他更应该待在初号机里面才对。眼前的坟墓里明明什么也没有。

自己根本不是为了母亲才来的。和爸爸一起来给妈妈扫墓，是他屈指可数的几次能敞开心扉与源渡说话的机会。

今天早上，明日香为了这事大发雷霆。她坚称真嗣这么做根本就是浪费时间，这绝对无法让那个冷血的男人回心转意，更何况他很有可能会不小心泄露秘密。不过，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要来，丝毫不肯妥协，看到他这样坚决，明日香也就无话可说了。

至少，他想试一次。虽然许多细节已经记不清，但他也曾亲眼见证了那个男人的悲惨的一生。就在第三次冲击发生的时候，就在反 AT 力场瓦解了所有人的心之壁的时候，真嗣也曾看到了源渡的心。真嗣还记得，在最后的关头，源渡也曾给予他真诚的忏悔。他是在真心地祈求着自己的原谅。

真嗣绝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再度上演了。即使不能融化父亲心中的坚冰，他也要在上面留下几道抓痕。

他来了，真嗣能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正朝这里走来。以无边的黄沙为背景，从远到近，源渡的身影逐渐变得高大。和往常一样，他仍然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戴着一双白色手套。那副标志性的墨镜严严实实地遮住了他的双眼，将他心中的绝望与疯狂一并掩盖。

“你来迟了，爸爸。”真嗣生硬地笑着，打了个招呼。但源渡却没有任何回应，他甚至没有承认真嗣的存在，而是直直地从儿子身边走过，走向碇唯的墓碑。真嗣无言地跟了上去。

在妈妈的墓碑前，真嗣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单膝跪地，为这座空坟献上了一束花。也许源渡是对的，当肉体与灵魂俱皆消散时，也许这座铭刻着妈妈名字的墓碑就是她存在过的唯

一象征。

“距离上一次我们一起来扫墓，已经过去三年了。”

“那时候我逃走了，”真嗣轻轻叹息着，“可你却没有丝毫挽留。”

“我知道你的实时位置。而且你的老师也告诉我，你已经安全回去了。”源渡冷冷的声音里仍然不带任何感情。“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强迫你。”

“后来呢，你有来过吗？当我不在的时候？”

“这很重要吗？”

“‘人只有靠着遗忘才能活下去，但也有一些事情是永远不该忘记的。’”

“唯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不可替代的。”

“我不这样想……”

“我之所以会来这里，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

自己真是天真，竟然以为……

“爸爸，你知道么，”真嗣苦笑着，站起身来。“我曾觉得自己开始了解你了。但也许，现在的我反而比以前更不了解你。究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把自己的孩子从身边送走？”

“既然你已经认为自己无法理解，我也就没必要解释了。”

“因为失去了妈妈，你就开始怪罪身边的一切。但是，难道你觉得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想吗？在这世界上，痛失所爱的人明明还有很多！”真嗣不得不停顿一下，好让自己急促的呼吸稍稍缓解。与激动的他相反，源渡仍然是一幅面无表情的样子。“你根本就不珍视妈妈留下的一切！你根本没有把这些东西当成你们爱情的标志，而是视作悲伤的象征，所以你才会把它们统统从眼前清除掉……其中也包括我！”

“你想表达什么？”

真嗣瞪圆了眼睛，他已经不想再说下去了。眼前的男人直到现在还在装傻，这让他感到无比的恐惧。

也许，那个他一直苦苦寻找却又不愿相信的答案，竟会是真的。

“我的存在……伤了你的心，对吧？”真嗣的声音在颤抖。

源渡好久都没有说话。

“不要问那些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最后，他这样回答。

VTOL 震耳的引擎声打破了这片寂静，宣告了这次会面的结束。

“到时间了。”

不过，源渡并没有像真嗣预料的那样转身离开。他微微低下头，直视着真嗣的眼睛。“你能把怒火发泄出来，这样很好。在这里，你想怎么说都无所谓，只要你驾驶 EVA 的能力不

要受影响就好。”

“不必担心，”他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那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我回来了。”

“你可不可以别再这样讲了？”明日香靠在沙发上，空洞的双眼直直地注视着天花板，“我知道这是咱们家的传统可是.....拜托了，别再这样讲了。”

电视机开着，但显然她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节目上。

“明日香，你不是出去约会了吗？”

“我说过了，去不去看我心情。”

“你可真是狠心呢，”他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客厅。“我说过我不会介意的.....”

这是实话，他确实一点都没有感到嫉妒或担心。恰恰相反，如果能借这个机会让她转换一下心情，倒是一件好事。

不过，在经历了那样沉痛的会面之后，他现在确实很希望明日香能陪在自己身边。

“你不会真的觉得我还有心情约会吧？我可是刚刚失去了女儿啊。”

真嗣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听到这件沉重的往事了，一阵烦躁突然涌上了心头。他用力地摇了摇头，决定及时转移话题。

“那，班长那边你怎么说？”

“她多半会失望，但我想友谊应当经受得住这样的考验。小光是个好人，我可以跟她说我那时候身体不太舒服，她会原谅我的。”明日香小声地咕哝着，“再说了，这也不算是撒谎.....”

真是够了，近期的心事已经让真嗣心力憔悴，和源渡的见面更是让他烦闷至极。看着明日香就这样一意孤行、自暴自弃，他感到一肚子火。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他的语气异常严厉，就连他自己也惊了一下。“你想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自我欺骗下去，然后看着第三次冲击再一次降临？这种做法简直比上一次还要恶劣！”

明日香明显被吓住了，她的身体不自然地颤抖了一下。“别再说了，真嗣.....”

“为什么不能说？难道你觉得我就不难过吗？但是伤心难过解决不了问题，那只会让我们浪费掉宝贵的时间与机会！我们已经没.....”

抽泣的声音打断了他，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明日香。”

在心里，他一直在咒骂着自己。更准确地说，是在咒骂着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自己总要扮演这种角色？他用来伤害明日香的每一句话都化成了一把尖刀，插在了自己的心上。

“对不起……”他无意识地喃喃着，跪坐在她的身边。

明日香没有回应。两人就这样沉默地坐在一起，房间里只能听到不时的抽泣声。待自己杂乱的心跳终于平复，真嗣继续说了下去。

“我知道这很困难，很痛苦……但我们也该做出改变了。既然有机会拯救这个世界，我绝不能看着机会白白溜走，即使无法救回我们的女儿……我必须试一试。

“但我一个人无法完成这个任务。我需要你，明日香。如果拯救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任务，拜托了明日香，求你帮帮我，让我们为这个世界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她还是什么都没说。真嗣知道她需要时间。

“你记得吗？”过了许久，她轻声说道，“当我约会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拉大提琴，”真嗣笑了起来，他猜到了明日香的想法。“现在想听吗？”她咬着嘴唇，微微点着头。

真嗣轻轻摸了摸她的头。“我马上就回来。”

大提琴就放在他卧室的墙角，上面积起一层薄薄的灰尘。他熟练地调好了音，抱着琴回到了客厅。

“有什么想听的曲目吗？”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下，端端正正地摆好拉琴的坐姿。明日香半跪在地板上，呆呆地望着窗外的街道。

“来首欢快一点的。”

平心而论，这次演奏真嗣表现得并不算好，曲子只演奏了一半就再也拉不下去了。这并非因为他忘记了曲谱，恰恰相反，这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都清清楚楚地印在他的脑子里，可他就是没法流畅自如地演奏。女儿的笑脸浮现在他眼前，他的整条手臂都僵硬不堪。

琴弓在琴弦上颤抖，发出刺耳的啸叫。

“对不起，我……”

明日香突然一把抓住了他的裤腿，这差点让他失去了平衡。“求你了！求你了！让我再听一遍……”

她低着头，几滴眼泪落到了地板上。

“我做不到……现在，这根本不是欢快的曲子……”

“可它能让我忘掉痛苦！求你了，真嗣，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没有留下她的照片，没有留下她的画，也没有留下纪子，什么都没有……只有这首曲子，这是她唯一留给我们的东西。”

“对不起……”他只是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拉琴的手根本不听他的使唤。

要是能往自己脸上来一拳就好了。或者，让明日香揍自己一顿也行。对于现在自己这懦弱无能的样子，他可以说是恨得咬牙切齿。

但明日香并没有这么做。她无力地靠在真嗣的腿边，就像是一个失去了生气的木偶。

真嗣根本想不起来自己最后到底演奏了哪首曲子，他只记得自己的裤腿上湿了一大片。

但他可以确定的是，那首曲子一点都不欢快。

“哈啰，是真嗣吗？我今晚要去参加一个婚礼，要晚一点才能回来哦。”

“嗯，知道了……”

看到睡在地板上的明日香揉了揉眼睛，真嗣赶快挂上了电话。显然，明日香这几天睡得并不好，他不想打扰她宝贵的休息时间。

可他还是迟了一步，明日香已经醒了过来。不过，她并没有理会真嗣，甚至没有瞧他一眼。而只是翻了个身背对着他。

令人窒息的沉默又降临了。

他只是想让明日香取回往日的活力，他当然知道这有多难。付出了这么多努力，经历了这么多挫折，现在却仍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明日香才是那个主导事态发展的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在战场上也好，在生活中也好，她总是清楚地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而真嗣只需要听从她的指挥就可以了。

但同时他 also 知道——尽管不希望这样的事情降临——当她倒下的时候，就应该由自己来掌握主导权。他们绝不能在这里停下，为了迈出下一步，就算要违背她的意志也在所不惜。

“嘿，明日香，来接吻吧。”

躺在地板上的少女明显愣了一下，半坐起身来。“什么？”

“接吻啦，接吻，你懂的吧？”

“真嗣，我现在没心情……”她又躺了回去，声音之中透着疲倦。

“反正也没事做嘛。”

“这算什么啊，哪有因为无聊就接吻的……”话还没说完，真嗣已经拉着她坐了起来。她用不情愿的眼神看着他。

“那，开始喽。”

真嗣慢慢地俯下身去，两人的嘴唇越来越近。虽然看上去不大情愿，不过在真嗣轻柔的怀抱里，明日香并没有抗拒。

“真嗣……”

“我不介意你刷没刷牙。不过，你鼻子呼气弄得我好痒。”

没有等明日香回答，他轻轻捏住了她的鼻子。然后，两人的嘴唇相接了。

明日香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全身肌肉都绷紧了。正在真嗣以为自己再一次失败的时候，明日香抓住了他的手。她让真嗣的双臂环绕过自己的腰间，随后亦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能感受到明日香对爱的渴望。他们确实输掉了一切，但至少身边还剩彼此，这个吻就是爱意的证明。

两人就这样久久地拥吻着，直到缺氧的感觉迫使他们分开。

“学到了吗，”明日香大口地喘着气，“当别人捏着你的鼻子和你接吻的时候，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我会记住的。”真嗣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么，你现在感觉好些了？”

明日香脸上刚刚浮现的微笑又一次消失了，这让他有点紧张。

“明日香……？”他轻声呼唤着。

明日香没有回答，而是站起身来朝门口走去，利落地换上了鞋。

“真嗣，”她背对着他说道，“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好么？就一会就好。”

没有等他的答复，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夕阳西下，第三新东京市沐浴着橙红色的霞光。明日香看了看手机，这才意识到自己来到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露天的体育场里只剩稀稀落落的几个人还没有离开，明日香坐在场边的一架秋千上，陷入了自己的回忆。

体育场里有三架秋千。在第三次冲击之后，只剩下自己所坐的这架完好无损。

亚纪特别喜欢在这里荡秋千。

还有不远处的那个沙坑，同样撑过了第三次冲击。亚纪经常会在那个沙坑里堆出各种奇怪的东西，然后咯咯地笑到停不下来。

真嗣曾经提议要在自家的花园里建一架秋千，当作亚纪的生日礼物。不过明日香却更想带亚纪出来玩，她明白这孩子有多不喜欢被关在家里，即使家里有架秋千。

想到这里，她笑了出来。

也许路人看到她一边哭一边笑的样子会很吃惊，好在，这里没什么人。

无论如何，明日香也不相信自己还能变回那个火爆的十四岁少女，带着永不言弃的热情投身到拯救世界的伟业中。真嗣的想法她当然理解，可她就是难以迈出这一步。她知道真嗣其实和自己一样痛苦，但他却能把所有的悲伤和绝望深藏于心。他总说很佩服明日香的坚强，但明日香却觉得，真嗣才是真正坚强的那个人，从第三次冲击一路走来，不管遇上了怎样的磨难，他都能坦然受之。明日香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

真嗣他总是渴望着为他人提供帮助，勇敢地面对并更正那些错误的过往。‘既然有了重生的机会，那就一定要为这世界做些什么’，每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明日香都觉得这家伙真是慈悲心泛滥的小鬼。但在心底她一直都明白，尽管第三次冲击确实让真嗣改变了很多，有些事却从来没有变过——从她认识真嗣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的烂好人。

可是现在，她还有什么理由去战斗，又是为谁去战斗呢？真嗣说过，他需要她的帮助，即然这样那她当然会去做。只是，明日香知道，自己这么做的原因实在算不上高尚，甚至可以说有点自私。除了‘不想让他失望’这一点以外，自己只是因为不愿意看到真嗣独自奋战

才会帮助他的。如果他受了伤或者.....死掉，自己将绝对承受不起。

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了吗？不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才去做某件事，而是顺从自己的内心，问题是，她还能找到这样的动力吗？

一颗球从不知什么方向飞来，在地上弹跳几次后滚到了她的脚边。她迟疑了一下，还是从秋千上跳了下来，捡起了那颗球。

“阿姨！”

愣了足足几秒钟，明日香才意识到这是在叫自己。她吃惊地环顾四周，想看看究竟是哪个家伙这么不会讲话。

在她背后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朝她伸出手来，眼神中满是期待。“阿姨，能不能把球还给我？”

明日香照做了，但她的眼睛却一直紧紧地盯着这个孩子。其实小女孩和亚纪一点都不像，除了年龄的差异，发色、瞳色、脸型也与亚纪统统不一样。可是，眼前这个天真地笑着的小女孩，却让她控制不住地想到了亚纪。

“你没事吧，阿姨？”也许是看到了她眼神中的感伤，小女孩显得有点担心。

“没有。我.....”明日香摇着脑袋，轻轻拍了拍小女孩的头。“我很好。”

“贵美子！”远处传来一个妇女的声音，“我们要回家了！”

“可是我还想玩嘛.....”

“听话宝贝，时间有点晚了。”

贵美子不情愿地抱紧了皮球，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不过，走了几步她又停了下来，留给明日香一个灿烂的笑容。“谢谢阿姨，但我要先走了。拜拜！”

“拜拜.....”她朝小女孩的背影挥了挥手。

“还有，我可不是阿姨啊.....”她又小声地咕哝了一句，想必已经走出很远的贵美子也没有听到。

在体育场上，稀稀落落的几位父母们也都在呼唤着自己的孩子。夕阳西下，孩子们该回家了。

在路边的长椅上，一位母亲正在给自己的女儿喂奶，她的目光时不时看向那些在沙坑中打闹的孩子们，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在绿茵场中，一位父亲正在追逐自己淘气的儿子，这孩子正玩得尽兴，说什么也不肯回家。

孩子们，父母们，大家都在开心的笑着，浑然不知即将降临于此的浩劫。

在第三新东京市，还有很多像这样幸福的家庭，还有很多无辜的孩子。

很快，这里会经历一场屠杀。孩子们可能会失去父母，在恐惧和无助中哭泣——就向亚纪那样；而父母们也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孩子，从此永远承受着心如刀绞的悲伤——就像她和真嗣这样。

明日香觉得，自己已经看够了。如果说之前她还找不到动力的话，现在她找到了。

在这世界上，还有许多与她相似的人，即将经历与她相似的苦难。

驾驶 EVA，保卫人类。这是她在成为第二适格者那一天宣读过的誓言。她突然骄傲地想起，承载着人类希望的钢铁要塞第三新东京市，正是在自己这样的 EVA 驾驶员的保护下才得以存续至今。

她不是最强的 EVA 驾驶员，天才的惣流·明日香·蓝格雷吗？风雨将至，既然找到了要保护的对象，接下来要做什么就已经很明显了。

明日香下定了决心。

她转过身，沿着来时的路跑了起来。夕阳在她的身后落下，夜晚即将到来。

“真嗣，我们来拯救这个世界吧。”

作者的话：时光飞逝啊！

没想到吧，这一章没有再写真香和亚纪的劫后余生（如果你原本期待看到那样的情节，我向你道歉）。虽然那样的情节的确很甜，但我想“哺育”那一章已经写得够多了，所以就到此为止吧。

的确，这一章的内容更像是那些用使徒编号来命名的章节。我原本是打算，把用动词命名的这些章节通过真香的视角来写，其他的章节通过许多其他人的视角来写（除非当真香两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以两人中某一人的视角来叙事。如果两人在一起，我还是倾向于用第三人的视角来叙事。）。在此前的几章中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一章是个例外。如果完全以真香的视角来展开故事，就会导致这一章与那些用使徒编号命名的章节更加格格不入。

没什么要说的了。也许我可以写得再长一点，讲一讲真香是怎么制定接下来的计划的，但我最后还是决定就在这里结尾。

beiming：至此，两条故事线终于闭环了，紧接在本章之后发生的故事，就是本作的第一章。

此后的三章皆是全新的内容，最精彩的部分即将到来。

第十一章 第 17 使徒

“我们的计划比预想中出现了更大的偏差。”

“但还没到满盘皆输的程度。只要最后的使徒能完成使命，我们就仍有启动仪式的能力。”

“碇怎么处理？”

“直接派出我们的王牌就好。”

“他是个叛徒没错，但绝不是个笨蛋。如果不能找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一定会起疑的。”

“不必费心了，要是我们派去的人，不管怎样他都会起疑的。但这一次，他除了接受以外别无选择。他似乎也很信任自己手中的王牌，那就让我们看看谁能存活到最后吧。”

“就这样做吧。”同样的话语从几块不同的石碑上传来。在说完后，石碑上的闪着光的图腾就熄灭了。

“就这样做吧。”基路议长低声重复了一遍。他能清楚地感受到自己老迈的身体正在腐化，看来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只剩下最后的这唯一的机会，正因如此，他绝不会让任何人挡在自己的路上。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他所渴望的救赎。

“碇.....如果你不肯用生命效忠于我，那就用你的死来效忠吧.....”

“第五适格者？”

消息一下子就传遍了 NERV。在作战指挥室里，冬月副司令平静地宣布了这条消息，日向诚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可是我们明明还没收到马鲁杜克机关的报告，”玛雅也是一脸疑惑的样子，“我们该怎么设置第五适格者的模拟参数？”

“委员会那边也逼得很紧，他们似乎很喜欢这个孩子，”冬月轻轻叹了口气，“马鲁杜克机关的报告书马上就会到了，但这不是你们应该担心的事。快点为测试做准备吧。”

站在角落里的赤木律子低沉地哼了一声。

她的不满并没有什么难理解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已经被降职为一个底层的 MAGI 操作员的缘故，更是因为她对老人们对 NERV 的博弈感到无聊至极。想必，就算报告书真的送到，那上面也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次要信息，NERV 早就对这种事司空见惯了。

也许是看到自己的命令没起作用，冬月清了清嗓子。“不管怎样，第五适格者将于后天到达。我希望各位能尽己所能，至少要向新人展示我们 NERV 的.....友好。”说到这里，他自己都微微笑了起来，“好了，解散。”

“就算不考虑零，驾驶员的数量也已经过剩了，”美里小声地咕哝着，“究竟是要为什么又要送过来一个驾驶员啊？”

日向清楚地听到了美里的低语，其中请求的意味已经不言自明。看来自己接下来几个小

时又要有活干了。

“大家，笑一下！”剑介把脸贴在相机前，朝大家比了个‘Yes’的手势。“毕竟，这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里最后一次相聚喽！”

如果不是顾及淑女的端庄，洞木光真想朝他屁股踢一脚。在这种感伤的时候，就连冬二也显得有点沮丧，唯独那个家伙还是一幅过度热情的样子。

(单身的快乐你不懂呀小光.....——beiming)

剑介，冬二，她自己，还有真嗣和明日香，今天特地相聚于此，就是为了向彼此道别。她和剑介都将暂时离开第三新东京市。第16使徒被歼灭后，大部分的城区已经毁于一旦，如今这里已经不适合继续生活。至于驾驶员们，他们还有任务在身，继续留守在NERV本部也是理所当然。

现在，一行人已经走到了她家门口。聚会早已结束，分别在即，就像是突然意识到这一点这样，一路上一直说说笑笑的大家都陷入了沉默——除了剑介那家伙。

光已经能听到爸爸把行李搬上卡车的声音，而她的妹妹已经坐进了车里，大声地招呼着妈妈和姐姐快点上来。顺带一提，PENPEN也在车上，因为真嗣和明日香特地委托她照顾好这只聪明的温泉企鹅。

“好了大家，”剑介放下了相机，一直笑呵呵的脸上终于划过一丝忧伤。“我们才不是永远分离呢。我只是和家人去小田原住一段时间，很快我们会再见的！”

洞木光突然觉得鼻子一酸，她别过了头，不想让大家看到自己眼中的泪水。就在这时，她才注意到一件不得了的事：真嗣和明日香的手紧紧拉在一起，手指交叠着，看上去亲密极了。

“你们果然.....”光摆出一副委屈的样子，“明日香，为什么要瞒着我嘛.....”

看到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都落到自己身上，真嗣和明日香疑惑地对视了一眼，甚至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早已习以为常的动作。

“呃.....”

“这个.....”

两人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立马躲开了大家的目光。不过，他们脸上那略带羞涩的笑容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一次，谁都没有再急着辩解。

“哈？？你们两个？”剑介双手抱住了脑袋，差点摔了相机。“班长的猜测竟然对了？”

“这没什么，她的直觉向来都是这么准。”冬二拍了拍他的肩膀。

“呵，要是对自己的事也能这么准就好了！”洞木光的姐姐远远地补了一句。

“姐，你干嘛！？”

“快点跟你男朋友好好道个别，我们要出发了。”

洞木光急忙转过身比了个‘嘘’的手势。她还有很多话要说，绝不是一句道别那么简单。其中有些话她甚至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勇气说出口。

“呃，我想，首先.....我真为你们感到高兴！”自己的声音中带着罕见的惊喜，就连光自己都感到有点意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们那时候就该告诉我才对！你们有没有.....接过吻？”

“这个.....”

“小光，你.....？”

“让我看一下嘛.....”光的眼神里写满了期待，她一直都渴望着亲眼见证爱情的美好。

“虽然听上去很不礼貌，但是，求你们了嘛！”

真嗣羞怯地望向明日香，而红发少女则咬住了嘴唇。两人有点难为情地转过身，面对着彼此。真嗣微微弯下腰，在大家紧张的注视下，两人的嘴唇就如蜻蜓点水般轻轻触碰，随后立马分开。

这个吻并不像爱情电影中演的那样绵长多情，但洞木光一点也没有感到失望。她发自真心地祝福着这对情侣。

发动机的轰鸣声突然响起，爸爸的声音把她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光，快一点，我们要出发喽！再不走的话可能遇上大堵车哦。”

“马上就来！”

说完，光转过头来，看向那个高个子少年。她的心脏在急促地跳动着。如果明日香可以，那她为什么不行呢？

“铃原！”

她扑进了冬二的怀里，在少年做出反应之前，在他脸颊上轻轻地一吻。

“照顾好自己，好吗？”

“好.....好.....”冬二已经连话都说不清楚，他捂着被亲吻的那边脸颊，整张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光幸福地笑着。“那么，拜拜啦。”

“嗯.....”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对吗.....？”

在冬二开口之前，一个声音抢先插了进来。“别担心，小光！”明日香笑盈盈地看着她，“有我们在呢。”

这一刻，洞木光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这位朋友的感激。她觉得自己的鼻子又开始发酸了。

“那么，大家保重啊！”

直到走回了美里的公寓，真嗣和明日香的手仍然紧紧拉在一起。

自己还真是.....好久没这样开怀地笑过了呢。

“没准我们应该把冬二也送回家去，他一直愣在那里不肯走呢。”

明日香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别提了，那家伙一直目送着小光家的车开出好远，眼里还泛着泪花，就连相田和他说拜拜都没听到.....”

说到这里，她突然略带嗔怒地轻轻给了真嗣一肘。“你看看人家！”

真嗣笑着躲开。“相比起这个，我更担心剑介呢。希望他不会有被抛下的感觉吧。”

“我倒觉得他才不会这么想。那家伙，搞不好更想和武器过一辈子呢。”

“也是哈.....”

“最搞笑的还是小光那个请求，”明日香搂住了他的脖子，“如果不是咬着嘴唇的话，我差点就笑场了。”

“其实班长做得很对，我们的确很需要这样。”他俯下身，在明日香的额头上轻轻一吻。“我们都在压力下挣扎了太久，这种宣泄是很有必要的！”

‘尤其是.....’想到这里，他的笑容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凝重。明日香小心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她也明白了真嗣的想法。

‘尤其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事情.....’

桌上的罐装啤酒表面已经凝结了一层水珠，但美里还是没有打开它。她呆呆地坐在那里，思绪早已飘向了远方。

第五少年要来了。不管真嗣知不知道这件事，她总是有种不祥的预感。

发生在第四适格者身上的惨剧仍然历历在目。尽管那件事最后的结局不算太坏，但当时真嗣那慌张焦虑的眼神她现在都还记得。

然后，是第一适格者。在与第 16 使徒的战斗中，绫波零选择了与使徒同归于尽。

EVA，使徒，人类补完计划.....真嗣的朋友们，真嗣所爱的人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坠入深渊。

而真嗣，他是看过多少痛苦，经过多少绝望，才走到了今天？她不愿去想。

现在，他也许又要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事了。

她衷心祈祷着，适格者们可以迎接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未来。

“美里小姐？”

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扭头看向了走进门来的真嗣和明日香。

“发生了什么？你看上去很忧虑。”

“没什么，只是有点.....”美里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们。这原本是绝密的情报，但我想你们迟早都会知道所以.....”

她做了个深呼吸，好让自己杂乱的心跳稍稍平息。“第五适格者要来了，两天内就到。”

“渚薰？”

真嗣与明日香对视了一眼。虽然两个人都略显吃惊，但也并没有那么惊讶。也许，真嗣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惊讶，倒不如说是哀伤。这让美里感到更加担忧。

“所以，你已经知道他了？”

真嗣无言地看向窗外，似乎是在回忆着什么。于是美里看向了明日香。

“我不太了解他。那时候我.....”明日香皱起了眉头，显然这段回忆对她来说并不美好。“那时候我有事不在.....但是真嗣他.....”

“即使只和他相识了短短几天，他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真嗣平静地替她说出了后面的话。

这番话的分量让美里感到有点震撼，这还是她第一次听到真嗣这样说。

“我很抱歉，真嗣。我没想到他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美里小姐，没关系的。我只是.....”真嗣轻轻地叹了口气。“我曾经以为，他不会再被派来了。原本，他是来担任二号机驾驶员的，但现在二号机并不需要更换驾驶员.....也许我还是太天真了。”

“抱歉啊，真嗣。”

“没关系，真的.....我只是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他.....”

真嗣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一个曾被我杀死的人.....”

看着办公桌上堆积成山的卷宗，美里的大脑又一次陷入了空白。她原本以为，做些批改文书的工作能多少转移一点自己的注意力.....果然还是行不通啊。

第五适格者，人形的第 17 使徒。而他们还得允许这样一个危险的家伙在 ENRV 内部自由行动。

真是服了，为什么不干脆请他去中央教条区喝茶？

“可恶.....”她重重地在桌上砸了一拳。

难道自己就只能干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灾难降临？

直接把第五适格者干掉是最简单的办法，但这显然不可取。在使徒显露真身之前，他只是个普通的少年。NERV 绝不能做出杀害平民的行为，否则来自社会与政府的压力会立刻让

NERV 倒台。

他们必须等待，等待他开始行动的那一刻，然后尽快做出反击。她只希望 NERV 的监视系统能紧紧地盯住他，不要错失一分一秒的宝贵时机。就算真嗣已经说过，第 17 使徒渚薰对人类其实并不抱有敌意，可她还是不能完全放心。

电脑发出哔哔的蜂鸣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一个窗口自动在屏幕上弹出。是一个事务提醒。

/“周二，下午 2:00，会议。地址：松代，后备仓库。” /

她一点都不想开车去这么远的地方，更何况自己还有一大堆事要忙……等等，有点不对劲。

自己什么时候设置过这个事务提醒？

也许是自己忙昏了头，自己都忘了亲手设下的提醒。

那么，为什么会议地点是在松代？那里的设施应该早就弃用了才对。

美里觉得自己不如去看看。反正，在第五适格者真正到来之前，继续耗在这里也没什么用。

在经历了第 13 使徒的袭击后，位于松代的 NERV 设施已经是一片废土。如今，除了负责维护地下的 MAGI 分机的那一小撮工作人员，已经没人继续留在这里了。何况那些维护人员也并不是每天都来，他们几乎只有在每月的例行检查时才会到岗。

美里一个人在偌大的设施内部走着，四周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

当她终于推开后备仓库的大门时，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她的眼前，让她吓了一跳。这东西看上去几乎占满了整个地下仓库，上面盖着一层防水布，处处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神秘感。

是谁把这东西运到这里来的？想要把这么大的家伙运到 NERV 的仓库里，还要不被任何人注意到，显然这个人本事不小。另外，这个人又为什么要专门把消息透露给自己？

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面对着圣诞礼物的小孩一样。只是，从体量来看，这礼物也未免太劲爆了点。

在视线的正前方的防水布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似乎写了什么。她快步走上前去，揭下了那张纸条。

/来自已死之人的礼物/

这几个字让她心里一颤，她愈发感觉自己正在面对一个了不得的秘密。真嗣在她心中点亮的那束火光，现在又熊熊燃烧起来。

没有浪费片刻，她果断地拉开了防水布上的绑带。就像是引发了连锁反应一样，巨大的布面轰然落地，揭示出遮掩着的真相。

有足足几十秒，美里屏住了呼吸。

这可真是个大礼呢，没想到自己居然又会在这里见到它。

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她拿出了手机。

“这里是葛城美里，请帮我转接赤木律子博士。”

渐落的夕阳洒下橙红色的暮光，从芦之湖吹来的夏日微风轻抚着他的脸颊。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面对此情此景，很少有人不会心生感伤，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这片景象只代表着内心的静谧。

他特地选择了这座天使雕像作为立足之处。天使的头部早已失落，背后那对洁白的翅膀也伤痕累累。对于这怪诞的造型，他并未觉得异样。

几乎是无意识地，他又哼起了那熟悉的旋律。每当感到开心的时候，他都会这样做。

他知道自己应该首先去 NERV 总部报道，但他实在是太想来这里了。狭小的空间只会让他觉得幽闭，他很珍惜眼前这短暂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他在等一个人。

“嘿，你！”一个声音从他背后传来，但这并不是他期待的声音。所以，他并没有理睬，甚至连口中哼唱的旋律都没有停下来。

“可恶，白发的家伙，我在跟你说话！”

现在他终于不再哼音乐了，可还是没有转过头。

“请问有何贵干，惣流·明日香·蓝格雷同学？”

对方短暂地沉默了。被一个素未谋面的人叫出自己的名字，想必这种事任谁都会感到惊讶的吧。

“看来你就是渚薰，第五适格者，是吗？”

“人们确实是这么叫我的。”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戏谑，“我得承认，我本以为我会遇到另一个人的。所以，第二适格者、二号机专属驾驶员惣流同学，请告诉我，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是害怕我夺你所爱吗？”

再一次，对方陷入了沉默。他觉得这一次自己可能激怒了她。

“听好了，白发的家伙，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但我劝你最好别做蠢事！否则，就别怪我揍你！”

“我不明白你说的‘蠢事’是指什么，”他仍然保持着轻浮的语气，“我来到这里，是为了等待时机完成我的使命。”

“随你怎么说，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如果你胆敢伤害我的……我的朋友们，我一定让你后悔！”

“这些话，你是在为谁而说呢？惣流同学？在我听到的传闻中，你可不像是一个能说出

这种话的人。真是有趣，看来你是真的很爱你的.....”说到这里，他轻轻笑了出来，“你的朋友呢。”

一块石头飞来，击中了他身下的天使雕像，但他却对巨响视若无物。在心底，他感到一丝淡淡的悲伤。本来自己还想继续谈下去的，没想到她却直接动起手来，Lilin 真是可悲呢。

细沙被翻动的声音在背后响起，看来对方已经转身离开。

“给我离他远一点！”

“如你所愿.....”他轻轻说着，转过头望向明日香的背影，“碇夫人.....”

“明日香，你到哪里了？”听到开门的声音，真嗣立刻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她只是不耐烦地回答“外面”，随后就走进了厨房。

真嗣长长地叹了口气。

“你还是去见他了吧，对不对？”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自己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他追着明日香进了厨房，看见她正双手抱胸靠在冰箱门上，满脸都写着烦闷。尽管手里拿着一罐苏打水，但她并不像是很渴的样子。

“我本想吓住他，或者至少让他知道我的厉害。明明我有着那么多未来的知识，可这家伙.....啊啊，真是的！总感觉被摆了一道的人是我.....”明日香烦躁地抱怨起来。

“你觉得他有可能知道么？”最后，她又加了一句。

真嗣低着头沉思了一会，但还是摇了摇头。“我也不确定。他有没有说什么.....嗯.....和我们的未来有关的话？”

“这倒没有。不过这家伙竟然看都不看就知道我是谁，我明明从来没见过他！另外他还说了什么‘你真的很爱你的朋友们’之类的话，总感觉他在暗示什么。”

“这样说来，我们还是没法确定他到底知不知道。”

“真嗣，我与这家伙不和。在这家伙旁边，总是感到一阵说不出的不自在！”明日香不快地嘟囔着，走出了厨房。

真嗣的脸上划过一丝隐秘的笑容。“原来，薰在你面前是这样的啊。”

“这里就是休息室了。工作之余，大家总会来这里休息一下，聊聊天什么的.....”

玛雅原本是不想接下这个任务的，如果原本承担这类事务的赤木律子还在的话。

她的眼中向来只有工作，就连眼前的这间休息室她都很少来。沿着预定的行程，她一边走着一边解说。但不知什么时候，她突然发现，原本跟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白发少年不见了。

她转过身，看到第五少年正站在一台贩卖机前，眼中充满了好奇。

“渚薰同学，你渴吗？”她小心地问。

“没有哦，我并没有感觉渴。”

玛雅紧张地笑了笑。自己明明一点都不擅长这种工作，之所以接下这件事也仅仅是出于待客的礼节。现在她感到很不自在。

这个少年的身上似乎散发出朦胧的光晕，尽管看上去并不恐怖，但也确实有点诡异。他一直保持着优雅的举止，脸上总是挂着谦逊的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友好.....总之，第五少年实在是太正常了，在那群以性格怪异著称的适格者中，这样反而显得不正常。

“那么，我们继续吧.....？”

玛雅转过身打算继续行程，但就在这时，她听到了两个熟悉的声音。

与此同时，真嗣和明日香也注意到了玛雅和薰。两人的脚步停了下来。

“啊，遇见你们可真巧啊，”玛雅向他们打了个招呼，“我正准备带第五适格者渚薰同学参观一下 NERV。他是作为后备驾驶员被派来这里的.....嗯.....”

“希望永远不会有我登场的机会哦。”白发的少年第一次主动开口了。他的目光在对面的两人身上回转，最终定格在了那个与他同龄的少年身上。“看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碇真嗣了，见到你很开心哟。”

作为回应，黑发的少年却低下头躲开了他的目光。“欢迎你.....”

说完这句话，他快步走过了渚薰的身边，明日香也急忙跟了上去。在与他擦肩而过时，她留下了一个警告的眼神。

玛雅能看到，渚薰的笑容一下子黯淡了不少。

“我很抱歉，明日香她.....她有时候脾气不太好，所以.....不过真嗣平时并不是刚才那样的。”

“别担心，我相信他们不是故意的。”第五少年又笑了起来，“我们命运中的羁绊，是注定会降临的.....”

长长的代步传送带慢悠悠地运转着，这是将 NERV 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的桥梁。尽管曾见到许多人为了赶时间而在传送带上跑了起来，但零是不会这么做的。她很少感受到这种名为焦急的情感，何况自己通常也并没有什么紧急任务——除非遇到使徒入侵。

碇同学和惣流同学已经先行离开了，她现在也正打算回家去。零没有选择和那两人一起离开，这倒并不是因为她不喜欢被人陪伴。恰恰相反，知道有人在关心着自己、陪伴着自己，她由衷地感受到了温暖。她也能察觉到，那两人总是试着拉自己参与到他们的活动中，可是她却总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气氛——尤其是碇同学和惣流同学交谈时那种眼神，让她总觉得

自己是个局外人。

他们当然也在极力掩藏这种不自然的感觉，但却收效甚微，至少对零来说是这样。她能看出来，碇同学和惣流同学的心确实实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自己并不想当那个破坏气氛的人。

零轻轻叹息，她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到一阵忧伤。

“你一定就是绫波零吧。”

在代步传送带的尽头，一个白色头发的少年站在那里。零知道最近将会有一位新的适格者加入 NERV，看来就是他了……

但这些都不是零关心的。那个少年身上正散发出淡淡的光晕，这才是真正令她在意的事——尽管和这位白发少年素未谋面，但这种光晕却给了她一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你与我一样呢，”他说着，脸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们都选择了与 Lilin 相同的外形，这样才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下去。”

零皱起了眉头。

“你是谁？”

“啊，居然忘了自我介绍，真是失礼呢。”白发的少年优雅地微微欠身，“我是渚薰，是第五位适格者。”

“我不是在问这个。”

名为渚薰的少年眯起了眼睛。“恐怕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

薰的脸上仍然挂着笑容，但零却察觉到散发出的气场完全不一样了。这种感觉就象是……威胁？

“真遗憾呢，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

零明白了，他说的是对的。对于眼前这个存在，她不但认识，而且相识已久……

于是，她也直白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志。

“那么，你应该明白，我是不会让你成功的。”

“和我想的一样呢。但是……”薰轻轻闭上了眼，四周的紧张感一下子消失无踪。“还是等到最终时刻降临的时候再说吧。”

他迈开了步子，从零的身边走过。零没有理会他，她也打算离开了。

不过，她并没有走出几步，薰的声音便再一次响起。

“看来已经没人能陪我了啊。那么，你介意陪我走一段吗？”

零惊讶地眨了眨眼。

人声鼎沸的环境让零感到不太习惯，她更喜欢一个人待在安静的地方。

这里是 NERV 的餐厅。在她的周围，人们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畅快地交谈着，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休息时光。

她既不是来吃饭的也不是来聊天的。她之所以会来，完全是拜渚薰所托。看着他端着一大盘子食物坐到了对面，零皱起了眉头。

“我点的应该不多吧？”白发少年试探着问，“如果刚刚见面就给你留下贪吃的印象，我也很难为情的啊。”

零扫视着托盘里的食物。三碗不同口味的汤，一碗面，一碗炒饭，几碟凉菜，还有一罐可乐……平心而论，她确实觉得有点多。

(烤炉君太可爱了……——beiming)

“我认为你是吃不完的。”

“啊，果然还是不太习惯 Lilin 的习俗呢。”薰好奇地打量着手中闪闪发亮的勺子，“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啊。只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以维持他们脆弱的生命，Lilin 竟然也创造出了这样美妙的艺术。”

“艺术？”零小声重复了一遍。

“是的，艺术。”薰一边用勺子舀起了汤，一边解释着，“如果只是为了生存的话，Lilin 大可以去吃生食，但他们却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把不同的食材加到一起，加入各种神奇的调味料，再通过不同的烹饪手法将食物煮熟。可以说，最后他们创造出的并不只是简单的食物，而是小小的艺术品。能带来精神享受的、真正的艺术品。”

“从四周这些人们的谈话内容来看，我认为他们并没有把食物当成艺术。”

零不能理解他为什么突然笑了出来。他甚至差点呛了一口汤。

“幽默是 Lilin 创造出的另一样宝贵财富，看来你学得很好呢。”薰轻拍着自己的胸口，“不过，有一点你说的是对的，我确实比 Lilin 更珍视他们自己亲手创造的宝藏。也许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对我来说却充满了新鲜感。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到这种快乐了。”

说完，他大大地舀起一勺饭，送进了口中。零本想提醒他小心烫嘴，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她决定这次要试着表现得幽默一点。

“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嘛。”

突然响起的声音让律子一惊，此时她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代码。

“是啊。”她揉了揉干涩的眼睛，从操作台前站起身来，接过了美里手中的咖啡。“遥控系统马上就设置好了。不过在真正投入实战之前，我们还得做几次模拟测试。”

“你跟那些人是怎么解释的？”

“还是和往常一样：没有解释。”律子无所谓地耸了耸肩，“他们早就习惯了执行命令，从来不问为什么。就算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做的其实并非一开始说好的 MAGI 维护，他们还是什么都没问。”

“那.....司令那边呢？他不会察觉到我们的计划吧？”

“除非我们太不小心，否则我相信他是不会注意到的。他总是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秘形象，但事实是，他太过于专注于自己所谓的计划，反而对身边的很多细节视而不见.....”

“视而不见？你说碇司令？”美里说么也想不到，律子居然会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个男人。

“只不过是他的方式罢了，”律子小声地咕哝着。“说到碇.....我已经好久没和真嗣说过话了。”

听到这番话，美里并不惊奇。律子本就不是一个外向的人，自从绫波零克隆体事件之后，她与真嗣和零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但美里知道，在律子心里，她并不喜欢这种疏远。

当然，高傲的赤木律子是不可能低下头来道歉的，何况是向真嗣这个十四岁的孩子。只是，一想到自己当时那歇斯底里的丑态，她就感到无比的难堪。

“别担心，”美里安慰着她，“真嗣可是比你想得还要懂这一切哦。”

虽然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但律子也没有继续追问，毕竟她并不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上了一支烟。

“随你怎么说吧。”她改换了话题，“密码破译还蛮简单的，这样一来操作系统的移植应该不会有有什么问题。”

“你已经破译出来了？！”

律子回以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我倒是更担心人员问题。你真的觉得第四少年能承担这个任务？”

“毕竟他也是受过训练的驾驶员呀，总比一般人要强多了吧。虽然.....”美里轻轻地摇了摇头，“确实，他没有什么实战经验，但现在零正处于司令的严密监视之下，第五少年又不太值得信任。这样说来，第四少年就成为唯一的人选了。”

律子皱起了眉头。‘第五少年又不太值得信任’，这句话让她很在意。她突然想起，自己好像见到过日向在悄悄搜集第五少年的资料。

“看来你已经.....”

美里点了点头。“嗯，已经知道了很多不该知道的东西。”

“嗨，绫波！”

“哟，这不是绫波零吗？”看着突然热情起来的真嗣，明日香嫌弃地白了一眼。

（各位应该已经发现，从上一章结尾开始，明日香对绫波的称呼已经变了哦。

——beiming)

“在更衣室门口遇到我，是很值得惊讶的事吗？”零对她说话的语调感到有点疑惑。

明日香愣了一下，略显无奈地叹了口气。“幽默啊，零，幽默！生活总需要有点幽默感吧。”

零没有回答，但是严肃地点了点头。

明日香突然发现，她似乎从真嗣身上学到了不少‘坏毛病’。比方说，当自己碎碎念的时候，真嗣总是一边点着头一边不停地说‘是呀是呀说得太对了’，实际上任谁都能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早就飘远了。

可是现在，绫波零也开始出现被他带坏的倾向了。听到自己絮叨，她只是假模假样地皱起眉头，显出自己正在认真思考的样子，实际上，搞不好她早就已经不想听了……

好吧，这样看来，零确实变得更像一个正常的女孩子了，但明日香却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周围没人，她真想朝真嗣的屁股来上一脚。

“嘿，你是怎么看待渚薰的？”她决定换一个能聊得起来的话题。

果然，零的表情认真了起来，立马就给出了答案。“我认为，第五适格者会是个很优秀的驾驶员。”

不过，明日香想听的并不是这么专业的评价，而是更私人一点的那种。也许是零有没有读出这层意思，但明日香更怀疑她是在故意堵自己的话。

“绫波，你该不会真的已经见过他了吧？”真嗣试着把意思表达得更直白了些。

“我的确与他一起待过一段时间。”

罕见的是，她的眼神中竟然流露出一丝委屈——虽然只是一闪而过。“难道我不该与别人正常相处吗？”

“啊，哈……当然不是！绫波，你做得很对，”真嗣急忙弥补自己的错误，“我只是觉得……哈，他可能不太……不太好相处……”

“那家伙很危险。”明日香直接替他表明了想法。

但零的表情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平淡，就好像两人的话对她没有丝毫触动。“我明白他对我没有敌意。”

说完，零就转身打算离开。

如果面对的是别人，明日香会把这种行为当作是在刻意逃避一场自己注定无法胜利的论战。但是面对绫波零，她却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种行为。也许，与零交流的最好方式就是把话明明白白地说清楚。

“我们只是很担心你，你知道么？”

零的脚步停下了。尽管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明日香猜她现在应该有点震惊。

“虽然我可以保证你们不必为我担心，但是.....”最后她终于开了口，但还是没有转过身。“谢谢你们.....”

她真的越来越不喜欢同步率测试了。对以前的她来说，这是刷新纪录、证明自己的好机会，她一直靠着这种手段激励了自己很长时间。可是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太无聊了。当然，她绝不能信誓旦旦地说出‘在战场上我的同步率将会很高所以不需要再训练’之类的话，否则只会招来无意义的质疑。更何况，考虑到自己的战绩——虽然她面对的敌人的确强得离谱，但从结果上来说，她也确实每次都被揍得狼狈不堪.....

明日香痛苦地呻吟起来。通过通讯窗口，她看到了真嗣的插入栓内部的景象，不过这时，她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从真嗣的姿势来看，他也正盯着通讯窗口。尽管看不到他屏幕上的景象，但根本就不难猜出他在看谁。

那个人形的使徒。他安静地坐在零的模拟插入栓里，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轻而易举地刷新了过往所有的记录。按照个人喜好，无论如何她都是不会与这样的家伙成为朋友的，但真嗣并不是她。她并不太清楚他们之间具体发生过什么，所以，不管真嗣作何举动，她都只能暂时表示理解。

真嗣确实是个后知后觉的笨蛋，而渚薰才是那个一直都明白他和真嗣之中必有一死的人，这是明日香所知道的。从结果上来看，渚薰的确牺牲自己救下了真嗣，但他也在真嗣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如果真的想拯救真嗣，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与他成为敌人？这家伙，为什么还要与真嗣成为‘朋友’？他明明知道这份友情迟早有一天会伤害到真嗣！

尽管真嗣一再向她保证自己会处理好一切，但明日香还是决定要做点什么。最近真嗣的状态不太对劲，她很怀疑他又变回了以前那个后知后觉的笨蛋。

同步率测试直到一个小时候方才结束。渚薰很好奇 Lilin 会对自己的测试结果作何反应，想到他们对着电脑屏幕前面面相觑的样子，他悄悄笑了出来。

那边真嗣和明日香已经顺着梯子爬出了插入栓，所以他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过，与急匆匆地走向出口的真嗣不同，穿着红色训练服的少女却回过头来，朝他瞪了一眼。渚薰暗暗好笑，难道她已经知道测试结果了？听说第二适格者是个对测试分数特别执着的人呢。

一边想着，他走进了换衣间。那两位适格者已经先他一步离开了，然而，一个与真嗣年龄相仿、身材却要高大得多的少年却出现在了眼前。

“铃原冬二，第四适格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薰与对方打了个招呼，“很高兴见到你。”

“你就是新来的驾驶员吧？”冬二挠了挠头，“叫渚什么来着……？”

“渚薰。”一边笑着，他伸出了一只手。

“嗯，想起来了。”高个子少年大力地握住了他的手，“那么，当炮灰的感觉怎么样？”

“炮灰……？哦！我听说过你的不幸遭遇，对此……我很抱歉。”

“不必了……”冬二往衣柜上一靠，仔细地打量着薰。薰注意到，他的眼神与之前不太一样了，自己此前也曾多次见过这种眼神，但却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含义。再说，自己向来对别人的眼光也不甚在意。

“嘿，你知道么……”冬二又开口了，“你走路的方式，说话的方式，还有那个笑容……嗯……怎么说呢，我总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来奇怪在哪里。”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哦。”

“算了。”冬二从他身边走过，背对着他挥了挥手。他走的方向与渚薰完全相反，看来接下来轮到 he 做测试了。“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现在还有训练，毕竟他们还有个秘密任务等着我去做。真是的，既然有五个驾驶员，就应该建五个配套的模拟插入栓嘛，轮班什么的最麻烦了……”

第四少年很快消失在薰的视野中。薰觉得他这种自说自话的行为非常有趣，未来哪一天，自己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至于现在，自己最好先去冲个澡。

不过，在浴室入口处，他又被拦住了。看着守在浴室门口的那个红发的身影，他多少感到一点惊讶。从她身上散发出的 LCL 溶液的味道来看，她还没有洗过澡，这样说来，她就是故意在这里等着自己的了。

“你往哪走？”明日香以极其不友好的语气问道。

“我要去冲个澡。粘糊糊的 LCL 溶液留在身上可是很难受的啊。”

尽管听到了他的目的，明日香却仍然没有让出路来。“可是里面有人。”

“哦，是他吗？正好，我们还没有好好做过自我介绍呢。”说着，他便打算走进去。不过，第二适格者伸出了手臂，拦在了他的身前。她的眼神中写满了警告的意味。

“我应该告诉过你，离他远一点。”

“我向你道歉。毕竟我还不知道，按照你的标准，究竟多远才能算远呢？”他毫不在意明日香身上散发出的敌意，不过，她这种反应却令他非常好奇。“你的这份猜疑和警戒，我猜……是该被称为‘嫉妒’吗？”

“你这家伙……！”明日香的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动摇。看着走上来的渚薰，她竟下意识地向后退去，直到一面墙挡住了她的退路。

“你就这么害怕我从你身边夺走他吗？”薰近距离观察着她，戏谑地笑了起来。

看着这个毫无顾忌地侵入自己安全距离的家伙，明日香明显在畏惧，她颤抖的双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不过，薰却没预料到，一个人被逼急了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来。

下一秒他就捂着肚子蹲了下去，满脸都是痛苦的神色。明日香咬牙切齿地对着他的胃部

来了一拳。这一拳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过了将近一分钟他才终于扶着墙站了起来。

“你说对了，我就是很害怕！我绝对不要让你伤害到他，绝——对——不——要——！”

“是因为你相信他也会保护你吗？”

“不，因为他已经保护过我了！”

“真的？”胃部还在隐隐作痛，不过他却咬牙忍住，还尽力摆出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

“这可不像是他啊。话说回来，你唯独这么不愿意和我分享他吗？”

“和你‘分享’？你觉得可能么？”明日香冷笑着。

“看来我的措辞又出问题了啊，果然 Lilin 的交流方式还真是很难掌握呢。不过，我想表达的确实就这个意思。你并不是害怕‘别人’伤害他，而是在害怕‘我’伤害他，对吧？”

明日香无言地瞪视着他，可几秒之后，她还是别开了自己的目光。“算你说对了，我这样做也有我的原因。但我想，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你给我离他远一点。”

“你甚至还没有了解我，”抓住她那一瞬的踌躇，薰继续说了下去。“你只是凭你听说过的那些事来对我下论断，不是么？”

“知道那些事就足够了。我知道你也许对他没有恶意，但你的行为无疑会永远地伤害到他。这样一来，无论把你当成敌人还是朋友，最后的结果都没什么差别，反正受伤的都是真嗣。既然如此……”

她深吸了一口气。

“听好了，我不关心你是谁，经历过什么。我只知道，你伤害了真嗣的心，最后也伤害了我，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再发生了。”

薰一点都没有被她的决绝的样子吓住，他又笑了。“你知道么，对于那些知道我真面目的人来说，与我为敌是一种很勇敢的举动。那么，现在驱使着你的，是勇气吗？”

明日香没有回答，她只是恨恨地瞪着他，再一次握紧了拳头。只会诉诸武力的人真是可悲啊，渚薰明白自己刚才的话切中了要害。

一只手搭在了明日香的肩头，让她耸然一惊。

终于啊终于，自己等的人终于来了。但很快，薰的笑容就僵在了脸上，从真嗣的眼中，他读出了一份沉重的悲哀。

“对不起……”这是他的第一句也是唯一一句话，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真嗣，不必浪费口舌了。这家伙只喜欢用谎言来操纵人心，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明日香仍然目不转睛地瞪着他。薰微微地苦笑了一下。

真嗣同样回以一个略显苦涩的微笑，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明日香把这当成了离开的信号，于是拉起真嗣的手朝着出口快步走去。无论是这两人还是渚薰，谁都没有再回过头看对方一眼。

直到脚步声彻底远去，薰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连眼睛都没有动一下。

玛雅明白，很多人都会嫉妒她突然升任了 E 计划领头人这一职位，但她的升职也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赤木前辈忽然就被革职了，剩下的人中，对这套系统最为熟悉也最有经验的就是她了。

但玛雅并不喜欢这次升迁——准确地说，是非常反感。在大多数人眼中，升职就意味着更高的地位与更多的特权，但对年轻的玛雅来说，E 计划领头人这一职位却是个难以想象的重担。那位令人敬仰的前辈，竟然能轻描淡写地把这些责任一一挑起，可现在她却已经不在了。在刚刚离开她的那几天，繁重的压力和妄自菲薄的情绪几乎彻底压垮了玛雅。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令她望而却步却又不得不做的事，那就是与碇司令的每周汇报。

现在，她正站在阴暗空旷的司令室里，司令冷冷的目光带给她如芒在背的感觉。

“这样啊，我知道了。”

天啊，自己是不是触怒他了？也许自己不应该讲那么多专业术语的！可是，司令以前也是个科学家，他应该能听懂吧.....？

“其.....其实，我自己也没法对这些结果提出解释，”她极力控制着自己颤抖的声音，“也许应该让赤木博士来看看.....”

碇司令的声音终于显出了一点感情。“赤木博士？”

“嗯.....是的，司令。最近也没有见到赤木博士.....”玛雅突然惊恐地停住了，她不想给自己的偶像招来麻烦。“呃.....我是说，自从被革职以后，赤木博士总是.....也许是出于对我的信任吧.....”

“无所谓。对我来说她已经没有价值了。”

这句话让玛雅打了个冷战。司令说的竟然是‘我’而不是‘我们’.....

接下来司令就不再说话了。他只是微微低头盯着地面，显然是在考虑自己的心事。玛雅觉得司令也许已经忘了自己还站在这里，她紧张地观察着司令的反应，感到无比的不安。

当然她可以主动申请离开，但她就是没有胆量开口。

所以，当司令的声音再次响起时，玛雅是真的被吓到了。

“这没什么要紧的。比起这个，你的任务更加优先。”他抬起头来直视着玛雅，“就是这样。你可以离开了。”

她很喜欢纯净的水流过皮肤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得到了荡涤。她的爱好并不算多，其中一个就是在 NERV 的大泳池中游泳，而还有一个则是泡热水澡——

正如她现在所做的这样。

温暖的水流包裹着身体，零感受到了发自内心的安详与和谐。这是，这种舒适的氛围很快就被打破了。伴随着逐渐靠近的脚步声，她睁开了眼睛。

“这里的浴室是分男女的。” 尽管背对着门口，她还是猜到了来者的身份。

“真是抱歉呀，我有影响到你吗？”

零没有回答，在她听来这个问题根本就是明知故问。她微微侧过头，朝着那个家伙在水面上的倒影看了一眼。

他静静地走了过来，跨进了温暖的水池中，就坐在零的不远处。他什么也没说，而零也没有问，关于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不过她能感觉得到，有什么东西正在困扰着他。

“她真的很像他，我说的对么？” 漫长的沉默后，薰终于开口了。

“你指谁？”

“第二适格者。她真是个有趣的人。为了保护自己仅剩的幸福，竟然会变得那么歇斯底里，明明那么害怕却还要逞强。”

“可我还是不明白哪里相像.....”

“脆弱的心，” 薰像是自言自语一般打断了她，“嘛，不过从这个方面来看，你和那两人也很像呢.....”

尽管灯光暗淡，零还是看清了他脸上的一抹笑容。“Lilin 都是这样吗？我还以为我已经足够了解他们了呢。他们常常陷入痛苦，明明感到孤独却还是把别人远远地推开。只是为了免受他人的伤害，他们就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结果却使得痛苦在心中积蓄，最后让自己陷入无可救药的绝望处境。以前我曾觉得只有他是个例外，因为他实在是太擅长掩饰心中的痛苦了。可是，现在我很好奇，在这世界上，是否还有别的像他这样的人？”

“我听不懂你的.....” 零想要否认，但渚薰并没有给她说完的机会。

“你和他们很像。这到底是你与生俱来的本性，还是因为你与他们一起生活得太久了，我也不能确定。”

“我想你搞错了。也许这并不是专属人类的特性，而是所有生物的共性，包括你我。” 零又闭上了眼，“否则，你为什么会在哪里，为什么不是和他在一起？”

“总有一天，我自会面对他。”

“那为什么不是现在？你在等什么？”

沉默再一次降临，薰脸上那标志性的轻快笑容消失了。看着他严肃沉重的神情，零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一般。没错，渚薰的确是阅读人心的专家，可正所谓医者不能自医，他唯一读不懂的人就是自己。

“也许你是对的，” 最后，他这样说道，“我从未感受过如此的恐惧，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快承受不住了。”

“所以，你要行动了.....？”

“没错……”

“那你应该知道，我不会让你成功的。”

“不用再说一遍了。”

这就是最后的对话。此后，零和薰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着，只有滴答滴答的水声在空旷的浴室里回响。

谁都不知道就这样过了多久，是三分钟也好，还是三个小时也好。总之，当水温逐渐降低的时候，零从水池中站了起来。在走出浴室前，她最后回头看了一眼，渚薰也在这时朝她看来，他略显疲倦地对她笑了笑。

然后零就离开了，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说声再见。她甚至忘了擦干自己的身体，那头湿漉漉的蓝色短发，在她走过的路上留下星星点点的水渍。

“这可真是熟悉呢。”冬月别无选择地举起了手，但他的声音中却透着笑意。也许是因为他相信，这个用枪抵着自己后背的男人并不会真的伤害自己。

“抱歉啊，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一而再地麻烦你的，”身后的入侵者同样笑了起来，“除非这事事关那个女人的安危。另外，你的警卫那么无能，这可不是我的问题啊。看来上一次的事并没有让他们学到多少教训。”

“我也得承认，其实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你了，加持君。”

“呵呵，彼此彼此啦。”加持耸了耸肩，把枪插回了腰上的枪套。

“那么，这一次又是有何贵干呢？你现在应该已经不再为 SEELE 工作了吧？从你这次的行事风格来看，似乎也不像是政府派来的。”

“都不是。我应该说过了，我要靠自己一个人找出真相。呃……虽然有时候也不完全是孤身一人啦……”

听了他的话，冬月却疑惑地皱起了眉头。“我还以为你早就找出真相了。”

“那只是暂时的。在那之后，我意识到还有很多秘密亟待发掘，而且我发现，”他狡猾地笑了笑，“像我这样的间谍，最喜欢的事就是解谜。”

“你应该知道，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不过且容我猜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秘密，是关于第二、第三适格者的吧？”

加持的眼神中第一次出现了震惊。“你也知道了？”

“目前只是个猜想而已，”冬月轻轻点了点头，“尽管时空穿梭这种事情还没有被彻底证实，但这已经足够让碇感到担忧了。虽然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但我想目前他仍需要 EVA 的力量来对抗第 17 使徒。只是，在那之后，他是否还会容忍他们干扰他的计划……”

“真没想到会从我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我还以为你完全忠于他呢。”

“明明在 NERV 当了这么久的间谍，却连副司令的性格都没能完全参透，加持君，我开始对你刮目相看了哦。”冬月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对于他的很多决定，我都没有完全赞成。可是，除了尝试唤起他的良知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

一长串的发言让他感到有点气短。他喘了口气，感慨自己真的是老了。

“我来这里是为了唯君，而不是碇。当他们向我解释起这个对抗 SEELE 的计划时，我甚至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然而，唯的牺牲彻底改变了他。在那之后，他不再专注于阻止第三次冲击，恰恰相反，他甚至渴望掌控第三次冲击的力量，创造出一个有唯的世界。这就是碇所设想的人类补完计划，而计划的关键，就是……”

“是绫波零？”听到这里，加持的手已经不由自主地摸向了枪，“既然你早就知道，为什么还在帮他？”

“因为第三次冲击注定无法阻止。目前看来，他的计划的确比 SEELE 的好得多。”

“哦，你似乎很确定嘛。”

“原始的计划包括了亚当和莉莉丝的死亡。但现在，EVA 和亚当都已落处于碇的掌控之下，这个计划显然是办不到了。”

“怪不得老人们那么急躁。这样看来，在 SEELE 发动攻势前，我们还是有扳倒他们的机会的。”

“SEELE 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但加持却摇了摇头。“没有什么能强大到与全人类的意志为敌。”

冬月笑了，这样天真的想法和他年轻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那你打算怎么让全人类知晓他们的计划？也许 SEELE 的确留下了一下蛛丝马迹，但光凭这点信息是不可能扳倒他们的。我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并且差点就付诸实施，但我得说，如果不是遇到了源渡这么一个工于心计的人和我站在一起，恐怕我在说出真相之前就死了。”

“有一点你说的不对。我所掌握的，绝不只是‘这点’信息哦。和 Yamaki 先生的聊天让我意识到很多事情，我会再次找上你也是因为这个。”加持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严肃，“那些资料，还在你这里吗？”

“你没有机会把它们公之于众的。”

“这事就让我来操心吧。那么，那些资料还在吗？”

然而冬月却皱着眉头，摇了摇头。“当我加入人工进化研究所的时候，大部分资料就已经被毁了。”

这句话让加持的心凉了半截。这段时间以来，他的全部工作都是建立在资料仍然存世这一前提上的，可现在却突然被告知自己的心血全都打了水漂……他无力地垂下了头，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看着加持的反应，冬月却笑了出来。

“但我从没说过资料只有一份啊。”他闭上了眼睛，轻轻叹了口气，“明天下午七点之

后，去长尾峠车站的垃圾箱里翻翻看吧。”

渚薰站在空无一人的机库里，红色的巨人就在他的眼前。

他为自己不得不这样做感到抱歉，但却并不打算祈求 Lilin 的原谅。在很久以前，即使他早就预见了自己的命运，他仍然毫不犹豫地跳进了 SEELE 的圈套。这一切都是为了与那个人再会，这就是他的心愿。

他还有很多话要对真嗣说，包括那件最让真嗣痛苦、疑惑的事情。如果可以，他真的很想换种方式向真嗣解释一切。可无论是 SEELE 还是 NERV，抑或是真嗣，都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他最后一次露出了无所谓的笑容。

“苏醒吧，亚当的分身，Lilin 的奴仆。”

“二号机刚刚启动了！”青叶惊呼着，指挥室警报大作，乱成了一团。

“可恶，怎么回事！明日香？”

“无法确认。没有检测到来自插入栓的信号！”

无法确认？那就意味着，这是第五少年……不对，第 17 使徒……

很快，美里的担忧就得到了确认。“中央教条内检测到 AT 力场！”

“图样呢？是二号机吗？！”其实，在问出这个问题的一瞬间，美里就已经猜到了答案。

“图样蓝色。这是……使徒！”

蓝色图样的 AT 力场仍在不断扩展，中央大垂直沟的重重装甲正被一层接一层地击穿。第 17 使徒 Tabris 漂浮在缓缓降落 EVA 二号机面前，他根本没有着急的必要。

倒不如说，他是在刻意等一个人。

“你来晚了哦，真嗣君。”

他仰起头，笑着看向那个一跃而下的紫色的巨人。

“才没有，他来得正好！”

有那么几秒钟，渚薰愣了一下，他从未想到自己居然会在这里听到这个声音。等反应过来时，一只红色的大手已经紧紧地抓在了他。

“精彩的埋伏，我不得不承认。看来你与它的联接很紧密啊，不但能隐藏自己的气息，居然还能反抗我的指令。”

“你的遗言就是这种奉承话吗，使徒！”明日香加大了手上的力度。

“遗言？”薰又笑了，“怎么可能。我还没有和他聊过呢。”

“我警告过你了，别想再这么做！”

“恕难从命。”

“可恶，你这个无可救药的家伙！”

他轻轻闭上了眼，低声喃喃着，“看来，真嗣的选择是正确的。一对永远忠诚于彼此的伴侣，患难与共，生死相依.....没想到 Lilin 的心之间，竟然也能产生如此强的联接。两颗易碎的心，现在却如钻石一般坚韧。”

“你.....在说什么？”

“你一直在干扰我的计划，可否麻烦你留给我和真嗣一点私人时间？再见了，碇夫人.....”

“嘿！你.....”

她的话没能说完，剧痛已经传来。强大的 AT 力场直接切断了二号机的手指。

白发的少年轻轻挥了挥手，原本托举在二号机下面的力场消失了。如同一颗流弹般，红色巨人向深渊疾坠而去。

真嗣最担心的情况终究还是发生了。二号机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就连眼中的灯光也忽明忽灭。

“明日香，明日香！你怎么样！”

“真是粗暴的着陆方式啊.....”通讯器里传来低沉的呻吟声，“别管我，真嗣.....去追他！”

确认了她并无大碍，真嗣点了点头。就在他转身离开的同一时间，明日香的声音再一次响起。“真嗣？”

“嗯？”

“对不起。”

真嗣没有回答。他深吸了一口气，初号机疾冲向那个漂浮在空中的身影。那个身影马上就要到达‘天国之门’了。只剩下电光石火的一瞬，不管初号机的速度有多么快，真嗣都不可能阻止他了。

‘天国之门’打开了。LCL 之海、巨大的十字架、白色的巨人，在第 17 使徒眼前，一切都已暴露无遗。

“薰！”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刻。老实说，我很害怕，但是.....” 漂浮在空中的白发少年慢慢地转过身，他的脸上仍然挂着那标志性的微笑，“很高兴与你再次相见，真嗣君。”

紧接着，一只紫色的巨手紧紧地抓住了他。薰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谁都不知道，曾经乱作一团的指挥室是从何时开始陷入死寂的。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静静等待着结局的降临。

到底是初号机会杀死使徒，还是使徒会将初号机大卸八块？

更重要的是，第三次冲击会不会降临？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曾拼上性命守护过这里，他们并不是没有经历过失败，但却从来没有失败得这么彻底过。至少在此前，还没有哪个使徒能到达‘天国之门’，而第17使徒.....这个看上去最友善的使徒，却轻易地粉碎了NERV赖以存在的自尊。

此时，地面开始震动。在所有检测器的屏幕上，一团团模糊的噪点开始扩散。

“探测到前所未有的强大AT力场！”

“光波，电磁波，粒子，所有探测手段都被屏蔽了！”

“使徒是为了困住初号机吗？”冬月低声问道。

“可是EVA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源渡沉思着，他能感到右手上的那个存在已经开始躁动。“除非.....他对驾驶员很感兴趣。”

“是为了击败他？还是为了帮助他？”

源渡不知道答案。

“检测到第二种AT力场！”

“.....强度还在增加！”

“两种AT力场已经抵消了！”

“不可能！难道是又一个使徒吗？”

“无法确认！等等.....居然消失了！”

“什么消失了？是使徒吗？！”

到了此刻，源渡的脸上终于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很清楚所谓‘另一个使徒’指的是什么，这绝不是什么值得畏惧的状况。

一旁的冬月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碇，是她吧？”

“嗯。胜利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如果周围没有人，源渡几乎立刻就要纵声长笑。多年的心血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在他前方，已再无阻碍。

“冬月，让第二机关待命吧。”

“碇！你不觉得这太疯狂了吗？”这个命令让冬月无比震惊，“现在还不是时候，何况

SEELE 还在蠢蠢欲动.....”

“老人们愿意怎样就怎样。只要消灭了第 17 使徒，SEELE 也好，政府也好，再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了！这样一来，我已经不再需要适格者了。”

“那为什么还要动用第二机关？”

“为了消除隐患。”

“真的只有这么简单么？”

源渡回以一声冷笑。

“我做不到.....”

这几天中，真嗣已无数次预想过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也许，用最快的速度杀掉使徒，结束掉这一切，才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第 17 使徒就在初号机的掌心之中，似乎只要稍一用力，他那瘦弱的身体就会化作肉泥，可真嗣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薰，我做不到.....”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生和死对我来说是等价的，只有自己的死，才是唯一且.....”

薰后面的话，真嗣并没有听进去。在刚刚听到前几个字的时候，他的大脑就陷入了空白。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

原来如此.....

真嗣并不是没有想过这种可能，他只是不愿相信。

“.....来吧，真嗣君，杀掉我。如果不这么做，消失的就将是.....”

“薰君。”

渚薰不再说了，他只是笑。欣慰地笑。

“你才是那个掌控一切的人，是吗？是你送我们回来的.....”

“我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这一论断。我可以说的是，一直都有人在看着你们，你们的喜悦和悲伤，那个人都感同身受。所以，当你们许下愿望的时候，他便帮你们实现了愿望.....”

“愿望？”真嗣瞪大了眼睛，“你说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想要抛弃自己的女儿？”

“从结果上来说，是的——虽然当时的你们并没有这么想。真嗣君，还记不记得穿越回来的前一天晚上，你们说了什么？”

“什么.....？”

明日香满面愁容地站在亚纪房间的门口处。最近，真嗣总能在这里遇到她。

他静静地从背后拥抱着她。两人无言地站在那里，侧耳倾听着从房间传来的那轻轻的呼吸声。

“我们是不是该给她换上睡衣？”他在明日香耳边悄声问道。

“她好不容易睡着了，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了吧。”

真嗣悄悄笑了。他当然知道，让这个小捣蛋鬼睡觉是多么费心费力的一件事。如果现在把她弄醒，说不定又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哄她。

除了亚纪的事之外，还有一件事令他很在意。最近一段时间里，明日香时不时就会像这样满面忧愁地陷入沉思，这让他担心不已。

“嘿，你怎么了？”

“你是指什么？”她抬起头来，用无辜的眼神看着真嗣。然而，真嗣知道她只是在伪装。

“最近你总是这样郁郁寡欢的。尤其是见到亚纪的时候。”

“你肯定看错了。我看我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郁郁寡欢？”

“明日香，当你陪她玩的时候，你的确表现得和往常没什么两样。但我指的并不是这个。”真嗣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我指的是，你从背后看她的眼神。那种眼神，就好像是你有什么不愿让她知道的隐忧。”

“我只是……”明日香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她长叹了一口气。“你还记不记得上次的旅行？那是她第一次问起有关朋友的事情……从那时我就一直在想，这孩子该有多么孤独啊。”

真嗣真希望自己没有问这个问题，但他也明白逃避是没用的。

“……可是我们还能为她做些什么？我不认为我们还能做得……”

“是啊，我们已经没法做得更多了。可是……”明日香闭上眼睛，用力地摇了摇头，“最近这段时间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们不是这世上仅存的人类，亚纪的生活会是怎样？也许现在她已经上幼儿园了，她会结识很多与她同龄的孩子，与他们……成为朋友……”

看着从眼角拭去泪水，强打笑容的明日香，真嗣感到自己的心重重地抽动了一下。其实他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关于他人，关于朋友，关于那个多姿多彩、充满痛苦却也充满幸福的人类世界……

也许他们确实完美地履行了父母的责任，可是光是这样就能给她幸福吗？

“说实话，我……我很希望能让亚纪过上正常的生活。只要能让她像个正常的女孩子那样长大就好。”

“是啊……”真嗣轻声说，“我也是……”

“就是这样吗？”真嗣痛苦地嘶吼着，“只是因为一个愚蠢的愿望？你把女儿从我们的

身边夺走，只是因为我们希望她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很抱歉。但是，如果让她一同回来，只会起到反作用。”

“什么！你的话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矛盾么？”薰看上去对这个评价有点惊讶，“你们想要为自己的后代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于是你们被送回了这个时间节点，拥有了改变未来的机会，不是么？”

“可是我根本做不到，我什么都改变不了！不管我付出了多少，冬二还是受伤了，明日香还是遭受到精神攻击了，零还是死掉了！现在我甚至不得不再一次杀掉你！”说到这里，真嗣已经控制不住地抽泣起来，“不管我做什么，我的女儿都不会回来了！”

“可是铃原冬二君的伤势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严重，惣流也没有像上次那样陷入绝望的深渊无法自拔。至于绫波零，她的肉体的确死亡了，可她的灵魂和情感却仍然留存着，因为这一次她的朋友没有再抛弃她，不是么？”薰的声音仍然很温柔，可脸上的笑容却在慢慢褪去。

“真嗣君，我明白你失去女儿的痛苦，对此我很抱歉。如果你想让我赎罪，我不会怪你。只是，有一点我想要你相信……不，真嗣君，这是我对你的请求：请你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回头，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回自己的幸福……”

“可是我失去了她，你还让我怎么幸福！已经没有意义了，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不要恐惧，你从不孤独。”白发的少年又一次开口了，“别再犹豫了，真嗣君。没错，我是一个拥有自由意志的使徒。我身上唯一的枷锁，就是那刻在血液里的召唤。我没有办法抵抗它，正如我那些愚蠢的兄弟们一样。只有你才能给我自由，拜托了，我的朋友。”

“可是……”真嗣全身都在颤抖，几乎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抵抗？明明只要忽略它就好了……求你了薰，我不想再杀死你了，我们来做朋友吧！我……我需要你！求你了，薰……”

“你已不再需要我了，真嗣君。”他抬起头来，向那个站在高处的存在致以微笑，“你的盟友，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哦。”

零感到十分困惑。

自己说过绝不会让他成功，而他看上去也确实相信这一点。

可是，面对失败，他为什么笑了？

“这是注定要降临的命运。真嗣君，从那个怯懦的男孩一路走来，你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你不应该为了我放弃这一切。难道你不想再见到大家了吗？”

没有回答，只有低沉的抽泣声。

“你还是不明白啊，真嗣君，” 薰又笑了起来，“没关系，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那时，你一定会明白你所经受的这一切的意义，我保证。所以，活下去吧，真嗣君，为了你爱的人。”

真嗣用颤抖的双手抱着头，全身缩成一团。他想要反驳，想要否认，他想向渚薰证明其实还有其他的选择。一直以来他都想着要守护每一个人，可结果却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他没法救下所有的人，一直都是如此。

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承认，渚薰是对的。

“对不起.....”

“不要露出那种表情嘛。”

真嗣闭上了眼睛。只是轻轻推动了操纵杆，但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第 17 使徒被歼灭了。

明日香靠在电梯的墙壁上，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咒骂着自己。她又输了，她又一次害真嗣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现在她只希望自己的 EVA 能快点修好。最后的战争即将降临，她和她的二号机必须以万全的状态去应对这场血雨腥风。不能再输了。

电梯门打开了，她快步走了出去。但她没有想到，已经有人挡在了她的路上。

“你就是惣流驾驶员吧？”

战斗已经结束，所有的 EVA 都已被回收。然而，真嗣却迟迟没有离开他的插入栓。

准确地说，不是没有离开，而是不能离开。他感到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已经失去了力量，自己甚至已经动不了了。

作为 EVA 的驾驶员，与使徒战斗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此前，那些使徒无一例外都是丑陋怪异的存在，从它们身上感受不到任何灵魂与情感，他甚至很难把它们当作生物来看待。那时候，他总是可以毫不留情地将其抹杀。

可是薰不一样。真嗣从来都没法把他当成使徒来看待，他实在是太像人类了.....

原本以为第二次经历这种事情会轻松点.....自己真是愚蠢。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在座椅上翻了个身。也不知这样躺了多久，他终于感觉自己的身体积蓄起一点力量，于是，他试着慢慢地站起身，打开了插入栓的门。

等待着他们的是黑洞洞的枪口。全副武装持枪者们就连脸上也带着面罩，真嗣无法看清他们的脸。不过，从胸口的铭牌上，真嗣读出了他们的身份：第二机关。

“驾驶员碇真嗣，” 领头的人当先开口了，“你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现在我们奉总司令

的命令逮捕你。”

作者的话：终于，最大的秘密被揭开了（超兴奋）！

现在你们应该理解之前的许多情节了吧。好吧，也许穿越的原因有点勉强，恐怕当你们明白真香为什么会被送回来的时候也和真嗣一样想骂人（已经有很多人怼过我了）。但是，在我看来，他们为什么会被送回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回来了，然后开始了新的征程。这才是我最想写的内容。毕竟我也不是文学天才，我只是想写一个尽可能激动人心的故事。我原本是不打算做任何解释的，但是收到的反馈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不管怎样，我已经把这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内容尽量模糊地一笔带过。你们应该发现了，我只是借渚薰的口说了‘有人一直在看着你们’，但我却从来没有明说‘看着你们的人是渚薰，是他把你们送回来的’。是渚薰也好，是神明也好，是莉莉丝也好，还是真嗣自己的意念也好，都无所谓，关于这个问题还是模糊一点好。

我希望有关渚薰和绫波丽的情节不至于带来薰丽 CP 的倾向。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丽缺爱，但是不缺爱人，我从来没有过给丽配 CP 的打算。各位把这两人的感情当成特殊的友情就好。

第十二章 The Final

他很讨厌被关在狭小房间里的感觉。

当然了，作为一种惩戒手段，禁闭室存在的意义绝不是为了让被关禁闭的人喜欢。被关着的人越是讨厌它，就越是说明这种手段的有效性。只是，在他看来，这种惩罚也未免太过反人类了。

那些被关进狭小的禁闭室的人们之所以不会立即陷入幽闭恐惧症，其原因就在于无尽的

黑暗。黑暗，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高效的训导工具，它会使人忘记时间和空间，甚至忘记自己的存在。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切的物理概念都不再生效，人似乎完全变成了一个精神生命体，唯一能做的便是永不止歇地思考，直到耗尽自己的生命。

真嗣也不例外。自从被关到这里，他能做的事便只剩下思考，还有担忧。

他早该料到这种事的。一直以来，他和明日香太过专注于修正这个世界的偏差，有时甚至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碇源渡绝不是个傻瓜，即使自己的计划中发生的最微小的偏折也绝对无法逃过他的眼睛。显然，他和明日香的计划还不够谨慎，而他的父亲则已经看出了端倪。

可恶，为什么偏偏挑这种时候！明明已经那么接近成功了……

更让他担心的是，他现在仍对明日香的处境一无所知。他不是没试过提问，可那些警卫根本就不理会他，这更是给真嗣本已急躁的心境火上浇油。

尽管此前便一直抱有歉意，可直到现在他才真正体会到，自己消失在 EVA 中的那一个月里，明日香该有多绝望。

自己已经被关了多久了？战自的入侵随时可能发生，也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朝禁闭室而来。到了那个时候，自己就是个活靶子，而此前的一切努力也将付之东流。更糟的是，也许他们根本就不会仔细检查禁闭室，而是简简单单地轰炸一通然后扬长而去，就算是那些侥幸挺过轰炸的人，也会被永远关在这个铁棺材里，等待着自己的死亡。

他愤怒地朝着墙壁踹了一脚，发出‘咣’的一声巨响。而禁闭室的门也在此刻打开，两个穿着 NERV 军装的士兵出现在门口。

“碇司令想见见你。”

碇源渡依旧保持着标志性的坐姿，那居高临下的眼神就像是在审判犯人一般。这不像是一位父亲在面对叛逆的儿子时该有的表情。

“你们可以离开了。”

听到指令的两位士兵端端正正地敬了个礼，但其中一人却迟迟没有迈开脚步。

“司令？这个人极其危险……”

“需要我重复一遍吗？”

“……是。”

真嗣暗笑着，源渡那凶横的语气恰恰反映了他心中的不安。

“呵，你今天看上去比平时还凶嘛。”

这还是他第一次用如此戏谑的口吻对源渡说话。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中，愤怒与失望一直在真嗣的心里积压着。他没有再掩饰。再说，到了现在这个局面，也没有掩饰的必要了，继续装得像个顺从的乖孩子一样也不会有任何意义。

既然源渡肯做到这一步，他肯定已经掌握了某些确凿无疑的证据。问题只是，他到底已经知道了多少？

源渡似乎对讥讽并不在意。“我只是想确保这次谈话内容不被别人听到，而且我认为这也是你的心愿。”他冷酷地说着，“毕竟，你应该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时空穿梭的事吧？”

真嗣的目光落在了桌面的手枪上。源渡的语气让他本能地感到了恐惧。

“第二适格者，”源渡继续说了下去，“在面对询问时表现得极不配合。在谈到你们那段秘密通话的时候，她异常激动，甚至想要袭击我，所以我们不得不给她注射镇静剂。我记得，那时我提到了一个名字……‘亚纪’。”

真嗣只觉得热血涌上了头，他也差点就冲了上去。沉重的手铐将他的手腕勒出了血痕，但一丝疼痛反而让他清醒了下来。

没错，用言语让自己丧失理智，这正是那个男人的计策。

“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咬紧牙关，一字一顿地问道。

“你应该知道我想要什么。”源渡扶了一下眼镜，“知识。有关未来的知识。”

真嗣愣住了，但这并不是因为源渡的要求不可理喻。来自未来的知识确实充满了诱惑力，就连老谋深算的 NERV 总司令也不能免俗。

真正不可理喻的，是他语气中的高傲。那个男人，打算用这种口吻向自己寻求帮助？

“你与第二适格者的秘密对话已经让我确信我的猜想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她拒绝配合，我现在仍然对具体的细节一无所知。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告诉你？怎么，你要拷问我吗？还是要拷问她？”

然而，源渡的下一句话，让真嗣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

“你终究还是……”他的语气一下子就黯淡了，“我的儿子……”

真嗣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了……什么？”真嗣低声喃喃着，他的全身都在发抖。“你刚刚说了什么？这句话……我等待了那么多年的这句话，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在这个时候说出来！”

他的眼中盈满眼泪，双眼通红，但却不知道是出于悲伤还是愤怒。“你从来就不配当我的爸爸！你从来都是在利用我！当我陷入绝望的时候，你在哪？你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你从来就没把我当成你的儿子！就在过去几个小时里，你囚禁了我，你甚至利用我们失去的女儿来伤害她！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要我提供你想要的情报？！”

“真嗣，我无意采用更进一步的审问手段。”与激动的他相反，源渡依然是一幅不为所动的样子。

“……我恨自己竟然是你的儿子，我恨自己有个你这样的爸爸！如果……可恶！如果我能全身心地憎恨你……”真嗣说不下去了，他已经泣不成声。

而源渡只是冷冷地看着。

“你不是想知道吗？好，”他布满血丝的眼瞳死死地盯着源渡，然后咬着牙说出了答案。

“你，会死。”

就算这个结果真的震惊了源渡，他也绝不会表现出来。“真嗣，无谓的威胁没有意义。”

真嗣惨然一笑。“这不是威胁。你真的会死。不止是你，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亲眼见证了世界的毁灭，这全都是由于你那自私的计划！”

沉默降临，只有真嗣沉重的喘息声在回响。

“你没有成功，你没能再见到妈妈……”真嗣的声音低得宛如耳语，但源渡仍然清楚地听到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除了死亡，你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未来……”

有那么一瞬间，真嗣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源渡的脸上似乎真的浮现出一丝凄惨与悲哀。

“滚。”

真嗣没有想到，他的声音竟仍然如此平静。但也许，这不过是大坝决堤之前的最后一道保险。

“我没有时间浪费在两个顽劣的小屁孩身上。滚吧。”

真嗣最后对着父亲笑了一下，转身朝着门口走去。他已经说了所有能说的话，他相信源渡能明白他说的是事实。只是，对源渡来说，自己一直以来的信仰突然化为了泡影，自己那双手染血的前半生突然就变得一文不值，就算是他这样的阴谋家，恐怕也……

但真嗣没法救他。

“303 病房……去吧，第二适格者就在那里。”

真嗣又吃了一惊，源渡的声音从来没有这么疲惫过。

(303 病房……经典场景.jpg——beiming)

不知为什么，一个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声音的主人正是那个坐在办公桌后，用墨镜、手套和黑色夹克把自己的心封闭得严严实实的男人。

不久之前，男人曾经这样对他说：

‘不要去问那些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

303 病房。为什么一定要是这一间？这就是命运对自己的嘲讽吗？

眼前的一切都与那个时候太像了。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仪器的蜂鸣声在作响。在病床上，明日香正昏昏沉沉地躺着，任凭自己怎样轻声呼唤她都没有醒来。四周的墙面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这种宛如白日灼心的感觉让真嗣倍感无助。

所幸，眼前的场景虽然压抑，却也并非像那时候那样绝望。至少，他与明日香的心仍然紧紧相连。

他走上前去，用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明日香的手。掌心传来的温热让他知道她并无大碍。真嗣小心地俯下身，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

“要想唤醒睡美人需要一个吻.....你要是上次也这么做该多好。”明日香慢慢睁开了眼睛。她的声音很是沙哑，真嗣能想象出她在司令室里嘶吼的样子。

“我倒是不相信一个吻就能让那时候的你醒来。”他笑着轻抚明日香的脸颊。

“那也总比那种事情强。”

“知道了知道了。”他赶快转移了话题，“那么，现在你感觉怎么样？”

“好累啊。这些家伙到底用上了多少剂量？恐怕足够放倒大象了吧。”

真嗣扑哧一下笑了。“你可比大象难对付多了。”

“好吧，那时候我确实有点狂躁.....”说到这里，她突然全身一震，显然是想到了什么。
“那个老混蛋，他竟然提起我们的女儿！他怎么敢！”

“好了好了，都过去了。明日香，安心睡吧。”

他在明日香的枕头上轻轻拍打着，帮全身无力的她调整到一个更加舒适的睡姿。

“话说.....”她突然又开口了。

“嗯？”

“你怎么会找来这里？你从禁闭室逃出来了么？还是说.....”

她的表情认真了起来。“真嗣，你没有告诉他吧？”

“我全都说了。不过显然这并不是他想听的。”

看到明日香眼中的疑惑，真嗣摇了摇头，“这不是现在的你需要担心的。好好休息吧，很快我们就有的忙了。”

她轻轻点了点头，然后闭上了眼睛。

“一级警报！”青叶大喊着，“我真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先是派来一个人形使徒，现在又要派军队攻占这里！”

“我现在只希望战自的人能少带点 N2 地雷.....”日向也跟着抱怨起来。

“现在，我们有两台没有驾驶员的 EVA，和两个没有 EVA 的驾驶员。就凭我们的抵抗火力，如果他们真的打算强攻，我们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说起来，第二、第三适格者为什么会被逮捕啊？虽然上面给出的说法是谋反和叛国，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的理由啊？这些孩子明明是我们自己人才对。”

“也许是被反叛组织洗脑了。反正这已经不是 NERV 第一次被间谍渗入了。”

“就算是这样，他们也可以开着 EVA 逃离这里啊？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并没有拦截 EVA 的能力，那还为什么要让自己被抓住？”

“也许是想等使徒全部被消灭，毕竟那是世界上唯一能威胁到他们的 EVA 的东西。在那之后，面对其他的常规武器，他们就可以.....”

“求你了，别再这样说了……”一直以来沉默不语的玛雅突然开口了，“EVA 绝不是用来对付人类的武器，如果有一天我们接到了这样的任务，那我宁愿立刻辞职……”

谁都不再说话了。

尽管没有明说，但其实日向和青叶的心中也有同样的顾虑。他们都见识过 EVA 那可怕的力量，实在是难以想象，这样的力量如果作用在人类身上会是怎样的惨象。

“哦对了，还有种传言说，司令只是不希望他们挡自己的路。他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了。”为了打破这压抑的气氛，日向转移了话题。

“不让他们挡路？”青叶显然没有听过这种传言，“他们做了什么？”

日向无奈地耸耸肩，他也不清楚其中的细节。

而玛雅则接过了话头。“你相信这种说法吗？据说真嗣和明日香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哈？这是谁说的？”日向瞠目结舌，原来所谓的‘挡路’是指这个？

玛雅紧张地咬住了嘴唇。没想到两人居然没有听过这件事，自己不应该说漏嘴的！

可是，她也知道，自己绝不是那种承受能力强到可以独自保守所有秘密的人。“我听到了一段对话，是在对抗第 15 使徒的时候，真嗣和明日香通过加密线路进行的交流……我真的只是不小心听到的！副司令让我立马忘掉这件事，但是……”

顿了顿，她继续说了下去。“听上去就像是真嗣和明日香已经在一起很久了，他们似乎结婚了，甚至连孩子都有了。后来，两个人却通过时空穿梭被送回了这里……”

“时空穿梭？”青叶皱起了眉头，“这怎么可能？”

“我也不清楚。但是当真嗣说到那个失去的孩子……‘亚纪’，似乎是叫这个名字……他显得很悲伤，一点都不像是装出来的。也许这么久以来，那两个孩子一直在试着让世界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这种改变，对司令来说……”她紧张地压低了声音，“也许司令并不想要任何改变。”

“‘更好的方向’？难道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

三人都面面相觑，各自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相同的问题。

“你想过吗，人类补完计划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洁白的月光透过大开着的窗户洒到了床上，但绫波零会醒来，并不是因为光线的刺激。她能感觉到，它在呼唤着自己。这一次，这种声音前所未有地强烈。

执行使命的时刻降临了。

她轻轻地下了床，尽力不弄出任何噪音。然后，她像往常一样利落地穿上了学生装，向着门口走去。

如果可以的话，她很想再游一次泳。只有当自己的身体漂浮在水里，被这种冰凉清澈的

触感包围的时候,她才真正感受到了自由与解脱。从人类世界那复杂的痛苦与悲伤中解脱。

其实现在,在零的心头,还有另一个声音在回响。那个声音告诉她,她一直以来被灌输的使命都是错的,不过是那个男人自私的愿望罢了。于全人类而言,她所谓的使命绝对算不上正当。

不知为什么,零能感觉到自己渴望去遵从这个声音,但与此同时,她也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

不行,如果自己真的听从这个声音,那就永远也不能.....

“零,你要去哪?”

零瞪大了眼睛,呆立在原地。

葛城美里的手指在键盘上跳动着,多亏了这点微不足道的运动量才让她的手不至于冻僵。现在,她正身处 MAGI 的冷却系统内部。从这里的几个节点黑进数据库要容易很多。美里还是不知道,自己能来到这里,究竟是因为 NERV 真的没有防备呢,还是因为加持已经好心‘关照’过了?

直到现在,她还没有充分利用加持给她留下的那些告别礼。毕竟,家里突然多出两个穿越者,自己倘若遇到了疑惑,直接问他们就好了。

不过,美里倒也没有彻底放弃对真相的探索,否则自己也不会来到这里。她只是希望,万一事态的发展与他们的经历之间出现了偏差,也许自己还能帮得上忙。

另外还有一件事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真嗣和明日香被捕了,而自己却没能陪在他们身边保护他们.....好吧,虽然自己并不是为了逃避抓捕才躲在这里的,但她还是感到一阵自责。这种感觉就象是抛弃了那两个孩子一样。

但同时美里也明白,就算自己陪着两个孩子一起被关禁闭,那也无济于事。只有像现在这样继续调查,自己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她已经在这寒冷刺骨的散热器里待了几个小时,就在她快要冻得神智恍惚的时候,有什么声响突然划破了这片寂静。美里一下子跳了起来,差点把腿上的笔记本电脑摔到地上。

‘被发现了?’美里的右手已经摸向腰间的枪套。然后——她意识到,这响动来自她的手机。

她从口袋里摸出手机,屏幕上并没有联系人的具体信息,只是简单地标注着‘司令部’。美里不确定自己到底该不该接这个电话,不过.....既然身为 NERV 内部人员,如果 NERV 真的要抓自己,那自己绝无逃脱的可能。于是她按下了接听键。

“这里是葛城.....嗯?日向?.....呃,对呀,我在做调查呢,有什么事吗.....你说什么?.....真的被放出来了?太好了!.....我很快就回去,303 病房是吧?.....知道了,谢了哈。”

挂断了电话，美里长长地舒了口气。终于等来了一些好消息，尽管，她还是想不明白司令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又马上释放呢？是为了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好让大家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大？这可不是什么激励下属的好方法啊。

美里用力晃了晃脑袋，拨通了另一个号码。

“律子，是我。你现在在哪？.....什么，你已经到了？把他也带过去了？.....小律，你真是太懂我了！”

与此同时，美里的笔记本电脑也破译出了加密的信息。看着出现在屏幕上的白色巨兽，她不禁打了个寒战。

“真嗣君要带领我们对抗的，竟是这样的东西吗.....”

真嗣迷迷糊糊地靠在明日香的床边坐着。如果可以，他真想借这个机会休息一下，哪怕只有短短十分钟也好。但是，那份紧张却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

明天，一场血雨腥风就要降临了.....

他也试过去找美里，但是大家都说已经好几个小时没见到她了。真嗣有点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尽早告诉她所有的细节？如果不能提前告知她危险，那她很有可能又会.....自己的过度谨慎反而会害了她，真嗣绝不想面临这样的命运。

已是深夜，而真嗣却又听到了窸窣窣窣的翻身的声音，也许明日香也醒了。就在这时，病房的门被一把拉开了，借着走廊里的灯光，真嗣看到那个他一直在担心的人走了进来。

“嘿，我听日向说你们有话对我讲哦。”

“美里小姐！”真嗣一下子跳了起来，“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了！几个小时前我就在找你！”

“抱歉哈，我去搜查了一些不得不查的情报。”

“美里小姐，现在形势真的很紧急！如果不抓紧时间.....”

“战自马上就要入侵了。”明日香替他说出来了答案。

“战自.....”美里喃喃着，“是 SEELE 指使的吧.....？”

“差不多吧。多半是 SEELE 告诉他们 NERV 意图引发第三次冲击，否则我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真嗣紧张地咽了一下口水，“美里小姐，即将到来的并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尽管我并没有亲眼见证整个过程，但对我来说这仍然是一场噩梦。战自的人不会在意我们到底是平民、战俘还是科技人员，他们只会无条件地开火射杀！”

“.....我刚刚才得知 SEELE 准备用量产型 EVA 来对付我们，然后亲手引发第三次冲击。此外，似乎有几个高层官员也是 SEELE 的卧底。但我是真的没想到，他们居然有能力直接调动战自？这可是国家的军队啊.....”美里疲倦地闭上眼，双手按揉着太阳穴。“我想我也

需要休息一会。碇司令多半也有他自己的考虑，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突然下令宵禁.....”

“宵禁？”

“是啊，他上次没有这么做吗？”

他摇了摇头。“呃.....抱歉，我也不清楚。那时候我不在场.....”

明日香白了他一眼，是啊，那时候真嗣正忙着在病房里做运动呢！

“美里，我们得派人盯着零。千万不能让她到中央大垂直沟去。”

“零？”美里愣了一下。

“美里小姐，她才是人类补完计划和第三次冲击的中心。她会与莉莉丝融合，然后.....”

“融合？就像零号机那次一样？”

“有点像.....不过这一次将会是有意识的融合，绫波是出于本身的意志才这么做的。这一次的影响会，绝对比之前那次大得多，远不仅仅是大爆炸这么简单了！全世界的人们都会消失的！只是.....只是，让她这么做的人，其实是我.....”

美里瞪大了眼睛。“是.....因为你？”

真嗣直视着她，疲倦却严肃地点了点头。“我一直沉浸在杀掉薰君的痛苦中无法自拔，明日香陷入了昏迷，而绫波又变成了那个样子.....那时候的我太绝望了.....”

“在战自入侵的时候，你为了保护我而中弹了。你一直对我说没事的，我们一定能再见，可是，把我推进电梯之后，你却并没有跟上来.....在电梯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就知道你.....”

“美里小姐，我知道你会死，但却什么也做不了。而这全都是因为我.....”

真嗣低着头，不知道美里在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不过，他听到了一声轻叹，随后一只手轻轻地摸了摸他的头顶。

于是他继续讲了下去。

“明日香也在这时醒来，再一次驾驶着二号机上了战场。她独自与 SEELE 派出的九架量产机对抗，而我却还是无能为力，初号机被封在酚醛树脂里动弹不得.....等我终于赶到的时候，二号机早已被撕.....”

明日香轻轻踢了真嗣一脚。显然，后面的话已经不必再讲了。

“那时候我彻底失去了理智，当回归原始形态的绫波——也就是莉莉丝——寻求我的意志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了‘所有人都去死吧’。于是，她收走了所有的灵魂，让全体人类合而为一。从此，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了隔阂与误解。

“最后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如果痛苦泯灭，幸福也就失去了参照。我真的很想再次感受到真实的幸福，很想回到那个有真实感的世界。不管要面对的是疼痛还是悲伤，我都不会再逃避了。所以，我请求绫波把恢复人形、走出 LCL 之海的自由还给了大家。但结果是，只有我和明日香回来了。

“美里小姐，除了 SEELE，我们还必须阻止绫波与莉莉丝的融合。如果相同的事情再次上演，我不确定这一次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真嗣感到疲倦至极。而与他相反，美里刚刚的疲态却一扫而空，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一样，她惊恐地倒吸了一口气。“真嗣君，你不知道吗，绫波零已经消失了！在宵禁令刚刚下达的时候 NERV 就派人去接她了，可是她并不在家，也没有带上手机。”

真嗣与明日香对视了一眼。难道已经太晚了吗？

“那为什么不直接毁掉莉莉丝？”明日香的提议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富有进攻性，“反正我们迟早都得把那玩意炸掉。”

“如果莉莉丝对司令来说真的那么重要，我很怀疑我们能找到炸掉它的机会……”

“随你怎么说！总之赶快动起来！”明日香不耐烦地耸了耸肩，推着美里朝病房门口走去，“‘客人’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必须得做好准备，明白？”

“你不需要先换身衣服么？”美里指了指她身上的病号服。

“不用换了。等到了 NERV 的更衣室，直接换上作战服就好。”

‘你没有成功，你没能再见到妈妈……’

为什么少年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挥之不去？

快点专注起来，自己已经没时间了。老人们已经开始了行动，他也必须做出反制。时至今日，两方能和平共存的几率已经无限趋近于零，而源渡绝对不要成为失败的一方。不管真嗣所说的是真话还是无聊的玩笑话也好，他决不能让自己的心神受到干扰。

源渡明白，宿命降临的那一天，到来了。

“宿命降临的那一天，到来了。”代表着基路议长的石碑，散发着幽幽的红光。“朗基努斯之枪已经失落，借助莉莉丝实现补完的计划已无从谈起。接下来，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莉莉丝的子嗣：初号机。”

尽管早就料到了这一步，但当 SEELE 真正说出这个方案的时候，他还是感到了不小的震惊。“这应该与你们原本的剧本不一样吧，基路议长？”

“EVANGELION 的创造是人类文明的顶峰，它是人类文明的守护者，而非毁灭人类的帮凶。”冬月终于清清楚楚地把 SEELE 的计划之实质搬到了台面上，这罪恶的计划原本是两方心照不宣的事业。源渡有点惊讶，他没想到冬月居然仍会站在自己这边。最近以来，自己和他的关系明明变得越来越疏远才对。

“人类文明必须前进，还有下一个新世界在等待着我们。这才是量产型 EVA 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源渡的语气仍然一如往常的坚定和冷酷。

“我们会让 EVA 成为人类的方舟，但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其中一块石碑说。

紧接着，其它几块石碑也陆续亮起。

“这是解放人类那被束缚的灵魂的必要过程。”

“新生的喜悦只有从旧世界的毁灭中才能诞生。”

“这是神圣的终焉，无论是神还是人都将平等地死去。”

一群伪善者。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源渡早就听够了。

“死亡就是死亡，不会创造任何新事物。”

“那就请你用死亡来证明给我们看吧！”

随着基路议长的声音渐渐隐去，所有的石碑都熄灭了。

少年的声音又一次在源渡耳边响起。

‘除了死亡，你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未来……’

“可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未来。”

真嗣做了几个深呼吸，插在口袋里的右手紧张地攥着那个小玩意。在这种事情面前，想来每一个男人都不可能不紧张，但好在，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件事了。他并不担心自己会被拒绝，只是，自己在过去的几个小时消失无踪，在这个节骨眼上她肯定会担心得要死。所以，自己多半又要挨一顿骂。

他鼓起勇气推开了门。果然，在走进更衣室的一瞬间，他的脸上就挨了一掌。

“笨蛋真嗣！你又跑到哪里去了？我都快急死了！”

“对不起啦，我只是出去找……”

“出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出去？”明日香拽着他的耳朵，“现在可是宵禁啊。”

“呃……就和以前停电那次一样，从通风管道爬出去就好……我们也该提醒美里小姐，让她派人盯住通风管道……”

“笨蛋啊你！怎么能冒这种险？你要是出事了就全完了，你连这都不明白么？”

“明白，但我也不得有不得不拿的东西。”

真嗣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放心，明日香。就算已经记不清细节，但是战自并没有挑今天晚上进攻，这点我还是清楚的。”

“但这也并不表明外面就是安全的。也许他们早就埋伏好了……”

“好啦，你就当这是我最后再冒一次险。我敢打赌，你肯定猜不到我去拿什么了。”

明日香的表情变得复杂，尚未褪去的怒气之中又夹杂着一层克制不住的好奇心，这让真嗣忍俊不禁。

“铛铛！”他取出了那个揣在口袋里的小盒子。“怎么样！无论如何，在出发之前，我都想先把这件事做完。”

“真嗣，你……？我们不是早就……？”

“我当然知道，那也的确是我幸福的时刻。只不过啊，明日香，经历了这么多喜悦与

磨难之后，我还是想再一次正式地向你求婚.....”

真嗣单膝跪地，抬起头真诚地看着她的双眼，他的手中仍然捧着那个小小的戒指盒。“明日香，你愿意再一次嫁给我吗？”

“笨蛋.....！”她红着脸躲开了真嗣的目光，“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求婚会带来厄运的。”

“明日香，你愿意再一次嫁给我吗？”他执着地又问了一遍。

她转过身背对着他，久久没有回答。而他也就保持着单膝跪地的姿势，久久没有起来。

“哼.....好在，我从来不相信运气。”明日香转过身来，泪容与笑容一齐在她的脸上盛放。

她轻轻点按作战服上的一个按键，原本紧贴在身上的作战服开始充气。明日香从中抽出了自己的右手。“我当然愿意，此生不渝。”

真嗣幸福地笑着，握住她的手，为她戴上了象征着爱情的戒指。

这是一个漂亮的金戒指，在上面还嵌着一颗红宝石。

“怎么样，这次尺寸对了吧。”想起上一次为她戴上戒指时的窘态，真嗣扑哧一下笑了起来。

（在第四章中，真嗣送给明日香的礼物正是一个不合尺寸的红宝石戒指。
——beiming)

明日香用左手捂着嘴，右手的戒指则在眼前看了又看。

她只是笑，笑到眼角都泛起了晶莹的泪光。真嗣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这样的笑容了，就像是一朵盛开的太阳之花。

“好了，我也得去换衣服了.....”一边说着，他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真嗣.....？”

“嗯？”轻轻的呼唤又让他停下了脚步。

“今晚在这里陪我.....可以吗？我想要你在身边.....”

在戴上戒指后，她并没有立刻穿好作战服。现在，作战服松松垮垮地搭在她身上，从那宽大的领口，真嗣甚至可以隐约看到她的胸部。

他愣了一下。“呃.....我们明天还要战斗呢。明日香，你需要休息.....”

“笨蛋，那就温柔一点嘛。”她轻声对真嗣说，“人家只是想和你温存一会.....”

“这一次你不介意那些摄像头吗？”真嗣也狡黠地笑了。

“让他们看！让他们看个够！让他们流着鼻血去死吧！”

再一次，双唇相接。在更衣室的长凳上，两位爱人相拥在一起，分享着彼此的的热度与激情。

“真嗣，”透过粗重的喘息声，明日香这样对他说，“你要记住，我永远、永远都.....”

“我明白，明日香。”真嗣轻抚着她火红色的长发，“这次我会加倍小心的。你也一定、

一定要保重。”

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了。短短一瞬间的心之重叠，足以表达千言万语。

尽管心里明白现在绝不是打瞌睡的时候，冬月还是觉得自己的脑袋无比昏沉。他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连续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防备着 SEELE 的突袭，对他来说实在是是不小的消耗。

他正步履匆匆地赶往作战指挥室，而警报也就在此时响起。如果线人提供的情报没错，那么第一波攻击应该来自网络。对方将会尝试远程攻陷 MAGI，然后兵不血刃地夺取整个 NERV 的控制权。啊，如果对方真的能做到兵不血刃倒还罢了。他担心的是，就算 NERV 真的战败投降了，难道 SEELE 就会放过他们这一方的人吗？

如果 NERV 碰巧能扛得住第一波攻击，接下来 SEELE 就会武力攻取 NERV 总部。老人们已经集结了数个大队的兵力，此刻他们就埋伏在这四周。

‘这还真是沉重的一天啊。’

顺着走廊一路走来，他看到了许多急匆匆地奔赴岗位的人们。然而，有一个身影却显得不同寻常。这个黑色的身影，正朝着与其他人相反的方向行进。

“碇，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你不来吗？”

“不了。”源渡面无表情地与他擦肩而过，声音仍然冷若冰霜。“冬月老师，接下来的事就拜托你了。”

“已经要做到这一步了吗？”冬月站住了，他在质问着那个那个男人。

但 NERV 的总司令却丝毫没有停步的意思。他甚至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说。

冬月知道自己应该阻止他。他所策划的那个人类补完计划，于情于理皆算不得正当。更重要的是，冬月相信，这个计划绝对不是她的本意。

但副司令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

也许，他也打心眼里怜悯着这个痛失所爱的男人。毕竟，那个男人所经受的痛苦，他也同样体会得到。

“碇，”向着源渡离去的方向，他用谁也听不到的声音低喃着，“替我向唯问好。”

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间，是美里最为痛苦的时候。她只能听着技术人员那令人一头雾水的专业对话，盯着空无一物的雷达屏幕直到双眼干涩不已。她更喜欢面对那些看得到的敌人，而不是这些生涩的图表或数据。

可是现在，根本就没有什么‘看得到的敌人’，对方的所有攻击都是藉由网络发起，世界各地的 MAGI 分机正在全力以赴地试图侵入自己的本体。

更糟的是，所有的外部连接都被切断了。卫星也好，广播站也好，什么都连接不上。看来，别说是求援了，对方甚至没有给 NERV 投降的权利。

与干着急却又无可奈何的美里不同，在 MAGI 的内部管道里，赤木律子正忙得不可开交。她的手指飞速敲打着键盘，想要从来势汹汹的敌人手里为 NERV 争取一线生机。

这里迟早都会被攻破——就算再怎么不愿意承认，美里的脑海中还是浮现出这样的念头——但是，乖乖引颈就戮绝不是 NERV 的作风。

“已经阻止了对 MAGI 的入侵，”看着大屏幕上的实时战况，玛雅向众人宣告，“B 型防火墙已启用，接下来的 62 个小时将无法从外部发起攻击。”

“结束了吗？”美里听到一个声音怯生生地问。

“不会这么简单的，”她低声说道，“战争才刚刚开始……”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与强悍到犯规的巨大怪物交战对她来说已是家常便饭。但是说到对人作战，这却是第一次。

不只是她，NERV 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说到底，NERV 这个组织本身，就不是以对人作战为目标而成立的。

也许接下来的战役，将会是 NERV 经历过最惨痛的一仗。

‘使徒已经全数消灭，只剩下这一战了。等待这一切结束，你就能安息了吧……’她紧紧地握住了项链上的十字架。‘爸爸……’

在地下深处，赤木律子从 MAGI-Casper 的管道里钻了出来，轻轻地叹了口气。

眼前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那个地方。

Toshiki Askura 向来以自己是个‘强硬派’为傲。第二次冲击后的混乱年代已经让人类意识到懦弱的代价，现在，这个国家正需要一个强悍的执政者，来引领全体国民重建往日的荣光。正是这强硬的作风才让他最终赢得了大选，成为了日本新的首相。

NERV 的叛乱，无疑让他脸面无光。以前，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以 NERV 总部坐落于日本本土这件事为傲，他坚信日本将会成为为全人类的希望……结果，意图毁灭人类的却不是使徒，而恰恰是那个被他当作宝贝的 NERV。

不过话说回来，他倒也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信任那个碇源渡。

首相办公室的门被‘砰’的一下推开，突如其来的巨响让 Toshiki 差点从椅子跳下来。究竟是谁这样不懂礼节？他本想大声斥责，但是看着进来的那两人，尤其是秘书脸上那严肃

的表情，他也不由得感到一丝紧张。

“首相，我已经百般劝阻过了，但这个人……”

“原谅我的唐突闯入，首相。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我也不想就这样弄坏你的安保系统，但是之前的三十多次尝试实在是让我失去了耐心。”

Toshiki 记得这张脸，他向秘书缓缓点了点头。“没关系，你可以出去了，Yamashita 女士。”

“加——持——良——治，”他一字一顿地回忆着对方的名字。“过去你曾是我国谍报部渗透进 NERV 的特工，对吧？”

“我的身份很多哦，一个一个回忆也未免太浪费时间。”

“嗯？”

在办公室的隔音大门关上后，闯入者的气场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从对方的眼神中，Toshiki 似乎察觉到一丝轻蔑的笑意，他下意识警觉起来。

“让我长话短说吧，首相大人。我最近刚刚查到了一份资料。那资料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的叛徒其实不止一个哦。另外加藤将军也向我透露，这次针对 NERV 的军事行动其实是受到了双重授意，其中一个是为名为 SEELE 的秘密组织——你不该没听说过，对吧？至于另一个嘛……”

“赶快说重点！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拿着你自己杜撰的故事，来浪费我的时间……！”他强硬地打断了对方。但这份明显的紧张和急躁似乎正中那个男人下怀，他的笑容变得更狡猾了。

“嘿，冷静，别摸枪嘛。”对方一眼就注意到了 Toshiki 的小动作。“那我就直说重点吧，你觉得这份资料会不会揭露出另一个叛徒的身份呢？顺带一提，那家伙地位可是高得很哦。”

“你是在暗示我吗？我警告你，你现在是在和你的顶头上司说话。是谁给你的勇气，让你对我横加猜忌……”

“立刻取消对 NERV 的进攻。”笑容消失了，从对面的男人身上，Toshiki 头一次感觉到了杀气。

他拔出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闯入者，只要轻轻扣动扳机，对方的脑袋就会像西瓜一样炸开。“加持良治，你最好搞清自己的处境。如果你以为我会碍于自己的声誉不敢开枪，那你可猜错了。我的下属就在这四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需要他们帮我打扫房间了……”

可即使占尽了主动权，他拿枪的手仍然在不住地颤抖。

“你才是那个应当搞清自己处境的人，首相大人，”男人甚至有心情为自己点上了一支烟，“在来这里之前，我在网络上设置了一个程序，如果我不能活着回去解除掉它，那么，多年来你们一直费心掩盖的所有秘密都会被曝光。关于第二次冲击，SEELE，还有……人类补完计划。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不可能成功，你太低估 SEELE 的力量了。在那些秘密扩散开之前，SEELE 就能拦截.....”

“我当然料到了这一点。不过我们 NERV 的科学家水平也是很高的哦，我自然有办法让消息直接流向大众。毕竟啊，”男人悠闲地吐出一口烟气，“互联网和人心，可是两样很难操纵的东西哦，你不觉得吗？”

“呵，互联网？”Toshiki 笑着，面目狰狞。“互联网就是个笑话！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在网络上发酵，可你见过这些人组织政变么？说到底，他们只是一群不足为惧的小虫子罢了。”

“哦，那我猜这次的规模应该是只大虫子，最后或许会变成老虎也不一定。再过两个小时，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新闻机构的服务器都会接收到那些信息，而且是经由特殊的保密线路发送。想必就算是 SEELE 也不能全部拦下来吧。只要有一条漏网之鱼，你们的末日就到了。”

“SEELE 很容易就能抹除所有的证据，你们揭露的那些所谓机密，不过是你们杜撰出的故事。”

“你们已经编好新的故事了？若是真的有自信能把自己的所作所为遮掩得天衣无缝，那我还真是很期待听听你们的故事呢。”

“你这条毒蛇.....！”豆大的汗珠从 Toshiki 的额头流下，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你到底想要什么！”

“立刻取消对 NERV 的进攻。这是我第二遍请求您了哦，首相大人。”

“蠢货！你难道要放任 NERV 发动第三次冲击吗！”

“嗯？看来你不受 SEELE 待见啊，”加持的讥讽进一步摧残着他的心理防线，“没想到 SEELE 居然并没有告诉你真相啊，我还以为他们很信任你呢。听好了，首相大人，SEELE 才是真正要发动第三次冲击的那一方。他们确实为你的选举暗中推波助澜，助你建立起一个看似和平繁荣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他们本质上是一群好人。SEELE 在利用你。”

“不可能，他们不能这么做.....”Toshiki 脸色苍白，抱着头蹲坐在地。

绝不可能！SEELE 才是正义的一方，他们是真正有志于拯救世界的人们！被他们拯救的日本就是明证！

可是，日本真的称得上得到了拯救吗？

当然！来自世界各地的无数精英在这里定居，人类所有的尖端科技在这里被投入战场，这里的第三新东京市是人类迎击使徒的唯一要塞！他领导的国家，承载了人类对明天的希望！

但是，这样的日本，难道不就是个靶场吗？自第二次冲击以来，大大小小的战役几乎全部落在这里，SEELE 口中的拯救明明从未降临，明明这里遭受的损失才是最重的.....

“已经来不及了，”蹲在地上的日本首相抬起头来，脸上满是苦涩的笑。“战争已经开

始了，所有士兵已经按照命令关掉了对外通讯设备。这原本就是一场没有回头路的行动，我们真的已经来不及了……”

“那就赶快把第二东京市所有剩余的兵力集结起来！我们必须得赶在他们前面。如果无线电不能用，那就只能面对面交流了，或者……靠这个。”加持指了指腰间的枪。

此时，美里正抱着双臂在指挥室里焦急地踱来踱去。

“市民的撤离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进入掩体的人数已经超过一半，仍在增加中。”

还不够快，炮火马上就要落下来了……

就像是回应美里的思绪一样，战自的进攻就在这时开始。

“第 8 到第 17 雷达站全部失联！”一个声音喊着。大屏幕上的几个窗口一下就花了。

“强罗防线受到特科大队入侵！”

“御殿场方面也有两个大队接近中！”

美里暗自咒骂了一声，她的大脑正在飞速运转。如果真嗣能记得更多的细节就好了。现在敌人的主力无疑正从正面压上，可是他们为什么……？

‘只有 EVA 才是他们真正的威胁。考虑到无法战胜 EVA，他们一定会先行攻击 EVA 的弱点……’

“西面的入侵只是佯攻！”她大声地呼喊着，“驾驶员在哪里？！战自一定有人朝他们去了！”

“第二、第三适格者均已进入 EVA 待命，随时可以出击。”日向回答道。

“太好了。终于收到好消息了啊。”美里如释重负，“立刻把初号机和二号机发射到地面。另外，零在哪里？”

“第一适格者去向不明，”传来青叶的声音，“我们无法确认她的位置。”

这可糟了，美里咬紧了牙。考虑到已有的情报，‘去向不明’最有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她已经和司令去了中央大垂直沟，即将启动第三次冲击；或者她已经被杀害了。如果非要两害相权取其轻，美里宁愿发生的是后者。然而，现在司令同样不在这里，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第一种猜测的可能性。

不过很快，新的战况传来，将她拉回了现实。战自的兵力已经侵入了 NERV 总部，对方的速度比她预想的快得多，NERV 的安保措施甚至连拖住对方的步伐都做不到。

真嗣已经告诉她，入侵者会是一帮见人就杀的暴徒，可她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凶暴程度。看着大屏幕上显示的惨象，她甚至怀疑到底该不该继续增派人手前去拦截。在久经沙场的精英军人面前，NERV 的抵抗不过是白白送死罢了。

这绝不是一场 NERV 能正面打赢的战争。

“第 3 层以上全面放弃，撤出战斗人员。50 秒后，开始向第 2 到第 4 层注入酚醛树脂。希望这能拖住他们足够长的时间吧.....”

“足够长的时间.....为了什么？”

在两台装甲巨人在地面上露头的一瞬间，无数的炮管就瞄准了它们，各种火炮与导弹如同暴雨一样倾泻而下。VTOL 的引擎呼啸着，排成密得像是乌云一样的机群，向着初号机和二号机发起冲锋。

漫步在在枪林弹雨中，两位巨人只是轻轻抬手便驱散了这片恼人的虫群。

来自真嗣的通讯窗口在她的视野左侧亮起，他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安。“明日香.....”

“没事的，”她当然懂真嗣的心境。这个善良过度的家伙总是狠不下心去做这些杀人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就可以做到杀人不眨眼，但她明白眼下这种局势亦不能再套用通常的道德与良知。“真嗣，这种事就交给我吧。你只要帮我看护好电缆就行。”

真嗣淡淡地笑了一下。“嗯，没问题。”

明日香也回以微笑。在通讯窗口消失后，她闭上眼睛，做了一个深呼吸。

通过望远镜观察着几公里之外的战况，加藤将军紧紧皱起了眉头。那台红色的 EVA 就像是发狂的恶兽一样在摧残着战自的兵力。联合国和日本政府引以为傲的先进兵器，各式火炮、坦克和 VTOL，根本无法对 EVA 造成一点伤害，甚至连近身都做不到。而红色的巨人却只需要轻轻一挥挥手，就能将看似坚不可摧的钢铁洪流彻底击溃。

几发导弹精准地命中了目标，有一发更是直接命中了面部。所有的士兵都为之欢呼起来。然而，待硝烟散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二号机仍然毫发无伤。进攻已经开始这么久了，他的部队却连前进半步都做不到，加藤开始焦躁起来。

当然了，如果这点挫折就会让他心灰意冷，失去对胜利的渴望，那他也配不上将军之位了。尽管一开始的计划是赶在 NERV 出动 EVA 以前就将之‘和平接收’，但战自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现在这种情况。

“电缆！”他对着对讲机大声喊道，“集中火力打断它！”

“我们做不到！长官，紫色的那个在护着电缆！”

“什么？！”他调转望远镜的朝向，这才注意到那个一直守在红色 EVA 后面的另一台 EVA。紫色的巨人没有交战，而是一直守卫着红色 EVA 的电缆。每当炮火射向电缆，硝烟之中就会有橙红色的六边形图案亮起，毫无疑问这都是那台紫色 EVA 干的好事。

更重要的是，紫色 EVA 并没有电缆。这就意味着它没有弱点。

最后，加藤还是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利。“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吗.....”

“要撤退吗，长官？”

加藤闭上眼，极力思考着最后的对策。他现在还有 N2 地雷可以使用，但这种武器能否对 EVA 这种等级的存在造成伤害，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情。毕竟，他自己就曾亲眼见过一个使徒扛下好几发 N2 地雷的场景。何况 N2 地雷是珍贵的战略武器，他们携带的并不多，携带的目的也并不是对付 EVA，而是要用它们炸开 Geofront。

“全体撤退，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参加的战斗了。”他不甘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感到自己身为军人的荣誉感再一次受到了玷污。“给上面发令，让他们出动那些大家伙吧。接下来就是怪物们自相残杀的时间了。”

“检测到八架.....不对，九架运输机正在进行投放！这是.....？”青叶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投放的是.....EVA！”

“量产型 EVA，”美里纠正了他的错误。她看上去一点都不惊讶。“终于来了啊，这些家伙。”

“九架？对.....两架？”玛雅同样惊恐万状。自从战争开始，她就一直提心吊胆到了极点，事态的发展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她的接受能力。

(我要吐了！.jpg——beiming)

美里从口袋中摸出了手机，铃声只响了一次就接通了。“律子，你那边怎么样了？”

“马上就好哦。”

“拜托你啦。”

刚挂上电话，耳边就传来日向的声音。“两架对九架，这也太犯规了吧.....等等，发现未知信号！正在高速接近战场！”

“不用担心，”美里自信地宣告，“那个可是友军哦。”

“你准备好了吗？”

“哼，当然。”尽管尽力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但一点都不紧张也是不可能的。望着在高空中盘旋的九个白点，明日香深吸了一口气。

她突然有点后悔，出战的时候应该带一把远程武器的。不过，这样的武器也不过只是骚扰一下它们罢了，量产机绝不会被这种攻击打倒。

肾上腺素飙升，她的心脏在急速跳动着。似乎是感受到了她的急躁，二号机的机体内部轰响着隆隆的低鸣。

初号机与二号机背靠背站在一起，警戒着绕着他们盘旋的量产机。在白色的怪兽即将双

脚着地的瞬间，两台 EVA 就如闪电一般疾冲而出，抓住脚踝将量产机狠狠地砸到地上。量产机根本没有机会站稳，更别说是战斗了。这就是两人的作战计划。

然而，计划的进行却算不上一帆风顺。

在放倒自己的第一个目标后，明日香就感觉背部被重重地踢了一脚。借着前冲的势头，二号机一个侧翻闪到了一旁，而另一架量产机掷出的武器就这样擦着她的侧颊飞了过去。

抓住这短暂的机会，被放倒的那台量产机早已重新起身，逼近了明日香的面前。二号机勉强躲过了直朝自己头部砍来的武器，而右脚则向量产机腰部极速踢出。

让她震惊的是，二号机招牌的踢技竟然落空了。对方闪躲的姿势甚至没有一点慌张，完全就是轻轻松松。

从眼角余光里，明日香看到另外两台量产机已经朝自己袭来，还有一架则攻向了电缆。她选择了撤退，在全力躲过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后，两台 EVA 重新回到了背靠背的姿势。

二号机拔出了高震动粒子刀。“不对劲！这些家伙怎么变得这么强！”

“上次是什么情况？”真嗣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显然他也刚经历了一场恶战。

“除了能再生，以及能复制朗基努斯之枪以外……”她突然愣了一下，因为她看到与初号机交战的那两台量产机已经把武器变为了长枪。“除了这些能力，量产机在近战中根本占不到优势……但这次是怎么回事？”

一个念头倏地闪过她的脑海，让她如坠冰窖。“难道它们……是把我当成了玩物？”

“什么？”

“那时候我的电缆已经断了，能源迟早都会用尽，”她咬牙切齿地低声说道，感到从未有过的愤怒，“这该死的东西知道我注定会输，它们只是在等我能源耗尽的那一刻。就像是捕食者把自己的猎物玩弄致死一样……”

“明日香……你觉得它们有这样的智能？会不会只是……”真嗣想说什么，但是明日香并没有听。

“呵，呵呵……你们玩得很开心嘛……”低沉的笑声把他吓到了，明日香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准备偿还吧……”

丝毫没有理会真嗣的呼喊，二号机如风暴般疾冲而出。即使九架全副武装的敌人正等着自己冲过去，即使它们可能还隐藏着其他底牌，她都决不会认输。她要摧毁敌人，把这些可恶的东西彻底撕成碎片，直到它们再也站不起来为止。

但势不可挡的二号机还是被什么‘东西’拦住了。一个巨大的阴影突然出现在战场中央，就好像是凭空出现一般。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影子的主人已经从空中疾坠而至，而被影子笼罩的那台量产机则吃到当胸一脚，被远远地踢飞出去撞上了一座小山。

“这——是什么！”冲击的余震也波及了明日香。

待烟尘散去，真嗣一眼认出了那个位于战场中心的闯入者，那也是一台白色的装甲巨人。但这反而令他更加震惊。

“JA 无人机？”

“哈啰！”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在通讯窗口，“听说你们需要我的帮助，我就赶来咧！”

“冬……冬二？！”

“没错，正是我。”

直到这时明日香才终于反应过来，跟上了他们的对话。“你在驾驶这玩意？”

“嗯，算是吧……”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操纵’应该更贴切一点。”

在 NERV 总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铃原冬二坐在一个全景驾驶舱内，隔着侧方的小窗户和律子相视一笑。“让赤木博士给你们解释吧。”

“真嗣，明日香，听得到吗？”通讯器里传来律子的声音，“真嗣，你应该记得，JA 无人机原本是由 AI 控制的，而我只不过是对它做了些改装而已。现在冬二君正在总部远程操控它哦，就和驾驶 EVA 差不多。”

确实与驾驶 EVA 差不多，就连冬二的驾驶舱都是用报废的模拟插入栓改装的。在驾驶舱外部伸出几条粗粗的线缆，将操作信号输送至 MAGI 系统，藉由 MAGI 的强大算力，他才能对 JA 这样的庞然大物加以操纵。

“但这也……”量产机的攻击让真嗣应接不暇，但还是放不下心中的疑惑。“你们是怎么搞来这家伙的？在事故之后，JA 就应该被政府回收了呀，难道它不应该出现敌人那边么？”

“你有你的秘密，我也有我的。”美里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政府那边的事嘛……真嗣，你就当它是一个老朋友送来的小礼物吧。”

“昨天前我们才进行了第一次试运行，情况还不错。”律子进一步解释着，“虽然冬二君因为通行禁令没能赶来……”

“你是说这家伙是第一次开这玩意？”明日香尖锐的声音立马就传来了。

“嘿，你这样很不礼貌啊惣流，可别小看我！”冬二立马反驳，“我也是做过很多模拟训练的啊，你就好好瞧着我大展身手吧！”

“随你怎么说，别拖我后腿就行！”

“好了孩子们，现在可不是斗嘴的时候啊。”

律子冷静的声音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战场。毕竟，这是一场决定人类存亡的战争。“你们要记住，JA 不能产生 AT 力场，所以你们要尽量保护好机体。反过来说，朗基努斯之枪的特殊功能也会对它无效。”

“另外，JA 是靠核反应堆供能的哦，”说到这里，美里想起自己徒手拆核弹的壮举，不由得笑了笑。“虽然核爆炸不会像第三次冲击那么可怕，但我还是希望你们尽量避免。”

“明白。”三位驾驶员异口同声地回答。

“让它们瞧瞧我的厉害！”留下这句话，冬二操纵着 JA 第一个冲了出去，展现出丝毫不亚于 EVA 的速度。

“少吹牛了，”明日香的二号机紧随其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上次数学考了多少分。”赤木律子笑着摇了摇头。真是一群孩子们啊。

“报告情况！”

“这里是 Shinjo 小队，”Shinjo Akita 对着通讯器回答，“第 2 层已经清空了！”

“怎么花了这么久！”

上司那傲慢的语气让他很不爽，就好似他们这些冲在前线的士兵在偷懒一样。“长官，这里到处都是酚醛树脂，我们必须得用炸药开路！另外，如果预定的补给能快点送到，我们也不至于花这么久了！”

“运输机飞不过去。我们没法对付那两台 EVA。”

Akita 无奈地叹了口气。“算了，反正这一层也没有遇到太多抵抗。”

“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士兵。NERV 的人根本没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只会抱头鼠窜罢了。”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长官。我是说，我们在这一层根本没遇到什么人。”他顿了顿，提出了他的质疑，“您觉得这会不会是个陷阱？”

这是碇源渡第一次如此喜形于色。

行走在直通中央教条区的狭长而漆黑的隧道里，他低低地笑出了声。他能感到自己的心跳正在加速，他甚至看到每当自己走出一大步，追求半生的目标便离他近了一分。成功就在眼前。

他要找到零，他要得到那把只属于神明的钥匙。到了那时，他一定能再见到她。

在他面前，最后一道大门正在缓缓开启。

“你果然在……”

只说了一半，他的声音消失了。在空旷的地下大厅里，只有那早已废弃的培养槽，不时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电火花。

绫波零不在这里。

他很确信她一定会来，这个她诞生的地方一直在呼唤着她，她绝不可能抗拒！也许是自己来得太早了？可是通往中央教条区的路只有这一条，而在这一路上，源渡并没有见到她。

他转过身，眼前的隧道仍笼罩在一望无际的漆黑中，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他开始搜寻，他走遍了中央教条区的每一个角落。从地下大厅到研究室，再到绫波零生活过的房间，到处都空空如也。

她应该在这里的！她绝对无法抗拒那召唤才对！谍报部的那帮饭桶已经说了找不到她，那她一定是来了这里！她一定会在这里！

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别说是绫波零的身影，就连一丝生气都没有。死寂笼罩着一切，似乎是在嘲笑着他的失败。

‘难道碇真嗣说的是对的？’

万一是 SEELE 已经提前对她下手了呢？那一切就全完了，他已经没有办法制造出新的绫波零。可是，就算那帮负责监视绫波零的人再怎么无能，也不该连这种事情都注意不到。何况他确信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SEELE 的老人们只是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的蛆虫而已，他们绝不可能察觉绫波零真正的作用。

难道 NERV 里面还有其他的叛徒？

不管原因到底是什么，只要零没有来，他就无法继续了。源渡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所有事情都彻底偏离了他的掌控。他多年的心血，他建立起的一切，他死死抓住不愿松手的那个理想，正从他的指缝中流逝。

明明已经近在眼前了.....

这不可能.....

一路搜寻，直到他走到了早已被开启的天国之门。至此，他明白自己输了。

这里并没有零的痕迹。她本应是整个计划中最为可靠的一环，但背叛自己的却正是她。他跪倒在地，感到全身的力量正在被抽走。

在他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莉莉丝正以戏谑的表情望着他。

他呆呆地看着白色巨人的脸，它的目光就像是烈火一样，烧灼着他的灵魂，嘲笑着他的愚蠢。在长久的岁月里，莉莉丝沦为了人类的奴隶，对于人类利用自己的身体进行实验和改造无能为力——至少，人类是这么认为的。有那么一段时间，不只是碇源渡，所有研究者都真的相信人类能拥有神。

真相直到现在才被揭开。神明就是神明，人类这样的蝼蚁永远不能渴求成为神明。也许人类那繁荣了十几年的科学研究，那意图将神之力置于自己掌握之下的种种尝试，不过是神明无聊时用来打发时间的游戏。

源渡感到自己的右手微微发痒，亚当正在蛊惑着他，要他去实现亚当与莉莉丝的融合。但源渡并不准备听从他的旨意，在这最后的关头，他绝不要再屈从于神明的意志，他绝不要向神明认输。

他无力地在身上摸索着，右手摸到了那个挂在腰间的小小铁器。

他才没输，他还有见到唯的方法！

“哈哈哈哈哈.....唯，我来见你了.....哈哈哈哈哈.....”

癫狂而苍凉的笑声在广阔的地下空间回响着，随后是一声枪响。

面对突然闯入战场的搅局者，九架量产机并没有丝毫慌乱。它们再一次采用了明日香从未见过的战术，不再一个一个袭来，而是选择了协同作战。九台 EVA 分成了三组，但却并不是简单的三乘三，它们显然也在观察着对方的棘手程度。

几架量产机似乎是在充当着自由人的角色，每当某个对手露出破绽，它们就会一拥而上。

这样一来，三位驾驶员就不得不面对似乎无穷无尽的攻击，既无法彼此接应，也无法集中进攻某个特定目标。

更糟的是，量产机似乎还学会了投掷。它们展开双翼，飞到对方无法触及的位置，然后全力掷下象征着死亡的大刀——真是奇怪，它们竟然把武器又全部变换回了大刀。

“可恶啊！！”明日香咒骂着，“你们两个离我远一点，这是我自己的战斗！”

“明日香，你……”真嗣拼尽全力，将纠缠着他的量产机狠狠地摔了出去，“你不许说这种话！”

“也许她说的有道理，”美里的声音在通讯频道里响起，“如果你们分散站位，就能拉大量产机群之间的距离，也许能拖慢彼此联动的速度。小心一点各位，也不要站得太过分散，万一被集火就不好了！”

“可恶啊，说得容易！”

“它们为什么不用朗基努斯之枪呢？”冬二面临的威胁已经暂时解除，这倒不是由于他的技术太过精湛所以轻易击退了敌人，恰恰相反，也许是量产机判断他威胁不大，所以分散兵力去对付初号机和二号机了。除却驾驶技术的因素，JA 没有 AT 力场的特性也要求冬二必须尽力保护机体，这让他更加缚手缚脚。

“也许它们是不想误伤……可恶！你给我去死！”明日香一脚踢开眼前的敌人，内置能源的倒计时已经启动了。她转头望向电缆所在的位置，一台量产机正站在那里。它的脸上挂着狰狞的笑容，而手中的武器已经将电缆一分为二。

愤怒的二号机再次展现了非凡的加速度，这次量产机没能躲开这一发标志性的骑士踢。它的头部几乎直接戳进了地面，武器也掉落在地。

“明日香，冷静，你的能源已经要耗尽了！你应该……”

“应该怎么做？躲到一边靠你来保护我吗？”她气冲冲地吼了回去，“少开玩笑！还剩四分半钟，我要它们去死！”

“明日香……！”尽管不愿放弃，但真嗣也明白她绝不会妥协。“那你向我保证，等倒计时只剩二十秒的时候，你必须撤退。”

“知道了知道了！”

与此同时，冬二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过了凌空扑来的一台量产机。紧接着，JA 射出了一

条手臂，紧紧锁住了那台量产机的一侧翅膀，它前冲的势头立刻就被拉住了。JA 以自己为圆心拉着它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圆，将它重重地砸在一座小山上。

金属撕裂的声音传来，量产机的一侧翅膀被彻底扯断，倒在地上失去了反应。

“哦耶！干掉一个！”

“还没死透呢！”二号机从 JA 的侧面疾驰而过，将刚刚夺来的战利品——那把大刀——直直插向了量产机的红色核心。借着机体前冲的势头，刀锋轻易切开了橙色的 AT 力场。那台倒在地上的量产机发出悲惨的嘶鸣，双臂在空中胡乱挥舞着想要抓住二号机，然而，随着 S2 机关碎裂的声音响起，它成为了战场上的第一具尸体。

明日香的脸上浮现出近乎疯狂的笑容。她舔舐了一下嘴唇，感受到无与伦比的畅快。

“Erster.....”（“第一只.....”）

“怎么可能！009 号被毁了！”

“量产型 EVA 应该是无敌的才对！明明就算 S2 机关受损达到 63%也能正常工作的.....”

“失去了一台 EVA，这样还怎么发动仪式！”

“不要慌张！在战场上还有替代品！”

“可那个‘替代品’根本不是我们这边的！”

“无所谓。只要能获胜，我们就能收回亚当和莉莉丝，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建造新的 EVA。仪式只不过被短暂推迟而已。”

“建造新的 EVA？你们以为那么容易么！为了之前的建造计划，我的国家已经搭上了全部的资源，怎么可能有余力建造新的 EVA！”

“我们欧洲也是一样！到了现在，我仍然认为直接回收朗基努斯之枪才是最经济的方法。”

“只有获得胜利，朗基努斯之枪才能为我们所用。我们都对这次进攻太过自信，完全低估了那几个孩子！”

“还没到失败的时候！只是失去了一架 EVA 而已，我方的数量仍然占优。”

“不要吵了，各位！当务之急是赢下这场战争！”

“我赞成。另外，第二东京似乎有一个空军中队叛逃了。”

“几架 VTOL 不足为惧，重点是眼前的战争！”

在争论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没人注意到，那块刻着‘SEELE-01’的石碑一直保持着沉默。

“长官，” VTOL 的飞行员朝着乘员舱里喊了一句，“我们就快到第三新东京市了。”

加持打了个‘收到’的手势，他的视线仍然望向窗外。即使隔着几公里的距离，也已经可以望见 EVA 之间的厮杀。他不由得感到骄傲，葛城真的有好好利用他的礼物。可是，即使有了 JA 的加入，NERV 一方在数量上仍然处于劣势。他衷心地祈祷 NERV 的大家都能平安无事。

“有没有让它们停下来办法？”他问的是中队的队长，Sakamoto。

一开始，整个中队的士兵并不愿意与昔日队友自相残杀。但有些人很快意识到，放任这场邪恶的战争继续进行，才是战自真正的耻辱。Sakamoto 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事实上，原本他就应该作为先遣队的一员，参与对 NERV 的占领行动，然而他却主动拒绝了任务。Sakamoto 实在是做不到对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更何况其中还有女人和孩子。

‘如果这就是世界末日，我希望能以一个男人的姿态离开，而不是一个嗜血的怪物。’

在出发之前，他是这样告诉加持的。

看着眼前的士兵们，加持心中感慨万千。为了追随他口中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正义，这些人不惜背上反叛的罪名，甚至冒着日后被送上军事法庭的风险，主动从和平繁荣的第二东京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他暗自下定决心，绝不会辜负这一腔热血与忠诚。

“很遗憾，没有。” Sakamoto 这样回答道，“量产型 EVA 并不受我们控制。”

“这还真是可怕，”加持表情凝重地盯着高高跃起的二号机，“千万保护好自己啊，孩子们.....”

突然，就在他的视线掠过机身下方的一片空地时，什么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准确地说，是让他一瞬间变得万分紧张。“快点在那条街旁边降落！快！”

他一把夺过身边士兵的步枪，然后打开了舱门。失压差点把他吸出舱外，但加持还是设法稳住了身形，瞄准了地面上的目标。

加持看到的景象是，有三个战自的士兵围住了一个人，其中一人更是已经举枪瞄准。而被围住的那个人——虽然无法看清面容，但那头标志性的蓝色短发让加持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她为什么会跑到这里？

受到距离和机身颠簸的影响，前两枪都打偏了。直到加持开了第三枪，那个持枪的士兵才终于瘫倒在地，抱着右腿痛苦地翻滚着。

待 VTOL 降低到安全的高度，加持便立刻一跃而下，朝着绫波零所在的方位跑去。直到这时他才看见，那两个没有举枪的士兵，早已歪歪斜斜地倒在了地上。

看到他的到来，劫后余生的零才终于放松下来，向他致以微笑。奇怪，自己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笑。也对，不管如何勇敢，她毕竟只是个十四岁的孩子。

“谢谢您，加持先生。”她甚至郑重地鞠了一躬。

“别别别，这是我该做的。”加持立马扶住了她，这么正式可不是他的性格。“说起来，居然在这里见到你，还真是让我惊讶呢。”

“在进攻开始之前，我就逃出来了，因为我判断总部已经不再安全了。”

加持愣了一下，盯着她看了几秒钟。不过，就和往常一样，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呃……零，我指的是另一件事……”

“我……我有着不能站在碓司令那一边的理由。”一反常态地，零避开了他的目光。她盯着地面，就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既然如此，加持也不想让她为难。“没关系的，零，活下来了就好。Sakamoto！机上还有空座位吗？”

“如果算上这三个伤员，VTOL的承载力实在是不够……”

加持皱起了眉头，就在这时，他看到了远处的一辆吉普车。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Sakamoto，接下来的任务，可以交给你指挥吗？”

Sakamoto向他竖起大拇指。在这短暂的航程中，两个人已经培养起相当的默契。

“那就好，”他转身面向零，“我们就坐那辆吉普好了。再坚持一下，零，等到战争结束，你想去哪我都会带你去的。”

零无言地点了点头。不过，当加持朝着吉普车走去的时候，零却并没有跟来。

“加持先生，可以麻烦你把车开过来吗？我还有点事要办，但很快就回来。”沿着相反的方向，她走向了一片灌木林。

“呃，当然没问题。不过可否容我一问，”加持向着她的背影问道，“你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接一个人。”

“哈？”

看到一位‘战友’彻底倒下，量产机群再一次改变了策略。除了与JA交战的那三台，剩下的量产机都将武器变形为了长枪。显然，它们也已经发现，JA并不能产生AT力场，那厚重的物理防御反而令轻飘飘的朗基努斯之枪难有用武之地。

“嘿，惣流！”冬二朝着明日香大喊，“你为什么不把那玩意变个形？那个朗什么之枪应该对量产机也有效吧？”

“好啊，没问题，”明日香举起沉重的大刀，劈开了一台量产机的脑袋，“前提是你得告诉我怎么变啊！你这笨蛋！”

“它们怎么不投掷了？”是真嗣的声音。他也正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四台量产机正在步步逼近。一边挥舞着高震动粒子刀反击，还要一边躲避长枪的突刺，他陷入了手忙脚乱的境地。“至少让我也抢一把啊！”

“哈，小真，也许它们也是这么想……嘿！冬二君！小心！”

两台量产机腾空而起，突然出现在了 JA 的背后。JA 背部那几根棒状物正好成为了完美的抓手，量产机就这样把远重于 EVA 的 JA 直接提了起来，向着附近的一座小山撞去。

“可恶！”在意识到对方意图的一瞬，冬二再次操纵着 JA 射出了两条手臂，缠住了量产机的翅膀。“蠢货，你俩离得太近了哟。”

距离过近的危害就在这时体现了出来，两台量产机撞在了一起，双双失去了平衡。借着 JA 那巨大的质量，冬二将两机狠狠地砸到了地面上，而自己则以一个帅气的姿势平稳落地。

“瞧见了吧！我才不会那么轻易就……”

冬二的话只说完了一半，眼前的屏幕突然黑了，上面只映出自己傻笑的脸。

‘连接中断！’这是屏幕的一角仅剩的信息。冬二不甘地推动着操纵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

“看来是控制棒损坏了，”就像是早已料到这番情景一样，律子微微一笑，“看到‘连接中断’四个字了吗，冬二君。”

冬二垂头丧气地重重向后一靠，朝椅背发泄着怨气。因为这种愚蠢的失误而退场，简直逊爆了。

不过，继续生闷气也没有用，战况不会有任何好转。“抱歉了，真嗣，惣流，”他小声嘟囔着，“接下来就靠你们了。”

“美里吗？我是律子，你交代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哦。现在 JA 已经彻底坏掉了，我也就先走了。”

挂掉电话，律子乘上电梯，向地下更深处进发。在随身的便携终端上，清楚地显示着来自地下深处的监控探头的影像。

“呵，一把年纪了，还是像个幼稚鬼一样净给人添麻烦。”对于屏幕上显示出的那种行为，她予以坚决的蔑视与唾弃。但她终究还是做不到袖手旁观。

“我是想让你看着希望破灭，又没让你跟那些无聊的希望一起死。”

望着停止运行的 JA，原本被打倒的几台量产机重新站起身来，露出狰狞的笑容。随后，白色的机群振翅飞起，疯狂地撕咬着 JA，将它彻底拆分成一堆机械零件。它们并不是在进

食，而只是在享受着撕碎猎物的快感。

明日香呆呆地望着这情景，那份恐怖的回忆开始苏醒。如果不是真嗣将她一把推开，一把从后方射来的长枪立刻就会刺穿二号机的头。

但即使如此还是慢了一步。剧烈的疼痛在明日香的肩头炸开。长枪刺穿了二号机的左肩，将它死死钉在了地上。

剧痛让她重拾理智，然而绝境已然降临。无论如何挣扎，仅凭一只手是绝不足以自救的，而尖锐的长啸已经从背后传来，紧接着是翅膀划过天际的破空之声。这声音正离自己越来越近。

明日香知道，敌人已朝自己而来。

在尚能活动的最后几秒钟，她转过头，看到了陷入苦战的初号机。显然，真嗣正拼尽一切想要来到她的身边，然而三台量产机却牢牢地缠住了他。

‘笨蛋真嗣，我早跟你说过别在那种时候求婚的。’

利爪撕开身体的痛苦传来，在最后的时刻，明日香感受到的却不是恐惧。她想起了战争开始前的那个晚上，想起了那个闪烁着光芒的婚戒，那颗小小的红宝石，一定是真嗣为自己精心挑选的。

她笑了，那笑容既甜蜜也凄凉。

就在此时，通过神经连接，某个声音直接传入了她的脑海。

‘照顾好自己哦，明日香。’

在她明白过来之前，插入栓内陷入了一片漆黑。剧烈的加速让她意识到，自己被弹出了。

初号机再次展示出超凡的机动性，将追兵甩在了身后。暂时获得喘息之机的真嗣，第一想法便是赶快去到明日香的身边。

他全身僵住了。

他不要看到这场景，脑中的每一条神经都在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可他却连闭上眼都做不到。

那一刻，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躺在红色的大海旁的怯懦少年。无尽的残酷就在他的眼前上演，即使想要逃避、想要否认也无济于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切。

他看到了仓皇逃命的量产机。在它们身后，EVA 二号机的核心正在膨胀，耀眼的白光将周围的一切彻底吞噬。

二号机自爆了。

“明……明日香……？”他拼尽全力，却只说出细若游丝的几个字。

他的视野变为一片无穷无尽的白色，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耳鸣。

他本应该对此做好准备的。他只是主动选择了无视这种可能。

于是，命运的玩笑也就悄然而至。

直到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拉扯自己的手臂，将自己的身体重重按倒在地，他才终于模糊地想起，自己现在正身处战场，身处虎视眈眈的量产机群中。

一台量产机骑到了初号机的身上，重拳如雨点般落下。即使没有驾驶员的指令，初号机仍然产生了强大的 AT 力场，将攻击尽数挡下。

就是因为它们。全是它们的错。它们竟然把明日香.....竟然把明日香.....!

那台量产机，甚至没能意识到死亡的降临。

初号机超越音速的拳头，就像是一把尖刀般击穿了 AT 力场，随后削去了它的脑袋。那残余的躯体仍在反抗，它拼命地挣扎着，一拳一拳地砸向恐怖的紫色巨人。但真嗣什么也感受不到，无论是重击带来的疼痛还是其他量产机那颤栗的哀鸣。他的心中只有憎恨。

初号机愤怒地咆哮，将手中的猎物撕成了碎片。

多年以来，在妻子和女儿面前，他一直尽力扮演好一个温柔的好男人形象。但现在，他决定要成为恶意的化身。即使是以同归于尽为代价，他也要亲手把罪人送下地狱。

女儿已经不在。明日香也已经不在。那么，旧的自己也就不必存在了。

他环视四周，用手指清点着仍然存活的敌人。

“一个.....都不准跑。”

看着屏幕上的惨象，玛雅惊恐地捂上了嘴巴。

就在半秒钟之前，二号机还在与敌人缠斗。然而现在白光散去，那里只剩一片焦土。

她从来都觉得自己离那些孩子很遥远。他们是为人类冲锋陷阵的勇士，只是为了争取一丝微薄的希望便一次又一次地迈向九死一生的战场，而她却只是躲在安全的后方，无力地看着孩子们一步步地走向那迟早都会降临的死亡。

MAGI 弹出了警报，有什么东西正在以危险的速度上升。

“初号机的同步率.....持续增加中.....”

她强打精神睁开了眼睛，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就在刚才，她的头部遭受了强烈的撞击。从高空全速砸落到地面上，这等剧烈的震动就连 LCL 溶液也不能完全缓冲。

左肩疼痛不已，她咬紧牙关用完好的右手抓住了‘紧急开启’的拉栓。即使有作战服和 LCL 溶液的保护，高温的舱壁仍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可她仍然没有放手。仅凭一只右手，纤弱的少女仍然拼命拉动着灼热的拉栓。现在绝不

可以放弃，她必须要出去，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那个笨蛋。

明日香能猜到他现在的心境，她很清楚他会做出什么。

‘我可还没死呢.....别做傻事啊，笨蛋真嗣！’

一贯冷静的女强人葛城美里，再一次慌了神。

看着二号机自爆的火光，她仿佛切身地体会到了烈焰的灼烧。她不敢想象，真嗣现在会是什么心境。

事实上，如果真嗣就此放弃战斗，她绝不会责怪他。就算这意味着世界的毁灭也好。

狂暴的初号机占据了视野的大半部分，在飞扬的尘土中，明日香必须死死抓住扶手才能确保自己不被气流掀翻。

“真嗣，冷静！我还活着！”她对着战斗服的通讯器大喊着。

但是初号机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迹象。

听到这个声音，指挥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惊。美里如释重负地长叹一口气，然而，玛雅的声音让她的心又悬了起来。

“同步率仍在增加，已经接近 100%了！”

“为什么没有停下来？！是真嗣没有听到吗？”

“也许是她误开了公共频道！”青叶提醒道。

“那就快点通知她！”

“在这样嘈杂的环境下，她很可能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那就发信号弹！不管怎么样，赶快想办法.....”

日向惊恐的声音打断了美里。“AT.....AT 力场在不断扩张！有异物正从大气层外高速接近！”

“笨蛋笨蛋笨蛋！！给我停下来，快点停下来！！”明日香近乎绝望地嘶吼。

仿佛是在回应着神的愤怒，大地在不规律地震动着。初号机的内部组织开始膨胀，撑开了拘束装甲，显出血红色的核心。

AT 力场化成一条条光带，在初号机的背后展开，就像是天使的翅膀。

紫色巨人张开双臂，像是在迎接着什么。远处的天边，有什么东西划破了云层，在天空中留下宛如刀锋划过的流线。

“明日香.....？”

初号机染血的双手，在刹那间接住了朗基努斯之枪。

还差短短几米，长枪就将刺入核心，完成它的使命。可是它的主人并不允许它这样做，不允许世界再次陷入毁灭。

紧接着，朗基努斯之枪刺向了一台刚刚爬起身的量产机，轻而易举地贯穿了它的核心。

这是最后一个敌人。扫视着战场上的零落的残躯，初号机再次仰天长啸，宣示着谁才是这战场的主宰者。

在远方一处不起眼的山脚下，真嗣看到了一个外表烧得焦黑的圆柱体。有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正从舱口处向他奋力挥着手。

“是吗，你没事啊.....”

这就够了，他的心愿已然实现。初号机扇动双翼，向着天空飞去，很快化为一个小小的光点。尽管在这个距离上不可能看清细节，真嗣还是能猜得到明日香那惊恐的表情。

为了给世界带来永续的和平，他还有最后的任务。

“这样就好了吗？”

“嗯，她还活着，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了。但是.....”真嗣别开了目光，“一定要这样不可吗？”

“不能让 EVA 继续存在于这个世界了。只有 EVA 和朗基努斯之枪彻底消失，世界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真嗣，你明白的，一定要这样不可。”

他轻轻点了点头，回忆起妈妈曾经告诉他的事。“只要太阳，月亮和地球仍然存在，就没问题。”

说到这里，他的微笑消失了。不管做了多少心理准备，分别总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妈妈，你真的想要离开吗？你不会感到孤独吗？”

“当然不会.....因为你永远都在妈妈心里呀。”碇唯的幻影伸出手，轻抚着真嗣的头，她的脸上带着赞许的笑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爱的人，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再见了，我的儿子。”

“再见，妈妈.....”

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真嗣看到的是刺眼的白光。过了许久，他才终于适应了这环境。

“陌生的天花板.....”

“只是重刷了遍漆而已。”

明日香正坐在床边，略带嫌弃地看着他笑。她的左臂包裹着厚厚的绷带，额头上还留着淤青，一脸的怠态。真嗣想，她一定在此等了很久。

她站起身来，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

“下午好啊，贪睡的家伙。”她的语调又恢复了往日的轻佻，“老实说，你伤得不算重，大多是撞击带来的瘀伤。嘛，都是一样的伤，人家伤得明明比你重多了，居然还要在你身边守这么久！”

“是吗.....你也被弹出来了呀。”

“是呀，和你一样，”她吃力地爬上病床，直接骑到了真嗣的身上，用右手捧着他的脸，“我们啊，都是被自己的妈妈扔出来的呢。”

“她们是为了保护孩子才这么做的呀，”真嗣慢慢坐起身，将妻子拥入怀中，“明日香，那些善后工作.....”

“够啦，别再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了。”

看着真嗣疑惑的眼神，明日香先是笑了一下才继续解释下去。“赤木博士已经帮我们把莉莉丝处理掉了。”

“什么？”

“就是这样啊，”明日香无所谓地耸耸肩，“她设置了 MAGI 的自毁程序，把整个最终教条区都炸掉了。不管莉莉丝能不能挺过爆炸，她都被永远埋葬在那几千吨的废墟里了。”

真嗣无言地点了点头。

然而明日香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严肃。“真嗣，我们做到了，对么？”

“是啊，当然。”

这四个字，两人等得太久了。

明日香的身体忽然轻轻抽动了一下，她紧紧地抱住了真嗣。“现在.....我们可以祭奠她了吗？”

真嗣的心猛然一沉，片刻的欣喜霎时消失无踪。

“嗯.....想用什么方式都可以.....”

“我想为她举办葬礼，就算立个空坟也好。我只是想.....想留下一点她存在过的证明，让人们知道她曾经来过我们的世界.....”

她的话没有说完，门突然被推开了。

看到骑在真嗣身上的明日香，零雪白的双颊竟然泛起一抹红晕。“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打扰你们的……”

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认为没有继续掩饰的必要了。

“没关系，绫波，”看到她能好端端地出现在这里，真嗣感到心里又一块石头落地了。尽管有很多问题想要问她，但来日方长，不必如此着急。所以，他最后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吗？”

蓝发少女点了点头。“我想请你们陪我一起回公寓。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

真嗣需要一些时间办理出院手续，所以两位少女便先走一步了。这一路上，就像是有什么急事一样，零的步履飞快，让明日香很难把她和当初那个登山时累到虚脱的柔弱少女联系起来。

在走进零的房间时，明日香着实惊了一下。她早听真嗣说起过她的居住环境，但没想到竟是如此……简陋……

所幸，零也开始学着装饰自己的房间了，客厅的墙上已经贴上了几幅画，但明日香的注意力却完全在别处。

房间的墙上竟然有弹孔。显然战自的人已经过来了，毕竟抹杀 EVA 驾驶员乃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他们没有一炮把整座楼都炸掉，实属幸运。而自己的这位……嗯……朋友，现在还好好地站在这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冰箱的一角，摆放着一个玻璃杯。不过，周围散落的碎片表明，杯子原本并不止一个。一张单人床歪歪扭扭地放置在房间的正中央，从地上的压痕来看，它本来并不在这里，想必这也是战自的‘功劳’。明日香能想到那群人翻箱倒柜时的粗暴场景。

她摇了摇头，转身面向房间的主人。“那么，你要让我们看什么？”

零什么都没有说，而是走上前去，拉起窗帘的一角。

明日香的呼吸一下就停止了。

“妈妈……？”

作者的话：在这里完结，留下一个开放的结局，岂不美哉？

不过，我还是决定继续揭示一下故事是如何发展至此的。所以请期待‘end’吧！我会讲述绫波丽在这一天中的经历。

第十三章 End

零漫无目的地行走在第三新东京市空旷的街上。她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做这种没用的事情，也许根本就没有原因。

望着渐落的斜阳，她回忆起过去几个小时中在 NERV 经历的一切。她的同类，第 17 使徒 Tabris，选择了自我毁灭。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仍然浮现在零的眼前。

也许这就是 Lilin 口中的‘不安’吧。在某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之前，Lilin 总会说起这种

感觉。到了最后一刻才开始珍惜，然后陷入无谓的愁思，也许这就是他们的天性。

而零发现，自己也正在变得和他们一样。今天，也许是她最后一次，像这样静静地走过第三新东京市的街道，她竟然觉得有点舍不得。

一直以来，她一直在思考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的命运。碓君和惣流同学的帮助，让她找到了生命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她存在的意义似乎也变得丰富起来。然而，自从第 17 使徒死后，她脑中那个告诉她履行使命的声音，也变得愈发强烈。

零感到很害怕。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恐惧。她早就知道自己的一生将会如何收场，曾经的她甚至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现在，终末的钟声即将敲响，她却怀疑起自己那所谓的使命，究竟是否正当。

第 17 使徒的死让她很是疑惑。他主动拒绝了与莉莉丝的融合，主动放弃了成为世界主宰的机会，然后，主动选择了死亡。

他舍弃了自己的使命。那么自己该怎么做呢？

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然而，一个微弱的声音却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索。也许是出于本能，也许是出于好奇，她朝着着抽泣声传来的小巷走去。

一开始，零什么也没看到。不过，待她微微低头扫视一周，这才发现了声音的来源。一个棕色头发的小女孩正蜷缩在小巷的转角，看上去大约四到五岁。小女孩的头发乱蓬蓬的，身上还穿着大得不合身的衣服，赤裸的脚上沾满灰尘，就像是流浪者一样。

零不知道她在这里哭了多久。第三新东京市的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何况，就算有人碰巧经过这偏僻的小巷，也不一定就会对她伸出援手。在战争多发的年代，独善其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至于照顾迷路的小孩，理应是政府和警察的事。

不过，有一点看上去不太合理。小女孩身上的衣服虽大，但看上去却很干净，为数不多的一点灰尘应该是坐在墙角时沾上的。这一点，和零印象中的流浪者有些出入。

零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自己心中的感受，心痛也好，为难也好，但她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她从未有过安抚小孩子的经验，也搞不清小女孩究竟需要些什么。何况，自己从来都不是一个热心的人，如果是以前的她面对此情此景，也许根本就不会停步。

但正当零打算离开这里，忘掉这一切的时候，小女孩的哭泣却停止了。她抬起头，用泪汪汪的大眼睛望着零，这反而让零不知所措。是因为自己站得太久所以吸引了小女孩的兴趣吗？

看着小女孩天真的眼神，零已经预感到接下来自己会卷入某些麻烦的事。眼前这个孩子身上似乎带着某种神秘的气息，但零却说不清是什么。

所以，几乎是出于本能，她转过身快步离开了。这一天中她经历了太多不寻常的事情，这足以让少女脆弱的内心笼罩上一层不安的色彩。她选择了逃避。

然而她却未能如愿。即使零一直控制着自己不要回头，那小小的脚步声仍然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小女孩似乎对她有点畏惧，一直与她保持着不小的距离，但却始终没有被甩掉的

迹象。

最后零明白了，自己已经无法轻易脱身。于是她停了下来。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她打破了沉默，但仍然没有回头。

“因为你看上去很像朋友！”那孩子腼腆地回答，不知为何语气之中似乎有些兴奋。

“也许是你认错了人。我并不认识你。”

虽然这样说着，零却转过了头，从小女孩眼中，她同时看到了胆怯与期待。

“你的名字是什么呀？”

“我叫绫波零。”

“我叫亚纪！”小女孩兴高采烈地说着，“看，这样我们就相互认识了！”

她说得的确没错，但零还是不希望卷入没必要的羁绊。“你不能一直跟着我，亚纪。你应该去找你的法定监护人。”

“煎炉人.....那是什么？”

“你的父母，或者其他长辈。只要是平时照顾你的人就可以。”

这句话让亚纪的笑容凝固了，零看到她的眼圈一下就红了。

“爸爸妈妈不见了.....我怎么都找不到他们。”

“如果是这样，你应该去找行政人员。”

“你是行政人员吗？”亚纪试探着问。

“我指的是警察，或者其他能帮你找到父母的政府机构。”

亚纪看上去仍然是一脸的疑惑，但没有再继续追问了。

看着她眼中的失落，零才突然意识到，也许这孩子早已含蓄地表达了求助的意愿，但她却没有听出来。

“那你能帮帮我吗.....求你了嘛，零.....”亚纪最后一次尝试着，她咬住了嘴唇，泪水已经在眼眶中打转。

“我也不知道你的父母现在在哪里，不过.....我可以带你去最近的警局，如果你需要的话。”

亚纪用力点了点头。

“那就跟我走吧。”

留下这句话，她再一次头也不回地出发了。但这次她走得慢了许多。

“零？”亚纪小心翼翼地跟在她的侧后方，“你是我的家人吗？”

也许在世界上的某处，还有其他的绫波克隆体，因此，零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遇到自己的‘姊妹’。只是，发色也好，脸型也好，瞳色也好，眼前这个小女孩实在是和自己没有半分相像。

“我想不是的。”

“哈！那你就是朋友了！”

这个不合逻辑的结论让零惊了一下。

一路上，亚纪对她的畏惧似乎在逐渐打消。零可以听到身后的脚步声越跟越近，过了不久，有只小手已经轻轻拉住了她的衣角。她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亲昵。

零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用眼角的余光悄悄观察着亚纪。显然，她还不适应周遭的一切，每当有行人靠近或者车辆驶过，零能明显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你害怕陌生人吗？”

亚纪摇起了脑袋。“也不是……但是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这么多人，这么吵……爸爸妈妈从来没告诉过我这些。”

又一次想起了悲伤的回忆，她的眼圈又开始泛红了。零感到束手无策，亚纪的话对她来说实在难以理解。所以，为了能更好地提供帮助，她需要获知更多的细节。

“亚纪，你曾经住在无人区吗？”

“我……我住在家里……？”

亚纪眨了眨眼。也许就连她自己明白，这答案没什么意义。

自己无法理解亚纪，亚纪亦无法理解自己。双方同时陷入了词不达意、答非所问的窘境，零无奈地笑了。

“零，等一下！”

亚纪正在用力拉扯她的衣角。

“为什么？”

她回过身，看到了亚纪可怜巴巴的小眼神。她用手指了指街边的一家商店。

“嗯，这是一家很有名的连锁店。你也认识这品牌吗？”

“零，我想要新的蜡笔！你就在这里等我好了！”

还没等她回答，小女孩已经兴高采烈地甩开手，跑向了商店。如果要用掉她，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这场意料之外的相遇已经花费了她太多时间和精力，是时候让生活重回正轨了。

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她耳边仿佛再次响起了那细若蚊吟的哭泣声。亚纪很快就会回来，抱着她心爱的蜡笔，然后发现自己再一次被抛弃。

零不想成为伤害亚纪的帮凶，毕竟……朋友是不该抛弃彼此的。光是想到小亚纪那双婆娑的泪眼，她就再也迈不开步子了。

从商店的方向传来了像是争吵的声音，几乎是条件反射一般，零以最快的速度跑向了那里。

“你不能就这样离开！你的父母没教过你付钱吗？”

一走进商店，零就看到了那个惊恐地蜷缩在墙角的小小身影，手中还紧紧抱着她想要的蜡笔，而与此同时，一名店员正在大声斥责着她。

“先生，发生了什么？”

那位店员快速地打量了她一下。“你就是这孩子的姐姐吧？”他用手指了指亚纪，“虽然我明白小孩子身上没带钱也正常，可是你们总该教教她，不能拿了东西就跑吧？”

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零的脸颊微微一红。她和亚纪竟然被当成了一家人，她竟然被当成了亚纪的姐姐，可是这种误解反而让她感到一丝莫名的温馨.....

她那可怜巴巴的‘妹妹’，正缩在墙角无助地抽泣着。

“抱歉给您添麻烦了，”零端正地向店员鞠了个躬，“我来付钱。”

从商店走出来后，亚纪一直很失落。直到零拉着她走到了警局，她还是一言不发地垂着脑袋。这座城市的陌生人们，真的吓到了她。

不过一路上，她一直紧紧抱着零买给她的蜡笔。

随着战争的迫近，第三新东京市的大多数居民都已经撤离了，维持治安所需的人力也小了很多。诺大的警亭中，只有一位警官在昏昏沉沉地打着瞌睡。直到零和亚纪走进门时触发了门铃，他才猛地一下清醒了过来。

“啊.....你们好，”他赶紧迎了上来，“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这个孩子迷路了。”零直截了当地表明了来意，轻轻摸了摸躲在自己身后的亚纪的头。

“哦？”警官弯下腰，极力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样子，“你多大啦，小朋友？”

但亚纪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她仰起头来直直地望着零，眼中写满了不安。

“亚纪，如实回答就好。不然的话，这位先生也无法帮你找到父母。”

亚纪怯生生地看着面前的大个子警官，然后举起右手，竖起了三根手指。“我三岁了.....不过我的生日马上就到了！那时我就四岁了！”

“好的，”警官一边笑着，一边把她说的话记到了小本子上。“那么，你的名字是？”

“亚纪.....”

“真棒，亚纪。可否再说一下你的姓氏？”

“姓.....姓氏？”

“对，姓氏。就是你爸爸或者妈妈的姓。”

这个问题可把亚纪难住了。她不明白‘姓氏’是指什么，何况，就算明白含义，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到底姓什么。

“呃.....亚纪.....？”她又尝试了一遍相同的答案。

“不是这个啦，亚纪。我这样问吧，别人是怎么称呼你爸爸妈妈的呢？”

“别人.....？”

又是一个不知所云的问题。尽管已经明白眼前的大个子对她没有恶意，可是，如果必须要答对这些题目才能见到爸爸妈妈，那她的希望毫无疑问又要落空了。想到这里，她又急得掉下了眼泪。

“呃.....别哭嘛亚纪，亚纪你.....” 警官试着安慰小女孩，但却磕磕巴巴讲不出话来。显然他也没什么照顾小孩子的经验。“好啦，好啦，孩子，没关系的。那么，你该知道你爸爸的称呼吧？”

“就是‘爸爸’嘛.....”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瞧，” 他绞尽脑汁试图让亚纪理解自己的意思，“嗯.....你妈妈平时是怎么称呼你爸爸的？”

亚纪仔细回忆着细节，再一次信誓旦旦地给出了回答。“笨蛋。”

警官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但同时也只能无奈地承认，自己真的没辙了。“孩子，这座城中有成千上万对夫妻，几乎没有哪个男人能逃得过这一句.....好吧，如果这孩子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那我看看有没有新发布的寻人启事好了。” 最后这句话，他是对零说的。

不过，当他把‘亚纪’两个字输入查询系统的时候，零看到他的脸色一下就变得严肃起来。

“对不起，” 最后，他摇了摇头，“我们没有收到与她相符的寻人启事。”

“那么，可以麻烦您为她找个暂时居住的地方吗？”

“抱歉，小姐，这件事我实在帮不上忙。公安系统和福利系统已经全部关停了，这一整片街区的治安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在维持，其中两人刚刚出去巡逻。再过几天，我们也会离开.....真的很抱歉，我们实在是没法照顾这孩子。” 说到这里，他似乎紧张起来，“有流言说，军队很快会进攻这座城市，所以大家都纷纷逃走了。离这最近的还在运营的孤儿院位于御殿场，但我觉得现在他们不太可能再赶来这里把这孩子接走.....”

“您的意思是，亚纪将会无家可归吗？”

“呃.....这个.....” 警官的目光在她和亚纪之间回转，显得极其尴尬。“小姐，请问你有什么.....呃，熟人或朋友之类的.....也许你可以问问他们能不能帮忙照顾这孩子。”

零第一次感到了一丝急躁。现在的她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这种事上，约定的时刻即将来临，她必须得履行自己的使命.....

不，不行。至少在现在，她的使命是保护好这个迷途的孩子，如果可以，她很希望再次看到亚纪那天真的笑容。

察觉到自己的衣角被轻轻扯动，零以自己的意志做出了决定。

“亚纪，今晚就住在我的房间吧。”

“我们现在要去哪？”

留下了自己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之后，零带着亚纪离开了。在走出大门的时候，亚纪主动拉住了她的手。虽然感到一丝惊讶，但零并没有拒绝。

亚纪的掌心里汗津津的。也许她真的很紧张。

“我们现在回我住的地方。你可以先住在那里。”

“零.....我想回家.....”

“只要查到了你的家庭住址，你随时都可以回家。”

“可是我知道我家在哪.....”

零瞪大了眼睛。她停下脚步，郑重地蹲在亚纪的面前。“你是说，你记得自己的家庭住址？”

亚纪晃了晃脑袋。“这个.....不记得.....”

“那你的意思是.....？”

“我知道回家的路。”

“亚纪，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走吧，我送你回家。”

零站起身来，但却没能迈出步子。一只小手紧紧拉住了她。

“不想回去.....”亚纪嘟起了小嘴，紧张地低头盯着地面。

“为什么？”

“家里没有爸爸妈妈.....但是有很可怕的老阿姨！”

“可怕的老阿姨.....？”

“是的！我睡醒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都不见了，只有一个很可怕的阿姨！所以我就跑出来了，再然后，我就遇到了你！”

零再次陷入了困惑。她极力尝试着想要拼凑出亚纪话语中的逻辑。

“也许那位阿姨是家里来的客人。又或者，你的爸爸妈妈要离开几天，所以请了那位阿姨来照顾你。但不管怎样说，亚纪，”她真诚地直视着亚纪的眼睛，“既然你知道回家的路，那你现在最该做的事就是回家去。我相信，家里一定会有人在等着你。”

“但是.....”亚纪似乎仍想抗议，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那.....你可以陪我一起吗？”

“这就是我的家！”

零没想到她的家居然位于如此偏僻的地方，这里已经算是第三新东京市的郊外了。而且那房子也不是零所预想的公寓，而是一座很大的别墅。

更重要的是，她认识这座别墅。她很清楚，别墅的女主人并不可怕，家里也没有像她这样的小女孩。

“你确定吗？”

亚纪用力点了点头。

“亚纪，你真的确定那就是你住的地方吗？”

“嗯.....除了没有篱笆，其他的地方都和我家完全一样！”

零皱起了眉头。自己和亚纪之中，必然有一个人的记忆出现了错误。而她不是很相信误会出在自己这边。

眼下，只有直接去问一问，才能搞清真相。

不过，亚纪似乎显得很不愿。当零朝着那间房子走去时，她却一直站在原地不肯走。

“你不想回家吗？”

“万一那个阿姨还在怎么办.....”

“如果你不来的话，我是没办法把话问清楚的。不过，我也不打算强迫你。”

留下这句话，零走进了门廊。在按下门铃的时候，她的身后终于传来了小小的脚步声。

“稍等！”

门开了，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出现在零的面前。亚纪轻轻地‘啊’了一声，躲到了零的身后。

“你好啊，请问有什么.....”看到蓝发少女的一瞬间，山寺夫人愣了一下，“请问.....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零点了点头。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登山时中暑的姑娘，对吧？”

在她做出回答之前，山寺夫人的目光已经落到了她的身侧。“啊哈，还有你，你这小捣蛋鬼可是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呢。”她一边和蔼地笑着一边弯下腰去，“你跑得实在是太快了，都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但亚纪却显得更加害怕了，小手紧紧地攥住了零的衣角。“.....妈妈和爸爸在哪？”

“我不知道你的爸爸和妈妈是谁呀。小家伙，如果你肯告诉我你的名字，也许我可以帮你问问别人。”

“我是亚纪。就叫亚纪。”

看着山寺夫人眼中的疑惑，零替她解释道，“她现在只记得这么多了。”

“哦？好吧，那你们进来坐一会怎么样？我也正好趁这段时间想想办法。家里应该还有些曲奇饼的。”说完，她伸手在亚纪零乱的头发上轻轻摸了一把。

虽然看上去并不情愿，但亚纪这次没有再抗拒。这个老妇人，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山寺夫人不止一次提到过自家的农场很少有客人光临。零能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很寂寞。光是这短短几分钟里，茶几上就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茶点。即使零屡次拒绝，她却仍然停不下来。‘我想小亚纪肯定会喜欢的。’这就是她给出的理由。

亚纪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一块大大的巧克力曲奇啃得正香。尽管戒心尚未完全褪去，

但各式零食的确让她的紧张缓解了不少。

“所以，给我细讲讲你们的故事吧。”忙活了一大圈，山寺夫人终于端着刚沏好的茶水走了过来。“小家伙是迷路了吗？”

“从目前情况来看，是的。”零平静地回答，“我是在一条小巷里遇到她的，当时她孤身一人。”

听到有人提起自己的名字，亚纪略显不安地朝两人看了一眼，但还是选择了保持沉默。

“可是她为什么会觉得父母会在这里？他们是来第三新东京市旅游的吗？”山寺夫人转向了亚纪，“会不会是你们碰巧住在一座和我家很像的房子里呢？”

小女孩夸张地摇着脑袋。

“你确定吗？也许是你途中睡着了呢？小孩子记不清细节也是很正常的呀。”

不出零的意料，亚纪再次摇了摇头。其实她也隐隐觉得，亚纪的记忆应该没有错。这一路上她走得飞快，显然对这条路线很是熟悉。

“不是旅游，”亚纪信誓旦旦地说，“这里就是我家。”

“孩子.....你一定是记错了什么。我和我的丈夫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了。”顿了顿，她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说你们不是来这旅游的，这一点我倒是相信。毕竟在现在这种形势下，哪里会有人主动来第三新东京市呢.....”

山寺夫人长长地叹了口气，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悲伤的心事。零和亚纪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

“那时候，箱根是多么热闹呀！可自从第二次冲击以后，一切就全变了。成批成批的施工队伍来到这里，挖掘机开得震天响，像是一群疯狂的淘金者那样，寻找着什么东西。后来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隐藏在地下的巨大空洞，我本以为他们该满意了，但政府却突然宣布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首都。再后来，数不清的军队和科研人员来到这里定居，那种名为使徒的怪物也总是三天两头前来袭击，把这里完完全全变成了战场.....”

“当初一起来这里开店的朋友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搬走了，但我和丈夫却一直舍不得离开。人老了啊，就是越来越放不下，总是爱瞎操心，真是让你们见笑了呢。”

“但这次，我们恐怕真的要离开了。听说军队就要打过来了，再不走的话可能真的会死喔.....”

“哈！抱歉，我又开始碎碎念了。”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山寺夫人略带歉意地向两人笑了笑。

“没关系的。”零一直在认真听她倾诉，但同时注意到，亚纪似乎沉浸在了自己的心事里。

“我知道了！”亚纪兴奋地从沙发上跳了下来，“我可以证明！我以前不小心烧掉了地毯的一个角，还被妈妈训斥了一顿！”

（这里再次回收了一个伏笔，参见第八章明日香的话：‘她上周才刚刚烧掉了一条毯

子！’ 不得不说，JimmyWolk 先生抓细节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beiming)

她像是突然来了精神一样，朝着客厅与阳台相接的方向跑去，与之前失落的样子完全判若两人。但当零和山寺夫人赶到时，却只看到亚纪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地毯完好无损，根本没有被火烧过的痕迹。

亚纪的希望再一次破灭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山寺夫人一下子就慌了神。她也曾养育过自己的孩子，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哭得梨花带雨，她感到一阵心疼。

“宝贝，真是对不起.....” 她半跪在地，把亚纪拉到了自己的怀抱中。

零也不知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总之，她也很想守护这个悲伤的女孩，将那些伤心事统统赶走。毕竟，这种被人抛弃的恐惧，她体会得太多了。

等零终于带着亚纪离开山寺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亚纪的心情终于平复了些，现在她只是一言不发地乖乖跟在零的身后。

山寺夫人极力留两人在此过夜，但零还是坚持要离开。原因无他：战争将至，而自己则是这场混乱的中心人物，她并不想给善良的山寺一家惹上麻烦。出于同样的考虑，她到是很希望亚纪能留在这里，但这个倔强的小姑娘却坚持要和她的朋友一起走。

夜色降临，街道上的喧嚣也渐渐平息。零看得出来，亚纪正慢慢放下白天的戒心，她那双大眼睛正好奇地扫视着周遭的一切，尤其是路边的霓虹灯。

(‘尤其是路边的霓虹灯’JimmyWolk 先生此前已不止一次提过，夜晚的第三新东京市实在是太黑了.....可怜的小姑娘呀.....——beiming)

“零，我饿.....” 她可怜巴巴地拉住了零的手。

“你应该吃了很多零食才对。”

亚纪没有说什么，她只是眼巴巴地望着零，一眨一眨的大眼睛写满了委屈。

零轻轻叹了口气。这里离公寓还有一段距离，加之这一天她也没吃什么东西，现在也终于有了一丝食欲。于是，她环视四周，此时的街上只有一个小小的摊位依然点着灯。

“亚纪，我们去吃拉面吧。”

“拉.....面？”

“嗯，是汤面的一种.....”

“我知道！” 亚纪兴冲冲地打断了她，“爸爸经常给我做拉面吃！”

这家拉面摊比之前她和碇同学、惣流同学和葛城一尉吃的那家还要小，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座位。不过对她们两个来说还是绰绰有余。

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叔正在摊位里面忙活，那闪亮的光头让亚纪觉得滑稽不已。“哦，客人！我还正打算早点收摊呢！最近生意是越来越少了，毕竟大家都离开了嘛.....”

零抱起亚纪，帮她坐上了比她个头还高的椅子。直到这时，店主才发现来的客人居然有两位。

“啊哈，小家伙想吃什么？”

“呃.....拉面？”

“当然是拉面啦，但你想要什么口味？”

亚纪愣了一下，从来没人问过她这个问题。“就是拉面味的拉面嘛。”

大叔被她天真的样子逗笑了。“这样说吧，你可以选择鱼肉拉面，鸡肉拉面，猪肉拉面，或者虾.....”

“猪肉？那是什么？”

这个奇怪的问题倒把他难住了。“猪肉.....就是猪身上的肉嘛.....”

“肉？”亚纪又一次兴奋起来，“哇哦！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可怜的孩子*2.....——beiming)

迎合着活泼的小姑娘，光头大叔也跟着大笑起来，“今天当然是特殊的日子。两位可爱的女士光临敝庐，深感荣幸呀！那么，这位小客人点了猪肉拉面，那边的客人您呢？”

“大蒜拉面，不加叉烧肉。”

“总觉得.....好感伤.....”亚纪突然这样说了一句。

虽然不能理解一间屋子和感伤有什么关系，但零也没打算问下去。

“从我住到这里，我的房间就是这个样子。”

没错，这里一直都是这样。虽然对她而言，这里的一切已经足够满足她的生存需要。

“那你就不觉得悲伤嘛.....”亚纪仍然不肯放弃，“零，你需要一些能让你快乐的东西！”

“我并不认为我的房间需要改变.....”

“哈，我想到了！我们来画画吧！妈妈总说我的画是最漂亮的装饰品！”

亚纪干劲十足地打开了蜡笔盒，但却发现少了点什么。“零，你有没有.....啊哈！”

她的目光在屋里搜寻，然后落在了零半开着的手提包上，一沓厚厚的打印纸露出了一角。那是学校的讲义。

“我们可以用这个！”

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默默点了点头。出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她已经很久没去过学校了。她还知道，很快，自己就再也不用去了。

亚纪却对零的犹豫毫不在意，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兴奋地把白纸在地面上铺开，然后整个人直接趴在了地上，立刻投入了全神贯注的创作过程。

斑斓的色彩在纸面上绽放，然而，零的注意力却落在了亚纪的身旁。在地面的一角，有

什么东西正在闪闪发亮。

她曾经很信任那个男人。她也曾期望自己对他来说绝不是一次性的棋子，而是某种更重要的存在。但她的希冀却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

那天晚上，她把他的信物摔到了地上，此后它就一直静静地留在那里。她从来不会费心去清扫自己的房间。根本没有这种必要。

但现在，她却有了一种把那东西清理掉的冲动。亚纪还是小孩子，玻璃的碎片可能伤害到她，这就是零做出的判断。

零轻手轻脚地绕过亚纪的身旁，把四散的碎片——扫起。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东西即将从自己的眼前永远消失，零竟然感到一阵解脱。

自己之前一直没有收拾，真的只是单纯因为没必要么？

玻璃碎片落进空空的垃圾桶，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零希望自己不会影响到亚纪的创作，毕竟这孩子刚才画得那么投入。然而，当她转过身时却只看到五颜六色的蜡笔零落地摊在地上，亚纪则举着一张白纸和一枝深绿色的画笔，挡在了她的面前。

“你也一起来！”

“我从未有过绘画的经验。”

“你也一起来嘛！”亚纪可爱地歪着脑袋。

看来，继续拒绝也没有用了，于是零接过了纸和画笔。看到她接受了自己的邀请，亚纪心满意足地跑回了您的位置，继续投入忘我的艺术创作。

零走到桌前，把白纸在眼前铺开。画些什么呢？她从未画过画，就连怎么在纸上表现物体的形状都不知道。

不过，眼前的白纸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它在呼唤着零把它填满，就像是填满她自己心中的空虚一样。一瞬间，她的眼前浮现出很多人，每一个都曾为她孤寂的内心带来一点点色彩。碓同学，惣流同学，葛城一尉，铃原同学，洞木同学.....

还有亚纪.....

此时此刻，可爱的小女孩正趴在地上醉心绘画。两只小脚丫翘到身后，在空中轻轻地踢打着。

宛如有自主意识一般，零手中的画笔动了起来。

“哇哦，”亚纪捧着那幅画，看上去惊喜极了。“画的是我吗？”

零打量着画的全貌，这幅画带给她一种陌生的感觉。她还不相信这竟然是自己画的。

“嗯.....”

“画得好棒！你可真厉害！”

没错，作为一张‘照片’来讲，这幅画的确称得上是佳作。尽管只用了一种颜色，但恰到好处层次关系和精细的线条，几乎完全复刻了亚纪趴在地面上画画的样子。

“嘿嘿，既然如此，”亚纪狡黠地笑着，从她那堆得像小山的成品画作中翻出了一张。“没想到吧！我也画了一张你的！”

她画得相当……呃，抽象，总体上看不过只是线条的堆积。一团凌乱的蓝色曲线代表了头发，两条粗粗的红线就代表了眼睛……但是最不合理的，还是那个大大的笑容。

“你喜欢吗？”

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幅画明显和她一点都不像，但看着亚纪那期待的小眼神，零实在不忍心让她失望。

“颜色选得很用心，这团蓝色阴影还是很生动的……”这是她最后想出来的答案。显然，这个回答足够让小女孩满意了，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零，你喜欢蓝色吗？”

“我对颜色并没有特殊的偏好。”

“可是你很喜欢蓝色，对吧？”

零认真地思考了一会。蓝色对她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蓝色的确让我……嗯……感到安心。”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红色哟！”

“红色……吗？”

这个结果让零愣了一下。的确，她对颜色并没有特殊的偏好，但是红色对她来说确实……不那么安心……

“是呀！我最喜欢红色的东西了，它们能让我想起妈妈！”亚纪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妈妈的头发就是红色哦！”

“红色的头发……”零自言自语着，“这条信息很有用。”

“啊哈？为什么呀？”

“红色是相对少见的发色，在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更是如此。”零平静地解释道，“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一个有着红色头发的人。”

亚纪正在画的那幅画，看上去像是一张全家福，在画面的正中凌乱地涂着一团红色线条。到了现在，零终于明白了红色线条的含义。“你用红色来代表你的妈妈，对吗？”

“对！这是妈妈，这是爸爸。还有这个，是我！我怀里抱着的是纪子！”

她自豪地——指出图中的要素，虽然那不过是一团团线条的堆积，但这幅画却给零带来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样抽象的表现效果，根本不足以传递出任何细节。何况，即使加上足够的细节，零也很有可能根本不认识画中的人。她与亚纪的家人，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然而，这种莫名的熟悉感是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个小时，哈欠连天的亚纪才终于心满意足地停了下来。零当然不知道，往常这时候她早就被妈妈赶去睡觉了。

“得把这些挂到墙上去……”她一边揉着眼睛，一边指了指那沓厚厚的画作。

“你打算怎么挂呢？”

“零，你有没有胶带纸？”

零轻轻摇头。她当然不会买这种用不到的东西。

“嗯……那我想想……”亚纪的目光在小屋中游荡，忽然，冰箱上的一个小小的白色物品吸引了她的注意。“有了！零，快抱我去那里！”

从装着各类药品的小筐中，她拿出了一卷医用胶布。

“我们就用这个来粘，可以嘛？”

零想了想，自己应该是再也用不到了。所以她点了点头。

很快，亚纪的大作就贴满了靠床的那面墙。她特地把零画的那幅贴在了正中间。

对于这些装饰品，零历来是不甚在意的。这些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疗伤，如果只是单调地摆在那里她也不会去看。不过零也得承认，贴上了这几幅稚嫩的画作，她的房间的确变得不那么‘感伤’了。

这一晚，零失眠了。从白天起，一种说不清的焦虑就一直在困扰着她。现在已是深夜，四周都静悄悄的，但这种焦虑却变得愈发严重。

为什么与他人的亲近，竟会让自己感到紧张？

亚纪则与她完全不同，在躺倒后的五分钟内就进入了梦乡。睡得失去意识的她，现在正呈‘大’字形贴到了零的身上。

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小女孩的脸上。她长长的睫毛和轻柔的呼吸声，让零焦躁的内心多少感到了一丝安慰。

零还没有主动拥抱过别人，现在她忍不住想试试这究竟会是怎样的体验。她小心翼翼地抬起右手环绕过亚纪的背部，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把手放上去……

这原本应该是种安慰和舒缓，零却搞得自己有点紧张。

“妈妈……”亚纪发出低低的梦呓。她的额头渗出了很多汗，小小的身体像个小火炉一样。“爸爸……”

零能猜到，也许在梦境中这孩子又遇到了什么伤心的事。

她的手在空中悬了几秒种，但终于还是完全放了下去。轻轻抚摸着亚纪那柔软的小身体和乱蓬蓬的头发，原来拥抱的感觉竟是这么治愈……

也许对亚纪来说也是一样。她的身体不像之前绷得那样紧了。在朦胧的月光中，有一滴泪水从她的眼角滑落。

这个小女孩是如此的.....纯洁.....

这段时间，她一直在怀疑，也许补完计划并不是人类唯一的自救之道。现在，亚纪那纯洁无瑕的小小睡脸让她彻底相信了这一点。不管周遭的世界再怎么污浊，总有一些一尘不染的灵魂会自污浊之中盛放。这就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零最终还是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但她并没有睡得太久。

当那一轮满月运行到天空的正中央时，她被唤醒了。

脑海中的那个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那声音在呼唤着她，去往莉莉丝的身边，回归自己本来的样子。

她小心地下了床，穿好校服，然后静悄悄地朝着门口走去。她不想吵醒亚纪——准确地说，是不愿面对分别。即使明知无声的抛弃会给那孩子带来多大的创伤，她仍然没有勇气亲口对亚纪说再见。

如果时间允许，真想再游一次泳啊。就算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躺在水面上，任由水流带着自己漂荡。光是这样，她就能感受到无比的解脱。

零一直是个只为了使命而活的人。只是最近，她的脑海中似乎出现了一些杂音。那杂音对她说，她一直以来的使命都是错的，那只不过是那个男人自私的计划而已，所谓的人类补完计划，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可言。

在两种声音之中，零终究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她推开了门。

第三新东京市，NERV 里的大家，她的眼前浮现出一张张熟悉的面容。这里是她所守护的城市，这里有她最珍视的人们，她那小半生中所有的欢笑与泪水，全都与此有关。

‘对不起.....’

向着自己的使命，她迈出了第一步.....

“零，你要去哪？”

零瞪大了眼睛，呆立在原地。

亚纪则坐在床上，揉着惺忪的睡眼。

如果补完计划发动，所有人都会失去形体，合而为一。其中当然也包括亚纪。

零终于意识到，所谓人类的命运将会如何，她根本就不在意。那只不过是那些别有用心的大人们灌输给她的价值。

所谓人类降生于世便必须赎罪的说法，同样令她不屑。没有人应当为自己的降生而遭受

惩罚。新生命的降临绝不是人类的罪孽，眼前的小女孩就是明证。

她绝不能让亚纪受到波及。她必须保护好她的天使。

“快！”有生以来，零第一次感受到这等慌张。“亚纪，快点穿好衣服，我们要走了！”

“现在吗.....？”亚纪不情愿地呻吟着。

“现在也许已经晚了.....总之我们必须快点离开！”

这座城市，已经不再安全了。

在黑夜的掩护下，两个小小的人影正在全力奔跑。

离开零的公寓后，两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车站。眼下，只有从这里直接搭电车出城才是唯一的出路。清凉的夜风从山的那边吹来，站在空无一人的站台上，零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杂乱的心跳仍然难以平息。她本就不是个擅长运动的人。

亚纪的情况倒是比零稍好一些，可她毕竟也只是个三岁的孩子。

过了大约四十分钟，一辆电车终于慢悠悠地进了站。车上只有一位大叔歪着身子靠在扶手上睡觉，脸上还盖了一张报纸。车厢里飘着一股酒精的味道。

（这场景，各位很熟悉吧（笑）。——beiming）

零拉起亚纪，朝着另一节没有人的车厢走去。两人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只有节奏性的‘咣当咣当’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回响。这一路上，列车也曾到站停下几次，但没有人再上车，这或多或少让零放心了一些。

昏暗的灯光摇曳着，亚纪抵挡不住困意，靠在零的身上沉沉睡去。但也许是出于紧张，一直没怎么睡觉的零反而一点睡意也没有。她撑着脑袋，呆呆地望向窗外那厚重的夜色，那些恼人的愁思再一次找上了她。

她正在逃亡。

她背叛了那个男人。

无论是战自还是 NERV 都不可能接纳她，现在她只是夹在两方势力之中的一棵草芥。但零并不后悔，甚至觉得很畅快。这是她今生第一次以自己的意志来规划人生。即使死亡随时可能降临，自己都确实地看到了黑暗中那一盏微明的灯火，感受到了那一丝单薄的暖意。

只是.....抱歉啊亚纪，我连累了你。你本应拥有更美好的明天才对。

“亲爱的乘客，”车厢的喇叭突然响起，打断了零的思绪。“很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前方的铁路正在施工，本次列车的终点变更为下一站：桃源台站。请各位乘客带好随身物品，

在桃源台站下车。本次车费将自动返还您的账户，为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

零皱起了眉头，这条通知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不能说的原因。作为这条线路的常客，她很清楚前方的铁路并没有施工，以往的战斗也从未波及到这里……她有种预感，危险就要降临了。

“亚纪，亚纪，”她轻轻摇晃着半睡半醒的小女孩，“醒醒，我们要下车了。”

“啊？现在？可是车还没停……”

零直接拉下了‘紧急制动’的拉栓。尖锐的金属摩擦声霎时响起，整辆列车都在震颤，亚纪尖叫着捂上了耳朵，睡意立时消散得无影无踪。

列车尚未完全停稳，零就打开了应急车门，带着亚纪跳下了车。

“我们要去哪？”

零没有回答，而是立即拉着亚纪钻进了铁道边的树丛。她比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紧张地观察着铁道前方的情况。

列车几乎马上就要到桃源台站了，在这个距离上，她已经能看到站台上几个人影正在等待列车进站，他们身上还挎着什么东西。

虽然不能看清细节，不过从大致的剪影可以判断，这是一群持枪的士兵。

他们显然也注意到了列车的紧急制动，正警觉地朝着这里走来。

不能再向前走了。她环视四周，这里只有低矮的树丛和连绵的小山。

“零，我们到底要去哪？”

“我们离开这里，”她尽力冷静地回答，“越远越好。”

“我好累啊！而且脚也好痛……”亚纪小声嘟囔着，“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嘛。”

其实零也很想休息一下。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两人一路攀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尽管如此，零还是担心她们跑得还不够远，那些人也许马上就会追来。

已经过去几个小时了。初升的太阳已经洒下了第一缕阳光。

“亚纪，你应该穿上鞋的。”

“可是我不喜欢鞋嘛。穿鞋总是让我的脚感觉又热又粘。”

“穿鞋可以保护你的脚。这样我们的行动也会快很多。”

亚纪疑惑地歪着脑袋。

“我是说，”零进一步解释道，“穿上鞋的话，你的脚就不会痛了。”

“零，我才不怕呢！只要休息一下，我就还能走……”

可是这里并不是休息的地方。两人现在正身处一小片开阔地带，这意味着敌人可以轻易发现她们。只是，小亚纪现在看上去萎靡不振，也许是真的太累了，继续赶路的话，也许她会突然晕倒也不一定。

“那就休息几分钟吧。”零抱起亚纪，让她坐到了一块大石头上，而自己则留心观察四周的一草一木，警戒着潜在的危险。

她这才突然发现，原来从这里可以直接看到第三新东京市。

她仍能感受到那个声音的召唤。那个男人就在这里，就在这地下的最终教条区，等待着她去履行自己的使命，带他去往理想的彼岸。

那个声音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如此的不可抗拒，如此的……

“零，你没事吧？”

她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惊愕中醒了过来。

“你一直在发抖，还出了好多汗……”亚纪看上去同样很不安。

“我……没关系，别担心。”她挤出一个疲惫的微笑，轻轻摸了摸亚纪的头。

“可是你看上去真的很不好耶。”

“嗯……有一件事……原本，我今生的使命就是去完成它。但我却决定拒绝这使命。”

“为什么呀？”

“因为这会给很多人带来痛苦，而我不想看到大家痛苦的样子。”

其实，零说的并不是主要原因。她刻意做了隐瞒。

“我觉得你做得很对呀。那你为什么会这么伤心？”

伤心？零不太明白她为什么会选这个词，也许是受限于相对贫瘠的词汇量吧。

“我的行为会让一个人失望，那个人……对我很重要。我的世界，我的人生，都是由他一手创造的。但是……”说到这里，零的身体又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但是最近，我开始怀疑自己对他的感情，开始怀疑他真正的目的，直到最后，我决定不再继续帮助他了。可是，我终究还是……”

周身的寒冷突然就被驱散了。一双稚嫩的手臂环绕过她的颈部，小小的身体从后面抱住了她。

“虽然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人，”亚纪咯咯地笑着，“但我还是很喜欢你！”

碓同学和惣流同学都曾教过她，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

“谢谢你。”她同样笑着回答。

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突然响起，亚纪吓得全身一震，尖叫起来。零对这声音很熟悉，她抬起头，看到VTOL组成的机群正向着第三新东京市飞去。

紧接着，她听到了开炮的声音。

“战争开始了。”她小声喃喃着。

“零，你说什么？”

“没什么。亚纪，”她背起了小女孩，“我们该走了。”

“哇！那是什么！”亚纪突然指着一个方向惊叫起来。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零看到两台熟悉的巨人加入了战局。大多数的孩子在第一次见到

EVA 的时候总会吓得直哭，可奇怪的是，亚纪却似乎并不害怕 EVA，她的眼神中甚至出现了一丝兴奋。

“那是.....铠甲？”她兴高采烈地问道，“是不是那种被妈妈施以祝福的、有魔法的铠甲？”

零没有回答。她还不太明白亚纪到底在讲什么。

不过，亚纪已经继续说了下去。“爸爸和我说起过它们的故事！”

“你爸爸他.....？”

一边在树林中穿梭，零一直在思考着亚纪的话。也许这只是个巧合。毕竟，EVA 的存在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事了，亚纪的爸爸给她讲起 EVA 的故事倒也没什么奇怪的。又或者，她的爸爸原本讲的故事与 EVA 并无关系，是亚纪自己的想象力太过天马行空。

但.....万一不是呢？

“Ein Mannlein steht im Walde ganz still und stumm , ”

零愣了一下。这段旋律她并不熟悉，至于歌词，就更听不懂。

“Es hat vor lauter Purpur ein Mantlein um ,

Sagt , wer mag Mannlein sein ,

Das da steht im Wald allein.....”

“亚纪，”她打断了小女孩的哼唱，“可以暂时保持安静吗？”

“对不起.....但是妈妈说，每当害怕的时候就唱这首歌，她一定会来保护我.....”

“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她为自己的过度紧张向亚纪道歉，“可是你的声音也许会把其他人引来这里。”

“那会怎么样？”

“那些人并不是朋友。一旦被发现，我们就会被抓走。”

亚纪被吓住了。零明白，这孩子是真的不愿意与自己的分开。她有点后悔，自己不该拿这件事吓她的。

直到她因为体力不支而不得不休息一下的时候，亚纪还是显得很失落。零有点愧疚，但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话题，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

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亚纪，你刚才唱的是德语吗？”

“嗯.....是我妈妈教我的，她还让爸爸和我一起学.....”

是吗，原来是这样啊。虽然不能百分百确定，但零的心里已经基本有了答案。虽然这个

答案本身简直不可理解，让她感到无比困惑，然而，那张带来莫名的熟悉感的全家福，留着红色头发、会讲德语的妈妈，还有提起 EVA 的爸爸.....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

如果她的猜测真的正确，那亚纪一定可以和自己的父母重逢。

“别担心，”她半跪在亚纪的身前，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你很快就会见到爸爸妈妈了。”

“真的.....？”

“真的哦。”

一片巨大的黑影突然降临，就像是凭空出现一样，将两人罩在了其中。听到双翼划过天空的声音，零抬起了头，但立刻惊恐地呆愣在原地。

紧接着，在反应过来的第一时间，她立刻背上亚纪向着树林深处跑去，就像猎物是在躲避着来自天空的捕食者。

“量产型 EVA.....吗？”终于跑到了一片看上去比较安全的地方，零把亚纪放了下来，剧烈地喘息着。

亚纪终于回过神来。震天的巨响时不时就会传来，巨人们的厮杀带来的冲击甚至传到了这里，但是，作为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亚纪的反应可以说镇定得可怕。再一次让零惊讶的是，她似乎认识量产机！

“就是这些家伙！它们伤害了妈妈！”亚纪急切地低声说道，“爸爸给我讲过的！”

零的目光一直没有从那九个可怕的白色巨人身上移开。它们围成了一个圆，把背靠背站着的初号机和二号机围在了中间。敌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NERV 的两机已经开始陷入劣势。她衷心祈祷着碇同学和惣流同学能平安归来，毕竟.....还有人在等着他们呢。

又是一声意料之外的巨响。有个庞然大物带着横扫千军的势头从两人头上跨过，强大的声浪差点把小亚纪掀翻。

JA 无人机，又一位巨人加入了战场。它的出现让量产机群方寸大乱，已被逼入绝境的 NERV 两机突然就迎来了转机。

“别担心，”零安抚着惊恐的小女孩，“这次它们不能伤害你妈妈了。”

亚纪并不害怕巨人们狂暴的厮杀，她甚至看得津津有味。但在零的坚持下，她还是不情愿地迈开了步伐，继续踏上了逃亡之路。

零也有自己的考虑。对于 EVA 那样的存在来说，她们两人所处的位置离战场太近了，战斗的余波随时可能危及这里。必须要躲到离战场足够远的地方才行。

亚纪的体力恢复了不少，现在她正跟在零的背后，在低矮的灌木丛里跋涉。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当零拨开挡在身前的树枝，眼前的一切豁然开朗。一条横穿过灌木林的公路出现在她的眼前。

零警觉地向两边看了看，在确认安全后，她翻过了公路的护栏。而亚纪则灵巧地从护栏下方爬了过来。

然而，并非只有眼睛看得见的才是危险。也许是震动传感器，也许是红外探测器，不管对方用了什么手段，总之，当零和亚纪意图穿过公路，躲到对面的树林中时，传来了恐怖的喊话声。

“你们两个，不许动！”

从公路的转角处，一辆吉普车开了出来。从车上走下三个全副武装的士兵。

战自很有可能在每条公路上都设置了据点。他们早就做好了伪装，在此等候多时了。

“快跑！”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亚纪，“快点躲起来！”

“零，那你怎么办？”

“快走！”

“嘿！不许动！”一名士兵立刻举枪瞄准了亚纪，然而小女孩的行动终究还是快他一步，小小的身影一下就消失在灌木丛中。

“妈的！Yoshida，你去追那个小的！”走在最前面的一人下达了命令。

“不准你们伤害她！！！”

这是零有生以来第一次用尽全力呐喊，她的喉咙传来刺痛的感觉。

她一点都没有退缩。面对迫近的敌人，她张开双臂挡在了士兵们的必经之路上。

三位士兵被她突然的爆发吓了一跳，立刻就举起了枪。

绫波零并不害怕死亡，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她也理解对方为什么想要杀掉自己。也许，当她露头的那一刻，对方就已经认出了她是EVA的驾驶员。

但是，对方竟然连亚纪都不放过，血腥的战争与残暴的人性，竟然连那圣洁的天使都要吞噬，想到这一点，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怒火中烧的感觉。愤怒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勇气，让柔弱的少女甚至敢与三位全副武装的士兵为敌。即使是拼上自己的一切，她也绝不会让对方通过这里，至少是在亚纪藏好之前。

零之所以让亚纪快点离开，就是不想让她看到鲜血横飞的场景。那洁白无瑕的灵魂，绝对不能被玷污。

“那个.....那个小的应该不是驾驶员吧？”最左边的那位年轻士兵开口了，声音听上去颇为紧张。“我觉得我们没必要.....”

“我不管！”为首那人暴躁地吼了回去，“这个蓝头发的总归是驾驶员了吧？那个小的和她在一起，这已经很可疑了！即使错杀，也绝不能放过一个NERV的罪人！”

“她和NERV根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碰巧.....”

“你给我闭嘴！”为首那人的目光转向了她，眼神中满是凶恶。“光是让你活到现在，你已经够走运了！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把NERV的人就地格杀！Ishida！”

听到了长官的命令，最右边的士兵点了点头，举起枪瞄准了她。

零闭上了眼睛。终焉即将降临，她却一点都不害怕。

她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自己.....终究还是没能陪亚纪走下去。接下来的日子，亚纪，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然而，预想中的枪击却迟迟没有降临。

“你他妈在等什么！为什么不开枪！”为首的人狂怒地吼道。

“不行.....” Ishida 的双眼紧闭着，终于还是放下了枪。“长官！我认为我们必须再核实一下她的身份，我实在不能对手无寸铁的普通市民开枪！”

“你他妈到底是怎么了？被他妈的慈悲心把脑子糊住了？你知道你的行为可能带来多大危害么？”

“我知道！”

“那就快点开枪！妈的，怎么选了你这么个怂包.....”

“长官！” Ishida 粗重地喘着气，他的声音完全盖过了上司。“我当然不愿看到世界毁灭，正是因为这样我才接下了这个任务。可是.....可是.....我也有个像她这么大的女儿！”

然而，他的上司仍然没有丝毫的体谅。“那么，你想被处以叛国罪吗？”

“无所谓！至少我要坚持我的良知！”

“那就滚蛋让老子来！”为首的人憎恶地瞪着 Ishida，随后举枪瞄准了零，“呸！怎么摊上你这.....”

他的话没能说完。枪响了。

子弹是从背后射入的，在他的胸前开了一个碗大的坑。他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你疯了！Yoshida！你刚刚杀掉了我们的.....！”

Ishida 疯狂地扑了上去，然而，紧随其后的是第二声枪响。

站在最左边的那位年轻士兵，早就表现出了过度焦虑的症状。在两位队友的争执发展到白热化时，谁都没有注意到他的手正抖得越来越厉害。

第一次开火是单纯的意外，他的枪口一开始瞄准的也并非他的长官。然而，随着那声枪响，他紧绷着的神经彻底崩溃了。

那一刻，他想的竟然是，如果让 Ishida 活着回去，他的罪行就必然会暴露。所以，当 Ishida 疯狂地朝他扑来时，在极度的恐惧中，他再一次扣动了扳机。

最先从震惊中反应过来的，是零。现在正是逃脱的机会，然而.....

“站——住——！”

惊惧交加的 Yoshida 再次举起了枪，黑洞洞的枪口锁定了她。刚才的意外仍然让他脸色煞白，全身发抖，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杀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杀了她，她才是噩梦的起源！

他没能第三次扣动扳机。VTOL 的呼啸声在背后响起，紧随而来的是三声枪响。

前两发子弹并未命中，而是擦着 Yoshida 的身体飞了过去，在混凝土路面上溅射出一片火花。但这已经足以让惊恐的士兵哀嚎着扔掉武器，抱头鼠窜。

然后，第三发子弹射穿了他的右侧大腿。血雾在 Yoshida 的身下炸开，剧痛让他瞬间失去了行动能力。

零不明白，为什么战自的 VTOL 会向己方的人开火？一连三发子弹都是冲着 Yoshida 去的，这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误伤。

在不远处，那台 VTOL 正在降落，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已经提前跳下飞机，正向这里跑来。如果他们也是敌人，那自己必然逃脱无望。

这时，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谢谢您，加持先生。”她郑重地鞠了一躬。

“别别别，这是我该做的。”加持立马扶住了她，对于这种正式的道谢，他似乎显得不太习惯。“说起来，居然在这里见到你，还真是让我惊讶呢。”

“在进攻开始之前，我就逃出来了，因为我判断总部已经不再安全了。”

其实她故意避开了重点，但这显然没能逃过加持的眼睛。他愣了一下，盯着零看了几秒钟。这样的目光让零略感忐忑，但她还是决定不做解释。

“呃……零，我指的是另一件事……”加持终究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

“我……我有着不能站在碓司令那一边的理由。”

也许是听出了难言之隐的意味，加持也不再继续追问了。“没关系的，零，活下来了就好。”他转过头，向那群士兵喊道，“Sakamoto！机上还有空座位吗？”

“如果算上这三个伤员，VTOL 的承载力实在是……”

加持皱起了眉头，就在这时，他目光落到了远处的一辆吉普车上。

“Sakamoto，接下来的任务，可以交给你指挥吗？”

名为 Sakamoto 的士兵给了他一个肯定的手势。

“那就好，”他转身面向零，“我们就坐那辆吉普好了。再坚持一下，零，等到战争结束，你想去哪我都会带你去的。”

零无言地点了点头。不过，当加持朝着吉普车走去的时候，她却并没有跟来。

“加持先生，可以麻烦你把车开过来吗？我还有点事要办，但很快就回来。”沿着相反的方向，她走向了一片灌木林。

“呃，当然没问题。不过可否容我一问，”加持向着她的背影问道，“你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接一个人。”

“哈？”

零走得很急，她很担心亚纪会因为害怕而跑得太远。不过，这担忧很快就被打消了。

小小的身影就躲在一棵树的后面。那棵树甚至比她自己还要纤细。

亚纪的双眼紧闭着，捂着耳朵缩成了一团。几道风干的泪痕还留在她的脸上。零微微弯下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危险已经过去了，我们安全了。”她这样告诉小女孩，“亚纪，我们走吧。”

亚纪并没有追问更多的细节。光是看到零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这劫后余生的重逢就足以令她喜极而泣。

这一路上，她一直紧紧拉着零的手，就像是抓住了不愿失去的宝物。

当胡子拉碴的男人出现在她面前时，亚纪又小小地紧张了一下。

“别担心，亚纪。加持先生是我们的朋友哦。”

而加持，反而显得比亚纪更加慌乱。他万万没想到，零说‘要去接一个人’，结果竟是从树林中领出一个小女孩？

“嗨……”小女孩紧张地向他打了个招呼。

“呃……嗨！”

“这孩子名叫亚纪。我们昨天才相遇。”零解释道，“我正在帮她寻找失散的父母。简单的情况就是这样，加持先生，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呃，当然。快上车吧。”

“小家伙，可以跟我讲讲你的父母么？”加持一边开车，一边头也不回地问。

“我才不认识你呢！”

“哈，小美女，那是当然。今天可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不过嘛……”加持望了一眼后视镜，观察着亚纪的容貌。“总觉得你身上有种熟悉的感觉，尤其是眼睛……”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遇到她的父母。”零打断了他的话，“不过现在，加持先生，我们应该专注于眼前的事情。”

也是，虽然跟小姑娘斗斗嘴也挺有趣的，可这里毕竟是战场，如果不专心的话可是会没命的。

“那么，我接下来要去 NERV 一趟。你们和我一起来吗？”

零原本的计划，是带着亚纪逃出第三新东京市，离 NERV 越远越好。不过，既然加持先生志在必得要结束这场战争，她也就不需要继续逃亡了。然而，即使如此，她还是想尽可能让亚纪与 NERV 保持距离。

“可以麻烦您把我们送回公寓吗？战争还没有结束，带亚纪去那里太危险了。”

“嗯，那也行。”

越靠近 Geofront，加持就开得越慢。不仅如此，他还故意多绕了几个圈子，以避免和战自的遭遇。

所幸这一路上都没遇到什么敌人。EVA 的厮杀仍在继续，车上的人随时都能感觉到地面的震动，然而，战自的有生力量却似乎撤得干干净净。

零留心着亚纪的状况，但同时也紧张地关注着巨人们的战争。

虽然战场上的量产机大多受了不轻的伤，有些甚至失去了一条手臂，但零能看出，局势正在恶化。就算是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援军，但己方还是在逐步落入劣势。

JA 突然沉默了，下一秒，它就被拆解成了一堆零件。零下意识地挡住了亚纪的眼，不想让她见证这残酷的瞬间。量产机脸上那狰狞的笑容，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不过，她这才发现，整夜逃亡带来的疲倦已经开始显现，亚纪已经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不只是她，在危险宣告结束后，就连零也觉得自己的眼睑越来越沉。

就在这时，一声巨响传来，车身也随之剧烈震动。加持竭尽全力才避免了侧翻，但强烈的冲击还是让吉普车熄了火。

零惊恐地睁大了眼睛，这样强烈的冲击.....她能想到的可能只剩下一种。

EVA 的自爆。

果然，当她再望过去时，二号机已经从战场上消失了。

不是恐惧，不是愤怒，也不是憎恨，看着那个在座位上缩成一团、全身颤抖的小姑娘，零感到受的是深深的悲哀。

“不.....不该是这样的啊.....”

“零！没时间说这些了，我们得快点离开！”经过数次尝试，加持终于重新打着了火，“抓紧了，孩子们！”

然后，更可怕的景象降临了。

狂暴的咆哮声震耳欲聋，在量产机群之中，紫色的巨人解放了自己全部的力量。橙红色的 AT 立场在它的身后弯曲，形成了六对巨大的翅膀。

“天啊.....”就连加持，也被这景象深深震撼了。

“不要.....碇君.....”她小声地祈求着，泪水已从脸颊上滑落，“不要这样做.....”

“零.....发生了什么？”

“碇君.....他在呼唤着终焉的降临.....加持先生！”零就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样，“我们得想办法联系他！我们得让他停下来！”

“我试试！”加持立刻打开了车载通讯器。他眉头紧锁，调节着频率旋钮，想要找出一个仍然可以用的广播频率。

“快啊.....否则就真的晚了.....”

“.....嗣，冷静！我还活着！”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无论是车上还是 NERV 总部，所有听到这声音的人都呆住了。

在所有人中，最震惊的是小亚纪。这个声音她太熟悉了，这就是她朝思暮想、无论如何都想再见到的那个人！

“这是！这是.....！”她指着通讯器的音箱，已经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全了，“这就是我.....！”

“没错，亚纪。”零轻轻地点了点头，“就是她。”

在朗基努斯之枪即将刺入核心的刹那，初号机那染血的双手牢牢握住了它。

这就是零看到的最后景象。或者说，零坚持着看到了这里。

然后，疲倦终于压倒了她，让她短暂地失去了意识。

不过，在视野完全陷入黑暗之前，她终于发自内心地笑了。

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安全了。

零的意识在黑暗中徘徊，然而，她却突然看到了一团烈火。

随之而来的是身体被烧灼的剧痛。那烈火似乎要将她的灵魂燃尽。

加持背着零，朝她住的公寓走去。亚纪则跟在他的身后。

她的脉搏和呼吸都没有异常，突然的昏厥只是疲倦所致，加持明白现在她最需要的便是休息。

然而，少女的身体却突然缩紧，紧接着发出了痛苦的低吟。

他立刻把零的身体平放到了地上。她已经醒来了，但却只是颤抖着倒吸凉气，一句话都说不出。

“零！你怎么了！”亚纪已经扑到了她的身边。

“我现在就去找医生.....”一边说着，加持站起身来。

然而，零却挣扎着拦住了他。加持再看时，她甚至尽力挤出了一个笑容。

“别担心.....我.....没事.....”她断断续续地说，“是.....莉.....莉莉丝.....她被炸掉了.....！”

“这样啊.....”加持终于也如释重负地笑了，“看来小律那边也成功了呢。”

当零醒来时，眼前是自己房间的天花板。

亚纪趴在床边睡得正香。即使已经睡着了，她的两只小手仍然握着零的手。她一定在这里守了很久，想到这里，零不由得感到一丝自责。

加持先生已经离开了。也许是去处理 NERV 的事了。

她轻轻下了床，小心地把亚纪的小身体抱到了床上，为她盖好了被子。

然后，零打量着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家。

这还是她第一次这样做。

家里的乱象已经不堪入目。房间的墙上布满了弹孔，杯子的碎片散落了一地。床，冰箱和桌子这些重物也纷纷移了位，就连门上的铁板也变了形。

战自的士兵抓人不成，便气急败坏地把她的家破坏成这个样子。

好在，即使是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她和亚纪还在，她的家也还在。当初趁着夜色从这里仓皇逃走的两人，终于又好好地回到了这里。

那么，接下来该去找亚纪的爸爸妈妈了。她轻手轻脚地朝着门口走去，但是.....

“零，你要去哪？”

亚纪坐在床上，揉着惺忪的睡眼。

“安心睡吧，亚纪。我要去找你的爸爸妈妈。”

“带我一起去嘛，我也想见他们！”

“你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我保证，等你醒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出现在你眼前。”

“可是我不想和你分开！我会害怕的！万一坏人来了怎么办？”

零歪着脑袋想了一会，亚纪所说的确实是个问题。就算战争已经结束，城市仍然是一片混乱，未必就不会有‘坏人’找上门来。

“这样吧，亚纪。一旦听到脚步声，你就躲进那边的窗帘里，好吗？”

“好.....”亚纪特地拖长了声音，显得很不愿意。“零，再陪我一会嘛。至少等我睡着了你再走.....”

零淡淡地笑了一下，坐到了亚纪的床边。她又多待了十几分钟，这才从家里出发。

行走在 Geofront 的断壁残垣中，零仍然在思索着那个不可思议的结论。她实在是疑惑不已，这件事明明根本不可理解，但它却是唯一合理的结论。何况，亚纪已经认出了明日香就是她的妈妈，这更使得那个结论确凿无疑。

既然想不明白，那就简单地相信它是真的吧。这是零一贯的作风。本来，她的心智发展就较之同龄人更加落后，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生活工作中，遇到不能理解的事对零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她实在是没能力也没时间把这些事情一一理清。

Geofront 的总部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走廊里的灯管忽明忽灭。零看上去就像是突然从黑暗之中现身，把一名正在执勤的警卫吓了一跳。

“等.....是谁.....!” 他正要举枪的手却忽然停下了。借着昏暗的灯光，警卫看清了少女的脸。“你是.....凌波驾驶员?”

她没有在打招呼这种琐事上浪费口舌，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

“请问碇驾驶员和惣流驾驶员在哪里?”

这一路上，真嗣一直在想，凌波今天看上去似乎和往常不太一样。刚才她拉着明日香急匆匆地就走了，甚至都等不及自己办完出院手续。这可真不像她呢。

当他推开公寓的门的刹那，他终于明白了零为什么会那么着急。

已经来晚了。他错过了一切。

他呆站在原地动弹不得，有那么一瞬间甚至他觉得自己身在梦中。

明日香正和亚纪紧紧相拥。寂静的房间里，只有低低的啜泣声在回响。

亚纪.....他日思夜想的，亲爱的女儿.....

“妈妈，你受伤了。”亚纪从妈妈怀中抬起头来，已经注意到了明日香肩上的绷带。

“别担心，亚纪。一点都不痛的。”明日香撒了个谎。光是抱着亚纪，她的肩部就已经疼痛难忍，然而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却压倒了一切苦痛。

“你和爸爸去哪里了.....我一直都在找你们! 还有，你的头发为什么变得这么长.....”

“说来话长啊，”明日香半哭半笑，摸了摸女儿的头，“妈妈很快就去剪掉，好不好?”

“不要! 妈妈现在这样很漂亮!” 亚纪用力摇着脑袋。“妈妈，你很伤心吗?”

“才不呢，一点都不伤心。”

“那你为什么要哭.....?”

明日香擦干眼泪，轻轻捧起女儿的脸。“悲伤的时候就哭，喜悦的时候就笑。但是，如果你感到前所未有的喜悦，那就一边哭，一边笑吧。”

亚纪并没有一下子理解这种矛盾的情感表达，但还是点了点头。

“亚纪.....” 他的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见。

“爸爸? 爸爸!”

下一秒，小亚纪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过来，扑进了他的怀里。

小小的身体紧紧贴在他的身上，像个小火炉一样散发着无穷的能量。他从未忘记这种感觉。

“爸爸，你看上去也变了好多。”亚纪咯咯地笑着，“好滑稽!”

“亚纪却一点都没变呢，你还是爸爸记忆中的那个小天使。”

明日香略带嫌弃地看了他一眼。都多少年了，他表达情感的措辞还是那么土。

“亚纪，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终于问出了那个埋藏在心底的问题。

亚纪最喜欢就是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自己了，现在正是个绝佳的机会。“我也不太清楚！总之，我一觉醒来，你和妈妈都不见了！纪子也是，我的画也是，全都消失了！屋子里只剩下一个很可怕的老阿姨！她说自己叫山寺什么的，但我并没有听完，我用最快的速度从老阿姨那逃走了！然后我走啊走啊，一路上遇到了好多可怕的人。不过，在我最害怕的时候，我遇到了零！

“她带我买了新的蜡笔，带着我一起画画。你看，墙上贴的这些就是我和零一起画的！好看吧！”

“真是太漂亮了！”真嗣发自内心地称赞着，在女儿的侧颊上大大地亲了一口。

“后来，我和零一起回了趟家。那个阿姨还在那里！不过有零陪着，我也就不那么害怕了。然后我发现，那个阿姨其实也挺善良的，她还给我拿了很多饼干！但是.....但是.....你和妈妈还是不在。所以零就带我回来了。哦对了！回来的路上她还带我吃了拉面，有很多肉的那种！”

“真的？”他显出很惊讶的样子。

“那是当然！后来我们就回到了这里，那时候零的家看上去特别悲伤！我觉得我一定要让它快乐起来，所以就 and 零一起画了这么多画。零画画可厉害了，最中间的那一张就是她画的！

“然后，到了半夜，我突然看到零起床要走。我以为她要抛下我了，于是就拦住了她，可是她却说，让我也赶快穿上衣服，我们要快点离开了！

“我们先是坐上了.....嗯，什么来着.....电车！但是没走多远，电车就被坏人给拦下来了，零拉着我跳下了电车，在树林里走了很久很久，好不容易才躲开了坏人。我的脚走得可疼了！零还劝我要穿鞋来着，但我就是不喜欢鞋嘛！

“后来我实在太累了，一定得休息一下才行。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一群魔法铠甲在战斗！就和爸爸说的一样，红色的，紫色的，还有九只白色的！但是那台蓝色的却一直没来.....不过，倒是出现了一个爸爸从来没有提起过的白色家伙！

“我正看得起兴，零就不让我看了。她说那里太危险，我们必须逃到更远的地方去。然后我们走啊走啊，终于看见一条大马路！但是大马路上却有一群很坏很坏的人躲着，我们一出来就被他们抓到了！零让我赶快跑，她自己却留了下来，害得我担心死了！我.....我也不想扔下零.....但我那时候太害怕了！无论是零还是那些坏人，都冲我喊得很大声.....

“我一直躲在一棵树后面哭，然后听到了几声特别恐怖的巨响！那时候我好害怕自己再也见不到零了！不过后来，她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告诉我已经没事了，那一刻我真是太开心了！

“零带我走出树林，有个留着胡子的大个子家伙正在等着我们。零说他是加持先生，是

我们的朋友，让我不用害怕。虽然看上去很吓人，但加持先生也的确是个好人，他开车把我们送回了这里，一路上带着我们躲开了好多坏人呢！

“回来以后我就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后来零又要离开，她说她要去找你们，让我好好休息。她还告诉我，如果听到脚步声就躲进那边的窗帘里。自从她走了以后我就开始担心，她会不会又遇上什么危险。我越想越害怕，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直到零带着妈妈进来的时候，我还躲在窗帘里呢……！”

“我的……天……”真嗣听得瞠目结舌，他不敢相信在这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中，绫波和他的女儿竟然经历了这般凶险。

万幸她们都好好的回来了！

而明日香的震惊程度也毫不下于他。过了良久，她才一字一顿地说出了一句，“这可真是……惊险的一天啊……”

亚纪骄傲地挺起了胸。“那当然！我和零一起，经历了很多刺激的事情！”

“绫波……？”听到他的声音，那个站在房间一角、一直默不作声的少女，抬起头对他笑了笑。

“谢谢你啊，零。”明日香真诚地握住了她的手。

“其实……”

零的话没能说完。明日香一把将比她还纤弱的少女拉了过来，给了零一个大大的拥抱。
“真的，真的太感谢你了！”

这突如其来的拥抱让零愣有些意外。不过随后，她那举在空中，不知所措的纤细手臂，也慢慢环绕过明日香的身体，回以一个轻轻的拥抱。

这种感觉就像是时间回溯了一样。走过了这么多磨难，一家人终于重新团聚在一起。

一家三口手拉着手，行走在破败的街道上。大战之后的第三新东京市显得格外萧索，但两位十四岁的少年少女却从未笑得如此幸福。

“这才多长时间呀，亚纪又比以前重了好多呢。”

“笨蛋，亚纪的体重才没变呢。是你自己变瘦弱了才对。”

“是呀，毕竟好久没有干农活了嘛。”

亚纪趴在爸爸的背上，睡得正香。而变回十四岁少年的真嗣却显得略有些吃力，身体时不时就会晃悠一下，像是要摔倒一样。

“你啊，回去好好健身吧。”明日香嫌弃地白了他一眼。不过，在看到亚纪的睡脸时，她的表情立马变得缓和下来。

“她回来了，真嗣。我好幸福，她真的回来了。”

“而且对她来说，这场危险的旅程仅仅持续了一天。”真嗣轻轻摇了摇头，他的视线飘

向了远方。“为什么亚纪没有和我们一起回来呢？薰曾经说过，‘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回自己的幸福’，现在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了。我们终于创造了一个亚纪能幸福地生活下去的世界，所以她回来了……”

“真嗣，我并不信那些。”一边登上长长的楼梯，明日香狡黠地笑了一下。“只要我的女儿回来，其他的都不重要。”

是啊，其实真嗣也是这么想的，虽然这种想法对大家不太负责任。无论是在那个残破的世界还是这个新世界里，只要明日香和亚纪平安无事，无论什么磨难他都能甘之如饴。

他推开了公寓的门，落满灰尘的合页发出了轻轻的‘咯吱’声。安睡中的亚纪砸吧着嘴，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梦呓。

“我们回来了！”

零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情绪。

房间里明明什么都没少，那些被破坏的痕迹她也不是很在意。可是，她为什么觉得房间里空空荡荡的，就好似缺了点什么？

在过去十几年的人生中，她一直都是这样孤身一人，住在这简陋的小房间里，却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好安静……实在是太安静了……

她又回想起亚纪和父母重逢时的场景。那时候一家三口热泪盈眶地抱在一起，她虽只是站在一边远远地看着，却也不禁露出了微笑。

明日香给了她一个真诚的拥抱，但其实零并不认为自己配得上他们如此感激。对她来说，从遇到亚纪开始，她所经历的一切不过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巧合。

现在一家三口已经离开了。最后，这里又只剩下她一人。

温暖明媚的阳光从窗户射入，但她却还是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不过，自己还活着，大家还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碇君和惣流同学曾教会了她生命的意义，今后，她要真正地用一生去体悟幸福与苦难的真谛。

就在这时，藏在窗帘下面的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拉开窗帘，将那东西拾起，发现那是亚纪刚刚画好的一张新作品。

这是亚纪留给她的礼物。亚纪说过，自己离开之后她就再也睡不着了。也许，在醒着的那段时间里，她一直在忙着为自己准备这份礼物。

那是一张新的全家福。除了红色的头发的妈妈，黑色头发的爸爸，还有抱着布娃娃的小女孩之外，还加上了一个有着蓝色头发、灿烂笑容的小人。在小人的旁边画着一个箭头，箭头的末端写着，‘我的朋友’。

这还是零第一次，认真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走进自己的公寓，美里累得几乎要虚脱了。在肾上腺素的刺激下，她勉强撑过了这场残酷的战争。如今一切都已尘埃落定，她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她畅快地踢掉了鞋，带着一声‘呜呼’就朝着自己的卧室冲了过去。现在她只想一头扎进软绵绵的床上，睡到天昏地暗。

然后.....她就撞上了一个人。

“真嗣！”她略显尴尬地惊叫起来，“原来你已经回来了啊.....”

“美里小姐.....欢迎回家。不过现在还是.....”

“美里！你太吵了啦！”明日香标志性的尖锐嗓音随之响起，“安静一点行不行.....”

而她的监护人并没有听进去。美里豪放地将两个孩子一把拉进了自己的怀抱。“再次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你们俩，到底去哪了？我还去医院接你们来着，结果前台说你们早就走了！”

“天，怪不得你这么晚才回来。”明日香一脸嫌弃，不过随之狡猾地笑了一下。“美里，你要是答应我能保持安静，我就讲给你听。”

“安静？为什.....”

在真嗣和明日香做出回答之前，一个小小的声音已经揭开了真相。

“妈妈.....？”

真嗣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抱着布娃娃的小女孩正站在那里，疲倦地揉着眼睛。

明日香一下就挣脱了美里的怀抱。“嘿宝贝，我们是不是吵到你了？”

美里的嘴巴大张着，久久不能合拢。自己的家里为什么会多出一个小女孩？不对，从明日香的表现来看，难道这位就是.....？

“抱歉打扰你睡觉了哈。睡得还好吗？”她紧张地冲小女孩笑了笑。

“嗯.....”小女孩反倒看上去比她还紧张。

“真嗣，难不成这就是你们的.....？”

“没错哦。”真嗣笑着对她点了点头。

“咳咳，葛城一尉，”明日香清了清嗓子，摆出了极为郑重的站姿，“请允许我向你介绍：碇真嗣和惣流·明日香·蓝格雷的女儿，碇亚纪！”

陌生的天花板。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

慢慢地，他的思绪终于跟上了眼前的现实。现在，他全身动弹不得，甚至连话也讲不出。他的整条右臂都失去了知觉，就像是完全不存在一样。

可是自己还活着。

但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这难道就是自己的报应么？

让自己.....注定无法见到她？

他听到了开门的声音，有人走进了他所在的病房。

“你真的要这样做吗？”

这个声音很熟悉。是那个少女的声音。

“嗯，不会花太久的。”这个声音，是他的儿子。“反正美里那边也暂时不需要搭手。”

“这个人是谁呀？”

这是个稚嫩的童声，他从来没有听到过。

“他是我的爸爸，”真嗣说，“你的爷爷。”

爷爷？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吗？

“他在睡觉吗？可是现在还没到睡觉时间呀。”

“嗯.....爷爷是在睡觉。也许他永远都不会醒来了。”

“为什么呢？爷爷生病了吗？”

“爷爷他.....受了很重的伤。”

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脸。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

“爷爷为什么睁着眼睛睡觉呀？”小女孩疑惑地问。

随后真嗣也出现在他的视野里。真是奇怪，他看上去和以前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却已经有了女儿。

“亚纪，这不是普通的‘睡觉’哦.....爷爷也许会睡一辈子的。”

亚纪？这个名字.....？这就是亚纪吗？原来.....？

“可是爷爷看上去好难过呀。爸爸，我们把爷爷叫醒好不好？”

真嗣微微一笑，摸了摸女儿的头。“爸爸说过了，爷爷不会再醒来了。医生们都是这么说的。”

“永远都不会了吗.....”亚纪的声音很是失落，“听上去太悲伤了。他们就这么确定嘛.....？”

“恐怕是的。”

“嘿，亚纪，和妈妈先走吧，”又是那个少女的声音，“别在这里打扰爸爸了。让他把想说的话说完。”

“可是，我们去哪？”

“当然是美里阿姨那边咯。”

“嗯！”亚纪最后望了他一眼，“再见，爷爷！我要先走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会感受到一阵难以言说的温馨？在他的心里，所有的温暖，所有的幸福，明明早就已经消失得干干净净才对.....自从，失去她以后.....

随后，传来了金属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听上去像是真嗣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很奇怪吧，”真嗣开口了，“她明明从来没有见过你，却还是对你那么关心。我想，这是你永远也理解不了的情感，你从来不会无条件地去爱一个人，就算对亲生儿子也是这样。如果.....如果她知道了你曾经的所作所为，你觉得她会怎么想？”

我并不是不会无条件地去爱别人，真嗣。抱歉了，我只是没有无条件地去爱你。

“亚纪她.....一直都是这样。”听上去，真嗣似乎是在笑，他现在一定很自豪吧。“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不喜欢某个人的样子。明明在那样孤独的世界里长大，她却比你要善良得多呢。在上幼儿园后的第一周内，她交到的朋友比我这小半生交到的还多。

“你也许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还活着。说实话，不只是你，所有人都想知道。医生不厌其烦地给我解释了半天，但我还是没听懂。就算学了那么多年的医学知识，可我到底还是对神经学知之甚少。不过，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你的枪当时瞄偏了。不管是因为爆炸的震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那发子弹并没有致命。

“你能活下来，还得感谢一个人，赤木博士。是她把你从地下背上来的。一开始，她说连自己都不清楚为何会这样做，后来却又改了口，说‘让你以这种状态活下去才是最大的惩罚’。赤木博士她.....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顺带一提，她来探望你的次数是最多的。”

赤木律子？那个女人.....？

“说到探望，其实，我今天并不是专程来看望你的。哈，虽然这并不代表我以前没来过。我今天之所以会来，是为了探望美里小姐。嗯.....亚纪很快就要有新的伙伴了。

“当初战争一结束，加持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向美里小姐求婚了。大家都没料到，原来他才是对这事最心急的一个，哈哈.....不过美里小姐一开始并没有答应，而是足足吊了他好几周。我想，她大概在惩罚加持先生玩失踪吓唬人吧。

“我和明日香的结婚证也很快就要下来了。考虑到我俩的情况比较特殊，审核的流程原本会很久，不过，加持先生帮了我们不少忙。这样一来，我和明日香的婚礼也很快就要举行了。我当然很想说出‘希望你到时候也能在场’这样的话，但我想你多半是做不到的。

“我猜，你也想了解一下绫波现在是什么情况。遗憾的是，自从你入院以来，她一次都没有来过。你真应该亲眼看看她，现在的她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应该猜不到她在绘画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吧？我想你是不会关心这些事的。她画得真的特别棒！有一次去她家的时候我甚至看到一家画廊送来的邀请信，但当我问起的时候，她却总是神秘地不肯说，只是笑着告诉我，‘以后你就知道了’。

“亚纪和她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真是奇怪，明明年龄相差了那么多，两个人的关系却是出奇得好。绫波她.....其实是个很可爱的人呢。上周，我们一家还和她一起去了游乐场。

和亚纪一起坐摩天轮的时候，她简直笑得合不拢嘴。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样呢。”

他笑了起来，但声音很快又变得严肃。“有人建议我们，应该换个新的身份生活下去。毕竟，SEELE 的残党仍未完全肃清，也许还有些其他的狂热宗教团体正在蠢蠢欲动。这次战争让 NERV 的大家成了名人，但也大大增加了我们被盯上的概率。考虑到安全问题，尤其是那孩子的安全问题，我认为这种想法还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也并不代表我打算这么做。

“当然了，最大的反对者是明日香。也正因为她的坚决反对，我才会彻底放下了这个想法。毕竟，舍弃自己的名字就意味着忘却自己的过去，至少我和明日香是这么认为的。我们，还有亚纪，并不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没有必要因为开始了新的生活就否定掉自己的过去。无论外部的环境怎么变化，我们自始至终都是我们。另外，在 NERV 的领导下，一个全新的第三新东京市正在重建，如果 SEELE 或者什么组织真的敢进犯，就让他们试试吧。

“基路议长已经确认死亡了。尸检结果表明他是死于突发的心脏病，毕竟，就算再怎么先进的机械也不可能补偿过度衰老的肉体。至于 SEELE 的其他人，就算还没有被捕也已经被全球通缉了。毕竟，据加持先生所说，他‘忘了’解除自己设置在网络上的程序，结果导致 SEELE 的图谋大白于天下。有一个 SEELE 成员立刻就自杀了，另外还有几个自杀未遂，被警察拦下来了。现在全球警方和谍报部门正在通力合作，争取早日将 SEELE 的残党全部肃清。在这种情况下，我想 SEELE 也搞不出什么大动作了。

“另外，有一对夫妇我应该从没跟你提过。山寺夫妇，我们在户外登山的时候偶然结识了他们，此后就成为了关系很好的……嗯……朋友？总之，他们就要搬去和第二东京的儿子一起生活了，原本的房子也就腾给了我们。亚纪特别喜欢那间房子，毕竟在之前的那个世界里，那里就是我们的家。

“关于房子的价钱，山寺夫妇的要价已经低得不能再低，我和明日香应该很快就可以凑够。想来想去，我还是认为这是必要的开销，毕竟我们不能让亚纪也挤在那么小的公寓里生活，再说，加持先生和美里小姐也需要一点私人空间嘛。

“我的那些朋友们，也开始了新的生活。冬二已经带着妹妹搬到班长洞木光所在的城市了，他也转入了洞木所在的学校。毕竟，他的父母早就不在了，第三新东京市也没什么值得他留恋的。嘛，虽然作为 NERV 的前 EVA 驾驶员，他肯定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监视，不管洞木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前不久冬二还给我来信，说他要和洞木一起去旅游来着。哈，看来两人的情侣关系再也不用遮遮掩掩了嘛。

“至于另一位朋友相田剑介，他已经彻底放下了成为 EVA 驾驶员的念头，毕竟世界上已经没有 EVA 了呀。现在他把精力全部放到了学业上，不得不说，这家伙的智商可真是高呢，也许比明日香也差不了多少……他已经被甲府的山梨大学正式录取了哦。

“总之，那些曾经被 NERV 挑选出来，作为适格者候补的少年少女们，如今也纷纷卸下了枷锁，走向了崭新的人生。”

真嗣的声音中断了很久。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继续说了下去。

“爸爸，你知道吗，有些话我以前一直没机会对你说。虽然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到，但我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你。我觉得.....我也或多或少开始理解你了。当我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切的时候，我也差点失去控制，走上了你的老路。当然，虽然整个过程只持续了短短几十秒，随后我就听到了她的声音，但是.....这件事还是让我后怕不已。如今我终于意识到，当你真的决定向世界复仇的时候，你才真真正正地失掉了一切。这个世界的确很污浊，但人类的存在本身并不是罪孽。总有些纯洁无瑕的灵魂会自污浊之中诞生，这便是人类的希望。爸爸，我希望你也能明白这一点。”

想必，这就是他的结语了。病房的门也在这时打开，红发少女的声音又一次响起，“嘿，说完了吗？美里的产检已经做完了哦。”

然后，传来了慢慢从椅子上站起的声音。

“嗯，说完了.....嘿宝贝，美里阿姨那边好玩吗？”

“那边有好多玩偶，可是妈妈却不让我玩！”

“那.....！”第二适格者听上去似乎气坏了，“那些东西哪里是玩偶！都是些胚胎模型什么的，哪敢让你玩？”

“哼！”

接下来，他听到了小女孩赌气跑开的声音。少年少女却并没有去追，而是在窃窃私语着什么。

“那么，他怎么样了？”

“他的情况我也.....”

源渡实在是跟不上了。他的意识已经开始模糊，眼前的景象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暗淡。他是一个大脑受创的病人，本应长久地陷入植物人状态才对，能保持如此长时间的清醒，实属罕见。

这就是.....家庭.....吗？还真是幸福呢。

在意识的深处，源渡笑了。曾几何时，他也是个追逐着幸福的年轻人，憧憬着和唯在一起的美好未来。然而，随着唯的消失，他的世界也彻底地崩塌了。心中的那块空缺，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填满。

现在，真嗣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男人，他比自己更懂得如何爱与被爱。

真嗣，他的儿子，一定能得到那份他渴望了一辈子的幸福。

这还是此生第一次，源渡以一个父亲的身份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在意识完全陷入黑暗之前，他真诚地向这个新生的世界致以祝福。

（全文完。）

作者的话：还没看够吗？肾上腺素还在飙升吗？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也许会觉得这是个俗套的皆大欢喜结局，所有人都团结在了一起，坏人得到了惩罚但也改过自新，大家都幸福……没办法，我就是喜欢这样的结局。再说之前我也提醒过你们了:P

这一章真的必要吗？作为作者，我当然会说很必要。也许在有些人眼里，它不过就是一章长得离谱的尾声（尽管确实交代了很多之前没写过的内容）。但毕竟，亚纪来到这个世界的过渡过程还是需要介绍一下的，否则这种转变也未免太过突兀。另外，我也希望能赋予綾波丽更多的戏份，而不只是‘第 16 使徒’那一章所描写的那些。

译者的后记

从翻开 The 2nd try 这篇小说，到敲下译文的最后一个字，这一天，beiming 等了将近半年。

过去的这个学期，也恰巧是 beiming 最为忙碌的一个学期，但现在回忆起来，却也不能不说这是一段值得纪念的经历。毕竟，beiming 自己也很享受那段点灯熬油、咬文嚼字的时光，在繁忙的课业生活之外，这便是 beiming 为数不多的爱好与消遣。

身为译者，beiming 还是要再一次对读者与原作者道歉：这篇文章终究不是一篇完全忠于原文的译文，另外，文中偶尔出现的拼写错误，beiming 仍然没能完全扫清。

The 2nd try 译文的长度大约为 30 万字，恰好与 Evangelion SR 的长度相仿。翻译此文的动力，亦恰好来自于 beiming 对 OriginalX 先生的景仰。他是个真正的 EVA 迷，将短

暂的生命不分昼夜地倾注在 EVA 上，在还没有大数据的那个年代，将碎片拼接好传承给后人。

对于 EVA 研究站及 EVA 研究站论坛（以及其他国内、国外的相关网络论坛）的其他前辈们（恕 beiming 实难——列举），beiming 同样在此表示感谢。

那么，作为文章的译者，beiming 的任务就到此结束。

谢谢。